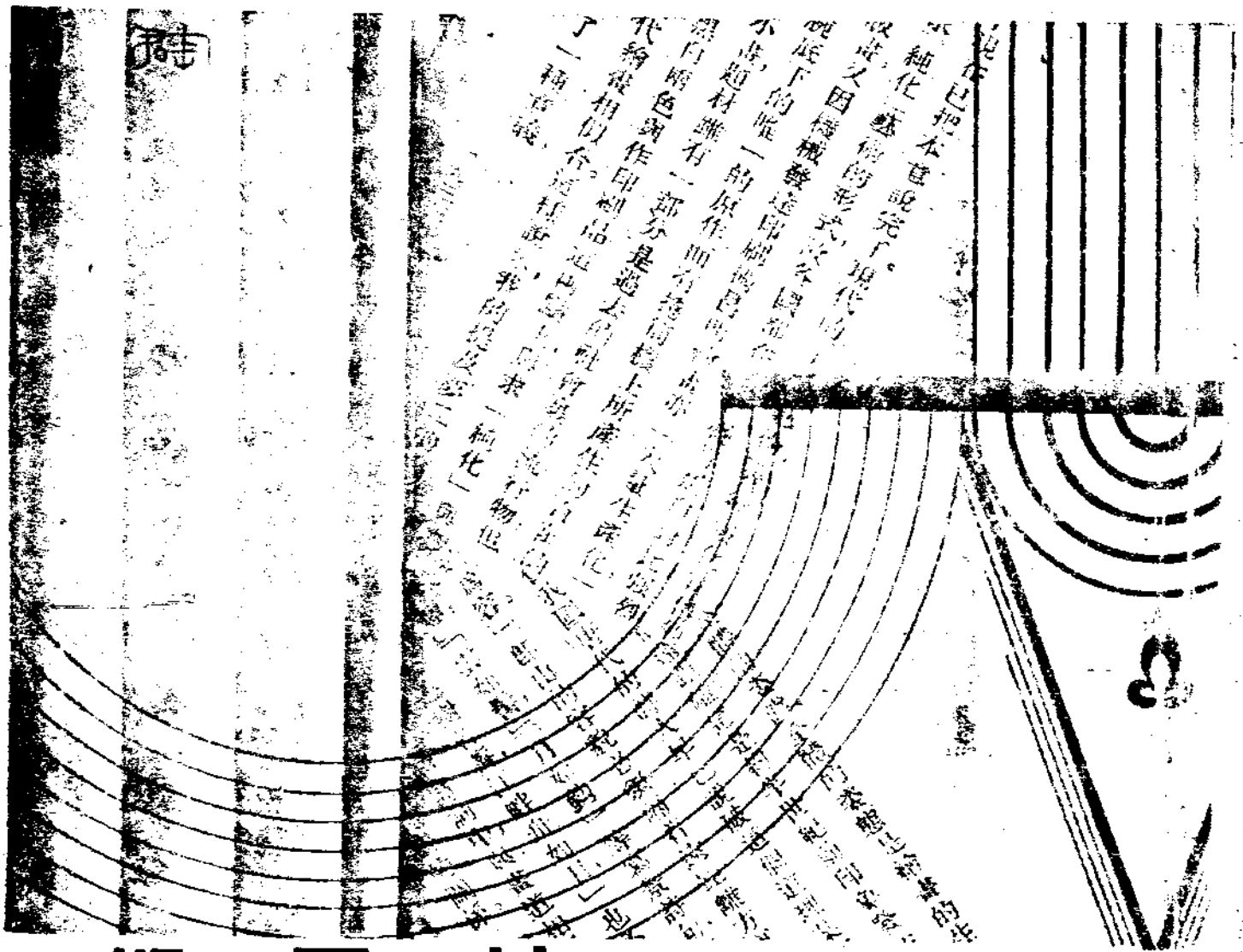


# 文 學

## 季 刊



第 四 期

文 學 季 刊 社 編 行

生 活 書 局 總 經 售

## 文學季刊社特別啓事一

本刊從本期（第四號）起，改由本社自行出版，並委托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凡關於定閱，批發事件，請逕向生活書店接洽爲盼。關於編輯方面來信請寄北平北海三座門大街十四號本社收。

## 文學季刊社特別啓事二

本刊爲同人雜誌，以前一切文稿酬資，均未與書店有明確的規定。故付給稿費，極不規則。（第一號僅有四位得到極微薄的稿酬。計每面一元。第二號大部份稿酬，均已付出，惟尙有少數未付。第三號除一部份投稿者已支付稿費外，餘皆不能繼續付出。）從第四號起，已定妥稿酬方法，爲數雖微，但全是一律，不分等級。出版後，即行寄奉。因外間對於本刊稿酬，略有誤會，故特聲明一下。

現代文壇收獲的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的初基

# 創作文庫

生活書店發行

▽傅東華主編△

本文庫以宏大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  
專集、選集、合集，包括長短篇小說、劇本、詩  
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應  
不應有盡有，搜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  
，一般讀者可以之作鑒賞研摩，青年讀者可  
以之作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  
打基礎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  
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精  
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既精美悅  
目，又小巧便攜。

小坡的生日

老舍

邊城

沈從文

反攻

張天翼

商儂集

鄭振鐸

如蕤集

沈從文

女性

沈從文

西柳集

吳組細

片雲集

王統照

旅途隨筆

巴金

中書

朱湘

將軍

余一

罪惡的思忖

臧克家

青島花

靳以

果兒達

李健吾

取火者的逮捕

郭沫若

沉默

巴金

◆特價辦法

凡預定三個月以上者，一律九折，半年以上者，一律八折，一年以上者，一律七折。

◆

各地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上海銀行、華新銀行、浙江銀行、民生銀行、均等可免郵費。



# 文學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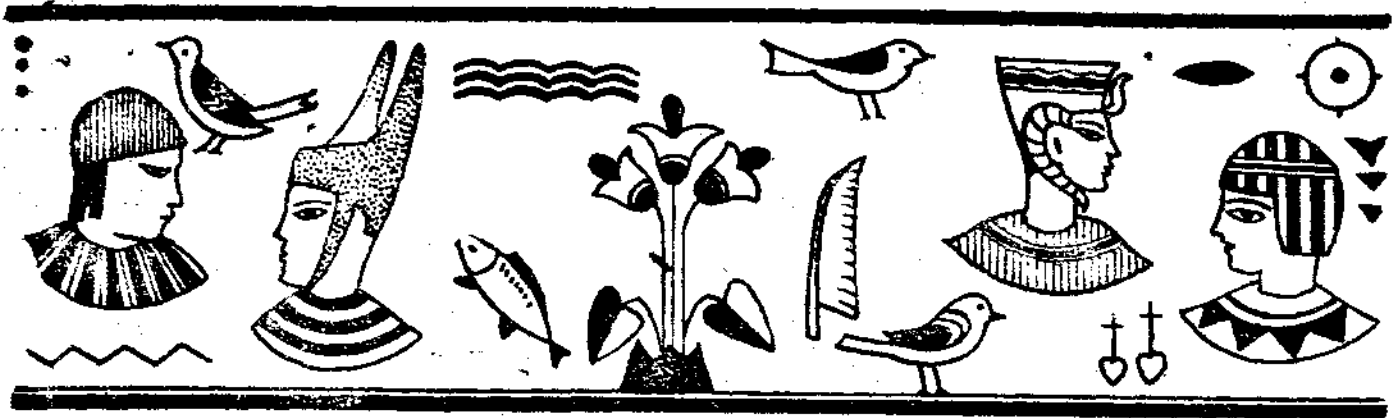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 創作

兒女們	父子	金變	獅鏢	血	貓	自	原野底憂鬱	下	老人與海	大	我們的青天	
張天翼	白塵	蘆焚	艾蕪	蔣牧良	企霞	黎烈文	林玫	直聲	麗尼	畢奧午	李廣田	臧克家
一	三	四	六	六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 暑假期中	連清	二四
○ 爸爸死在水中	馮馥君	二九
○ 新程	靳以	三三
○ 浪子回家	聞家駟	三五
○ 意洛的美神	陳硯俠	三五
○ 紅石竹花	莫辰	三五
○ 舊的現實	文君	三五

論 文

論 福樓拜	李健吾	五
論杜斯退益夫斯基	莫孕	五
蘇俄的小說	筱延	五
論元人所寫士子商人 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	鄭振鐸	二〇
泰尼論巴爾札克	李辰冬	二七

書報副刊

傀 儡 戲 小 史	李家瑞	二八
介紹莎士比亞	徐雲生	二九
英美雜誌論文	畢樹棠	二九
元明以來雜劇總錄	西諦	三〇



# 文學叢書

生活書店發行

## 茅盾等作 殘冬

本書內容包

含：殘冬（

茅盾）多收

了三五斗（聖陶）女兒心（落華生）人  
與人之際（李守章）安舍（魯彥）咆哮  
的許家屯（艾蕪）老人（沙汀）打臉（  
安娥）木場上（征農）猴子控（歐克家

（曹姬）麥希陶）父  
子（王統照）等十四  
篇創作，十餘萬言  
，均係選自「文學」  
月刊第一卷者。



郁達夫 等作

## 遲奇

實價  
七角  
五分

本書係選集文學創作而成，內容包含：遲暮（郁達夫）微神  
（老舍）屋頂下（魯彥）特級之秋（茅盾）達生篇（莫迪麟）出獄  
（何家槐）戰後（沙汀）鄉下人（艾蕪）新雨（王統照）等九篇，  
全書十三萬餘言，用三十二開本印，極為精美。

子惟 等作

## 勞者自歌

實價  
六角

本書是文學叢書散文選之一，內容有：勞者自歌（豐子愷）一  
不算情書（丁玲）我的種種（魯迅）故鄉一人（徐志摩）我的學  
化學的朋友（茅盾）命相家（馬尊）離無進室記（既澄）憑非日記  
等二篇（丁玲）文入無行（魯迅）倫敦的乞丐（林語堂）父親  
的戒指（魯彥）作父親（豐子愷）北滿紀事（靳以）等六十四篇，  
十餘萬言，為愛好文藝者所必讀。

各地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上海銀行 新華銀行 江蘇省農民銀行 均可免費匯款

總店：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各埠大書店均有經售



第一圖 樂浪古墳羣所在地(貞柏里南部)

古墳的發掘  
樂浪



第二圖 貞柏里第一二七號墳木廓室



第四圖 貞柏里第二二一號墳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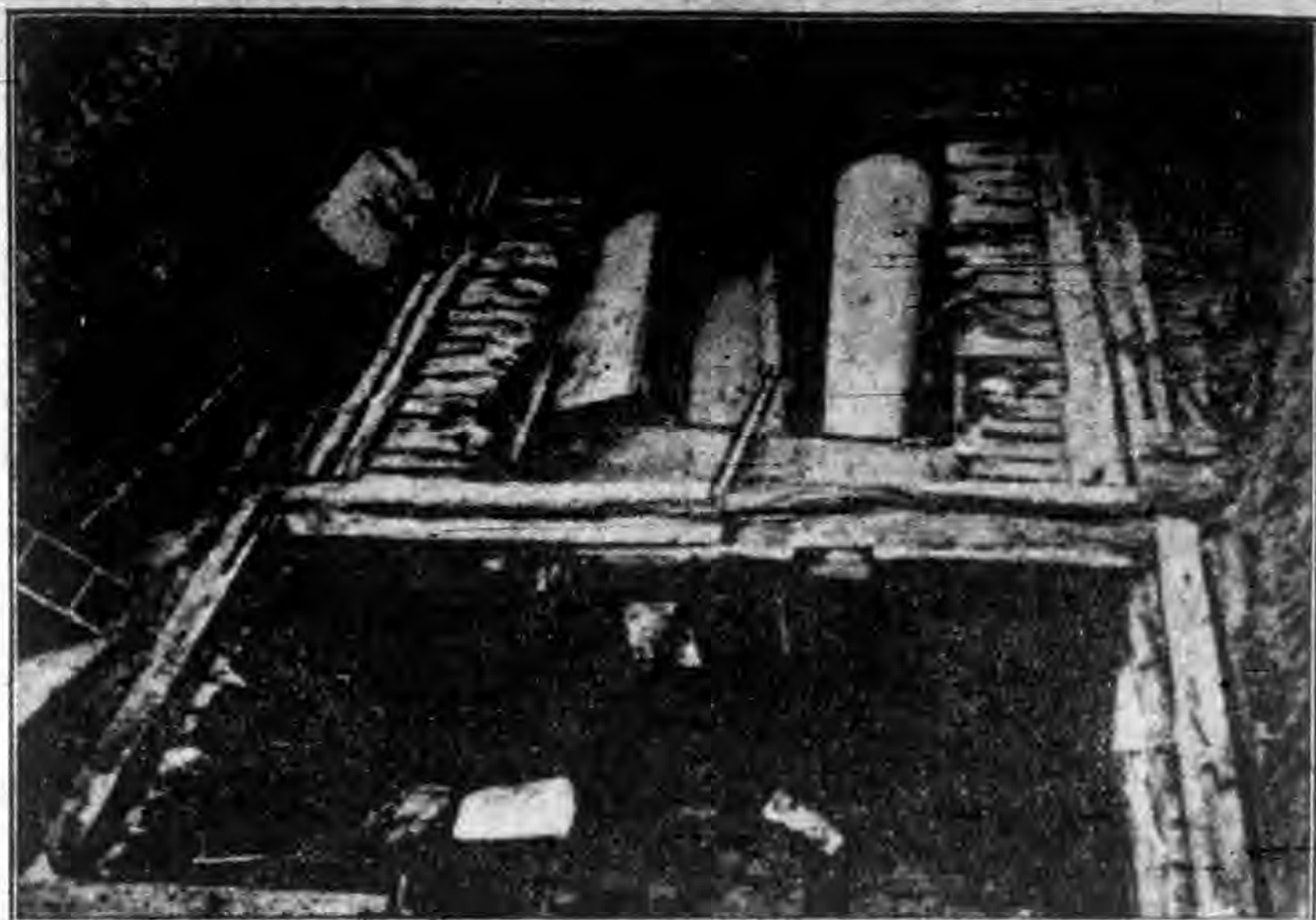


第三圖

貞柏里第一二七號墳出土自左至右  
王光官印 · 裏面 · 表 · 王光私印

# 從樂浪古墳

朝鮮平壤附近，大同江的左岸，漢樂浪郡時代的遺蹟，留存着許多古墳，由發掘所見，墳的



(1) 南井里第一一六號墳(彩筐塚)之木槨室。巨材疊成之橫口式前爲扉，被區劃成前後兩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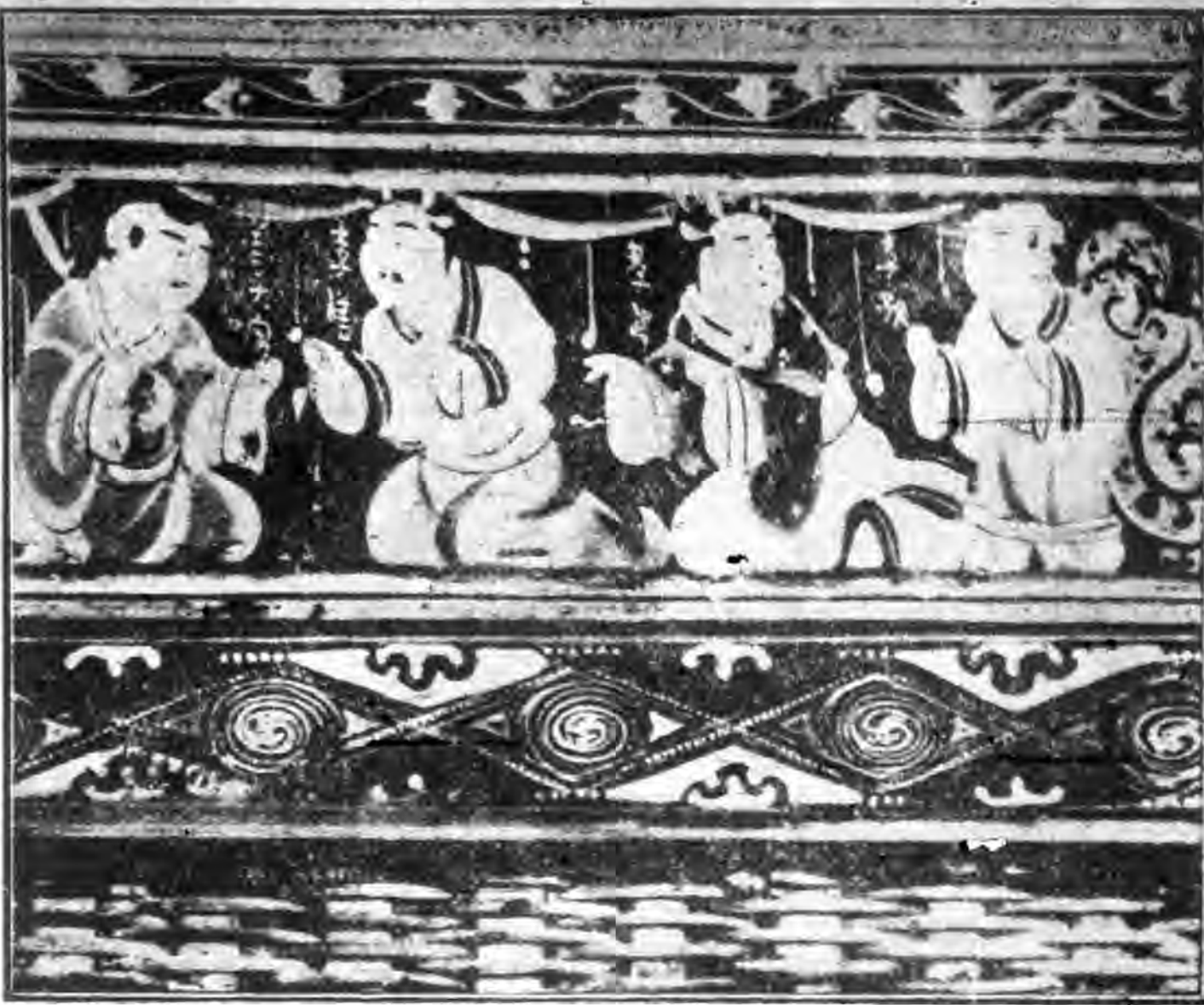
(4) 貞柏里第二二七號墳。以磚築之前後兩室。→





# 探討漢代文化

構造和內室的壁畫  
和副葬品的精巧  
的漆工品，和金工  
品等，看出漢民族  
優秀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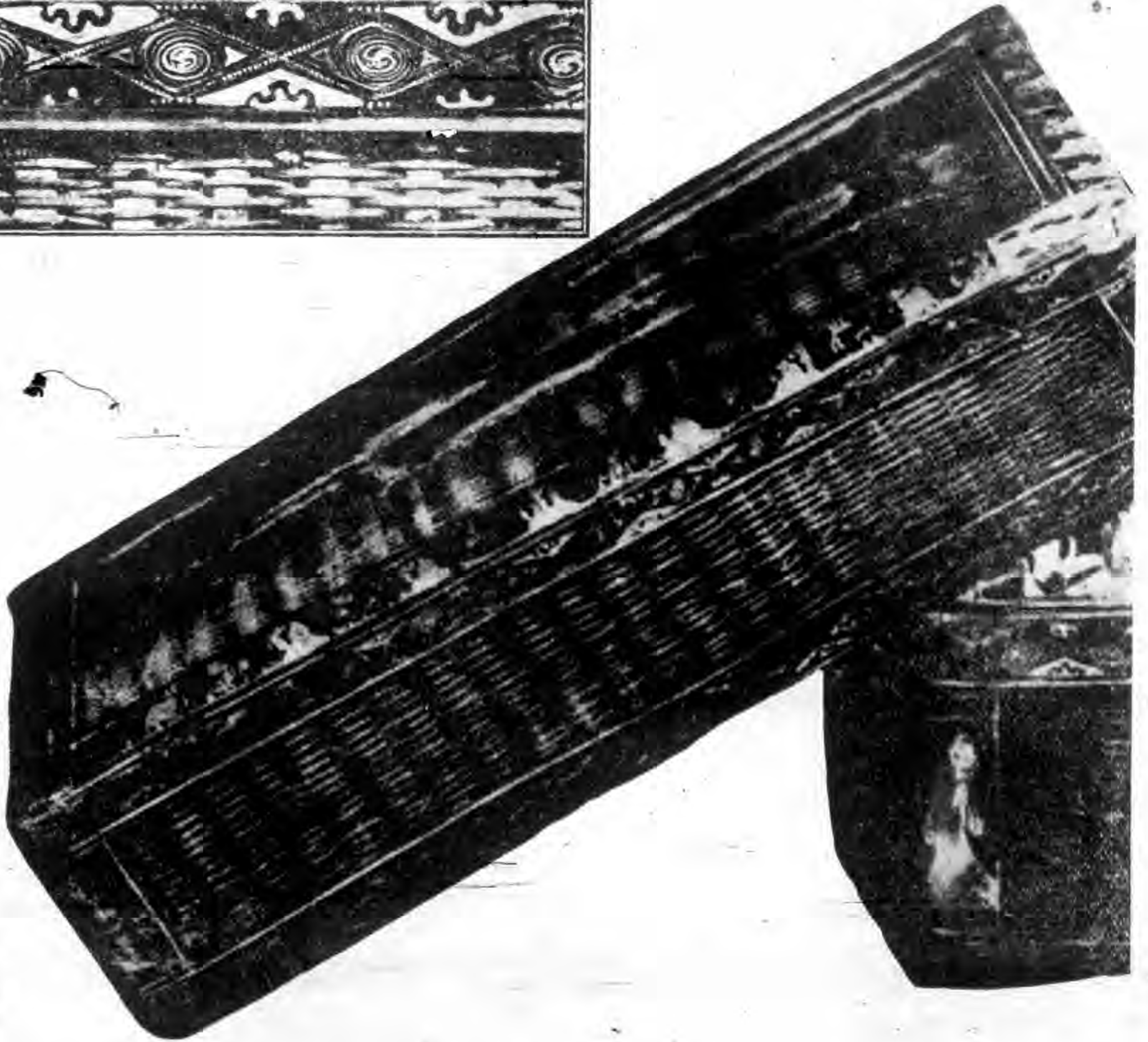


(3)

彩筐之  
人物畫  
↑

(2)

南井里第一一六號墳內所發  
見之有彩畫之漆筐，長約四  
○浬。與彩筐同時發見之平  
壤粟。  
→



(6)

貞柏里第二二七號墳前室  
之一部與側小室，其後部  
之長形物為拔水溝。  
←

(5)

貞柏里第二二七號墳之側  
小室的天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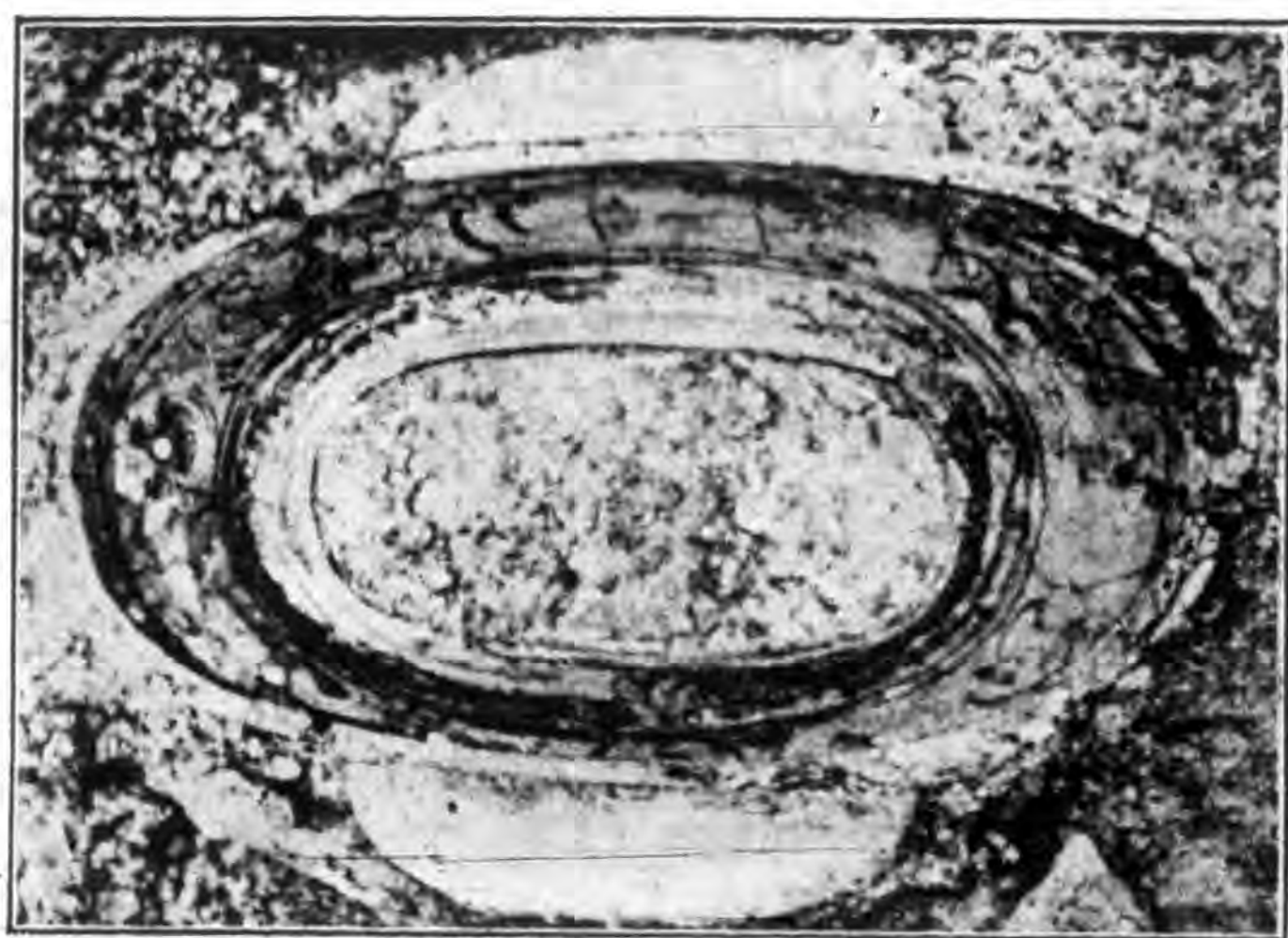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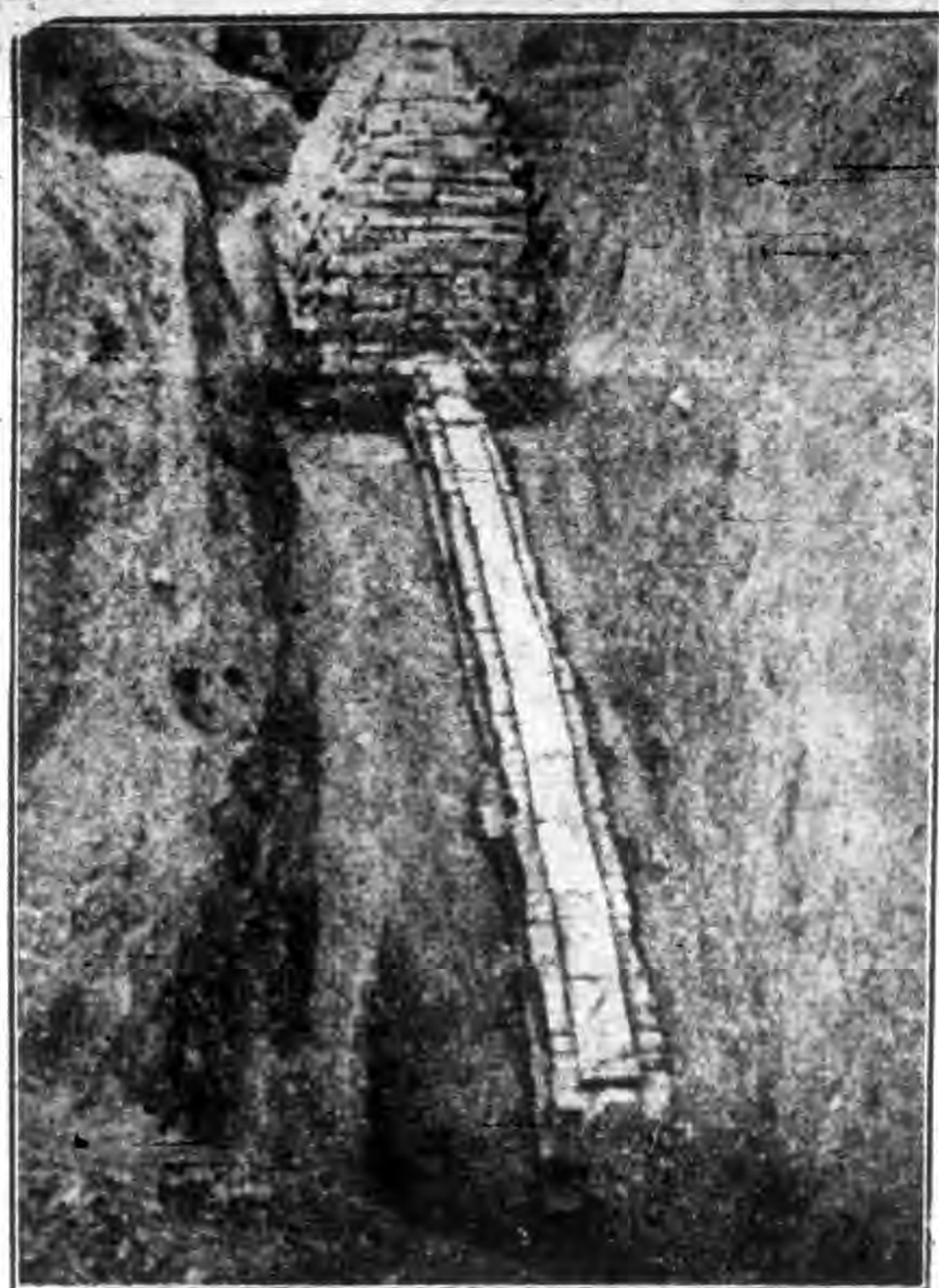


第五圖

貞柏里第二二七

號墳・側室與塹

築之拔水溝。←



第六圖

在貞柏里第二一

九號墳前室發現

之漆杯狀態 →



第七圖

貞柏里第一七

號墳—木槨室 ←

一九三五  
年

# 世界政治經濟地圖

世界知識  
社編製

▼「世界知識」半月刊的新年禮物

▼國內輿圖界空前未有的製品

▼世界五十餘國現勢瞭如指掌

▼十二色彩印寬四三吋高三一吋

▼學校機關家庭最合用的壁間裝飾品▲

## 內容摘要

除一九三五年最新世界地圖外，並附歐洲分圖，關於國界，海岸，江河，都市，物產，政體，鐵道，航路，航空路線，軍事要塞等，詳載靡遺。四週並附統計圖表二十七幅：如面積，人口，人口職業別，都市人口集中，國際貿易，中國國際貿易，小麥，米，鐵，錫，煤，石油，棉，羊毛，金，銀，汽車等生產量，失業人數，各國存金額，財政歲出，戰債，陸軍，海軍，空軍，鐵道長度，商船噸數，民用飛機架數等。繪圖精細準確，印刷清晰美麗。備此一份，懸諸案頭，則世界五十餘國現勢，國際政治經濟動態，即瞭如指掌。學校機關家庭用作壁間裝飾，尤為相宜。

每份實價八角

## 贈送辦法

凡在廿四年三月底前預定「世界知識」全年一份者，（全年定價二元六角）一律贈送本圖一份；定閱半年者（半年定價一元四角）贈送半價券一紙。憑半價券續定半年一份者，亦一律贈送本圖一份。惟以向總店直接定閱者為限，分銷處代定一律無效。

生活書店發行

店書活生

# 紅蘿蔔

黎烈文譯 實價八角

本書主人公紅蘿蔔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孩子。他生長在很壞的家庭裏，受着重重壓迫：偏心的母親虐待他，自私的父親一向忽視他，狡猾的哥哥和姐姐也都利用環境欺負他。在這樣的環境裏，他過着日子，紅蘿蔔，結果也漸漸地變得聰明、憤憤、殘酷了。情節雖不怎樣驚人，但倒也曲折離奇，更有法國文學家賴納的深刻意思，老練技術，把每個人日常生活裏許多不易為人見到的機詐或卑鄙的地方，都被活現在紙上。著名文學史家朗遜說這書是一種具有空前的獨創風格的傑作。



# 桃色的雲

魯迅譯 實價七角

譯者的序裏這樣說：「這是愛羅先理創作的第二冊中的一篇童話劇，著者自己覺得這一篇更勝於先前的作品。意義方面，大約是可以無須乎詳說的。因為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聲中，諒必都能夠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言辭，更鋒利的看見土壤風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有別的言說，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為明白曉暢的了。」

# 小約翰

魯迅譯 實價八角

這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是荷蘭最著名詩人，他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蟲的和平、蓮花的言行、火筆的理想、蠟燭的和平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在本書所描寫的，尤足令人神往。

# 之東

黃炎培著 實價三角

這是著者在最近遊遊浙省東部而作，寫甯紹溫台四縣的山川文物之富麗，和天地自然之秀美

兼述各地民情風俗，農村疾苦；文句冷雋乾峭，語調詼奇微妙，尤多新穎深刻可誦的詩歌。插圖用米色道林精印，共五十餘幅，極饒趣味。

◆總店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文季學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 第一部充滿着愛與新的遊記

韜奮近著

## 萍踪寄語

初集

作者最近遊歷歐洲，考察新聞事業，並及政治經濟社會之最近趨勢，隨時作雋永之敘述，下正確之評論，對於歐洲各國真實的社會相，寫來尤為透澈；如貧民窟的啼飢號寒，榨取體制的動搖不安，帝國主義者的荒謬殘暴，為經濟實族所蒙養的龐大的狂妄無恥，所謂民主國家的自由平等的虛偽，自詡為文明國的道義的墮落，以及可憐的僑胞在國外的受辱遭難等等，在以前只有少數人片斷的零碎的報導，這裏却匯成了一部有聲有色的活動影片。作者的那枝筆是如何輕鬆，明快，有力，而又極其經濟淡泊，在一種嚴肅沉痛的情調中，讀起來像一陣溫醇的輕風一樣。更有許多實地攝影插圖，均極新穎珍奇，尤可加添閱讀的興趣。茲先將以英國為段落之部，計五十一篇，十二萬餘言，彙成初集，以饗國人。關於續遊各國之作，將於短期內編印二集三集，待全書終了時，作者更將全部考察情形，作有系統之總結論，挾述以供國人參考。

每冊實價八角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

韜奮著譯

## 高爾基

革命文豪

韜奮編譯 修正三版 實價一元二角

高爾基為當代革命文學家，此書敘述其生平奮鬥之生涯，由碼頭脚夫而登世界文壇的經過情形，充滿着引人入勝令人奮發的有趣的事實，等於一本令人看了不能釋手的極有興味的小說。有志奮鬥者，不可不看，有意在讀書中尋樂趣者，尤不可不看。全書約廿萬言，附銅版插圖十餘幅，均為外國所罕觀之珍品。書末并附有高爾基著作一覽頗詳，更可供有志研究文藝者的參考。

### 韜奮漫筆

韜奮著 (五集) 實價四角

### 小言論

韜奮著

- 第一集 (五集) 實價八角
- 第二集 (四集) 實價八角
- 第三集 (再版) 實價四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兒女們

張天翼

傍晚。屋子裏已經黑得什麼都瞧不見。外面刮着風，飛着滿天的黃沙，大地給震得一盞一盞的。黑雲堆成了一整片，像一塊厚氈，漸漸往地面上沉；似乎已蓋到了屋脊上，再過一會就得把屋子壓扁。

廣川伯伯坐在鍋子旁邊，注意地聽着外面。風大叫着掠過這些屋子，還夾着沙沙的響聲——像有大塊石子什麼的落到地上，又像是有人走路。

『她回來了……』  
他馬上咬緊着牙。左邊腮巴上抽動起來，他那張瘦臉就歪着扯着，彷彿有誰在他左耳上使勁拉着似的。一面伸長着頸子，把腦袋偏了一會兒，更起勁地聽着。鼻孔裏短促地吸了幾下氣，像要嗅出那走路的到底是誰。

屋子彷彿給飄到了天上，搖擺得叫人發暈。四面八方都吹哨似的，拖長着聲音叫『嗚——』越叫越高，尖得刺耳朵。於是漸漸低下來，像有人在哼着。可是一會又高了上去。沒誰在走路。這世界上祇有他一個人。

順手把煙桿拿過來，可是到半路裏——他忽然又楞住。一些泥屑掉到他身上也管不着，祇側着腦袋聽着。眼釘在地

面上，時不時對門口那兒瞟一下。

老是覺得有那爛熟的脚步聲。要像往日那麼着——越走近就步子越快，於是門一響：

『爹！』

廣川伯伯就得抬起臉來，愛笑不笑地把嘴角動一動。

可是這回抬起臉來——祇讓左腮巴抽動幾下。嘴裡嚙着：

『三天了，三天了，小銀兒這……』

鍋裡小半鍋灰黃色的小米稀飯在冒着熱氣，滾着一個個圓泡。廣川伯伯可祇橫了他一眼，沒想到要吃。往日——祇要家裏能有東西進嘴，總是小銀兒照拂他的。

『她在哪裏，她在哪裏？』這老頭兒顫着兩片乾癟的嘴唇。『小銀兒跟黑二一樣，跟黑二一樣。……他們毀了我，他們……』

他手哆嗦了一會，又把煙桿放到原處。

風更緊了些，彷彿要把這地方連地皮捲去似的。

遠遠的有槍響——

『拍！』這聲音像碰到了什麼東西又彈回來，於是再來了一聲——『拍！』

說不定土匪又搶那汽車站。也許是抓到了幾個歹人在打。……

「這年頭兒，這年頭兒，唉！……天翻地覆了……什麼都倒過來了……這年頭真是……」

這年頭廣川伯伯也變了許多：鬍子一根一根成了白的，臉上的皺紋也深了——密密地一條擠着一條。他手指老顫着，用不起一點勁兒；幾乎連紙都拿不起來。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連脾氣都不大發：想着黑二對他不孝順，頭多祇嘔嘔幾句。

「二十幾歲了，什麼都不上規矩：不學好。……我知道你巴不得逼死我，我死了你才稱心，你才……丟我的臉。……一年到頭跟小倭瓜他們在一起——一批小人！不知上下，不知好歹！……幸得小銀兒沒給你帶壞。……大才回家了——叫他揍你一頓，大才看你這……」

不管黑二聽不聽，老頭祇一口氣說着。他一個人在家裏也老是這麼自言自語，一面左邊腮巴就一抽一抽的；他那年遇着龍風吹歪着臉，拿桃葉跟頭髮什麼的診好了，可是臉子還有點不平整，左邊還常常抽癢。越抽得厲害——話也就越多，於是又埋怨這世界變得太古怪，一天天祇鬧彘扭。什麼事都瞞着不順眼，活到快六十歲的人，還給弄得不知道怎麼過活。總而言之一切都顛倒了過來：兒子不聽老子的話，小夥子不相信好人……就像廉大爺那麼個活菩薩，他們也忌恨他。

「好話你們不聽，好話你們不聽，唉！廉大爺待人那麼好……廉大爺從沒虧待過你們……」

他老是說「你們」你們：他站在廉大爺那邊的。

這世界上祇有廉大爺頂懂得廣川伯伯。廣川伯伯雖然讀通了書，政運可不好——一直沒進過學。自從廉大爺瞧見廣川伯伯替別人做的一付輓聯，就翹起個大擰指——「才子之

筆！」馬上請廣川伯伯到他家裏去教他幾位姪少爺。現在那些姪少爺都進了洋學堂，再沒理會這位老師，可是廉大爺還把廣川伯伯當朋友看待：家裏有事的時候就讓廣川伯伯跟那些爺們兒坐在廳上吃酒席，不叫跟長工們在一塊兒。

廉大爺祇有一樁事幹得不對——幹麼要辦那個汽車公司！汽車路一造，風水一破，就什麼事都整扭了起來。

可是別人都羨慕廣川伯伯跟廉大爺那麼接近。

「廣川伯伯，叫廉大爺給你們大才黑二找個差事呀。」這兩個兒子可沒子兒給念書。大才推了幾年手車，汽車一通，他那買賣完了蛋。於是廉大爺把大才送到瑞州的汽車公司做事——給客人背舖蓋什麼。現在做了磅行李的：說是拿一件件箱子網籃到洋秤上去稱。有時候也寄幾個錢回家，還討了個媳婦兒。

黑二的事就沒辦法。廉大爺祇搖搖腦袋——「難，難」，剃幾下指甲，接着就告訴廣川伯伯：大才還是硬插進去的。這全是看老兄的面子，要不然……死，黑二的事慢慢再看罷。」

也許廉大爺嫌黑二不學好。這祇能怪黑二他自己。黑二分租別人一點田，還是罵街：一會跟師爺們頂嘴，一會突出雙眼珠說廉大爺那家恒隆當準得放一把火燒掉。

「黑二你！……開當店是做好事，他們……」

「好事！……點一把香到廉大爺跟前丟去磕頭罷，我看！」就這麼個蠻勁兒！

廣川伯伯又嗚嗚起來，左邊腮巴抽得把肌肉扭成一塊。他說了一句書本上的話，就告訴黑二——誰也是折磨出來的，要是守點本分，規規矩矩做人，廉大爺準得提拔他。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祇要吃得……祇要學好



總會……唉，我本來還望着專製復舊的，看你這……」

接着又把這套話重復了四五遍，一直到吃東西的時候也還不住嘴。他拿打麵的手把黑色饅饅送到口裏去；白齒脫得膩刺了一顆——一天到晚見鬼地疼，他就用門牙和犬齒磨着，上唇限下唇磨呀磨的。一面儘囁嚅着，黑二又瞞瞞小銀兒：他生怕小銀兒給她這不安份的二哥帶壞。

「大才是好孩子——沒在我身邊。我祇看小銀兒……要是你跟你二哥學壞了，那我……那我……」

可是孩子們總得有點整扭；小銀兒埋怨她這門親事。她也不願意嫁到那油坊裏去。

「怎麼！」廣川伯伯眼睛睜得大大的。「那孩子不好麼？有吃有喝的？……不會餓，女孩子說這些話！……爹能害你麼！……廉大爺好心好意做這個媒，是爲你打算，……是爲你。……一個油坊小老闆，家裏有吃有喝，又肯學好，又是廉大爺族上的，別人還搶着要做親哩。……我有主意，我有主意，你別那麼……」

於是小銀兒沒再開口；到底她不比黑二。到十一月裏給娶了過去她就能够安安穩穩過日子，廉大爺還算是廣川伯伯的親家老爺哩。

「到那時候我到才那里過活，隨黑二去……我隨你去幹什麼，別說是我的兒子，別說是我的兒子，唉！……今年我跟你去過年，我不管你……」

黑二笑了一聲：

「得，叫小銀兒嫁過去做個油葫蘆罷。嚇，多好！……咱們都得沾上點油哩，滑不溜的！……我啊，我可不認這門油親！」

小銀兒那天鬧整扭準是跟黑二學的，準是跟黑二學的，

唉！

到了前天——可一下子來了天大的整扭——小銀兒跑了！

「爹，小銀兒跑了，」黑二滿不在乎似的。

「什麼！」老頭兒打炕上跳起來，兩手撐住上身，哆嗦得要倒下去。

「十一月裏要嫁到油坊裏去——怪膩的：越不幹。跑了往別處找活去了。」

廣川伯伯聽着他的二兒子，似乎叫他別說着這玩兒。廣川伯伯不相信這回事。可是廣川伯伯心跳得連屋子都震動起來。

黑二的臉可正正經經的：

「睡吧。……我早說過，這門油親咱們沾不上。」

沉默。

這屋子彷彿在翻筋斗，把廣川伯伯摔倒下去，五臟六腑給搗得粉碎。

什麼都完了蛋！就連小銀兒也撇開了他！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這世界，這……老天爺老爺爺！我太……我太……」

廣川伯伯喘喘着，等着。拿棉絮裹着身子，石頭似的坐着，他聽着外面，聽着門口。他沒淌眼淚——好幾年來他眼眶沒濕過一回。他祇是心臟上一陣陣的酸疼，像有燒紅了的針刺着似的：刺一下——他全身的皮肉就抽動一下。

大兒子沒在跟前。二兒子這輩子沒有了出息。他覺得全世界裏祇有他跟小銀兒倆，可是……

這麼大一個天下，就留了他一個人！

「她會回來，她會回來。……天無絕人之路。……」

「爹睡罷，睡！」

「我等着她，我等着她。……她不能那麼沒良心，她不能……她不能……天無絕人之路。小銀兒知道我的苦。……」

黑二饒些馬糞放到炕洞裏着了火，瞧了瞧老頭，可着急起來：

「爹真是！……睡罷，噴！……着了涼可不是玩意麼；咱們沒半個蚌子抓藥。」

「她會明白過來，她會……」

這一晚小銀兒沒回家。

於是第二天，第三天。

兩三天裏廣川伯伯的鬍子似乎又白了許多，肚子飽飽的老不想吃東西。他冒着風出去到別人家裏打聽，還沿着汽車路一直走到汽車站，到那些茶店裏走走，看聽不聽得着一點兒影子。

黑二可發了愁：

「別出去了罷，這麼大風。……找得着麼！小銀兒這回在外面幹得好了，往後也許還得當那兒個什麼「人上人」哩。……吃點兒罷，爹。」

老頭兒用勁橫了二兒子一眼，左臉上沒命地抽動起來

「小銀兒在哪里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你要逼死我，你要逼死我，你是……你是……小銀兒給你帶壞了，給你帶壞了：你叫她跑，你叫她……你叫她……」

聲音越說越高，炸破了成了嘎嘍子，喘得上氣不接下氣。接着他全身都哆嗦起來，猛地舉起了烟桿，在黑二腦袋上打了兩下。

黑二不動，祇緊閉眼睛，像有些沙土刮到了臉上似的。

「咱們不能把小銀兒逼死呀。……她一說起那油坊小掌櫃她就哭，往後要是嫁過去……想想那日子！那小掌櫃是……」

「你叫她跑的，是你……是你……」

許多人都聽見這幾天小銀兒跟黑二說着哭着，他們哥兒倆成天搗着鬼。於是黑二往什麼地方去了一趟回來，這天小銀兒就跑了。出這主意的當然不止黑二一個，另外總還有幾個人幫他們，不過大家都不能確定說出這些人是誰，祇是瞎猜的。

廣川伯伯還是等着：聽着外面的風，二有點別的聲音，他的心就一跳。他眼睛一動不動地釘着鍋子裏的東西，嘴唇在顫着，臉子更歪了些。

「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

讀過聖賢之書，在廉大爺府上教過館，可是他的二兒子不上規矩，女兒——甚至於跑掉！他覺得小銀兒比黑二聽話，可是現在她跟黑二站在一條線上。他們遠遠地離開了他，讓這老頭兒孤單單的沒半個親人。

「我要走，我要走。我去跟大才一塊過活。……」

風似乎要鑽進屋子裏來，刮得嘩嘩地響，接着就下雹似的一陣沙泥。

什麼地方又來了槍聲：拍——巴！

忽然廣川伯伯生氣氣來，咬緊着牙，手也哆嗦得厲害了些。他喃喃地罵着小銀兒：他覺得什麼整扭都是小銀兒鬧出來的，說不定黑二那麼沒規矩倒是小銀兒引壞的。要是她回來了，他就得——

「我要揍她，我要揍她，我攆她出去，我不許她在家裏，我不許她……」

嘴巴子抽得連左眼都一歪一歪的，眉心和嘴邊上就痛苦地皺着。他閉了嘴，把腦袋俯了下去；下巴擱在胸脯上。

外面脚步響。

廣川伯伯一下子抬起臉來。身上彷彿流着一種什麼東西像是一陣熱，又像是一陣冷。

要真的是小銀兒回來了……

步子越響越近——給埋在風聲裏，聽不出是誰的脚步。

他打了個寒慄。他希望不是她，又希望是她。

擦擦擦的聲音到了牆外，於是門一響——黑二。

「吃了沒，爹？」

黑二站在黑地裏顯出一個模糊的輪廓，臉嘴一點也分辨不出，祇能得見他那雙眼睛在動着——看看鍋子，看看旁邊那兩個冷得硬了的腿，又看看老頭兒。於是他輕輕地噓一口長氣。

這晚廣川伯伯祇喝了點小米稀飯。黑二可大聲嚼着，耳朵邊那塊栗子肉就一起一伏的，一面說着外面的事：廉大爺怕土匪搶到這地段來，要大家派捐造門樓。

「他怕蘇老八搶他汽車站哩……下了雪反正汽車走不了。剛才龍老頭兒跟我說，下了雪不開汽車，哥哥說要回來瞧瞧，還帶點兒東西……」

「大才要回來麼？」

廣川伯伯想到大才那微笑的臉子，心裏輕鬆了點兒。於是他顫着手指拿過烟桿來，滿滿地裝上了一袋煙。

一一

第二天早半天，廉大爺府上的馬爺來找廣川伯伯：廉大

爺請他去有話商量。

廣川伯伯給誰打了一拳似的一陣難受，膝髁子差點沒拆下來。廉大爺要跟他商量些什麼，那誰也想得到。這是廣川伯伯家裏的醜聞，也是廉大爺族上的盤扭。廣川伯伯生怕別人提起這回事，他老是偷偷地瞞別人的臉嘴——想看出他們有沒有裝鬼臉。祇要對方眉毛稍稍為動一下，廣川伯伯全身的皮肉就緊緊縮了起來，鼻孔也給堵住了似的出不了氣。要是那張臉沒一點表情，廣川伯伯可又覺得射來了一陣逼人的冷氣，叫他很命地打個寒慄。他彷彿老聽見有人在他後面咕咕刮刮說着話，嘩嘩地夾着冷笑，談他的黑二和小銀兒：這老頭兒還讀過四書五經，可是教出這些個兒女來——全做些顛顛倒倒的事！……於是廣川就得瞞瞞這面，瞞瞞那面，用力地咬着牙——撐住勁兒不叫自己倒下去。

這回——廉大爺就得當面跟他提這件事！

可是廣川伯伯當做不知道似的。他眼睛並不對着馬爺，他鼻子變得古怪起來——彷彿站在風地裏冷得直哆嗦的聲音

「商量什麼事？」

馬爺笑得滿臉全是皺紋，像結着許多蜘蛛網。誰也瞧不出他笑得懷不懷好意。

「我不知道。呃嚇。嚇，我不知道。您過去了就……」

外面風小了些，不過遠處還低聲叫着，彷彿有長途汽車跑過似的。黑雲越堆越重，拚命地往下沉，一個不留神就得塌下來。要是把膀子舉一下，手指就能摸到那冰冷的雲塊。在這下面走着的人，那怎麼也想不到這世界上居然還有一個太陽的。

廣川伯伯的一雙腿也有雲那麼重，彷彿前面有人攔着他

：走得怪費勁。他爬上那條汽車路，一面喘着埋怨這條路難走。

「世界變了，世界變了，唉！連路都這麼難走！……從前是……從前是……這世界要變到什麼樣兒呢，這世界……天氣也不對了，路也不對了，這真是……」

路沿着山坳一起一伏。望着前面的高處，路似乎已經到了盡頭，可是前面又是一段從低到高的路：這麼一段一段的，都是上面狹，下面寬，像疊着許多漏斗。這麼一過了汽車站，穿過幾家店面，往東北角兒一拐，就得瞧見廉大爺的屋子。

廣川伯伯打了個寒慄。他忽然希望這條路加長——要長得一輩子走不到。他有點怕起廉大爺來。

對面一陣風，廣川伯伯趕緊把臉側過來一下。路邊的低窪裏那些小屋顯得更小；廣川伯伯的家也在那裏面。汽車路堆得像城牆那麼高，一下雨下雪就得有水滾到那些屋子裏去。

「風水破了，風水破了，唉！……什麼都完了，什麼都七顛八倒。……我是個孤老兒，我是……連廉大爺也離我不起，連廉大爺……」

這回廉大爺得對他說些什麼呢，往後還把不把他當朋友看待呢——「唉！」

一進了廉大爺的屋子他心就亂跳起來。

廉大爺在新造的善提小築裏，於是廣川伯伯小心地進了那扇圓洞門。走過佛堂的時候他瞞了那邊一眼，瞥見五姨太太在敲着木魚念經。廣川伯伯就低着腦袋，像到了大成殿似的，一步步踏着走廊到靠東的廳子上。

那塊寸多厚的棉門帘一掀，就聽見廉大爺沉重的話聲，

似乎嘴裏有一大口痰：

「確乎如此，確乎如此：天門口是個要隘，非造門橋不可。一夫當關，萬夫莫摧。這是……」

聽聽廳子上所有的人，廉大爺又把這話說了一遍。

這里人很多：紀議員，六舅太爺，施聖人。廉大爺起勁說了幾句，就住了會兒嘴，離着他們：像想要他們喝一聲彩。接着他手拍東對西地告訴別人：他這回趕回家來是專門爲了造門橋的事。

「這干係着地方上人的生命財產，非問不可。……汽車公司還有很多事要親自去辦的，然而爲了地方上，這是……權其重輕，當然回來辦這個……爲了大家的生命財產，公司倒了也在所不惜。我向來是……」

廣川伯伯放心了點兒：廉大爺祇談着防土匪的事，不會扯到那亂子上去。可是把眼睛掃遠了些，他身子就往下一沉。

油坊親家也坐在这里：嘴閉得緊緊的，似乎在用心聽廉大爺他們說話。他旁邊坐着那位小老頭——誰也不相信這小夥子是在油坊裏長大的：那麼黃瘦，背駝得像個猴子。眼珠老偷偷地瞟這眼，瞟那眼，彷彿做了壞事怕別人摸他似的。鼻孔裏響出了一種聲音：「哽！」過不了一會又是「哽！哽！」

六舅太爺抽着洋烟：烟味兒跟新漆味兒混和着。

廉大爺可說到了蘇老八那股本匪的厲害，到一個村子就洗一個村子，還有許多不安份的傢伙入了他們的夥。他們到處放火，把什麼都搶得精光。年青力強逃得掉的都逃走，逃不掉的就——

「逃不掉的就殺——見一個殺一個。逃不掉的都是些年

老長者。」

大家就輕輕歎了一口氣。

「確乎如此，確乎如此，」廉大爺加了一句，應應大家，用力點兩下腦袋。

廣川伯伯左腮巴又抽動起來。長長地噓一口氣，可是胸脯還那麼緊緊的不舒服。

「唉，一點不錯，一點不錯：世界真是變了。……」

「然而還不僅此哩。」

那些土匪還把人臨空吊起來問他要錢。於是廉大爺打了個手勢，指指天花板，接着就細細敘述那些吊人的方法：把人臨空吊着還不算，還在他腳上戳一個洞，拿麻繩穿進去，麻繩下面就吊着一個百來斤重的銅鼎。

「於是乎問你要錢。如果你不給，就儘是這麼吊着。過了七天七夜，你再不給錢，他們就用紅鐵燙你的脊背，然後在燙破的地方撒一把鹽。……真是慘不忍親。……如果我們不防……」

「怎麼能够不防。這批土匪太……」施聖人腦袋畫了個圈。

「唉，他們還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擄到茅房裏，拿四書撕碎了去出恭。」廉大爺的眼睛移到了廣川伯伯臉上，又那麼點點頭。『總之是家家搶，家家殺！……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可忍，孰不可忍！」紀議員應聲蟲似的說了一句，就咬了咬嘴唇，綳着臉。

於是沉默。大家臉子綳緊着，互相瞪視。還有幾個歎了一聲。

廣川伯伯嘴裏吃着東西似的，把牙齒磨了幾下，他想到

薛老八那夥人把他抓住，黑二可早就逃掉了，於是他頸子上吃了一刀。他們還拖住了小銀兒……

「她在哪裏，她在哪裏？也許已經……」

幸得廉大爺打定主意要在天門口造門橋。廉大爺說要造得像城門一樣，祇要兩個圓丁把守就儘够對付了的。可是錢就花得多了些，不比那些木門橋。這是大家的事，照老規矩派捐。

「還真是朱志成城了，這本來是……」

「朱志成城，朱志成城。」又是紀議員，不過這回他臉子綳得沒那麼緊了。

廣川伯伯把視線打斷廉大爺臉上移開，掃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了原處。他嘴唇動一動想說什麼，可是沒發出聲來。

那些人都沒言語，像在回味廉大爺剛才那些話。佛堂裏篤篤的木魚聲悶悶地響着，聽來彷彿是好幾里路外面發出來的。

這邊暫時祇有油坊小老闆的鼻孔裏有點聲響：「噢！」

「噢！噢！」

廉大爺的眼珠子在移來移去；一落到廣川伯伯身上，廣川伯伯就心頭一緊，可是又覺得有了點兒安慰似的。

「要是他提起那回事……」廣川伯伯就簡直不知道這難關怎麼過法。

這回廉大爺他們又開了口——談到了汽車公司。

廣川伯伯把手抹一下下巴，放到太師椅的把手上。他左眼眯着瞧着廉大爺，忽然感到了失望：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幹麼要巴不得別人早點提到那回事。

可是總有這麼個時候的。於是廉大爺瞥一下廣川伯伯膀子，叫他跟他到廂房裏去說話。

「小銀兒回來了沒有？」廉大爺小聲兒問，挺切己的樣子，似乎問到了他自己的女兒。

「沒有。……唉，這世界我真看不順眼，我真看不順眼。連小銀兒——也……」

廉大爺歎了一口氣，閉了會兒嘴。

「我們是通家；老兄的事我是極其關懷的。然而……然而……唉，你親家今天特爲來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祇好……真是，於你於我都……而這門親事是我做媒的。……然而我又忙得很，爲了地方的事……不然我可以派人去找小銀兒……」

廣川伯伯眼睛對着板壁上掛着的畫，嘴角上抽動得更快起來。他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手這麼放着似乎哆嗦得比平日還難受，可是移開了也不合式。腿子直發顫，像不是自己身上的東西。他咬緊着牙，忍住肚子的一件什麼東西不叫迸發出來：全身發着熱。

對面那個閉住了嘴，彷彿想得很遠。時不時搖搖腦袋，鼻孔裏傷心地噓着氣。

「唉，人心大變，人心大變，」廉大爺又搖搖腦袋，聲音提高了點兒，就像剛才那麼着——嘴裏似乎有一大口痰。「確乎如此，『這世界真看不順眼』。像你我這樣……唉，人心大變。這真是……唉，連自己的親生兒女都靠不住……」

忽然廣川伯伯全身跳似地動了一下。他的心事祇有廉大爺懂得。天下這麼大——祇有廉大爺一個人知道他的長處，也知道他的苦處。於是他緊釘着廉大爺那雙小眼睛，手漸漸伸過去要觸到廉大爺身上——可是在半路上停住了，沒命地顫着。他覺得要對廉大爺痛哭一場才舒服。他眼眶發了紅，喘得差點沒暈過去。

「親生兒女……親生兒女……」

廣川伯伯臉上抽動了一下，全臉的皺紋就深深地結了起來，彷彿身上什麼東西忽然一陣疼似的。閉了會兒嘴，那些皺紋才慢慢放淺了點兒。

「我是……我是……」他仰着臉睜着對方，像在求救。「我是個孤老兒，我是個孤老兒……」

「呃呃，這個呢我看是……」

「黑二不學好，黑二不學好，您知道的，您是……小銀兒很聽話，很聽話，這回又……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我是個孤老，我是個……沒一個親人，身邊沒一個親人。……我是……我是……小銀兒是黑二叫她跑的，黑二叫她跑的。黑二知道小銀兒在哪裏，黑二是……」

「什麼？」廉大爺眼睛裏發起光來。

「黑二叫她跑的，黑二……」

廉大爺剛才那付愁眉苦臉一下子給掃得乾乾淨淨，全身都來了勁兒：誰也想不到變得這麼快。他叫着說：

「叫黑二找她回來，叫黑二找她回來！這麼……」

佛堂裏的木魚響忽然停止，五姨太的尖嗓子嚷起來：

「死不要臉！明明是要我回小銀兒來想上手，還說是爲了……哼，瑞州有了兩個姘頭不夠，又來……」

廉大爺臉發了紫，就更提高了嗓子：

「馬上我回來，於老兄的面子也就……限他明天找回來，明天！好，就這樣罷。……」

於是把廣川伯伯拖回到廳上。木魚聲音重新響着。可是過了會又停住，五姨太嚷了幾句什麼，越說越快，誰也聽不明白。這聲吵了分把鐘，就安

靜地來了——篤篤篤篤……不過敲得比先前重了些。

廣川伯伯走出廉大爺那裏的時候已經到了中午。廉大爺一直送他到圓洞門口。

「不錯，」廉大爺下巴那麼一點，眼也閉了一下，「門樞是大家的事，捐款請老兄準備準備，也請開導開導地方上的人……」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天門口的門樞……唉，這世界真是顛倒，真是顛倒。……要是不造門樞的話——呢，唔，那何堪設想！全地方的人命……這是大家的性命，這是大家的性命，還有……還有……」

廉大爺挺着腰站在圓洞門裏，把雙小眼睛釘在廣川伯伯那頂深藍色的風帽上，又漸漸往下移，顧着那件油膩膩的灰布皮袍——這皮統已經傳了三代，平日不輕易穿的。

「這個……這個……」

住了會兒嘴，廉大爺側過一小半臉去瞞了那佛堂一眼。然後他告訴廣川伯伯：門樞得造得堅固，寧可多花點錢；至於每家攤派多少，今晚就叫人來估了價再攤。鄉下人沒讀過書，什麼事都不講理，廣川伯伯得開導開導他們——讓他們知道利害。他嗓子裏咳了兩下，又瞞了那佛堂一眼，於是小聲兒叫廣川伯伯把跑掉的人找回來；黑二得明白道理，明天就交出小銀兒，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大家臉子都下不去。」

至於廉大爺現在的臉子——那可是糊住的。

廣川伯伯又喘喘起來，在臉一抽一抽——臉上的皺紋就拚命閃動着。

「我真難受，我真難受，唉！……黑二不上規矩，一天到晚……黑二是……黑二是……小倭瓜他們跟他混得來，正

漢人的話一點不聽，一點不聽。……我這麼老了，我這麼……」

可是那個打斷了他的話：

「總之——這兩件事就奉託了。」

拱拱手，掉轉身走了進去。

廣川伯伯一面走着，一面還是自言自語着。手筒到了袖子裏，可是怕弄了那些太毛，就又把手抽出來。

「他們那些小夥子，他們那些小夥子！——唉，他們跟正派人歸了仇似的。……廉大爺放債他們要罵，廉大爺買了趙六家的山地他們也要罵，開當舖也要罵。做了好事他們不知道，做了好事他們不知道。……要是地方上沒有廉大爺……」

黑二前生跟我有冤仇，有冤仇……我還指望有點後福，有點……唉，連小銀兒都給帶跑了，帶跑了。……你們要逼死老頭兒，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唉，你們要逼死老頭兒……

「這個世界……這個世界……」

要跨出大門的時候閉了一會嘴；他手撐在牆上，費了挺大的勁才把顫着的腿搬出了門外。門樞有尺多高哩。

外面的冷氣緊逼着他。他嘴唇麻木起來，牙齒冷得發痛。把嘴一閉住，可是透不過氣來；他就張開一小半，一面吐着濃烟似的熱氣，白鬚子上結着一粒粒的小水珠。

那雙腿子越走越重，腳趾斷了似地疼，怎麼也走不熱。手筒到袖子裏去又拿出來，過會兒又忍不住要鑽進去。嘴唇輕輕動着；他不聽就不大舒服。

黑雲又往下沉了許多，可還沒下雪。祇有東北角的地平線上——雲薄了點兒，畫着一條灰白色。

「這日子過不了，這日子過不了。這簡直的是……」

他就簡直想不透——現在這批不學好的小夥子到底是什

廣東西投胎的。就連廉大爺……

廣川伯伯常對黑二他解釋：並不是廉大爺賞識了他的學問才感恩圖報。廉大爺讀過書，明白道理，肯給地方上出力，誰都知道他是個善人。

「你們什麼事都是顛倒的，什麼事都是顛倒的，唉！」

可是黑二老是跟小倭瓜他們打在一塊兒。  
可不是——廣川伯伯一走近自己家裏，黑二跟小倭瓜他又在那塊坪上哇啦哇啦吵著，打架似的。

「他有錢幹麼他不造門樓，要派咱們捐！」

「我可不怕搶，我家裏……」  
黑二帽子拿在手裏，腦頂上在冒氣。腰帶也解了下來搭在右肩上：

「什麼，就是他怕搶他汽車站。他怕土匪——可叫咱們攤錢！」

「黑二！」廣川伯伯用力叫，可是叫得聲音不大。  
「他有錢他一個人造就得了。咱們連稀飯都喝不飽，倒要……」

廣川伯伯又叫了幾聲黑二，別人可沒聽見。他想走過去把黑二拖出來，捧這傢伙幾拳——給他點教訓。可是兩腳像在地上生了根，不能移動一寸遠。於是他睜大了眼睛，黑二，又離開小倭瓜那些人的臉。

他們彷彿沒聽見廣川伯伯，祇是紅着臉，罵着廉大爺十代祖宗。小倭瓜那橢圓形的腦袋光着，在許多紅臉裏一上一下，裏嘴噴着唾沫星子。

「他敢！——他來派捐就揍他一家伙！」  
「不繳！不繳！」

接着七八張嘴都說起話來，還夾着娘們兒的尖聲。他們

一面打架似地吵着嘴，一面聽出了廉大爺從前做的事。聲音頂高的是趙六嫂，敘述着廉大爺連嚇帶騙地撈去了一塊山地。說呀說的眼淚鼻涕都流到了下巴上，於是指着那條汽車路不斷地罵，嗓子漸漸帶了哽聲。

「該活耐！該下油鍋！——仗着勢欺侮我們的……要是他有好心眼——怎麼討上五個小老婆還接不起後來！——活該斷子絕孫！……」

「×你奶奶，要不是他玩什麼汽車……咱們也不會這麼……」

「勒死他這鬼崽子！」  
幾個趕過車的就更起了勁：他們從前過着快活日子，現在可挨了餓。

小倭瓜把腦袋又一伸，一口唾沫射到了地下：

「田大癩子呢？你們瞧！田大癩子可……」  
那幾個可還談着沒修汽車時候的生活。祇有趙六嫂子聽着小倭瓜說田大癩子的事：她一面擦着鼻涕，一面插幾句嘴

廣川伯伯眼前浮出田大癩子的影子——一拐一拐地繞着

「怪他自己，怪他自己。……欠了錢還逞強，唉，欠了錢不算，還霸着那塊……他可憐，他可憐。……他自己不安份，他自己……」

田大癩子借了廉大爺一筆錢，押下那塊地，過了期沒還，廉大爺當然得收了那塊地：可是叫人去掘白薯的時候，田大癩子一個勁兒不叫掘。還還怪別人麼——「唉！」還打了架。於是給抓去吃官司。廉大爺好心好意借給他一筆錢，可遭了這麼回事——



「以怨報德，以怨報德。……」

忽然一個雷似的嗓子蓋住了一切：

「田大孺子老實！要我啊，哼！……這回他來派門構捐我就給一個——嚇，嚇！……」

這是黑二！

廣川伯伯打了個寒噤。像有什麼大東西打到身上來似的，他趕緊躲進了自己的屋子——打亮的地方一走到黑地裏，眼前就旋轉着一個個的星星。他在屋子裏亂躡着，要叫自己聽不見外面人說話，可是那些聲音老是擠進裏面來。手腳顛得像餓了什麼七八天，肚子裏的東西似乎在翻上翻下。左邊腮巴結實實在抽動着，連臉上的皮肉都抽得發酸。

他竟忘記脫下這件皮袍去換上那件破棉袍。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唉！……我祇好死，我祇好死……我看不來，我是……老天爺老天爺！到底怎麼一回事，到底是……」

牙齒用力磨着，聽得出格勒格勒的響聲。

準得有個大禍事會到來，可是他沒工夫去想這禍事是什麼。他覺得他的世界更小了，那個盤扭一來——他和他的世界就得壓成粉碎。他往哪里也躲不了，這屋子可靠不住；說不定那炕邊就伏着個什麼東西，一個不留神就得衝出來抓住他……

於是他坐到了一張椅子上，沒命地喘着氣，皮膚有成千累萬的小針戳着似的——麻不像麻，疼不像疼。

「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唉！害死我！……」

屋子彷彿在搖着，叫人暈得要嘔吐。接着漸漸側得厲害了些，腳下面這塊泥地旋到了天上去。廣川伯伯坐不住要掉下來，全身用一用勁，於是什麼都又回到了原位。

外面有個尖聲嚷起來，哭喪着腔調，一串串的話像淌水似的，怎麼也聽不明白。

廣川伯伯眼釘着那扇門，離他視線集中點兩三寸遠的地方有個黃色亮點子在滾着——他把眼睛移到那上面去，可是他又跟着移開了：還是離着兩三寸遠。

「下雪了，下雪了，」有人咕嚕着。

老頭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脫下身上的皮袍收起來，換上那件棉袍。手顫得插不到袖子裏去，他足足穿了五分多鐘。

往日老是小銀兒帶他穿這件棉袍。……

「小銀兒沒良心，小銀兒沒良心！我要殺死他，我要……」

可是等黑二一進到了屋子裏，老頭兒又像要拚命似地衝到黑二跟前——要他把小銀兒找回來。他哆嗦得骨髓都在波動着，沒命地喘着，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廉大爺問他要人，小銀兒再不回家的話——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老頭兒自己也惦念着女兒：現在他身邊沒半個親人。

「要是她回來——我不責備她，我不責備她，唉，我祇要……我祇要……廉大爺叫你去找，廉大爺叫你……」

「爹真是，嚇！」黑二扶着老頭兒要他坐到榻上去。「你幹麼要到廉大爺那兒去！問我就是：叫廉大爺問我要人罷，我交給他！」

「你簡直……你簡直……你……你……」

「不關你的事：爹你甭管。我去回廉大爺的話，我去……」

「哼，你……你……嚇！你是……」

廣川伯伯眼睛睜了出來，牙縫裏發出響響的聲音。他跟

請四面掃着，停到了那根烟桿上，就用勁地把他拿起來。

兒子站在那裡沒動，愁眉不展地聽着老頭兒，鼻孔輕輕地喘了一口氣。

忽然廣川伯伯又把烟桿放下來，倒下去似地往樓上一坐，咚的一聲響。兩手筒在袖子裏，肘撐在自己膝上，手拱得高高的，讓額頭俯着擱在那上面。

沉默。

『爹不舒服麼？』

沈默。

廣川伯伯覺得他一輩子什麼都完了蛋：不知道爲什麼——反而沒先釀那麼難受了。他心裏空空洞洞的，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想。他靜靜地坐着，彷彿在等着什麼似的：也許是等大才回家，也許是等別的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

第二天一早，康大爺府上的馬爺又到了這里：把傘倚在門邊，拍拍身上的雪，就問小銀兒回來沒有，一面偷着睜黑眼。

黑二噙了噙嘴，帶七成鼻音說：

『等着罷。』

那個笑着，臉上皺紋結得密密的。

『您家親家說的……說的……』

嘴裏「呃」「呃」乾笑了幾聲，吞吞吐吐說上老半天，才叫人聽明白是怎麼回事：那位油坊親家說過——別的事他不管，一到了十一月初八就抬着紅轎來接新娘子。

『好罷，就這麼着，』黑二說。『下月初八叫那掌櫃來接罷：新娘子我們有的是！』

廣川伯伯祇抽動着左腮巴，腦袋倚着——下巴尖子擱在

胸脯上。別人說話他似乎沒聽見，他自己也不插半句嘴：這些事他現在全不管了，全不管了，『唉！』

那位馬爺一連來了好幾次：天天在這時候進門。他問小銀兒的消息，還告訴他們——門裡捐派到廣川伯伯家裏是六塊大洋。

『六十塊好不好？』黑二正正經經地問。

『黑二哥說笑話。呃。黑二哥是……唉，黑二哥……』

『誰說笑話！……康大爺要派我們六百塊也有：沒有！』

叫康大爺啃我骨頭！

拍拍自己的肩胛骨。

馬爺還是笑着，眼珠應來瞟去，不敢釘到黑二臉上。於是他身子轉向着廣川伯伯，開口提到了小銀兒。

忽然一個大東西擱在了馬爺和廣川伯伯中間：那是黑二

『馬爺，話得說明白。我跟你說過：小銀兒的事爹管不着。問我……有話就跟我說！我不許你跟我爹說什麼……』

我老實告訴你：你別當老頭兒好欺侮，你們要仗着勢場麻煩——那你想錯了點兒，嗎……往後你們康大爺有什麼話

，叫他找黑二——黑二站在這兒！』

『黑二你……』廣川伯伯叫。『你說話更沒一點分寸，你說話……』

馬爺可笑得更厲害起來，露出一排紫色的牙床。他還調停那爺兒倆，說黑二哥祇是性子躁了點兒，其實是難得的好人。『呃，呃。』這回黑二哥似乎還沒懂得康大爺一片好

心，要不是康大爺，那邊男家還得鬧得兇些。於是又『呃，呃』

笑了一聲，偷偷地睜黑二一眼。住了分把鐘嘴，嚥下一口唾

沫，又主張頂好是把小銀兒早點找回來。那位油坊親家說過：要是找不回來，那下聘的五十塊錢就得請廣川伯伯還他，他好拿去繳門柵捐。

「得，」黑二說。「他要人就交人，要錢就交錢；憑我的！說定個日子叫他來拿罷，我等着！」

沉默了兩三分鐘，馬爺慢慢把身子轉向了廣川伯伯。他剛一張嘴，黑二可一把拿起門邊的傘，抓住馬爺的衣領往門外走。

「來，咱們在外面說。別麻煩我爹。」

下一次馬爺一進門，黑二就摺住他往外走，不許他默在屋子裏。

「黑二哥，廉大爺請廣川伯伯過去有話說：門柵的事也得商量商量。還有是……」

「我去！……上回你叫爹爹去我不在家，不然的話我不讓我爹去！……」

廣川伯伯坐在鍋子旁邊，搖搖地把煙桿拿到手裏。左腮巴抽着，左眼不住地癢着。他什麼也不想，老是當自己在做夢：他希望那什麼大禍事一來，就醒在床上。這幾天腦子裏也糊里糊塗的，就是要想些什麼也想不到。吃東西也似乎沒吃到自己肚子裏。早上起來穿了衣，應應自己身上，忽然感到了奇怪：怎麼一來着上了這些衣裳的，他記不起還是自己動的手，還是別人替他穿的了。他忘記了小銀兒：彷彿覺得她還在家裏。半夜裏遠遠的槍聲也沒叫他害怕：祇不過像放放鞭炮，天地響。土匪的事沒放在心上，連造門柵的事也忘掉一大半。管他什麼亂子——總而言之總有個時候他會打個呵欠醒過來。他祇念着大才。

「大才怎麼還不回來呢，大才怎麼還不回來呢？……」

他把煙桿塞到嘴裏，吐的吹了一下。

外面——黑二和馬爺的步子響，踏在雪地上擦擦擦的，漸漸地聲音變小了下去。

廣川伯伯楞了會兒。

「怎麼……他們……他們……」

格達！——煙桿不知道怎麼一來掉到了地下，叫他嚇了一跳。於是小心地把牠檢起來。

這麼楞了好一會，忽然廣川伯伯跳了起來，瘋了似地搶出門去：門一開——風捲着雪片直衝進來；他幾乎跌退了幾步。可是他用了死勁頂出去，一口氣爬上汽車路，連門也沒帶關。

地面上全堆着雪。沒有了路，沒有了屋子，祇是凸凸凹凹的一片白色；腳一踏上去就陷下半尺來深。雪片密密地飄着，像織成了一面白網。丈把遠外就什麼也瞧不見，祇有灰色的底子上飛着成千累萬的白點。雪落到廣川伯伯身上，有幾片落下的時候還有彈性似地跳一下。

廣川伯伯沒帶傘，也沒着上那件皮袍。他忘記了冷，也不知道自己走着什麼地方，像有鬼附在他身上似的。衣裳上鬍子上全是雪。

可是雪更密了些：似乎要把這世界埋起來。

這老頭兒自己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他彷彿記得躡在雪地裏過，什麼時候他又爬了起來。像有人推着似的，他直往前面跌跌倒倒地走：兩腳彷彿不是踏在地面上，祇是臨空飄着的。

到廉大爺府上的時候，彷彿祇走了一分鐘，又彷彿走了幾百年。

那廳上又坐着那位油坊親家——廉大爺和黑二站在那里。

他們眼見了廣川伯伯，都吃了一驚。

廣川伯伯腿子發了軟，倒了幾步，脊背撞到了柱子上——留下了一大片濕的。他耳朵裏嗡嗡地叫着，眼面前還聽見那些雪片飛着，打上面飛下來，又打下面飛上去。一會兒忽然一個熱東西燙着他的嘴唇：一碗膩膩的茶。

「幹麼跑來呀，爹？」

「廣川伯伯跑辛苦了。」

「歇歇罷。喝這碗茶，廣川伯伯。」

廣川伯伯眼睛一張，聽見許多眼睛釘着他。

他們的臉色都不大好看，似乎吵過了嘴。黑二臉發紅，眼睛也發紅，胸脯一高一低的，不過在他爹眼前——拼命忍住了不叫自己喘氣。

「爹真是！」

方磚地上有許多水，流到了磚縫裏，就很快地一直侵開去，那方格子線就顯得格外分明。

馬爺端着那碗茶，一面叫廣川伯伯喝幾口，一面還那麼笑得一臉都皺着，不過嘴角在哆嗦；笑得怪吃力的。他時不時拿眼睛去瞞廉大爺，可是廉大爺沒在意，祇是在跟廣川伯伯說着客氣話——請他好好坐一會。聲音沒往日起勁，嘴唇也發了白色。

佛堂裏五姨太太又在敲木魚，很規則地篤篤篤篤。可是力氣用得似乎不大勻：一會兒響些，一會兒聲音小了下去。

廣川伯伯休息了很久。黑二把他身上的雪拍去，衣裳可還是濕的，在冒着熱氣。大家圍着他，又互相議論，誰也不言語，都希望別人先開口來打破這難受的沉默。

可是連佛堂裏的木魚都沉默了下來：五姨太太在喘着氣。

廉大爺苦一苦臉，咬着嘴唇到了佛堂裏：

「呃，還吵什麼呢？我已經決意不去找小銀兒了……」

「爹，你要是再管閒事，再要去找小銀兒——我可不容許！」

「哪里哪里！他們不過是要找回那下聘的五十塊，還了就了事。……我們是商量門構捐……」

男的聽着她的臉色，想等她說句把話，可是她沒理會，又敲起木魚來。男的這麼楞了好一會，才懶懶地拖着一隻腿回到廳上。

大家的眼睛迎着他。黑二在微笑，眼皮還擠了擠。

那位油坊親家忽然站了起來，走在廉大爺跟前。他臉上的皮肉永遠不會動的：糊得像紮了繩子。

「大爺您說句公話，那下聘的五十塊……」

廉大爺跳了起來：他把一肚子氣趁機會全發到了廳子上。這些事他不管。他爲了要調停兩家子的事，費了那麼多心血，可是黑二一個勁不講理，怎麼也不肯交出小銀兒來。油坊親家老是要我人，再不然就追那五十塊錢。這整扭怎麼也關不清。

「我不管。錢——你自己去討。我不管。我祇要你繳清那四十五塊門構捐：明兒派人來拿。……你們呢？」臉子轉向了廣川伯伯，一面把眼睛瞞了黑二幾下，「你們是六塊。」

油坊親家臉上的皮肉，還是一點兒不動：

「我那兒來的這麼多現錢！他們那五十塊不還我——我可纏不了。……」

可是廉大爺不管。他反背着兩個手，在廳子上踱來踱去，遇到有水的地方他就繞開幾步。嘴裏大聲地發着牢騷，那

聲音還是啣了個什麼東西似的；聽着叫人不大舒服，總希望他把牠嚥下去，再不然就乾脆吐出來。接着他很響地歎了口氣，反復地說着——

「我不管，我不管！……」

於是客人們都走出了康大爺府上。

黑二扶着廣川伯伯回家，廣川伯伯左臉上抽得比往日更厲害，嘴裏不住地嚙嚙着。什麼事都壞在黑二手裏，連小銀兒也變壞了。

「越來越不成話，越來越不成話，唉！……天天跟小倭瓜他們在一起，天天是……你們還說……你們還說……唉，連造門機的事你們都要罵，你們都要罵。……真不知道是何居心，真不知道……」

可是廣川伯伯在頂難受的時候，來了一件叫他覺得舒坦點兒的事——

大才這天下午回了家，還帶來了兩塊錢。

廣川伯伯心狂跳着，臉子漸漸向大才湊過去。手伸了出來要去摸到大才身上，可是哆索得再也舉不上了。他喘着氣，嘴拉開得大大的。

「你現在……你現在……」

### 三

大才比黑二矮什麼兩三寸，臉子比以前白了些，瘦了些，鬚骨就顯得有點高。他祇是一個人回家的，沒帶他媳婦兒來。兩兄弟模樣差不多，下巴都長得很闊。可是脾氣不同：大才不像黑二那麼多嘴。他一坐下來就把眼睛瞞着地下，想着

什麼似的，一面把指節捺得格格格格地響。

廣川伯伯眼睛生了根似地瞞着他大兒子，嘴唇顫着；他有無窮的話要對大才說，可是一句也說不出來。

在這世界上——他到底還有一個兒子！這兒子能够孝順老頭兒，聽老頭兒的話。廣川伯伯身邊到底來了一個親人。於是廣川伯伯全身都發了燙，有股氣逼住他似地，弄得鼻尖直發酸；他就拼命嚙着眼睛，手指也興奮得顫着。他彷彿漂在大海裏擱着了一根木頭；以後的日子還有一線亮光。小銀兒和黑二都離他站得遠遠的，跟他作對，可是他現在有了一個幫手。

「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小銀兒給黑二帶壞了，哼！……我這里……我這里……」

他嘴呀眼睛的全往左面扯，腮巴抽動一下，牠們就震一下。他嚙嚙一會就磨一會牙，告訴大才——黑二做的那些混蛋事。什麼亂子都是黑二鬧出來的；好人的話不聽，一年到頭跟小倭瓜他們鬼混，說着不三不四的話——連康大爺主張造門機他們都要……

「天門口造門機是防土匪，是防土匪。可是他們……可是他們竟說康大爺不該……不該……」

大才坐着一張矮椅子，兩手撐在膝上。

「這些事你別操心罷，爹，」他手指弄得響——格格！格格！黑二也有這麼大了，他也有他做人的道理：讓他混去罷。兒子這麼大了誰還管得了？」

「不過……不過……門機的事……」

黑二搔搔頭皮，用鼻孔噓了一口氣，插進嘴來：

「我不說過麼：康大爺怕槍——他自個兒去造個門機就得了，派咱們什麼幫！」

「他自己造！他自己造！」廣川伯伯磨牙，眼睛掃來掃去找他的煙桿。可是一會他又安靜下來。「這是地方上的事，這是地方上的事！……土匪一來大家都遭搶，大家都……」

「噲，噲，搶：咱們有什麼給他搶？——仰天躺著有個鳥，仆著睡連個鳥也沒。搶？」

老頭兒狠狠地橫了黑二一眼：

「你聽，你聽！——這麼不明理，這麼不明理，唉！……我知道你要逼死我，我知道……土匪來了見人就砍，見人就砍……你們年青的逃得了，讓我給土匪砍死，讓我給……」

黑二笑着，把右手抓着自己的左胳膊：

「爹你別聽那些個胡說！見人就砍，他還得定打幾把刀來砍哩：他不怕砍鈍了刀麼。爹你……」

「黑二！」

大才低聲喊了一聲，裝了個嘴臉，黑二就沒往下說。

廣川伯伯又囉囉起來，他老實怕土匪來了砍他，把他吊起來向他要錢。土匪總得防：要不然誰都遭劫，連四書也拿去上茅房。這麼說着他就興奮起來，聲音提高了許多，手顫着亂動着，還咬着牙。

「我怕土匪……我怕……我怕……反正你們年青人逃得掉，我是……我是……」

「唉，真是！」黑二忍不住說。「咱們有錢繳門柵捐麼？」

老頭兒眼睛睜大着對着黑二，嘴裏嚙嚙地響着，嗓子也發了嘎聲。黑二全是故意胡說八道：家裏雖然窮，可是這六塊錢門柵捐怎麼也得繳。大才帶回了兩塊錢，還有那件皮袍也可以賣掉：六塊錢不怕籌不出。門柵是大家的事，誰也得捐：誰的性命也是要緊的。

「是啊，性命要緊，繳了門柵捐就沒吃的，咱們性命……」黑二聽了大才一眼就住了嘴，站到老頭兒身邊，手扶到老頭兒肩上。「……唉，歇一會兒罷。……都是黑二不好，別再那麼……」

「爹您別管這些事罷：您也上了年紀，還管……黑二不學好，隨他去；這些事讓我來對付。您別管那麼些。有吃就大家吃一口兒……」

廣川伯伯聽了大才一眼。他氣漸漸消了下去，不過他不肯去歇歇；大才要扶他的時候他搖一搖腦袋，祇伸出膀子來似乎要什麼東西。於是黑二搶着拿來那根煙桿，裝着一袋煙點着給他。

安靜了這麼十來分鐘，兄弟倆互相打打眼色，走出到外面來。

雪下得小了點，輕飄飄地落到他們身上。

黑二抓起一把雪來，拿在手裏搓着，小聲兒問：

「小銀兒在那邊好不好？」

「對付勁兒。現在算是學手工，到了明年許能賺幾個工錢。」大才用力地擦着手指，格勒格勒響了一陣。「她還想念書哩：城裏有不要錢的學堂，晚上念書。」

「嚇！」

「小銀兒跑了爹很生氣，是不是？」

黑二把雪團子仍掉，搓了搓手，輕輕地嘆一口氣。

「爹真是！——跟他說不明白。」

「別跟他說了罷，」大才又擦擦手指，可發擦出響聲來。

「可是……」

他們往前面走了幾步。黑二揮揮衣上的雪，隨手拈下一點雪花，用手指把牠搓化。然後把手撒了兩下，抬起臉來往

下說：

「爹祇相信康大爺他們是好人；給騙了還不知道。你聽這回那什麼門禍捐罷……」

「爹是念的那些個書……」

「噯，真坑死人！……大家想像爹一樣，康大爺不坐了天下麼。」

哥兒倆在雪上踏着。一片白色裏有一條給許多人踏過的槽，灣灣曲曲扭到前面，像一條黃蛇；新的雪片落到了那上面，就褪成了淡黃色。

「往後別跟他說什麼……」

忽然老遠地有個粗嗓子打斷了他——

「大才哥！」

「噯，蘇哥兒！你好？」

蘇哥兒一張尖臉，腰有點駝，又黑又瘦，那模樣跟他那粗嗓子怪不相稱的。他彷彿有急事似的，向他倆招着手，嘴裡哇啦哇啦，說得挺快，誰也聽不明白。那張尖臉一幌一幌的，襯在雪地裡就顯得更黑；他似乎因為別人沒聽清他的話——就更加發急。兩手招了會兒又亂指指，一面氣喘喘地走近來。他在說着對付門禍捐的事。

「大才哥回來更好了。……門禍捐……大家商量商量……他們等着，他們都……操你妹子，明兒那些舅爺就得捐上門來……」

他噴着唾沫星子，話還沒說完——就搭往兩兄弟的膀子走。

可是不湊巧；黑二瞥見汽車路上有個高個兒走來——油坊掌櫃。

「慢着！」——黑二轉身就跑，迎着那個人。

那位油坊親家站住，似乎吃了一驚。可是他臉上的皮肉還是一絲不動，糊得緊緊的。

「找你爹。」

「我就是。……我知道：你要那五十塊錢。……」

前面大才和蘇哥兒也站住往這邊瞧着。蘇哥兒又粗聲說着什麼，手指指汽車路，又指到了天上。大才往這邊移動了兩步，蘇哥兒也跟了兩步，嘴裡淌水似地嚷着，一直到大才對他擺擺手他才住了嘴。於是他把那張張着的嘴張得大大的，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眼睛也儘量睜着，顯着黑二和那油坊親家：似乎蘇哥兒到這時候才知道黑二幹麼要忽然跑開。

油坊掌櫃石頭似的站在那裡，眼釘着黑二的眼。

「我要繳門禍捐。那五十塊錢馬上就得還我，不然的話到下月初八就來接新娘子，到那時候還錢可得要五分利息；我先告訴你。」

「好，連本連利還你！要不然你剝我的肉去賣；總得比大肉貴兩子兒一斤哩。」

「黑二哥您得明白事理。人是不回來的了，還是馬上還錢……」

黑二把兩手又在胸脯上：

「馬上麼：得，你跟我來！……」

沉默。黑二打算要走的樣子，眼釘着對方——意思想要他跟着來。

「找你爹說話……」

「那不行！」黑二往前跨了一步攔住他。

大才走了過來，他說沒錢也沒辦法，不過往後總有一天得還清；這不是吵嘴的事。他措詞很客氣，可是臉像對方那麼癡糊着，聲音硬得鐵似的。

「我們過的什麼日子你是知道的。大家客氣點兒，逼得太緊了也沒什麼好處，是不是。……」

他們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兩方的眼睛互相射着，等到油坊老闆走了，大才黑二才跟蘇哥兒往那邊跑去。

「瞧着罷！」油坊老闆咬着牙，在雪泥槽裡走着。這筆錢他得請廉大爺來備；廉大爺做了媒就是做了中人，而且還有這大勢力，不怕他們不還，要是討來了，寧願給廉大爺一扣。於是第二天趁大才黑二不在家的時候，馬爺找到了廣川伯伯，把臉湊近廣川伯伯的耳朵，一面笑得滿臉都是皺紋。

「廉大爺請您去有話商量。」

廣川伯伯站了起來，茫然地瞧瞧四面。想要大才跟他一塊去，可是大才出去了。他張張嘴要喊，可是又怕黑二聽見了也要跟着去；在廉大爺跟前沒上沒下地丟老頭兒的臉。他找了一會兒什麼，就用手解棉袍扣子，要去換上那件皮袍——皮袍可沒了影子。

「一定是黑二藏起來了，一定是黑二藏起來了，唉！我怕我去敲門柵，他怕我……」

這麼着又把棉袍扣起來，祇好就穿着這件出門；回來的時候沾上些雪點，化成水浸到了棉絮裡，連骨頭都要給冰得發疼。

「黑二這混蛋，黑二這混蛋！黑二……黑二他……」

廣川伯伯這回埋怨黑二的——還不是那件皮袍的事。黑二做的那些壞事叫廣川伯伯走上了絕境，使廣川伯伯沒臉子見人；就連頂懂得他的廉大爺，今天也變了臉！廉大爺沒請他坐，也沒叫人端茶出來。當着油坊親家和馬爺他們的面，對廣川伯伯冷冰冰的。說起話來就像吩咐長工們的那個口

氣。

「喜期是下月初八，然而小銀兒是找不回來的。到那時候鬧得吃官司，要你還那五十塊錢是要算利息的。然而我以為大家抓破了臉也不好看，故此出任調人。下聘的五十塊——遲還不如早還，彼此都留面子。而且你親家要繳四十五塊門柵捐，你也要繳六塊。現在決計如此——把你親家的門柵捐撥到你身上；你祇要擱共繳清這五十塊。什麼，擱共五十塊！算起來你還少繳一塊錢；這一塊大洋我給你貼。……好，說明白了：就這樣。以後你跟你親家就沒有交涉，祇是我跟你的事。備麼，我跟你說。……總之這五十塊都是你該繳的門柵捐，非繳不可的，非繳不可的。不繳就是破壞冬防——就是通匪！……」

「不過……不過……」廣川伯伯臉上一陣陣發燙，舌子打着結似的。他一下子想不出話來說，祇覺得那什麼大禍事就得臨到了他身上；他要向廉大爺求救。

可是廉大爺拱拱手打斷了他，又像是有個東西啣在嘴裡的聲音，臉子冰得射出了股冷氣——叫廣川伯伯打了個寒噤。

「抱歉之至；把議員在東花廳等着有要緊事商量。……請便罷。」

臉一撇就搖擺着走了開去。

就這麼打發廣川伯伯回了家。

「完了，完了，唉！我這輩子全完了，我這輩子……」廣川伯伯坐着發楞。左腮巴像有隻粗手在用力扯着似的抽動得非常難受。左眼給拉得一歪一歪的——一歪一下，眼角的皺紋就跳動一下。臉子歪得不像廣川伯伯，祇像是個陌生人在裝鬼臉。嘴裡的唾沫似乎給抽盡了，乾得發苦。棉花上



透進來的冷氣直往身上刺，連骨髓都酸疼起來。他簡直不能相信剛才的事是真的：這怎麼能夠？——連廉大爺都聽他不起！他一輩子祇有廉大爺這麼個知己，可是這回——那張臉綉得沒點兒笑意，說起話來斬釘截鐵的，「就這樣！」「請便罷！」沒留一點地步，沒留一點地步，唉！廣川伯伯也讀了一肚子書，知道禮義的，可挨了這麼一付臉嘴！廣川伯伯還是他的西賓，在他家坐過館哩。廣川伯伯就覺得全身的皮肉在漸漸融化，蠟似的越變越軟：廉大爺那張冰冷的臉在他眼前一幌，全身就又一陣軟。

「這怎麼能夠呢，這怎麼能夠呢，我是……」

他希望這是個惡夢。也許呢——剛才到廉大爺府上去的是另外一個人，不是他廣川伯伯。

脚冷得發疼，似乎脚趾都掉了下來：這雙脚到廉大爺那裏去的時候踏過雪地的。

廉大爺那張一點不容氣的臉子又一幌，廣川伯伯給打了一拳似地全身一震。

「一輩子……一輩子都……都……」

嘴唇沒命地顫着，怎麼也制不住，顫得連話都說不出聲來。他這輩子什麼都完了：連廉大爺都沒把他放在眼前。這全是黑二害的：兒子不學好，叫老頭兒丟臉——到哪裏去也難做人。

「這黑二……這……這……」

他磨着牙，眼睛得突了出來，用勁太厲害，全身都發着抖。他給黑二埋到了黑坑裏，叫大家把唾沫吐到他臉上：黑二不讓他乾乾脆脆死，只使他在這世界上受活罪。於是牙縫裏又響噹噹地叫着：他怎麼也忍不住，他得把黑二一口咬死。

「我再也不能够忍……我再……我再……」

沒命地喘着氣，腦袋不由自主地微微動着。頸子有點酸疼——似乎撐不起這乾枯的腦袋。他就把臉伏到了手上，可是手也哆嗦得托不住。他怎麼也得報這個仇：他咬死黑二，也要咬死小銀兒。什麼亂子都是他鬧出來的。誰都笑他，誰都跟他整扭：廉大爺還向他追那五十塊錢——這算是門面捐，今天就派人來收，不繳就是通匪！……

突然廣川伯伯彷彿從夢裏醒了過來似的，身子震得搖了一下，就站了起來。頂要緊的還是這五十塊錢的事：把什麼都賣掉也不打緊，祇要繳清這五十塊。他四面瞧着，往那那邊走了幾步，然後轉身向門口走去，可是到了門口又打回頭。他要找大才回來——跟大才談這件事：全世界祇有大才還能跟他說話，祇有大才是他的親人。他得叫大才想法子籌這五十塊錢，叫大才替他出一口氣——把黑二小銀兒撿死。

「叫大才回來，叫大才回來，叫他……我……我……」

楞了那麼一會就開門走出去。天還是那麼重重的直往地而上沉，彷彿全宇宙的雲都聚到了這里。塵來似乎拖永遠不打算晴，一個勁兒飄着雞毛大的雪片，要把這凸凸凹凹的大地壓平。廣川伯伯一點不冷，祇衝着白色網子裏走着，鬚子上睫毛上落下了雪片——像幾點白紙灰。

可是村子裏正熱鬧着：三個五個聚在一塊，說着門欄捐的事，紅着臉噴着唾沫。

廣川伯伯一連走了好幾家，直到了蒼大叔那裏才瞧見大才。

他們許多人在嚷着吵着。蒼大叔搖搖腦袋歎着氣，還舉手叫他們別吵，一眼瞧見了廣川伯伯，就迎上了一步。

「廣川伯伯來得好。……廣川伯伯您……」於是又……

身向大家擺擺手，歎了口氣，眉毛皺得格外深。「咱們怎麼鬧得過康大爺！你們年青夥子……唉，你們想想康大爺多大勢力！……」

「蒼大爺真是！」黑二叫。「蘇還拾活蝦呢——要人多！」

「這逼到了咱們頭上，咱們可得……」

「這麼捐，那麼捐，捐你媽的……」

「他怕搶，他有錢；造門欄幹麼派到咱們頭上！」

「操你妹子！」蘇哥兒鼻子更粗了些，舌子結得說不出話來。「那些窮爺……操你！咱們……咱們……」

蒼大爺又擺擺手，可是大家都靜不下來。他祇好把聲音提高，像個女人似的嚷着：

「這不是辦法，這不是辦法，康大爺那麼厲害……」

「那就讓他派捐麼！」

「吃的喝的全沒有，還派什麼雞巴蛋的捐！」

大才臉上青筋突了出來，嘴裏噴着唾沫星子：

「不讓！不讓！」

怎麼，大才也……廣川伯伯睜大了眼瞪着大才。

「大才！……大才！……」

可是大才沒聽見，儘在嚷着些什麼。廣川伯伯拚命地喊，嗓子發了啞。忽然面前那些人全模糊了下去，漸漸變成了一些金花銀花在打旋——一會兒旋近，一會兒旋遠。耳朵裏聽着他們哇啦哇啦吵着的聲音漫漫的遠下去遠下去。他身子搖搖的，兩條腿撐不住勁一溜，倒到了一個人身上。

「廣川伯伯暈了！」

接着就一陣亂：幾隻手扶着他，幾張嘴在他旁邊說着話

雪地上忽然起了一陣緊急的步子響，擦擦擦幾聲——個人打白茫茫的霧裏衝了出來。

「小倭瓜回來了！」

「小倭瓜那邊……？」

小倭瓜那橢圓腦袋發了紫，熱氣直冒，嘴裏喘不過氣來

「全老二給抓去了，全老二！」

「什麼！」

「他們派捐的……派捐的……」

於是——一下子一點聲音沒有，誰都繃緊着臉聽着小倭瓜。小倭瓜把紫腦袋着急地一幌一幌的，兩隻手亂舞着，說得上氣不接下氣。派捐的帶了幾個團丁，派到了全老二那裏。全老二沒錢，他們催，兩邊都罵了起來。他們說全老二破壞冬防——「通匪！」給抓去了。

大家又高聲吵起來，什麼也聽不清楚。誰都是用了全身力氣在叫着，青筋在紅黑色的臉上顯得格外分明。許多腦袋亂幌着，手亂舞着。

可是小倭瓜跳起來搖着手——叫大家別嚷。

「派捐的已經往咱們這兒來了，咱們怎麼……咱們得有個……」

「不讓！不讓！……不許他們來！……」

大才跑到了小倭瓜跟前——那地方高些。他叫：

「咱們到青龍橋去攔住——不讓他們進來！咱們得評評這個理！」

「青龍橋去！咱們……」

「咱們得叫他放掉全老二，叫他……」

許多身子都動起來了，又吵得什麼話也聽不見。蘇哥兒

把他那尖臉一幌，腰伸直了一下，張大着嘴高叫一聲什麼，就到屋子裏去拿出一面破鑼敲着，一面駝着腰跑着。鑼聲一陣緊一陣地響，急得叫人不相信這是用人的手敲出來的。一口氣——鏘鏘鏘鏘鏘鏘……震得連心臟都哆嗦着。同時雪地上就響着亂七八糟的脚步子。

廣川伯伯覺得大地在震擊，一抽一抽地動着，過會兒就得裂成粉碎。他兩隻腳似乎墮了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給大才黑二拖回了家。

「大才你……大才你……」廣川伯伯眼睛睜着地下，左腮巴拼命抽着。他熬住疼似地咬了一會牙，猛地抬起臉了，顫着的兩手一把抓住大才的衣襟。「大才你不能跟他們學，你不能……你不能……我是……我是……你想想，你想想，你是……廉大爺待你那麼好，待你……」

「爹您不知道，」大才很快地說，「一面也很快地擦手指格勒！」「您受了他的騙。……我不過不說。我在瑞州過了一天好日子麼；他們待我們……」

「門欄捐總要繼，門欄捐……」

蘇老八一跑了進來大家就得遭殃：拿四書上茅房，把祖宗牌位扔到糞缸裏，村子裏的人跑不掉的都得殺，還臨空吊起來問他要銀子錢。門欄怎麼也得造，餓死了不在乎——這門捐總得想法繼出來。

黑二噓了一口氣，皺着眉毛：

「咱們有什麼給他搶的！……廉大爺怕別人搶他汽車站，叫咱們大家捐錢，這也是孔夫子說的麼！」

「門欄是大家的事，門欄……廉大爺是好人，你們都……你們都……」

大才一面要扶老頭兒坐下去，一面想說服他。廉大爺有

的是錢，他要在瑞州那家兒身上省下十天錢，就能造兩條門欄。他們幾家子怕搶，可仗着勢叫沒吃沒喝的也派錢，攔不起的就是通匪，這麼着廉大爺是好人麼。大才說得流水似的：門外脚步響得越急，他就說得越快。

「大才！大才！」外面叫。接着小倭瓜他們把門一推走了進來，可在站在那裡楞住了。

廣川伯伯不肯坐下去，還抓住大才的衣襟：

「我們窮是命裏註定的，是命裏註定的。……門欄捐總要繼，門欄捐總要繼。……我們是命苦，我們是命，我們是……」

「怎麼來了命！」黑二顯得很着急，右手在自己左胳膊上用勁抓着。「幹麼「命苦」一輩子，咱們不做「人上人」了麼！」

老頭兒橫了他一眼，牙縫裏又緊緊地響着。他眼發了紅，腦袋輕輕轉動了幾下，就瞧着他大兒子。他抓住大兒子不放手，全身都顫着，肚子裏像有個什麼熱東西要迸出來。於是鼻尖子一陣疼，多年來沒消過的眼淚流到了抽動的臉上。

「大才！大才！……我祇有你這一個兒子，我祇有你這一個兒子，你不要跟他們去，你不要……大才！大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不要跟他們去，你不要跟我作對。……大才！我是……我是……大才你……善心人總有好結果的，善心人……廉大爺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門欄是大家的事，門欄是……大才！……噢，我祇有你這一個兒子，我祇有……我祇有……」

「爹您別管這些事罷，您去歇一會兒，讓我們……」

「大才！大才！大才！……」

可是大才到底跟他們走了。他跟黑二扶老頭兒上炕去躺

着，就走了出去：門給帶開一下，可是彈了一下又閉開來。於是一陣亂步子響。

地下那些揮下來的雪點化成了水點，還雜着許多泥脚印。雪片打門外飄進來，落到這些濕泥上就變成了黃色黑。

外面那些人嚷着，步子響着：一會兒就遠去——聽不見了。

「禍事來了，禍事來了！我……我……」廣川伯伯顫着，心臟上一陣刺痛。

黑二小銀兒都撒開了他，他祇有大才這麼一個兒子，祇有大才是他的親人，可是也跟他們走了。他全身像給什麼縛得緊緊的，五臟都給壓得裂了開來。他不知道這會兒左腮巴

上有沒有抽動：祇是皮肉全發麻，就是有人砍他一刀也不知道。這世界上真祇剩下了他一個人，什麼一線光也沒有：祇他一個人走着。越走越狹，彷彿在個牛角尖裏，什麼路都斷絕了，擠在漆黑的尖子裏吃苦。

「這輩子什麼都絕了路，什麼都絕了路。……老天爺！老天爺！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是孤老……」

「孤老……我寧可死，我寧可……我寧可……老天爺！老天爺！連大才也跟我作對，連大才……老天爺！老天爺！我太太……我太太……」

他拿哆嗦的手一把抓住被絮，嘴也咬着被絮——用門牙和犬齒死命地磨了起來。

## 秋 思

## 辛 笛

一生能有多少

落日的光景？

遠天鴿的哨音

帶來思念的話語；

瑟瑟的蘆花白了頭，

又一年的將去。

城下路是寂寞的，

猩紅滿樹，

零落只合自知呢；

行人在秋風中老了。

# 父子倆

白塵

是大暑天裏。

太陽斜了西，還火龍似的噴着火焰；朝西的牆上燒餅爐子殺燙手，人都擁在西邊『丙字號』的門口。

小黑子和他瞎子爹却遠離着那堆人蹲在燒餅爐的邊上。

『丙字號』門口擺張矮桌子，邊上圍坐着幾個『龍頭』。龍頭後面圍了一圈掌扇的小伙計，四把芭蕉扇蝴蝶兒翅膀似的在煽。桌子兩邊南到『戊字號』，北到鐵門那兒盡蹲滿了人，黃腫腫的太陽從他們頭頂上撲到朝西『癸字號』以至『癸字號』那一座灰白牆上，一頭撲上去就帶着一陣噎死人的熱氣撞了回來。蹲在那兒的人們就乾了水的魚似的張開嘴，大聲喘着氣。芭蕉扇到處飛舞，麥田裏飛滿了蝴蝶兒似的，人們就是麥桿兒。

說話的人像病了，低低的，含糊的，聽不清楚；聽清楚的是一聲小一聲的歎氣和——

姐！……

——媽的！

——熱死了！

一些咒罵，還有龍頭們從茶杯口噴出的笑。

瞎子同小黑子遠離着人們，爲的誰都比瞎子要高一層，

便沒人理睬他；小黑子是他的兒，儘管這孩子不討人厭，可是這當兒誰都全熱天在拚命，現在還沒到他的時候，便只有依靠着他爹。

燒餅爐似的牆緊靠着他倆，他倆就是被烤的燒餅。瞎子手裏沒有扇子，——媽的，提起扇子瞎子得哭。月初頭看守劉先生發給他父子倆一把扇子，當時還說：『小黑子再要一把的，却挨了一個巴掌和一頓臭罵。』媽的！給你一把還有他的！——個個像你帶兒子坐牢，那我們大牢要漲破啦！』氣得劉先生幾乎連一把都不肯給。後來還是小黑子乖巧，連玩帶笑地要下一把來；可是沒過了三天却鬼攝去似的不見了。——他只用一塊破手巾在揮着，揮不出一絲風來，却揮得更起勁。汗珠子像黃豆往下滾，滾過他眉毛，滾過他畫了的眼睛，兩眼一霎，用手巾在眼上一抹，便更起勁地揮他的手。小黑子一把奪過手巾，替他抹去額頭上汗，也抹了自己的。

瞎子想起了芭蕉便難過。『媽的！都是你！好好一把芭蕉不見了！』越想越難過，摸到小黑子便一巴掌。

小黑子閃到他爹摸不到他的地方淌着眼淚，披了嘴想哭；一想到哭也沒有什麼用，便氣鼓鼓地想道：『看你打！看你打！』

哭也不聽哭，瞎子心一頓，倒更難過了。嘎着聲音叫，『黑子！來！』

小黑子聽慣了這聲音，走進一步；瞎子摸到他，拖到面前也替他抹抹汗，抹過了再用毛巾替他煽。

像一匹瀑布瀉下似的，吹過一陣涼風。院子裏許多人尖聲叫了起來。蹲着的人有的跳起來了，「嚇哪哪……」一陣餘響，小黑子吃了一驚。

蹲着的人慢慢都起來了，大家在這小院子裏竄來竄去；可是擠不開，人挨着人，肩膀挨着肩膀，蹲在地下的小黑子從大人的腿檔裏望過去，便想起毛廁裏鑽動的蛆虫。

人們的喉嚨跟着向晚的風高了，這里一陣哄笑，那兒一陣狂叫，還夾着鏗鏘子響。

靠鐵門那裏，幾個老鄉在「打老冤」(一)。那胖子，長着一臉蒼黃而浮腫的臉，背臉伸手給人連打了七八下還沒猜到是誰，打的人更起勁，看的人更大聲笑了。

小竊盜吳小二子從人縫裏偷了一巴掌，却掉臉跟別人去談話。胖子轉身又猜錯了，便急紅了臉罵：

「姐！……誰個雜種孩子打偷拳！」

一個海州大麻子咧開着黃牙板的嘴笑道：「入姑娘的！一鷄巴戳到大腿上一——錯了！」

大家更狂笑了。

胖子再轉過身，吳小二子沒等他站定便又偷了一巴掌，大家又故意朝前一擁，胖子給攪昏了。

「奶奶雄！……擁啥呀？」指着大麻子說：「……！」

……別裝啦！還當我知不知道嗎？……！」

大麻子故意上前一步：「什麼了？」

「就是你個舅子！」

哄的笑了，「轉過去！」大家叫着：

小黑子遠遠地站着，也笑了。

「小黑子，……」瞎子叫：等他答應了，便低聲說：「去看看，弄一兩個來。……」

「唔，……」答應着，便挪開兩條小腿，從人縫裏鑽過去。

到那兒弄去呢？小黑子一步挪一步地打着主意，防着人家的大腿，和大腿上的鐵鏈子。

鑽到龍頭們桌子的旁邊，一羣人又擋着他的去路，他站住了。

「蘇武牧羊！」像是總龍頭老朱的聲音。

這可好玩啦！好久不看這玩意啦！以前還是在庚字號裏看過的，自從搬到「笑字號」裏，這兒盡是跛雞瞎眼的病鬼，沒人「開公事」(二)，連「吃大餅」(三)都看不見，別說「蘇武牧羊」了！今天又是在院子裏，比「收封」後更好玩兒啦！

在人的膀子下一鑽，剛巧前面的人也向後退，這便什麼都瞧見了：

那叫朱先生的總龍頭正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夾着香煙坐在那兒。嘴笑得瓢似的，眯着個一條縫的眼，一身肥肉只活顫顫地抖，兩隻奶子女人的似的掛着，中間一簇黃黑色的毛。他正叫着：

「註一」這是大半裏遊戲之一：一人伸手壓倒，讓後面的人打他，而後打者是誰。人多不易猜，被打者有連猜數十次而不中者，故名「老冤」。

「註二」牢裏老犯人向新犯人敲詐錢財謂之「開公事」。

「註三」「吃大餅」是「開公事」中對新犯人的一種刑罰：以大馬桶的蓋子

蓋在頭上。

……

……

「收一個羊一枝『金字塔』！不來拉倒！」底下又用他那南京人的捲舌頭加一個尾子：「入媽的！」

就像戲台底下的怪叫似的：「好！」桌子周圍的人都叫了。

站在這龍頭們對面的一個鴉片鬼子，是大半裏小黑子認爲頂討厭的傢伙。一個塗着鍋底灰的臉，配上兩隻又深又小的眼珠子和一個時常拖着鼻涕的大鼻子，底下嘻開一張焦黑的嘴。平常就乾着的一個背，今天灣得快搭起來啦，兩隻手按住了褲襠，哭似地笑着，「朱二爹爹，算了罷！」可是聽他的形兒口水就淌下快了，可還硬着嘴：「我不吸這倒頭烟！」

「入媽的！什麼？」龍頭拍着桌子故意沉下臉：「撲！」

吆喝了一聲，圍在他身後的人們便七手八腳地動起手了。打老冤的人也擁過來，海州人乘鴉片鬼子手被拉住了，一把褪下他的褲子，哄的大家又叫起來。

「拿繩子！」吳小二子一竄跑開了。

海州人用手指頭在鴉片鬼子的腿襠裏一敲，「點頭！」

總龍頭的眼眯得更細，喝進嘴的一口茶噴了一胸脯子。一邊含糊地笑道：「扣起來！扣起來！」

人都擁過來，圍了兩個圈子。汗臭同澡堂裏熱氣樣噴過來。

總龍頭一掉頭，罵聲：「煽吵！」

圈子後頭鑽進人來，「繩子！繩子！」

圈子散了又圍起來，鴉片鬼子殺豬似的叫喊，可是已給吳小二子的活扣子套上了。給繩頭子一抖，大家就笑得更高，更響。

「站開！」總龍頭跳起來，一把奪過繩子，「走！」

人圈子讓開一條巷子，總龍頭牽着繩子向戲門走去。鴉片鬼子讓開一條巷子，總龍頭牽着繩子向戲門走去。鴉片鬼子讓開一條巷子，總龍頭牽着繩子向戲門走去。

「好了，好了！」

總龍頭擺開步子像戲台上的台步似的一搖二擺地直向前走，一理也不理他。後面跟着一大隊人笑着叫着，海州人還踢着他的屁股，嘻着嘴：「入哥哥！吸『呂宋烟』啦！」

小黑子跟着走，還沒到戲門邊，總龍頭已經一縱身回了頭。人們趕忙又讓開路，連那打過他爹的劉看守也閃在一旁陪着大家笑，總龍頭還給繩頭子送到他嘴邊裏！

「老劉，弄一隻吃吃！」

小黑子正擋了他的路，「走開！」

小黑子氣憤憤地站在一邊，在肚裏罵着：「不要臉！混香烟！」可是自己在幹嗎的？回頭看見倚在牆角的爹，腳下一頓，又跟着大家走了。並且還大聲地叫着笑着，想叫別人知道他。

總龍頭來回走了幾趟，人的浪頭也就擁過來，擁過去，笑聲到處隨着他。橫過天井的電線上兩隻麻雀兒驚飛了，空自在抖着的電線清脆地響了一下。

大家笑倦了，總龍頭回到桌子邊來。鴉片鬼子跪下似的蹲在面前。「朱二爹爹，好賞烟啦！」

總龍頭眯起了眼，左腿敲在右腿上，抖着。「烟？」他喝口茶，「入媽的！」睜大了眼，「還要烟嗎？」

鴉片鬼子嘻嘻嘴，「朱二爹爹有賞有罰，……」

海州人先賞了他一屁股，「入姑娘！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老鄉，那胖子嘴一披，「雄繩子！可不是人擡出來的！」

總龍頭打烟盒裏抽出一枝烟，夾在指頭裏。「來！」鴉

片鬼子走上去一步，「站直了！」順手對腿襠就是一巴掌。「媽的，還好吃吧？」

他一聲狂叫還沒出聲先給香烟搶到手裏，便長歎一聲：

「哎呀！我的天啦！這真是性命換的！」一手在解繩子，可已經被人圍住了。

「我只抽一口！」

「我替你點火！」

「媽的，性命換來太貴了！」

可是沒人管這些，鴉片鬼子終於被人擁走了。

桌子旁邊可清楚些了。

總龍頭嘴邊笑得飄飄的，腮邊抖着，連小肚子都動了。

小伙計打着扇，從嘴裏噴出的烟不等停留就煽散了。總龍頭斜眼看着桌對面的那庚字號的龍頭老王，低聲問道：「你知道不？大老闆的事。」

老王的眼一睜，「廢事啊？」他是湖南人。

老朱彈了烟頭上灰，「獄官要換了！」

小黑子不耐煩了，挨到老朱的身旁伸出手，「朱先生！……」

「入媽的！」他的大舌頭罵着：「小賊侄兒你也來啦！」

海州人張開黃牙床蹲下來逗着小黑子：「入媽的！小黑子！你媽偷人嗎？」

他對準海州人一口吐，「啐！」

什麼叫「偷人？」這又是罵人的！這傢伙討厭透了，專門問人家這句話！「你纔偷人哩！」他想。看着黃牙板就鬆開臉。

「說呀！」老朱也問了：「你媽偷哪個？」

小黑子走到桌旁並不回答，同每天一樣地先做了一個手勢，拿開架子就演他的拳。

「今天不看打拳！」老朱叫：「打拳也沒有煙！」

小黑子怔住了。

「你說，你媽偷人嗎？——我給你煙。」

也給老朱啐一口嗎？小黑子雖小可也知道他是個總龍頭。

這可玩不得。烟又在他手裏。可是怎麼呢？回頭望望倚在牆角那兒他的爹，便搖了頭，「我不來。」

老朱把臉一掉，「不來，沒煙！」

海州人轉灣子，說：「好，說吧。給你煙。」

小黑子還閉着嘴。

什麼玩意呀？以前他每天靠這一手拳就可以混上一兩個

烟頭子的爲什麼不行了？媽偷人有他什麼相干？——啊，媽

媽上那兒去了？媽呢？……

小小的心上給帶子勒了似的緊着，緊出一股水來朝眼眶裏跑。

「不說滾過去！」總龍頭生氣了：「裝你媽的腔哩！」

抬頭看那烟頭子沒多長了，再看他的爹，他爹給一個人

擋住了。——那是誰？胡先生！對了，正是胡先生。

「入嘴子的！」海州人罵：「說不說？」

小黑子還沒答應，海州人提起他鍊子就抖，「嚇哪嚇

一陣響，嚇得小黑子直叫。

「說呀！」不知誰在叫。

人又圍了一個圈子，四面都笑了。

小黑子想哭，可還記住香烟頭子。老朱又給他擡在他面

前，這可逗出火來啦。

冷不防，搶了烟頭子就跑，小黑子像上了天。



大舌頭罵聲「入媽的」，早揪住他了。「說！放你！」他想放賴，老朱可不放鬆。「說！——你媽偷人嗎？」又急又氣的孩子，想罵一句，便叫了：「偷你！」哈的一聲都笑了，全院子都笑了。小黑子乘勢脫了手，跑到他爹面前，烟頭還燃着，就塞進爹的嘴裏。

通的聲開了鐵門，「收封啦！」人就分做幾股朝號子裏湧，鏢鍊全響了，小黑子躲在一邊。看人快全進號子了纔扶起他爹，「爹，進去吧，收封啦！」

轉了身這纔看見胡先生還站在這兒。

胡先生遞給他一支烟，「小黑子，給你爹呢！」

瞎子歪歪眼等着聲音說：「哦，先生，多謝你！」

小黑子接過煙，想說一句什麼話，可說不出，便擠進號子了。在號子門口，一陣又臭又濕的熱氣像狂風似的向他倆身上一撲，瞎子站住了，半晌才又走進這「癸字號」。

一一

抽着這隻烟頭子的瞎子心裏可不是個味兒。

這「癸字號」的臭氣不用說：那七個病人各有各的一股臭氣，病肚的糞臭，害瘡的膿血臭，害肺病的尿屎臭，癩皮的腥臭，再加上各人的汗臭，還有這地下來的潮濕臭合成一股濃密的氣息，被朝西的牆壁上透過的熱氣蒸透了，就如一陣熱風在這黑黢黢的小號子裏撞來撞去，病倒的人倒不管了，這幾個沒病的殘廢者可有張嘴喘氣的份兒。靠緊瞎子睡的馬得標，那斷了條腿的傢伙，給壞腿朝上側了身子靠在龍柱上，翹了頭，想吸進從小門吹進的風似的伸長了脖子；對面的小魯，是個沒病沒害的小子，只因爲太窮太窮也被人趕

進這專住病人的「癸字號」。平常他是罵聲不絕地罵主任，罵看守，有時還放低了聲罵龍頭的，今天可也只有罵罵這個櫃的天氣就算了；給一把破扇子在拚命地煽，一聲不響了。瞎子，他忍受着這些熱氣，用平常鎮靜的功夫坐在角落上，不住地垂眼。小黑子叫了他一聲都沒聽見。

漸漸地連熱氣都忘了，他只望着那癩了的眼。

望着眼，他彷彿能看一個女人的身影。——對了，這就是小黑子的媽，他的老婆。

是呀，他也是老婆的。

他儘管說不出老婆的美醜，只聽聽別人的口風也就够啦。「可惜這末漂亮的人把給瞎子！」別人氣不憤嗎，這可活該！這是瞎子的福氣！老婆又好，瞎子對她更好，這還有什麼說的！他們還生了孩子，——這小黑子够多聰明！人家在空地上打拳他看了兩天也就學會啦！一張嘴又靈巧，三歲時候什麼都會說，白天，老婆——他的媽到城外紗廠做工去，伴着這瞎子的就是他。他會給爹捶背，拿東拿西，還會告訴爹：「這是門！」或者是：「爹，餓嗎？」

他們一家三口，別沒有人。瞎子的姊姊家又住得遠，境况也不好，不常來往。他們的家就同住在大海心的小島上似的，長年長月地靜悄悄的過着。儘管窮，飯總吃得飽，並且是這末快快活活的；瞎子還要什麼呢？老婆不單只是小黑子的媽，有時也就是他的媽。她伏侍他就同伏侍個孩子一樣；他，也同孩子般地順從着，就同順從一個母親樣。不是嗎，有幾回他抱住了老婆親密地叫喚，什麼都叫遍了，不也會狂熱地叫過她「媽」嗎？他還記得她是怎樣答應他，聲音帶着咽哽哩！孩子更是他的性命，一刻也離不了他。他們是抱得緊緊地生活着呀！

抱得緊又怎麼樣？

天老爺也瞎了眼嗎？紗廠忽然關了門，老婆沒了工做。天啦！這怎麼了？他老婆會同工人們一起去要求過，廠主只說上海打了仗再也開不了工；工人要鬧，末了三個男工兩個女工給抓去了，工廠的鐵門就鎖上啦！

沒工做了，老婆每天便在外邊轉，想找點別的工做做；可是到處一樣，誰會讓出位置給她？

一天，兩天，找不着工做，街上還擠滿了逃難的人。老婆走回家便只有歎氣，「怎麼了呢？」她說。

「怎麼了呢？唉！」瞎子更加難過，他能教老婆怎麼辦呢？安慰她嗎，用什麼話？自己不能養活妻子，要老婆養活！……他只得一聲不響地坐在角落上抹着滿眼裏流出的淚水。

老婆歎口氣挺挺胸脯子又走出去了。

這末移過了半個月，老婆還成天地在外跑。工廠關門的多開工的少。別的幹嗎呢？她也想到幫傭去，可是碼頭行裏擠滿了人，那都是鄉下來的，她們可以不要什麼工錢就幹的；可是她怎麼行？瞎子的丈夫和孩子呢？難得養活這一家。

她要找高一點的工做呀！……

一個月過去了，存下的幾塊錢早光了，還挪下債。

一天夜裏，老婆抱住他哭了半夜。

「小黑子爹呀！」她叫他：「我們怎麼辦呀？」問了又哭。

一連問了三次，瞎子的心都酸得酸起來了。他怎麼辦呢？他沒有話，他羞愧死啦！他也哭了一夜。

第二天天亮，她緊緊抱住他，「小黑子爹呀！我快要找到工做了！」

瞎子莫明其妙地蒙着眼皮，疑疑惑惑地問：「什麼工？」

「恐怕是……蛋廠吧？……」

「蛋廠沒關門嗎？」

「唔，……還有兩家小廠沒關哩！……」

「真的？……」

「劉二嫂替我找的，她說還有一家開工哩！」她又接着

說：「工錢或許要少點，劉二嫂說……」

「少就少點罷，總比沒工做的好點呀！」他安慰着。

歎口氣。「唉，小黑子媽！苦了你啦！」

老婆又突地抱緊了他，但沒講話。忽然兩滴眼淚滴到他

臉上了，他叫道：「你哭了嗎？小黑子媽！」

她故意大聲地笑了：「我的口水呀！」

她急忙爬起床，穿好衣裳又對他——像哄孩子似的說：

「小黑子爹，你同黑子在家玩玩，今天工要裁好了就買些葷

菜來，好吧？」

他想笑了，說：「不！不！……你去吧，早點回來！」

晚上回家的時候她果然帶了一包熟菜回來，歡歡喜喜地

告訴他說工找到了，明天起就上工。

一兩個月來，這晚是他們最快樂的一晚。瞎子還鬧出她

身上頭上的香水氣味，這氣味還是他們剛成婚時候鬧過的。

自從第二天起，老婆去做工了。據她自己講，這家小蛋

廠——也記不清叫什麼名字——離家裏太遠，所以放工回來

有時早，有時遲，再沒以前有準兒了；有時據說還要夜工

，有時也有連日工也不做的。據她說這是小廠裏的辦法，不

像以前的紗廠。

生活便又平靜地過下去，並不比以前窮，而且老婆比以

前更漂亮了。——他自然看不見，可是他會聞着香氣，這以

前所不常有的，現在已給瞎子開慣了。並且小黑子也會時常嚷着：

「啊！媽好看！媽好看呀！」

瞎子便問：「小黑子，媽穿什麼衣裳呀？」

「媽穿新衣！」

「胡說！」他會聽見老婆說：「這是舊衣裳呀！——昨天洗了一下就當作新衣裳啦？」

孩子便不說話了。

但老婆更加對他好啦！待他真像待小黑子一般地。他就發點脾氣吧，她也不敢生氣，還一樣地哄他。瞎子也就心滿意足了，度着這末平靜地生活還要什麼呢？想起那一個月，停工的那一個月的滋味，就覺得可怕啦！

越覺得可怕呀，可也越覺得現在快樂啦！

日子就這末過，像河水在平原上流。瞎子很知足，他不會做過睜開眼的夢，他只想就這末細水長流地活下去，慢慢等小黑子大了，他就不愁身後事了。

一個霹靂似的，在緩緩流着的生活上突然碰到一塊岩石

「嘩」一聲，水給碰碎啦！

鬼也料不到呀，一天傍晚，正是她每天回家的時候，聽着門外一陣腳步聲，是她回來了，他知道，他聽見兵的關上門，可又立刻被推開了，並且有人走進來，但沒聽見講話。

「小黑子媽，回來了嗎？」

沒人答應。

過了半分鐘，才有一個從瓶口裏迸出來的聲音叫道：

「滾出去！」

接着是通通的脚步，在打架。

小黑子哇的哭了，「媽！」

瞎子空急得冒火，伸着手摸，「小黑子媽！什麼人！」沒答應。

老婆的聲音，又氣又恨地：「滾出去！我叫你不要來！」

滾！」

另一個粗壯的聲音：「你騙我！」

「滾！」

「騷貨！媽的！」

瞎子瘋了似的站起來，跟着聲音追上去。一下可就被他抓住了人，他不知道這是誰，只知道是他的仇人，死仇人！抓住他就不放，打也不放，死也不放，他一口咬住那人的脖子，咬下一塊肉，便聽見對手叫了一聲，自己頭上也響的一聲挨了重重的一棍，最後還聽見老婆在叫喊着「咬死他！」但他自己倒了。

醒來的時候他不知在什麼地方，頭上繫了布。

他摸不着老婆，摸不着孩子；想起來，又不得動。聽着他流了淚。

過了兩天，他被人帶到一個地方問了幾句話，又帶回來

過了幾天，又被人帶到一個地方問了幾句話，又帶回

來。

又過了多少日子，又被人帶到同一個地方。

有人對他說：「你毆打公務員，應該判罪！」

「什麼？」他像聽不懂。

人家再告訴他，他還是不懂。

那聲音便生氣了：「判你一年半！」

「什麼？」他還不懂。

「服不服？」

「服不服？」

過一會，什麼聲音沒有了，他又被帶回來。

一回到那里，他就聽到一個聲音。

「爹呀！」

「哎呀！小黑子！」他伸手摸到他。「你媽呢？……」

小黑子哭了，他也哭了。兩個倒在一個鋪上。

小黑子告訴他爹，說那天爹給人打昏拾走了的時候，媽也就被那個人搶走了。他是鄰居帶回去撫養的，但他哭着爹和媽，鄰居知道他爹在這兒便送他來了。來的時候爹又提堂，鄰居就走了。

「那人是誰？」他咬着牙齒問：「那晚和我打架的？」

小黑子想了半晌，說：「是公安局的。……」

第二天，他們父子倆，就被人押到這大牢裏來了。……

瞎子歎口氣，想起了小黑子，伸手一摸，「黑子！」

「唔，……」

「你做什麼？」

「捉臭虫！」

「睡罷，黑子。」

小黑子正捺死一隻又肥又大的臭虫，舉起手聞了聞，說：「爹，你睡呀！」

瞎子伸手摸了一下額頭，呀，盡是汗；身上，也是汗。

便長長嘆了一口氣，「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爹。」

對面的小魯剛閉上眼，一下給弄醒了，「媽的風！睡罷！」

小黑子抬頭四面看看，病人有的在低聲哼着，有的已經睡了。馬得標頭靠在拐杖上，搖兒搖的，也要睡了。一隻大臭虫在他斷了的腿上爬着，他想去捉來，又怕小魯罵，便眼

看那臭虫溜走了。

一下子想起了老朱他們的話，便要哭了。「媽！媽！媽！你在那裏呢？」看看爹也不知睡沒睡，不敢喊他。

他爹呀，也正煩惱着，「小黑子媽呀！……小黑子媽呀！……」

……你在那兒呀？……」

他呆呆地坐着，小黑子也呆呆地坐着，門外吹進一陣風，他倆才知道倦了。

### 三

那天，他們倆像兩隻包裹似的被送到這大牢來的時候，什麼看守和主任要他打了手印，翻了衣裳和破被頭，就給那鎖着的鐵門一開，一個人喊着：「庚字號新收一個！」瞎子只覺被人一推，跌進一個填滿了人的深谷似的地方了。立刻就有三四隻手拖着拉着，奔向一個號子去。瞎子橫豎是什麼都瞧不見的，聽着人拉，耳邊還一片響噓着：

「庚字號接客！」

「喲！開頭等房間！客人來了。」

「喲！老鄉！」一個很俏皮的聲音：「我等你好久了，今天才來？」

一下子想起了小黑子，「哦呀！」他叫起來：「我的孩子呢？」

他要掙脫，給人抓住了。「我還有一個孩子呀！我還有個孩子呀！……小黑子！小黑子！」

別人這纔知道他的意思，牽他回到門口。可是那當主任的說：「孩子大了，不能帶進牢！」

瞎子急了，他跌倒地下就磕頭，他說：「我沒有家，沒

有人，孩子給誰養呢？丟了不成？——行行好吧，老爺！」他磕了許多頭，小黑子又哭在一邊，那主任沒了法，「暫時讓孩子進去再說，明天叫他家裏帶回去！」這樣吩咐了，瞎子又磕了兩個頭。

當時號子裏人洗了他的身子，（四）沒有人同他談話。他開口問什麼，也沒有人理。

到晚上，收了封，走來兩個人開他的「公事」，他不懂，說「我那兒有錢呢？」

「肉頭！」一個聲音罵：

「揍！奶奶雄！」又一個聲音罵：

一床棉被蒙頭蓋了他，按倒了，一根竹板便在褪了褲子的屁股上打起來。他叫喊，可沒人聽見；小黑子嚇哭了，也被人用棉被按倒了。再問他，還是沒有錢，便又吃了一套「摸金魚」，一套「老羊耕地」，（五）大家看他咬定了沒有錢，便一脚給他踢到號桶旁邊去了。

睡覺了，大家在號桶裏撒尿，尿澱在瞎子和小黑子的面孔上，不敢響。第二天晚上又打了一頓，他那里有錢呢？老婆不見了以後，家也給人抄掉啦。

大家知道響了的芝麻榨不出油來，就丟了手了。

可是第三天上，庚字號的龍頭同主任說了，給瞎子父子倆調到「癸字號」去。

本來，在這至少分做十個階級的大牢裏，瞎子連拾號桶的階級都擠不上，號子裏還要他幹嗎？白讓他佔了兩個睡覺的位子，龍頭自然不高興啦。

於是他父子倆就豬似的被人踢進「癸字號」了。

一碗二十兩糙米飯，一碗有水沒菜有鹽沒油的青菜湯，便是一個囚犯的飯食。小黑子沒有口糧，看打飯的高興給他

一點吃吃就算了。

今天這樣，明天這樣，後天也還是這樣。

幸而好的是，小黑子是大牢裏唯一的孩子，厭倦了的囚徒們見了孩子像見了什麼，大家都逗他玩兒，給他一點剩食。知道他會打拳，這更成了「新聞」。

「小黑子！打套拳！——給你菜吃！」

「我要烟！」他說。他知道爹喜歡這個。

想像了看吧，一個五歲的孩子，捏起一雙核桃大的拳頭，尺多長的膀子和腿，也一拳一腿地打起拳來能不引人笑嗎？

大人們笑了，孩子得到香烟也就跑了。他爹吸着烟，摸着他的頭，又像感激又像悲歎似的叫了一聲「小黑子呀！」

可是沒有香煙的人想看他打拳的也行，但那得恐嚇他。

「小黑子，打一套拳！」

他看見你嘴上沒有香烟，掉轉臉便想走。

「嗎的，站住！」

「沒烟，不來！」

「鍊拿來！」這末一叫，再給腿上的鍊鍊子一抖，「鏗鏘」一陣響，小黑子便嚇軟了。——於是便沒精打采地打一套拳。

假如你還不知足，一定要強迫他什麼，他可也要發脾氣的。他不管你大人的力氣大，更不管你人多，一味的拳打腳踢，你近都近不得他。大人弄僵了不得台，便哈哈一陣大

【註四】 搜檢全身有無金錢夾帶，謂之「洗身子」。

【註五】 「摸金魚」和「老羊耕地」都是「開公事」時候的私利。前者俯身到馬桶裏以手摸錢，後者以繩縛手足於一處將人在地上拖弄。俱是用以過錢的辦法。

笑閃走了。小黑子站在當心氣虎虎地還不走開，想抓住哪個打一頓才洩氣似的；這時候那胡先生便走過來，柔聲地叫着：

「黑子，走吧，別理他們。——我們認字去。」

大牢裏三四百人也只有一個胡先生才是他的朋友。別人都拿他玩，胡先生只可不；胡先生教他認字，不要他打拳，更不問他媽媽偷人的事；每天臨走還給他香烟帶回給爹去抽。胡先生同他的媽一樣啊！

他可不知道胡先生是幹嗎的，腳上也有一付鐵，但從來不會嚇過他。他有時也問：「胡先生，你吃什麼官司呀？」

胡先生說他不會懂，沒告訴他。只低頭教他認字。——據胡先生說，這孩子太聰明了，兩個禮拜裏一共認了三百多字，並且還回出意思來。「瞧」，他說，「只要一年半，我包能教他會寫一封信！」

可是這樣誇耀並引不起囚徒們怎樣注意，囚徒們注意的還是他會打拳，——不，打拳也看慣了，一次兩次看得有味，三四次上也還有人看，可是再玩呀，誰還高興呢？總不過是那一套拳，沒有別的。再說一句道地話，大牢裏一個烟頭子要值三代交情的，誰再肯花上三代交情看他打拳？就是有了烟頭兒吧，鴉片鬼子肯玩「蘇武牧羊」，這可不比打拳有味？一根繩子拖來拖去拖上媽的十幾趟，還聽他千哀求萬哀求地才給他烟，鴉片鬼子得了烟快活了，給烟的人臉上也光彩得意了。再不然，鴉片鬼子還可以敲足了兩個嘴巴讓你一巴掌打上去「嘍嘍」地響一聲逗得你笑。或者讓你括上三五十個甚至一二百個鼻子不噴一聲兒來換一個烟頭子，這不比打拳來得更有味？如果沒了烟頭兒的話，人家自己也可以「打老冤」，更用不着看你的拳。所以小黑子的鋒頭已算過去了，現在盛行的是鴉片鬼子的「蘇武牧羊！」

但大牢裏也是天天要變換些新花樣的，如果小黑子能有什麼新玩意拿出來，大家還是會用許多香烟頭子歡迎他的。所以當那天被人發現他的媽媽有着秘密的時候，老朱就用一支香烟頭子來探問：「你媽偷人嗎？」答話又是那末引人發笑，這一發現立刻之間就傳遍了大牢內外。

可是第二天早晨，小黑子被他爹一頓臭罵，不許他再胡亂答人這些胡話，——他說，這些胡話是罵他和他爹的。這下他更明白昨天人們大笑的緣由了。所以再有人問他，「你媽偷人嗎？」他只回你一個白眼，吐你一口吐沫，人們可就大笑了。——這樣，可不要香烟頭子也開了一個玩笑，大家都很願意。

「小黑子，你媽偷人嗎？」

「小黑子，你媽偷我嗎？」

「你媽偷和尚嗎？」

頂使他生氣的還是那鴉片鬼子，他居然也像人似的拖住鼻涕跑到面前來，還張開那付黑牙板嘻嘻地問：「小黑子，你媽偷警察吧？」

小黑子再不走開，也不吐他吐味，只翻了一對白眼，惡狠狠地望着他，罵：「你媽媽才偷人！」

鴉片鬼子給那烏豆眼一翻，「入娘的！」用他的淮城腔罵起來：「你個小辰心子罵老子丫？」

「就罵你！」小黑子兩個嘴巴氣圓了。

「拍！」鴉片鬼子捧起一個巴掌看定小黑子鼓起的嘴上打去。罵着：「揍你小畜生的！」

小黑子炸彈似的哭了，揮起了腳和拳頭向鴉片鬼子亂打，鴉片鬼子防架不住，倒退了兩步，全院子人都笑了。

一笑，小黑子更加來氣，發命地踢上兩去。

「打！打！小黑子用勁！」旁邊人更加勁唆使他。

鴉片鬼子面上過不去，也是氣急了，一拚命，就抓住他兩隻手；雖然腿上挨踢兩腳，手一揮，小黑子可給攆倒了。

「入娘的！孃子養的！」

哄的哄了，大家都圍上來看看熱鬧。

鴉片鬼子抹着鼻頭勝利地看着小黑子；小黑子連哭帶罵地爬起來，就朝他又打過來，罵着：「媽媽！你打！你打！」一下子想起了他的香煙頭都被這鬼子搶去了，不禁得心頭火發，加勁地打過去。「媽媽！不要臉！不要臉！給人扣雞巴的！」

大家笑了，但沒人去拉他們。

「好！」有人像看戲似的在叫：

鴉片鬼子封住他的手，「你動！你動！」

小黑子還拚命踢腳。叫着，哭着，「扣雞巴的！」

「喂！」有人叫，「你意思再攆他嗎？」

大家都回頭看一眼：這太掃興了！澆冷水的傢伙！

人縫裏跑出胡先生來，一把拖開小黑子，「喂，你怎麼同孩子打架？」

小黑子還哭着叫着，「扣雞巴的！不要臉！」

「他人小心不小！」鴉片鬼子喘着氣。

胡先生拖了小黑子向人圈子外邊走了。

「小黑子，不許哭！」

大家不能盡興似的噓口氣走開，散了。

「癸字號」真瞎子正氣憤地叫着：「小黑子！」

胡先生給小黑子送進「癸字號」去了。

收封以後的「癸字號」裏。

往常的瞎子是那末安靜：終日坐在角落裏，靠着油膩漆黑的樞柱，半仰着臉，看什麼似的，想什麼似的，不聲不響，也不動，除了小黑子外少同別人講話。開飯了，小黑子端着飯碗去打飯，他也只坐在那兒等着；吃飯了，端起碗就默不作聲地吃，黑子要到菜自會放在他碗頭上；要不着，就在菜湯裏撈出那幾片菜子給他。吃完了，黑子自會拖着兩條短腿跑到缸邊去洗碗，他也不要動。天黑了，收了封，他也還坐在那兒；睡覺，有時輪下，有時就倚在那樞柱上也睡得着。——這樣坐着，坐着，也過兩三個月了。他拚命地忘了那些使人惱使人要哭的事，他閉住嘴，連小黑子面前都不談，他知道小黑子也會難過。可是今天呀，瞎子可變了。從收封起就呱呱地向馬得標談，向小魯談，談起他的老婆是怎樣怎樣好，怎樣做工養活他，怎樣伏侍他像個孩子，怎樣同那公安局裏人打，他又怎樣吃官司，最後他說：

「奇怪的是：她究竟那裏去了？」

馬得標聽得有點倦了，不介意地說：「那邊不是跟那公安局裏的人走了！」

「不！不！」覺得人家不了解他，也更不了解她。「她不會的！她不會的！她決不會跟人跑的！」

馬得標按住一個臭虫，「媽的辰！——唉，女人的心！你不能全相信啦！」他又找第二個臭虫。

「她怎麼能做出那樣的事？——唉，你真不知道她呀！她是……」瞎子一連串說了一大篇她的好處，馬得標可更倦了。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可是她至今不會來呀！」他着急地叫：

馬得標吃了一驚，渴睡嚇跑了一半，答道：「是呀！我所以說她一定跟那個人走了呀！」

瞎子急得攢着自己的腿，「不會的！不會的呀！」

「那照你說，她爲什麼不來呢？」馬得標給纏得睡不着了，便撐着拐杖坐起來倚在欄柱上。

瞎子失望地嘆口氣，「我要知道就好啦！」又轉一下身子說：「我想是……」他可想不出，也不敢想。

「你迷了！」馬得標說，覺得這傢伙也太可憐了。

「你看，」他又說，指那睡在裏角上的一個人，「忽然想起他沒有眼的，就轉臉指給小黑子看。」那昨天調進來的彭英你知道嗎？」

「唔？……」

「瞎子，你看他，就可別再那末傻了！——哼！女人！誰戀着女人誰倒楣！走了就算了！頂乾淨！這戀她幹屁？」馬得標越起勁了：「告訴你罷：那彭英，……」

——那彭英就是一個戀着女人的傢伙。他是一個軍事犯，爲了在他勤務上脫走了一個人便被判下大牢來吃兩年官司。可是他倒楣的在他也有一個女人。女人，這東西在外邊是用得着的；在大牢裏可是廢料！這傢伙，彭英，又是一個死戀着女人的，可就倒楣啦！本來，一個光棍沒產沒業，男人吃官司，女人靠誰呢？不「賣」嗎？那只好餓死！

——彭英那女的也只好賣啦！但女的不能說沒良心，彭英吃了三個月官司，沒有纏過一回眉，三天兩天地來接見他，給幾個錢用得乾乾入骨淨，你想，還有什麼法子？

——人家總算好，怕給他丟人還不敢賣。後來實在是沒了法，才跟保安處裏一個廚房辦上了。但她是說明了的：「

我同你私姘頭可以，但不能長。我的彭英一出牢，我還是他。你不能霸佔。」那男的可也答應了。女的又說：「彭英吃官司哩，我得時常去看他。」男的也答應了。你想，一個女人這樣也够好的啦！還要怎樣？

——可是彭英起疑心啦！女的不來嗎，說她起了壞心。可是女的就天天想來吧，限了人總沒那末自由呀！女的來了嗎，一看見穿得光光亮亮的，又說她壞了啦！不然會穿得還末好？

——這真是自作孽呀！女的不來會生氣，來了更生氣。一天他約定了日子她沒來，第二天來了她可氣壞啦！送來的菜碗兵的摔碎了，給女的一陣臭罵，女的沒回口，哭着走了；彭英也氣哭了，一哭兩三天，這樣就病倒啦。

——病，一天一天重了，女的來了他也不肯接見，後來女的聽說也病倒了。這一陣有六七天沒來，他的病可成了病啦！醫生說，病是沒望了，已經報上去了。

「所以，……」馬得標歎了一口氣說：「瞎子，我勸你，什麼得放開了心。牢外的東西都別當作我們的，你還要戀着誰，那只有同他一樣——死了。」

瞎子聽了半天可沒聽見什麼似的，還只顧着說：「她也不會跟人呀！就是跟人吧，我也不氣她，她是不得已呀！——但她爲什麼不來呀？」

「如果是限人了，——你別生氣呀，瞎子。——那她更不好意思來呀！」

「不！不！」瞎子搖頭，像要哭了似的，「不會呀！不會呀！她不會不來看我可以，她能忘了這孩子——她能忘了小黑子嗎？……」

「哇啦」一聲，小黑子哭了。



瞎子一驚，還不知什麼事，摸到孩子就一巴掌。「媽的，哭什麼，你？」

小黑子更大聲哭叫了：「媽呀！媽呀！我要媽呀！……」

馬得標叫起來，「你爲啥打孩子？」

又慚愧，又難過，摸到孩子，癩了的眼眶裏淌下淚珠子

。心裏罵着：「我爲什麼還打孩子呢？爲什麼呢？……」

像要哭絕似的叫道：「小黑子呀！」

「爹……」孩子也叫着。

父子倆倒在地上，都大聲地哭了。

一翻身，小魯爬坐起來：「吵什麼！我的天老爺呀！」

馬得標擺着手，「瞎子哭了，算了罷！」

小魯揉揉眼，「哭什麼？媽的！」

馬得標說了緣由。「他迷了！」

「得了，」小魯又倒下去睡。「瞎子呀，別哭了。昨天聽說有大赦了，快出去啦！出去再找她罷！我可要睡覺了，不許再哭！」

瞎子怕他罵，忍住氣不響，只無聲地抹着淚，抱緊了孩子睡着，睡着，……

第二天。

瞎子問明白了「大赦」是什麼，可得了一線生機啦！

「大赦真把犯人全放了嗎？」

「自然呀！」小魯說。「前清大赦更好，牢門一開，什麼人都走！去年的大赦雖不全放，三年以下的總放了，你一年半還算得什麼！」

「這回真不真呢？」

「人家看報的還有得錯？」

「那幾時才赦呢？」

小魯搖搖頭。「還不曉得。——但聽說快了。」

瞎子只要能出去，就有把握能到老婆似的。他把老婆

的事用一塊千斤大石壓到心的底下去；那不能想，想了要難

過。現在只指望大赦吧，「大赦」就好了。

扶住小黑子在院子四邊走走，果然也聽到別人談着「大赦」。

「幾時大赦呢？先生。」他問：

「誰曉得？」

可是如果再問一個人：「到底有沒有大赦呀？」

「有是有的，早就有人說過了。」

「什麼時候赦呀？」

那邊沒人知道。

但是瞎子總算找到一個指望了。遇到人，遇到機會就問

一聲：「什麼時候大赦？」明知道沒人能回答他，但，「總

更快了。」他想。

所以小黑子這些時候煙頭子少了他也沒注意，小黑子有

時喊不舒服也沒注意，每天東里摸摸，西里挨挨，就慢慢混

過辰光。想想快「大赦」了罷，日子也過得快些了。

沒幾天，小黑子可病倒了。

這要瞎子的命啦！沒了小黑子，他就不能動了；小黑子

再病，誰再伏侍小黑子呢？他摸摸黑子的頭，熱得燙手，找

醫生，醫生可不管。

「他口糧都沒有，還有藥吃？」

瞎子哭了。沒有藥，病還能好？他只能用手摸着他，「摸又能摸好嗎？」他更着急，哭得更厲害了。

幸得胡先生聽見了，他跑來看看。知道是瞎子病了，便

說：「你別急，我去想法子。」

胡先生也不是有錢的人，但總虧他同醫生商量了，說「藥錢歸我給，不要公家的。」醫生還搖頭，他又說：「至於看病嗎，……」胡先生向醫生笑一笑，送了一包香煙。

晚上沒有煙子，趁着沒收封，胡先生就來替他煎了藥。吃藥之前，胡先生坐在黑子身旁問了幾句話。瞎子聽了，就流下淚來，說：「胡先生！孩兒就是我的性命呀！孩子的病如果……」他吞了一口水，「我這瞎子還有命嗎，先生？」

胡先生安慰他兩句，便給小瞎子喝藥。

「只要發了汗，……先生說的……就好了。」胡先生意思要走了。「別再受了暑，要緊！」

瞎子千恩萬謝地說了幾句話，忽然想起了，便問：「胡先生，你知道什麼時候大赦呀？」立刻又加上一句：「我想，孩子不能再放在大牢裏了！先生。」

胡先生站住了。「哎呀！」他說：「我想起了：你是時常問人家『大赦』的嗎？」

瞎子怔住了。

「你別聽他們的鬼話了！——那都是謠言。」

瞎子蹙着兩隻老眼，「什麼？」他頭上挨了一棍。

「去年才放過，不會再大赦了。」他說。

「真的嗎？」瞎子還不相信。

胡先生告訴他：以前這里有個囚犯，在前一次大赦之前的時候也是聽人家說有『大赦』『大赦』了，便天天望着，等着，『大赦』還沒來，他便得了病死了。他警告瞎子：不要再做夢了！就是有大赦罷，等大赦令發表得四個月，等大赦令執行到牢裏又得十個月，如果一年兩個月之後，沒有『大赦』你也該出牢了。還望什麼『大赦』呢？說着，外面喊『收封』了，胡先生說：「你別着急，給孩子病治好了要緊。」

。大赦的話別上人當。但過幾個月可以要求保釋的。」胡先生走了，便收封了。

瞎子頹然地倒下來，「什麼都完了！」他想。

想到孩子，伸手摸摸他的頭，熱還沒退。大聲地喘着氣。「還沒退熱，天啦，怎麼辦呢？」頭腦裏一陣昏，他又想：「什麼都完了！」

## 五

小瞎子的病，幸得胡先生幫忙，慢慢好了起來。但在這幾天之內，小瞎子可損失了不少。第一，他沒有精神再打拳，香煙頭子要不到了，每天只見鴉片鬼子給人『蘇武牧羊』，他簡直生氣得要哭。第二，這些日子沒有認字，連以前的字也忘了許多。第三，獄官換過了，那天新獄官接事他沒能看見；據說大家都站了隊，一個個還點名驗錄，還賞了大家一餐肉，也沒吃着，他連新獄官都不曾見一眼，這更是一大損失。

瞎子呢，也不再東跑西摸，也不再問人『幾時大赦』，依然終天在角落裏倚着欄杆靜坐，像看什麼，又像想什麼地半仰着臉，不聲，不響，也不動。

每天兩碗飯，兩碗清水湯度着活，連香煙頭子也沒得吸的，但他不再胡思亂想，安心地，忍耐地一天天過着，暗暗數着日期。這好像以前在牢外一般地，生活是長流着的水，他只希望着永遠地在平原上流，一直流向大海去。……不同的是以前望着小瞎子長大，現在只望着出獄。

日子實在也像長流着的水。……

小瞎子雖不打拳，但有胡先生給他烟，這總算好。而且

胡先生每天教他字，並且買了枝筆給他，現在學着寫了。

整個大牢也是這末平靜地活下去。只是鴉片鬼子的「蘇武牧羊」又換了新花樣，玩起塗花臉來了。鴉片鬼子的臉每天都要被人塗上一兩次。塗過臉就要香烟，別人也還很慷慨地給他。打老冤的人們也改換花式，打起鼻子（六）來了。小黑子的拳大家早忘了啦！

病後小黑子走出號子，有許多人已不認識了。犯人新來了幾個，看守更換了幾個，這使他覺得生疎了。走到鐵門那兒，從那方洞望出去，對面小花園裏許多紅的白的花都開了，孩子的心上樂了一下。

他看着，花的後面走出兩個孩子來。一個男的同他差不多大小，穿着一身雪白的短衣；一個女孩子小一點，穿的是紅衫子，上面有亮晶晶的花。——他們都走過來了，後面還跟着一個女人，三十多歲，跟着叫「少爺，別跑！」但孩子跑到門前站住，奇怪地望着門上兩個洞，翻着他們烏黑的眼。小黑子像從夢裏醒了似的叫了一聲，意思是看見了自己啦。——不是嗎，他從進了大牢好幾個月了，不曾看見像自己一樣的孩子。他要怎樣地歡喜呀！抓着那門洞便叫：

「喂！來呀！」

那女人看見了便拖了兩個孩子要走，「少爺，走罷，裡面靜，別望！」

可是孩子溜脫手又走回來。

黑子生氣地翻了那女人一眼，心裏罵着：「媽的，你纔靜哩！」——對了，還是小孩子好……他又叫：「來呀！」

一個看守攔住了那女人說：「來，來，裏面坐坐。」

女人一披嘴，撥開手，「殺頭的，過去！」

看守順手拉住她向對門房子裏去，「哎呀！我想死了，

來坐坐吧！」

女人打着他，「死人啊！」

「哎呀，打是疼，罵是愛……」

女人嘻嘻哈哈地被拖進去了，一陣哄笑從屋子裏出來。

小黑子着急地叫道：「來呀！」

那兩個孩子也不笑，也不講話，慢慢地走到另一個門洞

上向裏張。那女孩子問：「哥哥，那是什麼？」

「都是囚犯！」說着，用手掩了鼻子。

「他們是驢子嗎？」他想。便也跑到那一個門洞口來。

「喂！……」

「他是什麼人？」那女孩又問：

男孩子眼一斜，「小囚犯！」

黑子有點生氣了，「什麼？」也翻着一隻眼。

男孩子對準小黑子的臉就啐：「去！」

媽的！存心同你做朋友，却擺臭架子！小黑子可不服這

口氣，啐人嗎？小黑子可不怕你！對準了那付白淨淨的小面

孔就是一口吐沫。「啐！」

對啦！一臉吐沫星子，看你還神氣不？「媽媽舅！」他

罵。

男孩子哭了。

「哈哈！蠢種！」他又向外吐一口「啐！」

女人從房間裏跑出來，後面還跟着看守。「什麼？少爺

！」

「註六」一手伸給人行，一手指着鼻子，打人的口說，耳，眼，鼻，

口中之任一字，被打者急應聲移動鼻上之手指指之，如與所說

相字，即斷，否則連續地打下去。

孩子指住小黑子：「他吐我，罵我！」說了又哭。『叫你不要去！』她拭去孩子臉上吐沫，『他們是囚犯呀！』

管鐵門的看守跑過來，叫喊着：『小黑子！你作死啦！』小黑子可勝利地走開了。院子裏人都笑起來，他更得意地罵着：『弄種！哭哩！』

鐵門又通的關上了。

那女人的聲音在說話：『走罷，少爺，別哭子，告訴老爺去！』

這是小黑子進牢來一個得意的日子，夜裏還做了一個好夢：那孩子跑進牢來玩，被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

第二天開了封，小黑子還沒起身，他爹聽他笑了一聲才醒來。爹問他什麼事，他幾乎笑得說不出話。

洗洗臉到胡先生那兒去認字，禁不住又笑着告訴了胡先生。胡先生說，那些孩子他絕不歡喜，以後別再理他們算了。

開飯了，他跑回癸字號找飯碗。那主任同爹在講話哩。主任說：『……這沒有辦法！他沒口糧！……』

他爹聽見腳步聲，『小黑子嗎？』又連忙說：『快打飯去！』

小黑子聽在門外聽了一下，那主任聲音說：

『這是上面的命令呀！——他也吃不到我的飯，我也落得做好事呀！——可是上面不答應怎麼辦？——你趕快去找一個親戚來給他領去！上面限他今天走哩！』

他爹還要說什麼，主任的皮鞋已經響了，他便跑去打飯。今天他爹只吃了半碗飯，就放下筷子，說：『你別出號子，昨天一雙破襪子不見了，防再有人偷！』他爹就摸着牆

出去了。

黑子洗過碗爬在地鋪上坐着。

號子裏黑黢黢地看不見人。幾個病人躺在地上哼。獨腿馬得標早跑出號子大聲叫喊地講他在三十六標裏的故事去了。小魯在院子裏叫罵，說癸字號裏臭透了，主任不給臭藥水，一定是挨他給錢賺上腰了。另一個人的聲音說，這都對，買藥水的錢給獄官小老婆買了香水子啦！你們沒聞着越那身騷勁兒嗎？小黑子一下想起昨天那兩個孩子身上也有香味的，便不禁也叫了一聲：『對啦！』可是外邊院子裏人沒有聽見。而另一個人說，一瓶臭藥水的錢算什麼，他每天在囚糧上得賺幾十塊哩！還沒聽大家的笑聲，就有一个人罵道，『你們想討錢嗎？混講什麼！』他知道那是總龍頭老朱的聲音。

外邊便像死了人，不聲不響了。黑子便想起他爹，『什麼事呢？』欄柱上一隻老鼠吱吱叫了一聲，跑了。又看不見黑子害怕了。裏邊輪着的彭英那傢伙也忽然叫了一聲，又尖又短，像鬼叫似的。黑子便跑出來了。

他找爹，幾個號子都不見；末了看他從胡先生那號子裏摸出來，手還抹着眼，眼上潮濕濕的。

小黑子又是一肚子悶氣。

下晚，彭英被人抬出去，說是死了。瞎子淌下眼淚，低低哭着。小黑子問爹笑什麼，他抱了小黑子哭得更厲害，再問，他說：

『你沒看見那姓彭的死了嗎？多可憐呀！……』他幾乎哭出聲。

這可怪啦！癸字號從他們搬進來，三個月裏死掉有四五十了，最初一兩個他同他爹都害怕，都替死人淌眼淚，可是死多了，看慣了，連黑子都不十分怕，他爹更毫不介意了。

；今天又爲什麼？而且哭得這樣厲害？

這一夜，他醒了幾次。每次他都被爹抱緊在懷裏，爹的眼上還有眼淚哩。可是喊爹，爹又不應。

黑子再醒的時候，已開封了。爹坐起，胡先生站在旁邊可沒講什麼話。後來胡先生說：

「黑子，字都記得嗎？」

「記得。」他說。

「好，別忘了。」胡先生掉轉臉去。從腰裏掏出一塊錢遞給他爹。「我也沒多錢，你拿着，給他零用。」胡先生就走了。

「胡先生做什麼的，爹？」他問：

「胡先生給你的。」爹給錢放在他袋子裏，「留神，別掉了，知道嗎？」

外邊喊瞎子接見。

「奇怪啦！誰呢？」他想。可是爹却收拾了一些東西，說：

「黑子，接見去。」

「誰來了？爹。」

「你姑媽來了。」

爹提着一個包裹，扶了黑子出來。胡先生也從他的號子裏出來了，拉住他的手，摸摸他頭，歎口氣，便送到鐵門那裏。說：

「黑子，去罷！」

黑子見胡先生眼角上也有淚珠子，便奇怪了。「怎麼？」

可是鐵門開了，被爹拉出來，鐵門乒的又關了。

黑子的心勃勃跳着：「這做什麼？」他害怕起來。

他看見姑媽了，可沒在接見的地方。爹去低聲給姑媽談着心，主任也在旁邊，但沒講話。

「他又來做什麼？」看見主任就想起昨天早晨的事。

主任也同姑媽說什麼。「做什麼呀？」他更害怕有什麼禍事似的，在想。

不是嗎，爹走過來了，包袱又交給了姑媽。姑媽來攙他的手。他害怕掉脫了，躲在爹身邊。

「不認識我啦？黑子。」姑媽再拉他的手。

「黑子，」爹說：「跟姑媽去買菜去！」

黑子恐怖地炸彈似地叫：「不去！」他要哭了。

可是爹站起身走了，黑子要跟了去，却給姑媽抓住手。

「爹！」

瞎子塞住耳朵似的撞向鐵門那兒去，看守給他一推，兵的就關上了鐵門。只聽見黑子的哭聲：

「爹！」

瞎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像狼叫似的。

## 六

大半裏再看不見打傘的小黑子了。

瞎子每天倚在角落的欄柱上，半仰着臉，想什麼，看什麼似的，不聲！不響，也不動。開飯了，他出去摸，可是有時又不吃。他再不同人講話，——也沒有人同他講話，除了

胡先生有時來看看他。

日子像長流的水，一天一天過去，瞎子却還終日倚在角落裏。

小黑子出去，後來接見過他爹一次。他爹看不見，但別

人告訴他，黑子瘦了。

黑子哭着走了，瞎子又哭了一夜。

後來，黑子姑媽來了兩趟，黑子却沒有來。

「黑子呢？」他問：

「他沒空，上學去了！」

「上學？」他心裏想，「那來的錢，你？」

他不再問了。

後來，連黑子姑媽也不來了。

日子像長流的水，一天一天地過去。瞎子倚在角落裏，

半仰着臉。……

不多久，胡先生看見瞎子不坐在那里了，却平躺着。

日子像長流的水。……

## 太湖黃昏

駱方

鸞群似的漁舟

追逐着帆頂上的白雲絲

蕩漾在金光閃爍的輕波裡；

一群白鷗，颺颺

飛向在對岸青鬱的蘆葦裡的

牠們底牛尾草織成的家。

炊烟盤繞的綠洲上

來到了他鄉之親戚。

網船婆駛着個孩子

拿魚蝦掉換油鹽柴米；

橙色的大漢從疲勞中逃脫，

蹲坐着喝黃酒，玩牌，

談講「祖父」底故事，

藍藍懸在蔚藍的天空裏的北斗。

夜之翅如一翼薄紗

慢慢地自天頂垂下，

籠罩着這數方里面積的世界。

星星紀錄下這一日的事蹟，

把牠珍藏在岩石底地層裏——

後輩底糧食。

月色朦朧中

波濤喃喃「永恆」之曲調，

映和着在山崗間嗚咽着的松風。

萬物交織同一的夢：

「祖父」跪在他們底墳前

爲他們底子孫祝福。

# 金子

蘆 焚

子

「撒尾巴，」金子記得很熟的，「打倒帝國豬姨！」

學生全發瘋了，排起隊伍喊叫，嘴裏吐出白沫，立在防火牆上，這一拳那一腳，那是講演。還唱到「明天」的甚麼的歌呢。那時候真熱鬧，常常弄得電車停下來，一輛兩輛，到底沒法通過，全路的都尾咬尾呆着，像一條大蜈蚣。汽車是很神氣的，這時可講不了那許多，牠只好和坐在裏邊的老爺吸一肚皮灰，咕咕咕的生悶氣。一街兩巷的男女也常塞在一堆。日子過得連金子都覺得好不新鮮！金子和他的同伙常常跟在隊伍後面，天天有小旗檢，傳單總要弄一大抱，有時也參進隊伍裏打打熱鬧，手中檢來的小旗往上一揚，自然跟着喊：

「打倒帝國豬姨！」

金子的媽知道了，說以後不准再跟着胡鬧，那些都是亂黨，抓住要吃官司的。金子不相信，明明都是學生，那兒是亂黨呢，況且又不像收月捐的那紅鼻巡警，在領子上釘着「警察」。金子不覺亂黨不亂黨，只想着那兒熱鬧那塊玩，媽女人家不能一天老跟着，金子愛怎樣怎樣，金子還是滿樂子的。

可是有一天金子的媽說，爸死了，爸在關東當大兵。金子想：

「死就死得啦，和咱金子不相干！」

人家都說有爸爸好，金子不知道。金子沒爸爸——你想，金子十二歲，爺兒倆還沒見過面，還能稱得起爸爸嗎？媽擊出爸的照像，是幾個當兵的，蹣跚樣的布靴子，狗皮帽，棉軍服穿得比狗熊還笨幾個頭。媽說他是個大麻子，世界上麻子可真不少，伍大叔就是一個馬蜂窠。媽幹麼嫁給麻子呢，可真怪了，要金子哪，準不幹！可是金子不能不開始過另一種生活。相當他這種年紀，別人家的孩子尙被埋在糖餅，故事和撫愛的堆積裏，而他——媽讓他從平民夜校裏退出，檢一個好日子，由伍大叔領着，到這大學飯館來了。他已竟走進社會，開始人人應謀的生路了。

這裏是怪地方，初進來有些熬不住。金子是在馬路上長大的，金子是在垃圾場上看放小雀長大的，金子是在十利海和廟會上長大的，現在教呆在店堂裏，看罷，這灰色的店堂裏，桌子，案子，那咳嗽的大掛鐘，好像自開天闢地都是榜在那塊兒，萬世也不會動一動。老一個勁兒沒變化的日子，將金子弄昏了，整天懵懵糊糊，他不知道做什麼好，也不知道哪是該做的。可是不做，拿權又不依。掌櫃姓朱，伍大叔教金子喊他朱二爺，朱二爺的貴相生得真奇怪，看了人只想

41

一個勁的發笑，他是一個煙鬼似的瘦子，腦瓜光得賽過電燈泡，他有一雙貓兒眼睛，三五根老鼠鬍子，鬼兒爺的耳朵。他說他不是養少爺。

『金子，刷盤！』

這裏的規矩，像自古只准用兩個字。是聖旨嗎？那樣神氣：金子想。可不能不刷盤。

『金子，倒水！』

支使人像也立過規矩，那一定是一連串下去的：

『金子，切麵！』

『是。』

『金子，給我抓把癢！』

金子是愛動的，但有個分寸：心裏想到手頭做到。譬如到天橋去，即今天熱得像爐底，也是一口氣跑到的；別人吩咐可是不夠味道。金子並不那樣下賤。

除了朱二爺，這裏的同學——金子最近老想着兩個字兒，但是他沒有同學了。這兒的人他起不來名目，應稱呼他們甚麼呢，那三個人？胖子大師傅，大師兄黃天良，還有一位是六板。六板和金子一般大，一般樣是學徒。胖子大師傅第一天就給金子過不去，像前世的冤孽對頭，甚麼事都叫金子一個人做，讓六板悶在那裏。別聽老鬧着，可神氣得倒不錯，他竟有天膽敢打金子。要說嗎，金子的胆還在天外哩，金子怕過誰！然而六板打過來，他却不敢打過去。這是大師兄黃天良告訴他，六板後面有『靠山』，他是『乾少爺』，他的臉和朱二爺——說起來該打嘴，倘從金子嘴裏說出，包管打了屁股也不會善結。總之，六板是這裏的天王爺，而金子却是公道十六兩的學徒；學徒還不就是學徒打嗎？

金子的皮生成是硬的，不怕打；受不了的只是冤枉氣，

冷不防六板窩心一拳，朱二爺劈頭幾扇扇，再不然是胖子的『熊掌鍋貼』，爲什麼呢，又沒有做出差錯？這裏就這麼一件該死的規矩：不准問！只有大師兄一個人是同情金子的，但也沒法將已竟貼在臉上的『熊掌』揭下來，只好楞忒忒看着別人做。過後他又一個人憤忿的向金子說：

『幹甚麼學徒弟？這裏是煨人爐！住上三年你會甚麼都做不來，只好一輩子死在桌上。』

臉上木木的，要哭的樣子。

金子只想哭，可是金子是在拳頭下長大的，就是再疼的事金子也會硬，這裏又有一條該死的規矩：不准號！金子就忍着。那是必須的，這——大學飯館的專接人的地方，在這裏吃飯的都是大學生，大學生在大學裏念會了打人。一出手金子就賺那些大學生不順眼，

『夥計！』

拍着桌子，神氣倒滿有。

『是。』金子應着跑過去。一頭抹桌子，一頭想：『不用神氣你那個，日本小鬼來了，大家伙兒一樣罪受！』

金子又一想：不對！日本來了，大學生要逃有錢；要做官有學問。自己却是一個學徒。那時玩得好還是他的學徒，玩不好刺刀就戳進小肚。他越想越不開竅，越想越不通，也就越討厭大學生。大學生敢打他罵他，『帝國豬姨』來了自然也還是打他罵他；大學生預備做官，或者做得像個官，『帝國豬姨』來了準還是官！

『莫聽着囉！』

金子正想得神，不防下邊一腳，上面兜頭一個耳光，渾身震一激，甚麼『帝國豬姨』，甚麼官，甚麼刺刀，都隨着冷汗出在皮外。他看那兩個大學生，認得，一個穿洋服有



那條上吊帶子；一個沒有。還是前天，金子弄不清他們哪一個，一拍桌子，金子打了個寒慄，金子潑了點湯在他身上，沒有骨頭的可就叫喚了，而且更響的拍着桌子。既怕潑湯就別拍桌子，既然拍桌子就別怕潑身上湯，這是不拘那兒都說得過的人情世路，然而他竟還打人。這亂子偏巧又被朱二爺知道了，他那兇兇的耳朵和三根老鼠鬍子一聳，金子就想到來意不善，還沒等腦袋縮進肚裏，一陣「毛栗子溜魚片」已竟打下來，嘴裏還不乾不淨的罵甚麼「三天你就把生意完了」。

夜裏金子整整哭半夜，竭力不出聲，所以誰也不知道。——馬善得人騎，人善有人欺，這兩個顧客打上了癮，今天又溫第二遍。金子想，人要是變成綿羊哪，誰也敢拉住角踢屁股，縱是狗也會撕掉你的尾巴。

「妙育膏肉，高湯臥四個果……」金子嘴裏要着菜，肚裏却咕道：「這般長楊梅大瘡的胎子專講究吃雞蛋呢，時候老子有那一天當醬子，老子要吃炒人肉！」

## 一一

老不分皂白被迫害，被截傷，被輕視，怯懦者也會變成兇漢，常常惡怒着。他想殺死所有的人，將當路的一切東西燬棄，不管有用無用，自己的命運將受甚麼影響，他不懂得德，也不懂羞恥，只照着自己愛做的做去。他已學會藐視一切，英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在這塔岩裏打滾是很可怕的，然而在打滾的人，豈止報上的殺人兇犯？金子還沒有到能殺人的年齡，可是已竟還想了不少仇敵，碟，盤，咳嗽的掛鐘；除却大師兄很和他要好，別人都預約拚死之列，甚至連他媽。自然是因為不該將他送在這裏。

站桌頭以外，金子還有個職事，立在當街吆喝：

「熟啦熟的阿——剛出籠的包子。」

可是他一下就想到「人肉」上去了。金子在天橋聽得不少人物，甚麼大蠻子歐陽德，秦二爺，單雄信；甚麼武松，魯智深，李逵；孫二娘在十字坡店裏賣的，不是這種包子嗎？金子吸口氣，看了看店堂裏，伍大叔和對過修鞋匠正在牛抵頭兒喝酒。容或十字坡鄉下地方，沒有那一咳一跳的大掛鐘；發響的牆頭，那「劉海戲金蟾」，「小老媽還家」的畫，陰鬱的店堂，可正像開在十字坡上那家，張青是怎老人，金子不知道，但他想，總也該和朱二爺那樣，有三五根樣鼠鬍。聽說張青怕老婆，朱二爺也不敢不怕，約摸他想充克張青，也許就是那傢伙脫生的。有一天偏湊巧，朱二爺正在翻「流水」，現活世孫二娘闖進來了，哈呀，真像隻母老虎！

「呸？」她一出手就啐朱二爺一口往下流。「你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用手數着男人的額頭。朱二爺結哩結巴，不回氣的說「幹麼？幹麼？……」連敢站起來都不敢！在臺台上抖着。

當着伍大叔的面，朱二爺不好現眼，起先還「幹麼幹麼」的「裝蒜」，後來用盡所有的方法，無如不成，朱二奶奶太知道他了。很顯然的，她這次來意不善，平常的結局不能使她滿足，非翻出新花樣不可。

「是爹媽養的嗎？呸！咱滾局子……不去你孫子！」朱二奶奶大叫着，招惹了大些看熱鬧的人，在門口哄笑着。

朱二爺嘍！頭磕在臺台上，「好，孫子就孫子！」

哈哈聲，卜卜聲，孩子吵鬧聲一窠蜂從街上撲過來，連朱二奶也不得不笑了。伍大叔和修鞋匠已竟看足，覺得到了下場，乘這機會解勸道：

「得了罷，老太太，算你好家法，二爺也是在外走動的

人，天大事總得改日，……你摩登，打在家裏……」  
又是一陣哄笑，這回朱二奶奶可得莊嚴莊嚴，不是爲丈夫，也不是爲看客，多半是維持這「母老虎」的面子。

「我摩登？」她翻起三角眼，「妹子才摩登咧！……我不怕大家嗤笑，今兒沒有完兒……」

誰都知道這就完了，有急事的已竟走開，臉上浮着卑夷的笑。朱二奶奶的三角眼貓似的溜了一個圈子，發見抖在牆角下的六板，用孫二娘那副身手，打箭步跳過去，揪住耳朵就是嘴巴。

「小鬼崽子，滾出去！鋪子是我的……臊你那妹子娘，看我好惹……今兒我打你！今兒我打你！忘八……臊的小忘八……小忘八！小忘八！……」

六板號哭着，前跑後看；朱二奶奶追他隱沒在看熱鬧的人堆裏了。

「請大家散散。」修鞋匠端起冷了的酒，打這場吵鬧的圍場。「誰家灶上不肯煙？這就完了。」

完！金子想，那就糟了。朱二爺會把這頭氣一股腦兒出在金子身上。然而他還是很高興，不是幸災樂禍，乃因爲他真的看見了：慣欺侮人的是多麼怯懦！人漸漸走散，大學飯館又平靜下來，日子依舊淡而無味，太陽像睡過一次大覺，不熱也無風，在門前連連打呵欠，彷彿世界並不會發生過變故，永遠厭厭然。這樣天氣，人很容易困倦。金子偷觀廳台那裏，朱二爺臉上塗過一層粉，紅得像豬肝。他還是低頭翻「流水」，大顆汗珠子往下滾。也許是汗常迷住眼角，眼不自主的頻頻眯個不住。他一定沒有看見上面寫些甚麼名字，那賬本上一定畫着兩個女人臉，一個是六板的娘，一個三稜眼朱二奶奶。他一定還向誰賭過咒：從此萬年不抬頭！

金子呆着一會，覺得沒意思，熊掌在腦門上一幌，不禁一個寒噤打在心裏，四外看去，伍大叔和修鞋匠已竟醉了，兩個仍低着頭繼續喝。他想起碗尙莫刷，呆會子真要搥「熊掌」哩。

懶懶走過污水桶。大師兄斜倚在案邊出神，他又想什麼，一定他在想呢；金子想。不預備打攪他，但肚子和舌台都有點酸癢癢的，當刷淨第二隻盤，終於趁學「搥棕」的便，偷偷的低聲問：

「想什麼心思？我看你……」

大師兄看他當小孩，金子以爲太掃興，走開了。黃天良仍將兩臂交抱在胸前，仰頭望着頂棚角，就在那角上有個洞，是耗子嚙透的。他視線一定穿過那黑洞，而得見他偉大的前途罷。

大師兄說得好，這裏是「燬人爐」。要向打罵賠笑臉，話必須說「是」，扶持辭讓：就是一天職務的盜甲。有了這盜甲，再配上握掌櫃賈斤，跑上跑下的本領，就是好夥計。直至弄得遍身油垢，飯盤漸漸穩定了，那套寶貴的甲冑摩擦着，摩得性子十分油滑，失去理性。這時沒有能引起興趣的新鮮事情，也不再注意及職務以外，間或想出捉弄人的妙法，却已出乎本分，一個好堂信決不許想像的。如此堂信變成典型小市民，沒有幻想，缺乏意志，奉公守法，度着無差別的日子。他們所以能活下來，且茫然活去，並非有甚麼值得活的東西吸引他們，倒是本身的缺點使得不能不活下去。生命所賴以補養的，只是「百靈」，「十利海」的綠茶，天橋的說唱……金子自到這裏以來，就患了熱病，頭整天燒得冒火，驟然有梁骨會冷一下，打起寒慄，好像拳頭打來了。

「好像伙！」

心裏叫着，睜開兩眼，却又是甚麼也沒有。大師兄還對着他那黑洞。胖子坐在門檻下打盹。朱二爺看他永遠看不完的「流水」。伍大叔和修鞋匠因為醉了，連連打呃，連連說暈話，吵鬧連街上也很少安寧。蒸籠都冒着白烟。一條狗從門外探進頭，楞一晌又跑掉了。一會兒大學下課，顧主都耍上來了，金子急急刷盥，他甚麼也看不到，眼前是一片黑。究竟要怎樣活下去，一點也不知道。

一面刷洗盥，一邊廂打呵欠，熱淚淌出來。作這事真無味。凭空懷着對盥的仇恨心，想一下刷完，未刷的却似乎越來越多。心神這麼一燥，眼前一片黑霧上來，身上冒出汗來。他向誰咒怨着，對象漸漸顯明，那是六板。本來是兩個人的事，因為推打託故跑掉，簡直沒良心！他嗚嗚嗚趕緊刷下去，他看見那都冒出白烟的蒸鍋，水在下面牙拉牙拉翻上翻下，開起一朵一朵的小花……

「快熬乾了，水也不知道流……」

拍！兜腦勺就是一掌，眼裏爆出火花。只一抖功夫，一個盥落在別一個上，當那兩個全破了。

「糟！……肚裏叫着，『又該打老子了！姥姥的……』」

手掌在臉上發出笑聲，跳來跳去。

大師兄將鍋裏水添上，却不能幫他將「熊掌溜魚片」吞下。不知經過多長時間，金子覺得臉都腫了，這打還沒有停止，終於朱二爺還不够出氣。將「火腿」也擡出來，金子號着，金子可沒有哭，哭算得漢子嗎？但他却第一次想到：

「媽媽的，世界上真沒講理地方了。」

事情來得太兀突，還沒有返過頭來，金子可就給在洞裏哭着了。說是洞，是平常的習慣，在這都城地方，除了「天鵝下蛋」的時節，那裏會有洞呢。只是這睡覺的所在太像洞。挨後壁隔出一間：七尺見長，五尺寬，倒很類似一口大棺材。棺材自然沒有窗戶，夜晚是用蠟燭照亮，並排睡三個人，胖子，大師兄，金子，六板有時回家睡的。光着腳鴨，就像三條故事裏的鯉魚精。這時不曉得天地立黃的金子決不會想到瑣事，連掌櫃都特別開恩，照老樣子捧着水烟袋，呼嚕呼嚕，在街上聽再像貓打鼾睡不過，實在他正檢「流水」，烟袋裏連一點烟魂也沒有了。胖子大師傅算出色痛快，一邊菓菓鼓響炒鍋，一邊「十八摸」還唱得滿成韻。只有六板捧碟弄碗，嘴裏咒罵個不休，但也無用，除了大師兄偶爾瞪他一眼，金子是聽不見的。

金子的天塌去半個，只有哭，別的還能做甚麼！只消人力能够辦到，金子準會樂得跳個一丈八尺，哭着哭着，哭得天旋地轉，口腫舌煎，淚漸漸乾了，也就慢慢由嗚咽變成抽噎。氣也平靜了許多，他回想起幾天前的事。

清理過館子裏的事，趁月亮趕回家去。沒有月亮也不算回事，好在這是自小就熟悉的路，共合不過三幾里遠近，金子合上眼也不會走錯。況且一隻腳能代替眼睛，辨別得出那些滋滋的小胡同的名子。

涼風吹拂着臉，金子大噴口氣，一天的煤烟和油臭都吐了個乾淨。他很高興，一跨出大學飯館就像凭空生出兩隻翅膀，真想「飛呀飛呀」飛個痛快。

金子是到過鄉間的，這時豆莢快飽滿了，抄菜紅得耀眼，還有不知名的小白花黃花開着，那白雲是白的，像一縷一縷的綉，流水是清的，能看見遊魚逗弄萍梗，……他抬頭望

着，白雲雖同是白雲，却没有鄉間的美。這是甚麼道理已無須想，只此也就够樂了。金子走着躍着，不知可與曾在路上趕掉一隻狗，因為他是一口氣吹着口哨，專心在「正月裏來是新春」上的。

剛過家門就「我呀呀」一聲，這是爲的通知媽。同院住的男女老少都在天井裏，看天河，話牛郎，有誰正講究「相聲」，却不見自己的媽。二黑跑上來，小朋友半月沒見面還有不親熱的？金子沒有功夫和他閃爍，一逕走過去，冷落得「黑半天說不出話。可是金子一進門就嗅着不是味道，伍大叔坐在鋪上，媽坐在矮凳上，補金子的舊洋襪，統共一間屋被兩個人佔滿了。兩個都不說話。

往常只消金子「我呀呀」一進門，媽就會迎上去，摸摸這塊，揉揉那塊，盤長問短，生怕金子受委屈。今天晚上來頭有些不順，只低着頭低着頭，前額幾乎要碰到地上了，還要低下去。金子挺挺立着，看看伍大叔再看看媽，心裡急得慌。

「莫不是犯罪了？……」

金子摸不着頭腦。

大約早就看出看出金子受了冷淡，伍大叔斜瞪金子一眼。

伍大叔老眼睜着人，那雙多白的眼一旦翻上去真可怕。

「回來麼？」伍大叔裝着和善口氣，一邊用指甲剔牙。沒有受氣罷？」也不知哪種稱心事，使他怪高興的點着頭。「對啦，朱老二是好人，咱和他交情可也說不上半個「錯」字兒，以後只要好好幹活，不愁沒得混。」

「去他媽的罷，朱老二是好人！」金子只想這樣高聲罵。伍大叔的話是敷衍，可也別想瞞過金子。所以他現在就抽

起「多福」烟來了。

伍大叔真討厭，那張臉麻得像白蒜，這且不說，單那雙眼誰看了也要害怕，牠翻上去，瞳仁就不見了；牠看人時，眼白骨落骨落的像兩顆蠟球，總是賊偷偷的溜着，真是一雙拐騙眼！只消看見過一次，牠就錐錐似的印在心裏，一世也休想忘掉。然而他却是爸爸的把兄弟。這就出奇了，爸爸爲甚麼交結這樣的傢伙呢？一個騙子，一個賊！金子想不通，但金子第一面見伍大叔就猜想：因爲都是麻子。

伍大叔立起來，拉直小掛領，樣子預備走了。這才知道，金子認爲大家冷僵僵不說話，都只爲他一個人在。現在金子可以大大舒口氣，然而伍大叔却立住不動，看看鋪上，看看金子，又看看媽，他像被甚麼。金子看見他嘴唇動着，眼骨落落的轉，最後落在媽頭上，那像釘鞋踏過的臉忽然冒出汗光來了。

「就算定規了罷……他不相干。有本領的小子。都放在我肩上……」

伍大叔的嗓音像雄鴨。連連抽去那枝烟屁股，咳嗽着，像是叮囑誰：

「這就定規，明兒……！」

和誰定規呢，明兒？媽始終低着頭，羞今天羞得小姑娘似的，不敢吐半個字。和金子他自己！當然也不是，伍大叔從未和他講過半句正經話。金子平常雖然老暗稱自己是男子漢，却見不得真點兒，這時他恨自己不高大，沒有男子漢的力氣，否則他一定將伍大叔趕開，上面一拳，底下一腳……可不是他麻子欺侮了媽！金子却凭空着了場急，常言麻子多透氣，伍大叔一拐一拐的走了。

「要不，要不——」

金子還等想出下半句，就隨着三口吐沫啐在牆上。回頭看媽，她一個勁將頭低下去，彷彿下一世也不會抬起。

「媽！」

他扭住媽的肩膀。肩膀在發着。

「媽！」

媽並沒有補襪子，而是用淚洗襪子。

「媽——媽，媽！」

金子嗚咽着，鼻涕拖在下巴上，嘔嘔嘔。媽却霍的站起來，倒在鋪上哭起來了。金子一面喊叫，心裏却不免納悶。事實無奇不有，就是聽說爸死的時候，媽也沒有哭得這樣傷心。不久，同院的人都趕來了，塞滿這小屋，在耳邊相談論着，也有的說：「好好的過日子，怎麼哭呢。」這話使媽哭得更兇些，却沒有一個人解勸。

雖然多了這許多人，金子却更感到孤伶，還是都走了的好，讓媽哭個痛快，也許就完結的。然而那些人像生來就專爲違背人家意思的，不單沒一個願捨棄這正看得有來歷的熱鬧走出去，似乎反而囉哩了更多的甚麼。這是見慣的。金子並沒有聽到，他頭昏眼黑，這時最難受的不是媽，而是金子。真是天上降下來的禍祟，雖不能從隣人口中「好好過日子」這句話裏得到什麼，金子是自幼小從欺侮下長起來的，他已竟明白人類使用「反語」這意思，他一定包含輕視和嘲罵。一個模糊不清災害的念頭攔住他。他覺得自己的腦袋脹大了許多，更凭空飛去了。

究竟飛過多少時間，這在金子 and 媽是都說不出的，總之隣人已不知幾時鳥散了。媽拭乾淚，拉金子靠近燈前，臉對臉逼視着，金子有些氣窘，且有些類乎害羞的感覺襲擊他。他又覺着自己很渺小，逃開媽的視線暫且看那幅熏黑了的「

童子進寶一圖。但等他調回頭來時，媽竟吃了一驚，馬上將臉轉向別處。這樣繼續下去總不下三番五次，媽總似乎命定失敗的，她像虧欠下金子甚麼心願；又好幾次囁囁着說甚麼沒有說出。金子沈浸在深闊如海的夢境裏，他很懊悔過去使媽生氣的過錯，很慚愧自己無能，一直現在還使媽因度困苦的日子流淚，却忽略了自已向不過是十三歲的少年人。

這一夜媽不會讓金子回飯館過宿，說明天一早喊醒他。因爲來往不便，將洗換衣服帶去，還有新補綴的洋襪以及剛做就的兩雙鞋子。此外將棉衣也帶着，以後天冷了，怕夜裏會受凍。并且叮囑金子以後莫洩氣，快就成人，甚麼事情該隨東就西，好好做活，就是難死了也會安心的。有好多次却無緣故的停下來，說到傷心處又抽噎起來。金子已不屑於施於孩童的溺愛，他今晚很幸福，但不時有種奇異的感覺，他又不能將這感覺明確的顯示出來。最後媽讓他睡了，幾乎用手拍着他。但她自己却一夜不會入眠，時時嘆息着的。

金子醒來的時候，媽已將飯做得，在都城地方這是很少見的，金子一面吃飯，一面看媽給他收拾行李。今天的飯真合口，金子幾乎一生中都不曾有這樣飯菜的記憶。正吃到一半時媽已收拾完畢，將一雙新鞋親自給金子穿上，左邊蹣跚，右邊望望，終於嘆了口氣道：

「太硬了，不夾腳罷，不？」

今天飯似乎吃得特別快，這樣就完了。媽將包裹塞在金子腳下，淚已經在眼眶裏轉，她勉強抑止住落下，幾乎是掙扎的樣子。

「你要留神……」

成串的淚滾在臉上嚙嚙的聲音似乎都可聽到。她忽然像衰老了許多。彎腰背過臉去了。金子低着頭，並不想走着怎

樣的路，到胡同口時突然一個聲音衝向他喊過來：

「哈嘍，您媽要跟麻子跑咧，金子，那個姓伍的！」

一看見是二黑，他就放下包裹追將過去：

「姑子養的，跑可是孫子啦！看老子攪碎你黑骨頭！」

現在媽真的和伍大叔逃掉了。他用食指刮着腳上的新鞋面，如何能够不哭？他一個骨肉親人都沒有了！鞋雖然還有一雙新的，終有破那一天，誰還能再做一雙給金子？誰還爲他洗滌了的衣服？……越想想沒有路可走。恰在這時，炒鍋響得像一面破銅鑼，大師兄黃天良鑽進來，好意的拉起金子。

「哭有麼辦法呢。」他說，「算了罷，天下無爹媽的人多着，不是都活着嗎？」

那是對的！單只哭也不是事。這時他想起：金子不是哭着長大，而是在拳頭下長大的。實在也再無淚可流。他一面感激黃天良，一面輾轉綿立起來，頭昏眩着，光刺花他朦朧的雙眼，在等他清理的磁盞前站着。

#### 四

飯館是癩人爐，從早到晚日子都在灰色情調下爬着，人剛起來就巴望天黑，又巴望永久是夜間。天却不如人願要亮的，剛合上眼就是清晨了，大師傅還吼天扯地鬧得正濃，學徒却不得不戰戰兢兢爬起，雖然這也算是醒了，不是早就穿上衣服了嗎？下半身只管向白天走去，腦袋還是混沌沌做着未完的夢，連連打呵欠，呵欠也源源而來。幾乎是每一個學徒都不敢正眼看他自己的白天，倒不是生活如何煩重，對

這點學徒向來不必擔憂，有事情，做好了；顧主進來，一團和氣招待好了；人家吃過的飯自己吃好了；甯是一種不變的空虛，這空虛又形成有形體的樣子，老是一動不動在肩壓着，做不願做的事情，聽不願聽的話。倘一個人只允許他在十五方尺的地方走，且外面加一重圍牆，如此三天以後將怎樣想呢，是否會變成不經的人物？然而學徒的徒刑較此更可怕，一面做不願做的事情，而且不能死死做那正做的。譬如正刷碗，外邊有容進來，連將手絞乾的功夫都沒有，他不得不跑出去問候：「先生吃甚麼？」或者一下子又被支使作別的，這樣風車似的旋轉着，一天，半月，半年他不能柄自己的意志上街，天日不見太陽的日子很多。再這樣繼續下數年，他成了個有用的好學徒，已竟每年能到手三兩元外快。然而他別種生活能力已完全失去了，單單留下一團和氣，他不能將自己再更換一個新的位置。他是活着進來的，却是死的出去，他總算自由平安了。

「飯館是癩人爐！」還是大師兄那句話。

金子自然還不懂，他所見到的是，朱二爺，胖子，大學生三者的聯合戰線的毆打，酒鬼嘴裏流出白沫的醉臉，六板的嘲罵。學徒這個字義他解釋作——學擺打，酗酒，嘲罵。他又會就要被燻的大吃一驚。世界上謀生的方法很多；乞討，坐牢，學徒……所以這樣，大凡總歸於無可奈何的不得已。試想縱然是一個天才，成就的事也很少見的。倘幸而不至成爲白痴。

由于無可倚恃，金子得到和大師兄接近的機會，本就不大太平的大學飯館，遂於無形中分作兩派，胖子，六板——大師兄，金子，但是金子已不是街頭那種性格，絲毫無所顧忌的衝過去打得頭破血流；終日不甯，担心着的倒是一飯館

是「燬人爐」的事。自然燬人的處所並不單只飯館，究竟和這裏人不相干，所以按下不提。他想逃出道「燬人爐」的據點，最好在過來人中找榜樣，說「燬人爐」的正是大師兄，然而五年間的學徒生活並未燬他那裏，單看他那副樣子也會明白。

他有一個方下巴，寬額頭，臉是紅褐色，因為是堂信，所以閃着油煙的光，身材算不得怎樣高，倒魁梧落實，寬厚的肩膀蓄藏着永不竭涸的精力，那略微打橫的骨架很像莊稼人。他幾乎一天都很快活，這是金子不能懂的事。只要有事做，他底碼頭調轉掛在嘴上，也常常笑着，但絕非油滑或卑瑣的那一類，他的笑任誰看見也以爲是從心底裏發出的。金子看見那些大學生就會戰慄，被悲怒和驚嚇激動了。連六板也不敢動一動那些老虎，然而大師兄却有想不到的本領，只要他招待那老虎過幾次，漸漸相識，他就敢和他們打哈哈。這在金子是很擔憂的，他反而滿不以爲意。說也奇怪，這些老虎倒似乎很滿意他的舉動，發脾氣是從沒有的事。縱令最不要笑的先生，動怒，或板臉的事也沒有過。

「看是老虎嗎，哼，沒有牙的哩。」

他時常向金子這樣解釋。

黃天良究竟不是整天笑着過日子的，和每一個從學徒那死之坑裏爬出來的人一樣，他遍身留着灰色的烙印，無人在的時候，這記號就更明顯的表露出來了。那些可咒怨的日子怎樣爬過了？除非親身受過，凭想像實無從知道。大體上說，他真實的生活還是憂鬱的，爲抑制單調空虛的猖狂，所以唱着的。他明白這是欺誑，但他却不能不暫時以欺誑打發累累的灰色的日子。他時常一個人坐在桌傍發楞，眼珠蒙在霧裏，釘着天花板或電燈泡上的飛虫，似乎神往着另一個世界。街坊上人靜後，他又會好久好久立着不動，看那出齊了

的星斗：金子就通認爲是在想「心思」。雖然他還不能知道那心思是什麼，但那應該是亮的，大的，放着光彩——金子確信着。對於自己的必定被「燬」却懷疑着了。

「師兄！」一天夜裏金子出去小便，黃天良剛巧在數星斗，他從後邊抓住大師兄背剪的手說，黃天良吃了一驚，調回來望着他，兩個人的手都抖着，他幾乎忘了那句在口邊的話：「燬人爐——不是你說嗎？可是您沒教燬呀。」

「燬人，人，爐——？」年長的有些失神，一個字一個字從嘴裏跳出來，彷彿他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夢囈似的呻吟着。

道傍的柳樹和槐樹在輕風沙沙低唱。他終於想起來了：

「還沒有？這可就半個啦！」

他在腰裏重重拍一下，金子的眼隨着腫過去，那裏束着圍裙，被風吹得飽漲起來。金子信不過大師兄的已被燬到那塊。他巍然不動的身架任誰看了也會動心的；況且只五年間他學會了讀書寫字，這還够不上一個漢子嗎？總之，他已成了金子的崇拜對象，實際世界上似乎也只有大師兄可供崇拜了。

自幼就在毆打下長大的金子，像種堅硬了的土地，他已竟硬化，早奠定了固執的反抗性，有着征服「不可能」的脾氣。想起被摧殘，就滿身生氣的激動起來了。以前怎樣也不會想到呢，還是在平民夜校時的事，下課後就將書本拋開，似乎還有過憎惡的心思，終日打在最胡鬧的一夥裏，這樣混過去三年，想起來連自己也不好原有。雖然並不明瞭讀書的重要，然而愈是在艱中的人，是甚麼都需要知道的。至少也得像大師兄那樣，能够讀報能够寫信。

日子過得比蝸牛還慢，金子時時打點讀書的事，而且已

經和大師兄議定，教師是不成問題了，只缺課本一事，只好以小報代替。雖然不大合適，倒真也沒有辦法，好在中秋節不久即到，那時可以補足這缺憾。又這麼一天，金子真高興得淚都掉出來了，原來是一個人，瘦瘦的矮子，頭上壓一頂大呢帽，金子還認得是周老師。曾經在平民夜校授過課的，待學生很寬和；教了幾個月，不知因什麼，還在金子離開那裏以前就走了。雖然專意淘氣的金子，在經過許多波折之後，到底不能不把他認爲故舊了。

「周老師——」金子抹着桌子，聲音顫抖的說。鼻梁有些酸溜溜的，似乎要哭的樣子。

「啊！你，怎麼到這裏的呢？」

他熱視金子一番，驚訝的問。這有些使金子爲難，怎樣答覆他呢，真是無從說起。恰巧大師兄趕來了，一面收住正喘得興濃的碼頭調，却和周老師打哈哈了。金子明白他以前是這裏的老主顧，幾乎沒喊出來：「這裏的飯多講嘍！」然而那面又敲響着桌子，却不能不走過去招呼。此後金子一連氣忙起來，沒有功夫再湊到周老師桌前。但他們會談過不少話，那是不會錯的。終於周老師立起來，連聲道：

「好，好，我買了送他就是，我買。」

似乎還和教書時一樣忙，將帽沿向下拉了拉，就匆匆走了。

## 五

秋天像趁這最後的機會，發愿放棄所有的熱力，躊躇和知了喧鬧着，也許因乾渴，所以才這般苦號的。整條馬路沸燙燙的，沙土若不因石塊的阻止就要一起滾去的樣子，牠却

有着久無人迹的寂靜。也就由於這緣故，令偶爾從上面步行的行人連想到，牠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生命，而且似乎在張嘴喘息，發出絲絲的聲音。洋車也因爲畏懼選定了別條。狗又伸出剛縮短了的舌頭，狼狽的大搖着後臀走過。汽車偷偷捲起烟塵，一聲不響衝過去了。

金子是被派往慶元煤廠去的，雖然走過不過一里光景的路，汗已竟將袴襟浸透，一邊張開嘴大喘，否則也許會窒死在路傍也還是難說的；一面用手抹去快流到眼裏的汗，也不顯頭昏眼花，只匆匆然走前去。突然前面一亮，一個好熟識的影子恰也在前面走着，那不是——

那正是伍大叔！

金子受還防的打擊，有些愕然了。不知道是在走或已竟停下，只見來往行人匆匆走過，却聽不見絲毫聲息。太陽是黑褐色的，頭是在下面的，地是圓圓轉的……怪啊！他似乎要嘔吐了，似乎要睡倒了，似乎要飛得太陽一樣高……一響汽車的喇叭將他驚過來，大噴一口嗚氣，伍大叔一至一邪的就要轉彎了，起初他想趕上去和那麻臉兇鬧一場，後來覺着不必，最後是辟口吐沫，繼續走他的路。但是他却放這件事不下。

「幹麼媽偏愛嫁麻臉呢？」

總是想不通的。然而媽實際也並不如何漂亮，黃黃的油光臉子，只是少幾顆痘斑罷了。因爲一響不響將他拋棄，不禁油然恨起媽來；但究竟似乎不該錯怪了媽，自己又無力養活，爸也沒有贖下可供一生溫飽的財產，一個人夏天飲涼水，冬天喝西北風終不能活下去，坐等餓死，到底不是樂意幹的事。他饒恕了媽。但他對他們還是存着輕蔑的心，既然逃走，總該是怕一個人，那麼逃得遠一點好了，逃到外國！實



際山海關也沒出，還是死呆在這城裏，恰又被金子圍見，真是可羞的事。爲着盡情表示自己的輕蔑，金子冷然笑了。

似乎還想過許多，然而怎樣到慶元煤廠，怎樣回到「號」裏都不知道的他，委實記不清楚了。但其中兩個最後浮現出來的問題彷彿是這樣的——

要讀書，讀得比大學生還要多！  
要身體好，須比大師兄的更好！

對於和別人一樣有個腦袋，却没有適當的身體將牠撐起來的人，他以爲是可恥的：一個人必須是男子漢！

然而他却一天天瘦下來了。

十二三歲正是需要滋養的時候，不管他如何狂悖，在某一定時間內他是溫柔的。對於摩撫也許以爲羞恥，心的深處確是需要愛。這樣年紀的人是在矛盾中發育着，爲嘗試最初次人類的尊嚴，他時常會咆哮起來，以狂狷訴說他的存在，以蠻橫威嚇他的對手。他却往往一個人是悲哀的。也許在一處人迹罕到的地方躑躅着，躑躅着，由朝晨至夜晚，他是如何焦急，幾乎肺都燃燒着，爲尋覓那諒解他的人！人是從不注意到這瑣事上來的。同時他還需要遊玩的伴侶和自由的空氣。屬於金子的那些應有的安慰被一陣風捲去了，他沒有適當的愛撫培養，也沒有同伴，遊玩的事在一個學徒更不必說了罷。這裏所有的只是叱罵，斥打，奸惡，醜酒，幸災樂禍的嗤笑以及不願做却不得不做的事，好意遭遇惡報，多話常呵責。和別的同命運者一樣，他漸漸宜形沉默寡歡，如同贅物，不過是多餘的存在罷了。這感覺終日盤据在心頭，熱辣的發着他，苦痛變成實體的存在物，用手即可舉起的樣子。

痛苦是盲目的，却野草似的生長起來，剝蝕了頰部的肉

，額骨日日高聳上來，陰寒的呆氣籠罩着全臉，活潑的顏色是一點也看不見了。身體各部漸漸萎縮，只有眼輪向外擴張不止，閃出憂鬱的色，包含着滅亡，仇恨與不可違的執拗。實在是冬天的狼的眼中常有光，誰看見也會抖的。

金子——他常常被沉默佔領着，失神的立在桌傍。現在已有周老師送的書可讀，他想些什麼呢，這是個秘密。然而這秘密暗暗進行着，他是雜亂的，荒蕪的，參混着病態的成分，却不掬何時都在金子心裏閃着一如彗星的光。向上心誘惑的光。報復的慾念不是不會在金子心裏逗留過，只是有很少次數，且在被苛責以後。金子的心和他的面貌一樣，被人間的獸性摧殘着，雖還不過十三歲的人，已有一個成年人老了。現在他已竟知道一個真理：

「不要將想的告訴別人說罷！」

赤誠的人是無以立足的，人在以欺詐，誣騙，盜竊，掠奪，毒藥外面小心的塗上糖液誇爲聰明，不會放出虛偽的笑顏的人，唯一的方法只有沉默。就金子的職業上說，這是不被允許的，所贏得的自然是「火腿」「熊掌」「魚片」。然而懲罰不能使一個人好起來，猶之監獄禁止不了犯罪一樣，所被認爲違害情事會更猖獗的作爲報復。也可以說反抗是人類的天性，除非已竟馴服或乾脆殺死的人，爲着自己的利益他將一直往那條不被允許的路上走去。每次的責斥，似乎使金子胆敢愈想的多些，歸納起來仍不外前面的兩個問題：身體好起來，盡可能的讀書識字。究竟有甚麼好處，金子自己也很模糊，只不過覺得非這樣不足以救自己出火坑罷了。惡運人的向上是自然的，就是小小的金子也不忍將自己的前途丟在腦後。責罰使金子愈加沉默，失神的時候更多，似乎朱二爺也沒辦法，正檢看「流水」就憤忿罵起伍大叔來了。

「他媽的，姓伍的臭他媽忘八孫，給大爺撈一個孽障，倒自己樂。」

「你！你！我是養你做大少爺嗎？你！」

朱二爺氣了是這樣打下來的。

金子的眼繞紅了，自然想照樣還上去，究竟看看自己的身體不合格，除了做夢長得又高又大，只有聽着的。意思是：好，由你！他却不知道長成一個健全的體格有多麼難，而「由你」也永遠得不到滿足的。

## 六

「噯……敢來？我養你！……噯呀，誰！」

金子含糊囁語着，轉一個身，又噯噯的安然躺着了。

這完全是會想到的，中秋前幾日他被一種熱病弄倒了，今天是第三天。熱像一條蛇，在血裏竄來鑽去，汗毛都在燃燒着似的，毒焰匯聚在皮膚下發散他絕頂的威力，黢黑的臉上閃出熱燙燙的紅光，嘴唇已竟焦腫，眼似乎撥也撥不開的。倘有一個醫生要開他的嘴，一定會看見許多大的水泡在那嫩紅色的皮上排列着。然而這些是不會有人注意的。除了要冷水他並不吃甚麼，還在朱二爺焦燥的心上可以減輕一點痛苦，所苦的只有黃天良一人，不論在夢中或正忙着做事，只消聽見金子短促而低微的「渴」聲，水就要掣到的。因此也會被朱二爺呵斥過幾次，說「爲着他一個人生意就不做了，」然而還是應聲掣水去，以爲這是他的責任。倘不是大師兄，也許人早死了的。

金子只是混混沌沌的，他不知道已竟過去三晝夜，彷彿在夢裏，又彷彿在醒着，似乎還看見不少事情。突然直呼起

的事，每夜總有三五次，這是胖子大師傳所最厭惡的，以至於和黃天良爭吵起來。還在金子自己反而是不相干。他並不以爲自己是在病中，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只覺得住的是口棺材，黑洞洞氣悶得很。然而還忘不了要活下去的事，有誰壓住頭頂不讓他長高，又有誰掩住眼不讓他讀書，更有誰將書奪去，真是太不情理了。他因爲氣忿掙扎着，好久好久，總算睜開眼來，却一個人也沒有，大約逃掉了；然而地方也怪，並非在棺材裏，倒像船艙……

好容易熬到中秋節前日下午。

中秋是一年中最好的節期，不冷也不熱，正是大開胃口的時候，小市民是樂得大醉一場的。大學飯館帳單貼出來了，中間有的因爲清消重去費行，朱二爺坐在櫃台後的高脚凳上，一壁看「老帳」，一壁看帳單，第一名周達生，重念一遍：「十三元八角四分」。不錯。他的眼掃到一列下首貼着的節賞紅單上，却沒有一個姓周的，不，有倒有，「周樹棟賞節錢壹元」就是一個，然而絕非周達生。周達生就是那周老師，他已竟整整三天沒來了，就是「九一八」那天，朱二爺的老鼠鬚動了兩動，拍！將筆筆在臺台上，生氣的嘆道：

「這姓周的！……」

然而一件事攔住他，沒有再說下去。

節賞似乎這就完了，黃天良要求今年份子錢早算，因爲金子病很沉重，俾便掣他的一份請個大夫來應。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學徒沒有薪金，不分「花紅」，又在病中，掌櫃既然不過問，掣應得的賞錢請大夫，算全和他朱二爺不相干。可是朱二爺不依，他說金子不做事只吃飯，他的一份是要扣作「伙食」的；後來又說本年「號」裏「貼帳」，必須從節賞裏扣出三成，事情就鬧大了。起先朱二爺還拿權架子，說這樣辦

的不止自己一處，某家扣二成，某家又扣四成，還有某家扣四成五。胖子大師傅不相干的搖着芭蕉扇。黃天良因為早想另謀出路，早就有大鬧一場的意思，終於弄得朱二爺無話可說，却出醜在夥計手裏，氣得鬼兒爺似的耳朵都豎起來了，然而他有他的擋箭牌。

「不願幹乾脆脆吐口，我還兒也用不了這許多開人！」朱二爺拍着戲台，水烟袋却嚇得屁滾屎流跌下跟斗去了。

「誰是開人？憑良心，我跑上跑下，陪笑臉兒，你以為人窮就不值錢嗎？虧得做他媽——」

「放屁！」

「放屁的知道！不幹就去他媽，老子哪兒都去得！」黃天良袖子都捲起來了。

金子曾經稍清醒一陣子，只聽「老子哪兒都去得！」想翻起頭來聽個究竟，反又暈過去了。低氣壓迫着他，

……多悶呀！實在渴得很……走着的是小路，很狹的；都是沙哪，都是沙，一棵草都沒有……真是悶得慌……哪兒呢？啊，天橋！啊，真是天橋！那喝杯酸梅湯罷。酸梅湯，喂，酸梅湯的！真熱，真熱！沒有聽見。沒有聽見？實在用的力不小了。怪！是一個娘兒們，是媽。媽甚麼時候賣酸梅湯的呢，常來天橋可沒見過，這可就難了……亂什麼？亂什麼！東車站，這就是東車站。東車站真熱鬧了，啊耶耶！抓人！槍舉起來了，不好！……一頂草帽飛了，兩頂，三頂……不，是頭，頭，頭！一個，兩個……原來周老師也在這裏，拔了老半天沒找着。糟！一把大刀就在——

「周老師！周老師！……血，血——」

「金子，金子！喝水嗎？水！」

金子被大師兄叫醒來，却睜大着兩眼，端詳站在前面的人，真覺得有些怪了。他想這一定是真的周老師，然而頭却仍然長在額子上。

「周——老——師！」他在喉嚨裏輕呼，實際氣力也止於此了。

「怎麼啦？怎麼啦！」大師兄坐在金子胸頭邊，握住他燙熱的手。「金子？金子！你喝水，水！」

金子睜着眼，紅紅的眼珠子都要滾出來了。

「喝水罷，水！」

金子骨節都一氣喝完白碗裏的水，還是死釘住坐在面前的人，有些糊塗，但已看出似乎不是周老師。

「你是誰？」

「我，金子。黃，黃——大師兄！」摸了摸金子燒手的前額，大師兄嘆了口氣，「睡罷，金子。」這聲叮嚀後，走到自己床前去了。

金子心裏稍安甯些，不過依舊很糊塗，他很懷疑這人是大師兄。記得大師兄是沒有這麼高的，是一個不多說話的人，這只有金子知道；然而這人剛才似乎和自己說了不少話。由於冷水的救助，金子還可以暫時睜着眼，他起了詳細看一番的慾念，用力將頭轉向那人立着的地方，似乎是大師兄，他俯僂着上體，在很快的細察行李，

「你——幹麼……」

「不幹麼？」黃天良依舊搖着繩頭，轉過頭來望着金子，突然眼裏籠上一層霧，急忙又轉回去。「我，要走了。」聲音彷彿只在兩轉頭之間已衰老了的。

「走——！那兒……」

金子這時要作的事情很多，他有點難過的样子，是很漢  
的；實際血液狂燒幾天之後，也無淚可以流出。這想問問  
周老師頭是否真的軟軟下來，却剛好被大爺兄的話遮斷。

「哪塊兒都去得。」

金子又漸漸昏迷，重新被甚麼壓着，卜卜的向外噴氣，  
在灰色的氛圍裏，臉變了顏色。他做了一個非常沉重的夢：  
身昇長得高而且大，另外還生有兩隻翅膀。

## 關於翻譯

余一

「譯文月刊」出版了，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我讀了那創刊號，最使我感動的就是那  
幾個負責者的嚴肅的，忠實的態度。我希望牠能够在這惡草叢生的翻譯界中洒播一點新的花種。

從「譯文月刊」我就想到了近來成爲問題的王了一君的翻譯。記得幾個月以前有人在大公報  
圖書副刊上介紹過他翻譯的左拉的兩部書：「娜娜」和「屠槌」。那位先生還希望他能早日把  
左拉的全集譯成華文。這個希望似乎大了一點，因爲王君似乎並沒有這個能力。我也讀過圖書副  
刊介紹過的兩部書。但是我驚訝地疑惑起來：左拉怎樣會寫出這樣的作品呢？像王君翻譯的東西  
能够是轟動過世界的名作麼？讓那些能够讀法文，英文或任何一種歐洲文字的人來判斷罷。  
「文學月刊」上馬君的批評並不是多餘的。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應該在這裏提說的：王君憑着什麼理由來改譯左拉原書的題名呢？把「下  
等酒店」譯作「屠槌」，這還可以說是由他的武斷生出的錯誤；至於在序言裏把「萌芽」譯作  
「共和曆第七月」，則表示他完全不懂得左拉了。「萌芽」一書題名的由來，該書的最末一段說得  
很明顯，決不會使任何讀者發生誤會。共和曆第七月和這書的內容並沒有一點關係，而且那時候  
共和曆早已廢置不用了。這樣看來，倘使王君果然下了翻譯左拉全集的決心，那麼我們在「屠槌」  
之後不是還會有「共和曆第七月」，「俄國」等等出版麼？這簡直成了王了一的全集了。

可見翻譯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說正文，便是書名也常常被人譯錯。我希望那些寫世界文壇  
消息的先生們以後小心一點，萬可多查查字典，千萬不要再發生把「七罪」譯作「桃實」的事情。

# 福樓拜的人生觀

李健吾

福樓拜有一個巨靈似的雄壯的軀幹。杜剛把他比做年輕的高盧隊長；晚年法朗士拜訪他，把他看做斯坎狄納維亞的老頭目。他兒時的女友，泰南蒂 Tenant 夫人，說他活像一個少壯的希臘人。他自己却形容自己道：

「我如今三十五歲，身高五尺八寸，我有一雙挑扁担的肩膀。」

但是緊接着他就翻案道：

「一種小情緒的神經質的激怒。我是獨身，而且孤寂。」你絕想不到這樣一個健康的體格，却含有一種不甘罷休的沈疴，而且經不起一點點外界的刺激，立即葉子一樣地顫抖，小孩子一樣地暴跳。一八四七年，和高萊女士寫信，他解釋自己道：

「我是既弱且脆，不強壯，也不清心寡欲；一點點動靜都騷擾我。」

尤其心思集中的時候，有時冷不防喫一驚，彷彿一劍戳過他的靈魂。在另一封信裏，他巧譬妙喻道：

「放心吧，我的健康再好不過。凡是來自我的本身的，絕不會有害于我。而傷我的，煩我的，勞我的，全是外在的成分。在最嚴酷的寂寞之中，我可以一連工作十年，也不會招上一點頭疼；然一聲唧唧門響，中產者的面孔，可笑的提議……都會叫我心跳，擾亂我個不寧。我彷彿阿爾帕斯

山的湖沼，為谷裏微風吹動；然而山頂的大風，趕走上下的霧氣，再也弄不皺牠們的水面。再說，能叫你歡喜，還能有害嗎？持久如一的事業，全變成一種近似物質的作用，一種盡有全份個體的生存的方式。別怕誇張，過度一點不會害事。」

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別的地方，反而成爲一種習而不覺的矛盾。在這赤子的熱懷裏，是全部情緒的洶湧，一下子奔流過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來，是整個生命的期許，全部靈魂的撼動。一切形成整柄的參差。他賦有外形的美麗，同時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體，同時裏面佈滿了柔脆的神經。他從來一心相與；唯其一心相與，他容易受傷，也容易興奮。他可以因爲一粒微屑，怨天謾地；或者一聲呼喊，歡天喜地。在他的愛憎上，他分不清大小輕重，甚至於輕重倒置；或者一言不發，或者滔滔不絕，是即是，非即非，絕無所謂唯唯諾諾。法郎士曾經就這一點闡述道：

「福氏是個大好人。他有絕大的熱忱和同情。這就是爲什麼，他總在憤怒。他和一切作戰，因爲不斷地有侮辱要報復。他最敬重吉訶德先生，他自己正和他一樣。如果吉訶德先生有所少愛于公理，有所少感于美麗，有所少憐于弱者，他也不會打壞了塞司嘉羅夫的頭，也不會擾散了無辜的羊羣。兩個人全有好心腸。而且兩個人憧憬人生，全帶着一種英

樣的驕傲，飄笑也許容易，可是你去比一比，就知道自己不成了。」

我們可以從福氏的信札，發見許多類似的例證，而且完全適合西班牙武士的口吻：

『日出而起，日入而息，過泉而飲，這樣一個自然人，我正離這很遠哪。我需要一個人爲的生存，諸凡特殊的環境。這不是一種精神的罪惡，而是一種人的自然的結構。問題在知道，所謂人爲的，是否別是一種自然。反常和規則一樣地合法。』

但是吉調德先生只走一個極端，福氏却走兩個極端。或者許身理想，或者嘲罵現世，千萬不要折衷，和一個中產者一樣，凡事求個平庸。

『我愛人間兩種東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希有的熱情。這就是爲什麼，我歡喜隱居生涯，我也歡喜玩世不恭。然而我憎恨取悅婦人 Coquette。真個的，沒有牠，人也活的了！這種腎與心的永久的扭混，確有令人欲嘔。』

而且和中產者一樣，他未嘗不明白趨于極端的流弊：

『一切我的極端的情緒，全有個銳利的尖端，傷別人，有時也傷我自己。』

然而這裏一點希望也沒有，誰叫他

『我是一個凡事極端的人。對於別人合理的，我看來也許不幸。難道你不相信我也想你，我也時常怨恨離別太久？然而我告訴你，三天的身體的移動，會讓我失去十五天，因爲再要靜下來，我得費老大的氣力……』

『這也正是他和吉調德先生的一個表面的區別。後者夢想武士精神的復活，福氏捨於藝術的理想，生活於各自單

純的觀念的實現。所不同的是，吉調德先生馬上立功，彷彿一個機器人，上滿了弦，永久舞動他的長矛，而福氏厭倦一切物質的活動。他不歡喜歡步，住在克達塞，緊貼房後的小山，他一生爬不過兩三次。這成爲他一種人生哲學：

『我自來極其厭惡動作。我覺得這屬於生存的獸之一面（誰沒有感覺到身體的疲倦！膚肉如何地沉重！），然而必須動作的時候，或者到我高興的時候，我會動作一個脆，快，好。』

這裏富有東方宗教的情緒。然而實際的經驗，更是他自己神經質的性情：

『頂小的聲響，重複於我的心境，變成持久的回聲，好半天才死的去。我越向前，這種病態也越發展。』

結局是

『在我的精神與身體的動作之中，我和駱駝們一樣，讓牠們走也費勁，讓牠們停也費勁；於我相宜的，或者是繼續動作，或者是繼續休息。』

有時他未嘗不想做一個熱帶的懶人，

『我討厭穿衣裳，脫衣裳，喫飯等等。如果不怕哈希十，我倒願意裝滿一肚子，不用再喫麵包，如果我有三十年活，我就這麼過下去，朝天一輪，和傻子一樣不動。』

對於福氏，這富有抵抗的意義。如果藝術是他對付現實的積極的成績，懶懶正是一種消極的表現。然而福氏是一個鄉下人，一個一次只能做一件事，而且做好一件事的單純之士，理論儘管超逸，狂放，不切實際，他絕不用來妨害他既定的工作，雖然理論上，工作也是一種懲罰：

『這有點兒惡毒；工作降低人的身分。胡望人還以爲這是他的光榮；然而對於我，這也只是神天詛咒的徵記，一種

「隨落的權衡。」

然而他自己無日無夜地工作，而且無時不在鼓勵別人工作。說他是鄉下人，其實他有的是城市人特殊的敏銳，禁不起一點點身體的痛苦，因為這裏實際的感覺，纖面無私，證實我們微卑的生存，點醒我們在費心力的迷夢：

「人世沒有壞過肉痛苦的，我之為人，與其說是由於死，不如說是由於痛苦，所以蒙田說的好，「放在牛皮底下線一條」。痛苦的壞處是，叫我們過分感到人生。牠將我們扔還我們自己，彷彿永不離身的一種詛咒。這未免屈辱，對於以驕傲自持的人們，也够要命的。」

那麼這種痛苦，如佛教徒所云，可以避免，而且理應避免嗎？福氏，猶如一切的歐西人士，告訴我們一個相反的途徑：

「有些人不受苦，沒有神經的人們。快樂的人們！然而有多少事，他們被剝奪了去！奇怪的是，人生的階段你越上的高，神經官能也越增長，這就是說，受苦官能。受苦和思維難道是一件東西嗎？天才或許只是痛苦的一種煉製，這就是說：經過我們靈魂的一種更完全而強烈的對象的深入。莫利哀感覺自己含有人類一切愚蠢的言行，他才憂鬱。好些狄亞福 *Dufoix* 和達杜夫 *Tartuffe* 從眼睛進了他的腦子，所以能難受。例如外若賴賽 *Véronèse* 的靈魂，不總浸在顏色裏，彷彿一段布匹，不時泡在染坊的沸水鍋裏？對於他，一切全是色調的放大，將他的眼睛誘出頭外。米開郎吉羅說，石頭一見他就哆嗦。確實的例是，他自己一見石頭就哆嗦。對於這位先生，就是山也有靈魂。他們有一個契合的性性；這彷彿兩種近似的元子的吸引。」（註一）

所以藝術避免痛苦只是一種損失，而且怎樣避免呢？我

們有一個沉重的肉身，不像莎士比亞的小精靈 *Ariel*，不具形體，遊戲於不相為謀的人間。不幸人人相同，逃不脫物質的條例。這正是福氏一切痛苦的自覺的根源。自覺，因為這種痛苦不屬於純粹的物質；同時物質——人的膚肉——本身，在自然的創造之中，又不能自成一體，別無所求。於是靈魂——一個精神的成分——出而合作。牠想來做帝王，不料反而為臣民羈絆住。這兩個絕對背道而馳的境界，如今却套在一起行動，只要一點點隙隙，勢必馬仰車翻，永生於一種不諧和的掙扎。幸而藝術家勿需乎這種徒勞而無益的靈肉內的協調——一種小產階級者的平衡。我們儘可以聽其自然，因為一切混合，只是反乎自然的作偽。或者純粹的物質，或者純粹的靈魂，此外多是自欺欺人：

「身體的滿足與頭腦的滿足一點沒有共同的地方。如果牠們湊巧遇在一起，就聽之好了。然而不要想法聯起牠們來，因為這就成功人爲的了。這種幸福的觀念，正是人類一切不幸的幾乎無二的原因。」

趨於極端的福氏，會離開傳統的希臘觀念，來和佛教的思想切近：

「呵！是的，一張美的白臉，一匹美麗的布幅，一方美麗的大白理石，全美的很；金子的光輝，綢子的印花，遼風搖曳的樹枝，噴草的龐大的公牛，翱翔的小鳥，全美的很，……就是人醜。」

福氏並不像東方人那樣無可無不可地達觀，然而在他的憤怒的情緒之下，諷刺的語調之中，他會同樣大澈大悟：

「昨天我的面瘡施了點兒小手術。好像我們生前死後的一切腐朽還不够，活著的時候，我們還來個敷藥和潰爛，一個接一個，一個替一個，一個追一個。今天掉一個牙，明天

一根頭髮，開了個傷口，長了個爛瘡，一時貼劑起泡的膏藥，一時穿上根藥擦子。再加上什麼腳麻子，身上的狐臭氣，不同味的各種排洩，而人身者也，就蔚成了一幅驚人的圖畫。不道我們愛這一切！不道我們依舊愛自己，舉個例，就算我罷，鏡子裏看見自己，居然會大笑出口。」

然而維持這樣一個破落戶的皮囊，福氏有時感到非常的膩煩：

「人是一件可憐的機器。而我這付機器極其令我厭倦。有些季節，你分外厭倦，和飯後想嘔一樣。而且人生又何莫非一個繼續的消化不良？」

但是物質并不因之失去牠的重要。我們不能離開物質生存，如果靈魂不能全然駕馭物質，物質却有力量魚肉良家婦女：

「我們不過靠着事物的外在生存；所以必須保重。至于我，我敢說物質（身體）比氣質（道德）重要。再沒有比掉一個牙讓我感到幻滅了，而唧唧的門響比起談話更加讓我煩燥，也就是爲了這個，只要一點聲音不諧和，一點文法的錯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句子也失去牠的效果。」

從這種唯物的看法，一個主要的結論是：人不自由。我沒有自由選擇：

「我荷着我的紅臉，和我的五尺八寸的罪孽。」

我不滿意，但是我逃不脫，任憑誰也逃不脫這種與生俱來的拘束。在一個瘋子的日記 *Mémoires d'un Fou* 裏面，福氏非笑這種妄想道：

「你，自由！一落地，你就承有一切父母的疾苦；一生下，你就收到所有罪惡的種子，甚至于你的愚蠢，你評判自己，人生與環境的標準。」（註二）

我們唯有逆來順受，既然轉不出自然順序的圈子。對於一切，我們不應過分要求，因為我們不能奪人所好，更不能勉己之難。福氏勸解高萊女士道：

「爲什麼你不接受事物的本來面目，人與他的環境，與他生命的一切的需要？然而我不責備你。你有自由另一個樣子來愛嗎？人是自己所想要的樣子嗎？」

我們是若干已知未知的複雜的關聯——命運——的嬰兒。所謂命運，并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神秘，問題只在我們自身的無知。我們不能自主；這就是爲什麼，從生到死，我們覺得隱隱有個第三者作祟。如果我們知道人事的隱秘，也許會啞然失笑：

「然而先說爲什麼你生下來？難道你願意來的？有人勸你來的？然而命運注定了你生下來，因爲你父親有一天從宴會回來，喝多了酒，聽多了謔話，而你母親恰好利用了來；你說你自由，然而萬萬千的事推動着你。你看見一個女人，你愛她，你要死要活地愛她，難道你有自由不讓血跳，不讓頭暈，而且壓住心，壓住你的熱情？難道你有自由思想？一千條鏈子挽住你，一千根針推着你，一千種障礙阻住你。」（註三）

因爲昧於事物奧妙的關聯，而企圖打破這游絲似的軟網，福氏的人物——例如愛瑪，薩耶實 *Salambô*，毛諾 *Moïse*，全碰了個鼻青眼腫，歸根一無所成，反而粉身碎骨。福氏自己，他們的創造者，認清而且過分看透了這一點：

「至于我的命運，你見怪也罷，反正結在我的深處。我確然信之。我否認個體的自由，因爲我不覺得我自由；至于人類，你只要唸唸歷史，就看的出來牠不離往企望的方向進行。」



這裏與其看做人和命運的衝突，不如看做人和人，或者更進一步，人和自己的衝突。在福氏的作品裏面，有幾個人物真正瞭解自己？幾乎沒有一個。有時他們用盡了心力來理解自己，自己的環境，例如聖安東 Saint Antoine，薩郎實，還理解到錯誤的道上。他們思維；然而越想越走進魔道，越走進魔道越痛苦，終於我們感覺一切向上的掙扎，只是心力的虛糜。於是我們不得不納悶，「爲什麼我活着？」我們找不到妥當的答案，或者有一個，「爲的毀滅。」

這種虛無的傾向，推根究底，同樣出于福氏唯物的看法。這第一個表現在他的獨身主義。理想的愛是美麗的，和人世一切的夢想一樣，彷彿一座彫刻，一座禮拜堂，引起純潔而向上的情思。福氏有過情婦，然而他一生的憧憬却是一個他無由問津的女子。如果人生有點兒意義，意義不一定就在作愛。還有比這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精神活動。什麼叫做愛？

「兩個生物偶然來在地上，碰在一起愛上了，因爲一個是女人，另一個是男人！于是一邊喘吁，一邊追逐，夜裏一同散步，露水澆濕了，……用各樣的聲調說：我愛你，你愛我……然後他們回來，兩個人全被一種無比的情火推動着，因爲他們的器官全熱了，于是不久這一對兒撲在一起……急於爲地上多添一個胡塗蟲，一個亦步亦趨的可憐蟲！」（註三）

人生最高的努力是跳出物質的困惑，而通常男女之愛却加倍顯示牠的威力。所以福氏克制情欲，同時他的浪漫的生性也不允許他接收中常的人生。我們勿需畏懼絕後，更勿需畏懼死亡。在大自然的演變上，我們的毀滅正是一種返本還原的作用，因之形成一種有用的肥料，或許倒是我們沒有白來一遭的報効。所以他拒絕高萊女士的請求：

「正好，我要是沒有後裔！我的隱晦的名子和我一起消滅，而世界繼續他的路程，好比我留下了個不朽的名子。這是我自己歡喜的觀念，就是絕對的虛無。格言：生既死，死亦更生。」

因爲毀破了看，這也不過是一個紙紮人，或者一個糖餅人：

「怎麼，你什麼也不相信？」

「不。」

「光榮也不相信？」

「——誰曉嫉妬就夠了。」

「——慷慨也不相信？」

「——那麼吝嗇如何？」

「——自由也不相信？」

「——難道你沒有看見專制蹂躪人民？」

「——愛情也不相信？」

「——那麼實淫如何？」

「——永生也不相信？」

「——不到一年，蟲喫盡了屍首，于是化爲塵埃，化爲虛無；虛無之後……虛無，這就是一切的餘留！」（註四）

這正是知識階級將有的苦惱。一個葛天氏之民，或者一個「不知更有魏晉」之人，說是愚蠢也好，然而幸福倒是真的。他們不用腦筋去思想。宇宙好像一個口袋，禁不住幾下抖，就會抖個空空如也。通常將懷疑看做人類文明之母，但是到了福氏，這不過是條直達虛無的便道：

「我要的是無限裏的美麗，我尋見的只是懷疑。」（註五）

這裏懷疑幾乎等于虛無，如若不是絕望的悲哀。然而他不是一個消極的人：

「可憐的親愛的福易赫，你還同我講光榮，未來，吶喊。我已經不彈這種老調了，因為我也彈够了。我一點不貌做謙搗；不，我什麼也不相信。我懷疑一切，而且有什麼要緊？和一個黑奴一樣，我已經安心做一輩子工，不再想望什麼報酬。這不過是個窟，我抓攔抓攔而已。」

這種無爲而爲的傾向，是整個福氏工作的精神。他不會算賬，他也沒有想到賣文章。他缺乏現代實用的目的。對於福氏，

「幸福是一個債主，借你一剎鐘的歡悅，叫像付上一船的不幸。」

他用懷疑推翻這盡可望而不可及的幻燈，這魔鬼的把戲。

「然而絕不要想望幸福；這魔鬼來的，因為這種觀念，就是他造出來，好叫人類喫苦。天堂的概念比起地獄的概念，其實更加地獄。全福的假設，比起永生苦難的假設，更加慘苦，因為我們命裏注定了達不到。好在我們絕想像不出牠來；這還令人惑心。」

如果我們眼前沒有幸福做憑藉，我們爲什麼活動，爲什麼生存呢？他沒有告訴我們他的答案，但是我們不妨借用他的爲藝術而藝術的公式，因爲實際上，一個純粹物質的生活，也就是爲生活而生活。這個必然的結論，依舊出于福氏極端的推敲，而一切的綜合只是人類最難的要求。所以他說：

「是的，我主張（同時我以爲，在藝術家的生活裏，這應該是一種實際的信條）在他的生存之中，應該分成兩截：中產階級般的生活，半仙 *Demi-tien* 般的思想。」

這種兩截的生活，最好的例證，怕只有福氏自己一個人。他父親遺下些相當的產業，用不着自己奔走經營，逼噎人

生的艱辛，可以安安靜靜去工作；他更勿需從鄉鎮來到都市——巴黎，和大多數有野心的年輕人一樣，犧牲於慘淡經營的開始。在貢古 Goncourt 兄弟的日記裏面，有一段記載左拉 *Zola* 駁辯福氏道：

「你，你有一份子小的財產，允許你避過若干的困難……我，我的生涯，我不得不完全靠着我的筆賺錢，我，我不得不寫各式各樣的文章，是的，可憎的文章……唉！我的上帝，和你一樣，我也看不起自然主義這個名詞，然而我不厭其重複，因爲有些事物必須加一洗禮，好叫人家相信是新的……你聽，我將我的寫作分成兩種，一種是大家用來批評我的，一種是我希望人家用來批評我的……我先來抽一個釘子，隨後一錘子，我往讀衆的腦內打進一分，要後再一錘子，我打進二分……我的錘子，就是圍住我的作品我自己弄起來的報章主義。」

左拉的憤慨正是一般急於進取的貧苦青年的苦衷。但是如果福氏過着中產階級的有限生活，也僅只是外殼的形同。他罵中產者爲

「一種獸，一點不瞭解人的靈魂。」

他的意思是，中產者不尊奉藝術——人類的精神製作。他們正是所謂的中流砥柱，前不敢前，後不甘後，屬於福氏不屑爲伍的折衷派。在思想上，福氏和他們自來立在敵對的地位；但是在行爲上，他却和屈原遇見的漁父一樣，不矯情，不立異，扮做他們的行藏。只有一次他惱了起來，真正惱了起來，明目張膽，宣布他們的隱秘——然而這也是因爲友情，因爲他的布耶 *Bouillet*。這是他著名的致路昂市政府書，就在臨尾，他預言中產階級的沒落道：

「有兩世紀了，法國的貴族染上了腐走的病態，終於破

滅，如今中產階級的末日開始，唯其染上民衆的情緒。我看  
不見他們讀別的報章，用不同的音樂自娛，具有更高的喜悅。  
這個人，或者那個人，都同樣愛錢，同樣尊敬既成的事實  
，同樣爲了破壞需要偶像，同樣憎恨一切的優越，同樣譏笑  
的精神，同樣無底的愚昧！」

這種今不如昔的感覺——一種浪漫的情緒——到了福氏  
的筆下，往往成爲極其悲觀的呼聲：

「我們或許需要野蠻人來。人類，永生的老頭子，在他  
每次咽氣的時候，必須注射一次新血。我們是何等卑賤！何  
等普遍的墮落！」

這幾乎成爲他輪札一貫情調，或者唯一的節拍：

「這世紀苦惱我之至。無論我轉向那一面，我看見的也  
只是災患。字，字，而且怎樣的字！」

同時他以聖鮑里喀蒲 Polycarpe 自比：

「到那裏活着去，老天爺！聖鮑里喀蒲堵住耳朵，逃開  
他的所在，不時重複道：「在什麼世紀，我的上帝！你讓我  
生下來！」我變的和聖鮑里喀蒲一樣了。」

我們的人性原本不是什麼好東西，是惡也難說（註六）；  
然而中產者不任其自然，却要橫加遮擋，無中生有，造下許  
多限制，消喪我們僅有的自由。在中產階級者群中，最可怕  
的是「染上民衆的情緒」的人們，十九世紀以來興起的社會學  
家。福氏覺得

「社會黨，不管那一派，全是人間最野蠻的學究，他們  
夢想組織，立法，一種類似道院的社會。」

同時藝術，這僅有的自由，他們也想拿了去，供他們一  
時興起的揮霍：

「我不同情任何政黨，或者說好些，我憎恨一切政黨，

因爲我覺得牠們同樣淺薄，虛偽，兒戲，汲汲於利那之間，  
不顧全體的利害，也絕不超出實用之外。我恨一切的圖利。  
我是一個熱烈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爲什麼，我覺得社會主  
義是一種富有學究氣息的恐怖，致一切藝術於死地，致一切  
道德於死命。」

福氏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反對一切組織，義務  
，權利，等等人爲的觀念。自從大革命以後，這既倒的狂瀾  
——一種舊生的理想，妄想改進社會的生存，不期而流於民  
衆的專制——他知道挽不住，也沒有可能挽住。根本他沒有  
興趣參與。站在藝術的立場，他不過厭惡這一切磨滅性靈，  
絕少詩意的洪濤巨浪：

「人類越是趨于完美，人越是流于微賤。」

藝術是性靈活動的結晶，如果欲去出人頭地的天才，人  
類還餘下些什麼？群衆？這是一群用不着藝術的蠕蠕而動的  
生物，正如每個中產者，最多不過用來裝飾門面，或者消遣  
時日而已。而且社會學者所膜拜的，又是怎樣一個群衆：

「我，我恨群衆，民衆。我總覺得牠不是愚蠢，就是窮  
兇極惡的殘忍。唯其如此，我厭惡合作式的慷慨，人道式的  
慈悲，募捐等等……。這一切變壞了施捨，——人之於人的  
同情，求者與施者之間的自然的共鳴。我所愛於群衆的，只  
是騷動的日子，然而你往深裡瞧瞧！」

其實學究不是怪，怪的是中產者，永久趨時驚新，盲目  
附和。人類的步驟越來越整齊，機器象徵一切靈魂的活動。  
如果全人類進而享有物質的平等，我們精神的活動也可以限  
於同一的規律？或許可能。然而我們再到那裏尋我莎士比亞  
，哥德，萊布萊 Rabelais，中產者漠視藝術（在藝術家不  
知名的時候），社會學者表示關心，却來了個削足適履。所

謂五十步笑百步，實際全不瞭解藝術的性質，各自懷了成見利用。所以甚至於國家學會，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福氏同樣不屑一顧：

『我恨一切限制，我覺得國家學會是人間最反乎精神的機能的組織，因為精神既無規則，又無法律，而且無以一致。』

那麼，在這舉世滔滔的滾流之中，如果我們不能阻止默面教 Millisme 的散布，如果我們不能救人，我們應該怎樣自救？福氏不是一個進化論者，然而他也不相信世界末日的光臨。這只是拉丁世界的末日。異教，基督教，獸面教，是人類的三大演化，不幸我們生在牠的末一階級。質樸，顏色，詩，熱情，凡是福氏愛好的，全成了過去。在這樣一個舉世皆濁的渾沌時代，我們要是還有一點留戀，——留戀於自己的工作（註七），我們應該怎樣集中自己的生活？不敢說救世，因為『博愛是虛偽的社會的一種最美麗的發明』。

自私是一種道德，如若不是一種美德。福氏承認自己自私；但是為什麼我們要替別人受苦，如若每一個人活著有每一個人的意義？各自有各自的十字架，我們抗的又要高，又要輕。而且，有誰值的我們爲他辛苦嗎？我們不必太傻，

『與其說是爲了愛別人而行善，不如說是爲了尊敬自己。』

真正幸福的人是一個心不外用的本分人。福氏羨慕他的廚娘，因為她不知道法國已經換了朝代，從路易·菲力普變成共和國：

『這一切不關她的事（實錄）。然而我還自命是個聰明人！其實我只是一個三倍的胡塗蟲。能做像這女人，才是正經。』

福氏沒有做到他所讚賞的廚娘，却做到他所痛恨的中產者。一個最大的機運是他生而小康：

『至於銀錢，我所有的差不多還够我過活。有人說，我嗜好多，很有花錢的本領，然而我時時刻刻感到窘迫，因為我有非常過分的欲望，可是我從來沒有給他們一個滿足。』但是，他馬上會告訴我們，他缺乏中產者那份經營的才度：

『工作一不接氣，我就夢想威尼市的府第，鮑司佛 Bos Phoe 映上的亭榭，等等——同時我一點不懂算賬，什麼利息不利息，我整個胡塗。』

他怕極了和現實接觸。直到一八七二年，母親去世以前，家事全歸她治理，他自己，得不過問便不過問。在他必須親自經管的時候，他充滿了身當其衝的苦惱。然而他有的是中產者的知識：

『我討厭實際的人生；僅僅必須按時坐在飯廳，就讓我的靈魂充滿了一種憂鬱的情緒。但是到了我自己攪進實際的人生，到了我自己坐在桌子前面，我和別人一樣地明白。』

他曾經自負道：

『你要是總有我這樣一個明理的人做顧問，好些無謂的事絕不會落到你身上。』

然而知識之於實踐，猶如精神之於物質，思想之於行動，應該截然分開，才好避免性靈的泯滅。所以福氏以爲

『要是非打進現實不可，到賸窩也就成了。動作留給好了；渺小，悠悠，醜陋，死亡，正勿需我們熱情奔放。萬一必須做出被這一切感動的樣子，做做樣子好了；然而也只是做做樣子。』

這裏適可而止的態度已經是最後的讓步。爲了完成我們

各自的使命，自私也許是人與人間的正當範疇——或者防衛。所以杜剛諷刺他的老友自私，福氏立即接受。而杜剛再三勸他出山立名，僅僅引起他的反感。誠如法蓋 *Facquet* 所云，福氏的答覆缺乏禮貌，因為杜剛把他看做一個平常的女人。其實除去口氣苦辣，還沒有一句離開他自來的原則：

「我不過是一個中產者，歸隱田園，從事文學，無求於人，飲服。榮譽，甚至於敬重。他們用不着我的光明。我也不求他們用他們的蠟燭薰死我。」

這正是他厭惡人世的一種表現。他願意用他所有的資產買來自私，假令自私可以私有。要想快樂，必須具有三種條件：一個是愚蠢，一個是自私，一個是健康，而愚蠢更是自私與健康的基礎。他有一個久病的身子，同時一點不愚蠢，他只有抓住自私，做他幸福的池塘的土岸。因為幸福，如果有的話，却在一灘死水裏面，因為池塘沒有風波。這是病態的，然而什麼又是正常的？活像一個杜剛，跑到巴黎，苟苟蠅蠅，老年混來一個國家學會會員的頭銜？不！寧可站這些，匿名埋姓，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要想生活平靜，唯一的方法是把自己放在全人類之上，除去掃一眼，彼此不再具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與其熙熙攘攘，還是不聞不問，反而落個清靜自然。所以福氏理想的人生是：

「我過着人世最中產而且最隱晦的生活。我希望我死在我的角落，沒有一件過不去的動作，也沒有一行過不去的文章留做別人申斥的把柄，因為我既不在別人身上分心，也不叫別人在我身上分心。」

漠不關心，然而怎樣地高傲！是的，驕傲，一隻尾隨了福氏一生的野獸。他寧可餓死，不願俛耳領受社會的恩惠。

不幸算不了什麼，可恥的是拾取卑污的歡悅。驕傲如若是一個冷酷的安慰者，却也著實安慰。這不是虛榮那樣一隻鸚鵡，在廊下長日嘵嘵，樂於為人榮養。真正的驕傲是：

「你驕傲的日子，讓我說給你聽。這兒就是，你驕傲的日子！晚晌，你在家裏，穿着你頂舊的袍子，女孩子鬧的你的心煩，爐子旺旺的，缺錢用，等等，于是你睡去了，心脹了，頭也暈了；于是你在寢室徘徊，或者看着木柴燃燒，你跟自己講，什麼事也靠不住，什麼人也不可靠，一切冷落了你，然後不顧女性的示弱，文藝之神一躍而起，在你靈魂的駭處，有什麼開始歌唱起來，忽而欣快，忽而慘痛，彷彿一曲戰歌，人生的蔑視，一己力量的展望，未來作品的炫耀。如果你感到這個，這就是你驕傲的日子，不用再向我說什麼別的驕傲。把這些留給弱者好了……」

這不是風流名士的孤高自賞，而是從悲觀出發的一種生活方式，他自己精神的歷程。在這離世的現世，守身如玉的自愛之士，要想活下去，一個是用自己的袍子蒙起頭，聽憑嬌妻弱女受人蹂躪，這或許不失為明達之士，然而一個更勇敢，更雄嚴的辦法，却是把自己提上驕傲的極峯，不許任何泥水濺到身上。福氏選用第二個方案。于是這最熱腸的青年，因為自負，因為負氣，變成最緘默，最不趨時的狂狷之士。普辣笛那 *Pradler* 生前沒有另眼看他，他引為遺憾（註八）。他絕不求人賞納。一個真正認識自我的人，不會抱怨寂寞，唯恐這種抱怨詭媚了世人。艾辟克泰斯 *Ancelot* 說：

「你要是有心討好，你就墮落了。」

福氏進而添上一句：

「你要是需要別人，就是你和他們近似。」

他絕不走出他的角落，叫人零零碎碎地衰敗，不！要來

就整個的，一下子，沒有第二句話說。他決定不在任何報章發表文字：

『那怕是兩世界 *Royne des Deux Mondes* 也罷，要是有人向我提議。我是什麼黨也不想加入，什麼結社也不想來。我很羣衆，規則與水平。回回 *Requin* 聽便；公民，絕不是。在我書前的第一頁，那怕大破其鈔，我也添上特許翻印，好叫人家知道我不屬於作家協會，因為我先就不承認什麼頭銜，我倒願比若我的門房，叫個販子，或者賣藥衣的。在籠子裏頭轉了二十五年，帶着勝似植物園老虎的自由呼吸，回頭只爲拴在慢車後頭，安妥易易，小跑在碎石鋪成的馬路上。不，不。我寧可和個一身癱瘓的狗熊一樣，死在窩裏，或者叫他們自己看狗熊來。』

他不要仰給任何人的鼻息，然而命運却給他晚年安排好了一場羞辱。這自爲衣食的倔強漢子，也有一天低下頭，忍氣吞聲，接受公家的賚俸。他不忍看着甥女破產，賣掉自己的產業，犧牲自己的中產生活，來接受人世的奚落。朋友們又不忍心看他缺衣缺食，請住他（因爲知道他會事先拒絕的），私下爲他謀事。最後事成了，他也不得不接受：

『好了！我輸了！我的倔強的驕傲一直抵抗到現在。然而，唉！我眼看就要餓死，或者差不多就要餓死。沒有法子，我接受年薪三千佛郎的位置……（註九）』

然而沒有人注意也就罷了。不料一家報紙 *Le Figaro*，一半真，一半假，用他的貧困做題目，譏諷當局專擅任性。這傷透了他的尊嚴，雖說報紙原是一番好意。他從來反對宣露他的私人生活，好意也罷，惡意也罷，讀者沒有揭發作者隱私的權利。在這一點，福氏極其嚴厲。而且說穿了，沒有再比福氏更貴的：

『我不喜歡人家知道我的情緒，迎頭拐來我的情緒，做拜訪談話的資料。直到二十歲，只是聽見人講：『你不寫文章嗎？』我臉會紅的像個蘿蔔。』

像福氏那樣過分自覺，那樣神經過敏，我們會明白他這種特殊的心情。法蓋說的好，驕傲而畏怯是加倍地驕傲，畏怯而驕傲是加倍地畏怯。但是福氏不僅畏怯，和所有的中產者一樣，他還怕事。他不高興同鄉發見他和高萊女士的私情：

『我方才打發人到路局去取你給我的包裹。幸而像沒有夾帶信件，否則說不定叫人看到，那時！……我會受够別人俏皮的那盤！』

他沒有工夫去巴黎，也不答應離來路局，彼此約在中間的 *Mantes* 地方聚會。我們不能不說福氏謹慎。然而這一切，不過

『因爲我不敢；我畏怯，說真個的，別讓我玩世不恭，由于玩世不恭也難說。』

也就是驕傲和畏怯，交織成他一生的孤獨。好像山精海怪，從來一個人惺惺着，偉大的靈魂在人間的寂寞裏過活。如果都市裏面沒有人能够瞭解，住在鄉間更容易引起誤會。還有比鄉紳固執，守舊，俗鄙的！他們不知道一個人除去求差謀事有什麼用；藝術家？一個懶人罷了；藝術家？除非也有磨磨年畫紙牌實用。偶而聽見城裏人恭維他們鄙夷的神秘的懶蟲，他們先是噴鼻，懷疑，漸漸也學着更換聲調，改變態度，過來詔談。他們不體會自己多麼俗惡，多麼令人欷歔！福氏，在他的長日的寂寞之中，一一感到：

『噯！不，我孤獨，我才永久孤獨。前天在芒特，有兩三回我的心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你不記得你驚道：『多麼怪

的人！你想什麼？」——什麼？我不知道；然而你所不常經見的，却是我習慣的情境。在任何地方，甚至於我的國家或者全世界，我沒有和任何人在一起過。大家白圍攔我，我先不圍攔我自己。所以死者之死，並沒有給我的靈魂帶來新的情境，不過更使這個情境完備罷了。我內裏孤獨；我外邊孤獨。」

這種淒涼的情調，每一個作家都有，但是每一個作家，不像福氏，日子過的和喝白水一樣地乏味。他的單調的生活流過他的眼前，他自己也承認，比起窗下的賽茵河水還要一致。他不斷地申訴道：

「女孩子給家裏添了點歡悅。至於我母親，脾氣跟着身子全老多了。一種無事可爲的憂鬱侵有她的心境，同時失眠已經够折磨她的。我哪，正好居於二者之間。只有星期日，布耶來一來；我談回兒話，然後一禮拜就完了。」

但是女孩子漸漸長大，隨着丈夫嫁往外縣，布耶一八六九年去世，而三年後，飽經人事的母親也告終，膝下福氏一個人，坐在書桌子前面，對着經年未完的著作，有時心灰意懶，回想着過去和過去帶走的一切：

「彷彿一個老人，我遺失於我童年的回憶裏面……我所等候於生命的，只是一頁一頁的紙，往上塗墨。我覺得我走過一個無盡的寂寞，走向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同時我自己就是沙漠，旅客與駱駝。」

有時遠嫁的心愛的甥女，或者垂老的多情的桑喬治，不時寫來一封親愛的函札，或者是前途遠大的莫波桑，比一個兒子還孝順，不時拿着私下的習作來請教；僅有的幾絲陽光，射過他的陰暗的老境。他缺乏娛樂，而且自來就不尋樂：「在火車上，我發見了三個快活人下鄉，釣魚，喝酒，

開心。我忌妬這些傢伙，因為我覺得自己極其需要娛樂。然而我够老的了，也不該忌妬別人快活。文筆哪，組合哪，一來就失敗，還脫不開手，有時我真需要激烈的娛樂；然而太貴了，也太遠了。特別是驕傲使我流血的時候，好像一羣蛤蟆，一堆長生的貪欲，在我的心頭騷動。」

他一點不老，不過生活在暖室裏面，熟了，早熟了而已。他不在實際的行動上尋找娛樂，因為他厭惡行動，但是他夢想，坐在他的高背軟椅上：

「看着我的柴火燃燒，好像看到一片風景，我同樣歡喜。我的日子從來沒有娛樂，因為我要偉大的娛樂。我生而具有一堆罪惡，從來沒有見過天日。我愛酒，我不飲酒。我是賭徒，而從來沒有摸過牌。我喜歡荒唐，日子却過的和個僧人一樣。說真個的，我是個神秘主義者，然而我什麼也不信。」

福氏用想像犯罪，正和他的薩郎寶一樣。在他的想像裏面，他畫出他從來沒有去過的異域，好像懷念他久別的故鄉，一木一石全變做他理想的歸宿。他藉着這個逃避現實的壓

「可憐的東方，我怎樣地想牠！我有一個不斷的永久旅行的欲望。可怕的寒冷更加深這種欲望。我願意點着蠟燭過日子，或者最好點着中國燈，在一個三十度溫暖的屋子，脚下是畫的花畦般的地氈……然而於現時之下，躲到那裏去，如若不是自己的夢想？」

他的生活只是表面的閒靜，和他的聖安東一樣，「再沒有人比我紛擾、憂苦、激動、塗炭的了。我沒有連着兩天或者兩點鐘在同樣的情境之中……」

然而這種豐碩的內在的激盪，依然攔不住他外在的平澗

。他自己說的好，他過着

『一種牧師的生涯。我僅僅缺少道袍而已。』

藝術是他的宗教。他是文藝女神最忠實的信徒。他盡量縮減人生，正為顯出她的儀態萬端。這位藝術的神祕主義者，他的愛

『彷彿急流，只有一個傾斜的牀身，窄而且深，所以牠捲去一切。』

為求女神聽取他的信心，和一位山居的修士一樣，他用人生給自己織了一件苦衣 *Clice*，時時擦破他的皮膚。然而他有別的活路嗎？他能够走一般人走的大道嗎？

『人生如此醜惡，唯一忍受的方法就是躲開。要想躲開，你唯有生活於藝術，唯有由美而抵於真理的不斷的尋求。』(註十)

(註一) 讀者可參閱本刊二期梁宗岱先生與費玉義所引鮑得萊爾的「笑合」

詩。

(註二) 一個瘋人的日記第二十節。

(註三) 一個瘋人的日記第十節。

(註四) 痛苦 *Angoisse* 第三節。

(註五) 一個瘋人的日記第十八節。

(註六) 『我不像以前憂鬱了，明天我重新開始我的戀愛。活了該，這寫下去不可！我們必須習慣於人的生性，惡劣是也。』

一八七零年九月致梁宗岱信。

(註七) 『如果我歷中和筆下沒有一個十五世紀的法國皇后，我簡直會厭惡人生，早就一槍了事。』

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余法利那信。這時羅氏不過十三歲。

(註八) 普羅雷耶是當時著名的彫刻家，羅氏在他家裏認識富麗女士，不久成為她的情夫。

(註九) 其實並不像羅氏說的那樣卑賤，事情是馬德林 *Madeleine* 圖書館名譽館長。羅氏領了幾個月的薪俸，就去了世。

(註十) 本文完全根據羅氏的面札寫成，為省去篇幅起見，故未一一加註。



# 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方法

(岡澤秀虎)

莫夫 譯

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大多數作品，當我們開始讀的時候，最先就會惹起奇怪，不安，幻想的印象。看到這樣的人物的面貌，曖昧的關係的動作，不大顯然的事實，漸漸堆積起來。我們在這兒顯然感到極深的意味，不能夠理解。這時便會燃燒着早一點理解這種意味的好奇心，自然主義的大作家們的作品，決不會引起這樣的期待與疑問的精神。而且這種印象，並非由於杜斯退益夫斯基的作品內容是空虛或幻想，而由於平凡的現實，更使之懷抱奇異之感。

這奇怪的印象是由哪兒發生的呢？爲着要理解這一點，便必須知道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方法。

杜斯退益夫斯基在他初期的一篇作品（「微弱的心」）裏關於他的主題發展方法，寫着如下的話——

「豫先說明登場人物的地位，職業，特別是性格的記述，像是必要的；但是因爲用這樣的方法寫作的作家太多了，在這兒敘述小說的作者，爲了不肯步他們的後塵，獨自下了直接由行爲開始的決心。」

這種直接由行爲開始的方法——是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特殊性。在這種創作方法內，我們便可以看出前述「幻想的印象」的原因。

若以諸事件，年代的，又論理的繼續看使課題發展，我們一步一步與作家同行着，所以沒有夢幻的印象產生的餘地

。用這樣的方法，使課題發展的場合，對於我們，一切都明瞭，互相制約着。這明瞭在所與的瞬間，及所與的藝術的環境，可以預想到何種事變。例如普希金的「愛維蓋尼·阿乃根」那樣，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最初是幼年，漸漸成長的描寫。我們知道他是怎樣變成憂悵的，並且爲什麼要到鄉間去，他與郎斯基，與拉凌家的人們的關係怎樣結合着，是很明白的。作者使我們熟悉了拉凌姊妹的性格，一步一步顯示出泰琪亞娜的戀愛的發展。泰琪亞娜的信，在我們不是不能預料的事，這以外的事的激起，方是不可想像的。與郎斯基決鬥，從田舍走出，在莫斯科的夜會的邂逅等，以至於長篇之終結，一切都有極明顯的線索在繼續着。這樣地構成開展事件的論理的連續的、作品的方法，便看出大多數藝術家的方法。杜斯退益夫斯基不去這樣構成。倘若他要寫「愛維蓋尼·阿乃根」的話，他會直接由行動開始寫起。於是這長篇的構成（Composition）便全然不同了。他恐怕會由泰琪亞娜的憂悵開始，其原因，由無論誰都是不明瞭的。拉凌家的老人們的焦灼，到莫斯科去的旅行，泰琪亞娜的結婚，以及她在社會的成功，這些等等都不能使泰琪亞娜的心開展的，由諸君之前通過。於是泰琪亞娜一面在額間宿着何等秘密之蔭，依然會繼續着，謎一樣的存在。與這描寫並立着的，在另一方面暗示着與泰琪亞娜的運命有何種關連，憂悵，戰鬥着的

阿乃根的生活開展了。唯只在終局的場面，兩種生活邂逅的場面，兩者告白之瞬間，我們方能察出亞琪亞那的信，阿乃根的答覆，以及在阿乃根所發生的一切。在這樣構成的場合，讀者會不被包圍在幻想的氛圍之中嗎？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神秘性，正是依存在如是的課題發展的方法之上。與大部分的文學家不同的，杜斯退益夫斯基不以年代的順序，與論理的關連來敘述事件。他把事件的發端置之於無知的進行，將讀者導之於原來事件混亂之中。他不由契機追逐着契機，從發端到終局發展生活。他取得中心的契機，隨後便徐徐揭開過去之幕布而走向終局，終局的契機開始顯示發端的契機。「爲什麼我把自己的故事，由中途開始呢？自己也不明白。」這是杜斯退益夫斯基，寫在「被虐待的人們」之中的話。正爲了這樣的態度，他所描寫的事件，終是謎似的，被解釋了的幻想的，偶然所思而成爲平凡的必然，達到終局之間時，包含着偶然的性質，不測的性質，走馬燈的性質。例若讀他的小說「永遠的良人」，極容易找到像上面所說的構成。這篇小說，由一個名叫維里卡尼夫的混亂了的心理狀態描寫開始。爲什麼混亂？不明白。其次「在帽子上掛着喪章的紳士」出現了。他爲什麼彷徨於維里卡尼夫之周圍，而後者開始感到他那厭煩的精神的原因，正是後來的事。「喪章的紳士」更做了些使人不解的行爲。這說的是：他在夜裡偷看維里卡尼夫的窗子，作開門似的探試。這些是意味着什麼呢？依然是謎。維里卡尼夫在門口捉住了他，拉進自己的房間里，知道了他的姓名，憶起和他相識；但，「喪章的紳士」的話內，有一種暗示在，他依然繼續着謎的變動。而諸君在這多樣謎的一切秘密之背後，推察出「喪章的紳士」——是內通的良人；維里卡尼夫——是奸夫。因而即達到發端。直到

這兒，一切方纔明白，幻想性消失了。所以創作中的杜斯退益夫斯基好像一位衝入到偶然未知的社會的人。他那種社會相互的關係，他們的性格，因而他們的言語，動作猶是謎。他彷徨各處，只是預感，並不是理解，被沒有判斷意味的一切不測的事所迷惑。像普希金和托爾斯泰那樣的作家，是明白地理解動的生活的全發條的，由其發生的瞬間，追求開展在目前的生活的片隅。這樣的作家，他們所採取的諸事件不在於出現在他們眼前的一閃時的偶然的次序，而在於其自然的繼續法與必然的關連，和歷史家頗相類似。相反地，杜斯退益夫斯基便是在諸事件通過他眼前的偶然的關連來說，將他所知道的過程（Process），更在我們之前返覆着，返覆已形成我們自己的這種過程。「我在寫自己的記錄的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事件；但，只在我們什麼事尚未知道的當時，各種事物，都不可思意地想着是自然的了。」這是杜斯退益夫斯基寫在「惡靈」內的話。他不寫已經知道問題所在的事的自己的記錄，正相反，在一切奇怪的事變之中，進而探求混亂，辛酸的意味。所以那種意味在讀者也是秘密。

「這個禮拜日——他在同一小說中的話——是在我的記錄中最值得注目的一日。這是不意之日，舊的終結與新的發端之日，是截然明解，同時錯綜之日。這天早晨，已經說過子，我到瓦爾瓦拉·斐托羅烏娜那兒，因她自己指定，不得不同自己的友人去。午後三時，到里扎維依塔·尼古拉烏娜那兒談話——什麼話呢？自己亦不知道——她的助手——什麼助手呢？自己也不明白——必須去，而且在其間像誰也未預想似地，一切都解決了。」

由於杜斯退益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們的心中所喚起的神秘與幻想的印象，是因爲他將所發生的事，比準備的條件更

先來描寫；將人物間之關係，比人物更先來描寫；將主人公的行動，比主人公的性格更先來描寫而產生的。正爲了這，行動是幻想的，關係是錯綜的，所發生的事是偶然的。但在實際上，那兒並無什麼幻想，錯雜，以及偶然，只不過是進行作者的話的特殊方法，所附與這樣的外觀而已。

爲着更明白地指示這樣的創作方法，我再來舉一個例子。說到「永遠的良人」的時候，我已經指出作者是由中途開始寫起的。作者將諸事件比準備的情事更先來述說。現在我要指示杜斯退益夫斯基在性格的發展上也是使用同一的方法。以「復活」與「罪與罰」來看，乃克留德夫的性格構成方法，與拉斯克里珂夫的性格構成方法。在托爾斯泰這方面，諸君，最先可以知道關於乃克留德夫的日常生活的；即他的起居，一日日送過；他的思想的傾向；他的最近的計劃；有名的瑪司羅娃事件使乃克留德夫憶起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而作者對於青年時代的乃克留德夫，敘述得很詳細；他如何重感情的貴族子弟的可嫌的惡習及行動，而且他誘惑了加土霞。其次，諸君知道加土霞和瑪司羅娃同是一個人，曾被自己誘惑過的姑娘，現在入了監獄受徵役的事，實給予乃克留德夫若何印象；於是便可以知道潛藏在心的深處的善的本能的覺醒。在這兒，最初的 Drama 開始了。乃克留德夫在讀者之前，成了登場人物。在杜斯退益夫斯基這方面，拉斯克里珂夫的性格描寫是直接由 Drama 開始的。從第一頁里，諸君能推測出拉斯克里珂夫審判些什麼呢？由聽旋在他腦子裏的思想的片斷，並不說明他的動機，要來下關於計劃性質的推斷也是很困難的。他想殺害一個高利貸的女人的事，隨後方能明白。其次是實行計劃，尤其是內在的鬥爭的描寫，他的本質是極難捉摸的。爲什麼呢？因爲諸君不明白犯罪的動機，及

先行的心的過程的全譜。而拉斯克里珂夫所以到現在的狀態的徑路，直到最後方漸漸明白。描寫乃克留德夫的場合，托爾斯泰是從他的主人公的性格的發展描寫開始，而移置於他的 Drama 的；但，杜斯退益夫斯基却是從 Drama 開始寫起，其後方將他的 Drama 移入於準備的性格的發展。不僅只能以這樣的行動，或中途開始的方法，來觀察作品的構成，即各個性格的構成也是一樣。

同樣杜斯退益夫斯基關於人與相互的關係的描寫，寫在性格的描寫前。在這一點上，他也歡喜直接由行動開始寫起的。這兒不妨再來個比較，在登場人物之多，及關係之複雜上，托爾斯泰的長篇「戰爭與和平」，可以說並不讓於杜斯退益夫斯基的長篇「惡靈」。然而在托爾斯泰這方面，作者在安置主人公於一室的諸關係之前，先使讀者認識了他的相貌，也不管複雜與否，其諸關係是明白而且決定。包爾康斯基與他父親的對面，他與娜塔西·羅斯托夫的會面，對於羅司托夫家裏的老人們的態度，對於包爾康斯基侯爵姑娘和尼古拉·羅福托夫的態度——這些關係，諸君既已熟悉了這些人物的性格，便惹不起任何疑問了。正與這個相反，在杜斯退益夫斯基這方面，司塔涅羅根的相貌，諸君是照樣不明白，便予諸君以不可解的關係，將他與西亞托夫·列比亞金，彼得·魏爾赫溫斯基結合在一塊。最初會面時的列比亞金，對他懷抱着恐怖；但，這是爲了什麼呢？——諸君不能理解。最初會面時的西亞托夫毆打他，而魏爾赫溫斯基也不對他說話，身子也不動一動，這又是爲了什麼呢？這些在諸君，都是謎。由行動開始寫起的方法，亦就出現在這兒了。

然而，由行動，或同一事情，由中途開始，杜斯退益夫斯基如何使我們知道先行於行動的東西呢？他以怎樣的方法

描寫那發生了的行動的性格及關係呢？自然可以歸着於中斷由中途開始的故事而開始。並且描寫中斷了的行動發展的性格，更可以歸着於行動以上的發展。但，在這兒，是一方面用新的方法開始，另一方面直接掛連着舊的方法。杜斯退益夫斯基並不這樣。他的方法的特殊性，即在於次點：即由中途開始的故事，可以不斷絕，直達於終局，爲了這，諸君，直到最後終結，都看不見 Drama 發生的契機真正的姿態。如是，杜斯退益夫斯基便必須解決不使行動的發展中斷地將一個課題——行動發展下來的契機與條件，顯示給讀者。在這里，他以他的作品最大特性所在的方法，解決這個課題。即，杜斯退益夫斯基的主人公們不唯僅只有行動，在行動的一定時期，在漫長的懺悔之中，述說自己的過去，藉以描寫性格。「白痴」的主人公的懺悔；「白痴」的依志波里特的懺悔；「青年」的維爾西羅夫的懺悔；都是這樣的。這懺悔，是作者爲了回頭描寫與性格的說明，除去中斷行動發展的必要方法，杜斯退益夫斯基把發展行動當作自己的任務，至昭示如何的條件，準備的事，委諸他的主人公們。正爲了這樣，這些懺悔，差不多在他全部著作中，演着如次的效果。處女作「窮人」，其本質上，便是兩個人的懺悔。沒有維爾克夫斯基及乃爾里的懺悔，「被虐待的人們」，便會成爲不可解的 Drama。「克拉馬左夫兄弟」是因許多懺悔而輝耀的。杜斯退益夫斯基不歡喜耽於描寫和性格的說明里。他必不可缺的描寫與性格記述，在行動的過程中，托諸主人公之口說出。

尤其當他在欲發表作者自己個人的思想的場合，不像其他藝術家好行似地以冥想的形式來表明它。他必須要托之於那位主人公之口，且往往一點也不加考慮，那種思想合乎主

人公的性格與否。正爲了這，他所描寫的孩子，即使在考慮孩子們的頭腦最高的場合，往往吐出在孩子們決不相合的箴言。正爲這，往往對立的性格施以幾乎相同的表現。但，這只是偶然的現象，決不是常規。梅列久克夫斯基說：「杜斯退益夫斯基，以最初的數語，便可以知道是誰的話。這却是正確的。人物的言語的傾向，實在帶着很顯著的個人的色彩，由最初的數語作品中人物的話，雖然這經過他的口，亦可以知道是杜斯退益夫斯基自己所說的。在這兒，杜斯退益夫斯基的主人公時時自己用自己的言語中止談話的，然，這無管是在作者表明自己的思索的場合，他也不像其他藝術家折回頭而直接結果普喜金表明自己的思想的時候，他中斷了故事，捧着這思想發表。他的「阿乃根」，便充滿了這樣的中斷和追叙。同樣，不管郭戈里的「死農奴」；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內，都可以找到。杜斯退益夫斯基却不去這樣追叙。他把自己的思想委之於哪個人物的嘴。我不想由審美的觀點來給予這種方法以若何評價；然而這種方法，能以危害人物的性格，幫助行動的繼續與躍動的地方很多，這是不得不加以指摘的。

以上所指摘的創作方法，在自己作品里，及給予「回憶錄」或「書簡集」的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傾向，有緊密的調和。在他的表題之下，往往可以看見附加「某某人的記」錄。他的巨篇——「被虐待的人們」「惡靈」「青年」都是在他描寫形式之下寫的。他的一部作品「死人之家的記錄」。將記錄者置之於如次的事實的——即他自己直到末尾也是不可解的。他僅只在繼續發展着的行動，渾沌的事件之間，斷片地獲得那種意味似的事實——目擊者的狀態，實在容易。這兒，正好把這樣的任務，給杜斯退益夫斯基的記錄作者扮演。追想！

還是直接由行動開始故事的小說家的極合宜的形式。書簡也是同樣，書簡行動是立之於前景的。寫信——這已經是行動了。還於其發端的一語不提，即說諸關係，在我們也是明白的。備一方面可以暗示過去，同時發展諸關係。那兒我們最後止於暗示與謎的領域。在信上中我們可以看出描寫開展着過去的性格的懺悔與繼續發展着的行動的自然的結合。恐怕，

由行動開始，中途開始，最容易流入書簡式形了。書簡已經是由中途開始的，這在自身「某」便是先行的行動。故而——杜斯退斯基次用書簡形式。

註——這篇譯述俄國最大杜斯退斯基研究家羅托維爾孔夫  
的意見。

(譯自四月號「文藝」)

## 微 思

## 西 諦

一

平鋪着一地的勻潔淨成的白雪，捨不得把足印踏破了牠。

二

嘩嘩嘩的急響着，夏雨落在鉛皮搭成的工廠屋頂上。

三

飛舞着的一團柳絮，強侵入鼻孔裏去，怪難受的輕鬆鬆的窒塞。

四

夏夜散步着，有輕輕的什麼拌了足尖一下——是出來求食的刺蝟啊。

五

牆上瑟瑟的叶子紅得火燒的燼——秋深了。

# 近代蘇俄小說之趨勢

(蘇俄 D.S. Mirsky 著)

筱 延 譯

## 第一時期

蘇俄的小說，和革命以後蘇俄的內政，經歷過同樣的三個時期。在第一時期裏，蘇俄的文學完全被一般不屬於無產階級和黨員的作家所佔據着。

當時他們所寫的內戰小說，假如那些著作家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立場被那些偉大的事業所激動而想用最個人主義的和最獨創的方法去表現他個人的態度；便是在革命勢力中成爲失去一切意志的盲目分子；或是成爲一個無力而空想的犧牲品，既害怕革命而又同時崇拜牠。所以當時小說中的主要特質——個人角色的缺乏，主要的全是羣衆，集團和軍隊——是表現那動搖於勝敗之間的命定論的；像束手無策的個人命運一樣——在另一方面，卻又堅持着個人的獨創心而希望儘可能地寫得個人化和獨創化。

這些特質在當時最足代表的非共產主義的小說家的作品中，可以多少的看到。像辟爾尼克 (Pilyak) 的蘇維埃最早成功的小說 荒年 (The Naked Year)，伊凡諾夫 (Vasolod Ivanov) 寫西伯利亞的短篇小說，里奧諾夫 (Leonid Leonov) 的早期作品，巴拜爾 (Issac Babel) 的十分緊縮的故事 赤騎兵 (Red Cavalry) 和凡斯萊 (Artem Vesely) 的史詩 浴血的

俄羅斯 (Russia Washed in Blood)。

最後的那位作家可以說是集這一時期蘇維埃小說的大成的。這一部著作雖然全部出版於這一時期已經過去了好久的一九三二年，但是所有重要的部分，都寫成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間。把群衆的故事寫得很純潔而簡單。這部小說包含兩個互不相連的部分，寫俄國的北高加索和中部伏爾加兩處不同的地方。除了空氣上的統一性以外，沒有什麼連貫；牠給予讀者的祇有一個滿含鬥爭，恐怖，和英雄性的滾熱的濺滿的印象。

## 第二時期

蘇俄小說的第二時期是早期的普羅列塔利亞小說，這和上面所講的完全相反。所謂普羅列塔利亞，不在乎作者個人是否出身於勞工家庭，倒在乎他對於政治和倫理的態度。普羅小說大部成形於一九二〇年終，但是他最初的發現和非共產作家同一時期，可以說是針對着辟爾尼克和凡斯萊一羣人的作品的。個人主義的作品有時確實比普羅小說早一些，但是我們把凡斯萊的浴血的俄羅斯和梭拉非莫維支 (Serafino vitch) 的鐵流 (The Iron Stream) 相比，就知道雖然梭拉非莫維支當時已是七十歲，而凡斯萊祇有三十五歲；鐵流出版

於一九二二年，而浴血的俄羅斯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可是把鐵流比起凡斯萊來就知道是進了一步的了。

梭拉菲莫維支的小說，是一部講領袖以及革命效力的故事。敘述一個紅軍中的布爾希維克領袖如何從失敗中獲得了勝利。在風格和形式上講，這部鐵流還是和革命以前的文學相似而缺少許多成熟的普羅文學所應有的特質的。所謂成熟的普羅小說的特質是在乎用研究領袖，教育或是勝利諸問題的方法去寫作小說，因為普羅小說的最主要的題材便是由意識的革命家對大眾作政治教育而自覺地去革命，而革命家本身也從大眾的實際工作方面去學習。

普羅小說中的傑作是法捷耶夫 (Alexander Fadeyev) 的十九 (The Nineteen)，一部講內戰的小說，敘述遠東紅軍別動隊中一個軍官的故事。這本小說寫得極受托爾斯泰的影響的。這一位小說家要想去瞭解社會主義所奮鬥的那種「人性」的，所以歌頌每一個個人戰士的真價值，去認識他的才能以及如何方能使他盡量的發揮。法捷耶夫小說中有兩個角色是值紀念的——戰士羣中的首領萊文遜 (Levinson) 和青年的智識份子梅契克 (Moychik)。萊文遜是理想文學中第一個最適當的黨員，穩健，莊重，可靠，謙虛，勇敢，忍耐，能夠運用在他指揮下的每個人的特長，而他沉靜和堅忍的能力，縱使在一次幾乎無望的敗仗後，還能夠保持他們的能力和決心。個人主義者的梅契克是一個根據「人類價值」而生長的青年，雖然有抽象的英雄夢，可是害怕流血，在戰爭時，既不能整飭自己，也不會好好地看住自己的一匹馬——是一個無用的個人主義者，終於因為害怕和不高興便變做了一個叛徒。

### 第三時期蘇俄小說的特徵

這些小說把一九二〇年代的蘇聯小說改換了面目，是應當被看做今日蘇聯小說的源流的。但是以後幾年裏的發展，因為國家的面目變了樣，文學當然受到很深的影響，蘇聯的文學在根本上便和目前的以及過去的別國文學都顯出了不同。

這裡不便詳細記述從一九二九到三〇年開始的那種大變動，總之，這些變動的結果便是想望了好幾代的社會主義的產生。就在這個根基上，蘇維埃政府從十月革命後才穩定而實際的站住了。社會主義的到來是出於人們的意外的。智識者的心靈，無不深深地受着這個新發展的感動。

智識份子以前時常意想社會主義是一個很美麗的幻夢，是一個遙遠而迷人的理想。現在他忽然明白牠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為實際的企圖了。

蘇俄文學最重要的目的，便是想除去存在於普羅作家和非普羅作家間的那層已成的隔膜，而把這些作家併成一支共同從事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軍隊，使蘇俄文學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統一性。這一種關於政治上的背景，在我們瞭解蘇俄小說的新趨勢以前，是應當提出來的，因為近幾年蘇俄小說已完全受制於社會上的變動；今日的蘇俄小說和蘇俄其他的文學，完全在幫助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文學已成爲共同工作中的一部分，和其他部分完全連貫着，同走向一個共同目的去的。

蘇俄新文學中兩個新的特質便是意識的目的性以及意識的和集體生活的連貫性。這是要瞭解蘇俄小說之前最先應當知道的條件。不是蘇俄的讀者而要知道蘇俄小說家的情形，先要懂得一些正在蘇維埃埃聯邦發長着的蘇聯的社會主義的潮

文化。

第一，他應當摒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以爲文學是個性的表現以及文學有牠獨立價值的那種個人的審美的見解。要瞭解蘇聯文學的人，必須屏棄克羅支（Benetto Croce），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茂萊（Middleton Murry）那種人的思想。假如他和研究德國的，美國的，和法國的文學一般，當牠是又一個『民族的』文學，那麼他就會像一個動物學家用研究魚類適存問題的目光去研究鳥類，同樣的會覺得自己的可笑。

在這裏，也許應當說一些蘇聯文學對於舊文學所取的態度。把蘇聯文學看做完全是新的社會組織所產生而一點沒有文學傳統上的根源，是很錯誤的。過去的文化留給了蘇維埃文化一筆重要的遺產，這是黨員們的一種很重要的見解。對於世界文學中古典作品發生濃厚的興趣，是今日蘇聯文學生活中最特殊而重要的特徵。現在翻譯和討論這些古典作品的書，已銷行得很廣。

過去許多作家中最被蘇維埃文學家談到的兩個人名是沙士比亞和巴爾薩克。我現在祇講後面的一個。我們承認他是集合所有過去作品中最能啓發蘇維埃小說的許多特點的一個。你也許要說巴爾薩克既不是一個有目的的作家，又沒有那種走向一個共同目的的感覺；但是這些東西，蘇維埃作家是用不到向過去去找尋的，他可以從他生存着的地方和時間裏獲得。他從巴爾薩克所能學習的祇是他觀察社會，和表現不停的歷史潮流的方法，以及敘寫歷史上的力量，階級，社會，和最真實而可信的個人生活而已。巴爾薩克比起任何一個職業的歷史家來，也許是他的時代裏最偉大的一個呢。他的藝術就是知識，而蘇維埃小說家就把他的藝術當作一種知識的工具在研究着。

巴爾薩克的知識確是並不實用而不能爲大眾服役的。蘇維埃的小說家本來不能從巴爾薩克那裏學得這方面的東西，那是祇有從馬克斯和列寧那種科學方法裏才能學得的。

今日的蘇聯小說是要服役於這個時代的偉大任務，而被當做一種知識上的工具用的。所以他要描寫廣大的集體的力量，研究其中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及自己所創造的新形態對於他們所引起的變遷，以及將來最大的可能性。有目的，和整個社會連貫，以及把文學工作當爲一種智識方式去研究，這是蘇聯新小說中三個最大的特色。把這些特色拚合起來，就是，蘇維埃批評家所稱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今日蘇維埃小說所反映的現實，便是根據了計劃，被一個集體的意志所左右的，一個廣大國土上社會主義的再建設。這個大規模的再建設使得反映牠的文章傾向成一種可稱爲史詩的東西。蘇維埃小說是有目的性的史詩。但是牠並不如『小說』這個字的原意般有什麼一定的情節。牠是講從事於同一種運動的許多連續的故事。每一次的勝利增高了新的任務而希望着更新的勝利。幾乎每一本小說的結束，都用這樣的一句疊句：『鬥爭是繼續的進行着。』這句疊句是在法捷耶夫的十九裏結束了最後一次交戰被日本人消滅的別動隊想重振旗鼓去從事新戰爭的故事的。蘇聯的新小說在收場處大概都是勝利，但是這種勝利是需要更新的努力去獲得更新的勝利的。

這裏所說的鬥爭，戰爭，和勝利以及法捷耶夫戰事小說中許多相似的字眼，是不能照字面上去解釋的。鬥爭不一定用什麼致命的器械；牠不但在另一方面可以作爲向最後的資產階級，和農村的資產階級那種政治的和經濟的鬥爭講解，也可以作爲和自然的反動力的生產的鬥爭，以及向屈服於主



人的那種諛媚而忘情的性情的鬥爭，還有培植社會主義人類的教育上的鬥爭。

近二三年來最特出的小說，都和國內的政治領袖要解決的一兩個重要問題有連帶關係：例如把農村從獨立的小資產階級變做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的的問題，和把一個落伍的農業國變做前進的工業國的問題。檢討這兩個問題是我們所謂農場小說和工業小說的題材。

我們可以把兩本去年冬天（一九三二——三三）出版的最足代表這兩種小說的書來做例子。蕭洛訶夫（Michael Sholokhov）的開拓了的處女地（Broken Earth）的第一部和客塔依夫（Valentin Kataev）的時間向前走（Forward, Time!）

### 蕭洛訶夫

蕭洛訶夫是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使他出名的第一部小說靜靜的頓河（The Quiet Don）是一部偉大的史傳。故事的結構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類。講述從大戰以前到內戰以後許多哥薩克人的家庭故事。這一種偉大的場面是蘇維埃小說的典型，包含最多的生命，而在各方面分別地敘述歷史。靜靜的頓河講的是最近的過去，開拓了的處女地講的却是現在，那還沒有過去的。現在蘇聯小說時常的分幾部分先後出版，有時候甚至連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部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他要寫的事情實際上是還沒有發生。農場小說中可以

詩的又一個例子。是一部講整個農村的故鄉，從內戰結束時起一直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期。）

蕭洛訶夫的書是一部講一九三〇年春季進行集體農場運動時的頓河邊哥薩克鄉村的歷史。是由黨員和由沙皇手下當過軍官的人領導着的農村布爾喬亞間爲了獲取哥薩克工人而鬥爭的故事。故事在兩處地方同時開展。達維獨夫（Davydov）是在列寧格勒的洛夫（Lutov）工廠裏做工的黨員。他到鄉村裏來指導集體農場的工作。開始他祇獲得一小部分本地的黨員和貧苦村民的擁護，不久，他又說服了中產的哥薩克人而創辦起一所集體農場來了。但是爲了這些黨員在當地顯得很生疏而缺乏經驗，所以許多事情弄得過了火，彷彿他們連雞鴨都要使得社會化。這一種過分的處置，給反對的軍官一種很好的資料。有一個哥薩克的軍官，躲在他從前的一個兵士那裏，竟說服了不少中產的哥薩克人，他們準備了武力的暴動，達維獨夫終於夫掉了他的地盤。雖然被一羣暴亂的女人私刑着，爲着他的穩定和決心，終於他逃脫了。於是逐漸地他獲得了過去所缺乏的經驗。史太林訓斥各地黨員處置過分的命令下來（一九三〇年三月）了，中產的哥薩克人，就傾向到蘇維埃去。而那個軍官的計劃便宣告失敗。達維獨夫被帶到區黨委員會去。他替自己辯護，獲得了勝利，更證明了他是新成立的集體農場裏第一次下種運動時一個重要的組織者。

這一點大綱已足證明蕭洛訶夫作品中豐富的内容，繁複的人物，和每一幕裏的色彩的奇異和生動。至少這本故事是記述着迂迴曲折的鬥爭的。達維獨夫在政治的個人的繁複關係間活動着，而他和一個哥薩克女人的戀愛故事在後半部小說裏更佔據着很重要的地位。

講到故事的豐富和真實，人物描寫的繁複，蕭洛訶夫是不愧與費爾定（Frieding）相比的。在他小說中最重要的是人物，這是蘇維埃小說家能够把普遍的和特殊的併合在一起的最好的例證。達維洛夫，哥薩克軍官，波洛夫捷夫（Polo-Pogov），軍官派在農場中的代理人奧斯特洛胡諾夫（Ostrov-Nov），哥薩克黨員和內戰的老手拿古諾夫（Nagunov）這一個人是從來沒有跨出頓河流域一步，卻夢想英國也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的，還有天真的自私的年老貧民許加（Shehukar）這些角色在俄國文學的人物館裏是有他們崇高地位的。同時，他們是研究蘇維埃聯邦中社會力量的最好的資料，對於要去瞭解和指導他們的人是一件很寶貴的貢獻。

### 客塔依夫

時間向前去是另一種東西。假如蕭洛訶夫的小說是像戰爭與和平般的史傳，客塔依夫的就像優雪立斯（Ulysses），講一個城市裏二十四小時裏的故事。那個城市是麥蒂尼多高斯克（Magnitogorsk）。客塔依夫是一個燦爛光明的作家，他用姿態，聲音，那種輕妙的方法去介紹人物；像在實際生活裏一樣，我們在沒有當他是一個自然物而看到他的時候，先有了一種感覺上的印象。

故事講述建設工作中某一部分裏三班工人的競爭，那班工作成績好，便可以獲得紅旗。比賽的方法是看誰在一個小時裏做得多。故事是寫得特別的急速，讀起來像一部緊張的冒險小說，也像是一齣喜劇（這部書確曾改編為劇本）。客塔依夫比起蕭洛訶夫來是比較的不是蘇聯文學中的中心人物，他寫故事是從外面入手，而有一些輕浮氣，但是描寫蘇

聯工業化的空氣是寫得很清晰而成功的。

這裏沒有篇幅再去分析其他的小說。種類也實在太多了，和時間向前進很相像的是夏近揚（Marietta Shaginjan）的水電廠（Hydroelectric Central）。他是精細的研究社會主義的工人和機師的主要思想，以及集體工作的精神的。還有一部用另一種方法寫的雅新斯基（Jasenski）的變了皮膚的人（A Man Changes His Skin），講建設在鄰近阿富汗邊境的中亞細亞的水利工程的故事。那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人物已寫得和偵探小說中的技巧可以混合了——牠是講發見一件破壞工作的陰謀的故事。

### 阿夫德尹哥

還有一部小說，就是數年來最成功的一部。阿夫德尹哥（Avtayenko）的我愛（I Love）。當一種文學工作看，也許並不是一本典型的蘇維埃小說，但是在許多新書中，這本書我們也許可以說是除了蘇聯以外，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是不會產生這種作品的。他不像典型的蘇聯小說，而是表現一個人格的。但是比起把人格表現作為文藝作品唯一目的的那種文學，相差得就遠了。這本小說是自傳體的。主角生於一九〇五年一個礦工的家庭中，這一份人家，因為受到無產生活的壓迫而分散。有一個小孩子變做了流浪兒，以後又做了賊。經過了許多年反對社會的生活，他被帶入了教養院裏去。在那裏他學習工作又懂得了工作的誇耀，從那裏他到麥蒂尼多高斯克地方去做一個機器手。阿夫德尹哥的麥蒂尼多高斯克和客塔依夫的絕對不同。但是他們同樣被一種精神所透過——那種對於工作的誇耀，社會主義者不為主人工作而為自己

作工的誇耀。阿夫德尹哥現在還年輕，他的教育是不規則的。他的作品，雖然還沒有成熟，可是在他以前還沒有人和他同樣有力的表現過那種由社會主義所產生的新的誇耀。

### 未來的集體著作

阿夫德尹哥最足以代表蘇維埃工人中新的一代的心理。但是當做一個作家看，卻是難以看作一個典型的。因為他缺少了我們文學裏最重要的那種把文學工作當做知識形態之一的態度。在許多別的作品裏，這一種態度就表現成打破理想文學和別的知識，特別是社會科學和歷史間那條分界線的趨勢。關於這一點，最高的發展是由高爾基創辦，阿瓦巴赫(Averhakh)領導的偉大的工作工廠史(History of the Factories)。

這部書是由數千個廠工和機師供給而由數百個職業作家動員的。工廠史中已有二部出版，他的目的是寫一部形成蘇聯工業大軍中個別工廠的科學的歷史。並不屈服於科學的硬性，卻同時要昇華而去產生一種真正的藝術，像阿瓦巴赫所說的，蘇維埃普羅列塔利亞的大史詩，而把知識中兩種同厚的形式併在一起。

工廠史的性質就是一部集體的工作。還有一種更新的集體的文學工作的實驗，便是最近出版寫白海運河的書，由三十多個作家執筆(也由高爾基領頭)而織成一部沒有破綻的書。這一羣人他們自己說是第一次文學上的集體。我自己既是這集體的一員，我不敢說牠的結果如何。總之，這一部書，嚴格的講，已不是一部小說了。

譯自：Fortnightly Review 一九三四年三月號

## 松花江

葉均

像是一大隊飛奔的白馬  
天上降下來一條松花江  
後浪緊緊地推着前浪，  
『江水，你要去什麼地方？』

傍晚划小船的遊人呢？  
小船緊緊地依在岸旁，  
見不到一隻開情的白鷺，  
江聲混雜着人的喧嘩。

水在江橋下面像是牛叫，  
火車遲緩地走在橋上，  
頭頂上幾朵烏黑的雲彩，  
靜靜地，却來去匆忙。

江邊堆滿了沙土袋，  
防水的人們面帶了驚惶，  
『怕着立秋的連雨天，  
水還有四尺就漫了橋樑。』

## 變

艾 蕪

小客棧的樓上樓下，還遺留着燒過的紙錢的氣息，雖然老尹在上午就拾到綴着許多黃色水窪的墓地裏去了。

鬱悶的夏天的晚上。

老彭坐在後樓的窗邊，不聲不響地打着草鞋。燈光把他駝背的陰影，搖擺在污黃帶膩的木板壁上。

老七依在窗口，左邊的腿子彎屈着，登着壁板。右手伸在窗外，用兩個指頭在壁板上輕輕地彈擊着。眼睛不時瞟向江面，載着燈火的小船，在黑暗中徐徐地掠過。

白天在窗下滴滴灑灑擊着的江水，大約已經感到了極度的疲倦了吧，這時只在暗藍的夜色中，發出微微的嘆息。

伊呀的搖櫓聲響，漸漸臨近窗前，老七立刻把頭伸了出去，低沉而急促地呼喚一聲：

「是你嗎？」

沒有回應，搖櫓的聲音，只是伊呀呀地響到遠處去，一會兒，就消失在岑寂的江面上。

江風一陣陣地竄了進來，帶着濕潤的水藻的氣息。

老彭一面低着頭很快地搓着稻草，一面斜起眼睛，偷偷地望望老七。老七就故意現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微笑着，伸在窗外的手指，也更加有勁地在木壁上敲擊起來，但兩隻陰鬱的眼睛裏，却浮出了一種掩不住的暗淡神情。

前樓的樓梯，忽然發着沉重的足聲，緩緩兒響了上來，

同時帶着一道微微咳嗽的聲音。

「怎麼都跑開了麼？……老尹，老尹，喀……，喀……來同我燒烟，我不怕你的，……」

等一會兒，放低了音調，帶着懇求的語氣說：

「從前的賬算了，你可別要吐出舌頭來駭我！」

接着嚇嚇地笑了起來。

老七知道獨自兒說話的張二爹，是已經喝醉了。自己等人正等得不耐煩，想解除心上一時的難過，便尖起足，走到前樓的門縫邊去窺望，看看那喝醉了的人，會做出什麼有趣的舉動來。張二爹軟弱無力地躺在吊着一隻布口袋的角落裏，面對着剛剛點好的玻璃烟燈，熱心地燒着鴉片烟泡子，眼睛半閉着，彷彿要入睡的光景。

離張二爹不遠的壁上，掛着一件很舊的短衣衫，那便是老尹留在世間唯一的遺物了，由於這，老七馬上記起那一天老尹跌倒在爛泥地上的悽愴樣子：拾煤筐的扁担，重重地壓在腰間，黑色的雨水流在臉上，嘴裏只是呻吟着，說不出話來。

「樓阿，我們這樣的人！」

重復地默念着那天說過的這句話，搖搖不快活的腦袋。跟着便看見張二爹將鐵籤尖端上的烟泡，插在烟槍的眼裏。然後，把烟槍舉起，朝對面的空位，做出奉獻的姿勢，樣兒

是很恭敬的。像是同對方讓了二會之後，才抱歉地啣在自家的嘴上，楚楚地吸了起來。老七看了很想笑，但立即忍着，只是輕聲地這麼罵了一句。

「酒鬼！」

剛要抽身走開，驀地一下子覺得有人在他的後頸窩上，吹了一口冷氣，立即使他的背皮子陡然麻了一股，趕緊轉回頭去望，卻不見有誰立在後面，馬上毛骨聳然想着：莫非老尹這死鬼在同我開玩笑麼？

突然聽見有足聲輕輕地響下樓去，並在嚙嚙地低聲笑着。

「哪一個？」

他一面叫着，趕了下去。被追的黑影子，跑到通街的過道上了，忽然站着不動。老七趕攔的時候，朝前望了一望，便抓着那人的衣領，直對鼻樑晃着拳頭罵道：

「狗東西，原來是你這傢伙！」

那人把頭仰起，兩手插在腰上，嚙嚙地笑了一通之後，才靜靜地反問道：

「嚙，你真的想來一下麼？」

「什麼？……我不懂！」

「阿喇，真裝得像一個老手呢。……哈哈，我不懂，好，一個我不懂！」

那人做喉嚨嘩笑着伸出肥大的手掌，拍着老七的肩頭。老七倒弄得窘促起來，口吃地分辯道：

「不要鬧精！我——」

馬上住了口，他本想這樣說下去，「我不會變成你們那樣的，」但一瞥見老尹那張青灰的臉子晃在眼前，心便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堅定了，就把剛要吐出去的話，忍在嘴邊。那人還是用不信的態度笑着。偏着頸子，尖起嘴巴，冷

冷地反問道：

「請問，貓兒站在耗子洞邊做什麼？」

「阿，那末，你是一直尾着耗子的了。」

老七這才完全明白過來，張着一雙很大的眼睛，對着那人的臉，默壓着。

過道上的壁燈，搖着長長的黑烟的尾巴。陰溝的泥污氣味，乘着夜風的翅子，在暗暗地播散着。

「不，不，不，」

那人連忙狡猾地笑着分辯：

「我是一直來找你的，走，走，走，走。」

隨即伸出手腕來拖老七。

老七就讓開身子問：

「找我做什麼？」

那人稍稍遲疑一下，才迅速地回答道：

「找你吃酒！」

老七一面搔着他的頭髮，嚙嚙地說：

「對不起！老秦哥，我還有一點子事哩！」

「什麼事，和尙橫道士！」

過道邊的廚房內，有人在走動着。

叫做老秦的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把他估住拉起走了。

陰濕發霉的過道一完，便是小客棧的鋪面，燃着一盞洋油燈，照出了吊在梁間的一大串草鞋，油紙傘，麻索子，以及櫃台上裝着花生蠶豆餅的玻璃匣。

大漢子盧老板斜依着櫃台，一隻腿登在地上，一隻腿彎屈起來，有節奏地抖動着。面前的台上，放了一杯酒，手在慢慢的褪着花生米的衣裳。一隻獨眼望着冷冷清清的夜間街

道，彷彿在沉思什麼那樣似地。

老秦拉着老七走過的當兒，盧老板便一下子警覺起來，將他的那隻獨眼特別張大，凝神地對着老秦盯了過去。老秦就把自己的眼睛，閉緊了一隻，惡作劇那模樣似地笑了一笑。盧老板動也不動地依着櫃台，只把右手的二指，豎了起來，朝着老秦點了兩點，帶着警告的意味。老秦就將嘴巴一歪，噙出一個低沉的失音，作為答覆，便把身子很快地一轉，挽着老七走進燈光昏暗的街心去了。

老七給街上涼爽的夜晚一掃，腦袋子馬上清明起來，記起還有一個人正要來在江邊呼喚他，便掙脫了身子，帶着乞求的聲音說道：

『老秦哥，實在還有一點事情，改日再打擾你吧！』

老秦本也不是真要請他喝酒的，見他要回去，心裏也就落得自如了，但還是作着怪他的樣子，這樣說道：

『奇怪！平日那麼愛喝酒的人！』

隨即挨近老七的臉子注視一會，接着發出鼻音笑了起來：

『哼哼，你這傢伙，一定是給什麼迷住了，我曉得，我曉得！……去你的吧！』

他走進店門，抱着小孩子的老板娘，正站在盧老板的身邊，急急促促地低語着，看見老七走了回來，便停住了嘴，三隻眼睛很異樣地把他望着。他心裏只想着也許等候的人已經來過，非常着急，對於他們的注意，毫未顧到，便低着頭風快地走進去了。

老彭還在專心地打着草鞋，老七走進去的時候，也不抬起頭來回望一下，他的精力，他的注意，都全安置在昏黃燈光下面的稻草上了。前樓面也很靜寂，只聽見楚楚地吸鴉片

的聲音。窗外的江水，悄悄地拍着屋腳的柱子，不時有着魚躍出水面復又落下去的清脆聲響。街上的稍遠處，有倦怠的嗓子，在靜夜裡拖長地叫着。

『甜水麵咯！甜水麵咯！』

老七停了一會，才向老彭囁嚅地問道：

『剛才，呃，有人……』

老彭略略側起頭，翻起眼珠子，向老七掃視一下，也不管老七說的話，就很快地搖搖頭，彷彿怕老七妨礙他一樣。老七起初還覺得不好那麼明顯地問，現在看他是什麼也不過問的樣子，便直率地說道：

『乾子，剛才外面有沒有人喊我？……聽見嗎？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語調上又帶點生氣的光景，好像抱怨老彭爲什麼，不替他留心似的。老彭一向是最不高興人家叫他做乾子，雖然早已給他的背峯決定了，聽見老七這麼說了之後，便把頭更加低垂下去，手裏越發飛快地編着草鞋。老七很是氣惱，心裏想着：

『這真是一個怪傢伙！』

仍舊依在窗口，緊緊地閉着嘴巴，把特別鼓大了的眼睛，定定地望了出去。江面上黑洞洞的，只有小船的燈火，在遠處或明或滅地浮動着。對岸的平野上，張着星光燦爛的天空。天邊上湧起白透黑地的雲塊，電閃不時在雲中迅速地展開，迅速地收縮着。

『也許來過了，也許竟自不來！』

這念頭，也像電閃那麼似地，在老七的心中，一展一縮的，製造着憤怒的暴風雨。

店裏宿夜的單身客人，漸漸在回來了，年紀大了的樓梯

不時悽楚地，呻吟着。從街頭就一直談笑着爭吵着的聲音，到了樓梯口便一下子放大起來。

「哼，哼，……那個寡婦！」

「我不會輸光的，這裏還有錢哪！」

「準定有滲水，那味道真壞呀！真的嗎？」

「聽說打到中和場了，真的嗎？」

接着前樓後樓都充滿了人的聲浪和汗氣。老彭不同人搭話，只是打他的草鞋，別人知道他是那麼一付脾氣，也不去同他糾纏。依着窓口的老七，却感到不大寧靜了，不是人家招呼他去吹大烟，便是有人走來拍拍他的肩頭。

「怎麼？今晚不去喝點酒呢？」

等一會，睡着的人也連忙翻爬起来，趕到樓下去了，說是中和場來了一大批客人，向盧老板，要抬滑竿的伙子，明天早上就動身，抬到永興場去，比平時願意多給二倍以上的工錢。此事當然使這小容棧裏的下力客人，馬上騷動起來了。竟連彭乾子也不繼續做夜工，把草鞋一丟，就熱沖沖地趕下樓去，擠到許多赤膀子人體中間，尖起足，伸長頸子，直朝盧老板望去。

盧老板坐在廚房內的一張桌子上，手裏慢慢地數着銀元，一面嘆道：

「讓開一點！讓開一點，不要這樣圍攔來，真熱死了我！」

老板娘立在廚房和前房的過道門口，敞開胸衣，正扯出奶頭，喂着孩子，一面帶着教訓的口氣，尖起聲音不耐煩地喊道：

「快一點！快一點！你總是那樣婆婆媽媽的。」

「那末，你來嘛！」

盧老板略略生氣地回答，然而，接着就現出懇求饒恕的眼光了，意思好像是說，我正計算着一架滑竿該抽多少孝頭錢呵。因為在往天，照規矩是十分抽一的，現在却不能不加以考慮了。跟着便向前的禿子說：

「老吳哥，一架滑竿給三元錢，還是天公地道的。你幹不幹！他不幹另外找人！」

開始是笑着的，說到末尾便做出極威嚴，毫不講人情那樣的臉色了。

老吳哥呢呢地說不出話來，一面用手抓抓他那光滑的腦袋，一面望望他的同伴老九，但老九也是一位老好的人，望一下盧老板之後，便默默不語地低下頭去。同時在一隻屋角落裏有人在小聲地說出這麼一句：

「先問問呀，到底人家出多少？老板出多少？」

「哪一個？」

盧老板馬上用可怕的眼鋒，向衆人的頭上忿怒地掃視着，半晌也沒有人敢於再說話了，才又拉着老吳說道：

「到底幹不幹，說呀，說呀，你是個啞子嗎？」

老吳只有畏縮地點一下頭，盧老板立刻發出高興的聲音，抓着老九問道：

「他都答允了，你呢？你呢？」

老九抬起頭來，望一望老吳，便也胡亂地點一點頭。

這一來，別的人也就不照着這價錢接受了，雖然好些不潔的臉子上面，現出了不愉快和受委屈的顏色。

老七這時蹲在樓口，看到這裏，連連地搖着腦袋，心裏想道：

「還是老秦他們過得好！」

最後，還要抬滑竿的，但卻沒有人了，大家都在把銀元

放在指尖上敲着，或是用牙齒咬一咬邊沿，只有彭乾子一個人立在那裏扭着手頭，好像嘴裏有話要說又說不出來的光景，額頭上，鼻尖上，全綴上點點的汗珠了。盧老板看見了他，便喊道：

「乾哥，你也來抽一回吧！」

「我一個人怎麼行呢！」

彭乾子一面這樣回答着，一面車轉身子，找我有沒有願意同他做夥計的人。忽然有人說道：

「樓上還有人呢？……老七哥，老七哥，下來，下來！」

盧老板用手拭拭額部，眼睛舉起來，直向樓口望去。老七從樓口走到樓梯的半中腰，做出滑稽的臉子，揮一揮手。

「我情願一個人把客背起來走，也不願同乾子一夥兒抽

老七剛說了這句話，忽然聽見後樓的外面，隱約地響着打槓的浪聲，便又抽身上樓去。另外的一個苦力，看見彭乾子現出要哭要哭的樣子，便趕忙叫着老七道：

「嗚嗚，掉換一下，我來同老彭哥抬好了！」

「我另外還有事情！」

老七轉過身來，這樣回答之後，便又急急地跑上去了。

盧老板看見老七足消失在樓口的時候，便獨自會意似地點點頭。

老七剛把頭伸在窗外，就大聲地抱怨道：

「怎麼這夜深才來呀！」

一隻點着紅色紙燈籠的漁船，經過窗下的江面，船頭兩個男子的臉子，就在暗淡的桃色光線下面，現了出來，似乎正在撒着網，不時急促地叫着。

「快一點！呵，這裏！」

拿着錢的人們，都走上樓來了，嘴邊流着低沉的怨憤。

「狗東西！一定抽得多！」

「日子到了，叫他不得好死！」

老七聽見了這些話，便吊下兩邊的嘴角，像在發難的氣，那慶似地小聲罵道：

「都是不中用的傢伙呵！爲什麼當面一句話也不說！」

隨即氣憤地走下樓，朝街外面走去。剛走到店舖門口，盧老板便攔着問道：

「這夜深，到哪裏去？」

「你犯不着管！」

老七彷彿在咬着牙齒那樣似的答了一句，就趕快衝到只有夜風掃着的街頭去了。盧老板朝着他的背影，發出一個驚詫的聲音。

「呵！」

好些人家的燈火，已經熄了，只間或有一二條從板壁裏漏出來的光線，和挺露在足底下的鵝卵石子，在向老七說明着街的存在，其餘的一切，都籠罩在夏夜的暗黑裏面了。風朝臉上，涼涼地掠着。在街上走走，衣衫漸漸感到潤濕，似乎在落着露了。遠處的街頭，有犬吠的聲音，懶懶地傳來。

臨江的一家小酒館，是專爲船夫苦力喝酒的地方，現在裏面還燃着燈火。他走到門口一望，靠窗邊正仰睡着老兼，臉是醉紅了，鼻子裏響着鼾呼的聲音。肥胖的店老板，還在燈下打着算盤，掛着簾。同時另一屋角裏，站起來兩個人，在付着酒錢。一個是着長衫的，樣子像是城裏人，臉上雖然表現出幾分酒氣，但仍不失掉他那精明能幹的本色。另一個人便是這一夜爲老七所等候的那個女子的父親魏三爺，短衣赤足，平日被江風吹黑了的臉上，現在給酒弄成了棕紅，同



時流露出非常頹唐的氣色。那位城裏模樣的人把酒錢付了之後，又伸手拍拍魏三爸的肩頭。

「明天再說吧，生意不成仁義在阿！」

老七想探聽他們在講些什麼生意，便退了出來，躲在門外的階邊，讓兩人走到街頭了，才悄悄地尾上前去。但兩人默默地走着，什麼也沒有講，只有魏三爸間或在咳嗽着。一會兒兩人都分開了，老七便不知不覺地仍然尾着魏三爸走去。許多靠近江岸的小船，各從篷艙裏射出燈光來，窺探着籠在江上的暗夜。江水在緩緩地流着，沒有聲息，只聽見繫着的櫓，爲水激動，不時發出碰擊船舷的聲響。江面的遠處，有兩隻紅色的紙燈籠，在順着江流慢慢地浮動而下，由那裏送來隱隱約約的嗚嗚聲。

「用勁點！左邊！」

老七知道那是由山間下來的木筏，常在夜裏經過這兒的。魏三爸一走進自己的船，老七就聽見他在這樣地問道：

「阿桂呢？阿桂呢？」

接着魏三爸在裏面發出氣促的帶哭的聲音。

「等她老半天還不見回來呵，她該不會曉得吧，她該不會曉得吧！」

老七馬上心跳起來，彷彿覺得禍事臨頭一樣，趕緊躡在岸邊，尖起耳朵注意地探聽，却只聽見魏三爸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就坐在船頭，默無一語地靜靜吸着烟。船艙裏跟着便透出了低沈的聲泣。烟斗裏的煙頭，在夜色中，急速地閃現出一明一暗的紅鏡。

「到底有了什麼事呀？」

老七很想去問，但一記起魏三爸趕他走開時候的話。「不念你作過我一年的幫工，我今晚會一足把你跌下江去了！」

「便只得納悶着，扭扭自己的指頭，心裏也同魏三爸他們兩口兒一樣，急於盼望阿桂的歸來。這一夜如果不能見她一面，即使聽見她一兩句話聲也好。同時又覺得，阿桂這時正到盧家店子去了，也未可知，而且她和他每次約會的事情，從來沒有一次失約過的。剛要立起身來，轉回店子去，便聽見雙槳打水的聲音，直向這邊響來，一到魏三爸漁船的附近，魏三爸突然帶着責備的口氣，大聲喊道：

「哭什麼呢？不是回來了麼？」

老七也猛地鬆了一口氣，彷彿懸掛在心上的東西，忽然落去了的一樣。隨即又輕輕地蹲了下去，蘆葦帶露的葉尖，冰涼地觸着他的臉龐，也不用顧及了。他聽見阿桂走上船爸的船了，帶着嗟怨的語氣。

「今晚真倒楣呵，一根魚也沒有打着！」

跟着就聽見漁網漁筐，生氣地丟落在船板上。

「這年歲呵，這年歲呵！」

魏三爸抖擻着不自然的聲音，嘆息着，聽起來好像有點害怕他女兒的光景。從前老七被趕開的那一晚，一拳擊倒女兒那樣又打又罵的凶橫樣子，彷彿一點兒也不存留的了。

水蚊子一陣陣地襲擊着老七的臉龐，使他不能再蹲下去。魏三爸的蓬船上面已被靜寂籠罩着了，好像船的本身也在江上睡去的一般。其他船隻的燈火，已多熄滅了，只是稀稀疎疎地還殘留着一些，點綴在黑澄澄的江上，閃着昏朦的凄迷的眼睛。江那面平野上的天邊，電閃仍舊不時地閃着而且隱隱約約地作着雷聲；同時在電光一閃中，現出的白邊黑地的雲頭，已經快要昇上天頂，雨也不久就要來了。老七只得立起身走向街市去，打更的鑼聲，在懶懶地響着。

在街口，打更的燈光，隨着紙燈籠的搖擺，蕩漾了出來。

張二爹正和打更的一道兒走着，臉上現出非常衰老和乏力的樣子，先前酒醉時那麽有勁的精神，彷彿全已不在了。他向他們招呼一下之後，便直朝盧家店子走去。約莫走了二十來步遠，突然覺得有人向他撒了一把塵沙，趕忙往四下一望，週遭漆黑地，看不出半個人影，正感到十分詫異的時候，却聽見了街邊有人在嗤嗤地笑着。

「狗東西，又是你嗎？」

笑聲那麽地熟識，老七立刻就認出這是老秦了。老秦走過來抓着老七的手，一面附着老七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不要做聲，跟着我走吧！」

「不！」

老七這時覺着張二爹太可憐了，用力擺脫他的手。走回店裏的時候，還在獨自坐着打盹的老彭，便抓着他急忙說道：

「呵，我告訴你，我告訴你！」

「什麼事？」

老七沒精神地問着，一面解脫衣衫，胡亂地睡下。老彭便搖着他的手膀道：

「剛才有人來叫你，是女的哩！」

老七馬上翻爬起來，拉着老彭口吃地問道：

「真，真糟糕，說什麼話沒有？」

「你答允我一件事情，我才告訴你！」

「快說，快說，無論什麼事？我都答允。」

「明晨同我一夥去拾滑竿好嗎？」

「好，我同你一塊兒拾！」

老七毫不思索地答允着了，因為拾不拾倒是明天的事情，今夜是用不着絲毫考慮的。老彭說是女的來了，見老七不

在，很是生氣，叫老七回來的時候，一定到泊船的地方去會她，她有要緊的話講。老七還未聽完話，便立刻跳了起來，抓着衣衫，直衝下樓去。在店門口，又碰見了盧老板，但盧老板這一次却沒有問他了，只是冷冷地諷刺道：（半帶着警告的意味。）

「老盧不打窩下食呵！」

老七仍舊不管他的話，一口氣便跑到江邊去了。邊船上燈火全已熄滅，一切都溶入靜穆的夜色之中，只有江流在此刻是作聲地響着。老七便把慣常約會時候使用的口哨兒，輕輕地吹着。立即有個陰影，迅速地向他走來，將他的手，死死地捏着，鼻子呼呼地抽着氣，好像在非常忿怒的光景。老七立刻知道這是阿桂，一面氣喘喘地道：

「我是一直等着你的，因為——」

一面伸手過去抱她的腰部。阿桂便用猛力將他的手打開，很嚴厲的說道：

「從今後，我不是你的人了！請不要這樣！」

老七好像挨了一木棒似地，把手縮了回去，用着很惶恐的聲調分辯，最後且這樣地說了一句：

「皇天有眼，我若是有意誑你，我是不得好死的！」

阿桂聽完了，只是冷笑了一聲。

「這有什麼用呢？……現在我告訴你吧，爸爸不把我送去抵債，也要把我賣到城裏去。我們至多也只有兩天的會面了。」

說到這裏，聲音裏帶着顫抖，含着難言的悲哀，隨又突然堅決起來，恢復到她那冰冷的態度。

「我還不明白嗎？你現在有什麼心腸等我呢？同三朋四友去喝酒，不够快樂麼？誰管人家的死活！」

老七着了一驚，沒有聽完她的抱怨，就大聲地痛罵起陳七太爺來了，罵陳七太爺是老烏龜，並罵他是黃鼠郎想吃天鵝蛋。最後，又賭咒，說他本人今夜從未口酒粘唇。阿桂心腸軟下去了，但仍舊做出不動感情的樣子。

「罵一陣有什麼好處呢？人家就是這樣逼着幹；要錢不要人；要人不要錢！」

「他媽的，這才欠他五十塊錢嘛。……我去找！我去找！」

老七拍他的胸口，彷彿要把很重的担子立刻放在肩上一樣。

「你到那裏去找呢？……五十塊錢阿！五十塊錢阿！」

阿桂說到最後，就拉着老七的手，啜泣起來。

老七把她抱着，馬上想到了老秦，想到了張二爹，想到了林子裏別人埋藏着的鴉片烟……

先前電光還在天邊微微地閃着，彷彿暗藍的天空，在迅速地瞬眼一樣，現在却是極其強烈了，只要在閃現的時候，原野，江流，鎮市，就好像一下子全鍍上了銀輝似的。每次當電閃一現時，阿桂就會驚覺地說道：

「呢，會有人看見我們呢。」

老七竭力安慰着阿桂，說他本人是想得辦法的，朋友也很多，至遲在後天是可以弄得到錢。並說他今晚就去找朋友，也許到明天早上便可把五十塊一個也不少地拿來交給她，總之，不論怎樣，明晨一早，務必要在江邊洗衣的地方，相見一次的。

老七別了阿桂後，就一直向鎮外的青鋼林奔去，因為他知道好些暗賣鴉片煙的人，都把自己的貨用油紙包着，暗藏在那邊林子的樹穴內或是泥土中，以避檢查，一直到找着顧

主的時候，才取出來。他一面走，一面想，最好是在路上遇見張二爹，不聲不響地將他手裏的東西搶去，原因是在黑夜裏他是不會認識出來的。同時，又馬上覺得張二爹剛才同更夫走着的样子那麼可憐，許是被人搶了竟會氣病也未可知，而且他同張二爹素來並無惡感，這樣對待他，實在太不好了。然而，一想到阿桂不被他的爸爸送給陳七太爺抵債，就會賣到城裏去的那種慘事，便覺得什麼也不管了，殘酷一點，有什麼要緊呢？甚至以為這一次爲了營救阿桂，便是犧牲自家也是毫不顧惜。固爲人一逼到死路上的時候，無論什麼事也會做出來的了。

老七要走到青鋼林的時候，電光很晶耀地一閃，突然看見林邊不遠處睡了一人，像是跌倒在那裏似的。他想那人一定是個醉漢吧，不然深更半夜怎會睡在這裏？他走了過去，拖着喊道：

「起來，起來，老哥！」

半天不見答允，同時摸著的時候，覺着那人週身冰冷，頸上臉上還流着水濕的東西。

「莫非是死人吧？」

這一感覺，剛剛鑽進他的心頭，驀地電光一閃，血糊着的臉和頸子，便全然現了出來。他嚇得一跳，離開了幾步。想着：也許衣袋裏還有什麼東西吧！馬上壯起胆子，伸手要去搜索。忽然又閃了一下電光，看見一雙鼓大的眼睛，這時才立刻認出來死在這裏的，原來正是剛才還看見過的張二爹哩。老七登時怔住了。等到第三個電閃照明田野和林子的時候，他覺得害怕起來，趕緊拔步，向鎮上走回去，同時覺得那一雙鼓大的眼睛，始終是在冷冷地盯着他，尾在他的後面。走了一陣的時候，兩點大點地落了下來，老七

的額角爲雨滴所濕時，發昏的頭腦，便一時清醒着。阿桂的事怎樣辦呢？他這時重又想起這個悲痛的問題來了。只有去找老秦，說不定張二爹就是老秦幹掉的，也許老秦現在正把張二爹的鴉片，拿去換錢了吧。無論如何，借一半是可以的，只要答允以後入夥的話。倘若老秦不願借那又怎辦呢？要是他不講朋友，我也不講朋友的，那我就報告他殺人，說不定還會得着獎賞哩。老七這麼地思索着，一面便走入市鎮去了。雨越落越大起來，雷也劇烈地響着。通身水濕的老七，便趕快躲進店裏去。盧老板還未睡着，靜悄悄地坐在店門口的凳上，看見老七這樣地走了回來，只是微微地笑了一笑，含意地點點頭，並不言語。

老七一點也睡不着，心裏單是想着錢，思索着營救阿桂的方法。一夜都在地板上翻來復去的，有時且吐着呻吟的聲音。在他身旁睡着的人，被他弄醒時，便氣呼呼地責罵他道：

「鬼附在你的身上了！」

直到雞叫的時候，他才慢慢入睡，但被人粗暴地搖醒時，天已大亮了。幾個團防隊員站在他的面前叱罵着，草鞋尙未穿好，便被拖去了。

店裏許多張嘴巴上交響着老七殺害張二爹的聲音。

在街後翻着石台階的江邊，泊着一隻小小的漁船，赤着雙足的阿桂，便靜靜地坐在上面，睜着夢幻也似的眼晴，有時偷聽着通到街上去的爲清晨挑水人打濕的巷子，有時凝眸着鎮那面東方浮起來的晨光。她的背後橫着一片青色的江流，淡淡地抹着一層中夏時節的朝霧。挑水的男子，和洗菜的女人，漸漸來得多了，阿桂就把船移遠一點，取出一張帽子來洗洗，這是老七從前航船到城裏去時，給他買回來的。上

流洗着的小白菜，一片一片的青葉浮了下來，經過阿桂的手邊，又緩緩地流了下去。爲什麼還不來呢？莫非又像昨夜似的忘記了我麼？阿桂一面洗着帽子，一面懇切地想着。抬起頭來望望巷子的時候，眼裏充滿了淚。

在另一個地方，團防局的辦公處，老七被帶了進去，他一看上面坐着的石頭子，正是陳七太爺，心裏覺得很氣，想着不是他這位老傢伙一人作惡，誰還會受這樣的冤枉呢？他幾乎要握拳頭去捶他一頓了，但因手被綁着，無法伸展，只有氣呼呼地站着，努着嘴。

「看你這樣子就不是一個好人！」

團總陳七太爺理着牛角鬍子，這樣罵了一句之後，就開始問訊起來。老七除了分辯殺人犯不是他之外，便舉出凶手的確確是老秦，並說老秦曾經兩次的邀約過他去偷竊張二爹的事情。

「誰是老秦呢？難道捏造一個人便可以脫罪麼？哼。」

陳七太爺尖利地問着，閃着嚴厲的眼光。

「盧老板也認識他的，請問他吧，我哪敢捏造呢？」

老七慌恐地說着，眼睛立刻向側邊站的盧老板望去，帶着祈求的樣子。

盧老板不慌不忙地，睜了睜他的那隻獨眼，才慢吞吞地說道：

「回稟團總，我是做生意的人，哪裏會同偷兒扒手認識呢？我根本就不曉得誰是老秦。」

老七着急了，趕緊搶着分辯。

「盧老板請不要搶着舌頭說話！昨晚是不是你在門口親眼看見我和他一塊兒走出去的。」

盧老板翻過頭來，冷冷地斥責道：

「見你的鬼！什麼老秦？再等一會，你還要說有老張老王吧！」

陳七太爺理一理他的牛角鬍子，若有會意似的說道：（帶着很嚴重的口氣）

「就是說有老秦吧，總之，就你的話聽來，你們也是一夥兒的！」

盧老板走去拉着老七的袖頭，向着圍觀說道：

「請看呵，這不是血跡嗎？」

老七再分辯不出什麼話來了，只有大聲地喊着冤枉，一直叫到拘留室去。

「阿桂呵，我和你永遠不能見面了。」

夜裏，老七靠在木欄邊上，望着星點閃爍的藍空，淚着眼淚剛吐出這句話的時候，中和場那面湧來的槍聲已在分明地響着的了。

## 「旅途隨筆」再版題記

巴金

這樣的小小的書居然在一個多月裏面就銷售了三千本，這是連我自己也料不到的事。自然我爲這事情高興着。因爲這本小書在我看來，是一件禮物，奉獻給我的每個朋友的禮物。是的，每個朋友，見過面的和未見過面的；這本小書裏提到的和未提到的。如今牠果然到達了他們的手中了。

對於朋友們我的感激是無限的。這本小書出版後他們從各地方寄來了一些回答。我感謝他們的鼓勵與獎飾，但我更感謝他們細心地指正了書中的過多的印刷錯誤。有一個朋友更從北平的旅居中寄了快信來，很嚴重地指正了八十三頁裏面「X和我的夫人」的「我」字。（其實這不過是「手民」和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何必要嚴重地來看牠呢！）從這些事看來朋友們更給了我一個憑證。他們的確大量地接受了這個禮物。

這本小書是爲朋友們寫的。牠是一個紀念物。但牠也是一個憑證。我把牠誠心地獻給朋友。他們可以留着牠，等着來看幾年後我是否會違背這書裏的一些約言，在做一個他們所鄙棄的人。

現在我又要往更遠的地方走了。對於朋友們的寶貴的信函，我不能够一一地回答，就讓我在這裏再一次表示我的感謝，同時還要求他們的原諒罷。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

在這再版本裏面我把初版所有的印刷錯誤都改正了，同時也刪改了幾個不很適當的字，另外還加入一篇新作。我想這再版本也許更像樣一點。

# 錦 礦 上

蔣 牧 良

前面小店里裏的維六嫂怕是個天生的迷人精。模樣兒長得那麼俊，又是一身風騷，真的——彌勒佛看見，也會要對她癡眼！

她的胸脯上埋起兩個童塚似的奶子。走起路來三播兩扭的，她喜歡把腰子扭成幾筒。挺够味兒的是那對撩人的眼睛——那眼睛呵，還了得！她專門躲在黑頭髮底下搗鬼，這些泥做的男人們，只沒有把骨頭給抽勾軟；假如人是有魂魄的話，那可早就被她抓去做把戲玩了。

怪不得復利公司許多的礦工都瘋頭瘋腦哩。放工以後，誰不跑到那兒去散散疲勞。她屋子裏，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一天不吵死了。小小的廳子上，黑壓壓的擠爛一大地——這些老粗。

反正這兒的小店子，只有她一個好。雖然是個寡婦，可是寡得風流。是呀，你想想：哪個二十三歲人就寡得到頭呵？她又會兜攬生意——認識的不認識的，總是一副嘴臉。傢伙賣得公道不公道，鬼過問！

「只要能擠擠眉毛，捏捏胳膊，管他哩！誰的狗命又活得一百歲？」整個公司裏的人，差不多沒有哪個忘八蛋不是

這麼想。

到了這兒，喝酒的喝酒，賭錢的賭錢。還有許許多多抽着香煙，講嘴勁，拉胡琴，吹口笛的。其餘一些，光來溜溜嗓子，說說笑話，鬼混一下子就走的——那也不少。總之：跨進這條門檻的人，縱不是個個想吃天鵝肉，至少得抽她句把句嘴，打這麼個措油茶園才心服。

說起話來，哪一個不是沒遮沒攔的？說得出的只顧說，不管聽的難不難為情。而她呢，也時常嘻嘻哈哈，有一句沒一句的跟他們搭，哄得他們心窩子裏有癢沒處搔。

像剛才她和鄭大有就這是麼着。鄭大有的臉子醉得紅毛野人一樣，還沒放工，就一個人溜來至纏——要喝老酒，要什麼的。等到她送酒去，探身一把給他拉到懷裏：

「今兒就喝交杯盞，好不好？」

「死臉，堂還沒拜就喝交杯盞！」

「拜堂——真的嗎，你？」

「現在急他幹嗎——口渴了，要喝牛奶，是不是？」越過

笑。

「嘖！」

「別瘋，人來了不像呵！」

「操你窩窩，管許多——說呀！想那個，老子好預備；

從明兒起不吃飯也得積幾個錢來……」

的確，鄭大有老早就想死了和她拜堂，只要她肯……怕不會……前天他還在公司裏支錢到街上買香水送她哩。

「好乖乖，那末……你家姑奶奶等你吧，你放心喇！」她是這樣不怕賣死人的說，一撒手又跳進了櫃房裏去。

公司裏的汽管放汽了。第一聲。第二聲。放工。吃飯。一羣野鴨子似的黑腦壳從對面那條煤屑路上滾滾來。宜曉山帶頭，後面跟的金錢豹，胡黑狗，李南村和柳二相他們這班人。哪一個不是腳不停步的飛！飛完那條煤屑路，又飛過板橋，飛到大塘園那塊坪子裏，在血盆大口斜散的太陽光底下，塵土給衝起成一股煙。不到幾分鐘工夫，蝗蟲似的落到維六嫂的店子跟前。

「噲！好個風流寡婦！扮得像個狐狸精——誰送的新衣服？」宜曉山隔着櫃臺先在維六嫂的腮巴子上搽一把，才跳進櫃子裏來。

「來來來！老子多暗就發了賭癮——么半洋碼搓八圈。」李南村這個賭鬼統共只發十二塊錢輸，腰也不還，跨進門來就鬧麻癩。

「誰耐煩這個？乾脆點，大家賭幾碗……二百錢牛奶餅。老子飯還沒吃飽哩。」胡黑狗歷來是個急性子脾氣，在櫃腰上摸出兩個錢來對桌子上一板，一面嚷餓。

「好的，大家賭幾碗！」

「開牌九的這兒來！」

兩三個月來的窮光蛋，今兒過八月節發了幾個錢，各人來尋玩意兒。只有鄭大有錢也不賭，一手提個酒壺灌黃湯，嘴裏溜起嘎嘍子在哼：

「妹妹，我愛你，我愛你……」

廳子上亂烘烘遣了人命似的：兩桌牌九，一場銅錢寶。

人聲鬧成做一片。櫃臺傍邊還擠着一二十個人，要紙煙的要紙煙，買香乾子的買香乾子。外面又在一疊連聲的叫找骰子，把個維六嫂鬧得手忙腳亂的。

「操……操你你媽，老子……老子上，上，上……上次的……錢……沒，沒，沒還不是？不買酒……酒來！」東邊的桌子突的擡下一拳，來遲了的葛結巴等酒等得胃起火來。

「來了！」維六嫂趕急裝個媚笑，舀了酒去。

掉轉身來剛到櫃房門口，柳二相在她的屁股上摸一下，把兩個手指對鼻子上一嗅，滑稽地叫：

「嘿，好肥的屁股，噲噲……」

「歸身……屁股肥，別壓着了老子的小肚子！」金錢豹剛扳開寶碗，眼睛看住桌子上的場面又插柳二相的嘴。

「噲噲……壓肚子……鄭大有不會吃……」

陡的，外面驚雷似地喊聲壓倒了一切雜響。

「炸死了人，炸死了人！」

屋子裏的人一震，都跳起來。胡黑狗口裏的半截話給這喊聲震死了。

立刻屋子裏像死似的沉寂，一張張緊張的臉子互相顧盼。

第七號龍頭口子（註一）裏的陳立三從外面直穿進來。滿頭臭汗，臉皮脹得緋紅。腳邊沒踏得穩，他撈住鄭大有的脖子就走：

「還在喝酒，你的兄弟炸子死了！」

「什麼？」

「鄭正卿……」陳立三反轉頭來，話還只說得半截人已走遠了。

屋子裏幾十個人瘋了似地，大家來不及收場就往門外射，一聲么喝，扔得桌子上的這些牌九在那裏孤單單擱着，像

寡婦一樣——沒了主顧。

一一

第七號龍頭口子邊上湧起一大堆人。澈天澈地的驚叫，把整個洞子邊上的空氣都鬧得翻起來。山坡上閃着十多道手電筒的白毫，也有馬燈，都向第七號龍頭口子邊上竄。光線從樹腿子裏鑽出來，倒在地下的影子，織得像些蜘蛛網。快近洞子跟前，嗅得到一鼻子的硝磺臭，地下的石塊灼成了焦黑色。

鄭正卿躺在血泊裏完全像個死尸。一張朝天的白臉子，看不出有一點兒血色。全部的機能也停頓了。只有上下唇不時在翕張，苦痛地使用全身的生命力。

石塊，是從左邊的大腿上插進去的。三角形。菜碗大。巍然佔着腿子的中部，像個戒指上嵌的金鋼鑽。血汗在陷落的白肉裏泛出來，和着地下的灰屑流着，把鄭正卿身邊的草根染得像塊紅絨氈。

「媽，撞斃子啦！媽……」鄭大有最先頭的一個竄到人堆裏，抱起鄭正卿的頭來叫出這聲，自己就向地下一仆。

「啊……天哪！……這還得……」

「別撒腿子啦，嚇氣了！」

「撿了這節骨頭，等他合個全身子去！」

「怎麼炸得這個樣兒，我的媽媽！」

百十個人脊背胸脯，胸膛靠背的圍繞着，臉子繃得牛皮鼓一樣，快敲得響了。鼻管裏像噴過鼻煙——噴嚏打不出來，可只是作酸。

鄭大有變得像女人樣的哭，在地下打滾子，癡腦壳。還

有鄭正卿一班朋友——柳二相他們，平日是些爛蕩蕩，此刻也心腸軟了，都怕看得地下，想把眼睛閉起來。可是眼睛在發脹，有些甚麼傢伙要迸出來。

「媽的，死一個還不够嗎？」胡黑狗先把衣袖在眼角上擦一下用力扳開鄭大有，啞着嗓子喊。

「別只管哭啦，快點兒到公司裏說去，把他送到醫院裏，說不定還有救哩。」宣曉山在叫。

大家也都是這們說。他們又推定柳二相做代表和鄭大有同去，只等公司裏指定哪個醫院，就把他抬去。葛結巴先在坐廠裏抓出一塊門板，金錢豹他們七脚八手的把鄭正卿擡了上去。

過了會兒，柳二相和鄭大有在公司裏操一鼻子的灰轉來了。公司裏的例規只有二十塊錢養傷費，不答應住醫院。

「怎麼？」

「反了！炸斷腿子，公司裏不答應診！」宣曉山直跳起來。

「我們抬到公司裏去！」陳立三接着嚷。

「去呀！去，大家去！」百十個人齊聲喊。

人聲陡的又潮水似地高漲起來，一聲吶喊，把鄭正卿擡着往公司裏跑。

公司和怪物一樣蹲在松林裏。一張水門汀做的血盆大口，吞吐當面那條煤屑路。門前兩個電燈，遠看像對眼睛。從眼睛裏放出怪亮的兇光來，越顯出牠那副吃人的樣子。

鄭大有他們走到那條煤屑路上，公司門上的鐵欄已關得緊緊的。胡黑狗一看，心頭的火像加了杯油，那對突出的眼珠子裏迸出幾千幾萬個金星，把兩條臂膊一橫，他一個人搶到前面嘴裏喊：



「開了門老子打進去！」  
人們像瘋了般的，一擁的就向鐵柵欄邊上滾。

「呀……打進去。爬牆子！」

「打打打！打死這狗畜的袁經理。」

「拖出來抵命——誰叫他打野山槽子（註二）放夜炮？」

「見死不救，打打打！」

「不開門——放火！」

暴雷似的一片喊，公司的頭門口已經圍得水洩不通。幾百口聲音同時在罵。接着，便是磚頭，石塊，瓦片，煤屑，從窗戶裏門檻裏飛，敲得上下下的玻璃「嘩啦！嘩啦！」響。袁經理在大廳上兩個腳桿發抖，他四面瞧瞧，看有沒有地方可以逃。

外面的人聲愈沸愈高，擲進來的石子也愈來愈密。

「呀……」

「起勁！起勁！」

「開了！開了！」

「砰！」

一聲震響，門上的鐵柵欄塌倒在地下。煤球似的黑腦壳從缺處湧進來。大聲地叫：

「別放走了袁堅伯那狗東西！」

可是經理室沒有姓袁的！

經理室的窗戶門壁只騰幾個大大的窟窿。沙發，燈子，掛鐘，寫字臺，都打得一塌糊塗。桌子上的花瓶，牆腳邊的痰盂，西瓜一樣在地板上滾。大廳上和會客室更打得不成樣子。李南村和幾個人抓着一根貫門樹在撞金櫃庫的門。

「別瞎動手，我們……」柳二相跳在桌子上嚷。

「怕鳥！反正人都……」金錢豹今天也兇得很。

「打打打！打開這條門屋子裏準有袁堅伯。」

大廳上翻江倒海的鬧着，人們從東邊擁到西邊，又從西邊擁到東邊，全部的家具，沒有一件完整的。誰也沒有說話和聽話的機會，全屋子裏都在亂糟糟的。

只是沒看見袁經理。

「哪……」頭門外突的一聲尖銳的哨子響。

「怎麼？」沒人答應。

「礦警隊來了！礦警隊……」是誰喊過一聲，門外的人滿望屋子裏攪。

一陣驟雨似的跑步聲從公司的側門上起，一直繞過後牆，很快的兜一個圈子把公司圍住了。一些彪形大漢手裏挺着毛瑟九响，對每道門口瞄準着。頭門上站的七八個，槍上都帶有刺刀。那些人一手端住槍身，一手抓着機柄，跟大隊長進來了。

鄭大有他們剛剛要……

突然大隊長從腰上掏出手槍來吼：

「不准動，動一動就開槍！」他一條腿跨在鐵柵欄裏面。天花板上的電光燈照得怪亮的。這些工人們的身子只朝後面縮，誰也想往角落裏鑽進一點來減小目標。屋子裏沒有先前那樣的叫聲，像全死寂了。

「誰是鄭正卿？站出來說話！」大隊長吼。

「鄭正卿炸得快死了。」鄭大有站在前面。

「哦！」大隊長眼睛睜圓着。「你是什麼人？」

「鄭正卿的哥哥——鄭大有。」

「還有胡黑狗，宣曉山。」大隊長又從褲口袋裏摸出一張字來在上面瞟一眼。

「料索搶劫，拿下！」大隊長把眉毛一揚，七八個彪形

大漢上來把鄭大有他們綁住了。

「我們沒有搶劫。」全屋子裏的人齊聲喊。

「誰敢喊？誰喊就斃誰！」大隊長又把手槍瞄準他們。

接着，就有許多槍兇子來攔跑這些人。

鐵欄柵邊上又是一陣哨子叫，大隊長集合他的兵帶着他的槍犯回去了。一行整整齊齊的隊伍，牽得螞蟻那麼的，漸漸兒離開那座大建築物向煤屑路上走去。電燈越遠越暗淡了。到得末尾，只看見一條白腿子的行列消逝在青藍的夜色中。

### 三

真想不到是怎麼一回事！鄭大有他們這些沒娘崽隨便便給人抓了去，又隨便便給人放出來。第二天下午維六嫂的店子裏又擠滿了他們這班老粗，還有公司裏派來的代表林三先生。

林三先生多能幹——他是這麼聰明地會說話的！當着衆人排揎了袁堅伯一頓子，又派礦警隊的不是。他把事情做得很圓到，先送鄭正卿到同仁醫院去住；這還不算，又擔保他的撫恤金。於是上午那罷工的空氣也漸漸兒的鬆下來。

「真有牛皮！這樣一場工潮給百多塊錢買死了。這才是……袁堅伯那傢伙做事才飯桶哩！」林三先生把事情說好之後，在廳子上得意着，一面揚起擦過白玉霜的臉子來，下巴底下那條紅領帶給窗戶外邊的風在吹得嘖嘖地響。

他在廳子上忘形地打着盤旋。一會兒，又裝做撒尿到門外去。剛剛站到櫃臺傍邊，維六嫂那對野貓似的眼睛在他的臉上掃了一下。林三先生胸電似的一怔，四條視線碰個正着。

「哦！這……這倒……說不定……他們已經……只露馬脚……慢慢……慢慢兒來！」林三先生在肚子裏打定這鬼把戲，又踱到廳子上來。

送鄭正卿到醫院裏去的人轉來之後，代表的任務完啦。

林三先生像逢了赦，抓着桌子上那頂草帽子，笑嘻嘻地點點頭，嘴裏念着「回見回見」走出門來。

他臉上堆着勝利的笑容，肩窩上也輕得五百斤樣的——他吐過一口輕鬆的氣。

一路上他把腰子挺得筆直地，再不像來時長長縮縮的捏着一把汗——怕的事情說不好，還要挨他們的拳頭。現在呢，他樂了。除掉沒有挨到他們的拳頭之外，還有攆到他心坎兒裏來樂的是——風騷得那麼的一個年青寡婦！

「啊，他媽的真够迷人了！一見面就……有些個……有些那個……我得想個……我把她……」

林三先生像喝醉酒的，迷迷糊糊在那條煤屑路上移動着步子。一脚還拉不到二寸遠——心裏想着女人，他感到這秋天也變得像春天。皮鞋在路上踏得察察地響，這聲音也怪溫柔起來。

想呀想的，林三先生像吃驚樣的一愕。

「哦！可是……那……他們……可是……」

這麼一來，剛才攆到心坎兒裏來的樂，像絆一文，樂不下去了。肚子裏的快樂碰到暗礁，臉上的眉毛輕輕地攆起來——林三先生站住在大塘圍的坪子邊上。

是呀，如果說維六嫂這麼個小妖精也够守寡的話，你就說給鬼聽，鬼也不信。林三先生在肚子裏老早就這們斷定的。不過，要想在鄭大有他們這班魔君的懷裏奪一個女人出來，那他姓林的拳頭即使有八方，也是不行的。

林三先生他挺明白這些的。就在那兒攪一會眉毛，他腦子裏銀錢似的，映出許多機變的和內感的暗影。最後，他還是樂了。

思想第二次交了泰運，林三先生的嘴巴又笑得成個圓。眉毛尖兒一揚，掉轉頭來又釘櫃邊上站的維六嫂一眼，悄悄地走了。

「哼，這小子今兒倒還知趣！」金錢豹把兩個眼睛送走林三先生的背影，偏偏嘴說。

「『知趣』？不知趣——他不怕挨老子的拳頭！」鄭大有神氣十足。

維六嫂呆在櫃邊，儘管在咬左手上的指甲，眼睛不知看到了甚麼地方，她的「靈魂」像出了「竅」，給鄭大有的嘎嘣子這一叫，才猛的驚醒過來。她掉嘴：

「噲，有這麼威風法子！」

「才知道？老子久已就威風的！」男的把對酒精浸紅的眼珠子向她一橫。「多早晚還要叫這小子小心哩——鄭大爺生平就只恨死他們這些鬼崽子。」

那個說了，大家都覺得有點什麼的。維六嫂向來明白他那個勁兒，不去理他；只紅紅臉，把兩個眼睛又轉到過公司裏去的那條馬路上。

過了會兒，鄭大有又：

「那鬼崽子還陰謀哩，會庶務上管他的當的！他給他牽皮條……後來虧空……會庶務投了河……他當庶務……上月裏還指鍊爐工人的油哩。」

「他媽的二百多塊錢一月還不够用？來措……」

「二百多？」維六嫂睜大眼睛，驚異地打斷金錢豹的話。「對呀！二百多。」鄭大有搶似的插進來，嗓子變得怪亮

地。你還不想我這麼個個孤老？」

「呸！」她把臉子很快的掉轉去。

是的，維六嫂愛鬧和鄭大有吃醋的這個毛病，他們是挺明白的！金錢豹朝大家會心地一笑，又把話接下去：

「……指這些窮光蛋的幾個錢——丟臉吧，吃了又退包，聽說爐廠裏的人要和他拚命啦！」

「別提這傢伙了！」李南村感歎似的。「再够用，油總管要措的，吸血慣了的吸血賊，還想到丟臉不丟臉的？」

話鋒就轉到林三先生的退包。

胡黑狗有一張缺德的嘴，還打起手勢來形容那天他看的那幕趣劇。他說：

「嚶，真有趣！哈哈……哈哈……他媽的鬼子那天只差點兒沒破頭。退了包，爐廠裏的人還高低要他陪着賠罪哩……後來……我真……那天那天……哈哈……樂的老子兩天不想飯吃……」

「誰叫他到夏家巷操窟窿去！」胡黑狗一個人越說越起勁。「操的沒了錢，連別人幾個飯錢也……輕餓了他。要是老子末……」

胡黑狗的嘴勁正在出神，爐工頭挺起大肚子闖進門來，手裏把個字條對鄭大有一擲，掉頭就跑。

「噯！這一調，又是弄的什麼花頭？」看字條的嘴裏溜出這麼一聲。

#### 四

六點鐘啦，公司裏的汽管又在做鬼叫。那些黑得要命的窟窿，像吃膩了，張起大嘴巴想換換口味兒的：先把昨夜磨

下去的那批人吐出來，又吞下鄭大有他們這批到肚子裏去。鄭大有他們這一行——二十七個，今兒才從第二號龍頭口調到第五號來的。第五號的槽子聽說去得很遠，風箱早就壞的。接過班，宣曉山先去裏放炸藥，胡黑狗把身上的衣服剝得赤條條地，提個路燈想下窰去。可是鄭大有他是個急性兒的，頭一次下窰，路道不熟。

「這不是頑兒的，性命交關……」這個一把搶了他手裏的路燈來，自己充個開路先鋒。

槽子是有那麼陡，黑的真要命！鄭大有先把手裏的燈伸進口子裏去，對底下一落，那盞燈就像籠在烟裏，馬上變得昏黃起來。頭一步踏下去，腿子沒了半截，他的身子一僵，燈上的火簇吐得蛇舌子似的，向上面跳了幾跳。他把燈芯撥得再高一點，掉轉頭來又招呼後面一聲：

「當心喇！這兒可不比在第二號。石上長了青苔。」

一行黑腦亮，像些蠟燭，都向這一張張開的大嘴裏爬。前面走的漸漸地矮，漸漸地矮，一會兒就有半節吞進大口裏去。鄭大有的腦頂蓋齊着地平線，胡黑狗的屁股也不見了。以後就接二連三的向底下埋，埋來埋去，後面的尾巴越埋越短了。宣曉山算是他們的尾巴尖兒，等到他的腦頂蓋也跟着沉落下去，前面的燈光一點兒沒了踪影。

鄭大有沿着石級向左手拐一個彎，槽子前面的空隙，忽然低下來了。他把手舉起那盞路燈，一手當個前爪，屁股挺得高高兒的，在地下爬。胡黑狗跟在後面，腦袋差點兒沒插在他屁股裏。

「媽的，拉屎也不揩屁股，臭得老子才要命哩！」胡黑狗在前面尖着嗓子叫，後面的人給通引笑了。

笑聲和平時可有點兒兩樣，像罩在罐子裏。

他們一行兒的穿過這道口子，前面又高起來，各人都把腰子伸直。可是他媽的腰子有點兒酸。鄭大有舉起路燈向前面照照，前面的路也變平了。可是脚下有水，腳趾踏進水裏，像給刀子割過一層皮似的——涼得痛。

「哦！怎麼，才八月裏的水就……」鄭大有身上打個寒噤，咬着牙齒往前攛。

突的，膝腿兒一軟，身子向底下沈，蹲到底下一級——只差點兒沒有翻筋斗。鄭大有手裏的路燈，向上面跳了幾下，豆子大的燈光，放出青燄來。恰巧，一滴蒸氣水從頭上滴到燈上，那燈給滴息了。鄭大有的毛髮都活動起來，根根豎得筆直的。又打個寒噤，身上起的一身雞皮疙瘩。

「有鬼！」胡黑狗一聲嚷，身子就朝後面縮。

接着，一陣冷風向他們臉上直撲，像一隻鬼手從頭上抓過來。鄭大有把身子對後一仰，靠在那個石級子上，肚子裏的一顆心，快要跳上嘴裏來。

「怎麼……怎麼？」葛結巴問。

「路燈滅了。」誰在回答。

「操你……快……快……快……」鄭大有定一定神，嘴巴裏大聲地操出一句，還想說些什麼，可是牙齒齧得可地響，沒說得出。

胡黑狗從身上摸出匣火柴來，跟着跳下去，把燈點着了。鄭大有還在用袖子揩額角上的汗。嘴唇皮變得變成灰白色。

「活見鬼吧，今兒你？」胡黑狗又想打趣他。

「看他奶奶，蒸氣水也來作弄老子。」

大家又往前攛。

到了端頭，洞子可變成像間屋子。錦苗在石縫裏筋絡似

的牽聯着。兩三盞油燈串在前面那條橫木上，像打瞌睡，燈光昏黃得要命。空氣也比第二號洞子裏稀薄多。那股硫磺臭，噴得人的鼻子要發癢。他們大夥兒的在地下休息一回，動起手來。

蠻有力的鐵鎚在空中一起一落的，落到這些鋼蓋子頭上，石頭縫裏的火星亂迸。幾十個鎚子在響的噹的響着，聲音碰到石壁上，那回聲格外尖銳起來。全洞子裏聽不出誰的一句話，只是各人的汗在淌着，各人的胸膈在起伏。燈光底下成了那些粗臂膊的影子的世界——牠們縱的橫的，搖頭擺腦。

李南村一個不當心，給滾起的一塊石頭撞傷了腮巴子，登時冒起血來。他把鎚子一擲，一屁股坐在那條橫木上——脚交似的。

「哎哟，媽！」

「又是什麼岔子？」鄭大有喊。

聽到這樣一聲喊，大家的鎚子跟着停住了。

「操你妹子，又是炸斷了腿不成？」宣曉山看他一眼大聲地罵。「一點兒粗皮子值得大呼小叫的！」

「想得無愧金吧，是不是？」胡黑狗嘲笑他。

「只有這鬼崽子，開口就攢心，看得老子這麼小……淌下血不許癢痛的！」

「哼，淌這點兒血，算什麼？」柳二相揶揄進來。「誰不知道第五號的槽子挺危險！只怕血還淌不淌，像去年那麼的一關，闖王殿上就會多出幾十個枉死鬼來。」

「那得了。認真打槽子是死人勾當，誰還幹！」

「狗畜的哄你。去年一回不關死八個，你哪兒知道？等着吧，看時刻，我們總有一天……」柳二相那傢伙，不怕嚇

死人的說。

李南村楞住了，他把眼睛看着鄭大有：

「你昨兒幹嗎要跟他們調？」

「不調怎麼成？爲得鄭正卿的事老子們鬧掉他百多塊錢，特意調來的——他想老子們也會怕死來辭工的！」

李南村沒有再問。他只看一下各人的臉子又低下頭去，暗淡的燈光底下看不出他的臉色來。又過會兒，鄭大有又：

「哼，老子們可不那樣——辭工會要挨餓的。死，反正誰都免不了這回事，可是年富力強的男兒漢來餓死可太不成話。」

「是呀！」柳二相又提起鎚子來動手，一面拖長聲音說：

「老子們只要使肚皮太受委屈就得，管他媽的危呀險的，他不開除老子，老子有一天要幹一天的，餓死可太不是個死法兒。」

洞子裏的鎚子在噹的噹的響着。談話也中止了。哪一個都在一個勁兒賣死力，也不想到別的什麼。等到八個砲眼都打成了功，那漆黑的大洞子又惡胃病似的，把他們嘔了出來。

### 五

一星期以後，鄭大有他們失了業，變得大夥兒的像花石（註三）了。

公司裏憑空下張條子給總工頭叫他們滾蛋；沒加他們的罪名，也沒說開除的理由。事情的來法太奇突，激起了大部工人的反響，——早就撥到第一號去的葛結巴和第七號洞子裏的陳立三，結合百多個人來找公司裏的岔子。可是這一次公司裏有準備，對付他們的是：「煽惑礦工」，「搗亂傢伙」，

要報到縣衙門去請軍隊來。反而是鄭大有他們過意不去，怕的連累大家——就是這樣馬馬虎虎和公司裏脫開的。

不過鄭大有總忘不了林三先生。

鄭正卿炸斷腿子的那一場，公司給他們打得亂七八糟，袁經理在囑咐礦隊，叫把捉來的幾個先幹掉他。這時候，聽說林三先生出來獻謀的。

「先幹掉他？」他說。「那是公司裏想倒臺！趁着這樣放夜砲炸了人的好口實，你道他們背後沒有搗亂份子麼？別說，「衆怒難犯」，懂不懂？這只有緩和政策才够得着；回頭再想法子來播布他們。」

這慶着，就「播布」得他們全夥兒來檢花石的。

鄭大有指着背羅打小北固山底下那座林子裏出來向第七號龍頭口子走去，嘴裏重複地說着「忘不了林三鬼子」的話。掛在西邊的太陽把他的皮膚炙成了殷紅色。跟着他後面走的柳二相，頭上給飛塵鋪得像層霜，鬚骨稜稜地睜圓一對大眼睛。剛剛踏出林子，就把兩個手掌遮在額角上朝前面望。那個的話還在背響似的說下去。

「唔……這鬼鬼子，這鬼鬼子老子忘得了他？……家裏接連來兩個快信要錢……宣慶山的爹死了還沒埋……等他……可是怎麼？幾百里路呀！討口還討不到……付錢……老子們自己就給別人害得檢花石了，家裏人還在做夢哩！」

他自己說得像十分吃力，停一停，在臉上抹過一把又：

「還有那媽的爛驢貨，她搭上鬼子就反情，還說……怕老子……這一次你能料想她在鬼子眼前不說話？一定的！……酒也不給給……總有一天老子得宰了她這一對……這一對……這一對臭……」

「說這些廢話有臭用！」柳二相不耐煩地咆哮着。「就

得的來錢付回家，飽得了肚子麼？再不走……第七號今兒的花石又沒有咱們的份兒。」

鄭大有擡一下頭，嘴裏還在嚼嚼着，可是給柳二相搶過了頭。

快近洞子跟前，山坡上插起一面紅洋布旗子。一個礦警站在山底下那條小河橋邊，（明洞子將放砲之先，在通衢插紅旗設崗警禁人前往。名爲預防飛石傷人，實則恐成色好點的花石給人檢去。）手裏舞着黑棍，正想把些檢花石的娘兒們攔跑。他一面嘴裏咆哮着：

「不要命的小鬼頭，砲還沒放就……炸死你們的狗性命不算事，公司裏可難施棺材！」

可是橋這邊的娘兒兒和小兒們像沒聽見，越擠越多，想搶過橋去。他們各人身上的汗水在流着，圍在身上的爛襖子浸得津濕；像才從河裏跑上來。娘兒兒的衣服都貼在肉上，把奶子和屁股的輪廓一凸一凹地現了出來。可是她們全沒覺得，只一個勁兒嘶喊着向對面逆襲過去。

那礦警狼狽地扼守着小橋：像一座關。耀武揚威地挺着棍子威嚇她們。掛在他下巴尖兒的汗水，和冬天裏的冰溜一樣晶瑩。偶然給一個小兒們衝過去退了一步，那汗水滴到他前胸的黃卡織布制服上，很鮮明地成一個古銅色的橢圓形濕疤。

柳二相喘息着趕到人堆裏，把一隻手向額上一抓，滿手的汗水對礦警揮去，口裏罵着：

「炸死了老子，反正不要哪個媽兒子的來戴孝；幹嗎碍手碍脚的，你！」

一聲吆喝，橋這邊的人都跟着柳二相和鄭大有衝過橋去，向山上爬。那礦警再想要……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山上的響聲一響，礦警知道再來不及禁止別人，自己先溜開去。這些娘兒們也知道馬上得放炮的，有些朝窪地裏躲着，有些仍舊前進。鄭大有和柳二相不管三七二十一——望洞子飛跑。

「轟轟！轟轟！……嘶嘶嘶……」  
 幾塊大大的黑石塊從天空劃過，帶着「嘶嘶」的狂吼直奔鄭大有面前。他不要命地向地下一仆，等到牠們過了身，又爬起來狂奔。

「轟轟！轟轟……嘶嘶……嘩喇……」  
 「轟轟……嘶嘶嘶……嘩喇……」  
 「嘶嘶……嘩喇！嘩喇……」

全山谷都震撼了。天空是暗的，樹林在顛抖，石也飛起了，土也飛起了，一切鳥雀，枯葉，灰屑，爛鞋什麼的，都飛起了。耳朵邊只聽到「轟轟」「嘶嘶」和「嘩喇」的聲音，還有嗡嗡的餘響。硝磺臭格外攪鼻子，人聲反倒像死寂了。

鄭大有和柳二相冒着煙屑猛突。幾頓幾仆之後，他們比哪一個都先到洞子邊上。他們揀好一點成色的花石檢着。剛巧，今兒碰到坐廠裏派的是陳立三當看守。陳立三叫他們把一櫃一櫃的清砂（註四）藏到花石底下帶出去。等到別的娘兒們趕到洞子邊上，他們的背羅裏早滿了。

「啊啊，真作孽，這些個……煙，老柳！」陳立三從腰包裏掏出一盒子大聯珠來，嘴裏說着話，一面給一支鄭大有。柳二相正在抓起袖子來揩浸進眼睛裏去的汗，他把支煙對他臉上一伸。「這些個……使這些個人受罪呵……爲得挖一個爛寡婦的賤腳（註五）……看他怎麼死！」  
 可不是嗎！那……柳二相見陳立三燃着的半根火柴，從

鄭大有的嘴上移到自己跟前，趕急窩起左手遮住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挾着的煙，把袖口裏一塞，吸燃了。「都是那鬼子攛掇袁堅伯做的！」

「我看……我看那個貨也……老鄭怎麼不用小把扎掉他？」

「反正工作早就給攛掇掉的，難道再攛掇公司裏來干涉老子搶花石——殺雞幹嗎？……現在飯都……還討這些閒氣海！」

「搶花石，壓根兒就不是個有飯吃的行當。」那個又深深地噓口氣。「可是現在沒辦法……你們只管偷點兒，只要不碰到公司裏的偵探和後來的一些看守，其餘哪個看見都不害事的。背後地這些人誰不念着你們……那一場還是你們……就報到縣衙門裏去，公司裏咬得到哪一個的……」

陡的，山腰上吵起來了。  
 陳立三他們擡起頭來，見幾十個後趕到的娘兒們圍着幾塊花石在搶。有些小兒們花石沒搶着，把背上的背羅掉到山底下去。還有些娘兒們兩手只顧亂搶，褲子掉到膝下就蹲着不動的。哭哭鬧鬧，嚷來嚷去，直等到礦警隊來用黑棍才揮跑他們。

鄭大有他們這一夥，每天都是流着臭汗在一些洞子邊上溜躑溜躑。他們的本事才大哩！遇到花石多一點的地方，或者像第七號的野山槽子，不管炸起的石頭打人不打人，他們總是不顧死活的先爬進去等放炮。偶然看見一櫃成色好點的花石就和別人搶，不單是別的娘兒們搶他們不贏，就是他們打得別人流血，礦警隊也不敢公然干涉他們。他們的膽子漸漸大起來，要是搶不到的時候，就摸手摸腳礦警隊也不過裝裝作痴的。

誰都說，這些傢伙撿花石是會霸的。他們是這麼兇，可是他們天天還得餓肚子，身上沒衣裳。

季節的輪子漸漸地轉過了十月，鄭大有他們這夥兒還沒有哪個穿件棉衣；臉上餓得沒有人色。近來更加吃緊了！撿花石的幾個錢，買飯都不夠，更不用提酒。可是這月裏的天氣，他們是完全要靠老酒才能夠溫骨頭的呀。

「喝老酒，就是老子們穿棉衣。」胡黑狗笑笑說。「不喝可不成啊，這麼冷！」

「再賒兩斤，雜六嫂！」

那個只送得慢點兒。他又——：

「媽的，知趣點——老子告訴你！不賒酒，當心老子鄭大有撥來捉奸……他老在滴溜着你的！」

不賒不行。女的紅紅臉子咬着牙齒回到了櫃房裏去。

胡黑狗今兒又喝得爛醉了。他將起衣服逞威風：

「別把他媽的礦警隊來嚇老子，偷一點兒要為緊——誰是生來挨餓的？」

睜圓着眼睛，桌子上搖一拳。

「誰都不能管老子，老子不該要吃飯麼？他媽的礦警隊想弄得老子沒飯吃，那可是老子的死對頭！」

他是這麼樣兇橫的！

太陽帶了月亮，月亮又換出了太陽。鄭大有他們橫行霸道地在生活的洪流中一天一天掙扎下去，直到十一月間鄭正輝也出了同仁醫院回來了。

鄭大有他們兩兄弟見面的頭一眼，彼此都楞住了。那個的頭髮得像茸球，臉子蒼白得要命，只留下一對大大的眼珠子看住這個掉淚。鄭正輝挾着兩條木棍，一個腿子站在門檻外，還有一雙空褲腳給風吹得飄飄的——他是給醫生騙去了

一條腿。

鄭大有楞了會兒，又把眼睛掉轉來朝各人臉一掃。最後，在他的意識裏又浮現出林三先生那副狡獪的嘴臉。

## 六

公司裏的一些設備漸漸兒的完整起來。巡更的和守夜的都拿起梭鏢，有些還是手槍。礦警隊改過一次組——新來的兇得多，不像先前那些膿包。

近來的花石不像從前那麼容易撿，宣慶山和李南村又凍病了，起不來床。

天氣在釀雪：厚層的雲塊把天空都砌得矮小起來。鏢子一樣的老北風從一些歪斜的板壁縫裏攢進來，鏢得鄭大有他們冷得痛。

「啊啊……老鄭……可可……怎麼辦？……可可……心臟都凍得快結冰啦！」金錢豹裹塊破氈子蹲在一個角落裏，一面碰牙一面說。

那個縮做一團，下巴擱在膝蓋上，沒有聲響。只把眉毛稍為揚點兒回答他一眼。

「唔唔……啊啊！啊啊！……」柳二相連接幾個噴嚏，擱了鼻涕抹到板壁上，蜿蜒地塗得像條龍。「我也……啊啊……只有再去賒點酒……大家都……反正今兒得出去撿點兒來的，不喝怎麼成！」

「誰去！」

「唔……我看……我看……老鄭，唔？」

「只有他到底還有點兒……不過先得兇一點。」胡黑狗在神堆裏搭嘴。



鄭大有仍舊沒有回聲，只弓着背到水缸邊去喝一點水，又慢慢地站起來看看那個竹筒，大家都照近來新興的習慣：把身上的氈子麻布什麼的解結他一個人，自己躲在稻艸裏。他背着竹筒顛踉地出了門，心裏在驚異着胡黑狗這獸瓜也有鬼主意。到了維六嫂的店子裏，他裝做有力地把竹筒向櫃上一頓，又把在路上想出來的幾句話喊出來。

「再給給老子五斤酒，肯不肯，你只說？」

果然，女的先給他那副兇煞神的樣子嚇着了，一點兒不敢延遲的昏了給他。直等到鄭大有背起竹筒進巷去之後，她才噓出口氣，把眉毛頓得緊緊地。又頓一會，她放低嗓子叫：

「砍頭的，你兇？好，看老娘的！」

那個把酒筒擡到家裏，大喝一陣，才和胡黑狗他們分頭兒的去檢花石。

胡黑狗裹着一塊粗麻布，仗着酒力向門外衝——迎面颯來的一陣雪風，把他的腦袋打進麻布包裹去了。

「唔！操媽……」

風灌到鼻孔裏去，話沒說得出來。他把腦袋再歪下點兒，讓那些長頭髮掩護着前進。

在一條傾斜的山路上他想過一下：復利公司這些洞子，只有第一號去公司裏和礦警隊最遠。這樣讓雪的天氣，說不定那兒人少。

「陳立三的話不錯！媽的花石檢不着，偷點兒鑄砂來不好麼？」

胡黑狗朝公司的屋頂瞟一眼，向北拐了個灣。

北風在林子裏瘋狂起來，胡黑狗接連打了幾個寒慄。披在他身上的粗麻布太不中用，他想跑陣跑步身子會要緩和

些。

跑過一座林子，手足都發起燙來——胡黑狗覺得好過點。可是媽的肚子抽作怪：叫得挺利害！是的，他此刻也該餓了——這是昨兒早晨吃過三塊燒餅的。

「檢不來花石有鳥辦法？男兒漢還真的去叫化不成？」自己警告自己。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把褲帶收緊了點，一個勁兒橫着身子跑。

頭上透出不少露水珠子大的汗珠，他的心臟都竅竅起來，眼前幌着無數花紋，林子裏的樹株和一切都在旋轉着。他再熬不住，跌倒在路旁的一些枯葉上，四肢軟攤得要命。

胡黑狗在路上滾滾來滾去，過了會兒，又嚥下幾口大大的唾沫。他自己覺得好過點兒，才拼命地爬到那縫開不很遠的一個茅房子裏去，想要點水喝。

屋子裏靜悄悄地沒有人。一個上十歲的小孩給他嚇得不敢作聲。胡黑狗野貓似的搶到灶上找着一些醇醇，他先啃了兩個。再在房子裏張望一回，才把他們全夥兒的倒到背羅裏溜出來。

下午，胡黑狗回來了。背羅裏裝的一些牛肉和乾麵，手上還有五塊大洋錢。他一跨進門就叫起來：他告訴大家第一號堆砂場子裏只有兩個看守的在那兒打瞌睡，他在那兒偷着一羅子的清砂，賣了七塊大洋轉來的。

「哦，那好……我們今夜再去！金錢豹看看鄭大有的臉子望着柳二相提議着。」

「今夜去？……」柳二相遲疑地。「唔……他們會……」

「管他媽的許多鬼！……反正鑄砂是洞子裏出來的，他們賣了坐汽車，老子們要點兒來吃飯不行嗎？」宣慶山在床

上喘息着說。

「對哪，——使老子們今天這麼幹，也是公司裏害的。」

「你呢？」鄭大有沒有做聲，柳二相又看住他問。

「幹呀！……老子哪行不幹？反正餓也是死。」

話就是這麼說定了。他們一直喝够酒，祇留着鄭正卿在  
家裏看護兩個病人，其餘的都由鄭大有率領出發去。

在深灰色的夜氣裏，他們沿着小北固山底下的一帶林子  
前進着。腦筋浴在預想的歡樂裏，四個人的步子都輕鬆起來。  
他們隨着路緣拐幾個灣，不一會工夫到了第一號洞邊上。

快近堆砂場子跟前，鄭大有有的嘴巴和柳二相的耳朵接一  
個吻，他們分成東西兩路，黑影子在兩旁的竹底下消逝了。

「哇噻！」

一會兒，西邊的冬青樹底下的手掌說起話來。

「噯……」

一聲呼哨，東邊的兩個影子也溜了過來。

不知怎麼一來，柳二相的眼珠子在黑夜中像有點發亮。

右手在褲腰上摸出那隻小把，向鼻子底下一嗅，左手靠着牆  
壁，側身地溜進了場子。他先找到通坐廠裏的那條門，靠牆  
眼站在左邊，刀鋒在手腕下揚出寸把長。

金錢豹和胡黑狗兩個紫紫腰子跟了鄭大有進場動手。

他們用很快的手腳裝滿四羅白花的清砂，剛想向小北固山  
底下運去，陡的場子西邊的峭棚裏起了一聲：

「噯……」

聲音雖不見得怎麼大，可是鄭大有他們的毛髮根根給響  
得豎起來。

「怎麼了？」金錢豹小聲地問一句。

可是他沒聽見鄭大有有的回聲，只聽得一陣馬蹄穩快的皮

鞋響——打哨棚裏那條路上斜地刺向他們兜來。柳二相的脚  
子硬得像鐵棍，但是他自己覺得有點發抖。血管裏有些什麼  
東西在發脹，一顆心在肚皮裏跳得「碰碰」地響。他的情緒緊  
張着，睜大眼睛看住那條門。剛剛等到那扇門開了什麼尺把  
寬，他嘴裏喊出一聲「有狗」！右手一揚，那隻小把插進了當  
頭一個的胸坎兒裏。

「拍……拍拍……」

柳二相倒了地。

「殺……」

這兒三個，怕的對手補槍，趕急掉轉頭來喊一聲「殺」！  
拚命地衝上去搶出柳二相就跑了。

第二天上午，全礦山裏都知道復利公司的第一號昨夜出  
亂子：兩個看守給土匪殺掉一個，不過土匪也有負傷的給搶  
走了。維六嫂記起昨晚兒晚上巷子口上狗叫，還有圍子背後那  
條小路上的脚步声。她對紫着紅領結站在櫃邊的林三先生囑  
囑些什麼，又會心地笑了一笑，彼此才分開。

一點鐘以後，林三先生帶着十多個武裝礦警在維六嫂的  
店子後面一條小巷子裏捉了人出來。他告訴大家：土匪抓着  
了。贖說不錯。不過跑掉四個，現在只捉得三個。三個土匪  
——兩個病的，一個一條腿。

註一：謂鑛砂洞子。

註二：謂初開的露天洞子。

註三：謂拾取鑛砂的礦坑。是在礦價最高時，一些極苦的礦工爲  
助家計，才有這種行當。如果一個人只靠檢化石，那是任何  
努力也够不上生活的水準線的。因爲牠的成色不過百分之十  
幾，更給煉廠裏的價值極低廉。

註四：謂成色極足的鑛砂。

註五：謂極女人。

# 獅 嘴 谷

陳 企 霞

夜是沉沉地。一片無際涯的黑暗圍住了獅嘴谷。谷口的馬家集，零落的一排房屋，像一堆垃圾被丟進叫化子囊得發黑的破布袋裏。夜在這個時候，真像一隻黑活的大破布袋呀。

獅嘴谷雖是沿海一個不重要的小地方，但氣勢的雄偉是一直有名的。

從獅子嶺以下，一直到馬家集，活像一隻猛獅張開牠的大口。依勢傾斜的獅舌坡，同牠的名字一樣，成了一條伸着的大舌頭形勢。那後面聳着的山崗，正是獅首的廣額。更是兩邊左右高峯，恰巧湊成一對耳朵。前面就是馬家集，幾排房屋成了獅嘴的牙齒。再前面便是海灣了。

有興趣的老年人，常常喜歡帶着外來的親友，在傍晚時上山去玩。

「看哪，獅子的牙縫裏吐氣呢！」

孩子們時常會這樣喊出來，那縷縷的炊烟，看來真像獅子在吐氣。當天色漸漸黑暗下來，那一排房子有燈光的時候，更是增加了這獅嘴的神氣。潔瑩而整齊的燈光，一排一排，已把這些牙齒裝飾得十分光亮。外面一圈，平靜的海灣的水襯托着。孩子們自然又會想到，這水是特爲獅嘴漱漱口用的。

的。

老年人對着這種形勢，被引起一種帶着幾分恐怖的預言：

「一到牙齒殘缺且不齊，獅子嘴巴再也勿吐氣！」這一句童謠傳說得好像很久了，但事情在近幾年來，是漸漸使人感到這一句童謠的可憂慮，一直到了現在——

現在是正在沉沉的夜裏。

假使人家不把這一排牙齒形的馬家集看得太小，而仔細地看看這一排屋，不把牠當成一堆裝在黑破布袋裏的垃圾，費點精神去發現獅嘴的形勢，那是有着一點困難。就是人們已用了很大的注意力，這一隻獅子也只能夠看做一個垂死的巨魔。那張着的大嘴巴，也許經了你仔細的注意使牠像樣起來，但是，看哪！那整密的牙齒呢？

現在，橫在前面的房屋，只是一個垂死的巨魔口裏殘缺的牙齒了。沒有了很興旺的燈光，使獅嘴增加氣勢，只是那樣一點二點，鬼火似的。在傍晚，牙齒縫裏也難得再看到一縷縷吐出來的氣了，偶然找着的也好像是巨魔垂死的微息而已。

多少老年人帶着「風水變了！」的嘆息在這獅嘴的牙縫裏死去了呀！

獅嘴谷的附近，零零碎碎有幾個小村莊，各村莊的人大

半是農民和漁民。捉魚的人們，要跑到離馬家集五六里，朝南沿海的黃港去下船，那邊有置着十幾對或幾十對「大對」的「漁老板」，每年「大水」，「小水」，或「捉冬」的漁期，要招許多人去。

這幾個小村莊的人們，完全是這兩種田與海的勞動者。以前，農民比漁民來得多，但田地却完全是黃港人的。黃港那裏有財主，有鄉紳，比這裏熱鬧。

所謂馬家集也不過只是一條彎曲的橫街而已。兩邊的房屋大半是終年待雇的漁民。附近村莊的人，預備入海去，也都到這裏來鑽謀，托薦和等待。這一條街上除了漁期並不很熱鬧；三四家小店，賣哈德門，洋油，自來火，有時也有一點小孩子玩的玻璃管毬和小蛋壳人。一家布店，倒也可以扯到泰西緞，沖羽綢，五色六彩的布疋。其他是一家茶館，幾家小南貨店，都是附近的人們所時常到的。爲了他們自己的生產品以外的日用品，要多買些東西，西還得到黃港去，但這除非變着做喜事，或者稻割進了的時候。

這幾年來，放下鋤頭去黃港的人更多了，馬家集是這些人到黃港去的橋，大家都在「橋」上等事，所以在漁期將到的幾日，街上的人特別多了起來。但近來，街上的店鋪却少了起來，布店已經關了門。小店也只剩了東西賣得特別貴的一二家了。南貨店連只留着一家生火，聽說也預備收場了。所以，漁期時雖熱鬧，但所謂熱鬧也不過是從村莊裏多上來了許多人，漁期一過，簡直街上斷了人跡。

那些還沒有死去的老年人，他們說獅嘴谷變了樣子：不像了！好好獅嘴型的風水轉過了，所以就開始「掉牙齒」。「牙齒」越「掉」越不像，越不像就越倒霉，倒霉得要餓死人了。於是，大批年輕一些的人，都集到馬家集來。他們比老年

想得開一些，心裏都是想把自己的命運，也會像風水那樣變它一變。

他們不是死鑽在爛泥裏就下海吃風浪。有許多兩頭都落了空的人，咬一咬牙，硬着頭皮，拖子帶娘的到黃港去，到C城去，到上海去。剩下來的一些像野狗似的，在馬家集的街上，東宿西宿，躲躲藏藏。於是，一種槓子的聲音，就在每次漁期以後，到處響了起來，每個夜裏總是三四遍。槓子的聲音也拖去一些每個被什麼都捨棄了的人們。

## 一一

今晚，槓子又在響了。纏纏纏纏纏纏……聲音從很遠的地方漸漸逼近——一條大竹槓子被人拖得飛跑，在碎石的街道上。初冬的夜的空氣被這破裂，沙啞，粗暴的聲音震動着，抖着。

那是馬家集兩側的盡頭，一所破敗的水神廟。牠的一端雖連着幾所稀稀破破的房子，但大都是沒人住的。那一段是一片荒野，中間有一條石道，有許多人曾經離開他們的房子，的鋤頭，的租田，到黃港去，到上海去，到別處去，踏上那條荒涼的石道。

水神廟不過是像普通土地堂那樣一個四方小建築。牆上的朱漆已成了隔久的血的顏色。但在這沉沉的夜裏，看去只不過是一堆孤立的陰影。廟址只有一個半塊豆腐干大小的大殿，豆腐干的前半塊是一個小天井和左右兩條狹廊。

這邊廊裏的地上，橫着幾行人的身體。他們已把所有的敗絮破片，全緊裹着了。沒有燈火。從那邊裏透過來的薄弱的光線，劃出了這些人模糊的輪廓，至多不過使人不致

當這些身體是一條瘋狗，或是一團破布而已。

那邊有燈光的廊下，席地坐着兩個人。一個，稀疏的白髮的頭，俯在弓起的自己膝上，打着瞌睡吧。另一個是瘦長男子，他的皮膚在這微弱的光下泛出極難看的顏色，黃黑而且無神。一對竹竿般的手腕，捧住他那成了骷髏的面孔。兩道從陷入的眼眶所射出來的視線，射落在那一個黑黑的牆角裏。

他們的身旁，零碎地有一些不大清楚的破爛東西。仔細的看起來，大概總是一些破碗，枯柴，亂草，那隻掉了一隻角的小風爐，是比較有一些顯明的形態。一盞用瓶子改成的火油燈，放在瘦長男子的腳邊，火焰帶着不安定的神情，却是懶懶地搖晃着。搖晃着的時候，波動了這黑沉沉的周圍，人後的大黑影也就連連播起可怖的怪態。

槓子的響聲稍稍擾亂了這裏的人們，那邊籟着的和這邊坐着的。籟着的身體移動了幾下，有一個伸出手來把裏着的破布再拉緊點，一忽也平靜了。那邊一個白髮稀疏的頭從膝上抬起來，是一個瘦得十分厲害的老婦人，她顯然是被外面的槓子聲音所驚醒的。瘦長的男子收回了那落在黑角裏的視線，移動一下身體，望着那老婦人他的神情似乎被引起了絕望的不安。

那槓子的聲音經了一段重響後就漸漸輕微下去，空氣的抖慄也漸歸沉靜。但那瘦長的男子却更露出不安的神態來：他摸摸他的尖下巴，又摸摸耳根，還抓抓亂髮，……最後搓搓他的兩手。槓子更遠去了，一直到聽不見。剛剛空氣完全停了抖慄，外面吹進一陣冷風，幾乎撲滅了燈光。當火焰快回復了原狀，人後的大黑影就擺動得更厲害，更可怕。老婦人呆呆望望牆上，打個寒噤。

「阿媽，我……我還是……還是去好！」  
瘦長的男子仍是那樣不安，他用足了勇氣，才說完這句話。

「去？？」

老婦迅速的回答着。聲音比他重，帶着驚異和顫音。她嚥了大口的氣說：

「阿生，今晚又想去嗎？唉！阿生啊，你要想想你阿爸，他辛苦一世哪，安分了一世哪！阿生，你看看你的半條命阿媽哪！我……呼呼……嗚嗚……」

她說到後來，用無力的呻吟代替了她的話句，極極托托地，吞着淚，伸縮着鼻涕。阿生從不安中靜默下來，又捧起他那骷髏的面孔，又把他的視線射落在黑暗的一角。老婦人嘆着，口微弱而深長的氣，幽幽地，揭起衣服抹抹淚。

在沉沉的黑暗裏靜了一回，老婦又伸縮着鼻涕吞着淚，嗚咽的說起來：

「阿生，苦命的兒呵……呼呼……沒有我這老骨頭就好……嗚嗚嗚，阿生，你每晚都想去啦！……死！……你把我扼死再去吧，我也只剩了一口氣……遲早……呼呼呼……可憐你阿爸忠厚了一世……嗚嗚嗚嗚嗚……唉，老天哪，都是行磨苦運哪……呼呼呼，磨苦運哪！阿生呀，我那苦命的老頭啊，苦命的半條命喲，……苦命的阿生兒哪！……呼呼呼呼呼……」

老婦的訴說成了凄切的音調，却一聲聲被這沉沉的黑暗吞沒了。

「阿媽，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了！阿媽好囉了吧，時候怕不早了。」

阿生也帶了嗚咽，他站了起來，拿了一點乾草，息息索

索的鋪在地上，又蓋上一條破布。老婦人就是這樣掩着面躺了下來。阿生從角裏拿出了兩條破棉絮，先把一條裹住母親的身體。他吹熄了火油燈，自己也在另一頭躺了下來，也用破絮裹着身體。

在這四壁沉沉的黑夜裏，沒有一點東西去妨害阿生腦子裏盤旋着的思緒。這一個黑沉而冷落的夜，他能够睡着嗎？但他不敢動一動，甚至還把呼吸也抑低着，或竭力忍住偶然的咳嗽。他怕驚動半條命的母親。

母親的微弱代替了嗚咽和呻吟，偶然還打一個抽噎。自然，一切悲痛的遭遇也會跑到老年人的夢裏去，雖然她已是失去了醒時的知覺。

阿生聽聽母親的鼾聲，覺得已是平靜不少，於是就極小心地在黑暗中坐了起來，望望這沉沉的四週，對面躺着的也沒有什麼動靜。他把頭枕在自己的膝頭，他把自己的一切浸到悲酸的記憶中去了。

從他的父親身邊學起，他一年到頭鑽在泥土裏。在他的記憶中，除了一些年輕時代模糊的影子，總是從「換了朝代」想起，那時他父親還在，但許多事情已由十六歲的他分擔了。「換朝代」只割去他們一條辮子，許多事情都是他想想很糊塗的。但後來，錢糧以外又時常要拿什麼捐什麼稅來了，東西都貴了起來，穀的代價已不敷應付自己的需要品了，而陳太爺反在那時吩咐加租。那時，他記得他有許多鄰舍，親戚，熟人，丟下田到黃港去，到上海去，到別處去。接着那一年秋收以後，父親從陳家被打傷回來，爲了父親喝了一些酒，到陳太爺那去求減租。……拾回來大吐鮮血，第二天就死了。父親遺給他的一所小茅屋，一副農具，一隻黃牛，和一個已是衰老了的母親。租田是經了母親上黃港陳太爺家去

，腫足了鬚頭，流盡了眼淚鼻涕，並且答應加租才准許繼續下去，於是他承繼了父親的一切。

母親所說的「磨苦運」跟着來了：高條子的北方兵大爺就在那以後不久的時候，不時從他們的村裏，從馬家集的街上，竄去又竄來。老年人說那時獅嘴谷的風水就變了，捐稅也更多了。

但有一次聽說又「換了朝代」，北方兵絕跡了，但村莊裏沒有什麼大變動，只聽人家說捐稅都可豁免了，還可以減租，那時他做事更有勁，討進了老婆，母親的病也好了些……

但這是那樣短促的一刹那！減租又取消了，捐稅變前更多，討錢的人比從前還要刁，還要凶惡，都是些拿出了錢還弄不清楚的名目。於是，好多好多的人都朝外跑。這是頂倒霉的一年啦，老婆死了。陳太爺退了他的租田契，又把他的茅屋也奪去了，說是父親還空他一百多元洋錢。什麼都完了，他和母親就借人家篷子住，起初還可以到別處找短工做，後來找都無處找了。於是他主張到馬家集來，拖着半條命的母親，住在這破廟裏，有人要就下船捉魚，沒事做只好半討飯半餓肚子，像一條衰狗了，像一條野貓了。這樣，長長的已有了三個年頭。

近來，他看着馬家集的店鋪一家家關門大吉，看着多少人你擠我，我擠你的到馬家集去，到上海去，到別處去，他的事情更是難找了，母親出去討飯也常常空手回來……

……那槓子的聲音，就在近幾月來，被人拖着發響，每晚總是三四趟，到四五里外的黃港一直響到這裏，又拖到很遠的別處，……等他知道了拖槓子的意義時，他好像有一條路可以自己去走，那……

現在，槓子的聲音，又漸漸響着近來，從剛才遠去的那



漸地前去，漸漸地縮小，漸漸地看不清楚，同前面的黑暗打成一片，模糊了——

突然，他用力震動一下自己的身體，鼓起勁，企圖擺脫一切似的那樣堅決。驀地撒開大步，追了上去，什麼都恢復得同剛竄出來時一樣；凶狠的眼光，瘋狂的那股勁，遠去的紅光丟過來一條無形的繩子，從巨大的魔掌中把他拖了出來，迅速地拉着他去了。

他飛跑着，跑得這樣快，賽過夜裏見了老鼠的餓貓。

半路裏，從路旁驚起一隻野狗，跳出角落，驚異跟着他，狂吠着。他只是望了後面一下，並沒停住或稍稍放慢脚步。野狗追了一會，感不到興趣的休止追趕，嗚嗚的鳴了幾聲，在路旁輪了下來，消失在黑暗中了。

……這樣跑了沒好多時候，前面已可分出一條條前奔的人影，火把的火燄也可以看牠的搖晃的形態。槓子的聲音更明晰地同這許多的脚步合上單調的拍子，轉轉轉轉……

最後的一股勁把阿生丟入那前奔的一羣，受着他挨進去的影響的人，有幾個望他一望，大半都並不理睬。阿生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和他的同伴一樣，一窩蜂擁向黃港奔去，在這火把光的掩護下和槓子的響聲裏。

他渾身舒適，前奔着很自然——簡直還有些泰然，貓捉到了老鼠那樣滿足。他忘却了疲勞，忘却了半條命的母親，忘却一切記憶。一身膩汗並不怎樣的感到不好過，反有些把心弄得暖烘烘的感覺，額角的汗珠降低了熱度，給他一個涼爽的刺激。他只是一條心的跟着同伴前奔，他是幸福的……

跑完幾條直直的街，抹轉幾處高高的牆角，穿過幾條狹狹的巷，……在一個小水潭的旁邊，槓子停止了響聲，被起先拖牠的人背上了肩胛。那個人先站住了，有幾個人止不住

跑過了幾步，但也立即站住了。那個人揮一揮手，留在隔幾步後面的人也到了，大家換一口氣。在那個揮着的手下鑽出來一個矮子，打開他的一包東西，——一塊塊黑布分給了每一個人，阿生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也忸忸的接了。看看別人，有幾個已用那黑布把自己眼睛包了起來，有幾個也跟着在這樣做。那個矮子說起話來：

「朋友，烏雲蓋雙星！」

阿生這時好像特別聰明起來，已懂了大家的動作和矮子的話，他也把兩顆星「用」烏雲蓋住了，本能的拉住了旁人的衣角，那個人並不怪他，阿生知道，他也拉着別人。

這樣，每個人都給自己拉着的這個人帶着前走，轉了很很多的灣，抹了很多很多的角，有時偶然滑去了拉着的別人的衣角，但趕快又一把抓住了。阿生有一次竟摸了好久摸不着，心一急，却又捉着了了一個，不管他，緊緊地拉着……這樣跑了許久。

「朋友，到窩了喇！」

那矮子大聲說。

「到了，到了……到了，……」

許多人都停住了，輕輕的說。

阿生呆了一回，也不知是誰告訴了他，他自己揭了黑布，跟前突然一亮。同伴們都比他早的揭了「烏雲」，一個個面上的「雙星」，帶着一些新鮮的光芒，有幾個在光芒上鑲上了驚異而遲移的神情。

現在，他們都在一所高房子後門的牆下。牆上掛着幾盞燈籠，上面都有一個粗大而扁扁的「黃」字，後門漆得很有神氣，一對新亮的小銅環十分威嚴，阿生有些不敢逼視，他抬起頭來，這牆頭矗立着一個高高的屋尖，似乎想刺破這沈沈



的夜色。

矮子拿起小銅環叩門，二下，三下，六下，以後就再不叩了。銅環發出清脆的響聲，澎澎澎澎。許多人都不會做聲，在期待中什麼都被夜的空氣所吞沒了。

這樣等了許久，門開了一小半，一個老頭兒探出半邊面孔來，看見是矮子，就完全開了。大家跑了進去，是一所大房子！

經過幾條弄堂，又經過了一個很大而有很多人在忙碌着的廚房，也經過了幾間裏面都有人在密密的談着的房門口，大家在光滑的地板上放輕了脚步，矮子領着他們走。

在一個放着很多長條凳的一個小側廳下，大家都站住了，這裏沒有外面那樣亮的燈光。沒有別的人，背櫃子的放下櫃子，矮子揚一揚手，意思叫他們坐。

大家坐定之後，矮子說起話來，聲調好像很和善：

『朋友，我叫賽秦漢，這一位是牛皮阿四！——』

他指指身旁那個人，——剛才拖櫃子的。

我們的頭領叫港裏王，他對人客氣，江湖上都曉得。……諸朋友有的來過幾次，曉得這裏規矩。我告訴新朋友，這裏每天「謝意」八角，有「彩」還可分分。天亮「走路」，諸朋友息息吧。」

他竭力裝着和善的樣子，面上的橫肉跳幾跳，眼斜斜的看了二雲，狡猾的笑了一笑，看看牛皮阿四，又說：

『小牛皮是不是？我賽秦漢是最重義氣的，是不是？諸朋友今日來此，以後要請辛苦辛苦，老頭子知道好歹的。我賽秦漢最重義氣，大家腳腳，我賽秦漢最重義氣的。這位牛皮阿四也是重義氣的，他在這裏照附諸朋友，點心，睡處，棉被，枕頭，他都會替諸朋友安頓，兄弟恕不奉陪（陪）了

，恕不奉陪了。」

說着，他拱一拱手，走了。

牛皮阿四遲一步也出去了，說是替他們預備點心，預備睡處。大家在他們走後就交頭接耳的攀談起來。阿生都仔細的聽着，他覺得自己要學學乖到這裏來了，總該好一些，……總該換皮易骨，……總該重重義氣，……要像賽秦漢……

#### 四

在天還沒有亮以前，一段沉沉的寂靜裏，什麼都像在等待太陽的出來。這時常使一個睡不着覺的人胡思亂想，甚至連平時沒有記起的事情都會從腦角落裏偷偷地跑了出來。這些過去的，現在的，和天一亮就開始的，雖然阿生自己都把牠們放在命運的羽翼下，但是，心裏總有些恍惚惚的糊塗，這糊糊塗塗的一些感覺，好像要等到第一聲的雞叫才開始粉碎。

但現在，黎明還沒一點消息。

阿生的心裏真有些煩燥，天還不亮？他時時這樣的問自己。對於另一個生活開始的人，無論這生活是光明的或晦暗的，清楚的或糊塗的，夜的光陰總是非常會作怪，時間好像特別遲遲，黑暗也好像特別沉沉。

阿生並不是一個「善感」的人，不過幾年來的磨苦運，已使他有了被「磨」成的一個很會憂慮的腦子。每一種事情的襲來，總使他的一切「想頭」都在這一種事情的上下左右打動。隨了他生活的變異，他已不是一個渾厚的農人了，對於一個農民有特別勢力的「命運」，他雖然還沒逃出牠的圈子，但心裏總有了一點別的原素在活動着了。這種活動的原素，

也就是使他瘋狂似的跟着槓子響跑來的因子。

何況，他現在已經是這裏許多人中的一個了，——他們都在一個長長的房裏打着地鋪睡着，這個房子其實只是一條大弄堂。許多人大概都睡熟了吧，他帶着羨慕的心理猜度人家，至少，沒有一點聲息總是實在的。

這不但是一個生疏的地方，而且都還是生疏的人，甚至他所期待着天亮後的一切，也是生疏得有些可怕。這些人雖然都同自己一樣打扮，一個樣子，但不，一切總是十分生疏的。

他對人容氣，江湖上都曉得，……

每天「謝意」八角，有「彩」還可分分……

有「彩」還可分分……

老頭子是曉得好歹的……

我賽秦漢是最重義氣的。……這位牛皮阿四也是重義氣的，……

他回昧着賽秦漢對他們說的一些話，似乎可以解開一些自己心裏的憂慮的結，他反覆默念着這幾句話。

雖然沒有找着使自己特別興奮的事情，生疏的未來也不曾有很高程度的希望，如同從前希望豐收那樣。但他總覺自己應該學學乖，到這裏來了，總該好一些……總該換皮易骨……總該重重義氣……總該要學學賽秦漢……

這樣，好像已把一切都決定了似的，他帶着兩條腿子的酸（他到現在才覺到腿子有些酸），帶着一個重重的腦袋，臟地總算睡去了。

太陽還沒有出來，天空是一個奇怪的面孔，花花綠綠的。在花花綠綠的空隙處，是小小一塊塊的沉藍色，像一個個聰明人的眼睛。

他們，阿生同許多同伴們，在天還是魚肚色的時候，就被叫起來了，（大半還是自己醒來的。）又經過一次「烏雲蓋雙星」。又經過一次你拉我我拉他的，他們被送到一處荒涼的海岸。

海有一種特別的力，黃澄澄的水色起着波浪，花花綠綠的天倒映在這波浪上，成了碎片似的耀動，似乎要被黃色的波浪所吞沒。波浪的滾着好像全是金元寶。這些人都知道，元寶原是在打滾，只要有本事去撈。這是使許多人得到一些興奮的想頭。靠在海邊那條大船，還不是帶着他們去撈元寶的？阿生這樣想，他微微笑了一下，但接着，一種對生疏的事情，對於立刻就到來的事情，他感到一些規規，還帶着一陣恍恍惚惚的糊塗。

一直到有人遞給他一件烏黑發亮的東西時，那恍惚的糊塗才被趕跑，賽秦漢站在他的前面，遞給他一支槍，冰冷的。他接了，插在腰裏，（那是迅速向同伴們一望後才這樣做的。）又負起一帶子彈袋。

他們全下船了，人有三四十個。三條帆，簇新的白布，高聳着，顯然是要跑許多路的。阿生，他和一道被槓子拖來的同伴，都席坐在船頭艙面上。賽秦漢在他們中間竄來竄去，揮着他的手槍，今天，他的面孔有些異樣，抹上了一層適宜於他面部的凶狠，凜凜然，但還好，只是把眼睛東溜溜，西溜溜。艙裏面有許多在說話，有時是低聲的密語，有時是放縱的大聲的笑。

艙面上的，這許多人並沒有什麼聲做，不是不敢，實在腰部沉重的槍，和肩上的子彈，連帶的把每個人的心也壓得重沉沉的，這也並非是怕槍，沒有一個會怕自己腰裏的槍的；他們在等待着，如同子彈等待着被人一扳而出發的那

樣。

當然，這其間，也有人會想着八角錢一天的「謝意」，或者是「有彩還可分分」，甚至會想到海浪滾滾的元寶。但是阿生呢，他又恍惚起來了，他雖然斜着腦袋望天，但實在並沒看到什麼。他雖然也拿過「土槍」，那是在第二次「換朝代」那時候。有一次也拿過「木壳」，並且給他的人詳細告訴了他使用的法子，那是有一次替人家幫忙「捉冬」的那會，爲了防範海盜，但那一次還沒有放過一發。這自然也是生疏的一種，在恍恍惚惚的糊塗是比較在注意的事情，他簡直把心也放在槍裏面去了，同每一個子彈那樣在等待出發。

風是順向，並不很大，船走得很快，漸漸離開海岸，海岸像一條線似的漸漸細了起來。太陽已完全出來了，海同天同樣的鑲上了一層金色。船轉了方向了，又朝着南面傾斜過去，一個三角形的又向海岸駛去。

起先，一條黑影子可以看見，在前面，正迎面駛來，漸漸地也大了，一雙漁船。海岸線又粗了一些，但還不能看清楚岸上的東西。

賽秦漢很有勁的看着前面那隻船，一邊同站在艙台上的

人在講着阿生他們聽不懂的話。兩隻船隔得並不很遠了。

「阿是貨色？」一個像是「老於此道」的同伴學着賽秦漢的口氣問。

「勿，戶頭船。」賽秦漢的神情特別冷冷地。

席坐着的一羣，大半起初沒有注意，從他們這一問答，都望了過去，那一隻船很快的駛來，船頭插得一面小黃旗，旗上有一個奇怪的大字。

那一隻被稱爲「戶頭船」的過去了。

這裏的船漸漸放慢下來，像是在等待着什麼。從前面陸續的幾隻同樣有黃旗的船，有時，一隻駛得近一些的船上，有人在和賽秦漢打招呼。賽秦漢只是淡淡的微笑，或是點點頭。

阿生要學學乖的念頭又爬了出來，他很留神看這些事情，和賽秦漢那種神氣，心理也明白了一些，一邊只是默默地想着，時時也看看賽秦漢。

又是一隻從那邊斜駛過來，阿生已經看清是沒有黃旗的了。他用全身注意望着，也可說是等待着，但自己的船還是那樣慢慢地。

「這……是勿是？」阿生無意的流出這幾個無力的聲音，自言自語的，像怕說錯話那樣望着賽秦漢。

「這是水老鼠他們的。」賽秦漢仍是那樣冷神的神氣。海算是平靜的，風浪也同離岸那樣。遠遠有一些很小的黑點，偶然從視綫所及的海面上，飄着一縷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黑烟：淡淡地，蜿蜒地，散失到半空的白雲堆裏。

現在，靠近海岸的一邊又駛過來一條船，舊黑布的帆也可看明白了，不念不緩的走向這邊來，等到已能够看清全身時，牠轉一彎，朝北駛去了。

突然一陣緊張，這裏的船一團憤怒的迅速駛起來，假使說海中的船都像野獸，那這一隻野獸是看到了一隻可以給自己填肚子的食料了。阿生他們都本能地站了起來。

船駛得很快，跟着前面那一隻，前面那一隻也快了起來，慌慌忙忙的。一會兒，前面那隻轉了一個方向，這自然是要試試後面那隻是否是一隻對他們有意的獸。可是，後面的也同着一個方向掉轉了船身。

逃也似的，前面那隻更快了，還加了一層帆。

賽秦漢的手槍朝天一槍，整個天和海像打了一個寒顫。拍！拍！接着兩槍，賽秦漢的眼珠突了出來，很憤怒。船裏的人都跑出來了，都拿了槍，滿面殺氣。

阿生他們被嚇住了。是爲了賽秦漢的憤怒？是爲了三聲槍聲？是爲了前面的食料？那是各人所感到的不同。大家都抽出槍，等待的時間是在最短促的以內了，心跳着，子彈也好像在跳着。

前面的船終於停了，後面的極迅速靠近了牠。在這一條離開着那一條三四尺遠的時候，虎，虎，虎！幾個剛才從船裏跑出來的人，已像一塊石子那樣早已飛過去了。撲通撲通，跟着，那邊船裏有二三個人也像石子似的鑽到海裏去了。

『過去，過去，過去』賽秦漢高舉着手槍，揮着，大聲的喊，三四十個人全擁過去了。

早跳過去的人已跑進了船，裏面起了二三聲槍聲，船外面，在這邊跑過去的人的包圍中，有幾個人跪着哭，有幾個已像一尊菩薩，還有個把是向海裏竄。沒有一個有稍稍抵抗的動作。

『全綁起！』賽秦漢威嚴的說，已有人在動手綁人了。阿生面前有三個人跪着，有一個是十五六歲的孩子，碰硬的叩着頭，鼻涕糊住了他的嘴，眼淚像夏天的急雨，一滴滴滴在船板上，濕了一大塊。

阿生呆住了。

猛然，後面來了一腳，幾乎把阿生踢倒。

『幹什麼？』是賽秦漢。

阿生忘了自己股上所受到的痛，立刻插了手槍，他已看不到鼻涕眼淚，和那前面是什麼人，使勁把那孩子拖了起來，反剪了他的兩手，緊緊的細住了那一雙抖着的雙手，順勢

一推，撲的倒下，接着是呼痛的哀鳴……

人統統綁齊了，又像是一個個元寶。但這不是像海水那樣在打滾，只是一些木偶，或失了魂的屍身而已。

船裏面鑽出一個人頭來喊：

『搬東西呀！』

於是阿生同幾個同伴都跑過去了。

船裏面躺着幾條身體，有些已是不能再動了，地上有幾堆血。裏面糟亂得不成樣子，東一包，西一包，桌子翻倒，棍子斷了脚。阿生聽一個胖子的指揮和同伴們一道搬了一些箱子，包裹之類出來，最後，那胖子自己提了一隻小皮包，也跟着出來。

船面，賽秦漢已問清了那幾個舵夫，放了他們的綁，叫他們搖空船回去，叫家人們準備錢贖人。

於是，提箱的，負包的，押人的，統統勝利的回到自己的船上。

賽秦漢竄來竄去，處理這樣，處理那樣，阿生的屁股上又挨了幾腳，有時是爲了走得慢一些，有時不知是爲了什麼。

東西都搬進船裏去了。綁着的人，經了一番搜索；也有些煙草末，也有些花生衣，灰塵，從袋裏飛了出來；也有皮夾，鈔票，錢，搜了出來，統統給賽秦漢收去交給船裏的人。他們把這許多搜過的人，丟進船後的另一個地方，像鋪蓋那樣堆了起來。

一切都由騷動中靜靜下來。

船動了，開始向原處駛回。

## 五

人們從海裏帶回他們的滿足。

至少是這樣：三四十個被槓子拖來的人，已不是像頭一夜的那樣感到生疏了。這裏面，少數資格老的比較沉靜些，他們的「滿足」，曾經有過去給他們的經驗。而引為慶幸的，却只是自己這一次已是安然地，不帶一些「花」或驚嚇的回來了。

初出手的，像阿生那種人，心裏在燃着相當的希望，這個希望雖然並不能解決他們全部的「磨苦運」，却是微溫着他們的心。而這個希望，總是在「有彩還可分分」的那句話上打轉。

在阿生那糊着鼻涕的臉那濕了一大堆的眼淚，以至於賽秦漢莫知所以的幾下「火腿」，這一類同他微溫的希望有些兒衝突的事情，現在是一概記不起了。偶然被股上的酸痛所泛起來薄薄的印象，也好像是別人的事情。或者是自己不小心。總之：「有彩還可分分」……

這一個「弄堂房間」裏，全是人。他們都坐在鋪着舊棉絮的地上。烟草的濃霧爲了找不着相當的出氣洞，在房裏擁來擁去。牠的顏色濃厚得同地上的舊棉絮一樣。不過舊棉絮是鋪在地上被人坐着，而烟霧却是在人羣的頭上浮來浮出，一大團一大團，沉沉地。

是已沒了陽光的黃昏，本來不會有光線的房裏，整個的糊糊迷迷地，跟着烟霧在浮動。現在，這裏是他們的休息室了——船回來以後，他們就坐在這裏了。

說他們有勝利的快樂吧？說他們有興奮的餘燼吧？白天的事情雖然是出了意外的順利，那「貨色」上的「豬」全是草包！事情該是多末使人快樂的一回？然而，勝利是他們的吧？興奮又是什麼一回事呢？他們根本沒有像賽秦漢那樣威武過

他們的槍也不會使海和天打進一個寒顫，而又給收去了。興奮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他們這一些人都知道：他們被槓子拖來是可說幸福的，這幸福，同「鑽爛泥」和「吃風浪」沒有兩樣，比較起來雖說是，「有彩還可分分」，但總是一樣替人「幫腳」做事。這些，即使阿生也明瞭。而且，假使能從此做到賽秦漢那樣，那就不同了。就是說那就好得多了。這些，阿生更是明白。但不管牠，這裏三四十個人不如昨晚那樣生疏了，總是眼前的事實。

這裏的說話聲比人還多，大家都想說幾句話。阿生坐在裏面的一個角裏，他用五個手指抓住一根紙烟，生疏地，不大拿到嘴邊去。他的周圍，較近的坐着三五個人，全吸着烟。烟絲從紙煙的頭上，從人們的嘴角，鼻孔裏鼻鼻地飄着，由起初的青色變成淡白色，一縷縷同上面的霧打成一片，又是那樣擁來擁去。

阿生在聽着人們的談話，偶然也感到想說幾句，總是怔怔地噤住了。他只好一個人聽着。人們好像怕提起白天的事，絕口不說到一些。甚至這裏的一切事情也沒有講着。他們只是說着過去的一些事情，田地的，耕種的，「大水」「小水」和「捉冬」等，馬家集街上的，和各村子裏的細瑣事情……

阿生有些厭煩，他有些不大高興聽了，可是他等待着。他希望他們能說一些這裏的一些事情：關於老頭子的，關於賽秦漢的，關於前幾次「貨色」的，但最希望人家會「提起有彩還可分分」。他知道他們有幾個資格很老，比他懂得多。

「這一位朋友……」隔着二人以外，有一個人頭朝着阿生說。

「我？……」阿生有些拘束和匆促，一時却回不出什麼

話來。他向那個人深視了一下，是一個四十開外年紀的人吧。面孔很和善，有一條特別柔和的長鼻子。於是他的拘束和匆促減退些，而他心裏更想多說一些，表示親近親近。

「我嗎？……我？……」然而他不知從何說起。

「這位朋友來過幾趟吧？」

「不，……是……頭趟……」

「頭趟該有些擔心吊肝吧？」坐在他旁邊另一個人參加了他們的談話，那個人的聲氣特別重。

「不，唔唔，還好。不過，不過……」阿生不敢抬起頭來，這不是爲了說不下去。實在，那個人早給了他一些心的壓迫。坐下來時，他已把他看清了。他比他年輕，他比他瘦削，可是也比他瘦得有勁。兩眼溜溜烏，深深的，濃濃的眉毛這時時會搖動。

「早是在？」兩個詢問他的人同時對他發問。

阿生抓住了說話的機會了。他用對母親訴說時的聲氣，告訴他們，自己的名字。詳細地，小心地，訴說他的過去，他那過去的「磨苦運」。說到後來，阿生以爲應該用點客套，於是就加了一句「請教」的口氣，結束了他的話。

「我！……你娘，比你還倒霉！我王阿三，真真是……」那個自己叫王阿三的青年人，大着聲氣說。

阿生吃驚地向他一瞥，但等聽仔細了他的話，心的壓迫就減輕了許多，動一動身子，態度也自然了。雖然，那王阿三的兩支眉毛仍像活了似的，骨塔骨塔在跳動，眼睛也射出光。

王阿三聯珠似的，說着他自己的事情，聲音是粗暴而洪亮，眉毛動得格外起勁，簡直要跳出一張瘦削的臉孔了。

三四十個人全靜了下來，誰都不會說話，聽着他說。抽

完煙的也不再接了，人們都把自己的耳朵一齊掛在王阿三那張動得很快的嘴上。

王阿三說得惹起了興，索性站了起來，指手劃腳的，簡直成了一個城隍廟裏最出色的「唱武書」的人。

他說他十五歲就到了上海。三四十個人就是被這「上海」二個字弄靜下來的，上海在一般人的面前是一處莫測高深的天國，現在，王阿三却在他們面前講了很多很多掃興的話，他說：

「……上海做人，有錢才好！……你娘，汽車大菜，滷東繡東跳他娘格鬼舞，街上人像螞蟻打仗……沒有錢才是真晦氣，餓肚子不必說，騙騙水門汀也要挨印度黑炭的「卵子棍」。娘格X，啥地方去找事體做？……」

「上海每天有白飯吃不用愁，是不是？……」不知那裏有人插進這樣的一句話。

「白飯？狗屎也沒得吃！人家剩飯你撈不到手，呵，呵，呵，人家早定好了，還留得給你吃！」

王阿三越說話越多，說了不夠，用手裝勢，用腳亂跳，眉毛一豎一豎。

他說他初到上海做做小攤三，「卵子棍」是家常飯。還給黑炭捉到行裏去，吃六個月官司，出來，東混混，西混混……難得混着了事，……鐵廠當小工，娘格臭X，一天做到天烏黑，腰骨也快斷，四隻八開！……後頭廠裏有一個朋友，叫大家不做工，大家聽了他的話，誰曉得停工還沒半天，朋友捉去了，他也捉了進去，牢監關了二年，出來還不准他再在上海，把他趕下輪船，娘格臭X！……

最後，他更有神氣說：

「那個朋友對我們說：窮人會出頭的，只要大家不給他

們做工。世界就要翻相了，媳格X，翻一翻身才爽快，幾時好翻身？老子心等焦了。那朋友還說，只要大家一條心，只要大家一條心……」

他說完了，重重的坐下來，氣虎虎的，抓了一支香煙點着。

三四十個又七嘴八舌的各自的談了起來，紙煙的霧漸次加重，一大團，一大團……

阿生呆住了，聽了王阿三的話，他的心不曉得失落在什麼地方去了。一方面固然也同人一樣，天國般的上海的夢被打碎了；另一方面，他更其覺得王阿三可愛起來，他幾乎要放棄學學賽秦漢了，他有一些沒有經驗過的興奮……

「大家一條心！」不知誰又把這句話說得重了一些，使阿生也聽得到了，這句話像一盆溫水向阿生夾面潑來，阿生感到心有些麻。

「阿生哥，吃一支「哈德門」！」阿生楞了一楞，失措地從王阿三手中接了香煙，點着火抓在手裏，他又呆呆地，不知把自己弄成怎樣才好。

大家全睡熟了。

角落裏的阿生，却還在睜着眼睛凝視着黑沉沉的房裏。黑暗在他的眼前一圈一圈的打着圈兒，這一堆圈兒破了，那一堆圈兒又圍起來了。這些圈兒，在阿生想起來，好像都是熟睡的新聲蒸出來的——牠們是那樣的和諧地有着擊拍的。

牛皮阿四在吃飯時告訴他們，明天早晨有一頓酒吃，同時「散彩」。天亮船開「黑虎洋」，「貨色」多得緊，老頭子吩咐人們早些睡覺。

但這些睡熟的人們，誰能說他們不是在做着「世界大翻身」的夢呢？不是嗎？睡在阿生旁邊的王阿三，還在咕咕咕

咕說着話，說不定他的濃眉又在骨塔骨塔跳動。阿生暗暗祈禱着：但願我們的王阿三在夢裏不是吃着「卵子棍」的家常飯！

……盤旋在阿生睡不着的腦裏，阿生自己也難說清是些什麼：有時，王阿三的話和賽秦漢的話夾纏在一起；有時，一條特別柔和的鼻子和一跳一跳的眉毛在打架，有時，糊着鼻涕的面孔和金元寶混在一道，有時，木壳槍和小黃旗跳起舞來，有時，……

「媳格奧X！」阿生也煩躁得學學王阿三的語氣，坐了起來。但立即，又害怕地不敢動得太厲害，小心翼翼的在黑暗裏望了一望，黑暗裏能望得到什麼呢？

……外面有一陣低低的哀求聲，帶着梯梯托托的鼻涕抽縮聲。這一切，像一把小巧的鋼鎖鎖住了巨大的箱子，阿生的一些思緒全給關住了。他不自主的站了起來，輕輕的從人堆中謹慎地走了出來。跟着聲音，他躡足的走着，經過了幾個手裏還握着手槍，熟睡在各處的守衛者——

他又害怕起來。

低低的哀求聲繼續傳來，在夜的空氣裏顫抖着，還夾着別一個人的說話聲。於是，阿生仍被牠不自主地拖着走。摸索索索的轉了幾個灣，已沒有了睡着守衛的人，在一個連着三間的屋前，他站住了。——那些聲音都從裏面出來。

中間的一間設着觀音菩薩的神座，一個老婦人在膜拜着。右邊的一間，房門用很大的鎖鎖着，那哀求的聲音就從門縫裏斷斷續續的散出來。阿生知道，那就是白天那個糊着鼻涕的孩子。

他輕輕地挨到右邊的屋前，他從密關着的窗縫裏望進去，裏面有燈，有幾個人沒聲沒息地睡倒在地上。那個孩子

站在門旁，頭幾乎要鑽進門縫裏去。

現在，可以聽到孩子的話了：

「老婆婆……放放我罷？可憐可憐，……我家裏有六十歲老母，三四個兄弟，都待着我回去才有飯吃。……做做好事。做做好事……老婆婆，積功積德……老婆婆……老婆婆……」

阿生聽得中間一間的老婆婆，息息率率的爬起來，走近門旁。她漏着風的聲音回答說：

「……我們也是做生意呢，……這是我那老……老頭子的生意經呢……聽……阿彌陀佛，小官人，安安心心，家裏一有信就可回去，他們不會害你的……這……這是我們的生意經呀！我們雇了許多人，要工錢吃飯……阿彌陀佛，……安心……安心小官人……」

「老婆婆，……做做好事，……家裏那有錢來……」孩子一邊哭，一邊竟用頭叩着門板，老婦人還是不管事的那樣，用毫無感情的口氣說：

「小官人……我們也做生意哪！……哪！……」說着，她又息息率率的爬上了「拜佛樓」，去拜她那「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去了。孩子的叩頭恰巧可以當她的木魚，她竟喃喃地在念經了。

阿生的兩腿索索的「彈琵琶」起來。心也幾乎快凝住了。這一會孩子似乎絕望地，把頭撞得更響——

蓬，蓬，蓬，蓬，一聲聲像打中了阿生的心，阿生的心再也凝不住的快要碎了，腳也軟了下來。

像有人在追着他，他飛也似的跑了回來，自己好像不是用腳在走路，雲裏霧裏似的。

一倒栽下來，腿還在索索地抖着。他越想越怕，越怕越

抖，糊糊塗塗地他看見黑暗中有一堆大黑影，向着撲來，他仔細的認一認——

啊！一個鼻涕糊住了的腦袋，拖着流出來的血，披著頭髮，好像要問他索命似的滾了過來。……

## 六

第二天剛亮。

五六十個人，在一個很大的廳子裏舉行他們的「歡宴」。這些被酒所引起的心，裝着相當的歡欣。酒，在那三四十個被櫃子拖來的人是有着最大的引誘力。在他們，大半都好久沒有酒喝了，譬如說阿生，他簡直有二三年沒有喝過一回；在過去，過年過節，他家裏也痛飲自造的好酒，來充實他們「歡樂的家宴」但這「歡宴」比他失掉租田和房子還早已是無形取消。這一羣大半和阿生差不多。酒，在他們，現在是更其魅一般的有引誘力了。

在廳子的最裏面，擺着特殊的三張圓桌子。中間，首位坐着的是一個煙容滿面的半老高個子，其餘是一些穿軍裝的，穿長袍馬褂的，都是體面人。他們有特殊的談話，笑聲，和互相間應酬的表示：

譬如說，那個高個子，當他拿起酒杯的時候，總要高舉酒杯向自己一桌的人，四周視一視。同時，當他拿蘇夾菜的時候，又要把碟在盆子上顯幾顯說：請，請，請。而且他們談話的時候比吃菜的時候多，又常常低頭細語，又常常作貓頭鷹的叫聲般的大笑。

但阿生們看不到這樣仔細，他同王阿三等坐在最外面的一桌。雖然菜並不很好，也沒有同徽給上面三桌的那樣多，但



他們都喝着不少的酒。王阿三越喝越會說話，嘻嘻哈哈的。同桌的人別桌也是如此。大家都活潑了許多，親密了許多。

阿生昨晚整晚沒有睡熟，剛起來有些頭暈，手足也沒勁。但喝了兩口酒之後，什麼都好許多。混身的筋骨，因了一杯杯酒下肚而輕鬆起來，人也感到暖烘烘的。他說話也多，尤其是同王阿三和邱丙——那一個有一條特別柔和的長鼻子的——但阿生開口總是發問式的，而替他解答的總是邱丙，邱丙的資格很老，人也最和善。

阿生常常喜歡回頭望望上面三桌的人，那邊的人好像特別使他感到興趣，不過望了之後，他總要藏不住的向邱丙詢問：

「……那中間鴉片鬼模樣的是誰？」

「……那穿軍裝的？」

「那穿長袍馬褂的是這裏的帳房先生？」

「……」

邱丙告訴他：

「那鴉片鬼就是港裏王，這裏的老頭子。……那灰色軍裝是×城孫旅長，黃色軍裝是黃港保衛團團長，……那長袍馬褂的不是村長就是區公所委員老爺……」

阿生聽說都是大人物，有點奇怪，雖然他也知港裏王有大勢力。他只好又問一句不大適當的話：

「他們這樣早來做客？」

「不，大概總是前幾日請來的吧？聽說他們常來這裏玩，有時候老頭子去請……」

阿生被引起一些奇異似的，又特別感覺的回頭仔細的望一望：

「哦！那不是陳二爺？……」雖然他是個後影，但已給阿

生有不會認錯的自信力。

「是的。陳二爺嘴。」邱丙告訴他：

「黃港的財主統跟港裏王有來去。港裏王對他們不會下手的。……那，那就叫「戶頭船」，白天不是你看到很多插着小黃旗的船嗎？那就是戶頭旗。」

……阿生又望望別的二桌，賽漢漢，牛皮阿四和另外許多人坐在那裏。

天還只剛剛亮透，廳裏裏暗沉沉的，空氣帶着凝着的灰藍色。上面三桌點着三枝蠟燭，只照得那一堆明亮。其餘都是陰越越的，幾個人的腦袋圍着每張桌子，手動着夾菜拿酒杯。嘴帶着一些興奮，每人都輕輕地說着話，如同夏天傍晚的蚊羣，在陰暗的角裏嘈嘈雜雜地，亂着飛動，而飛來飛去却還在這麼暗暗的一個角裏。

廳裏亮了一些，照出每個被酒熏紅的面孔，他們是快樂的。酒給他們許多快樂的動力，使個個的心也軟軟洋洋的，流動起來。

一個人，匆匆從外面跑進來，滿面死白，是一個又胖又高的人。但當他進來的時候，他那胖和高的一些威勢，完全消失在驚惶的神氣裏了。

他從桌子與桌子的空隙處，七撞八跌的奔進來，人們可以聽到他很厲害在喘氣。他一直奔到圓桌面前，對着鴉片鬼的「老頭子」。

他的神情顯然是被重大的變故所脅迫着，像一隻望見大鷹的老母雞，死白色的臉孔畫着許多難測的記號，使人猜不出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雖然站下來就動着嘴唇，但並沒說出一點甚麼來，只是喘氣：

「荷，荷荷，——荷——荷——」

「什麼事，老二？」鴉片鬼的「老頭子」，吃驚的，却勉強從容地，又是威嚴地擺出他的姿勢，很焦急的問。後來却又站起來，訓斥的眼光釘住那個叫阿二的人。

「水，水，……水水水……」他還是言不成語。

一廳子的人全把眼光牽了過去，注意着。

「水，水，水老鼠，給幹幹幹掉了！……」他終於很吃力的說出了這一句。圓桌周圍的人一噤，有的木頭般站了起來。人們的眼睛都釘住了那個說不出話的人。

「昨晚——」這時有人遞給他一杯茶，他呷了一口，在旁邊凳子上坐了下來，開始緩了喘氣，帶着顫動的聲調，像大風吹過後尚在抖動的黃葉。他說：

「昨晚，不，不，這一次，我們那裏櫃子拖到四十六個。昨，昨晚，從大山大洋「隔」來兩隻船。……貨色三十幾個。有一個叫劉三的押着四隻「貨色」回船，不想都給下「水湯」了。……水老鼠發氣，都綁了，也是大家在吃酒的時候。不想四十多個人噪鬧起來，都哄哄哄打，水老鼠一氣，把劉三鎗斃了，誰知……誰知四十幾個人，全大鬧起來，水老鼠還沒，沒放第二槍，有人跳過來奪去他的手槍，把把水老鼠幹了……我那時沒傢伙，跑去一找，誰知都沒了。……我只好躲在門後，聽他們把一個一個全幹了，沒有找到的，只怕只有我。後來他們一窩蜂走了，我只聽到那個幹水老鼠的人大聲對人們喊：咱們自家找路走，到，到，抄小路到XX——」

「狗屁！」鴉片鬼起初呆聽着，一聽這兩個字突然一震。迅速地射出一道凶狠的眼光，探海盤那樣一掠，那個人就突地打住了。

全廳沒有了些聲音，首位的「老頭子」像一尊剝落的泥菩薩。圓桌周圍的人都望着他，想在他的面上發現一些甚麼，可是，這只是一張望着恐懼和憤怒的晦氣色的臉。

「王八蛋！反了！」那一個穿灰軍裝的人像牛叫般大喊，可是人們並不吃一驚，甚至也沒有引起注意。

……那一羣另外的人——阿生他們，現在從呆住以後互相極輕微的談起話來。把頭和頭湊了湊來，俯在桌上，伊伊吾吾的，聲音極細碎。

自然，每個人的心也都給這一個驟然來的冰山凝住了。但他們自己，另外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也許是快樂，也許是興奮，不過這快樂或興奮都是今天才有的，生疏的。

阿生呆呆地坐在那裏，他已把眼睛從望着圓桌那面轉了轉來而釘住了自己面前的酒杯，但酒杯裏並沒有什麼花頭。於是，他突然記起似的，把腦袋側向旁邊的邱丙，同時又發出問句：

「阿二是誰？」聲音極輕。

「阿二是「老頭子」堂兄弟，在水老鼠那邊。……」邱丙的回答也是很輕微。

……首位那尊剝落的泥菩薩，——鴉片鬼的「老頭子」，忽然牽動着沒有肉的面孔，連連打起呵欠起來——在驚惶以後，他的煙癮發作了。

他勉強忍住呵欠，同他同桌的人們說了幾句話，脫離開桌子，預備從角門進去，半路裏恰又回轉身來，用着很吃力的，夾着呵欠，簡直有些可憐的調子，對大家說：

「諸朋友，好寒，好寒，要酒，叫他們，好寒，去開罐……」他說了之後，攪着瘦長身條進去了。阿二也跟了進去，賽奏漢也跟了進去。外面的情況却並沒什麼變動。

一會，賽秦漢的矮身材又從角門鑽了出來，走到阿生們的中間，又是那一副似乎很和善的面孔，跳動着一臉橫肉，對他們說：

「老頭子吩咐，黑虎洋待明天去，諸朋友休息一天。等會兒「散彩」分「謝意」。」

七

王阿三的脸已被酒燒得通紅。話從他的嘴裏，像一大串被繩子連着的東西，輕輕的，雜亂的流了出來。阿生有些興奮，却有些抓不到邊際那樣虛妙和空洞。他知道王阿三的酒並沒有吃醉，但他所說出來的話，却已像被攪亂了的河水，混混沌沌不容易分出什麼來。

他們像故意避免似的，又像是被壓迫着似的，大家沒有談起剛才阿二對老頭子說的一大段消息。但對於這一件事情，誰都掛着一點心，阿生，王阿三，即使邱丙也是這樣。

出了意外的，又來了二隻菜。在已全是白盆子了的狼藉的桌子上，忽然來了兩碗「氣出噴天」的熱菜，怎不使人們重新燒起猛烈的食慾來呢？何況，這又是一個意外的機會！

於是，王阿三的嘴沒有說話的功夫了，他很快的吃菜喝酒，整個的廳子裏也只剩一片碗碟聲，咀嚼聲，和幾個用舌頭在細品滋味的噴噴聲。

阿生吃了幾碟熱菜，就放下了筷子，只是呆望着王阿三那副餓鬼般的神氣，在阿生，這一副樣子使他忘了自己的吃。阿生漸漸感到王阿三這個人大可親近，心裏在估量着學學他。因此，他用探索的眼光抬頭向四圍一望，人們都靠着桌子吃着。賽秦漢大概又進去了，老頭子和阿二也沒有出來。

上面的三桌，空着幾個座位，其他的人都呆坐着。

最後，阿生的視線又從左邊的王阿三落到右邊的邱丙，這一個半老的人，一個猪肝色的方臉像一朵開足了了的深紫色的野花，安分而從容。酒把他那方臉酒上了一層莊嚴的羞祥。

差不多有十點多鐘了吧，陽光已快一步一步照到這一個被陰暗統治了的廳子。

人們都放下了筷子，却没有話說的呆望着狼藉而空洞的桌上，有時也動動他們空着的嘴巴，是在回憶着剛才的酒精的味道呢，或者是尙不滿足的還需要一點？

但王阿三，只有他還把他的筷子在已經空了的盆子裏遲笨的劃來劃去，樣子却並不像再夾着甚麼，他那兩隻眼睛緊隨着自己的筷子，而把全部的思慮都寄托在這兒。

人們，大概將忘去剛才阿二的一段報告了吧。

賽秦漢又從角門裏鑽了出來，後面跟着牛皮阿四和另外的一個人，牛皮阿四捧着一個盤子，上面是一包一包的小東西堆着。他們一跑出來，就站在廳中央的桌子和桌子的空隙處。賽秦漢揮一揮手，用板着的面孔東望一望，西望一望，冷冷地說：

「諸朋友，酒够了嗎？——唔，現在，現在老頭子吩咐「散彩」分「謝意」。——明天，決定，早晨上黑虎洋！」

牛皮阿四把盤子交給另一個人捧着，兩個人離開賽秦漢，循着每一張桌子的每個人，一包一包的分給了他們。

分到了王阿三的時候，已是快分完了。

大家沒有作聲，有幾個在包外摸一摸就放進懷裏去了。王阿三拿着這一包，在手中顛了一顛，又撕掉包着的紙，一塊亮亮的洋錢。

「一塊，怎麼算法？」

他用並不問人的語氣自語着，在這沒有一個人做聲的廳子裏，却是每個人都能聽到他的話。

「彩一角，二角，你阿是嫌少！」

賽秦漢回答着，最後是帶着明顯的蔑視。

「爲啥只二角哪？」

王阿三震的站了起來，氣勢雄雄的。剛才吃的一些酒，這時都泛上他的瘦臉，把瘦臉渲染成很有神氣，那雙濃眉更是生動地直豎。接着，不待回答的又說了下去：

「我們，爲了兩隻角子拚性命，爲了什麼呢，哼，難道「貨色」一共只幾元錢嗎？我們要叫老頭子出來，講個明白，爲什麼只兩角？」

說了，他向賽秦漢一瞥。

「你這——老頭子的槍彈，船隻，沒有怎麼去，——你

這——你們這般人到底也沒什麼用！」

除了爲保持他的「尊嚴」，賽秦漢不把罵人的話先說出來，可是他的惡怒已想把王阿三立刻壓倒。他揮着他的手，又把手指直指王阿三。

「什麼？賊矮子，沒有用你要什麼？……你娘，我們的性命只值二角，性命只值二隻角子？」

王阿三怒吼起來，他聳一聳他的身體，身體好像高了許多。周圍的人們跟着他的話起了一陣騷動，接着，嘈嘈雜雜的聲音填滿了這個廳子。

在這一個騷動的開始中，除了王阿三的大聲說話還使人有一些聽到，賽秦漢的聲音已被嘈雜的一切掩蓋住了。但在他的嘴唇的啓合和臉上橫內的跳動中，已足夠知道他那凶狠的憤怒了。

現在，阿生簡直快躲到王阿三的膀子下了，王阿三在他頭上高了起來，而他却只在他的膀子下矮了下去。其實，很難說他是在恐怖着，只是，在這個對比中，他自己已意識到自己不能像王阿三那樣，甚至連站起來都沒有可能。

「我們要加彩！」

「……加彩……加彩……」

「……加彩……加彩！」

「彩要大家均分！」

「加彩，加彩……加彩！」

廳子裏，空氣像突然遇到大雷雨打擊的湖上，連王阿三的大喊也不容易聽清楚了。即使躲在他膀子下的阿生，也辨不出他說的是什麼，只是一片「加彩！加彩！」的聲音。阿生有時覺得自己和王阿三都像在一道的喊着，可是他始終還沒有站起來。

阿生忽然注意一下邱丙，他正直視着廳中央站着的賽秦漢，憤怒掃去了剛才的慈祥，面滿沉着，而又注意着，一面也在喊：

「彩要均分！彩要均分！……」

忽然，一件黑色的東西在賽秦漢的頭上一揚——賽秦漢已握着他的腰間的手槍，而且是極迅速地：

拍！

王阿三在手槍一揚時已跳出了椅子。子彈剛從阿生的頭上飛過，阿生失了一切主宰，感到自己的身子突然矮了半截，那邊，邱丙跟着王阿三的躲開，已一躍身的跳近了賽秦漢，猛地伸拳向賽秦漢握着的手槍擊去，然而——

拍！拍！

接連第二次的子彈已向這面射來：

這樣，在沒有方法形容的迅速中，手槍落地了，阿生倒下了。……

於是，裏面三桌的人們逃難似的擠進角門去，連牛皮阿四也鑽入了逃難的一羣。王阿三已同賽、漢赤手的肉搏起來，二三十個人全都擁了過去，一切連開始騷動時的情形都破碎了，桌子被人的身體推倒，櫃子，酒壺，杯碗，蝴蝶一般在空中飛舞着又落了下來……

砰砰，……通通，……通通，……

阿生經過一陣腦袋的炸裂，眼前的世界，在幾朵金星的爆發後，整個的成了黑暗，不，世界在阿生的心裏已突然毀滅，失去了一切顏色……

血從他的額角流了出來，在地上流成了一條蜿蜒的紅線，在他躺着的旁邊，偶然還飛來幾隻酒杯，一條襪腳……失了知覺的阿生，下意識還浮動着一切砰砰發發的聲音，像在熟睡的夢裏所聽到的巨雷。最後，一陣激烈的劈拍，却只像遠處的鞭炮，隱約得越聽越模糊了。

## 八

水神廟廊下，熄了二天的燈光現在又像鬼火似的抖着，畫出破敗的周圍的陰影。時候是剛剛才黃昏。

老婦人席坐在一個躺着的的身體旁邊，她的哭泣已不成聲調，成爲聲調的只是她那梯梯托托的鼻涕和淒淒苦苦的濃痰，四周沒有什麼變動，只是從的躺在那邊廊下的人們，一個也沒有。

……老婦人摸摸躺着的的人的手，手是熾炭樣熱，整個的身體却像一條待燃的木頭。呼吸的聲音急促得進出併在一道

了。

「阿生……阿生……阿生……」

老婦人望着他，幽幽的喊着。可是沒有什麼反響，連木頭般的身體也不移動一下。

於是，老婦人伸去一把鼻涕，低泣起來。

低泣了許久，似乎低泣不能使她滿足似的，她想掙扎着聲音痛哭一場，而然她已沒有大哭的氣力。一方面，她的阿生的呼吸聲，還在告訴她尚有希望，雖然呼吸已由急促而漸漸微弱了。

天色漸漸黑，燈火在遲慢地想把牠自己振作起來，但禁不住一陣微風，已一變搖晃而危危然了。

老婦人在喃喃地埋怨着天：

「難道阿生竟帶着一世磨苦運死去嗎？不，阿生必定還會活轉來的。拾着他來的兩個人說：『子彈已給黃港的吳外科取出了，不要緊了，不要緊了……』」

「那兩個人說：『他們全走了。不去的人都回來，他們就是不去的。』爲什麼他們全走，而阿生却給弄得半條命拾回來呢，磨苦運，磨苦運，磨苦運……」

老婦人越想越迷糊了。她只是呆呆地凝視着那一個包着布的腦袋。她的希望深鎖在她的迷糊裏，整個地寄托於她那不瞬的凝視中了。

……阿生的眼睛微微睜了一下，使老婦人的迷糊突然完全忘掉，重新地被希望完全支配了她：

「阿生，阿生，阿生，阿生，……」

然而沒有一些回答。

以後，差不多每個把鐘頭都有這樣的一次，然而，他的身體仍是一條木頭。他的熱度在退，同時呼吸也逐漸低微下

去。兩隻眼皮的微睜，只是十分機關的又閉上了。  
四五個鐘頭過去了。一切已被深埋在那個發黑的大破布袋的衣裏了。

……這一次，阿生不但睜開一下眼皮，而且還掀動一下焦黑的嘴唇，鼓着極低的聲音：

「水？……」

老婦人的希望明晰地抬起頭來，她慌忙站起，在角裏倒

了一碗水，望着阿生嘴灌下去，灌不下去的都從兩邊流了下來，濕成一大塊。

喝了水，仍是那樣。

外面起了一陣狗的叫聲，接着，隱隱地，那熟悉的槓子聲又在輕輕地響了起來。

從很遠的很遠，漸漸地逼近，經過了一次重響，又逐漸的向很遠的很遠消隱下去。

## 駝店中

林熙

又走到一日的盡頭了，

喘喘氣，計算着大車又走了多少里；

想起一路的風物來——

瘦公雞在斷牆上啼，

磚樓上站滿了烏鴉，

那兒的房頂是茅草做的，

那個村莊沒有一段整齊的黑牆，

連那兒的麥地裏

找不到一根遺下的穗子，

都記得清清楚楚，

——跟咱們家比比呢？

一低頭，又該裝口烟末了。

讓油燈安慰着，

青烟在燈罩上繚繞，

看着烟，走進烟似的國度裏，

這來自遠方的人

遂重溫遠方的故事了。

多謝掌櫃的慰勉，

「來自遠方的，山邊的，水邊的，

如今可不都是一家了嗎？」

帶着甜蜜的疲倦說聲：「催着點，得趕

路，雞啼時可告我個消息。」

天明，送着老客，

掌櫃的也感到惆悵了。

「記住咱們的字號——德勝隆。」

# 血

(Emile Zola 作)

黎烈文譯

打過勝仗的晚邊，四個兵士露營在戰場上荒涼的一角。天已經黑了，他們在死人中間快樂地用着晚餐。

他們圍住一爐炭火，坐在草地上，生啖着一些在炭上烤過却還是血淋淋的羔羊的薄片。火爐的紅光模糊地照亮他們，將他們巨大的影子投射在遠處。有時微弱的光溜到僵伏在他們身邊的武器上，我們便可在黑暗中看到一些睜開眼睛睡着的人。

兵士發出悠長的笑聲，並沒看到這些注視他們的眼光。那天的戰爭很激烈。他們既不知道各人明天的命運如何，他們便快樂地享受着當前的食糧和休息。

「夜與死」在戰場上飛翔着，它們的巨翼在那兒搖下靜默和恐怖。

晚餐用完了，一個名叫涅斯的兵士唱起歌來。他的喉嚨的聲音被那沉鬱而愁悶的天空摧毀了；那歌曲，在他的嘴上是快樂的，但回到耳裏却很悲慘。兵士驚異着這從自己口裏發出而自己一點也不認識的音調，便唱得更高，恰在這時，一聲從黑暗中發出的怕人的叫喊，穿過了空間。

涅斯停了歌唱，像感着不快樂似的。對他的夥伴愛爾柏說：

——你去看看是那個死屍醒來了。

愛爾柏拿了一支燃着的木頭走開了。暫時之間，他的同伴們可以循着火把的光遙見到他。他們聽見他彎下身子，叩問着死屍，用他的刺刀搜索着荊叢。隨後便不見了。

克呂良，涅斯經過一番沉默後說，今晚狼在遠處：你去尋尋我們的朋友看。

於是克呂良又消失在黑暗裏面。

涅斯和剩下的一個兵士佛朗懶得等候了，便用大衣包了身子，一齊睡倒在半滅的火旁。他們才把眼睛合上，那同樣的怕人的叫喊又在他們的頭上經過。佛朗立起來，一聲不響，向隱滅了兩個同伴的黑暗處走去。

現在祇剩下涅斯一人了。他害怕，害怕這流蕩着臨終喘息的黑暗的深淵。他把一些乾草丟進爐火裏面，希望火光可以消去他的恐怖。火焰昇起來了，顯得血一般的紅，地面給映出了一個大的輝煌的圓圈；一叢叢的荊棘在這圓圈裏面怪誕地跳舞着，而那些睡在荊棘的陰影裏的死人，像被一些看不見的手在搖撼着。

涅斯又害怕着光。他弄散那些燃燒的樹枝，用腳踏滅它們。現在黑暗又降落下來了，並且比前更加沉重，濃厚，因此他打着冷戰，就心聽到死人的叫喊。他坐下，隨後又站起來喚他的夥伴。他的聲響使他自己惶懼；他怕引起那些死

屍對於自己的注意。

月亮出現了。涅斯非常驚駭地看到一遺蹟沒的光掠過戰場。這時夜晚不再隱住可怕的景況了。那被蹂躪過的，散佈着殘骸和死人的平原，展開在他眼前，平原上面蓋了一件光做的屍衣；這不屬於白日的，雖然照明着黑闇，卻不會消去那靜默的恐怖。

涅斯站立着，滿頭是汗，他想爬上小丘弄滅這夜晚的淡光。他心想那些死人現在既已看到他，爲什麼還不站起身跑來包圍他呢。他們那種凝固不動的狀態使他非常痛苦；他把眼睛閉上，在等待什麼可怕的事變到來。

他既站定在那兒，他便覺得他的左腳跟有着一種淡淡的溫暖。他彎下身子，看到一道小小的血溪在他的腳下流動。這血溪從一堆小石上跳到另一堆小石上，帶着一種快樂的低吟流去；它從黑闇中竄出，在月光下回旋着，仍舊向黑闇中逃走了；這正像一條有着黑鱗的蛇，那一節一節的身子緊接着無窮無盡地溜動。涅斯往後退走着，再也不能閉上眼睛了；一種可怕的痙攣使他兩眼睜得大大的，注視着那血流。

聽見那血流慢慢地膨脹起來，在那水道裏面擴大了。它由溪變成河，變成一條小孩子可以發身跳過的，緩緩地寧靜地流着的河。山河又變成奔濤，帶着一種轟轟的響聲在地面經過，向兩岸投送一種微紅的泡沫。奔濤又變成大江，變成浩浩蕩蕩的大江。

這大江帶走了那些死屍；由傷口流出的血竟多到可以漂運死人，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可怕的奇蹟。

涅斯始終對着那往上漲的波濤後退。他的眼光已經看不到對岸；他覺得那流域變成了湖。

突然，他的背靠着一道石垣；他無路可逃了。他覺得波

浪拍擊他的兩膝。那被流水帶走的死人，從他身邊經過時，侮辱着他；他們的每一個傷口都變成一張嘴，嘲笑他的恐懼。那漫漫的大海不息地漲着，漲着；這時竟在他的腰間嗚咽了。他以一種驚人的努力聳立起來，攀住石壁；石塊崩散了，他又落下，於是波浪淹沒了他的兩肩。

黯淡陰鬱的月籠着這大海，月光照到水裏便消滅了，不起反射。光在天空浮蕩着。無邊的水面，全是暗黑和喧囂，好像一個深淵的大裂口。

波濤漲着，漲着；它將泡沫染紅了涅斯的嘴唇。

## 一一

黎明時分，愛爾柏跑來把那將頭擱在石上睡着的涅斯搖醒。對他說道：

「朋友，我夜來迷失在棘叢裏了。當我剛在一棵樹底下坐下，我便突然睡去了，我的靈魂見到眼前展開一幕一幕的奇景，現在雖已醒來，那夢境還歷歷在目。

我見到太初的世界。天像一個無邊的微笑。還未開闢過的大地，天真爛漫地展露在五月的陽光底下。草的嫩芽正在變成綠色，這嫩芽比我們最大的橡樹的嫩芽還大；一些我們不認識的樹木都向天空擴張着枝葉。樹液到處大量地流着，豐富到單是植物還不能容納，竟流入石隙，將生命賦予了岩石。

地平線寧靜而又輝煌地伸展在四圍。神聖的自然已經覺醒了。好像小孩子早上睡着感謝上帝賜給光明一樣，自然向天空發散着一切芳香，一切歌曲，因爲那沁人心脾的芳香，那難以形容的歌曲，給我的印象那麼完美，我的官能幾乎不



能清愛。

溫柔而又富庶的土地，毫無痛楚地產育着。果樹隨意生長，路旁全是麥田，正像現在的蕁麻田一樣。我們可以在空氣裏覺到人的汗還不會和天的呼吸相混。祇有上帝獨自為他的孩子們工作。

人像鳥類一樣，拿着一種神的食物生活。一面祝福上帝，一面摘取果實，搗飲泉水，晚上則在樹枝的蔭庇下安眠。他的嘴唇痛惡肉食；他不懂得血的味道，他祇在露水與太陽預備出來的食物裏面找到滋味。

因為這樣，人才保全了天真，而這天真使他成了天地間其他生物的王。一切都和洽。我不知道世界是怎樣的純潔，一種怎樣崇高的和平在靈鷲中將這世界輕輕搖着。鳥類不為逃走而擊動翅膀；森林中採伐過的樹叢裏沒有藏下避難處所。所有上帝的創造物都在太陽底下生活，形成一個族類，祇有一種法律，即是仁愛。

我呢，我在這自然中，在這些生物裏面行走。我覺得自己變成更強更好。我的胸房深深地呼吸着天上的空氣。因為突然離開了我們那種有毒的風，而享受一個比較純潔的世界的徵兆，我有着一種回到大氣裏的曠工所有的甜美的感覺。

夢的天使既始終使我的睡眠繼續着，以下是我的靈魂在一個迷路的森林中所見到的事情。

兩個男子沿着一條消失在樹枝間的仄徑行走。年輕的走在前面；他的嘴唇在無憂無慮地歌唱；他的眼光對於每一片嫩草都有着一種愛撫。有時，他回轉身來向他的同伴微笑。他笑得那麼溫柔，我認出這是一種兄弟的微笑。

另一個的嘴唇和眼睛却保持着暗鬱和緘默。他向那青年的後頸投着一瞥怨恨的眼光，趕上去，在他後面踽踽着。他

像在追逐一個不逃走的犧牲者一樣。

我聽見他砍下一段樹幹，把它粗糙地製成一根棍子。隨後，生怕走失了他的同伴，他把武器藏在身後，向前飛跑。那坐下來等他的少年，當他走近來時便立起身，在他的額上接吻，好像經過一度長久的離別似的。

他仍繼續走着。天色晚下來了。少年從那森林的最後幾棵樹間，看到遠處一座被落日映得通黃的小山的情影，便加緊脚步走去。陰鬱的漢子以為他在逃遁，於是舉起了樹幹。年輕的兄弟回過身來，嘴上浮着一句快活的鼓勵的話語。就在這一刻，樹幹猛擊他的臉孔，鮮血直冒。

滾着第一滴血的嫩草，駭懼地把它搖落在地上。大地飲了這一滴血，便戰慄着，惶恐着，從內心發出一個悠長的厭惡的叫喊，而那仄徑上的細砂更使這醜惡的飲料變成血似的泡沫。

當那被難者發出叫聲時，我看見芸芸衆生都乘着一陣恐怖的风消散了。牠們探着岔道，由這世界逃走；牠們佇立在十字路口，強的攻擊弱的。我獨個兒見到牠們磨光牠們的嘴，弄銳牠們的爪。造物界的大屠殺開始了。

於是我眼前現出一串連續不斷的遁逃的場面。鷄子撲着燕子，燕子在空中攫着蒼蠅，蒼蠅落在死屍身上。從虫到獅，所有的生物都感到威脅。大千世界不斷地自相殘殺。

受着恐怖打擊的自然本身，起了一個悠長的痙攣。我們目力所及的正規的視界也毀壞了。晨光與落日都有着血似的雲；流水挾着永遠有的嗚咽迅速地逃去，樹木扭曲自己的枝條，每年向地面投下一些枯葉。

當愛爾柏說完話的時候，克呂良出現了。他在兩個夥伴中間坐下，對他們說道：

——我不知道我所要說給你們聽的事究竟是見到的呢，抑是夢到的，說是夢又有着那樣的真實，說是真實又顯得那樣像夢。

我置身在一條穿過世界的路上。路的兩旁有一些城池，民衆沿着這條路旅行。

我聽見這路上的石塊是黑的。因為我的兩腳滑來滑去，我看出這些石塊是被血染黑的。路很寬，分成兩個斜面；中間是一條小溪，溪裏流着一種紅而且濃的水。

我循着這條有許多人接攙的道路前進。我由這一堆人裏走到那一堆人裏，顧着人生在我的面前過去。

這裏，一些父親在屠殺他們的女兒，他們曾經把她們的血許給一種殘酷的神祇。披著金髮的頭顱俯伏在刀下，因為和死神接吻而現得慘白。

那裏，一些顫慄的，富於自尊心的處女，因為要逃避可恥的擁抱而自殺，墳墓給她們的童貞作了白袍。

稍遠一點，一些戀女在接吻的時候丟了性命。這一個哭泣自己的被棄而死在岸邊，兩眼注視那帶走了她的心的波濤；那一個在愛人的臂裏被殺了，而還圍住他的頸項，兩人一齊在永恆的擁抱中殞逝。

再遠一點，一些厭倦黑暗和困苦的男子，打發他們的靈魂到一個較好的世界去尋覓一種在現世尋覓不到的自由。

國王們的足，在鋪路的石塊上隨處留下血印。這一個會在他的兄弟的血裏走過；那一個在他的人民的血裏；另一個在他的上帝的血裏。印在塵土上的他們的紅色足跡告訴大家說：一個國王從這裏經過了。

牧師們絞殺犧牲者；隨後，愚呆地俯在他們跳動的臟腑上，聲音在那上面看出上天的秘密。他們在法袍底下掛着寶劍，以上帝的名義宣傳戰爭。人民受了他們的鼓動，互相踐踏，爲着造物主的光榮而彼此殘殺。

全人類都醉了；他們攻打城壁，他們在被一種可怕的泥濘塗污了的石板上流轉。他們雙手握着一柄兩面開口的寶劍，閉了眼睛在黑暗中砍着，虐殺着。

一種大屠殺的潤濕的氣息，從那消失在遠處紅霧中的羣衆身上吹過。他們嚇得沒命地奔跑，他們挾着逐漸猛烈的笑聲沉溺在酒食裏面。他們將倒下來的人們蹂躪在脚下，他們使劍口流出最後一滴的血。當他們不能再從死屍身上逼出一聲悲歎時，他們便氣得呼吸迫促，咀咒死屍。

大地飲着，貪饕地飲着；它的臟腑對於這苦澀的液體不再覺得厭惡了。它像因爲醉酒而墮落了的人一樣，瀟灑着酒精。

我加緊脚步，急於不再看見我的同胞。那黑路却每換一個新的眼界又同樣一望無盡；我沿着走的那條小溪，好像挾着那紅色波濤向一個未知的海流去。

我既向前行走，我聽見大自然變得暗鬱且嚴肅了。平原的胸房深深地裂開。一堆堆的岩石把大地分成不毛的丘壘和闊黑的豁谷。丘壘越來越高，豁谷越來越深；石頭變成大山，溝渠變成深淵。

沒有一簇樹枝，沒有一片蘚苔；祇有一些愁慘的岩石，頭頂被太陽晒白了，下面很深，且被陰影侵蝕着。路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由這些岩石間穿過。

末了，這路轉了一個急彎，我便置身在一種惡威的景色裏面。

四座高山，彼此沉重地支撐着，形成一座大的盆地。堅硬而密接的山腰，隆起着，好像一個大都市的城垣一樣，成了那一些無際的大井的圍牆。

這溪水流注的大井盛滿着血。寧靜，深沉的巨浸慢慢地從深淵裏漲上來。它彷彿安睡在用岩石作成的牀裏一樣。天空將它反射成朱黃的雲彩。

於是我懂得凡是被暴行所流的血都傾匯在這裏。從最初的一宗殺害起，每個創口都把它的眼淚滴在這深淵裏，眼淚流得那樣多，竟將深淵都裝滿了。

昨晚我會看見一道奔湍向這可咒的湖裏流去。涅斯說。

我懷了極端的情惡，克呂良接下說，走近這井邊，我窺測這汪洋大水的深度。我從那低抑的音響知道它是深入地中的。隨後，我轉眼瞧着那些作成圍牆的岩石，我看見波浪已經達到那些岩石的頂上了。我聽到那深淵對我叫說：「這正在漲着的波浪，將一直漲着，直漲到山巔。再漲上去，於是一條河將從這可怕的盆地逃去，直傾平原。那些高山沒有氣力和水爭鬥時，將陷落下去。這整個的湖將倒在世界，把世界淹滅。這樣，那些將要出世的人們將被他們父親所流的血淹死。」

這日子快到了，涅斯說，昨晚那湖裏的水漲得很高了。

#### 四

當克呂良說完他那夢的故事時，太陽已經出來了。颯風從北方傳來一陣喇叭的音響。這是將散佈在平原上的的兵士

召去歸隊的號音。

三個夥伴立起身，拿了他們的兵器。當他們向那熄滅了的爐火投着最後一瞥走開時，佛朗從深草裏向他們跑來。他的兩腳全被灰塵染白了。

朋友，他說，因為我跑得很快，我不知道我是從那裏來的。我在好幾點鐘內，祇看見紛亂的樹的輪舞向我身後飛逝。我自己的腳聲催眠我，使我閉了眼睛，我一直跑着，不會放慢一步，同時却沉浸在一種奇怪的睡眠裏。

我跑到了一處荒涼的小山。酷烈的大陽晒着那些大岩石。我的兩腳如果停下來，便會要被石頭燒着。我急於跑到山頂。

當我正要向前奔躍時，我聽見一個人慢慢地走上來了。他頭上戴着棘冠；肩負着重荷，臉上流滿了血汗。他非常辛苦地走着，走一步搖擺一步。

地是灼熱的，我受不住這種苦刑；我登上山巔，坐在一株樹下等他。這時我才看清他是背着一具十字架。纏着他的冠和塗了污泥的紅袍，我以為他是一個國王呢，因而對於他的痛苦感到十分欣快。

他後面跟了一些兵士，他們用矛攔逼他快走。走到最高的岩上，他們便將他的衣服剝光，使他睡在兇惡的十字架上。

那人悲苦地微笑着。他把兩隻手掌開得大大的，伸給劍子手；釘子在手掌上打了兩個血淋淋的窟窿。隨後，他又把兩腳合攏來，交叉攏着，這祇要一隻釘子就夠了。

他仰臥着，默默地瞧着蒼天。兩顆眼淚慢慢地在他的頰上流着，兩顆他自己不會覺到，後來消失在那堅忍的微笑裏的眼淚。

十字架豎起來了，身體的重量使得創口可怕地擴大起來，我聽到骨頭碎裂的音響。那被釘十字架的起了一個悠長的顫慄。隨後，他又隨着蒼天。

我呢，我凝視着他。看着他在死時表現的偉大，我說：『這人不是一個國王。』於是我動了憫隱之心，我對兵士叫喊，要他們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

一隻白頰鳥立在十字架上歌唱。牠的歌聲是悲楚的，好像一個哭着的處女在我的耳邊說話一樣。

——血將火焰塗上顏色，白頰鳥說，血濺紅了花，血染赤了雲。我停立在砂上，我的腳爪都沾上鮮血，我掠過橡樹的枝條，我的翅膀都染紅了。

『我遇見一個正人，我尾隨他。我在泉水裏沐浴過，我的袍子是純潔的。我那時歌唱道：我的羽毛啊，你們快樂罷：在這人的肩頭，你們不會再被殺害的血雨弄污。』

『我今天歌唱道：哭罷，哥爾哥達（註）的白頰鳥啊，爲着你的袍子染上了那將胸懷給你作爲避難處的人的血而哭罷。他是特地來使白頰鳥恢復清白的，唉！人們却逼迫他將他那創口的血來濡濕我。』

『我懷疑着，我哭着弄髒了的袍子。啊，耶穌！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的兄弟，好叫他把他的麻衣給我呢？啊，可憐的長者啊，你那一位兒子會將我這些被你用血染紅了的羽毛洗淨呢？』

被釘十字架的聽着白頰鳥啼叫。死的風吹動他的眼臉；痛苦絞着他的嘴唇。他舉起眼睛望鳥，滿含着溫柔的責備；他臉上閃過像希望一般清明的微笑。

隨後，他發出一聲大叫。他的頭垂在胸口上。白頰鳥挾着一聲嗚咽逃走了。天變黑了，大地在昏闇中顫慄。

我一直跑着而又睡着。黎明到了，山谷醒來了，它們在晨霧中顯得非常快活。夜來的暴風雨使天更澄清，使青青的樹葉更饒生意。可是那小徑旁邊仍舊有着昨夜刺過我的那種荊棘：仍舊有着昨夜在我腳下流過的那種堅利的石子；荊叢中仍舊藏着當我走過時恐嚇我的小蛇。那正人的血雖流入舊世界的脈管裏，却不會使它回復青春的天真。

白頰鳥在我頭上經過，對我叫道：——算了罷，算了罷，我非常悲哀。我不能找到一泓可以沐浴的清泉。塵啦，大地像昨天一樣兇惡。耶穌死了，草都沒有開花。算了罷，算了罷，這不過是加上一宗殺害罷了。

## 五

喇叭還在響着出發的號音。

——孩子們，涅斯說，我們的職業是一種醜惡的職業。我們的睡眠被我們所殺的人的幻影擾亂着。我和你們一樣，曾在好幾點鐘內，覺得惡夢的魔鬼壓在我的胸上。我已殺人三十年，我現在需要睡眠。讓我們的兄弟留在這裏罷。我認識一個有犁無人挾的山谷。你們願意同去嘗嘗自食其力的味道嗎？

——我們願意，他的夥伴們回答。

於是那些兵士在岩下掘了一個大洞，把他們的兵器埋下。他們跑下河裏洗浴了；隨後，四個人一齊手挽着手，在小徑的轉彎處消失不見了。

（出自 Contes a nimon）

註：Golgotha 耶路撒冷附近山名。即耶穌被釘十字架處。

# 貓

(夏目漱石)

林 玖 譯

我新年來多少有了點名氣，雖說貓也覺得有些自慢起來，總算難得。

元旦一早就有一張畫片寄到主人這兒來了。這是他的朋友某畫家的賀年片。上紅下綠，當中一個動物蹲踞着，是用彩色粉筆畫的。主人在書齋將這畫從橫看，又豎了望，說着「好顏色哪」。心想已經感服了便該放下來吧。但還是橫着直看着，身子彎向前面，伸長了手像老頭兒看曆本似地眺望，又朝向窗邊拿到鼻尖面前來看着。正以為快給我完事了吧，不料他搖起腿兒來，危險的不得了。好容易等到搖得很利害了，却又低聲地說「究竟畫的是什麼哪」。主人對於畫片的色彩是感服了，而對畫着的動物的正體並不明瞭，似乎早就在苦心着呢。我想有那樣不明瞭的畫片嗎？將閉着的眼文雅地半張開了靜靜一瞧，絲毫不爽是自己的肖像。雖未必像主人那樣立志模倣 *Andrea del Sarto* 的，却因是畫家，色彩形體都很完美。無論誰看了便知是貓無疑。要是稍具眼識的，便可判然了解這在貓之中非他貓而是我，如此堂堂地畫着。我想這麼明白的事而不知道，要苦心到這步田地，覺得人也罪過相。要會說話真想告訴他這畫上畫的就是我啊。縱使不知道是我，至少也得讓他明白這是貓。但人這東西到底是没有浴過懂得我輩貓族言語之天惠的動物，可惜也只好這樣擱着隨他去了。

在此想預先向讀者申明一下的：原來人動輒說什麼貓貓，若無其事地用輕侮的口調來批評我們，這種皮氣實在是很不好的。像把牛馬當作是從人糞裏養出來，牛馬的糞再製造出貓來那樣的想法，在不覺得自己的無智而擺着高慢的面孔的教師一類人中，也許是常有的事，但從旁邊一看，實在是不成樣子。無論怎樣的貓，也不能這麼粗陋簡便的養出來。在旁人看像是一律一樣，平等無差別，那隻貓也沒有自家固有的特色似的，可是走進貓的社會一看時，真是十分複雜，便拿所謂「十人十色」的人間的言語也能照樣應用得來。眼相，鼻相，毛相，走相，那樣也不同。從鬚髮伸張着的樣子，耳朵豎立的安排，以至於尾巴拖下的程度，同樣的地方一處也沒有。盡美醜，好惡，風雅與不風雅之數以言其千萬別都無不可。不管有這樣判然的區別，人因為只說着向上或什麼，眼睛但看天空的，所以對我們的性質是不用說，連相貌之末節都終於不能識別，也算可憐了。「同類相求」似乎是古來就有的話，因其如此，糕餅司務只是糕餅司務，貓只是貓，貓的事也就非貓不能知道，人類無論發達到怎樣，這一點上究竟還是不成。何況說句老實話像他們那樣自信了不得而實在是空無所有之輩，所以更難。又何況缺乏同情心如我的主人那樣，連「澈底了解相互為愛之第一義」都不懂的人，自然毫無辦法了。他像一個羸劣的牡蠣似的，緊吸住了書

齋，對外邊從不會開口，而裝着只有自己是頗為達觀的面孔，可謂有點古怪。他不達觀的證據，只要看現在對我的肖像攝在他面前，一點沒有醒悟的樣子，面不改色地說着「今年是征俄的第二周年，大約是熊的畫吧」(一)一類莫明其妙的話也就可知了。

我在主人膝上圍着眼睛這樣想着，不久了環拿了第二張賀年片來了。一看是活版印的，四五匹西洋的貓一排地列着，握了鋼筆打開書本在用工，其中有一匹離了座位在桌子角上跳着西洋的「貓呀貓呀」(二)的舞踊。上面用日本墨漆黑地寫着「吾輩是貓」一行字，右側還留着「讀吟誦吟貓之春一日」的俳句。這是主人的舊門生寄來的。無論誰一見便該明白，而迂闊的主人還好似不會醒悟，不思議地歪着腦袋，自言自語道：「怪哪，今年是貓年嗎？」我這麼有名了他像還沒注意到似的。

了環又拿進第三張明信片來了。這次不是畫片，寫着「恭賀新年」，旁邊附着「貓亦懇祈傳言致意不勝恐縮之至」。無論如何迂遠的主人，這樣明白地寫着，也似乎懂得了。好容易才像注意起來，嘴裏「哼」的一聲望了我的面孔。那眼色和以前不同，多少似乎含着尊敬之意，一向不認世上一切存在的主人，忽然也換了一個新面目，如果想想這完全是託我的福，則這樣的眼色也是至當的吧。

正當這時門外唧唧唧……響起來了。大概是來客吧，要是來客，了環自會出去傳達，我是除了魚店的老梅來，決計不出去的，因此安靜地照舊坐在主人膝上。這時主人像來了放印子錢的人似的，滿面顯着不安之色望着大門邊。又似乎討厭請拜年客喝酒這等事。人偏屈到這地步也是無話可說了。那麼乘早出門又多好，而這點勇氣也沒有。愈來愈顯出

牡蠣的根性。不一會了環進來說「寒月先生來了」。這名叫寒月的人好像也是主人的舊門生，現在學校畢業了，聽說排場比主人還大些。這人不知爲什麼老上主人這兒來玩。一來便只說些有那位女人戀慕着自己呀，沒有呀，世間有趣呀，無聊呀，淒涼呀，醜麗呀一類句子回去。找着主人那樣快渴塞了的人，專誠來談這類的話，自然不能了解。可是那牡蠣的主了聽人這樣的談話却不時地附和着，才是更有趣。

「這响久遠了。只因去年年底以來大大地活動着，雖想出來出來，終於脚步沒向這邊」，弄着外衣紐子說着謎樣的話。「脚步向着哪邊了呢？」主人正經地拉着黑布禮服(三)的袖子。這套禮服是布的，袖子很短，裏面薄薄的東西左右各拖出五分來。「嘿，嘿，嘿……是稍許不同的地方。」寒月君笑着，一看今天門牙缺了一樣。「你牙齒怎的哪？」主人將問題轉開了。「噓，只因在某處吃了香茹」，「吃了什麼？」「那，稍許吃了點香茹，想用門牙咬下那香茹的蓋兒，潑落地門牙掉下來了」。「噢，香茹喫掉門牙嗎？老頭兒樣的！那麼作作俳句還許可以，要講戀愛是好像不行了吧？」手掌輕輕地拍拍在下的頭。「啊啊，這貓還是那一隻嗎？不是肥得很了嗎？照這麼車廠的阿黑怕也比不土他了吧。好漂亮啊。」寒月君大大地稱讚我。「這响長的是很大了。」自慢地拍塌拍塌打着腦袋。給人稱讚了雖然得意，腦袋却稍許有點痛。「前晚上也會來了一次合奏會哩。」寒月君將話頭又回到原處。「在哪兒？」「哪兒也罷，不消問也得啦。梵娥鈴三架和鋼琴的伴奏，非常有趣味。梵娥鈴有了三架便拉的蹩脚也能聽的了，兩位是女的，我雜在裏邊，却是覺得自己也很拉的很好」。「噢，那麼那女的是誰？」主人羨慕似地問他。原來主人平常雖播着枯木寒巖樣的面孔，實在却決非對婦人

冷淡的人。曾經讀了西洋的某小說，其中描寫一個人物，對於大抵的婦人總是有些戀慕。一計算經過路上的婦人有七分弱都是戀慕着的，這樣的事諷刺地寫在那上面。他看了竟說「這是真理」而大為感服。這麼浮的人爲什麼過着牡蠣的生活？在下做貓的是到底明白了。有人說是因爲失戀之故，又有說是胃弱的關係，還有人說是沒有錢，生性怯弱的緣故。好在怎樣也不是個會和明治歷史發生關係的人物，所以不要緊。但只有羨慕地打聽寒月君的女朋友却是事實。寒月君有趣似地將簞子挾着點心盤裡的燻魚用半邊門牙咬着吃。我擔心他又不要落下來吧，這回却牢靠了。「什麼，兩位都是某處的小姐囉。你是不會認識的。」疎疎淡淡的回答。「怪——」主人拉長了說「道哪！」略略想着。寒月君像覺得已是相當時候了，因試教促道：「實在好天氣！有工夫一塊兒散步去吧，旅順陷落了市上很熱鬧哩。」主人的臉上看來女朋友的的身世比旅順陷落還想聽的樣子，沉思了一忽，好容易像決心了「那麼出去吧。」打定主意站了起來。依然那身黑布的禮服，加上一件二十年來穿舊了的絲綢襖兒，據說還是什麼哥哥的紀念品，絲綢便怎樣結實，這樣不斷穿着也經不起，幾處都變成稀薄了。太陽底下一照便能瞧見裏面補針的釘眼。主人的服裝不分冬夏寒暑，既非家常衣也非出門服，到外邊去時兩手懷裏一輪便飄然而出。是否此外再沒有穿的東西了，抑是有而怕麻煩不換？在下可不明白。但這一層却不見得是爲失戀的原故。

兩人出去以後，我稍稍失敬將寒月君喫剩下的燻魚叨光了。我這時已非普通一般之貓可比，想至少像桃川如燕以後的貓呀，或是偷 *Guy* 的金魚的貓那樣的資格是充分有的了。車廠的阿黑原來就不在眼中。即使叨光了一片燻魚，也許

不至就給人說長道短吧。而且避了人家眼目吃點開食的脾氣也不一定就只限於我們貓族，家裡的阿三之流便常在夫人出去時將糕餅點心之類失敬叨光了。不但是阿三，即連夫人所說現在受着高尚教養的小孩們尙且有這種傾向。是四五天以前的事了，兩個小孩起得非常早，主人夫婦還睡着的時候，兩人對面在食桌旁坐下了。他們每天早上向例是在主人吃的麵包的裏面上敷些白糖吃的，這天恰逢糖鉢擺在桌上，連調羹也擱在那兒，因爲不像平常那樣把白糖分給各人，大的不一會從鉢裏掏出一匙白糖攪在自己盤裏，小的便照姊姊樣子用同樣方法將一般多的白糖放進自己盤裏，兩人對望了一忽，大的又用調羹掏了一瓢加在自己盤上，小的也立刻拿調羹將自己的份量添的和姊姊一樣。這樣姊姊又掏上一瓢，妹妹也不吃輪加了一瓢。姊姊又將手攀到鉢子去，妹妹又拿起調羹。看着那時一瓢一瓢添着，終於兩人的盤上都堆滿了白糖，鉢子裏像已不剩一瓢白糖的時候，主人擦着睡眼從寢室裏出來了。特意掏出來的白糖重新照原樣放了進去。一看這種地方，人從利己主義中計算出來的所謂公平之念比貓也許優勝些，智慧却似比貓還愚劣哩。沒有堆的那樣高時快快喫完又多好，只因照例我說的話不懂得，雖覺罪過相，也只好在櫃上默默看着算了。

和寒月君出去的主人到什麼地方散步了呢？那天晚上很遲回來，第二天坐下食桌旁時已是九點光景了。從櫃上拜見之下，主人一聲不響地在吃雜煮。(四)吃一碗又一碗，餅塊雖不大，每碗總也有六七塊，喫到最後一塊剩下碗裏，想是已够了的樣子筷子放下了。人家這樣放肆是決不答應的，要着主人的威風得意洋洋的他，看那渾濁的湯中焦頭爛額的餅的屍骸竟是恬然無奇。夫人從壁廚裏拿出高峯牌胃藥放在桌

上，主人却道「這喫不靈不喫了」。「你哪，澱粉質的東西，說是很功用的，喫了好吧。」勸他吃。「澱粉也罷，什麼也罷，都沒用啦！」頑固起來。「你真吃厭了」。夫人獨自咕嚕着的样子。「到不是吃厭，是藥不靈。」「那麼前些日子不還說很靈嗎？每天吃着嗎？」「前些日子是靈，這些日子是不靈！」說着對句樣的答話。「這樣一時吃一時停，便怎樣有效的藥也靈不了，再稍許耐一下吧，胃弱不比得旁的病，治不好的啊」。一邊說一邊望着托盆的阿三。「那倒是真的哩，再稍許吃一點看，就知道是好藥是壞藥呢。」阿三不管三七念一幫着夫人。「什麼也罷，不吃便不吃，女人們懂得什麼，不准多說！」「反正是女人啦！」夫人將高峯胃藥推到主人面前硬逼着他吃。主人一句話也不說站起來走進書房裏去了。夫人和阿三面對着嘻嘻的笑。逢這種時候要是緊跟在後邊跳上大腿去，便會遇到大禍，因此悄悄從天井轉過，走到書房的廊簷邊，從窗紙縫裏望進去，只見主人打開了叫什麼 *Indigestion* 的人的書在看。如果照平常那樣能懂得，也就有點本領。五六分鐘光景將書拍的翻起丟到桌上去了。心想大概也就是那會事吧，再注意一看時，這次將日記本子拿了出來，寫着底下那樣的事：

與寒月散步於根津，上野，池之端，神田一帶，池之端妓院前有藝者衣襦繡之春服，爲毬子戲，(五)裝飾頗麗而貌不揚，不知何故與家中之貓有相似處。  
什麼面孔不漂亮的例，不特別舉出我來，也不妨事吧。即如我到剃頭店去刮一下臉，也不見得和人不一樣。人這樣自負真沒辦法。

經實丹之角，復有一藝者來，是乃長身玉立體態適度之女。所衣薄紫之服亦柔順稱體，甚見高雅，露其白齒笑曰

「源少！昨夜——卒因事忙也！」但其聲枯如征鴉，大好風采，爲之成色不少。所謂源少者究一如何之人，亦懶於反顧，即袖手而出御成道。寒月似頗現慌張之態焉。

再沒有人的心理那樣難解的東西了。這位主人現在的心裏是怒嗎？是神魂顛倒嗎？或是在求着哲人遺書中的一道慰安嗎？一點也不能明白。冷笑世間嗎？想投合世間嗎？對無聊的事觸動了肝氣嗎？還是一心超然於物外嗎？簡直摸不清楚。貓類在這種情形下便單純得多。想吃便吃，想睡便睡，生氣時拚命生氣，哭時痛快地哭，第一，日記那樣無用的東西決不去記，因爲沒有記的必要，像主人那樣裏相反的人，也許有寫寫日記將自己不能示於世間的面目在暗裏裏發揮的必要。但一至我們貓族，則因行止坐臥，行尿送尿，都是真正的日記，所以覺得不用特別經過那種麻煩手腳來保存自己的真面目。有那記日記的工夫時，不用說到着下睡覺啦。

在神田某亭吃晚餐，飲久闊之正宗(六)二三杯，今晨胃氣大好，覺胃弱當以晚酌爲第一。高峯之不行無待言，任何人巧言亦無功，無効之物終無効也。

是對高峯胃藥屢施攻擊，獨自爭鬧着的樣兒。今天早上的肝氣稍許在這里露出一點尾巴來，人的日記之本色，也許就在這些地方吧。

前以○言，廢朝食則胃可治。因罷早餐二三日以觀之，而腹如雷鳴，毫無成效。△△忠告曰：務忌醃菜，據其說：凡胃病之因，均在醃物，苟斷醃物，則胃病之源涸，自就全愈云云。由是一週間，於醃菜未嘗一觸，然以並不見有特別之應驗，近日又食之矣。問於××，據云惟按腹揉法療治能愈，但普通者不可，苟以皆川派之古式揉法，行之一二次則一般胃病，均可根治。安井息軒(七)亦甚愛



此按摩術，豪傑如坂本龍馬，(八)聞亦時受此療治者。因愈趨上根岸令揉之，乃一則曰不揉骨不能愈，再則曰臟腑之位置不一度顛倒難以根治，而行其殘酷之揉法，其後遂至身體如綿，若患昏睡病，僅一度即不堪而罷。A君囑勿食固體物，因於一日間但飲牛乳試之，此時腸中咕嚕作聲，若洪水之泛濫，終夜不得眠。B氏曰：以橫隔膜行呼吸，使內臟運動，則胃之活用自趨健全，試一行之！是亦多少練習，而腹中總苦於不安，且此須時時留意，一心不亂者，乃五六分鐘輒忘，如念念勿忘，提心吊膽於橫隔膜，則讀書爲文，俱不可能。美學者迷亭見此狀護曰：既非將分娩之人，何苦如此。近頃因廢之矣。C先生謂如食蕎麥粉或相宜，因即以湯粉炒粉交替食之，然此物徒使下痢不止，無任何功能，余年來爲治胃弱，盡力之所能，講求種種方法，而均歸無效耳。

惟昨夜與寒月所飲正宗三杯，確有功效，今後其每晚飲二三杯也。

這也決不見得是長久繼續的事，主人的心和我的眼球一樣，不斷地變化着的，他是幹什麼也不會長久的人。雖說日記上把胃病擔心成這樣，表面却裝得非常大意，所以好笑。前幾天他的朋友某某的學者來訪他，由一種見地上，說一切的疾病，不外是祖宗的罪惡與自己的罪惡之結果。像是頗有一番研究了的，條理明晰，秩序整然，極漂亮的議論，可憐我家主人這等人，到底連反駁它的頭腦和學問都沒有，但因自己正爲胃病所苦，總想辯解辯解，以保自己面目似的：「你的說法到很有意思，那 Carlyle 也是胃弱哩。」恰像 Carlyle 是胃弱，所以自己的胃弱也是名譽的樣子，想入非非的應付。於是友人駁斥道：「Carlyle 胃弱，胃弱的人可不準

就成 Carlyle 哪！」主人默然了。雖然這樣富於虛榮心，實際却像還是希望不胃弱的樣子，說着今晚起開始晚酌，不免有點滑稽。想想今天早晨將雜煮吃的那樣多，也許就是昨晚和寒月君喝了正宗的影響，在下也想吃他一點雜煮了。

我雖說是貓，一般東西都吃，車廠的阿黑那樣一直遠征到小巷裏魚店的氣力是沒有，新開路二弦琴師傳家裏的三毛那樣奢侈是不用說沒那種身分，因此意外不吃的東西倒是很少。小孩們吃掉下地來的麵包屑也吃，糕餅的餅兒(九)也啞，蔬菜雖不好吃，爲經驗起見，醃蘿蔔也會來他兩片過。噢，一看到是挺妙的東西，一般的東西都能吃。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是奢侈任性，到底不是教師家裏的貓應該說的。聽主人說過這樣的話：法國好像有一位名叫巴爾扎克(Balzac)的小說家，這人是個大奢侈漢——却不是嘴的奢侈漢，只因是小說家，文章盡奢侈之能事，巴爾扎克一天想給自己寫着的小說中的人取個名字，取了許多，看看總不中意，這時恰逢朋友來玩，便一同出門散步去了。朋友原是什麼也不知道，限了他出去的，巴爾扎克却打算來找先前自己苦心焦慮着的名字，一到街上，什麼事也不幹，只望着店頭的招牌走，但還是沒有中意的名字。帶着朋友一路亂走，朋友不明所以緊跟着走去。他們終於從早至晚將巴黎探索遍了。在歸途中，巴爾扎克不期注意到一家裁縫店的招牌上，一看招牌上寫着 Marcus 這一個名字，巴爾扎克拍手喊道：「這個啦，是這個啦，非此不行啦，Marcus 豈不是一個很好的名字麼！Marcus 上面加上他一個 Z 的縮寫字，這樣便成一個無可非議的名字了，非用 Z 不成！Z Marcus 實在妙！自己取的名字雖以爲取得好，但總有點不自然處，所以沒意味，好容易取下了中意的名字啦！」把朋友累成這樣，完全忘了，一個人高

興地說着，爲取一個小說中的人名，必得我這巴魯一天，也算是一樁很費力的事了，奢侈能到這地步也就不錯，像我這般跟着牡蠣的主人的身分，真起不了這樣念頭，心想只要有吃的，什麼也行，這也是境遇使然吧，所以現在想吃點雜煮也決不是奢侈的結果，只因打算能吃時便吃他些，又想起了主人吃剩的雜煮也許在廚房裏擱着吧……且到廚房裏去看。

今天早上看到的餅，照樣顏色黏在碗底裏，老實說，餅這東西到如今還沒進嘴裏一次過。看看似乎味道不錯，又覺得有點膩心。用前腳將上面的菜葉撥攪來，一看腳瓜上滿掛着餅皮，黏膩膩的，聞聞看，一股像鍋底的飯剛盛到飯桶裏那樣的氣味。吃吧，不吃吧，四周望望，不知是幸是不幸一個人也不在，阿三是成年到頭那付臉孔在耍着獃子。小孩子在裏屋唱着「兔兒你在說什麼」的歌。要吃就是現在了。如果這機會一失，便得到明年不知餅這東西的味兒，我當這剎那，雖說貓也感到一道真理：「難得的機會使一切動物雖不喜歡的事也敢作」。我說這句老實話，這樣地雜煮是真不打算吃，非但如此，看久了碗裏的樣子，愈來愈惡心，簡直不願吃。這時如果阿三打開了邊門，或是聽到裏邊小孩的腳步聲向這邊來時，在下便毫不吝惜地棄之而去，而且對雜煮這事直到明年也不見得會浮上心頭來吧。但誰也不過來，任怎樣躊躇着也不來。好像有誰催着不快吃麼不快吃麼的樣子。我看看碗裏，一邊想着快來個誰就好！還是誰也不來，我終於不得不吃雜煮了。用這樣的勁兒咬，要是普通的東西早該咬下了的，好怪啊！以爲「行了吧」要打開牙齒却拔不開了，想再咬一遍也咬不脫，覺得餅是魔物時已經遲了，像陷入泥沼裏的人想拔出腳來，愈焦慮愈深陷下去的樣子，嘴

裏越咬越沉重，牙齒不能動了。牙齒的抵抗力還有點吧？有也一點不能收拾。美學者迷亭先生曾批評我的主人說「你是個拉不開的人」，實在說得妙。這餅也和主人一樣怎麼也拉不開。任你左咬右咬，也如三除十似的遙遙不能有盡期。在這煩悶之際，我不覺逢着第二道真理了：「一切動物直覺地預知事物的適與不適」。真理雖已發明到兩道，餅還是緊黏着，所以毫不感到愉快。牙齒像被餅的肉吸收了，被拔了出來似的發痛。不快點咬下逃時，阿三就來，小孩的唱歌也息了的樣子，一定會跑到廚房裏來。煩悶之極，將尾巴團團地揮舞着看，一點功效也沒有。豎起耳朵來，又睡下來，都沒白搖，立也白立，睡也白睡，覺察到這些時便不幹了。好容易想到這惟有借前腳之助抓下餅來才行。先舉起右邊的撫弄嘴的周圍，只撫弄還不是能拉開來的，這回伸出左邊的，以嘴爲中心，急劇地劃一個圓看，用這樣的符咒，魔還是不走開。心裏想忍耐要緊，左右交互地動，但牙齒依然陷在餅裏邊。嘿，嘿，煩哪！兩胸齊起，這時不可思議的是兩隻後腳居然能站起來了。覺得總有點像不是貓的樣子。管他是貓不是貓吧，弄成這樣的日子能受得下去嗎！無論如何也幹到餅底走開才休！意氣旺盛地向臉上亂搔亂擦，前腳的運動太猛烈，動輒失了重心便跌倒。每次倒下不能不用後腳來擺穩姿勢，因此老在一個地方便不行，廚房的這邊那邊圍圍轉，覺得自己也很能這麼機巧地站起來。第三道真理要地裏現出來了：「臨危則平常不能爲者能爲之，此之謂天祐」。使侍而享着天祐的我正拚命和餅奮戰着，不知怎麼覺得有種腳步聲音，是從裏面來了人的樣子，心想這裏給人進來可不得了，愈是跳起了，向廚房裏四周轉，腳步聲漸漸移近來，呵呵可惜

天祐還稍許欠一點。終於給小孩兒看到了。「啊啦，貓吃了雜煮在跳着舞哩！」大聲喊着。第一個聽見這聲的是阿三，籠子和板兒都丟了，從邊門旁「啊呀你看」的一聲趕了進來。夫人穿着綉綉的外衣說：「作孽的貓呀」。主人都從書齋裏出來了，說道這「混蛋」。說有趣有趣的只是小孩子。這樣大家不約而同的格格地笑着。肚子裏生氣，又痛苦，不跳着又不行，可窘煞了。好容易笑聲停止了，五歲的女孩道：「媽媽，貓也真可以哪！」因此既倒的狂瀾不知什麼勢頭又大笑起來。人缺乏同情的實例雖也頗見聞過，但沒有比這時還痛切地感到了。終於天祐也不知在哪兒消失了，直至照老法子四脚一伸，演了眼烏珠白翻的醜態為止，總算丟完臉了。難怪主人也像不忍坐看活活死似的，「算了吧，把餅拿下來，」吩咐阿三。阿三使着「再讓他跳着不好嗎」的眼色望夫人。夫人雖還想看看跳，但似乎沒有一直看到死的意思，因此默然不響。「再不拿下就會死掉，快給他拿！」主人再望了環。阿三像從吃着好點心的夢裏正吃了一半給叫醒了的樣子，滿面不高興抓住餅很命拉，心想雖不是寒月君，這樣拉不知門牙都會拉脫不？痛得非常，緊黏住在餅中的牙毫不容氣地都拔了出來，真受不了。我經驗了「凡一切安樂必當通過困苦」的第四道真理，驚訝地四周一望時，家裏人已經進內屋裏去了。

達到這樣失敗的時候，在家裏給阿三那類人望着總有點不大體面，索性翻然起去訪問新開路二枚琴師傅那兒的三毛姑娘吧，從廚房裏走出來了邊門。說起這三毛姑娘是這鄰近有名的美貌家，我雖是貓，凡物之情是整套兒熟悉。在家裏見到主人難看的面孔，碰了阿三的釘子，心裏不快時，必定到這異性朋友面前訪問訪問，談些各色各樣的話。於是不覺之間，神清氣爽，方纔的擔心，苦勞，一概忘却，像另外投

胎過了似的。女性的影響實在是不小啊。這時心想「不知在不在哩」，從籬笆裏望進去一看，三毛姑娘因為在正月裏，項圍兒帶着新的，儀態很好的坐在廊下。她背脊的圓潤，美到難以言喻，可謂盡曲線之美了。尾巴兒彎轉的程度，兒曲折的模樣，嬌慵地擺動着耳朵的丰韻等等，到底不可形容。尤其因為在太陽光底下暖的地品貌顯得很好地露着，身體不但有靜肅端正的姿態，那滿身賽過天鵝絨般的毛，反射着春天的陽光，却似無風而在微動。我暫時恍惚地跳望着，一會兒清醒轉來，當即低聲叫道，「三毛姑娘，三毛姑娘」一邊用前腳招呼着。三毛子「阿啦先生」的一聲走下廊簷來。紅項圍上的鈴噲噲噲地響着。心想「嘿！到了正月連鈴都掛起來了，好聲音哩」。感佩之間，越已來到我身旁，「啊啦，先生！恭喜啊！」我們貓屬間互相招呼的時候，是將尾巴像棒似的豎起，向左邊骨碌地一轉的。這條街上稱我做先生的只是這三毛姑娘。我是上面說過名字雖還沒給取下，只因是住在教師家裏的，所以惟獨這位三毛子尊敬地叫着我「先生」「先生」。在我給人叫作先生也未必不舒服，所以唔唔的答應着。「啊呀，恭喜恭喜！打扮得很漂亮呢。」「唔唔的響着。」實在好聲音，我活到現在還沒見到這樣漂亮的東西。「呀！討厭來！都拖下來的哪。」又噲噲噲噲的響動着。「聲音好吧？我很高興呢。」噲噲噲噲噲噲不斷的響着響着。「你家裏的師傅像很喜歡你似的。」拿我自己來一比，暗暗露出一點欣羨之意。三毛子是個很天真的。「真是啊！完全像自己的小孩兒一樣呢。」嘻嘻地笑。貓未必就不笑。人們以為除自己之外就沒有能笑的，這却錯了。我們的笑是將鼻孔擠成三角形，震動着喉頭骨而笑的，所以人們不

會明白。「你家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啊，說主人麼？妙哪，是師傅呀！二弦琴的師傅呀。」「那是我也知道的，問的是他的身分是什麼？總許從前也是個像樣的人吧。」

長待君兮，小松極……

紙門裏面師傅彈着二弦琴。「好聲音吧，」三毛子自慢似的。「好是像還好，我可是不很懂，究竟叫做什麼？」「那個嗎？那是叫作什麼的呀，師傅是最喜歡那個的。……看師傅那樣已經是六十二了呢。還是很結實的」。六十二了還活着，難怪也不能不說聲結實。我「唔」的答應了。雖似有點不適合，但此外再沒什麼確切的答詞，也是無法。「便是那樣，原來身分還是很闊的哩，常常這樣說的……」「唔，原來是什麼樣的？」「總之是叫作天璋院君的師爺的妹妹嫁過去的那家婆婆的外甥的姑娘什麼的」。什麼？「那天璋院君的師爺的妹妹嫁過去的……」「行啦！知道了。是天璋院君的」，「唔」，「師爺的」，「是呀！」「嫁過去的」，「妹妹嫁過去的」，「是妹妹嫁過去了吧」。「是的錯了。妹妹嫁過去的那一家的婆婆的外甥的姑娘。」「是什麼婆婆的外甥的姑娘吧」。「「唔，明白了吧」。「不，怎麼很混雜的不得要領哩，總之就是天璋院君的什麼吧？」「你也太不明白了。說是天璋院君的師爺的妹妹嫁過去那家的婆婆的外甥的姑娘，先頭起不是講了的嗎？」「那才完全明白啦」。「只要那明白了就好了」。「唔唔」沒有法子只好讓步了。在下有時和人講道理給逼住了也不能不撒個半謊。

紙門裏邊二弦琴的聲音拍的停下了。是師傅的聲氣叫道：「三毛呀三毛呀，吃飯啦！」三毛子高興似地「啊，師傅在叫着嗎，我要回去了，好不好？」想說不好，可是也沒

辦法。「那麼以後再請過來玩啊！」鈴兒噙嘴嚼嚼的響着。走向院子那邊去了，却又轉了回來，「您氣色很不好哩，沒有不爽快嗎？」擔心地問。果真麼，吃了雜煮跳了舞也不能說將出來，因道：「什麼，也沒別的怎麼樣，稍許想了點心事，頭痛着，心裏想和你來談談也許就會好，所以走出來的。」「是麼？請你保重吧，再會了。」像是有點惜別之態。這麼一下，雜煮的元氣也整個兒回復轉來了。心境很舒服起來。

回到家中，廳子裏顯着平常少有的春氣，主人的笑聲都能爽朗地聽到。覺得奇怪，從打開着門的廊下跳上去，走近主人身邊一看，原來來了一位面生的客人。頭髮齊整地分開着，布禮服上罩了芝蔴布的裙子，是一位極其老實相的書生（十）風的人。再望主人的手爐旁，一張「介紹越智東風君水島寒月」的名片和春慶漆的捲煙盒並擺着，因此這客人的大名以及是寒月君的朋友也都知道了。主客的對話因為在中途，前後不很分明，但總像是關於我上回介紹過的美學者迷亭君的事。

「說是還有一種有意味的趣向，務必一同來，因此……」客人正經地說。「什麼？是到那西餐廳去吃午飯還有一種趣向嗎？」主人加滿茶推到客人面前。「是嗎，那所謂趣向在當時我也不明白，心想總之是他老人家的話，也許會有什麼有趣的材料吧……」「回去了嗎？真的。」「可是給我吃了一驚」。主人像要說你聽啊，將坐在膝上的我的頭拍拍地打着，有點兒痛。又是那作孽的丑戲樣的事吧。那傢伙那一套是他的老把戲」。忽然想起了 Andrea del Sarto 的事件來。「他問我，你吃些什麼別致的東西不好麼？」「吃了什麼啦？」「最先是「一面看菜單一面說了些關於西餐廳的種種的話

「是沒有叫菜以前嗎？」「唔」，「以後呢」，「於是歪了頭望西巖說，『總像沒有什麼別致的東西哩』。西巖不服似的說『烤鴨和牛排怎麼樣，先生說吃那樣的平凡菜便不特別別地跑到這兒來啦。西巖不懂平凡的意味，顯着奇妙的樣子默默不語了』。『是哪』。『於是望我這邊說：『你到法國或英國去時，很能吃些天明調萬葉調（十一）在日本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刻板似的，真是不想進西餐館。』那樣的大氣餒——到底他出過洋吧。』「什麼，迷亭那裏出過洋，雖說錢也有，時間也有，要去什麼時候都能去的，大概是把將來要去的打算當作過來的事尋開心哩」。主人自以為也說了俏皮話想引人笑，客人却並沒有那麼感服的樣子。『是嗎？我以為他什麼時候出過洋了，所以終於認真地拜聽着，又像親眼見了來似的談那些蝸牛的 Soup 呀，田雞的 Omelet 呀一類的話。』「這是在誰處聽來的吧，造謠的事他是一等的名人。』「總像是這麼似的，」眺望着花瓶裏的水仙。似乎有點遺憾的樣子。『如此說來，所謂趣向就是這麼吧。』主人再逼着問。『不，這僅僅是個冒頭，本論還在以後哩』。『唔！』主人插進一聲好奇的感歎詞。『於是說：『真是雖然想吃些蝸牛田雞也不能辦到，好吧，且讓點步吃個橡麵棒（十二）那樣的便行了，喂，你怎麼樣？』和我商量起來，我終於沒有什麼意見，就說這也行吧。』「嘿，橡麵棒真妙啊。』「唔，妙是真妙，只因先生太認真的樣子，所以終於沒有注意到。』恰像向主人謝着疏忽之罪似的。『後來怎麼樣？』主人像並沒關係似的，對於客人的謝罪始終沒表同情。『於是向西巖道：『喂！把橡麵棒拿兩份來！』西巖重新問，『是明司包兒（Minceball）嗎？』先生愈是擺出正經的神氣，更正道：『不是明司包，是粉麵棒！』「難怪，那橡麵棒的菜

究竟有沒有？』「那個嗎？我先也覺得有點蹊蹺，可是先生是多麼的沈着，加之又是那樣的西洋通，尤其因為那時硬信着他出過洋了的人，所以我也幫着嘴告訴那西巖說：是橡麵棒，橡麵棒啊！』「西巖怎麼樣了呢？』西巖嗎，現在想想實在是在滑稽哩！想了好一會說道：『很對不起，今天橡麵棒正不湊巧，要是明思包兒立刻便可做出兩份來。』先生像非常遺憾的樣子道：『這麼說，特地走到這兒來白白的回去不成！怎麼也不能想個法子給我們來個橡麵棒嗎？』說時將兩個銀角子交給西巖。於是西巖說『既然這樣，且向廚房那兒商量了再來吧』，走進裏邊去了。『似乎很想吃粉麵棒了的樣子哩。』「一回兒西巖出來說道：『真是不湊巧，如果定做的話雖可以做出來，却是稍許要些時間。』迷亭先生很平心靜氣的，一面說『橫豎我們在正月裏有工夫，稍許等一下吃了去也好吧』，一面從袋裏掏出紙煙呼呼的抽將起來，我也沒有辦法，打懷裏取出日本新聞來讀了。這麼，西巖又到裏面商量去啦。』「怪費手脚哩！』主人像讀戰事報那樣的氣概緊張，向前面坐過去。『於是西巖又出來，可憐相的說：『近來橡麵棒的材料缺乏，到龜舖去也買不着，上橫濱的十五番肉店去也買不着，暫時之間真不湊巧……』先生道：『這可難哪！特地跑了來，』向我這邊屢次三番的看，我也不好再不開口，於是和着他說：『真是遺憾呀，遺憾之極了呀！』「誠然如此。』主人贊成着。什麼誠然不誠然，我可是不懂，『於是西巖也顯得很抱歉的樣子道，『最近材料到了時再請過來吧。』先生問他使的什麼材料哩，西巖海海的笑著不回答。先生反問道，『材料大概是日本派的排人吧。』西巖說，『是的，只因為那東西，所以這向上橫濱去也買不着，實在是對不起得很哩。』「哈哈哈哈哈，這就是

關鍵嗎？這真有趣啦。」主人破例地大聲笑，腿兒搖動着，我險些兒跌下來。主人是連這也毫不注意的笑。好像知道了上 Andrea del Sarto 的當的「不止自己一人，忽然愉快起來似的。」

「於是兩人出了店門，『你看怎麼，要得不壞吧！把像面坊當材料使的有趣吧。』大爲得意。似乎是說了『敬服之至』而分別的。實在說，午飯的時間誤了很久，肚子非常地餓了，真沒辦法呢。』

「那真是害了你哩。」主人方才表示了同情。這我也沒有異議。一回兒談話中斷了，我響動喉嚨的聲音送進了主客的耳裏。

東風君將冷了的茶骨嚥一下渴乾了，恭敬地說道，「實在今天過來，少許有點事來拜託先生的。」

「唔，什麼貴幹。」主人也面孔挺平了播着架子，「你是知道的，文學美術是我所愛好的東西……。」

「對的！——應酬着。『只是幾位同志聚集了，在前幾天組織一個叫做朗讀會的，每月會合一回，打算繼續這方面的研究，第一回纔在去年年底開了的。』

「請問一聲，所謂朗讀會總說是用什麼調子誦讀詩歌文章之類的，究竟怎麼樣幹法？」

「啊，最初打算從古人之作弄起，慢慢的也弄弄同人之作什麼的。」

「說到古人之作則白樂天的琵琶行那樣的東西也有嗎？」

「不。」

「是蘇村的春風馬堤曲之類嗎？」

「不。」

「那麼來的什麼樣的東西？」

「前回は來了近松的心中物（十三）。」

「近松？那淨琉璃（十四）的近松嗎？」

近松並沒有兩人，要說近松便只有那位戲曲家的近松。心想這還要重新問的主人也真够笨的了！但主人却什麼也不知道，一心親切地撫摩着我的腦袋，在這種世上，儘有人將斜眼認做垂青着自己的，這一點誤謬決不足驚，便任他那麼去撫摩着了。東風子答道「是是，」窺探着主人的顏色。「那麼是一個人朗讀呢，還是分配了腳色來

的？」

「配好了腳色輪次來讀的，其主旨務必以同情於作中的人物而發揮其性格爲第一，並且加之以手勢和動作。說白務以寫出那個時代的人爲主，不論是小姐是徒弟，須演得好像那人物現身出來的樣子。」

「這麼說，不就像做戲一般的東西嗎？」

「是的，只是沒有衣裳和背景罷了。」

「對不起，請問幹得很不壞嗎？」

「是呵，第一回說來總可算是成功的。」

「那麼你說的那上次所幹的心中物……。」

「那個，是船老板搖着客人到芳原去的什麼。」

「幹了好難的一齣呀！」

到底是教師，歪着腦袋有點懷疑似的，鼻孔裏噴出來的日出牌的烟，掠過耳朵繞向額角旁去。

「那兒話，也不見就那麼麼樣的難，登臺的人物只是船老板，花魁，（十五）相幫，鴉母和觀風（十六）罷了。」

東風子顯得不算什麼。主人一聽花魁的名詞，臉上雖即現出一點苦相，但對相幫，鴉母，觀風這些術語則似乎沒有明瞭的知識，先就提出質問來了。

「所謂相幫許是相當於娼家的了頭吧？」

「雖然還沒好好的研究，但想来相幫不外是班子裏的婢女，所謂鴉母好像便是了頭房裏的助手吧。」

東風子恰像方纔那些人物都出來了似的，裝腔作勢的說着，可是對老鴉和相幫的性格像並不很明白似的，

「誠然，相幫是隸屬於班子的人，鴉母則是起臥於娼家的，其次所謂觀風者是人嗎，還是指一定的場所？如果是人，則是男子是女子？」

「啊——那些方面却還沒查清楚，還幾天內查查看吧。」

我想照這樣的練習的邪日也許鬧得瘋瘋癲癲吧，仰起頭一望主人的面孔，主人却意外的認真相。

「那麼朗讀家除你之外還有那些人加着呢？」

「各色各樣人都有，花魁是法學士區君，留着一嘴鬍子，使着女人嬌滴滴的說白，所以稍有點奇妙，而那花魁還有一處是要發肝氣厥倒的……。」

「朗讀還非得要動肝氣不可的嗎？」

主人擔心地問。

「是的，總之因為表情是很要緊的。」東風子無論何處都是文藝家的派氣。「肝氣發的很像了事嗎？」主人吐出警句來。「只有肝氣在第一回稍稍有點勉強。」東風子也吐出警句。「你可是做的那個角色？」主人問。「我是船老板。」「嘿——，你是船老板！」露出你能做船老板，那我是觀風一類也來得了似的語氣。一忽兒「船老板也勉強了嗎？」不容氣的問。東風子却也沒怎麼生氣的樣子。還是很沉着地說道：「只為那船老板，好好的一場會也虎頭蛇尾地結束了。實在是會場的隣近，住着四五位女學生哩，那是怎麼給聽到了的吧？似乎不知在那兒探知了那天有朗讀會而來到會場的窗下傍聽着的，我使着船老板的腔調，好容易在調子上覺得這般了便拿穩啦，得意地幹着時……也就是全身動作太過度了吧，一直忍到現在的女學生，一齊嘩的笑了出來，因此嚇也是嚇了一下，要臉也是丟的很糟，就那麼中斷了，以後怎樣接也接不下去，終於那樣的便散會了。」自稱「第一回算是成功的」朗讀會，照這樣是失敗到什麼地步，一想像之下，真禁不住好笑。不覺喉頭裏咕嚕咕嚕地響着。主人愈是柔和地給我搔着頭。笑了人還被人喜歡，也算難得，可也有些地方不大高興。「那真是意外哩！」主人正月早早就道了弔辭。「第二回起，打算更奮發起來，盛大地來幹，今天出來完全為這事情，實在想先生也加入了本會，予以盡力。」我「我」可是簡直發不來肝氣啊！「消極的主人立刻就拒絕過去。」不，肝氣那些不發也行的，這兒是贊成員的名簿，一邊說一邊從紫色的包裹裡珍重似的取出一本小小的帳簿來，「在這兒請署個名蓋下圖章」，把帳簿打開着放到主人腿旁去。一看現今知名的文學博士，文學士一班人的名字冠冕地排列着。「啊！贊成員未始不可以，有些什麼義務呢？」杜鵑先生顯着不

放心的樣子，「說是義務也並沒別的必須要求的事，只要將大名寫上表示了贊成之意就好了。」這麼說，就加入。」知道是與義務無關的，主人立刻寬了心。好像只要知道是沒有責任的事，便是造反的花名譜，名字也可寫上去的神氣。加之在列有這些知名學者之名的裏面使自已姓名也入籍進去，這樣的事直到現在還沒遇到過的主人，也算是無上的光榮，答覆得那麼乾脆，不是沒有道理的。「稍許請坐一下」，主人到書齋裏拿印去了。我骨碌地落到席上。東風子撮起盤裏的雞蛋糕一口塞進，鼓着嘴嚼了一會很苦楚的樣子。我不覺想起了早上的雜煮事件。主人從書齋拿了圖章出來時，正是東風子胃裏的蛋糕安頓好的時候。主人對盤子裏少了一片蛋糕似乎並沒注意，如果注意到了，第一個被嫌疑的也許就是我也吧。

東風子回去後，主人走進書齋，一看桌上不知什麼時候來着一封迷亭先生的信。

「新年佳節恭賀吉慶……」

真是異乎尋常的規矩起來了哪——主人心裏想。迷亭先生的信，幾乎沒有一封是規規矩矩的。前些日子還來了這樣一封信：「其後別無戀慕之戀人，各方之覽書亦未一至，方無事以送日，尙望釋念爲幸。」和這一比較，這封賀年信盡算例外的近人情了。

「前雖擬造府，乃因圖一反大兄之消極主義，盡力以積極方針，迎此千古未有之新年，故每日多忙至於目眩，尙祈推察。……」

難怪，那個人的事情，正月裏到了各處玩的發忙也是可想而知的。——主人肚子裏同意迷亭君。

「昨雖謀偷一刻之暇，餉東風子以極新棒，而因材料缺

乏，未果其意，誠不勝遺憾之至。……

一步一步照例的來了——主人無言地微笑。

「明日爲某男爵之歌留多會，明後日爲審美學協會之新年宴會，其明日爲鳥部教授歡迎會，其又明日……」

「討厭哪！」主人跳行讀過去。

「如上，謠曲會，俳句會，短歌會，新體詩會等，會之連發故，目下數日間須接續出席，不得已以賀狀易拜趨之禮，尙乞宥恕……」

「也用不着特別來啊！」主人對着信回答。

「今茲大駕光臨之際，爲叙闊別，聊備晚餐以待。寒廚雖無珍味，亦當以橡麵棒相款……」

還受着橡麵棒，失敬呀——主人稍稍不高興。

「惟邇來橡麵棒材料缺乏，恐其時不克如願，亦未可知。故屆時當請一嘗孔雀之舌……」

用起兩面計來了——主人對以下的覺得想讀起來。

「夫孔雀一羽，舌肉之量不足小指之半，爲充健啖如大兄者之胃囊計……」

「聽說！」主人棄而不顧似地說。

「是非獲致二三十羽之孔雀不爲功，然孔雀在動物園淺草花園諸處，雖偶得遇之，普通鳥肆則向未見及。以是苦心焦慮……」

「不是一個人妄自苦心嗎！」主人毫不表感謝之意。

「此孔雀舌之味，往昔羅馬全盛之際，曾一時非常流行，平生嘗以此爲豪華風流之極度而食指竊動者，當蒙諒察……」

「什麼諒察，豪華哪！」主人頗爲冷淡。

「辭及十六七世紀，孔雀遂爲全歐宴席所不可缺之好味……」

，嘗憶萊斯德伯(Leicester)宴伊黎莎白(Hilizabeth)女皇於開尼勞士(Kenilworth)之際，亦確係使用孔雀者。高名如倫伯蘭特(Rembrandt)所繪宴宴圖，亦有孔雀張其尾而橫陳於桌上……」

「孔雀的烹飪史寫得這樣，那們的多忙也就不見得了！」

「要之，若近日之連餐佳餚，即令小生不遠亦必胃弱如大兄……」

「如大兄是廢話！什麼不將我當胃弱的標準不也行嗎！」主人咕噥着。

「據歷史家之說，羅馬人日必張宴二三次，苟日就方丈之佳饌二三度，則如何健胃之人亦將釀成消化機能之不調，故自然如大兄者……」

「又是如大兄？失敬呀！」

「然欲令奢侈與衛生兩立，彼等當盡心研究，認爲一方食過量之滋味，同時仍有保持胃腸於常態之必要，於是，乃得一秘法……」

「怪哩。」主人忽然熱心起來。

「彼等食後必入浴，入浴後以一種方法，使浴前嚥下之物悉行嘔吐，掃除胃內，胃內炎廓清之功後，復就食桌，飽餐珍羞，既遍嘗風味，遂又入浴而吐出之。如是，凡美食雖食之又食，內臟諸機關毫不生障害也，一舉兩得，其斯之謂乎？……」

真是一舉兩得。主人羨慕似的神氣。

「二十世紀之今日，交通之頻繁，宴會之增加，蓋不待言。復逢軍國多事，征俄第二年之際，吾人戰勝國之國民，自不可不效羅馬人，研究此入浴嘔吐之術，自信此機會……」



已至，否則堂堂之大國民，亦將於最近之將來，悉成如大兄之胃病患者，竊以為心痛之至……

「又是如大兄嗎？討厭的東西！」主人心中裏想。

「此際吾人通西洋之事情者，考究古史傳說，苟得發見久已廢絕之秘法，以之應用於明治社會，則所謂防禍患於未萌，亦屬一功德，而平素恣於逸樂者，藉此亦可以報上恩……」

「怎麼有點妙哩。」歪着腦袋。

「由是之故，自日前以來，涉獵 Gibbon, Momson, Smith 諸家之著述，而尚未得發見之端緒，誠不勝悵惚之至。然小生素性，凡一度決心之事，功成之前，決不中絕，蓋在洞鑿之中。自信嘔吐之方，再與當不在遠。一候發見，即可奉告，尙乞惠允是荷。再者，前所言榜勳棒及孔雀舌之佳饌，亦務當於是法發見之後相鑿，如是不特小生布置得以裕如，即爲已惱於胃病之大兄計，亦非一便歟？匆匆不宣。

「什麼哪，終於上了當嗎？只因字體寫得太規矩了，竟然本心地讀到結末。新年匆匆玩這種惡戲的迷亭，也够算得個閒人了！」主人笑着說。

〔註〕一，熊是象徵北歐的動物。

二，「貓呀貓呀」原爲日本童話「鰻島之貓談動」中一首貓唱的歌。

三，日本式的禮服，大抵以黑色絲織品所製。上綴自己家中的紋章，於儀式場合着之。

四，雜煮是日本很普通的食物，用糯米製餅塊，烤焦後加些菜蔬等煮成的湯食。

五，日本女孩玩的糰子，形狀和我國的差不多，但用一塊布板（有繪製很精巧的）打着玩，不用腳踢。

六，日本一種清酒，味如燒酒而性質稍弱。

七，安井魚軒，日本幕末著名之儒者。

八，阪本龍馬，幕末武人，勤王志士，被暗殺於京都。

九，此處所稱的節兒，是一種豆沙搗糖所製形似果醬的東西，多用以塗在烤軟的糯米餅上吃的。

十，日本貧苦的學生常有寄食人家，服役之餘，兼事求學的，這種人名曰書生，此處的書生，或即窮書生之意。

十一，天明，萬葉，一個是日本的年號（一七八一—一八八），一個是日本的古歌集名。

十二，棟樑棒（Tachimendo）即打麵的棒，日本俗語引申爲說張狼狽之意。又當時俳人某別號爲棟樑坊。

十三，一種言男女情死之作品。

十四，日本的歌調，通常在演歌舞伎劇時和三味線伴唱以說明劇情。

十五，日本妓女有許多種，花魁爲一級妓女的通稱。

十六，原文作「見番」直譯即守望者之意，是坐在妓院門口兜客的人，男子居多，又似門房，而職務較門房爲複雜。

十七，附記）夏目的作品在我國似乎有許多人愛好着，這部小說似更合我國人口味，記得這次周作人先生對日本某雜誌的記者也說起他最喜歡這部作品，譯者前曾譯其第一節，刊於東方雜誌今年的第十七號，現在又繼續譯了這一段，似乎還不失爲一篇獨立的东西，好在夏目自己說：「無論在何處切斷成一冊，在興味上都沒甚麼影響。」

一九三四年，吉田淨土寺

# 自由

(美國德萊塞)

直聲譯

在中央公園的西面，一位建築家名叫盧法斯黑梅克的寬大而舒適的房間，是十分肅靜的。在將要黎明時候，從那使這所房子顯得格外秀美可愛的前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公園一旁來往行人的道上，一行白楊樹仍舊籠罩在灰色的晨霧中，顯出很莊嚴的樣子。黑先生的臥室是在這所房子的一端，在那裏也可以看到這公園的一小部分。就在這樣早的時候，黑先生走出他的臥室，坐在一個寬亮的窗子跟前，對着這些樹木和樹那面的湖水發默。他是很愛大自然的，愛牠的千變萬化各種各樣的精妙形式——簡單來說，可以說是頗有詩味。

他年近六十歲了，身材很高很瘦，雖然稍微有點拱肩，還不見得十分難看，很像多經事故的下垂着的眉毛和頭髮，還有那一副修剪的很短帶有一種特別風味的灰白鬚鬚，使他現出一副莊嚴而又可親的容貌。現在他穿着一件帶有銀線的淺藍色長袍，整個的身體，完全裹在裏面。他有一雙瘦細老蒼的手，手指頭很長，手背上滿是繃紋，骨節的地方，稍有凸起，這些在形式上看起來，至少表示他是個藝術家；還有他的眼表示出一種疲倦而不滿足的樣子。

他的夫人這三個星期以來，老是給病魔糾纏着，心臟病，腎毒，神經炎同時作祟。昨天服侍他夫人的家庭醫生斯陶姆大夫把他叫到一旁，好像是怕他太傷心了，很和藹很親切

的告訴他說：「黑先生，如果明天你的太太不見好，我可以請我的朋友格林哥爾來商議商議。你是知道他的，關於心臟的各種病症，他比我更專門一點。」——當他說到這「心臟」二字的時候，黑先生看出有一點譏笑的意味。——「還有，我們可以仔細的診驗一回，那樣一來，我想我們可以知道怎樣的使她恢復原狀。不容氣的說，她這病已經成了疑難的大症，看起來很棘手的。但是從各方面看來，像我們所希望的，她還是很好的，她還有很大的生機。同時，雖然我不願意故意的來恐嚇你——實在說，現在還沒有特別害怕的必要——不過我覺得我不能不預先告訴你，她這病實在很危險，我這樣告訴你乃是我的責任。可是我並不是教你覺得她一定是要死的。我並不這樣的想，事實上正好相反，她可以漸漸好起來的，很有可能的，而且還可以再活二十多年。」

黑先生不由內心裏發出一種純粹心靈的嗟嘆。

「按我的診察，」斯陶姆繼續下去說：「她有很快就恢復原狀的可能，但是她的心臟病太重了，而且腎部的病又常常加重。就按現下說，她的心情若稍有緊張，病就會越發的厲害起來的。」

「我可以這樣說，她的病已經到了還剩一種地步，變好變壞兩方的可能是一樣的，一兩天之後，至多不過三四天，就可以看出到底如何了。但是，還是那一句話，我並不是故

意的恐嚇你，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那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行過血清的注射，而且還有許多別的方法可用，那麼以後用起藥來，比以前就見效多了，特別是關於她的腎部。這樣一來，她的病立刻可以大見減輕。

「話雖如此，我仍然覺得這是我的責任，這樣的告訴你，好使你心裏頭把各種事做一個準備，因為在這樣的非常病狀之下，不幸的事隨時可以發生。這個我們誰也不敢說定的。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知道你夫婦倆個的情形」——黑先生呆呆的望着他——「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來使你這樣的準備一下。這些事情是人人所免不了的。就是去年，我失去了我那親愛的最小的孩子瑪蒂爾達，這個你是知道的。還是那句話，我覺得黑太太不見得馬上就會死，我們——格林哥爾大夫和我自己——還可以想法使她免於危險。我真是這樣相信的。」

斯陶姆大夫看着黑先生，好像是很替他難過——一個上了年歲的人，一向跟太太一塊過慣了，因了她的意外的不幸，一定很容易感到不便的；但是黑先生雖然呆的好像雕刻的石像似的注視着，却想到這一切真是一齣滑稽劇，所有的人，都陷於一種不合理的錯誤觀念。他是六十歲的人了，對於人，對於一切都感到煩厭，——一個人自從結婚那時起，從來沒有感到一點快樂；他的太太從一般的理由上相信他是快樂的，或者可說是應該是快樂的，也許是這樣的，所以她自已覺得到很快樂。這醫生以為他是老了，身體又很軟弱，於是需要這個可愛的女人的照顧，同情，和她的瞭解！不自覺的，他舉起一隻手，作出請求的樣子。

還有他的孩子們也相信他是有賴於她的，想着他有了她是很快樂的；他的下人們，他的太太和他的朋友們都是這樣

的想，但是實在的情形不是這樣的。這完全都是假飾。他是十分的苦惱着。自從他結婚的時候起，好像他永遠是在苦惱着。——現在已經有三十一年了。這些年來沒有一天不是在憂鬱勉強的希望着——但是所希望的是什麼東西呢，他不敢去想——頂好是不結婚——能得到自由——能够像是從沒有見過黑太太以前的樣子。

還有因為在性情和過去的教育方面，都受了傳統的習慣的拘束，又受了時間和環境的限制，在這些事情上，他好像沒有多大節制的力量——性情，習慣，輿論，和一些別的條件，形成了各方面的力量——他是過的飄蕩的生活，他從沒有做過任何激烈的事業。不，他完全是飄蕩的活着，懷疑着是否時間，意外的事變，或者別的事情可以影響到而改變了他的生活。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現象。現在是衰老了，或者可以說是很快的衰老了，他很怨自己的懶惰。為什麼不早在這方面做些事情？為什麼不及早打破這種局面，拯救了他自己的靈魂，保全了他對人生的希望和自己的榮耀？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他沒有這樣做。為什麼現在又苦苦的來抱怨呢？

昨天醫生同他說話的時候，他幾乎有一種勉強的冷淡的而又有點諷刺樣的笑容。因為實在他并不需要他太太再活下去了——或者至少在那時他是這樣想的。關於這一切他是太可憐的厭倦了。已經苦惱了差不多二十四點鐘了，現在坐在窗子前面，望着距離不遠的一座隱約在雲霧中顯露出的建築物，兩手不住的抓動他的頭髮，深深的發出一聲嘆息。

在過去這些無聊的歲月裏——自從他同他太太一塊住在這裏的時候起——當他太太睡着的時候，他常常來到這窗子前坐下來幻想些別的事情！他們不在一起住已經有好幾年了

整個的情形變的很是冷淡；而她像是還沒有覺得的一樣。人生對於她多少成爲一種實際的問題，一種地位，職責和權勢的問題。他常常回憶到他自已過去的生活，便希望着他的生活能像他所想像的那樣的甜蜜——希望着他的幻想成爲事實。

在這樣的清晨，過了一會兒天還是灰暗的，祇有東邊的帶有些輕微的粉紅色，他很莊重而又很悲傷的搖了搖頭，於是站起來沿着走廊回到他太太的臥室，他站在臥室的門口，看着她躺在那裏病的很重的樣子，在她旁邊的一個靠椅上，醫生派來晚間守夜的那個受過訓練的看護婦，很熱的睡着了，無疑的她現在是很疲乏了。他的太太也在睡着——看去臉上是蒼白，很消瘦而又虛弱的樣子。他自己對於這種生活，雖然是很厭倦了，有時也爲她感覺到可憐；譬如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爲什麼先前做成這樣大的一個錯誤？也許是因爲自己的過失，年青的時候自己太傻了。於是他很安靜的又走向自己的屋裏，躺下去想。

這些天來，她病的這樣沉重，她的生存問題這樣的緊迫，這慢慢升上来的陽光，常常這樣的喚醒了他——起來默想。他是這樣的不安這樣的苦惱着，好像是再也不能安靜的睡下去了。他身體上的疲乏的厭倦，並不像精神上的失望和煩悶那樣的烈害。人生在他看起來是這樣的嚴酷，他自己這樣翻來覆去的想着。雖然他同她結婚已經這樣的久了，他是很忠實很可敬的，她也是盡其所能的愛着他，但是他永遠沒有得到過他所真正需要的那種女人。「盡其所能的」，她躺在那裏這樣的自己對自己說着。

不久他就該起來了，假如他的太太的病不見壞的話，他預備照常去辦公。但是——他問着自己——是否他能够那樣

做呢？那樣微弱而又這麼久經疾病的體質，差不多跟自己一樣的老了，——是否能在這樣嚴重的病狀下就完結了呢？那麼一來，他就可以重得自由了，並且那樣實在太好了，他又可以避開一切的非難和批評，於是他便又可以去到他願意去的地方，做他喜歡做的事——想着這些——沒有一些障礙。到底她是病了，病的這樣的重，可說是自從他們結婚以來她所未會經過的第一次重病。她這樣的躺着已經好幾個星期了，好像是徘徊於生死之間似的一天好些，第二天又加重了，可是也死不了。雖不見得她一定得死，可是也不見好。斯陶姆大夫的意思，以爲這病乃是在心臟忽然顯出一個裂口，纔發生這許多的病症。很明顯的他對於這病的治療，是十分爲難。

在這個時期中黑先生和平常一樣是最易感到同情的。他對她的態度永遠是溫柔而善的，這很顯然是他的仁慈的表現。的確他對她只要是他力量所能辦的到的，向來沒有吝惜過什麼。雖然他的太太和孩子們令他非常失望，而大部還是因爲她的緣故，可是他仍然永遠高興看着她和孩子們，就像一般人同樣的快樂，因爲他常常的爲了她那有些不幸的青春而表同情。她的少女生活是很有限制的，受了很多的限制。可是他自已自從結婚以後，這些年來也永沒有快樂過。當他最苦惱的時候，常自己這樣說，若是說她的苦惱大罷，他也是一樣的，不過是有些事在女子們看起來，或者比男子們覺得更難忍受些，——這一層他是永遠可以承認的——還有一層就是她已經得到了他的愛，或者想着是如此的，這種精神上的安慰，他是從來沒有得到的。她知道她有一個忠誠的丈夫。他却根本覺着他沒有這麼一位太太是的，這樣的女人，在他看來是不能像一般的丈夫愛他的太太是的去愛她。這些

都是他在這件事情上的夢想。

後來他去辦公處了——這辦公處是在面對着麥的遜街的一所高大的房子裏面——當他走去的時候，他最先看到中央公園西面的一行樹木，隨後又看到對過房屋的白牆，他有一種很憂愁很沮喪的樣子，沉思着過去的一切。在街兩邊的走道上，有許多小孩子同他們的奶媽玩耍着，在他們中間，自然還有些暫時來這裏遊玩或是有事的人們。天氣是這樣的清明，生氣勃勃的就和春天的日子一樣。他看到這些情景人物，特別是那些小孩子們，還有那些急急的往辦公處走的青年們，都穿着新做的袂衣，便禁不住嘆息，希望自己再回到少年的時候。試想他們是怎樣的活潑，怎樣的有希望！一切都是爲了他們才存在的，他們還可以隨意的選擇——沒有年齡和其他一定的條件來限制他們。他們也是像他自己那樣年歲時候一樣的厭倦着嗎？他自己這樣的問着，差不多已經有一千次了。是否他們也都有一個美麗的妻子，一個他們熱烈的愛着的妻子，而是他所沒有的。

他到了他的辦公處，是在這高房子的最上層，在這裏可以俯覽全城的風景。他很疲倦的看着外面的風景，可以看見城裏的兩條大河，城裏的望樓和尖塔，還有那遠處的高牆。從這些東西上，他好像是對於將來的生活和希望得到了一種耐心，當他年輕的時候，他常常被這些事物所感動。現在在這裏他是很安靜了，比在他自己的家裏安靜的多，雖然家裏看起來也是很快樂的樣子。在這裏他可以縱覽這偉大的景色，可以隨意的幻想，在他工作的時候，可以忘去他那失敗了的『愛的生活』。這偉大的城市，他所能設計的偉大的建築，和那四周的一些事物，攝去了他的精神，除去了他那深藏在內心中的悲痛和失望。

在他太太的病中，自己整天的又不在家，他的屋子交託一位中年的婦人看着，這個婦人是十分忠誠的，外人都叫鮑兒美瑞芝太太，黑太太僱用她已經好多年了，在她底下，還有一個打雜的老媽子，名字叫海斯特，她的職務是經管着侍候吃飯，開門，及一些別的零事。現在還有兩個受過訓練的看護婦，一個在白天，一個在晚上，輪流着守着黑太太。兩個看護婦都是很活潑，很強健的，有藍色的眼睛的少女，引動了黑先生，並且還暗示給他所沒有的那寶貴的青春——實際上他那鎮靜的心情，並沒有被擾亂了。那好像是永遠不可能了。

除此之外，自然還有對於他兒女的愛，他的兒子叫威斯雷，他的女兒叫愛西爾伯達——這都是他的太太給起的名字，沒有取得他的同意——這兩個都已經早結婚了，並且都生了小孩子，在本城另外的地方住着。當黑太太的病厲害的時候，他們每天都來看視，有的時候在這裏看守整整的一個後半天。或是一個晚上，也有後半天和晚上全在這裏的時候。在她的病中，是很需要愛西爾伯達來這裏照料一下家務的，不過黑太太不高興這樣做，因為她自覺還能支配一切的雜事，而且喜歡這樣做。她還能夠說話，所以她的病還不算十分的厲害，這樣她還能自己查問。還有鮑兒美瑞芝太太，關於黑先生一切物質方面安適的事情上，她覺得是和她自己一樣的細心。

如果事實的真象表現出來，——即如在這些可憐的情狀下——他在物質方面所要求的安適，沒有精神方面或者說是愛情方面那樣的熱烈。前面已經說過，他從來沒有愛過黑太太，很久很久的以前，在米其干省的莫斯其崗地方，他們都是生長在那裏的，他們遇見的時候，她是十五歲，他是十七

處。在現在看起來是很奇怪的，在那時他們竟是一見而鍾情。她是那個地方一個藥商的女兒，她那時是那樣的美麗可愛，正在芳年，同他的年歲相似，或者還小兩歲。後來，他因為貧寒所迫，便出來到社會上自謀生計，他曾經給她寫過許多的信，他想像着她還是像她十五歲時那樣的可愛，或許更為可愛了——一種普通對於美麗的女人們的夢想。但是因為缺少幫助，和實現夢想之無常，命運使他在外仍舊過着漂蕩的生活，一直過了好多的歲月，不能去娶她。就在這個時期，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觀念已經改變了。這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他永遠不能夠真實的說出來，可是事實是這樣的。這偉大的城市，廣博的經驗，這時她還在偏僻的地方生活着——見識的增加，及夢想的增高，都結合起來，毀滅了他對於她的愛情，不過那時他還沒有十分的認清楚。關於認辨而前發生的事件的重要性，他永遠是很遲鈍的。

那時正是他應該發見出自的錯誤而停止進行的時候，他後來常常自己這樣想。以後，事情越來越不可收拾了。那時若是不願她的心痛和自己的痛苦，沒有疑問的他現在的一切是好的多多了。但是不然，他那時經驗太少，自己太傻了，為當時一切的習俗和傳統的觀念所拘束住了。他以為無論以後的結果是怎樣的不如意，一個婚約到底還是一種契約，一種拘束。一個體面的人是不應該毀約的——那時的道德家是這樣講的。

唉！在那個時候他是可以寫信告訴她的，但是他那時是太於的神經過敏了，太仁慈了，不肯說這種事情。以後想說就太晚了。他怕傷了她的心以致影響到她的身體，使她不能再活下去。可是現在——現在——看看自己的生活罷！有的時候，他回想到結婚以前，假如他那時有點勇氣，再聰明點

，他便可以親眼看見自由，可以做到而且是自由的了——但是沒有；責任，習俗和那地方及國家的信仰，就把他的幸福完全葬送了。這就是美國的社會所要求的，也就正好是她所希望的，惟有她才有這理想的資格。他在那時一點也沒有表示，就同她結了婚，絲毫沒有說到他自己內心的改變，沒有使她知道那婚約已經連灰燼都不如了。天哪，他那時是多麼傻呀！以後他常常自己這樣說。

僅按着當時一般的信仰來說，或者是他認錯了這是他的責任，他必須要遵守而善處之。——假如別處不能應用的話，在婚姻這件事情上，當初怎樣說好，後來就得怎樣去履行的——他這樣做了，但是仍然是不能解脫一切的苦惱。他也不能自己為力。所以這些年來，還是為那同樣的習俗——旁人的意思和旁人的講話——使他不能不去和她在一塊去過活，去盡愛她，對她裝作快樂的樣子——他有時常說這是那「又一種美滿的結合」的樣子。實在講起來，他一向老是苦惱着的，可怕的苦惱着的。就是她那面孔，她的態度和她那拘泥的樣子，時常的使他感到煩膩。那一天的早晨，斯陶姆大夫的樣子，好像是覺得他「黑先生」是太寂寞了，她死了以後，他該是怎樣的孤獨，感傷，沒有人會再關心他了。這便使他受了一個巨大的刺激。還有誰來留心到他呢？他的眼睛這樣的表示着，——可是他自己所最需要的，便是在這一生之中，求得一刻之安靜，想自己的事，為自己而工作，忘掉那過去那悠久的凄涼的時期，在那時他曾經矯揉造作的裝着一種他本來不是的那麼一種樣子。

在他死去以前，莫非他永遠不能解脫出這種沉悶的環境嗎？他自己這樣的問着。可是他立刻便自己責問自己，為什麼要起這樣錯誤的，無情的，殘忍的念頭，這都是一般人所

卑視的，一般人的意見，可以形成一個人的名譽和他在社會上的地位。

在這些時候，他從來沒有——一回也沒有——讓她知道他曾經受了這樣大的犧牲，他的精力，消磨待盡了。就像那斯巴達的小孩，瘋子咬着他的心了，他還隱瞞着不發一言。他從來沒有訴過苦。從習俗舊例來觀察，他的確是一個模範的丈夫。如若不信，請看看他和他孩子們的態度；或者看一看他的太太的態度，她病中的心靈方面和身體方面的安慰。

她深信他已經是盡其心力而爲之了。這些年來，她從來沒有一回懷疑過他的愛情，或者感覺到他是過分的苦惱着，雖然不真是這樣，雖然不能完全承認他的愛還是像從前那樣的火熱——她還以爲他同自己在一塊是可以得到快樂和幸福的。還有他們一同蓋起來的那一所房子，和他們共同養育的孩子，這些如果可以維持到永遠的時候，一定會使他覺得快樂的。維持永遠！這些年來，她曾經繼續不斷的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的改造他和她跟那孩子們中間的生活，以求適合她自己的生活；並且自覺她所做的事，一定是他所希望的，至少也可以說是對於他和他們是有益的。

她是怎樣的崇拜着習俗呀！關於一切事情的究竟，她自信是無所不知的——對於一切事情的觀念，大都是由於她的舊家庭環境所學來的。她對於朋友，兒童教育和一些別方面的理論，即便有時他不充分的同意，她大抵是佔了勝利的地位。關於娛樂，友誼等的方式，她所希望的都是些習慣的方式，可是也佔了優越的地位。當然這其中免不了小的衝突——這種衝突，什麼快樂的家庭能夠避免呢？——可是他仍舊常是讓步的，差不多永遠是他讓步，他這樣做了，並且還裝着是很滿足似的。

可是爲什麼現在他又訴起苦來了呢？還是她已經猜測到他不快樂的呢？她並不這樣的，她從沒有這樣過。就好像他們家鄉和這裏的一些親友是的，她曾經很細心的調節着，專一取悅於她所喜歡的人，而不顧其餘的人，她還堅定的相信，而且比以前更加深刻的以爲她知道什麼於他最有益，他在思念什麼，和需要什麼。這種情形有時使他更覺得討厭的冷笑着。

因爲在她的眼裏看起來，——至少在他是如此的，在旁人便不見得都這樣——結婚是一種聖典，是神聖的，是永遠不能取消的。一生只可有一回愛的關係。一個人若曾經定過婚，或者對於一個女子求過婚，便應該永遠的遵守着，這是他的責任。在她看來，解除婚約，不忠於妻子，或者對於妻子太殘忍，是一種罪惡。這樣的人們都應該下地獄。這些狗，這些畜生，是不應該活着的。

然而，看一看他自己——他是怎麼樣呢？怎樣的自己在這方面曾經做了一個錯誤呢？他的安寧和幸福，他的報酬，向那裏去找呢？是在這人類的塵世間，還是在那神話的天國裏呢？她還信仰那荒誕神奇的天國。真是滑稽呀！他的和她的朋友們，都相信現在她死了，他一定是很難過的，這就是舊禮教所流行的世界。試想這是怎樣的世界呀！

但是這還不算盡頭呢。不，實在是不僅如此而已，還有更不幸的事情呢。這些年來，他漸漸的覺悟到他是娶了一位性質很卑微而又很淺見的女人，她永遠不能正確的明瞭他的意思——或者說是他的夢想和情緒的重要。雖然如此，因爲當初一步走差，他不能不跟她同居。雖然過去他很隨便的承認她那一切慈善，精力，勤勉，意志等等好的德性，可是現在發見的缺點也是真的，而且這些永遠不能改善的，永遠

不能。主要的是因為他早已經發見她是淺見而且最頑固的女人，而他自己呢，則天生是一個藝術家，常在幻想一些美妙奇異的夢境，思想一些遠大的事物，這些事情，她是不會而且也不能了解或者同情的，即便是偶爾有點同情的表示，也是很汎汎而不著邊際的。他那技藝的精緻，和那形式稜角的細巧新奇，對他自己是有什麼關係呢，她可知道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要嗎？不，不會的。她對於這些東西是沒有欣賞的能力的——從來就沒有。建築？藝術？希望着她去鑒賞，對她有什麼意義呢？現在，他不能再往別處去找那種同情了。不，因為受了她和一些別人的反對，他根本就沒有那樣的想過，並且他自己有時也想到這是不對的。

雖然如此，他時常自己問究竟是怎麼回事？老天竟能讓他這樣具有熱烈的感情的一個人，並不是像普通一般人是的被習俗所拘束着，而去追求像阿恩斯泰茵（他太太的名字）那樣的一個女人，她是不能了解他的，也不知道他個人的性情如何。莫非這真的就是那俗語所說的『愛情是盲目的』嗎？還是老天故意的來擾亂藝術家的家境呢？就好像那生珠的蚌殼，最先是一粒細砂存在殼中，這種外面的矛盾，是造成『美』的條件。有的時候，他便這樣的想。或者他所設計的這些美麗的建築——至少世所公認是美麗的——就是他所浪費的愛，全用在這些事物上了，因為在別的方面，他得不到『愛』和『美』的。殘忍的上天，很少顧到人類的希望——一切男人女人的希望。

在他同阿恩斯泰茵結婚的時候，那時他真是還太年輕，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要作些什麼事，或是將來要有什麼樣的感覺；而且那時沒有人來指導他，來制止他。那時的習俗也是在那裏促成這種可怕的不幸的。就是老天也好像在希望着如

此——一切的生存，一切的目的，全是爲了兒女。這是當時的一種說法。直到後來，他覺悟了過去一切的行爲，雖然是那些舊禮教的思想的限制，限定了他非這樣做不可，但他可漸漸的覺得不安和厭倦，可是他並沒有真正的神經過敏起來。不，他從來沒有那樣過。

關於這些事情，他永遠的隱瞞着她，完全是出於好意的；可是對於她所沒有的那樣心身的美的懣懣，却苦了他自己——以致於苦不能忍。他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一直想入迷途。莫非這種想念永遠沒有地方可以實現嗎？人生真是一齣悲劇呀！不久他便要死了，那麼他的夢想便永遠不能再實現了。阿恩斯泰茵是可愛的；這個他也承認，或者可以說當初是可愛的。雖然這些年來已經證明，她的心智和身體方面，對於他並不怎樣的可愛，但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那又怎麼會成呢？實在他已覺悟到他是爲她苦惱着，到現在已經二十七年多了，那個夢想却老是不斷的做着。直到——

但是現在他已經老了，她是將要死的人了，無論什麼事情發生對於他和她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除非是在他死去以前，對他還能有些意義，因為他還在急切的尋求片刻的自由，僅要片刻的自由。

要自由！自由！

關於黑太太的常使他覺得煩惱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太太恐怕他或者會變化到一種奇異的心理狀態，所以就常常的想法使他覺得或相信他不是那種能夠引動女人的人，因為他沒有那種身體上的配合和別的男人所具有的那種美點，這會使所有的年青漂亮的女人都遠避着他的。雖然他早就決定了他絕不做那些違犯社會慣例的事情——情緒上和實際上他有很多的理由，不能那樣去做——雖然事實上他是被一些別人的



眼睛和身體上的美的炫耀所苦惱着，但是他以為他太太這樣的對他，是預計而又自有其目的的。許多的女人都帶着一種懷疑的眼光避開了牠，這是多麼難堪的事啊！

她之所以嫁他，大半是因為可憐他！他因為怕對不住她，所以寧願教她始終相信她自己的理由。有許多的女人好像是想著同他接近而引誘他，但是她深信他不是那種放蕩的人，更不用說是斐泰瑞歐（註）了。她還相信除了她自己不算，在別的女人面前他是一個很醜陋，很呆笨，不會引起別人的興味的人。

他以為她那種時常的絮絮叨叨是不必要的，好像是白天見鬼似的，老在講一些將來的偶然的不幸；他從來沒有告訴過她這其中的真正情由，他也没打算過怎樣的冒犯她——從來沒有的。關於他和他的藝術方面的事，她會是這樣的企圖着敗壞他的心志——但是——但是——咳，那些女人的眼睛，她們的妖豔的態度，她們同他說話的輕快伶俐，說一些無窮的快樂和難以形容的事情。為什麼他的一生老是這樣的情呢？

一切中之最使人沒辦法的事情，就是那支配着人生和大自然的絕對真理，『自然』老是帶着殘酷的樣子，是一點也不顧這些人類——男人和女人們。除非一個人爲了自己，按着他內心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去做，他的精神上就要漸漸萎靡而死了。老天是顧不到這些的。『溫順的人是快樂的』這句話是不錯的。可是強健的人更是快樂的，因為他們可以製造自己的幸福。這些年來，他就本着這種意思生活着，除非是爲了自己，常是希望着些事情而不去做，所以也沒有什麼事件發生，就是爲了自己而做的事情，也是不能滿意的。雖然他已經澈底的明瞭了自己的境遇，因為受了習俗的拘束，他不

肯去實行，因為做起事來，他到底還是不能硬起心腸。他不是十分強健的人，這是的確的事實——從前也是很軟弱的。差不多就像那關在籠子中的鳥一樣，又好像那禁閉在木欄裏邊的野獸，偷偷的望着外面，他看這個世界是個自由思想自由行動的世界。在許多次的宴會中，在大街上，或是在他自己的家裏，他曾經看見過那種熟識的，了解他，同情他的面孔，這所說的當然是她所沒有的；在宗教上和道德上，他像個羅士似的，因為他的責任，和當時的信仰，及一般人的輿論，阿恩斯泰因對他的忠實，她的地位，她的安慰，他自己和孩子們的事業這一切他一概置於一邊，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差不多和完全忘掉了似的。有時這是很困難，很難過的了，但是實在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現在他已年紀不小了，但是血氣未衰——不，還沒有十分的衰弱！——但是對於人生已覺厭煩，差不多已經完全冷淡了。這些年來他所需要的是一種了解溫柔的心情，需要一個女人同情於他那關於性情上，藝術上，和他那精神與物質的各種夢想上的意義的細微的差別。這樣的女人一定可以找到的。可是你看他自己的現狀！黑太太一向是同他在一處的，靈和肉都呈獻給他，而且——於是——

雖然實質上他不能說討厭她——他不能說她是令人煩厭的——她仍然不適合他的需要，於是——外形對他就有這樣重大關係，顏色，一個顯赫的女人的身體所特有的顯著的特質，即如她的思想和性情的特質，一定是很精美的，有時就和他自己所有的特質一樣；但是不，他永遠沒有這個機會來認識一個這樣的女人。不，沒有一個，雖然他是常常這樣的

（註）斐泰瑞歐（Lothario）是 Rowe 氏的戲劇 The Fair

Penitent 中的主角，一個淫佚不法的浪人。

幻想着。這個話，他從不敢向任何人去說，就是自己背地裏念道，也是不敢的。這樣去做是太沒見識了，在社會上也不合。在他的地位上而有這樣的想法，是為朋友們所不容的。就是在她所交往的人們也不能相容，她不是也有她自己的朋友嗎？

所以這就是黑先生左右為難的地方，至少他是不能決定，在他心神不靜及暗地裏訴苦的狀態下，這樣的想法，是不是一犯了一種道德上的大罪惡。在婚姻上，男人和女人，無論快樂與否，都應該忠實是不是對呢？關於這種「一生中，一次愛」的結合上，就沒有有一種心靈上的法則嗎？這樣的結合，使一切的思想，勞苦，以及個人方面的任何苦難，全不算怎樣的一回事。宗教上是這樣的說法，公意及法律好像也接受這種意思。假如人們若不堅持此種主張這裏是有很多的問題的，許多的慣例破碎了，引起了許多的痛苦及許多關於兒童的難解決的問題。對於他，無論是在社會方面，道德方面，及其他重要方面，與其履行一種不好的合同，倒不如身受這許多的不安和痛苦，更為合適，更為幸福，雖然說在情緒上他失去了自己的靈魂。他這樣的想過——至少他所表現的是這樣的想過，——並且——他對於這個時常的驚奇納悶！好啦，再說到旁的方面罷。按當時流行的說法，就算是黑太太的上一個做太太的條件，賢慧而且忠實，就是在纔一結婚的時候，在身體方面，和交際方面，也有相當的魔力，使他覺得還不很難堪，可是這種舊痛早就有了；後來隨着幾個小孩的降生，及添上了許多的痛苦。第一個小孩愛爾維兒——按着她的一個表兄弟叫的——只活了兩歲就死了；其次是威弗雷；再其次是愛西爾伯達。他是非常的討厭這個名字，當初他曾經想着叫她做奧蒂麗，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個

名字，或者沿用他自己母親的名字，叫做珍麗。

很奇怪的是這些孩子們的降臨，及可憐的小愛爾維兒的死，雖然多少使他感到些不安，就把他困在這種婚姻的情形下，並且在這些小生命上——差不多完全與她沒有關係——使他發生一種責任心，甚至於可說是快樂；雖然假如沒有孩子們的話，他自己常這樣想，他一定早就和她分開了；他是不能夠忍受下去的。這些孩子們在他們的幼年這樣的奇特，那年歲小的是這樣的麻煩，但是有趣——就說愛爾維兒罷，當他假裝去吻他的脖頸的時候，他的小鼻子常是一伸一縮的帶出一種快樂的樣子。她那咯咯的笑聲，是這樣的好聽而且有意思，確實的感動引誘了他。不管他對於阿恩斯泰茵的思念如何，他對於愛爾維兒却發生了一種深刻的長久的感情。愛爾維兒的降生，在一種不能言說的情形下來說，對於他的不幸，好像是一種安慰，猶如纏綿那擴大的創傷的繃帶。然而他究竟是怎樣降生的呢？誰差遣來的呢？愛爾維兒已經占據了他的想像，和他的心絃——真的他在那個孩子的身上感到了解與同情；給他一種在愛情上從他的愛人身上所得不到的東西。愛爾維兒感覺着最快樂的，是爬在他的懷裏或者斜倚在他的胸前的時候。當他要出去散步或是到旁的地方去玩，總是抱着愛爾維兒一塊去的。他也奇怪，特別的喜歡他的父親，而不愛他的母親。不跟着他父親的時候，好像永遠沒有快樂是的。在這方面，黑先生的寵愛他，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那個奇異的圓形的小面龐，一部分像黑先生和黑先生的母親，而沒有一點像阿恩斯泰茵，這或是他這樣的想法，對於這樣他是會不反對的。絕對的沒有。在第二個年底，愛爾維兒剛會說一兩個字，他就教他那簡單的古詩，那首詩裏有「這有三隻小貓」，等他念到「他們不能有——」

的時候，他就停住問愛爾維兒「底下是什麼？」愛爾維兒就咕咕的說道『Pub』——意思是說的鏡頭。

噢！愛爾維兒活着時那些快樂的日子，他常背着他或是抱着他去散步，每天晚上他抱着他搖來搖去使他安睡的那種情景！有時阿恩斯泰茵也在跟前，她想到他對愛爾維兒和對她的愛時，覺得是快樂的，她以為他之愛她是超過一切的。但是後一個思念不過是一種幻想。就是當她覺得他是愛她的時候，他却絲毫的沒有這種意識。他的愛全在愛爾維兒身上，她把這個當作了他對她的愛情增長的證據。這個又證明了她的特殊的心理狀態。他以為女人——有的女人真是這樣的。

因為那種大夫們所不能醫治的微生物，而發生那種可怕的熱病，或者說是小兒中風罷。可愛的小愛爾維兒最後了結了他的生命，被送到那林場（Woodland）附近的孤寂的令人厭惡的墳地去了。當這件事情發生後，他內心裏是怎樣的難過呵！想到人類一切事情的無謂，便陷入了一種悲哀沮喪的思想中。在那時這件事情好像一切的光明和美麗對他的生命永遠無緣了似的。

在舉行葬禮的時候，黑太太堅持着非得講個講經的不可，那個講經的人說了下面一片的話：『人生無幾時，充滿了很多的悲悽，像影子一樣的飛過去，不能再往下繼續！』

是的，可愛的小愛爾維兒就是這樣像影子似的飛走了。在他自己極端的難過中間，他忽然對於阿恩斯泰茵發生了一種悲哀的感覺，深刻的同情，這是自從結婚以來他第一次所覺到的。她是太可憐了，在葬禮完了之後，靠在他的懷裏，那樣痛苦的哭起來。她的悲傷是那樣的劇烈。一個母親對於她頭生的孩子的悲痛是那樣的劇烈的！在這個時候，他就想到爲什

麼不用她所應得的去對她？阿恩斯泰茵這時也好像比從前溫柔，和藹，聰明，可愛多了；比他以前所想像的有價值有趣味多了。在那孩子的病中，她是那樣的勞苦着，一夜一夜的不睡，那樣慈愛的小心的看守着他——總而言之，一切的事情，凡是一顆慈愛的心爲了挽救她的兒女免於死亡，所能做的，她都做到了。雖然是那樣，他總不能真正的去愛她。他不愛她，看起來真是有點悲慘殘忍。他僅是可憐她，並且覺得她多少還有點價值！究竟是什麼惡魔使得人們的心情這樣的錯亂呀？爲什麼人家這些美德，這些優良的特性，不能使你愛他們，不能在你的心裏抵消了那些你所不喜歡的東西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雖然他自己心裏打算着以後要和藹一點，可是他永遠不能這樣去做。

雖然，在那時他好像是比平常格外深刻的感覺到他的憤例，勤苦，節儉，某種限度內的美感，和她那常想做一番事業以成名的可嘉許的心志——不過，不過他不能同情於她的心志，只認爲她那是一種無甚希望的平常的見識，這是不足掛齒的。對於她是一點光明也沒有了，她的心靈上也沒有什麼美的特質，值得來說一說的。不管他在說什麼或者做什麼，她向來是把人生的作爲與生存和那金錢與公論是當作一樣重要的。輿論，及社會地位等，她認爲是有共同性的。在她這一方面則不然，他以為偉大的行爲，是沒有貧富尊卑等條件的。譬如有一件事情，雖然他常常的想着告訴她，但是因爲這件事情與她的性情不合，所以最後她仍然是不能十分清楚的明瞭。就以關於大藝術家的事來說罷，在這個城市裏或是在歷史上有些大建築家是一種差不多令人厭惡的特殊的历史的。但是黑太太對於這種與歷史有關係的事情，是一點也不懂的。——真的，她是不相信歷史上一頁一頁的暗淡無

光的記載的，她永遠不會去讀的，至少可以說是注意的。至於說到藝術和藝術家，——她永遠不相信，從那些惡劣平凡的東西裏面，會產生出智慧，藝術的瞭解，和真正的名望的。

現在，說一說年青的津格拉羅。津格拉也是一位建築家，他們認識已有三十多年了，當他初次來到紐約的時候，他是一個很年青的人，想着作一個著名的建築家，但是他那時窮的很可憐，有一種不應不恥的樣子。黑先生在還沒有同阿恩結婚的前幾年，在柏恩與斯他保建築師的黑暗的辦公處遇見了他，於是彼此過從甚密，儼然故人。但是因為他有一種好吸煙的毛病，而且穿的衣服十分褻褻不堪，更沒有錢——所以黑太太並不喜歡他，雖然說在那時他與黑先生已經有了四年的交情了。對於她，他是一個下流人，並且是一個失敗者，永遠不會成功的。有一次在一個鄙陋的酒館裏，恰好她由那裏經過，看見他陪伴着一個下賤的女人，於是他們的關係就完結了。

在那事以後，她堅決的要求着說：『親愛的，我希望你不要再帶他到我們家來了！』他爲了家庭的和平，就依從了。但是你看現在呢！津格拉已經成功爲一位著名的建築家了，就是因爲黑太太的緣故，他是十分的疏遠了。醫生公會的房子和那所音樂廳，外面的形式那樣的精緻優美，就是出自他的設計。還有那威爾斯式的塔，設計的像一種詩人的幻想和美夢。現在津格拉也和黑先生一樣成了一個好夢想的隱居者了。終日裏少見賓客，任憑旁人怎樣想，怎樣說，完全不介於懷。

但是，這或者不僅是對於某種生命的意義及與別種相比的差異上的遲鈍，有時竟是一種激忿的挑戰，就是因爲她那

很低的了解力，使得她在這裏，那裏及任何的地方，尋求着而且希望着那種卑賤的物質方面的成功，在她那心裏她以爲這是真正的成功了。其實這就是使黑先生受刺激最深的一件事。他時常想指明那真假的區別——那真正的成功，很少是有怎樣的財富的。

她好像是常常的想着這樣奇特的人是真正的成功者，實際上他們並不是——普通說起來，這些人是祇有金錢的，金錢以外，別的東西就是有，也不會多的。

在愛爾維兒死後，就產生了維斯雷和愛西爾伯達，關於這兩個孩子的撫養，教育，以及婚姻大事，各種的痛苦，各種的感想，他都經歷過。在他的幻想中，這兩個孩子，雖然說永遠不能像愛爾維兒那樣特殊的令人喜歡，可是已經可算是十分的可愛了，並且和他又是那樣的親近。但是當他們長大起來，不知怎麼回事，就好像是阿恩與斯他保在他們中間，慢慢的使他們彼此疏遠起來了。最初，就是她教養他們的方法，用着那種嚴厲外表的樣子，就認定了教他們那樣的做，這種樣子是她跟那些暴發戶才見世面的人們學來的，雖然他屢次的勸告她，她總是不聽。以建築工程爲職業是有一種不得已的情形的，這種職業，時常引來各種奇特怪僻的人們，但是爲了個人的職業的緣故，特別是在一個年輕的工程師，便不得不對他們和氣一點。後來就是孩子們應該入那種學校的問題。起先他便想教他們入一個公共的小學校，因爲他們自己都是些愚鈍的人。但是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因爲他們的家境總算不壞，便都入了私塾。這個學校並不是他選定的，其實也不是她選定的，乃是因爲阿恩與斯他保所認識的巴家和威斯特維兒家把孩子們送到這個學校裏去了，於是她就以爲一定不會壞的。

巴婁氏，家頗富有，但是在黑先生看起來，不過是個庸庸碌碌的人，因為在外省製造專利的藥品，很省下些錢，但到紐約來誇耀，這個就引動了黑太太，但是黑先生却毫不爲動，因為他會替他家建築過一所房屋，還因爲他自己曾經獲得一種很好的名譽。巴婁家的人真是一種可怕的人，都是那樣的蠢笨愚蠢，可是很合乎阿恩斯泰茵的脾氣，她會說過他們都是很好很慈愛的，同她自己娘家那裏的人們很相像。不過他們並不是真的這樣，僅是她這樣的想而已。就他們自己那種人來說，雖然沒有什麼味道，也還算過的去。

小蕭萊巴婁是被送到莫里斯塘 (Morristown) 附近那個用錢很多的該拉德學校去了，黑先生早知道在那裏只教一些外表禮貌，還有一點別的東西，但是黑太太堅持着說還有宗教的訓練。所以維斯雷也就得送到那裏去——不管能去多長的時候。這是最好的學校。

同樣的，因爲摩塞底斯，威斯特維兒安那個驕矜的呆傢伙，被送到懷特樸雷因附近的布來克立夫學校去了，於是愛西爾伯達也就得到那裏去讀書。想到這種事情，全都是這樣的無意義，這樣的窘迫。在這種事情發生以前的那種長期的瑣碎的爭執，所用的那種策略和邏輯，這種事情對於愛西爾伯達的重要，以及那眼淚和詭媚，他還記的很清楚。當黑太太缺少什麼東西的時候，總是很容易哭的，或是近於要哭的樣子。雖然，他知道她的眼淚是不關緊要的，或者是有什麼目的的，可是他不能夠對付這種眼淚。她自己也知道這個。他永遠是覺得被感動了被消弱了，好像忘了他自己是的。雖然他十分的厭惡這種以眼淚作爲辯論的方法，但是他沒有武器來戰勝這種眼淚。積極的來說，黑太太有時能像邁克威利他自己一樣的詭詐，一樣的殘忍。可是她自己却總以爲自己是溫

柔的，可愛的，是自己犧牲的，自己是很寬宏的，自己是有道德的，還有一些別的條件，這一些東西，使的她自己的志願，得到最後的成功。從某一方面來說，或者這是可以稱讚的，但是却使他時常感到不快。假如若是見不到他或她，這就是因爲他們事實上一些煩惱的不一致。這時你該去怎樣辦呢？

還有他們結婚已經是這些年了，若想着扔掉她幾乎是不可能，至少在這時是不可能的。在那時他們好像是共同的達到了一種地位，雖然實際上這種地位完全是他的——可是他所應得的地位，還不僅如此。他常這樣的想，阿恩斯泰茵永遠不會引起那理想中的樣式。無論如何，他們中間的羞辱的空氣，就是那隔膜與不忠實，他永遠沒有真的細想過。這種隔膜和不忠實就引起了不斷的爭吵及交際與應酬上的損害，或者他是這樣的想。所有她的親密的朋友，原來都是依賴他的人，現在全遺棄了他。就是他自己的朋友，也有遺棄他的。他們的太太，還有他們的交際上的恐怖，強制着他們和他絕了交。他將成爲一個醜聞四揚的工程師，一個反對黨樣和蠢，忠實，而又可愛的妻子的禽獸。或者他將成爲那種樣的人。他自己是說不十分明白的，因爲這件事是這樣的複雜，這樣的纏手。

現在再說一說他的兒子威斯雷和德高家結婚的事——德高，那女子的父親，不過是一個引退的財產投機者和提倡者而已，他很有錢，但是除了錢，便什麼也沒有了。他女兒愛兒瑪是一個粗俗的易受感動的女孩子，在體格方面來說，無疑的是有些誘惑力，在經濟方面，亦可算是相當的穩固，至少在外面看起來是這樣的。但是別的方面呢？什麼也說不上了，簡直的一無可取了。但是在當初，他的兒子好像是

至少有一些精神方面的幻想的。

阿恩斯泰茵之與那個鄙陋偏狹的德高太太交際，在他這方面推想起來，大半是爲了威斯雷的緣故。無論如何罷，當時的一切事情，都促成了威斯雷的求愛，和愛兒瑪的接受。但是現在再看着他們。德高先生是失敗了，實際上所留給他的女兒的是什麼也沒有，愛兒瑪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很有興趣，惟獨在威斯雷的事業上則不然。她學會了所有一切有錢人的時髦，比當初阿恩斯泰茵所想像的更來的講究，放蕩，專學那有錢的人所做的事，現在他除了茶話會，郊外俱樂部，戲院之外，什麼事情都不介意了。別的事情還談的到嗎？

威斯雷很早的就認清這種事情了。他現在是一個工程師，在一個大建築公司裏服務，可以算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人。就是阿恩斯泰茵當初造成這對配偶的時候，自以爲美滿無過於此了，這時也明白她的爲人了。在幾年以前當愛兒瑪最初不理她的時候，她就已經了解她了。以前的時候，她還是一天家德高家長德高家短的说起來沒有了。嗚呼！還有比德高家的人再講究的人嗎？不用說別人，只看愛兒瑪說夠了。在愛兒瑪與威斯雷之間，慢慢的發生一種隱秘的裂痕，這時候黑太太總是堅持着說是愛兒瑪處處壓制着她的兒子威斯雷。說她是不合於她兒子的女人。差不多完全違反了她當初的偏見，這時她倒希望她的兒子能離開愛兒瑪了。但是，假如黑先生稍微表露一些關於他自己的這一類的事情呢！

在當初黑太太看到德高家的地位，便決意要教威斯雷娶了愛兒瑪。那麼現在威斯雷便不得不在那種平庸的事業下工作，好供給愛兒瑪在那所謂二等三等人士的放蕩的社會裏揮霍。甚至於在這一方面她對他還有些不忠實，或者還是黑先生的推測。有很多奇妙的證據存在那裏，但是現在黑先生不

高興去干涉這些事。再說他又怎能干涉呢？愛兒瑪是討厭了威斯雷，一切的事情都是爲了這個緣故。他想她一定在另作打算。

再來說一件關於愛西爾伯達的事罷。愛西爾伯達是怎樣動人的名字呀！先不要說阿恩斯泰茵使她這樣成功的決心，由此所想到關於她的信用，她這樣做是真的成功了嗎？誠然愛西爾伯達的結婚，在理想上有些比威斯雷的結婚所證明的更成功一點，但是換一個方法，是否她更要好一點呢？約翰凱爾索——她永遠叫他賈克——他那種輕浮的生活和他那更輕浮的心，是個地道的浪蕩子。沒有問題的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父母是很寵愛他的，也就是寵愛而已；這不過使他變的更壞一點。按着黑太太那時的意見，他可算是個理想中的男孩子，是值得稱讚的，配了愛西爾伯達是再好不過了，因爲他的父母都很有錢。那諸凱爾索在芝加哥做銀行鈔票的事業，很有些資財，大概在愛西爾伯達十五歲的時候，他家便來在紐約來住了，所花費的完全是那宗款項。在學校裏愛西爾伯達認識了格瑞斯凱爾索。

現在看呀！她是很能引人注目的，她在社會上有很闊綽的排場，雖然這些有點過分的做作。她有錢，在那公園路（Park Avenue）還有一所講究的房子。但是這些又有什麼結果呢？實際上，約翰凱爾索並沒有任何的事情做，什麼事情也沒有。他若稍微有一點志願想做一點小事情，那麼他父親的錢，他自己的放縱和他早年所受的那種貴族式的教育，就可把他的志願完全弄掉。他是個懶惰的人，一天家追歡取樂，心神十分的懶散，很有些像愛兒瑪德高的樣子，若教他們倆個遇到一處結了婚，不過他們彼此是不能互相忍受的。黑太太在她那急切的拉羅上，對於凱爾索家的人是多麼殷勤呀，

今日一茶會，明日一飲宴，劇院也成了他們接近的處所。但是他從來沒有從他們口中換出幾句關係緊要的話來。想想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呀！

在這件事的進程中，雖然有從前他對她的百般愛護，以及現在仍然很是慈愛的感情，愛西爾伯達慢慢的和他離遠了，並且變成一個拘謹固執的女子，有些像她的母親了，並且一切的事，都聽她母親的話了。關於這一層，實際上他並不在乎。以前威爾斯也是這樣的來。這或者是在不知不覺之間便註定了一個小孩子的愛和憎。

但是爲什麼他總在一旁來維持呢？現在他常常自己問着自己。究竟爲什麼呢？曾經發生了什麼好的結果呢？他們的孩子們是那樣的英俊嗎？他們的生活是有什麼可驕於人的嗎？假如若沒有她的話，他是不是更快樂？與另一個女人所生的兒女是不是更好呢？她和另一個男人所生的兒女是不是更好呢？假如當初他早就把這種關係破除了，兩個人完全斷絕關係，是否情形會變的更好呢？當然那樣幹起來是有痛苦的，可怕的結果是免不了的，即便就真是那樣，他是可以自由的行動了，可以在另外一個基礎上改造他的生活。津格拉絕對的不結婚了，他是個聰明的人。但是事實上却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樣去做，差不多成了一種習慣的樣子，他常常想到那一套理由，和那緊跟着會來的恐怖。他情願教人牽着他的鼻子走，只有上帝纔知道其中的理由，一切的問題都是爲了這一個自己意志薄弱，又怕舊禮教的責難，又怕旁人的議論。

爲了舊禮教的責難，爲了道德的維護，爲了保持社會的安靜，爲了不使兒子和自己及她太難堪的緣故，他自己便常常想到一些可怕的结果。這樣一來，他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便完全犧牲了。顯體面既是那樣的重要，便造成了他精神上的

完全失敗。但是現在，一切都成了過去了，黑太太是病着的，眼看就要死了。旁人想，他是希望着她趕快好起來，再同她過一些快樂的日子！快樂！雖然有許多事情，在他看來是應該做的，但是他不能做。他也不希望她再病好了。

問起來就太多了。實在的在他的思想中，常有一種鬼鬼祟祟的滿意，他想她現在是快死了。這雖然不是怎樣不得了的事情，但總是有些好處的。能得幾年的自由快樂的生活，就是很好的了。現在他還不算十分老，並且他還可以過幾年安靜舒服的日子，還有——還有——這種夢想——這種夢想雖然現在不能實現——實在的不能——仍然——仍然他想着得到自由，再去走他自己的路，做他喜歡做的事，自由的行動，自由的思想，想他那所沒有得到的事情，——想他那所沒有得到的事情！不過當他一看見她那灰白色的有病的臉，一觸到她那潮濕軟弱的手，他就不能那樣的想了。就是現在，他就不能那樣的想了。那樣想，好像是大狠心了，太殘忍了——但是——但是——他於是動搖了。

不，雖然有她過去那些愚蠢的事，和他自己所忍受的一切難堪，他仍然是希望她活下去；只是他不能很精密的這樣想望着。是的，她若能活下去，就只好教她活下去。現在她的生和死，對他有什麼關係呢？當他一見着她的時候，不由的便想到她若是沒有他的話，將是怎樣的難堪，她那麼大的年歲了，還能怎樣辦呢？這一類的思想，常常來到他的腦子裏。自始至終當他這樣乖離的想着的時候，她覺得她自己對他和她自己以及他們的孩子們，是再好沒有了，——真可說是他的理想的太太，處理家財，無所不當，各種可能的享受都已得到，一切的行動，都以全家的福利爲前提！是的，這是一點也不錯的。這裏邊有一種至情存在，是嗎？但是實際

上的結果如何呢？

第二天早晨，在他同斯陶姆大夫談話以後，他一個人又在這樣的清晨裏，坐在那前窗子旁邊了，這是很常見的事。過去這些年來，他自己想他這一生是失敗了，他這樣的想不止一千次，一萬次了。假如他能得到片刻的自由，能夠自己去沉思一會兒，或者能夠發見一種新的生活；只有在這個很短的時間，他的思想上才罩上一種新的改變的彩色。昨天下午，因為黑太太的病狀有些轉壞，斯陶姆同格林哥兒商議着今天要行幾次注射，這乃是醫生們在沒辦法中所用最後的嚴厲的救亡辦法。從一個很強健的武士身上取出的血，用在這個病症上是很有希望的，但是也不敢說一定怎麼樣。在這件事情上，他的念頭，又和從前是動搖了。現在假使她真個死了，他自己又該怎麼辦呢？等了一會兒他又走回去，看着她還在那裏睡覺。現在她不像從前那樣的強健了，或者是外面看起來是那個樣子，看護說她的脈不像從前了。現在他對她的態度也比從前好起來了，但是這僅是一時的。等她醒過來後，看着好像是好一點了。

後來他走進飯廳，那位看護正在用她的早餐，他坐在她的旁邊，循例的問道：『你看她今天怎麼樣？』

他同這位夜班看護這樣的一同吃早餐，已經好多天了。這位叫做菲兒蘇的看護是那樣的溫柔，美麗，而又文雅的女人，有那淡色的頭髮和藍色的眼睛，現在這種的眼睛和顏色，在早年曾經提示給他所錯過的那寶貴可愛的少年時光。

菲兒蘇女士的樣子很莊嚴，好像她真的預料着最不幸之來臨，但是她却極力隱瞞着。

『不厲害，我看還有一點好現象。』她這樣的回答着，同情的看着他。他看的出她也是有點覺得他是老了，有爲人

所鄙棄不顧的危險。她又繼續着說：『她的脈動有一些轉強，現在差不多和常人一樣了，並且現在她睡的很安穩，斯陶姆大夫和格林哥兒在十點鐘時來，那麼他們就可決定辦法了。我想她若是病狀轉劇，他們是要行注射了。那個人已經規定好了。斯陶姆大夫說等她今天醒來，要給她濃牛肉茶吃，現在艾爾美瑞太太正在那裏預備。事實上她的病並沒有很壞的現象，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黑先生祇是從他那濃重的灰色眼眉下面注視着她。他是那樣的疲倦沉悶，這不僅是因為他近來睡眠太少的緣故，還有些爲了他那變幻不常蕩來蕩去的心情不定。他是永遠不能爲自己決定自己的願望嗎？他是永遠不能解決這個無終的道德上的或者說是精神上的問題了嗎？爲什麼他不能決心採取同情及道德的規律而保持和平的生活？菲兒蘇喃喃不休的說着別的一些心病的情狀，怎樣的許多人在旁人以爲是一定要因爲心臟病而死了，其後還是一年又一年的活下去了。他就默想到這些事的灰色和奇異，想到他自己生命的鄙賤，和他自己心情的變態。爲什麼他這個樣子呢？有時他會變的那樣的怪癖——甚至那樣的邪性，有時就會那樣的怯弱。昨天晚上他曾看着阿恩斯泰茵躺在床上，在今天早晨，未見她以前，他就想着是否她會死呢？即便就是在他這樣的晚年，是否他真能夠再得到自由。但是當他今天早晨又見着她了，現在菲兒蘇女士又談着注射的事，他又覺得難過了。現在這個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爲什麼他要置她於死地？有這樣罪惡的觀念，能夠不在這人世間或下世裏受責罰嗎？假如他的孩子們能夠猜着！假如現在就死了——他今天早晨還是那樣熱情熱情的盼望着的——他又該覺得怎樣呢？畢竟阿恩斯泰茵不是那樣的不好。她用盡各種方法，不過她不能成功一件事，這個



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不能愛她了，事實就是如此的。現在他又責備自己思想之無情殘忍了。

兩個醫生的意見以為黑太太並不見怎樣的好，那麼必須借重於血清注射，用唧筒直接注入——這樣一來，假如她的心臟不那樣容易的把血放出來的話，她就可以大見恢復了。在注射以前，兩個人又同黑先生談了一次，黑先生這時因為過分的自責，以為任何花費，在所不惜。假如她的生命若有危險的話，怎樣能救都是可以的，一切不顧了。他說她的生命對於他，對於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們，都是很寶貴的。

如此他覺得他是用盡全力了，他現在不能不顧着自己而熱烈的希望着她的復原了。他對於那些習慣上責任義務的限制完全厭倦了。但是假如她病好了的話，就像那大夫們所想的，以為施行注射後就能復原的，假如她能够平安的過去，那麼在這個夏天他便必須帶她到一個山林清幽的所在去居住，在這個長期的休養期間，他是一點鐘也不能離開她的。好啦，現在他不抱怨了，抱怨也無用，他情願這樣做了。當然同早先一樣，他是會覺得厭煩的，但是當她有救的時候，硬教她死了未免太說不下去了。是的，那是實情。可是——

他又到他的辦公處去了，這時施行了血清注射，並且很顯明的證明了有很大的效驗。在三點鐘的時候，白天值班的那位看護打電話告訴他說她見好。在五點半時，黑先生回來了，在這個時間，也沒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她躺在一個墊高起來的枕頭上，並且看着有很快樂的樣子，比他素常見到的情形，更像她原來的樣子了。

立刻他的樣子又改變了。他們都很詫異他思想中的這些改變，差不多成爲一種化學性的非意志的，特別是對於他那樣一個自己很明白的人，更覺的奇異。現在她死不了啦。一

切的事情又將要恢復以前的樣子了。關於這個他很有自信的。好，他又回到從前那種失敗的感覺裏。他永遠不會自由了。事事都將恢復舊觀，以後的日子又將同樣死板的過去了。這是多麼可怕呀！雖然他好像是快樂的樣子——看着她那又舒暢而有希望的情形，實在也有點欣悅，——可是那種失敗的念頭的煩擾，重又跳進他的腦中。半夜裏在自己的床上，自己對自己說：『現在她真的要好起來了。一切又將像從前的樣子了。我是永遠不得自由了。沒有那樣的一天了！永遠不能再有那樣的一天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就像他的心情的變幻是的，她的病又重了。那使他又驚又怕或者說是又驚又喜。於是他又自己責備自己的惡念了。是不是因為他時常的做那種夢頭而致她於死呢？他問着自己這種變幻不測的心情。是不是他那些不能說的願望發生了力量？他這種行爲是不是同一個兇犯一樣呀？想一想，假如他從今以後老是感覺着因爲自己那樣的希望着才使她死了。是不是一種可怕的事呢？真是一種可怕的事呀！爲什麼他是那樣呢？他不能够講一點人道對人慈愛些嗎？

看護打通電話，斯陶姆大夫在九點半鐘來了，帶着很莊嚴的樣子說用馬的血注射是好一點，因爲比人血濃厚些，當血漿注射進去後，不能那樣容易的就由心中放出來。這時的黑先生只有自責，難過，和不安了。因爲他這些天和昨天晚上那些見不得人的壞念頭，才發生了這種事情，這是定面無疑的。他是一個存心的殺人犯嗎？他是一個暗中陰謀殺死她的犯人嗎？——那又爲了什麼呢？爲什麼昨天晚上他希望她死呢？她的病一定是十分無望了。

他對斯陶姆大夫說：『你要盡你的力，無論怎麼辦，假如你能够幫忙的話，請你救她。』

斯陶姆大夫回答說：「黑先生，你不用害怕，我能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我以為昨天的注射有點不足，並且人的血用在這種病症上又是太淡了。她雖然有些反應，但是不夠。我們再看今天的罷。」

黑先生因為職務的關係，很沮喪的走了。現在他決定不再存有這種不能見人的念頭了。無論自己感覺怎麼樣，是必須解脫出這種不光明的願望。這是罪惡的。是他深信這種願望最後還會偷偷的回到他的腦中的。這種願望會影響到她的。假如可能的話，必須教她慢慢的恢復的，他是不會再有任何的反對。好，現在無論如何，他自己必須在這方面多犧牲一點了。這樣才是合理的，才是合乎人道的。那麼為什麼已經過了那些年了，他還要抱怨！再那樣的過上幾年又有什麼關係呢？天黑時他回來了，三點鐘時那個電話，報告他的太太是有些起色的消息，和他自己的那種轉念，使他自已深深的感到一種安慰。第二次的注射證明了更是有有效。很明顯的馬的血對於她是一點。她覺得有力了，就坐了起來。他五點鐘時進來的，看見她躺在那裏，面色灰白，弱不禁風的樣子，但是她的眼睛還有一種亮光，她的兩頰微有潤色，她很勉強的微弱的對他一笑，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了。斯陶姆大夫真是多麼偉大，多麼仁愛呀！真是人類的救星呀！是否她現在可以復原！是否這種可怕的思念可以滅除。斯陶姆大夫在八點鐘時又來了。

「親愛的，你好嗎？」她很嬌媚可愛的看着他問着，緊緊的握住他的手。

他低下頭，吻了一下她的前額——這在以前可以說是一種猶大式的吻。(註)但在現在却不同了，他今天晚上和露多丁——甚至於熱誠的希望着她繼續活下去。

「是的，我那最親愛的，我好的很。你怎麼樣呢？外面天氣很好，月朗風和，你應該趕快好起來共享這春天的快樂呀。」

「我是快好了，」她小聲的回答，「我覺得好多了。你近來怎樣呢？你的工作都很順利嗎？」

他微笑着點點頭，告訴她一些零碎的消息。愛西爾伯連打電話來說回頭要帶一些紫羅蘭花來。威斯雷說他同愛兒瑪在六點鐘也要來。這些人全問候她的病狀。他現在自己問着自己，怎麼就唯獨自己那樣的殘忍而希望着她去死呢？她並不是那樣的不好——真的在她的本身上總有一些引人的美力，可以做別人的——一個理想中的妻子。他要享受一些生活的快樂，她也是同樣的注定了來享受她的生活；再說她究竟是他那孩子們的母親，並且跟着他已經這些年了。還有天氣是那樣的好的，現在正是五月的黃昏。空氣和天色是那樣的純潔的悅人。空氣中還攪雜着一種灰藍色的霧。電話的鈴響，又帶來一些問候她的病狀的消息。女僕說這些天來問病的總是接連不斷的，特別是今天多。她還遞給他一個名單。他這時想道：「你看，她的朋友們比自己的還多，因為她是那樣的和露而又實在可靠。」為什麼他還對她有一些不好的希望呢？愛西爾伯連和威斯雷都來了，他和他們一塊坐下吃飯，並且十分快樂的談論着——這時他好像比過去的幾個星期有希望多了。他自己那種變幻莫測的思想不再使他難堪了，他是暫時的快樂了。他們又是怎樣的情形呢？孩子們在幹什麼呢？八點半鐘斯陶姆大夫又來了，並且宣稱由各方面來看，黑太太是真好多了。

(註) Tisha Kiss 是一種含有惡意的吻，見聖經中猶太人捉耶穌，而以接吻為戲。

「我敢說她的情形是很有希望的，」他說，「假如她能很安靜的再過兩晚上，而不會再轉重的話，我想她會從今以後慢慢的好起來的。她的氣力好像增加了一點。雖然如此，我們可不要太樂觀了。這樣的病是變化很大的。明天我們可以看她感覺怎樣，是否還需要再注射一些血清。」

他走了，十點鐘時愛西爾伯達和威斯雷也要走，並且說假如她的病有什麼變化，可以再去叫他們，於是又留下他一個人了。他坐著在那裏沉思。十一點鐘了，醫生會說，這幾天需要特別的靜養，他在他太太床前不大的工夫，他也去睡覺了。他是太疲倦了。他那種變幻不測的思潮，害的他這些日子老是感覺到疲倦，這好像是他那種罪惡的良心所使然。但是今天晚上他覺得一定可以安然的睡覺了。他對於自己整個的生命都感覺着好一些。他今天好像做了什麼好事似的。他永遠不會再有那種不可見人的思想了。可是——可是——

他騎在靠窗的那個床上，在那裏可以俯視公園的一角。他看着外面，春天的樹木和往常一樣，陽光照着，變成銀白色，在一端還露着一片湖水。在這城市裏面，像這樣的樹林的風景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是那樣的喜歡水，任憑是一個小湖，或是一條小河，或是小池子，他都愛的什麼是的。在年青的時候，他還愛月亮，特別是在那月影裏散步，更是洽意。這些全暗示着「愛」和「幸福」，他是那樣的渴望着「愛」和「幸福」，可是從未得到。有一次他會計劃着組織一個游船團，這根本就暗示着一些波浪。還有一次在數年前，他會計劃着建設一個金屋別墅，以備自己同那個新款所居。假如那個女人真個來了，他也得到了自由，那是多麼可喜的事情呀。現在——現在這時的思想，特別是時間已經過去了，所想的就好像是變演的，殘暴的，冷苛的

，不道德而又罪惡的。他將面部背過月光來，嘆了一口氣，決意要去睡覺了，若是可能的話，把那些過去的見不得人的和甜蜜的亂想，全都排除於腦外。他就那樣的實行了。

很快的就做起夢來，好像是他所時常追尋的那種可愛的美的神靈，進來了，牽住了他的手領他出去，走到一條起灘的小河旁，還有那明媚漣漪的湖水。還有一條很寬敞的大路，路旁有的是廟宇，高塔，和一些白色大理石的建築。當他走着的時候，好像是對他有一些希望似的。這是他所渴望着的所得到的可愛的結果。不過他所走向的世界仍然是黑朦朧的，還有一些悲慘壓制的事情，常纏惑着一種前途渺茫的意識。很明顯的他是向着美麗的世界走的，但是他仍在尋求，盲目的尋求，並且這也是無出路的。

「黑先生！黑先生！」忽然發出這樣一種柔弱的聲音，起初差不多有些神秘不可捉摸，後來越發的清晰了，聽了數人心意煩亂。就好像有一隻手扶在他的身上。「你能立刻來嗎？黑太太在這裏呢！」

在這一剎那間，他站起來了，拿起床頭掛着的絲織睡衣，趕忙的穿帶齊整。艾爾美瑞太太和那個看護站在他的身後，面色灰白，又帶着心緒煩亂的樣子，兩手不住的擰着。從這種情形，他可以明白最不幸的事要發生了。當他走進她的臥室，她躺在那裏，眼活着的一樣——安靜，溫柔，氣息已甚薄弱，還有一種冷靜的思想的樣子，嘴脣像睡着是的分開着。她有一種微露的和靄的笑容。從前他曾經見過這樣的面容，一種真正和靄的笑容。比她本人又是一番情形。她那纖長瘦小而又文雅的手張開着，好像是很疲倦的樣子，手指稍微離開一點。眼皮也是疲倦的闔着。她那一向瘦弱的身體，在那薄被下面，露出了很清楚的輪廓。那位值夜班的看

護華爾萊女士說，睡著了一刻的工夫，醒來就看見她這樣了。因為怕斯陶姆大夫責問的關係，她是那樣害怕而又沮喪的樣子，不知所措了。

黑先生站在那裏，感到一種強大的刺激。自從愛爾維兒死去，還沒有受過這樣的刺激。到底她一生是受盡了種種魔難。現在她死了——兩人曾經一同過過那麼長的時候。他走近前來，同情的眼淚，充滿了兩眼，曲膝跪在床前，不肯亂動，伸在那裏的右臂。

「親愛的阿妮！」他很溫柔的說，「阿妮——你真的走了嗎？」他的聲音充滿了悲哀。但是對他自己來說，這是假的，不誠實的。

他很難過的拿起她的手來，放在自己的嘴唇上，頭靠在她的背上，又想起這些天來那一些複雜的思想。這時艾爾芙瑞太太和那個看護全抹著眼淚。他現在那麼大歲數了，她們全替他悲傷。

等了一會兒，他站了起來，她們就走過來安慰他，他這時是極端的悲傷沮喪了，並且請求艾爾芙瑞太太和那個看護不要驚動他的孩子們，他們現在是不能夠與她為力的。讓他們睡到天亮了。於是他走回自己的屋中，坐在床上，注視著窗外那種從前曾經引動了他的銀白色的景緻。這也是可怖的。他那種見不得人的願望到底實現了！或再就是因為他那種罪惡的思想，把她害死了。那是可能的嗎？他那私下的祝告就這樣的解答了嗎？她是否知道他的真正的意思？那些不能見人的意思。她現在到那裏去了？假如他的一切她都知道，又該作如何的感想？是否就要恨他而來纏繞他？天還未明，不過兩三點鐘的光景，月亮是很亮的。她躺在隔壁那間屋子裏，面色灰白，四肢已冷，永遠離開了他。

不大的工夫，他又起來踏入他所喜歡常常坐著休息的那間前廳去，復又回到她的屋內，去察看她的屍體。現在她是去了，在這死者的面前，他更容易想到一些散亂的思想。她或者會看見會知道的罷。一切都完了，不過他不能不感覺著有一點罪惡。她是那樣的忠實，假如沒有別的好處，她對他和他的孩子們是那樣的關心。最近的幾天，他本來可以除掉這些罪惡的思想的。他的情感是那樣的混雜，他不能拋棄了這些思想。同時，過去的那種倫理觀念，和對她的那種激動的情感和態度，在他能夠安靜下去以前，是該當修正一下的。是該修正的，但是怎樣去修正呢？他同艾爾芙瑞太太決定今天晚上不再去麻煩斯陶姆大夫了。他們全同意需要休息一下，預備明天早晨的忙碌。

過了一會兒，他又來到前廳，坐在那裏注視著公園。在這裏他或者能夠解決了自己這種神秘，想個清楚，找出他所感覺的究竟是什麼？他覺到他過去所想的是罪惡的。可是這還是因為他自己的事，他的生命。現在天已破曉，一種淺淺的灰色出現在東方，朦朧的照著這間屋子。兩個窗子中間那隻狹長而又高大的鏡子，現出了他自己的影子——消瘦的，嚴峻的，頭髮蓬鬆着，他的頭髮和鬍子都亂蓬蓬着，眼睛帶有一種疲倦的樣子。他這種樣子，對比着他所夢想的那種更快樂的生活，那種自由的生活，這種過去的事情，深深的觸動了他。真是一幕悲劇！真是一次失敗！為什麼他得到了自由，在愛情上還要更進一步的快樂的幻想呢？就是在別的人也是一樣的。看看鏡子裏面自己的影子，老了，暮氣沉沉的，一切都沒有希望了！他一向不知道這些嗎？這不是太滑稽嗎？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妄想呢？他現在又能怎樣的希望呢？美的事物與他是無緣了。這是當然的事，年輕時期的那

種快樂的夢想早已消滅淨盡了。這好像海市蜃樓和鬼火一般的容易消失。他太太死了同活着，對他是一點區別也沒有。不過有他那樣變幻莫測的性情，就是他真正得到了自由，也還是一樣的沒辦法。但是他是年老了，一切都無望了，成了一個粗俗的孤獨者。

現在在人生內部的殘忍，和那人生中帶諷刺的冷酷，時常來刺激他。他曾經得到些什麼？他所保存而沒有失掉的，又有些什麼呢？很可怕的他首先就看到他那黧黑而又有皺紋的皮膚，眼角旁的那種鳥足式的皺紋，兩眼中間和前額上的皺紋，他那細長而又有皺紋的手——從前曾經是很漂亮的，還有那消瘦的身體。當初他本是一個容貌出衆的人，是那樣的俊美，而又富有生命之力——但是現在又成什麼樣子呢！他轉過身來看着公園裏面的小樹，還有那湖水，在這露出一點

微紅的早晨，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片景色呀！清新的早晨，對於年輕一點的人是多麼奇異，——他這時又回想到他自己。現在他能做怎樣的想？又能希望什麼東西呢？

他那過去的夢境，又恢復了——那種奇怪的尋求的夢境，是被指引着並且應許着一些希望，但是所指引的永是向着那更渺茫更黑暗的地方。那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有什麼重大的關係嗎？是不是會越來越渺茫越黑暗呢？這莫非就是他一生的特徵嗎？他這樣的想着。

「自由！」過了一刻他這樣的說着，「自由！我現在知道什麼是自由了。我現在自由了！自由！……自由！……是自由……去死！」

他站在那裏這樣的沉思着，還不住的用手理着自己的頭髮和鬍子。

## 巷

林熙

灰色的天

罩着灰色的巷，

灰色的黃昏

映着灰色的門，牆；

誰家的大門上

關平和周倉，

相守着苦顏；

和門主人同其命運的，

可看見屋瓦要墜下來嗎？

大車的轍深深又長長，

平行着棄於道的中央，

——牢靠地指示着方向。

孩子們裝電車，

順轍跑，舉着鈴鐺；

真的鐘的一下子

敲進灰色的牆心去，

拐過來

是駝背老頭兒的糖繩響。

# 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

鄭振鐸

## 一 史料的淵藪

在官書，在正史裏得不到的材料，見不出的社會現狀，我們却常常可於文學的著作，像詩，曲，小說，戲劇裏得到或見到。在詩，曲小說戲劇裏所表現的社會情態，只有正史，官書以及『正統派』的記錄書更爲正確，真切，而且活躍。在小說，戲劇，以及詩，曲裏所表現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數字，不一定是無聊的事實的帳本，一要在那裏去尋找什麼數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而是整個的社會，活潑跳動的人間。

我以爲，我們今日要下筆去寫一部中國歷史，——一部通史，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等等——如果踢開了或拋棄了這種活潑潑的材料，一定要後悔不迭的。唐代的史料存在于太平廣記和全唐詩裏的，準保要比新舊唐書多而重要。同樣的，我們要知道元代——這個畸形的蠻族統治的黑暗時代——的狀況，元雜劇和元散曲却是第一等的最活躍的材料淵藪。

那些戲劇的題材，儘管說的秦皇，漢祖，寫的是楊妃，昭君，唱的是關大王，黑旋風，歌頌的是包龍圖，王爺然，描寫的是烟粉靈怪，金戈鐵馬，公案傳奇，然而在這一切人

物與情節的裏面，却刻骨鏤骨的印上了元這一代的社會的情態——任怎樣也拂拭不去，挖改不掉。

同時，元這一代的經濟力是怎樣的強固的爬住了這些戲劇，散曲，而決定其形態，支配其題材的運用之情形，也可於此得見之。

誠然的，現在留存的許多元劇，還有令我們感到不足的地方；特別是，有許多曾經過明人的改訂，增入，而失去了一部分的原形。但那也並無大害。我們很不難在那真偽的材料之間求得一個決定。

這裏所論的，是許多可討論的題材裏的很有趣的一個，就是論及元劇裏所寫的商人，士子和妓女間的三角戀愛的爭鬪的。以這種『三角戀』的故事爲題材的元劇，不在少數，存留于今的也還有不少。然其間，我們很可以窺見元這一代的經濟狀況的一斑。而同時，也便說明了：構成了這種式樣的三角戀的戲劇的，乃正是元這一代的那樣的『經濟狀況』在幕後决定着，支配着，指揮着，或導演着。

## 二 叙寫商人，士子和妓女間的『三角戀』的諸劇

以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的爭鬪爲題材的雜劇，很早的便已經開始了。雜劇之祖的關漢卿，曾作着一本趙

勝兒風月救風塵。據今日的元曲選所載的，此劇的故事爲鄭州人周同知的兒子周舍和一個秀才安秀實間的爭奪妓女宋引章事。但臧晉叔所添注的『說白』，未必可靠。仔細讀着全劇，所謂『周舍』者，實是『商』而非『官』。他是一個富商，並非一個官家子弟。

〔羅兒〕這厮心狠毒，這厮家豪富，衝一味虛肚腸，不踏實實路。

第四折

〔羅兒〕……咳，你個雙郎子弟，安排下金冠假做，却則爲三千茶引，嫁了馮魁。

還不明明的說是和雙漸，蘇卿的故事相同麼？不過蘇卿之馮魁，是心不愿，宋引章之周舍，（？）却是她自己所欲的。她不聽她好友趙盼兒之勸，竟拋棄了窮秀才的安秀實而嫁給了豪富的周舍。這大約是人情世態之常。但後來，引章爲周舍所虐待，趙盼兒才借安秀實去救出了她。結果，還是秀才勝利。

所謂雙漸，蘇卿的故事，會盛行于元這一代，作爲歌曲來唱者不下七八套（皆見雍熙樂府）。王實甫則寫了蘇小卿月下販茶船一本。張祿詞林摘覽存其一折。（粉蝶兒套，大約是第二折吧？）其故事是：妓女蘇小卿喜書生雙漸，而漸則貧窮無力。有茶商馮魁者，携二千茶引發售，遇見小卿而悅之。即設計強娶了小卿到茶船上來。小卿終日在船無聊。後雙漸爲臨川令，復將小卿奪了過來。

無名氏門鶻鴉套，寫「趕蘇卿」事，最爲明快。小卿和雙漸相見了，

（么篇）……見了春儀，兩意徘徊，撇了馮魁。怎道這今宵相會！解纜休遲，岸口慌離，趁風力到江心一似飛。

（尾聲）馮魁醉倒昏沉睡，不計較蘇卿見誰。一個金山岸後落傷悲，一

個臨川無賴買實事。

他們是這樣的雙雙脫逃而去。實甫的一套，寫的却是鴉母和馮魁設計，偽作雙漸寫給小卿的信，和她決絕。她雖因此不得已而嫁了馮魁，而心裏却是百分的不願意。『你道是先憂來後喜，我着你有苦無甜。』

（鶯鶯）使了些精靈秀鈔買人嫁，把這厮騙了錢，挑了船，離了肉不傷。

我從來針頭線角不會拈，我到會付粉麵朱對粧。心裏財錢信口添，着這厮與我會開元劍。

這故事成了後來許多同類故事的範式。許多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者，均有意無意的受了這雙漸，蘇卿的故事的典型的影響。

馬致遠的江州司馬青衫淚也便是雙漸，蘇卿故事的翻版之一。不過把雙漸改成了白居易，蘇卿改成了樊典奴，馮魁改成了浮梁茶客劉一郎耳。白香山的一篇那末沈痛的抒情詩琵琶行，想不到竟會變成了這樣的一篇悲喜劇！白居易和妓女樊典奴相戀。當他出爲江州司馬時，典奴却被欺騙的嫁給了茶客劉一郎。後二人復在江州江面上相逢。典奴等劉一郎睡了之後，却便偷上了居易的船而逃去。因元微之之斡旋之力，皇帝竟同意于他們的婚姻，而將劉一郎流竄遠方而去。

武漢臣的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也是可被放在這一型式裏的。號爲玉壺生的秀才李斌，在春天清明節，到郊外去踏青，遇到了妓女李素蘭，便即偕同赴妓院裏去。同居了許久。有故人陶伯常的，經過嘉興，取了李斌的萬言長策，去見天子。而李斌却受盡了鴉母的氣。有個客人甚舍，見李素蘭而愛之。他原是裝了三十車羊羶船到嘉興與府做些買賣的。鴉母逼走了玉壺生，要教李素蘭嫁給甚舍。她不肯竟剪了頭髮。有一天李素蘭正約玉壺生相會。爲甚舍等所衝破，而告到了官。

這官恰是陶伯常，他已由京回來。這時，天子已看了玉壺生的萬言策，甚為嘉許，便命他做了本府同知。李蘭遂嫁了他。而甚舍却抗議道：「同姓不可為婚。」李蘭證明本身姓張，不姓李。於是甚舍被斷遣還鄉，而玉壺生和李蘭則「從今後足衣足食，所事兒足意。呀，不枉了天地間人生一世。」這樣的結果，誠是秀才們所認為「不枉了天地間人生一世」的！

無名氏的風流王煥百花亭，那故事正是連合了雙漸，蘇卿和玉壺春的。而情節更雙楚，適合之際，更為嬌艷可喜。有妓女賀憐憐的，在清明佳節，到郊外去遊蕩。於百花亭上遇見了一個書生，風流王煥。因了賣查梨條的王小二的介紹，二人便做了同伴。半年之後，王煥沒了錢財，却被舊母趕他出去，將憐憐嫁給了西延邊上的收買軍需的高常彬。常彬居憐憐於一蕭寺，內外不通消息。又是王小二替他們傳達了一番信息。於是王煥便扮做了一個賣查梨條的。

〔隨尾〕免頭巾裏者頓顛，斑竹籃提在手，呼喚聲習演的兒兒。新得一個查梨條除授，則道的是那君愛女下場頭。

他進了寺，和憐憐相見。得知高常彬私吞軍款的事，便到西邊上，向神師道告發了他。師道將常彬殺却，憐憐便嫁給了王煥。

這劇所寫的高常彬，雖不是一個商人，却是一個收買軍需的「買辦」，也仍是「商人」的一流。

元末明初的作家買仲名，有荆楚臣重對玉梳記一劇，寫的也是雙漸，蘇卿型的故事。有妓女顧玉香的，和秀才荆楚臣作伴了兩年。不料有一東平府客人柳茂英，裝二十載錦花來松江貨賣。却見玉香而喜之，要和柳作伴。當然，那妓家是歡迎他的。便把荆楚臣趕出門外。楚臣得了玉香之助，

到京求取功名。茂英再三的以財富誘惑玉香，都被楚臣拒却了。玉香對他說道：「則俺那雙解元普天下聲名播，呀，你個馮員外捨性命推沒磨，則這個蘇少卿怎肯伏低將料着，這蘇婆休想輕饒過。呆廝，你收拾買花錢，休習閑牙齦。常言道：『井口上瓦礫終須破！』但茂英還是不省得。玉香被他纏得慌，便逃到京城去。楚臣却中了狀元，除句容縣令。在途中，玉香為茂英追及，正在逼她時，恰好遇見楚臣。那柳茂英便被楚臣送府牢依律治罪。而玉香却做了楚臣的夫人。「探親香高抬着矮轎，送人情穩坐着香車。」好不體面。

石君寶的李亞仙詩酒曲江池一類的雜劇，也可歸入這一行列裡。不過缺少了商人的一角，而露面者却祇有書母的惡狠狠的面目耳。

未見流傳的雜劇，今見載於錄鬼簿裏者，我們如果就其名目而爬搜了一下，一定還可以尋到不少的這一類的劇本。白仁甫有蘇小小月夜錢塘夢，武漢臣有鄭玉梅嫁雪玉堂春，戴善甫有柳香卿詩酒曲江池，王廷秀有雙客三告狀，希皆可歸入這一類型裏去的。而紀天祥有信安王斷夜販茶船的一劇也許便是故意開玩笑的一個關於馮魁的翻案文字的滑稽劇吧？雙客三告狀也許亦為其同類。

### 三 商人們的被斥責

但這一型的故事其共同的組織是可知：第一，士子和妓女間的熱戀，第二，為書母所間隔，而同時恰好來了一位闊綽的嫖客。嫖母便千方百計的離間士子與妓女間的感情，或設法驅逐了士子，欺騙着妓女，強迫她嫁給了那闊綽的嫖客。這闊綽的嫖客呢，大約不是有二千茶引的茶商，便是一



個豪富的鹽商，一個手頭裏把握無數錢財的軍需官，或一個販潯紬的山西客人，或一個有二十載貨物的綿花商人。第三，妓女必定反抗這強迫的姻緣——但也有自動的愿意嫁給的，像風月救風塵，但那是例外。——她或以死自誓，剪髮明志，像玉壺春裏的李素蘭，或私自脫逃了去尋找她所戀的，像重對玉梳裏的顧玉香。但最多的是，不得已而嫁給了那個商人。像蘇卿之嫁給馮魁，裴興奴之嫁給劉一郎，賀憐憐之嫁給高常彬。第四，士子與妓女間，忽然的重逢了；或在船上，或在山寺，或在途中，而這時，必有超出於經濟勢力之上的統治者出來，將妓女從商人手中或船裏奪取了去，將她嫁給了士子。

這樣的，四個段落，形成了一場悲歡離合的戀愛的喜劇。那布置，簡言之，是如左式的：

- 一，士子和妓女的相逢；
  - 二，商人的突入場中；
  - 三，嫁作商人婦或設法逃脫；
  - 四，士子的衣錦歸來，團圓。
- 這顯然都是以士子為中心，全就士子方面的立場而叙寫的戲曲，故對於商人們是，往往加以不必要的或輕蔑的侮辱。——也許只有今已失傳之鹽客三告狀（？）和斷復販茶船之類是故意的寫着反面的文章吧。

在士子們的口中，他是怎樣自負着，而對商人們是怎樣的憎恨，看不起——這當然的是包藏着傳說的輕視。

「三點」你雖有萬貫財，爭如俺七步才。兩件兒那一件聲名大？你那財當賭着那虎口，去紅塵中走；我還才但跳過龍門，向金殿上排。你休要嘴兒尖，舌兒快，這處裏怕不口甜如蜜時，他可敢心苦似黃蓮。

——玉壺春 第三折

有的是幾乎破口的大罵着了。鄭廷玉的看錢奴冤家債主云：「子好交披上片鹽皮受罪罰。他前世托生在京華，貪財心沒命煞，他油鑪內見財也去抓。富了他三五人，窮了他數萬家。今世交受貧乏還報他。」  
鄭光祖醉思鄉王榮登樓云：「如今那有錢人沒名的平登省合，那無錢人有名的終淹草萊。如今他可也不論文章只論財！」這便是厲元道一代的，不過借了古人王榮的口說出口而已。

甚至借妓女之口而罵之，而詛咒之：

「三點」販茶船柱兒大，比着你爭些個綿花數兒食，虧重來不甚多。那裏養的半瓶醋，將你那千包百裏，也不來碎扯零碎，則消得兩道三科。休戀這隨堤楊柳，歌盡桃花，人變那類，俺這狠心的婆娘。則是個過命的母團圓。

「二」若是娶的我去家中過，便是引得狼來屋裏窩。俺這粉面油頭，便是非英雄。畫閣圍堂，便是地網天羅，敢着你有家難奔，有口難言，有氣難呵，弄的個七上八落，只待睜着眼睛跳黃河。

「黃鐘煞」休道這等播弄折本賠錢貨，則守你那這害全身安樂窩。不曉事的頑人認些團和，沒見誰的約伴知甚死活，無廉恥的喬才惹場折挫，離這世的冤魂像個甚麼。村勢煞挖着則管獨磨，磚皮臉風蕩着有甚滋味，橫死眼如何有個分給，噴蛆口知他怎生發落，沒來由受惱耽煩取快活。丟了您那長女生男親命，量你二十載棉花值的幾何！你便有一萬斛明珠也則看的我。

——重對玉梳 第二折

甚至極輕蔑的譏笑他，甚至極刻薄的罵到他的形貌和打扮：

「耍孩兒」這斷他村則村，到會做這等賄賂，你向那鬼窩裏是言歡。這裏你羊腸細路有數十車，待禁的幾場兒日寒風。垂簾着一條背骨，

擺那黃桑棒，安排着八片天靈撞擊。則你那本錢見光州買了清州賣，但行成與村郎作伴，怎好共雲風和諧。

〔四款〕則有分副勝的泥兒換了你眼睛，便休想歡喜的手帕兒兜着下頰。一弄兒打扮的實難，大信袋瀟瀟着三山骨，硬布衫瀟瀟着十字街。編端許，語音兒是個山西客，帶着個高一尺和頂子齊眉的戲帽，穿一對連底兒重十斤肚乳的麻鞋。

——玉堂春 第三折

甚至借商人們自己的口中而數說着自己的不濟，不若士子們之有前程：

〔深繡球〕讀書的志氣高，為商的肚量小。是名人所好，便苦做爭似叫學。為商的小錢米做大本，讀書的白衣換了紫袍。休顧樂者為樂，則是做官比做客較難。若是那功名成就心無怨，抵多少買賣歸來汗未消，在了勸勞。

——武漢風歌家財天賜老生兒 第二折

把商人們厭棄到這般地步，士子們的身價抬高到這般地步；這全是傳說的「士大夫」的精華在作怪。在實際社會上，全然不是這樣的。

荆楚臣的情人玉香說道：

〔燕尾〕做男兒的，除難幸稱了心，為妻兒的做驕君，享受福。則我這香名兒真滿松江府，我與那普天下孩兒每可都做的主。

那是祇是幻想的唱着凱歌而已。為了戲曲作家們多半是未脫「士子」的身分的，他們裝着一肚子的不平，故往往對于商人們過分的加以指摘，責罵。

從前，有一個寓言道：人和獅子做了好朋友。他們一同出遊，互誇其力量的強大。恰好走過一座銅像下面。那銅像鑄着一隻獅子，伏在人的足下，俯頭貼耳的受人的縛束。人道：這不是人的力量強過獅子的證據麼？獅子笑道：你要知

道，那銅像是人鑄的呀。如果是獅子鑄來樹立的，便要是人的俯伏于獅的足下了。

這正足以說明，那些三角戀愛劇，為何如此的貶斥商人階級的原因。

石君寶諸宮調風月紫雲庭劇裏，有一段話說得最是痛快，說盡了這三角戀愛的場面的情況：

〔醉中天〕我唱道那雙新潘川令，他便惱發不覺。蓋起那潘員外，便道空里動彩聲。把個蘇媽便是上古賢人敬。我正唱到不肯上販茶船的小卿，向那岸邊相刁，俺這度差道，兀得不好榜末七代先靈！

正如韓楚蘭所謂：「爾便有七步才，無錢也不許行，六藝全，便休賣聰明！」那妓院裏便是這般形相，那世界也便是這般形相。杜藥娘（見關漢卿金線池）也是這樣的說：「無錢的可要親近，則除是驢生駝角發生根。」

在實際社會裏，商人們是常常高奏着凱歌的；一敗塗地的，也許便是「士子」們。

#### 四 商人們的初奏凱歌

就以那些描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而論，在其間，商人們也都是初奏凱歌的；至少鴉母們及一般社會的同情是在他們那一邊的。甚至妓女們也未必個人都是喜歡秀才的呢。

鴉母們對於富商大賈，盡了幫忙的一切力量。在販茶船劇裏，鴉母假造了雙漸的信來欺騙蘇少卿，她却真的相信了這假信裏的話：

〔石榴花〕原來這負心的真個不中粘。想當初暖我話兒甜。則好去暖中暖風雪，受暖。那時節蘇君子謙，發發的赴科場。才把蘇頭占

，風塵行不待占粉。如今這七香車五花話，幾幾幾，到做了脫担兩頭尖。  
 「門橋」別有分淚眼愁眉，無福受金花翠履。我這坐按不住長吁，誰  
 不乾濕不乾淚點。誰承望你半路里將人來先拋閃，恩情似水底鹽，到罵  
 我做路柳墮花，顯不的桃腮杏臉。

於是馮魁占了上風，便乘機娶了她而去。

在青衫淚裏，裴與奴替遠赴江州爲司馬的白居易守志，鴛母却逼她跟從了茶客劉一郎。她堅執不從。鴛母却設了一計，令人傳了一個消息，說白居易已經死在任上。她信以爲真，便於祭奠了居易之後，隨了茶客劉一郎上他的茶船。

在重對玉梳記裏，荆楚臣是被強迫的趕出門外。那東平府的商人柳茂英便乘機對妓女顧玉香獻盡殷勤。她逃了出去。仍被茂英所追上。假定楚臣這時不來，玉香必定仍是落在茂英手裏的。

在百花亭裏，高常彬是毫不費力的娶了賀憐憐去。在玉壺春裏，假如陶伯常不恰恰的在甚舍扯了李斌告狀時來到嘉興大街上，李素蘭恐怕也要落在甚舍手下的。在關漢卿的救風塵裏，雖趙盼兒再三的勸宋引章嫁給安秀實，不嫁周舍。引章却道：「我嫁了安秀實呵，一對兒好打蓮花落！」這便是真正的妓女們的心理！

在一般社會裏，不喜歡白衣的「秀才」的，恐怕也不止鴛母爲然。在拜月亭雜劇（元刊古今雜劇本）裏，王瑞蘭的父親王安撫硬生生的把她從蔣世隆的病榻邊拖走了。瑞蘭道：「不知俺那心是怎生主意！提個秀才便不喜！窮秀才幾時有發迹！」

而商人們便在這般的世情上，佔了勝利，奏了凱歌。明朝憲王的宣平卷到金兒復落網一劇，描寫到金兒怎樣厭棄貧窮而嚮慕富家子弟，豐裕生活。她連嫁了好幾個丈

夫，却都沒有好結果。結果還是再做了個繭。但如耕種送逐于優裕的生活之後的思想却是一般娼妓所具有之的，未可以厚非。而像裴與奴，蘇小卿輩的意態比較堅定者却倒是例外。

爲什麼戲曲作家們把握着這些題材來寫作時，總要把妓女們寫得很崇高，很有節操，完全是偏袒着士子們的一邊呢？

一方面，當然爲了這些劇原都是爲士子們吐氣揚眉的；對於作爲士人們的對手的妓女們，便也不得不抬高其地位；而同時，爲了要形容商人們怎樣的強橫與狼狽，便也不能不將妓女們的身分抬高到和貞女節婦並立的地位。

在實際社會上，這些故事都是不容易出現的；妓女們是十之九隨了商人們走了的。商人們高唱着凱歌，挾了所愛的妓女們而上了船或車，秀才們只好眼睜睜的望着他們走。這情形特別在元這一代是太普遍，太平常了。

## 五 士子們的「團圓夢」

然而「士子們」不能甘心！

他們想報復。至少在文字上，在劇場上；而在實際社會裏，他們的報復却是不可能。

于是乎，在這些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的喜劇裏，幾乎成了一個固定的型式，便是，士子和妓女必定是「團圓」。士子做了官，妓女則有了五花話，坐了暖轎香車，做了官夫人。而那被注定了的悲劇的角色，商人呢，則不是被斷造回家，便是人財兩失，甚至于連性命都送掉。

救風塵裏的安秀實終於和當初不肯嫁他的妓女宋引章結

蘇小卿已經嫁了馮魁；裴與奴已經嫁了劉一郎；她們都住在她們丈夫們的販茶船上。當然沒法和她們的情人們會面相聚的。然而，在這裏，作者們便造作了傳達信息和忽聞江上「琵琶聲」的局面出來。

但他們雖然會面了，仍是不能長久相聚的，強奪也不能。作者們便又使他們生了逃脫的一念，在丈夫熟睡的時候，他偷偷的上了情人的船，人不知，鬼不覺的。等到丈夫們發覺了時，他們的船已經是遠遠的不知撐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是不得已的一種團圓的方法。

像玉容春的寫着：恰好遇見陶太守歸來，還帶了一個同知的官給李斌，而當場把妓女李素蘭搶奪過來給了斌；像百花亭的寫着：軍需官高常彬回了軍隊時，恰遇他的情敵王煥已經發迹爲官；告了他一狀，他便延頸受戮，而他的妻賀憐憐也便復和他的王煥團圓；像重對玉梳記的寫着：當顧玉香正在逃脫不出柳茂英的勢力圈子，而恰恰的，她的情人荆楚便得了官回來，且還恰恰的在最危急的時候，在最危急的地方，遇見了他們；他救出了她，還將他的情敵柳茂英送府斷罪。

果有這種痛快的直捷了當的團圓的局面麼？

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說，在實際的社會裏，特別在元的這一代。

沒有那末巧遇的，像雙漸，蘇卿，白傅，與奴的情形。更萬萬沒有那末巧遇的，像楚臣，玉香，李斌，李蘭。

而在元這一代裏，士子們更永遠的不會逢有這種痛快的直捷了當的團圓的。

這只是一個夢；這只是一場「團圓夢」，總之，這只是

戲！

在元這一代，士子們是那樣的被踐踏在蠻族的鐵蹄之下。終元之世，他們永不會有過揚眉吐氣的時候。

而因此，他們的「團圓夢」便更做得有聲有色！

## 六 元代士子的社會地位的墮落

士爲四民之首。向來地位是最尊最貴的。也有窮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進，周進（儒林外史）之受盡奚落的。然而一朝時來運來，便可立刻登青雲，上帝京，爲文學侍從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僕役也有了，田地也有火送來，財貨也有人借給。所謂「富貴逼人來」者是。這不是一套魔術的變幻麼？而這魔術的棒，這亞拉定神燈似的怪物便是「科舉」者是。不管是詩賦，經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詩云：「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便是實況。因此，便養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論居朝在鄉，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國北部，却也知道籠絡人心，屢行科舉。南宋對於士更是看重。

但那個「以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却是完全不懂得漢人，南人的社會狀況的。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與漢人南人是那樣的不同。元帝國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廣，所包容的不同文化與思想的民族是那末多。要他們怎樣的特別顧慮到漢人，南人的舊有文化和制度，當然是不可能的。

於是乎，科舉的這個制度，「士」的登庸的階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廢止了下來。

元史選舉志曾論元代仕宦流品之雜。「掃盜者以功敘

入業者以實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與隸亦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難而多端者歟。」其實，在元世祖時代，根本上便不會有過科舉。到了仁宗延祐間方才恢復了科舉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鬱鬱不得志。輟耕錄云：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儲，往往混爲編氓。

「士」的地位在元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動搖。他們是四民中的一個，而不復居其「首」。他們手無縛雞之力，身無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爲農，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着當時經濟權的商人，則尤視「士」蔑如。鄭德祐的遂昌山樵雜錄云：

高昌公，諱希真……嘗言：先兄（希憲）禮賢下士知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繼繼冠衣，袖詩請見。先兄急延入坐語，精經史，飲食勞苦如平民歎。既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吾國家大臣，既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曾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彼何罪而簡因之。況今國家起沙漠，吾子斯文不加厚，則備術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憲那末愛士的人實在不多見，而他的這個「于斯文加厚」的行爲便爲後人所稱。然竟也無以起儒術之衰。

同書又載尤宜撫一事云：

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授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狀，不亞於沿門托鉢的人物麼？金瓶梅詞話

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却恰好用來形容元這一代的士子的苦悶。

故元代的作曲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往往淪爲醫卜星相之流，乃至做小買賣，說書，爲伶人們寫劇本。以此爲生。關漢卿做醫生，而鄭光祖爲杭州路吏，趙文寶以卜術爲生業，做陰陽教授，施惠乃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別有原因的，不是被貴遊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顧阿瑛，倪雲林他們之所以名重天下，原來也便是慣作寒士們之東道主的。

「士子」的社會地位的墮落，也便是形成了他們的落魄與貧窮的原因。而在三角戀愛的場面上，他們當然顯得寒酸，落伍，減色，而不能和商賈們作有力的爭衡的了。

## 七 元代商業的繁盛與商人地位的增

### 高

而同時，商賈們的地位却突然的爬高了幾層，重要了許多；和士人階級的沒落，恰好成一種明顯的對照。

杭州雖是故都，但依然繁華如故。並不因南宋的滅亡而衰落下去。也許反因北方人的來遊者多，藩邦外國人的來往經商旅行者多，以及駐防軍隊的數量的增加等等之故，而更顯得有生氣起來。作劇者關漢卿到杭州來過；而會瑞卿來到杭州之後；便定居於此，不肯再回北方去。許多劇本都是刊於杭州的。——更多的古籍是發見於此。越成了元這一代的「文化城」。明談七修類稿云：

吾杭西園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畫船盈歌，日費萬金，盛

之至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至今。然未見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瑤瑤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對春羅。」

所謂「銷金鍋」也便是商業中心之意。其實在元這一代，於杭州外，附近的松江，駐防軍的大本營所在地，茶業的中心的九江，及市舶市所在地的泉州，上海，濠浦，温州，廣東，慶元（連杭州，凡七所）等地，也都是很繁盛的。這些，都還是「江南」之地。北方的都市還不在其中。

「江南」素爲財富之區。南宋的政府，誅求尤酷。元代所謂江南，即指最繁榮的

### 一 江浙行省，

### 二 江西行省，

### 三 湖廣行省

而言。據元史食貨志，江南三省天曆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一十一貫

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而商稅的收入，歷代都佔不大重要的地位者，這時却大爲增加，大爲重要。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爲額。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腹裏」爲二十萬錠，江南爲二十五萬錠。到了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元史食貨志）所謂百倍，即約四百五十萬錠也。僅江南三省已佔了四十萬零三百八十五錠多了。計：

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

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

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較之「夏稅」已多四倍，而鹽稅，酒稅，茶稅，互市稅尙不在內。可見這個時代的商業的隆盛，商人負擔能力之驚人。市舶司的稅，至元間，其貨以十分取一，蠲者十五分取一，後禁商入海，罷市舶司。不久，又屢罷屢復。惜未詳其稅入的總額。想來，那筆數目必定是很大的。

酒稅爲國賦之一，「利之所入，亦厚矣。」僅「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其他可知。

天下鹽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而兩浙之鹽，獨佔了四十五引，江西，湖廣及兩淮等處的鹽引也不在少數。在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千餘錠裏江南三省是佔了很大的一個數字的。

茶的總樞紐爲江州，總江淮荆湖湖廣之稅皆輸于江州的覆茶都轉運司。天歷二年，始罷樞司而歸諸州縣。而其歲征之數，凡得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

還有種種的雜稅呢，且不說了罷。總之，就商人的負擔之重，「從古未有之重，」便知元這一代從事于商業者是如何的佔勢力。他們成了國家的重要的礎石。國稅從他們身上付出的是那末多。而元地域那末廣大，兵威那末強盛；爲商賈的往來，交通，除去了不少的阻礙。其商業之突盛，是必然的情形。

舊唐書食貨志云：「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而元這一代，商人却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了。他們和蒙古民族有經濟和商業上的必要的往來，其接近的程度當然較士子們爲深；而元代又有「入粟」爲官之例。由商人一變而爲官吏，當也是極平常的事。

處在這樣的優越的條件之下，商人和士子間的三角戀愛的爭鬥，其勝利權，當然是操在商人的手上了。

故馮魁柳茂英們，硬生生的拆散了秀才妓女們的鴛鴦，而奪取了她們去。秀才們忍氣吞聲；妓女們沒法掙扎。

他們只是幻想的等候着以另一種勢力——自己做了官，或朋友做了官——來奪回了他們的所愛。

而這幻想却終於是幻像而已；這等候，却終於是不會在實際社會上實現的。

爲了戲曲家們的本身便是「士子」的同流，其同情便往往寄托在秀才們的身上，而往往往給商人們以一個難堪的結果——這正足以証：在實際社會上，秀才們恐怕是要吃虧到底的；故才有了那樣的「過屠門而大嚼的團圓！」

## 八 茶客及其他

在那些商人們裏無疑的茶商和鹽商是最爲稱豪長的，故也最爲士人們所深惡痛絕。

鹽是日常的必需品。把握了鹽的販賣權的商人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成了豪富之家的。連沾着了些鹽的氣息的官吏們，也都個個的面團團的起來。西門慶的富裕，和販鹽很有關係。

明代的關人汪廷訥，在南京有了很寬大華美的別墅，他能够收買別的作家們的稿子，他刻了很多很講究的書；那精緻是到今尚藉藉人口的。總爲了他是個和「鹽」的一字有些淵源。

清的戲曲家唐英，在江洲享盡了福，刻了一部極講究的琵琶亭集，那是專爲了白居易的琵琶行的一詩而集刻之的。他自己的劇曲，也刻得不少。他成了當時一部分文人的東道主。而揚州的鹽商們，在清代，也是始終的把握着文運的興

衰。他們和帝王們分享着養士之名。

在元這一代，鹽商們也許還沒有那末顯，那末好文，好名，知道怎樣的招賢納士，但他們的強橫，却也够顯的了。

我會見到元人一套嘲鹽商的曲子，極淋漓痛快之致。惜一時失記出于何書。故未能引在這裏。

茶商的地位，在元代顯然也是極重要的，馮魁是販茶客，劉一郎也是販茶客。宋人茶稅錢，治平中，凡四十九萬八千六百貫。而元代茶稅，竟增至銀二十八萬錠以上。按，錢一百貫折銀一錠計，則所增不啻在五十餘倍以上。明代茶稅，也居不甚重要的地位。倪元璐國賦記略及明史食貨志均以爲：明取官茶以易西馬。

「若無主者令軍人奪種，官取八分，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

國賦記略（學海類編本）頁五。

則在明代，茶之對外貿易，除了以貨易貨之外，是很少輸出的。但元代則幅員至廣，商賈通行無阻。茶商貿易，至爲自由，便利。其獲利之厚，自在意中。故增稅至銀二十八萬錠以上而茶商不以爲困。

他們便能有餘財以供揮霍；便能和士子們在戀愛場中相角逐而戰勝了他們。

士人們遂養成了最恨茶商的心理。王實甫販茶船借蘇小卿之口罵之道：

「要孩兒俺伴是風流俊俏潘安臉，怎觀那向日頭種兒的嘴臉。喬建路宜舞一張臉，怎和他送春情眼角眉尖。我心裏不愛他心裏愛，正是家來不甜野菜甜。觀不的喬鋪苦，看了他村村棒棒，怎和他等等滑滑。」

「二煞」你休誇七步才，速教道三個鹽，九江品絕三江激。倚仗你茶多錢幾爭着買，倚仗你錢多勢死粘。眼見的泥中陷。赤緊的泛茶的客富，更知道愛多的娘腹。」

無名氏蘇軾題恨云：「恨阿，恨他那有勢力的錢！彼錢文潑銅錢將柳青來買轉。莫不我只有分塞宿孤眠！」

又無名氏詠雙鸞云：「嗟乎，但常酬歌買笑，誰再親沽酒賞爐。哎，青妖壓碎那茶藥琴棋筆硯書！今日小生做個盟甫，改正那村村的馮魁，疎駁那俊雅的通叔！」

這正和紀天祥的斷復茶船有些同類吧，而悲憤之情却溢于紙外。

王日華有與朱繼題雙漸小驢問答（見樂府羣玉），其中馮魁的「答」最妙：

黃金鑄，就劈開刀，茶引搗成麵怪嫩。虛山鳳餅三千號，陪酥油儘力攪。雙通叔，你自才學；我揣與原通行鈔。他搵了陪傳世寶，看誰能學風友響交！

元散曲作家劇時中有上高監司曲文兩套，刻劃世態，至為深切。第二套商人舞文弄法，破壞鈔法的，尤為極重要的史料。

〔滾繡球〕庫藏中鈔本多，貼庫每弊怎除！縱關防住誰不顧，壞鈔法恣意機關。都是無廉恥買人，有過犯販傳徒，倚仗着說文錢百鈔胡做，將

官所說得如無。只道是無行止喬男女，那裏發家受學士夫，一個個講大心機。

〔喬秀才〕堪笑這沒兒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酒多江湖伴侶。誰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斷響，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

〔滾繡球〕羅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做皮肉是仲才，講論，喚濟之必定開沽。賣油的喚仲明，賣鹽的稱士魯。就從簡是茶房行舖，字數究是魚昨之徒，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籠底叫德夫，何足云乎！

這真是蘊蓄着一肚子的憤妒而在刻劃的寫着的。而多財善賈之流，不僅冒用了文人們的雅號，竊披上士夫們的衣冠，且還實際上和士子們爭奪社會的地位和歌人的戀愛。

〔塞鴻秋〕一家家傾銀注玉多豪富，一個個老羊裝披錦羅度。撥手到成鴉人物。粧且色去為想婦。兩朝寒食春，夜夜元宵暮。喚笙席喚徵餐堂食，受用盡人間福。

時中這一段話，正足為許多元劇為什麼把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的故事寫成了那個式樣的注腳！

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寫畢



# 巴爾札克

(譚納著)

李辰冬譯

## 壹 巴爾札克的生活與性格

意象的產品，不僅僅由意象而產生；係作者的整個而完成的；他的性格，他的生活與教育，他的過去與現在，他的真操與嗜癖，他的靈魂的一切部分與行爲，在他所想的與他所寫的裏，都留下了痕跡。爲了解解和判斷巴爾札克，我們得先知道他的脾氣與生活。這兩種東西之滋養他的小說，正等於兩種樹液之造成一枝花的病態，奇特和美麗的一樣。

### 一

巴爾札克是一位事業家，而且是一位負債的事業家。從廿一歲到廿五，他住到一個荒蕪上邊，寫些連自己都不滿意的悲劇或小說，因此家庭反對，一則家庭給他的生活費既少，而他自己賺到的又微，時時刻刻要逼他去做一種機械的工作，但因為榮耀的慾望和天才的自恃，無論如何不願屈從。爲自謀生活計，於是作些投機營業，最先是印行書籍，其次是開了印刷所，最後辦活字製造廠。然而，一切都歸失敗，幾乎到了破產的田地。經過四年的苦痛，只有拍賣營業，結果，剩些債務，而以寫小說來歸還。這是一種可怕的重載，終於

負擔了一生。從一八二七到一八三六(註一)他的生活，全以受了種種羞辱，而由放重利者的手裏得到的債票來維持。然而，他還得使他們高興，使他們服從，使他們信服，使他們願意。可憐的偉人，他的喜劇墨克德在未寫成以前，不知排演了多少次，但都於事無補。債呢，因爲利息的重覆增加，一天重是一天。最後，他的生活充滿了不定與恐懼。一八四八年，一天商服禮見他住在一座很闊的房裏，然他道：「這裏的一切都不屬於我；這是朋友們爲我賃的；我是他們的門房。」終日是圍困與窘辱，於是他做些驚人的工作。他午夜起床，喝點咖啡，一動作十二小時的工；(註二)然後，再跑到印刷所，校正以往的稿件而籌算新的計畫。他創刊了兩種雜誌，而其中一種，幾乎是他自己獨手包辦。他又試驗了三四次舞台。他籌畫了三十種的投機事業，并且，一次他跑到沙特尼，去看看羅曼人所燒的煤渣裏，是否含有銀質。又一次，他以爲發現了一種新的造紙材料。如是者，不勝枚舉。如何可以還債呢？如何可以致富呢？窮困與情感的激刺，他意想一位慷慨好義的銀行家，文人們的朋友，對他道：「在我的帳上用錢，還清了你的債務，自由了你的身體。我相信你的天才；我願意教一位偉人。」因爲神經的自奮，他相信了他的夢，於是變成世界上第一流人物；翰林院翰林，國會議員，總長。可是，一刻以後，進入實在的世界，他跑到工作

室或印刷所，像樵夫和工人一般地工作。又一次，他正在與人談話，忽然停止，並自己罵自己道：「魔鬼，不要臉的東西，你應當去抄寫以代替你的言談。」於是他就計算在這失掉的鐘頭裏應賺的錢；一頁多少行，多少寄到報紙，多少寄到書局，多少是初版，多少是再版；這樣一轉，數目很有可觀。金錢，到處金錢，時時金錢；這是他生命中的虐待者與暴君；爲需要，爲榮耀，爲想像，爲希望，他成了金錢的犧牲者和奴隸；這個主宰和劍子手使他屈服了他的工作，束縛他，鼓舞他，並且在他的閒暇裏，在他的思索裏，在他的夢裏，無不是金錢的影子，指導他的眼光，主使他筆頭，鍛治他的詩情，刺激他的性格；於是他的一切作品裏，都顯出金錢的光耀。如是地訓練，如是地教育，他知道了，金錢是現代生活的最大原動力。他計算他的人物財產，並解釋其來源，增加與應用，度量他們的收入與付出，他把預算的習慣帶到了小說裏。他描寫了投機事業，經濟，買賣，契約，商業的冒險，實業的發明，投機事業的組織。他刻畫了律師，證人，銀行家；到處他都帶入民法與支票。他把事業當作詩來做。他像古代英雄一樣，創設了許多戰事，然而現在解決承繼權的辦法，係用法律的人們來作兵士，民法來作軍械廠。在他的筆頭之下萬金成堆。我們讀者好像是在金甌子上滑着。這裏，是他一部分的光榮，因爲他給我們表現了我們現在過的生活，對我們講了我們願聽的樂趣，並且滿足了我們所得不到的奢望。

## 一一

巴爾札克是習慣上，精神上，嗜好上的巴黎人：這是第

二種性質。在這黑壓壓的軍艦裏，生命是異常地活躍。共和政體的組織與中央集權的政府，把一切的野心家都吸收到了巴黎，而且燃著了一切的慾望。堆積的金錢，榮耀，享樂，就好像一種獵物，而引起一羣無厭的獵犬，爲等待和競爭而互相發怒，互相喧吠一樣。發財，這兩個字已有一世紀不聽說了，而現在成了一切生活的主宰。巴黎，好比是一種賽馬場；又好比是一個馬戲場或學校，我們在那裏不覺地是被領導着；一切都在目的和競爭的意志面前消失了。競賽者伸展了他學生的力量，以致滿身汗流；在這種的意志的激勵之下，他加倍了他的興奮，所謂努力，不僅指學者們，一直工作到疲倦，或藝術家，發明到愚鈍，而是一般人們的競賽，陰謀，小心言談，度量友誼，從千千萬萬錯綜交叉的希望裏，獲得一個主顧，一個地位，或一個名望。可嘆我們離我們的祖宗和那些沙龍多麼遠，那裏一部可口的作品，一首美麗的情歌，幾句動人的言辭，就是一整夜的樂趣，和一切幸福的淵源！

這一種還不算；頭腦的興奮較意志的興奮還要更甚。一切職業，都得到平等的權利；因爲職業的分歧，於是思想也隨之分歧；思想的潮流，不像以前同小河一般，現在成爲大江大河，且而雜了各種的成分。想一想看，因爲科學的探討，不知增加了幾千萬萬的新事新物，因爲智識的開展，介紹了各種民族的文學與哲學，因爲世界各種思想的流聚，把巴黎造成了一個世界思想的總會所。各種人的思想都在這裏，各學校各圖書館各報章，以及各種文人的組織，吸收了所有新奇的與自由的精神。坐到呂克桑普公園的凳子上，你可以聽到醫藥的討論。站到街頭，就有地質學家對你談最近的發現。跑到博物館，半小時之內你就知道整個的歷史。歌舞場裏，使你又回復了半世紀以前。沙龍裏，兩小時之內，你

可以知道各種神秘的，無神的，共產的，絕對的，以及一切極端的，中庸的，和大同小異的思想。一個人的思想，這樣地奇特，這樣地廣闊，這樣地嚴格，結果，專家叢生。思想像水蒸氣一般地由腦海蒸發起來，我們不覺地在那裏呼吸；各種眼光，各種面目，各種態度裏，這思想都在那裏照耀，第一次到這裏的人，當然要覺頭暈目眩；店舖的玻璃窗上，陳列台上，紀念碑上，廣告上，都是勾心鬥角的思想構造而成。新來乍到的人，就好像從冷靜的水裏出來，而跳入一鍋沸騰的水裏一般，水泡與水泡，互相衝突，由鍋心湧到鍋邊，再由鍋邊復返鍋心。

與意志和思想的熱狂並立的，還有一種，就是嗅覺的熱狂。在鄉間，腦乏的人，九點鐘就睡了覺，或是與妻子圍爐談心，或是在幽靜的道上慢慢散步，眼裏望着曠野，心裏想着明天的事情。但是，想想這個時候的巴黎：燈光照耀，滿街行人，戲院擁擠，羣衆喧鬧；到處都使我們的嘴，眼，耳，想着一種娛樂，然而這種人造的娛樂，像是一種不合衛生的食物，他的目的不在滋養而在刺激。至於精神的愉快，也是過度與酷烈的；風格要得似是而非表現要得魔力強大，思想要得放誕，故事要得無稽，不然，即歸失敗；意外，奇特，矯飾，誇張成了理智的平常裝飾。人們夢想搜索各種靈魂的祕密，各種人類，各種生活，各種哲理與藝術，一直到各種意象，思想，真理。巴爾扎克提到巴黎，說是「安置在賽因河兩岸，一個最大發煙的病原。」這些分散的病原，誰還比他呼吸的更多？誰還更較他奮鬥，思索與痛苦？

然而，這三種裏，那一種發熱得最劇烈？第一，是意志的熱狂。我們知道他的驚人的工作，異常的發現，事業的窘迫，榮耀的慾望，世界的野心，興奮的激烈，窮困的痛苦，

這些都是他所以常常失望的深淵。再加上他的奢華物品的嗜好，喜歡精緻的傢俱，就是一例（註三）他是一位收藏家，而且幾乎成了癖；他需要精裝的書籍，古代的桌椅，彫刻的像框，精選的繪畫；據說，他詳細細細在表兄包裏所描寫的走廊，就是他自己的。他往往受了種種的苦痛，爲的一個色克氏的磁器，窗帷和其他的古玩。在他第一次最窮困的時候，給他的姊姊寫道：「老二，你知道我怎樣地喜歡繡黑色的兩個藍圍屏！」不論怎樣窘辱，不論怎樣困苦，他不變的念頭總是：「我的圍屏！」他的美麗物品的熱狂，好像一種皮膚的發癢，雖說是一種肉慾，但幾乎也成了他的精神上的高尚趣味。

以上，係巴爾扎克的環境與生活；由這種地質，你就可以預知產生的植物是什麼。我得有一種適合的工具，來播種這個廣大的森林。許多人苦於讀他的作品。風格是生澀的，過重的；思想是混雜的，空息的，結構是複雜的，繁雜的；情感是堆積的，發饒的，如一種大籠一般。在這種褐色的微光之下，顯出了種種鬼臉的與古怪的人物，較之真的現象還要清亮，還要生動，還要活潑；在這些人物裏，社會的寄生蟲，卑劣的行爲，醜陋的蜈蚣，毒惡的蜘蛛，生於此，食於此，死於此；在這之上，又有所謂金錢，科學，藝術，光榮，與權力種種燦爛的變換與苦痛的幻夢。

## 一一

因爲夜晚的工作與咖啡的過度，於是他五十歲上就死掉了。在二十年內，要印行九十七種的著作，並且每部作品還校正十至十二次之多，非得一種魄力與他的天才有同樣的強度不可。他的照片告訴我們的，是一位壯健，短胖，大眼，

，豐髮，視力尖銳，嘴唇肉感，「時時突然笑的，牙齒堅固如鐵」商服禮說，他的氣概有一種「奇特的愉快」。他很富於活潑的生活，在他的小說裏，我們常常見到。往往他無意地寫出了許多他的秘密生活，並不是用生理學家的冷血寫法，而係兩眼發火，如饕餮者之吃美味的東西一樣。伸縮性最大的現代與巴黎的風格，他還認爲不滿，於是用羅伯來（Roberts）和布奇登（Brantôme）的風格，以十六世紀的敏捷，以十六世紀的放縱，而創造他的滑稽故事。（Cortes Iratiques）這些故事，非常之可愛，而且異常地自由，那裏一切肉體的慾望，其瘋狂的狀態，好像圍神們的狂舞一般。喬治桑讀過這本書，說他太過火了，而巴爾札克說他過於嬌柔造作。這是他們兩位天性的不同，他們不論那一位，讀另一位作品的時候，總覺得不愜意。一個高要掉到水裏的時候，或者魚們要驚奇他在水裏不會呼吸。你們知道，巴爾札克的這種天性，往往近於粗俗。他的喜樂有點肉體的，和商家派出的經紀人一般。

他發現連合他的小說總稱爲人間喜劇的那天，滿臉笑容急速跑到魚市大街，他的姊姊家裏。一拿着他的瑪腦石手杖，上邊彫着土耳其字樣：我是障礙的打破者，並且像軍隊裏數手隊長的態度一樣，進來咚咚咚打了幾聲鼓以後：恭賀我，他很快樂地對我們講，因爲我現在正在變成一個大天才了。他的書翰，非常之多情，可就是有點兒俗。他的取笑，也是粗野的，（註四）他作些鬼臉，唱些短歌，拍拍人家的肚皮，做些滑稽的事體。他創造的人物畢入和范禿翁，就是他自己性格的放大。因爲他天生的精力太充足了，所以溢出到他的動作，他的喜好，他的發明，他的工作，一點也不優雅，然往往粗俗，他常常無力量去壓制自己。他很天真地，公開

地來讚賞自己：「你像我，他對商服禮道，我很替你高興這種相似。」繼而他又道：「全巴黎也不過只有三個人懂得法文：雨果，戈恬和我。」十四歲的時候，他已宣告了他將來的成名。在他的信件裏或談話裏，如果講到他的小說，傑作這兩個字，自然地，不斷地常常在他的筆下或口頭上流出。他自信是世界聞名：他的人物魯易浪貝爾最後所談關於哲學和科學的話，不就是他自已麼？他總是夢想在博學士院或國會裏，得到一席地位，再不然或是一位總長。「是否能以適合種種思想的人，纔最宜於治人呢？我很願意見到別人驚異我書夾裏的寶藏！」

這種誇口（註五），在他的每篇序文裏，除表示自己的拙笨而外，無他意義；然個個人都有一種意思；不過因爲謹慎和趣味的高雅的緣故，個個都隱藏起來罷了。巴爾札克是一位胖而且壯的人，舉動粗野，走路起來，不是踏着人家的腳，就是碰着羣衆的鞋。這一點不是野蠻，而是放蕩不羈。他也有時也自相矛盾，他容忍人家的咒罵，他承受人家的勸告。他往往自己也笑自己的誇口，如果回想一下，我們也原諒他的自誇。只有一種我們不能原諒的，是他極端的驕傲。但他的內心，實是天真的，良善的兒童一樣，絕對不是偏驕，也不是固執，好像小學生們是的，趁着機會頑皮一下。他的家信，都是異常動人；尤其給他姊姊的信，情感再沒比這更純潔，更真摯，而言辭又是無疵的，深刻的。（註六）

肉感，粗俗，平庸，愉快，誇口，善良，這些是他的天性；但另一種最重要而連貫其他一切性格的，是發明狂，興奮的與無窮的想像力。他的頭腦，就是各種計劃的火山，而最喜歡的夢，是發財，榮耀，組織事業，再行改造一下國家，文字與科學。由這火山裏噴出的光亮，照耀了，表現了

一個世紀和一個世界。他的生活，他的環境，以及他的性格使他走上小說這條路。因天資的關係和意志的緣故，使他安坐到小說裏，等於他的王國裏一樣。

註一 查看他的姊姊許維爾夫人的巴爾札克。此書是照他書翰裏的材料寫的。

註二 他往往自己歸到家裏，六星期或兩個月的時間不出街門，把書籍放下來，在四枝蠟燭的燈光下，穿着他的白色長衫，有時一天作十個鐘頭的工作。（他的發行人Vendel的巴爾札克頁二七五。）

註三 參看 Vendel 在他的書裏。關於巴爾札克兩間住房的描寫。

註四 參看上書頁三四三。

註五 同上。

註六 他的房間裏，有一個拿破崙的像，在這像的指揮刀鞘上粘着一條紙，寫道：「拿破崙用他的指揮刀所未成的工作，我用我的筆題寫着他。」書名 Honore de Balzac (Wendel 31)

## 貳 巴爾札克的精神

我們所謂一個人的精神，係指他的一貫的思想方式。我們每位，都有他自己一種習慣領導着，使他先注意到這裏，然後那裏，為時或久或暫，或慢或快，這裏引起些意象，那裏引起些思想，再遠引起些譏笑，因為這種需要變成了他的天性，他的意志與他的趣味，於是在他的任何著作裏，幾乎永久如此。學者，我們稱之為方法；藝術家，稱之為天才。現在我們來看巴爾札克的。

一

他起始不是用藝術家的方式，而係用學者的；應當是繪畫，然他是解剖。他不像莎士比亞或聖西蒙，一步就跳進了人物的靈魂；他在他的物體的周圍旋轉，像解剖似家的，都分地，慢慢地，先擦起一塊肌肉，然後是骨頭，再後是脈管，再後是神經，直等到全體的器官與官能都分別檢驗以後，然後纔輪到腦髓與心臟。他先描寫城池，然後街道與房舍。他講到門面，石片的接構，窗戶的組織與材料，牆角的凸凹，屋色的新舊，鐵柱的發鏽，玻璃的破片。他又談到房間的分配，烟窗的形式，布簾的久暫，傢俱的佈置，然後再到衣服。達到人物，他要形容兩手的粗細，骨骨的屈直，鼻子的高低，骨格的輕重，頰骨的長短，以及嘴唇的大小。他還講到人物的態度，眼色與其缺點。他又述到人物的身分，教育，過去，以及他有多少動產與不動產。他去的是些什麼地方，見的是些什麼人，費用共總多少，吃的是些什麼東西，喝的是些什麼酒，當廚師的是誰，總之，一切數不盡，而且交綜錯雜，影響於人類生活的內部與外表的各種環境。在巴爾札克的身上，可以提到一位考古家，一位工程師，一位匠子匠，一位裁縫師，一位衣料商，一位評價人，一位生理學家和一位律師；這些人交換着來，每位讀他的最詳細最具體的報告；藝術家注意地，謹慎地聽着，一直等到這些材料堆積得無法再行增加，而且檢濾得無法再行取捨，那末，纔產生想像之火。他願意而且可能：「我是，他道，一位社會科學博士。」聖提蘭的學生，他宣佈要寫一部人類自然史。人家編纂了一部動物的目錄；他要做一部風俗的清單。然而他做到了；藝術史上向來還沒有這樣奇特的思想的藝術，並且也沒有一部作品的範圍這樣廣大；他的無邊無際的題目，幾乎與他的無邊無際的研究相等，換言之，就是只要是他所研

究的東西，幾乎都成了他的藝術的題目。

因此，他有所長，就有所短；許多地方他令好些人討厭。剛纔我說過，在他的接待室裏，有一羣的實業家和法律的人們；我們也同他們在一起，生出種種的不愉快。藝術家讓我們等得太久了；我們所以罵他，因為他讓我們在他的用人裏等了一個鐘頭。幾乎要得是以觀察為職業的，例如批評家，不是一位事業家，纔能在他的作品裏找出好處。更壞的是，他的書有時簡直令人不備。描寫，並不是繪畫，然巴爾札克往往只作了描寫而他認為是繪畫。編纂，使我們什麼也看不到；這僅僅是一種目錄而已；枚舉了一枝花的一切花蕊，並不能使我們的眼裏得到一種花的景象。要得像喬治桑和米世那的詩的激動或雨果與迭更斯的激烈的幻象，纔能使我們由實體的事物引起意象；那時我們已不是我們，而由情緒把我們領導到光明。巴爾札克的詳細解說，往往使我們蒙昧而且使我們困倦；他很吃力地描寫了克尼葛市政府的窗櫺或瓦魯騎士的鼻子，然而這些窗櫺與鼻子，毫無關係；一位生理學家或考古家在那裏成了一種單獨的東西；於是一般讀者，都口張口呆，虔敬地，低聲地，祝這是一種插畫或繪像。其次的疵病，就是描寫太長，以致消滅印象。當我們在想像裏聽見一個人物，這是轉瞬間的事；如果你要用一二十行的字句來形容一小點或一種顏色，那末，什麼都顧不見了。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他的面目是溫柔，是莊嚴，還是清秀的。他的面目一失去，而所剩也不過是一團肉和一堆骨頭。這裏，你們所讀到的是一位女子，或是一篇解剖的報告：「描畫的兩隻弓形的眉，直直地伸在兩眼上邊，這兩隻眼有時像恒星一般地閃光；眼睛的白珠，既不帶藍色，又無錯綜的紅線，也不是純潔的白色；他有甲角的堅固，但有一種熱烈的情概。

瞳孔，是被一種橘黃色的團圓包圍着；這是被金圍繞的黃銅，然係生動的黃金，活潑的黃銅。這瞳孔係由深度而來；然他不是像有些眼睛，用一種錫泥的反射，而發出如虎似貓的眼光一樣。這深度是無限的，然如玻璃一般地絕對的明亮」此像，如是地繼續到二百行之長。我的一位朋友，自然科學家，一天請我去看他才做成一個很漂亮的蝴蝶。我見到三十多個針把三十多個的星點畫泥，紫到紙上，而這些星點畫泥的總合，成了一個很漂亮的蝴蝶。

但是，另一方面言之，如何地有力量！給於人物的種種特性，如何地顯明！這個人物，我們在他的一切動作，與一切部分上都認識的！他簡直成了真的！在我們的回憶和想像裏，這個人物多麼地真確，多麼地深刻！他如何地似乎自然，並且如何地造成一種幻象！因為這樣就是自然；事實是無限的，然而無限地連貫；人心的內部，留下了痕跡在他外表的生活，在他的房舍，在他的傢俱，在他的事業，在他的動作，在他的言語；爲了解整個，得先知道這些種種的瑣事。再者，爲組合一個整個，得收集這些種種的原因。你所吃的養料，你所呼吸的空氣，你所居住的鄰舍，你所讀過的書籍，以及一切你所輕忽的最細微的習慣與你所不覺的環境，都是造成你這個人的元素，無窮的力量，集合起來而造成你的性格，而你的性格又發出無窮的力量；你的靈魂就好比是一塊透明的水晶，他收縮了宇宙間一切無邊無際的光線，而又反射到無邊無際的空間，成一種扇子形似的。因是之故，所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極端的差異，無限的複雜，要不是天才的幻想家和偉大的博學者，是不得知其深淺的。這裏，我敢說巴爾札克達到了莎士比亞的水平線。他的生動的人物，已經成了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尼三，羅士，裝里皮，布理，

，范里昂，學厚俄，與其他一百左右，都為我們日常所見的人，而且往往引證為形容某一實在人物之用。正如同他談創造的藝術家一樣，他與「戶籍爭勝」。

倘若巴爾札克有這樣的力量，這是因為他有系統的關係，此其使他完成學者的第二種性質；哲學家的他又加上觀察家。他很知道怎樣去連貫這些瑣碎的事情。那些房舍與像貌，也不過是些外表，而在那上邊建設他的人物靈魂罷了。此其所以他的人物留下很深印象的緣故；每一種他們的動作與部分，都是為加深印象而設，雖說不可枚舉，然而總合的效果是一樣的。覺得他們都是一種情感；其人物的生動較真的人物還要生動，因為他總集了自然界所分散的性格。

更容易見到他的力量的，是在小說的組織上。他的組織法，簡直是妙極了；要得有一種超人的總合力量，纔能聯絡這些事實，安排這些人物，連接這些結構。巴爾札克就像是一位馬戲場裏的御者，手裏執着五十匹勇猛的馬，使他們各走其道，而一點不失其激烈的本性。他有好幾種結構，因為如是地完善精密，而使我們迷失到那裏。幾乎要得是一位商人，纔能了解 César Brodeau，是一位幻術家，纔能了解 Une ténébreuse Affaire 這些書都是超過了我們普通的五官之上。這是一個由許多許多新樂器組合成的音樂會，思想那麼複雜，而且交叉錯綜，我們聽慣了古典的簡單音樂的兩耳，很難了解作者的思想與意義。

更妙的是，往往有幾種高深的哲理，來作他的作品中的心。他把這哲理說出來了，是不對，但他一點也沒說錯。他不但只寫，而且還要思索。生活，他雖然沒經過多少，然他了解。獨身，結婚，財政，統治，奢華，野心，一切重要的社會地位，一切五衷的情緒，都是他的作品材料；他把人

類哲理化了。例如：Le Cœur Coriol 個個性格再沒這樣的顯明，個個人物再沒這樣的獨立，玄學的小說家在純粹的抽象上加上一個人名。但是，我們從這些細事而組合的個體與生活裏，誰不認為是一部十九世紀史的縮寫。一位幼年的，窮苦的，野心的，才幹的青年，處於跟從與反抗的兩種環境之下：一方面是一位父親，「父系的基督」，一則受二女的背負，二則被人類的捨棄，終致恥辱而死；他方面是一位雄偉的賊盜，「監獄的克謀亞」，盡自己的天才，機會與經驗而施其引誘。在這一部現世紀的奇史裏，誰沒又找到不朽的心，莎士比亞的哈姆列德，少年受家庭的養育，而造成慷慨的美德與青年的幻想，忽然墮到人生的泥漿裏，窒息地，苦痛地，為正義而戰，結果，以致逃亡或瀕水呢？

但是，真正使他成為哲學家，而且超乎一切偉大藝術家之上的，是他把他的一切作品，聯為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連接，同一位人物重複再現，然而彼此關連的，這是一部百幕的戲劇，提到一個，就可聯想到其他。每頁裏，你都可想到整部的人間喜劇，好像一處風景，站在那裏，就可觀着週圍的一切。你已經認識的人物與其種種的環境，往往又在你的想像裏引起，你轉瞬間，又聽見了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性格以及他們的財產；藝術家從沒有聚積了這麼多的光明於其所願意描寫的人物，而且從來也沒有這樣地完美。因為單簡的戲劇與小說，僅能描寫單簡的故事，而錯釋了自然，因為他從廣泛的事物裏，只取其一件，然又因選擇的關係，不得不再行縮小。巴爾札克之所以真正偉大，就在這一點；他握著了實在，因為他握住了全體；他的偉大的系統又把他的繪畫有力的統一了，而且忠實有趣。

然而，他的作品有處也可笑得很。我們正在觀望一處美

麗的風景，忽然玄學的暴雨驟至。我們正在聽一種有趣的議論，忽然加些意象裏生的法律，而假以科學的名義。我們正在領會一篇可愛的喜劇，一位被布爾喬亞宿舍驅逐的窮困律師，忽然陷入一種強詞的謬談，你瞧：「不成問題，禿盧白決無希得邦或亞力山大第五時代那末好。我們現在政府的唯一缺點，就是人民爲社會的工作多，而社會爲人民的工作少。個人與團體間發生了一種永遠的衝突，就是團體想利用個人；至於往昔，真正的自由人，對於公共的事情，都很熱心。由人民而組合的團體，不覺地日漸擴張；然真正是靈魂的組合，實在例外。社會絕對不能建築在這例外上。再者，男人也不過是純粹的和單簡的父性，他的整個心血，都是爲他的家庭奮鬥。將來，他或者爲一黨派或一小共和國而生活。……」以上這話，全是爲兩位律師和一位孤獨的老人的煩事而發的議論，因爲這位老人丟了他的拖鞋。如果巴爾札克是位哲學家，那末，他是難懂的，如果是學者，那末，他是冬烘的。

## 一一

以上係作品的材料。當觀察者與哲學家如是地收集了他的意見與事實以後，藝術家因此產生；漸漸地他就激動起來；他的人物得到一種色彩或形態，於是開始活動；再加以理智之後，他就有知覺；在他的腦海裏，不覺地他就聽見他的人物的態度，言語，與動作。最後，等到一種熱火穿過這些人物之後，新的藝術作品，由此而生。但是，得經過了何等精力與何等的工作！巴爾札克沒一點熱狂的，猛烈的與快樂的興奮，而且也沒有容易的與豐富的辨別真和美的感官。

當然他是模糊的；他的表現都是輪廓的；他的下筆都雙次的，間斷的，不定的。他的笨重的體格正好來解讀他的創作。他寫了四十種無價值的小說以後，纔到他的人間喜劇。我們見到他的種種研究，像一種地裏的建築來支持他的每部作品，我們又知道他的每部作品的底稿，校正又校正，後悔又後悔，重寫又重寫，一直到十次十二次不能再讀的地步。然而，有時次數還顯少。

往往很生動的人物，然因一句話或一種動作錯了，而指明他是缺乏興奮；他的火爐裏的火熱，並不十分強烈，以致許多塊的銅星不能鎔化。他不能把他整個的自己，轉變成他的人物，有時變了，然半途中止，我們仍然看見巴爾札克的自己。二位少婦的日記，鄉村的牧師裏的 Parthénoclie 村夫裏的 Toucheu 幾乎他的一切的重要男子和婦女都是半鑄就的銅像，邊得再上爐竈。毛紹夫太太的對話幾乎同莎士比亞的抽象文一樣地使我們感着不快。查爾令侯爵夫人，因爲貞操過度而死的，但她臨死時寫些最沒廉恥的信件。克來司太太，在臨死的床上，談些生理學家的專門名詞和玄學家的格言，然而這些都是她素日不可能的。可憐的俞然尼格浪德，她是村俗的，天真的，幾乎近於囚徒的，保守的，虔敬的，驕傲的，但是他的表兄忽然把她遺棄後，她寫一封我們難以相信的信：「你儘可以照着世俗的環環快樂去，犧牲我們最初的愛情。」我想她一定在未找着前半句以前，已經用舊了她的文具；並且必定磨破了她的文具，等寫完了她最後的幾個字。

但是，往往由他自己而變成了他的人物，因爲勞苦的工作超越了一切，並且被學者壓制的藝術家也自求解脫了。午夜起床，直坐十二小時，關在家裏兩個月，失了外間事物的



知覺，直至不認識了街道，被自己的作品蒙蔽着，被自己的想像充塞着，被自己的人物圍繞着。覺醒以後，他是半夢半真。他幾乎相信他所說的事實：「我現在要去亞浪桑，要去谷岡泊，那裏住着克爾芒小姐，班拿西先生。」回來以後，像真的世界一般地向他的朋友講他的想像世界：「你知道王德維娶的是誰？大城的一位小姐。這是一件最合適的婚姻，大城是很富足，但是麗葉小姐化費也太多了。」一定得有這樣強力的幻想纔能創出靈魂，因為想像的人物一定與真的人物有同等的環境，那末，他們纔能產生，才能生存，才能活潑。前者的產生，由於無限意念的系統地組合，等於後者由無限原因的系統地組合一樣。前者的生存，因為種種的現在和意念無心地集中，等於後者因為種種的動作和原因自然地集中一樣。前者的活潑，緣於獨立的衝動和組合意念的不加思索，等於後者緣於自然的力量和個人的基本的原因。人物，於是脫離了藝術家。強烈的幻覺，是實在的唯一淵源；我相信這一類的精神，較之其他一切都為重要。聚集最多的事物而佔最少的空間的，除此精神而外無他。范圖崙，舉如，格浪德，雨羅，馬爾夫太太的這種動作，這種言語，在在都足以使你回憶到他們自然的性格與他們生活的環境；並足以使你在轉瞬間，聽見他們的真實，他們的心理，他們的情緒，他們整個的個人，以及他們與人類的關係；這些些深淵的靈魂的縮圖。我以後再引證較長的，現在只這兩段；關於這位監獄的哲學家，並不很壞，然而最危險，他創設了一種原理的邪惡，且用自己學生的才能來勸說。他給羅司提克造一種上等社會的預算表：「你的洗衣服費，就得一千萬；並且愛情與教堂還願意新的台布在他們的祭台上。」不遠，快要煽動了一位暗殺者，他去握住他的手。「羅司提克急速地

手抽回，面色變青，倒於椅上，他看到了一池子的血在他前面。——哈，我們還有幾處道德上的污點，范圖崙低聲地說。——查里那這位老頭子有三千萬金，我知道他的財產。確實一定使你白如白衫。」我不相信無廉恥的人和忿世者也能想出這樣刺目的言辭。

還有，巴爾特沙克雷，富足的法拉蒙人，化學家，幾乎可說是鍊丹者，無神派；一天正在預備一種危險的實驗，他的妻子跑到他的試驗室來；他立刻像拳毛似的把她抱到樓梯，坐到一個梯級上，喘着氣。「親愛的，他道，我對你說這不準你來這裏；天呀，好在上帝的保佑，你沒有死。」在這種舉動裏，你們瞧，人類的理智消滅，幼稚的迷信完全戰勝，好像是一位十二歲的小孩子說話。往往腦筋的錯亂，以致忘掉了學習的語言，而記憶裏只是些村墟的土語；高深的理論消滅，而剩下的只是些上古的舊俗。顯然地，這裏的巴爾札克一點沒有想到病理學的事實，而只有巫卜的奧會。

你們大概都見過一種多足的笨蟲，牙齒堅硬，在他自己造的網裏居住，變化；不久，從這網裏困難地產出一個笨笨的蝴蝶，吃他自己的蛹殼以自養，他的寬大的與美麗的翅在空中張着。巴爾札克就是這樣，被他粗俗強烈的體質的醜陋與增加，和科學的堆集，然後再等待、修改，天才纔得以自由。

### 叁 巴爾札克的風格

一

如果我們要把巴爾扎克獻給一位對於法國古典文學很有造就的人，而且很有欣賞能力的，那末，來照一照這一幕小小的喜劇：

這位先生見了這十六部厚的著作就有點兒怕，這麼多的東西要讀，且都是新的；現代人寫的太多了。拉布呂葉已經說過前人把東西寫盡了，這位新來的從那裏找如是長的東西去說？

但是，他忽然間，注意地翻了幾頁，看到這句：「在法拉蒙人一切習慣的痕跡上，可以找到他們最顯著的實體。」他睜大了兩眼，從來沒見過這種嚴厲的痕跡，實體。他想了一想，低聲把他翻譯一下，想着定是這樣的解釋「法拉蒙人要鍛鍊他們的行為，以至於至善。」

已經不高興，他又翻了一本讀道：「公共道德所造成的婚姻，絕對不出物質的與社會的兩種結果。」這個粗俗的很。或者，巴爾扎克先生簡單地這樣說要好一點：「已婚的婦人不一定都是貞操的，可惜，然也不見得就壞；不然，人類未免太卑賤了。」

因為休息起見（這些翻譯太費力了），他想看一幅簡單的繪畫，於是給他圖爾師的牧師，那裏有一位苦悶的，虔誠的老年處女；或者巴爾扎克先生說得有點兒太快和。起首是：「莎菲·葛馬爾小姐是女性造物裏，百分之百的老年處女的慈悲性代表。」女性，造物，慈悲性，怎麼我是到了人類學的陳列室裏麼？翻了一頁，他又聽到一句漂亮的言詞：「這是由細如髮的管裏，射出的女性的秘密，憂鬱的本體。」很明白這是生物學的講義。我現在到底在那裏呢？跳過了二十多頁，最後讀道：「人類外表的自私性所產生的科學，國家或法律，不是最高尚的情緒與羣衆天生的本性麼？爲創造

新的民衆或產生新的思想，以上帝的力量把女性的頭頂與頭部相連，不是更較容易麼？」從來他沒見過人的頭部裏有奶頭。他摸了摸自己的頭，然後兩手垂下，心裏笑着，這位可憐的朋友，他認爲這樣算好。

他休息了半個鐘頭之後，繼續着又讀。他遇到：「不朽的明證」，「一種如刺之痛的癌腫」可以損害靈魂，「一個口頭的電報」。他找到商家派出的旅行經紀人是「一種人類的自然物，是無信仰心的牧師，只會講些神秘與教條。」他又看到，人們如果同時要賣兩頂帽子，等於「一個國家有兩個國會，一個女子聽着兩個男子的話，一樣地要歸失敗。」於是他認爲這位旅行經紀人，一樣地可以給我們些良善的倫理觀念，他推想到巴爾扎克是一位冬烘的百科全書家。倘若他寬恕了他的粗俗的字句，科學的術語，哲學的雜堆，那末，就像我們忍受了十一月的雨季一樣。

他打開了俞然尼葛浪德。人人都對他說這是一部單體裏的傑作，當然，第一句話是單簡的，開始往往是這樣：你聽：「某些省分裏的房子，可以引起一種愁悶，如同最陰鬱的修道院，最荒涼的枯野，最悲慘的敗壞引起的一樣。或者，在這些房子裏可以找到修道院裏的幽靜，枯野的不毛，荒園的悽慘。」何等的起頭！巴爾扎克先生，大聲地，響亮地，像玩木偶戲人一般，宣佈了他的作品。

我們這位可憐的讀者忍耐着，又翻開一本幾乎是同樣着名的小說，溝壑裏的百合，作者喜歡的作品之一：「要何種的才幹，我們纔能供給些眼淚，而成爲最悲痛的哀歌，這哀歌係暗中忍受苦痛的靈魂之一種繪像，而這靈魂，像嫩弱的根芽，處處遇到的莫非是些硬石，像新生的枝葉，而被仇人的手切斷，像剛開的花朵，而被冷霜所毀！」只這第一行裏

，就有多少的意象！比喻一早就開始！巴爾札克先生好像是一位畫家在他未畫以前，先將畫板上塗一層紅色。頭痛開始了；這位讀者認為他的風格係胡謔，並且指定這是一位勤勞的與可憐的作者。

現在再舉一個例。以往我們總是一腳就走進了一部好書的內部，可是現在呢，好書的門，被抽象的哲理和比喻的事物擁塞住了，然而像金雀花的荊棘一樣地美麗，一樣地適宜。僕役的家務 (Ménage de garçon) 的開始是這樣的：「在一七九〇年，易樹且鄉村的人，享受 (Jouisait) 一位醫生名為魯然者，他是十分狡猾的人。」享受！僕僕門房夫役們現在還說：「你享受一種壞的健康。」我不是門房夫役，我不喜歡人家對我講這一類的字眼。我們的這位讀者，忍耐地仍然翻翻這裏那裏，又遇到像這樣的一句（為表現一位老年將佐的英雄舉動，將他的煙斗摔破）：「或者天使們纔來收拾煙斗的碎片。」再不然：「她失掉了婦女們所有的可以打動鐵石心腸的微笑。」這些卓絕，愉快，眩目，超人一類的字句，每頁都是。總之，巴爾札克先生的舉止粗野，像走江湖者之流，像下流社會人的大噪大鬧。他的風格，不是生澀，就是使人厭煩。因為巴爾札克自己要強，所以努力來作，因為想叫自己的風格發生熱力，所以先燃燒自己：這是不合衛生的，我不願再往前讀。

最後他交還了你這十六部著作了：「我讀一個人，如同我准許一位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善於言談的人來我的家裏一樣。巴爾札克談話，像一部藝術與職業的辭典，像一部德國的哲學綱要和一部自然科學全書。倘若他一時忘掉了這些術語，然又是下等的工人，作幾幅鬼臉，呼聲聲狂叫。然要以藝術家的眼光來看，我以為他是多血的，激烈的，病態的，而

他的風格又係過重的，難懂的。他的人物沒一個會言談，一位也不許來我的客廳裏。」

## 一一

這種批評，異常地是法國的與古典的，係由十七世紀的生活與精神習慣而來；他假設了兩件事，一，這話是對上等社會人講的，二，上等社會人的思想係由分析而成。

現在我們來看看分析與沙龍的精神。在一個沙龍裏，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讓人討厭；其次，是使人喜歡。你對人，尤其是婦女們，要避免一切的話語，因為他們是不願聽這些的；你要講化學，動物或銀行的名詞，等於你把彎形蒸溜器，骨格和帳簿安排到花架子上和沙發上的到同樣的效果；自尊心是苦於了解這些；趣味高尚的是厭惡這些不調和的東西；高雅的人不願有工作和金錢的回憶。你並且還得避免文學上術語，和教授的態度，夜會不是學校，人家來這裏的目的在消遣，從沒有哲學可以消遣的。你尤其得免去粗野的舉動和大聲的呼叫。這裏的人都是富足的，至少也是有閒階級，或文人學士；他們都造成了一種貴族的派頭；因為貴族要自尊，謹慎，文雅，所以見到下等酒店的習氣，一定頭昏目眩。最後，你還得有禮貌；一切有禮貌的人，都不願顯出高傲的神氣，特別的舉動，他們處處要小心，處處要禮讓。

另一方面，當這些人由分析去完成他們的意見時，他們的思索一定是一步一步地；他們最怕的是跳；他們的邏輯，一定得很圓滑。(一)她們絕對不贊成由銀行突然跳到天文，由皇宮跳入小店。他們要第二層意思得自然地跟着第一層，用同樣的空間與次序，思想由頁數而進，作者要一層緊似一

層，一步進一步，先由習見的事物與日常的事情，層次地，不覺地，把讀者領到最高的理想。高貴的事物要與高貴的相比，卑賤的對象要與卑賤的相較，宗教的題目要對虔誠的對象，喜悅的物體要稱愉快的意象。字句要求其根源與其慣用而使其最簡單的，並且處處要模擬拉丁與古代的風格，要真確，要顯亮。他們最厭惡奇特的對偶，激烈的表現，不調的字句，不確的風格，古怪的想像。他們希望人家對他們用很漂亮的態度敘述一種難題；意意相連，不斷地，一致地，而態度則不慌不忙，不快不慢，不屈不折。

當然，巴爾札克難以取悅於這種精神與這種生活的人。但是我們可以說現在的人，都沒這種精神與生活。習慣與思想一變，則風格也隨之而異。現在將沙龍換成一種政治討論社；嚴酷的諷刺，興奮的辯爭，仇恨的情緒，實用的精神來代替了高尚與文雅。同樣，將清談者換成一種畫家；放蕩的想像，粗俗的與廣泛的跳躍精神，平凡的，間斷的，刺目的事象來代替了規則的層次的前進。深而言之，如果你將沙龍的言談帶到討論社，反而顯出乏味與懦弱，人家一定稱你輕佻與無聊。如果你對畫家講分析的風格，人家一定稱你是臭翰林與多舌。好的風格，就是使人喜歡聽喜歡讀的技術，這種技術隨聽衆而變換，他所以使這位不喜歡因爲他使那位喜歡，這位認爲是暗淡、討厭，然那位認爲清新，吸引。誰都沒有強迫他人的趣味與天性的權利；誰都沒有假藉他人的趣味與天性的義務。良善風格之多，與世紀，國家，偉大作家並進。一切都不相同。現在你要照着愛羅波與荷馬的風格去著作，人家認你是稚氣；現在你要仿着依莎易與交伯的腔調去言談，人家認你是傻子。每世紀與精神間的隔閡，等於空間與智慧間的隔閡一樣地強。希望一種規則來判斷一切的風格

，正等於一種模型想乘來一切的精神和一種計畫想再建以前的世紀一樣地妄想。

現在，我們來離一離巴爾札克的聽衆與其精神。你要把沙龍的習慣強迫他，但現在還有沙龍麼？是的，現在還可以看到一間寬大的客廳，那裏有幾枝花，一架鋼琴，幾支蠟燭；僅此而已。人們吃了午餐以後，都跑到煙室；如果在客廳停留的，你瞧，他們都是三五同羣，聚到一個牆角。他們談到政治，談道，一點文學，而最多的是事業，他們來這裏的目的，係「交換見聞，聯絡感情。一時或其中一位，走到圍爐的主婦前行個禮，因爲文雅與宮庭的取消，使火爐成了她們唯一的良友，而她們所談的，不過是些裝飾與音樂。跳舞會裏，有幾位過了二十五歲的男子還跳舞？然而，他們實在是對的。要想跳舞，你的臉面既得漂亮，裝束也得講究，並得笑容滿面；總之，他們只有在他們中間相適，他們的真正沙龍，就是一種討論社；他們來這裏是在讀報章，談事情，計數目，論科學，談工作。幾乎一切的專家都願與其他的專家相案，於是職業的與科學的術語是不避諱的。由報章，談話，和千千萬萬各種宣傳而造成的巴黎生活，使他們通曉了一切的哲學與文藝。巴黎，同時是收留處與蒸發處，他收集與發射了世界一切的思想。這樣地訓練與這樣些滋養，於是他們無論在那些思想上都可找到樂趣，而他們所苦痛的，是新的發明。他們希望消遣與活動，並且他們需要新鮮，奇特與驚異。深心裏他們所剩留的，我知道，是節制，禮貌與文雅。巴爾札克，我承認，因爲他的癖性，他的冬烘，他的幽暗，他的激烈，往往超過了他們趣味的要求。但無大關係，這正是一種真正的，完善的，與他個不同的聽衆；倘若他有他的缺點，然也有他自己的長處；倘若他不像以往那樣地禮

貌，那樣地可愛，但他的知識較廣，精神較大，而對文學較有成就。你們現在看得清清楚楚，巴爾札克有這權柄當一位百科全書家、哲學家，由他的激烈與奇特的習慣產生的風俗，正與我們的生活習慣相合，而係公眾允許的作家。

現在再談到作家；你強迫他你的分析的精神；然他有他自己的，因為他是藝術家；他的與你的有同樣的價值，因為他的器具同樣使人喜歡。你的精神，好像桌上一本動物或生理的書籍，內裏的思想節節相連。這些思想生來就是分類的，相別的；當然他的前進也是自然的，層次的。他們要預備前進的話，每系裏既不能忘了一點枝節，可也不接受一點外來的東西。然而，創造的藝術家則不然。一切的智慧、同時動員；哲學家，百科全書家，醫生，觀察者同時並起。但是他非這樣不可，因為由各種智慧所供給的材料，得組合起來應用到他要寫與要說的人物動作與言談上。如果這些材料是輪流的和單獨的，則他們只能成爲枝節的和描象的事象。他的思想係由機會與與會從各方面整塊而來，既無規定的方法，又無事先的成例，錯綜交雜，這裏一個美麗的字句，他描寫了一種性格，那裏一句普遍的格言，不遠，又一處諷諷的格調，這一切混雜的事物，都可燃起我們的意象，我們的反省，我們的情緒。你的字句，是一種紀錄，每個都有他的確切的價格，規定的根源與其相連的意義；而他的，則係一種記號而讓幻想家去發現他的意義與用處。他七歲的時節，他說，就了解了所謂法文的語言。他深刻地研究過法國的文字，這是事實，(二)不過用的是他自己的方法而已。他們認爲每一個字，並非是紀錄，而是意象的喚起物。當一種情緒的浮雲與曇華的事物經過他們的腦海時，千千萬萬的情感，千千萬萬錯綜的回憶，一篇雅樂，一片風景，一個字就是爲

喚起這種渺茫的世界而設的。一個字的意義，文法家與他們的看法多多不同！但這是另一種趨向，你不能以你了解就不承認。像一種建築，你說他是新的，很對，但與舊的一樣地廣大，你決不能強自己法則施諸他人，也不能據他人的法則而爲己有，二者都有他的美麗。

最先，是他的偉大，他的豐富，他的奇特。這種風格，好像是廣泛的宇宙；那裏一切都有；藝術、科學、職業、整個的歷史，哲學，宗教。讀不了十行，我們就可以領略到各種思想與各種社會。屠夫與化學家的一旁，就是瑞典的思想，兩行以後，又是立學，不久又是戲言，哲理，仇恨，畫像，音樂。開始，你當然是厭煩，不久，你就習慣了，繼而同情與喜愛。這些纏斷的種種奇異事物，範圍的廣泛，以及各種境界的展開，反而使你感動。這些奇特的現象繼而消滅，你現在眼裏所見到的，是無限的事物裏以一種無名的關係連繫着。千千萬萬的線索所聯絡的一切事物，在你的眼裏，成了不可分析的蛛網。化學解釋愛情，烹飪與政治勾接，音樂或雜貨店成了哲學的眷屬。你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萬事萬物，以及這些事事物物的連帶關係；齊整平凡的花園，現在讓廣漠而且幽暗的大樹林代替了。

知道了精神，慢慢你的心靈就起了感應，在這種橫溢錯綜的思想裏，我們覺到一種熱力在那裏發炎。這些熱烈的表現，這些從病院和監禁所裏收集的意象，這些可驚的辭藻以及難以再容納着思想的風格，是我們在別的地方所找不到的天才與力量。巴爾札克與他自己笨重的天性和混雜的各種科學奮鬥；外界的體質雖說處處壓制他，但因他爐竈裏的火太強了，反而體質被他溶化。我們分擔了他這種苦工，他這種勝利；我們爲他這種難產的與會苦痛；爲他這種熱狂的意志

難受；但我們深入了他這漸增的情緒和他所以致勝的魄力。他給我們的印象是病態的，然這樣地強烈，所以我們再不能忘記。如地地刺激與感觸，漸漸地我們對他這種過度的意義，就不覺得奇異了。他還有畫家的兩隻眼睛，故意地與無意地他顯到些色彩與形態；他需要這些，因為抽象的哲學在他則變成了繪畫。

總之，這位作家，無論人家怎樣批評，無論他怎樣著作，他是知道他自己的語言，並知道得同別人一樣地好，不過，他有他自己的用法罷了。

註一 參看，例如，布瓦樓(Bolleau)在關於婦女們的諷詩(Satire des

femmes)裏的轉換法，固然他覺得很困難，然他以爲這是應該的。

註二 爲證明起見，參看 Contes drolatiques 美麗的與奇特的風格，

都根像黃樹當(Jordains)的肉色的畫。

## 肆 巴爾札克的世界

人間喜劇的序裏，巴爾札克宣布要寫人類「自然史」的計畫，他的才幹同意了他的計畫，他所產生的人物的性格與種類，都是與他相同；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們要知道了藝術家用什麼態度去創作，那末，我們預先就可知道他要創作的是些什麼。

自然主義者的眼裏，人類一點也不是生來就是獨立的超越的，神聖的，只以一己的力量就可以達到真理與道德，而係一種簡單的力量，同別的造物一樣，因所受的環境而定其程度與方向。他所以喜歡自然的，係自然的本身；此其所以在任何程度，在任何地位，他都喜歡。鯨魚與象，使他發生同樣的興趣去解剖；門房與總長，同樣的興趣去分析。以他

看來，並無所謂卑賤。他的趣味，係在了解與安排這些力量，僅此而已；他絕不說：這是一種高尚的玩意！但說：這是一種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係奇特與重要的事物，而在科學上可以顯出幾種主要的形狀，異樣的變態，足以神明新的天然的法則。至於什麼純潔，什麼優美，他是從不過問，蝴蝶與蝦蟆，他認爲有同樣的價值，蝙蝠與黃鸝，他認爲有同樣的趣味。如果你是高雅的，最好不要翻他的書；他所描寫的事物，都是原來的形態，換言之，就是極其醜惡，沒一點整理，沒一點修飾。他所愛的，自然的勢力而已，他不過把人們所產生的醜陋病態，罪惡表現出來罷了。

理想，是自然主義者所缺乏的，而尤缺乏於自然主義者的巴爾札克。我們知道他沒一點這種活潑的與熱烈的想像，而這想像正是莎士比亞完成與安置人物的工具；他是笨重地，艱難地，固執地注意到他的科學肥料裏，用各種的器具與複雜的設備，去計算他所解剖的筋肉，於是從他的黑暗的實驗室而向光明的時候，他還帶着他所攪的試驗室的臭氣。真正的尊貴，是他所缺乏的，幽美的事物，是他所忽略的；他的解剖家的兩手，污穢了貞操的造物，加醜了醜陋的事物。但繪畫下等的社會，他是完全成功的，卑賤的生活裏，他覺得很舒服，而且也不發生矛盾的現象。對於家庭的毀事和金錢的欺詐裏，他亦處之泰然。用同樣的慰安，他描寫些富於意志者的勝利。他的武器是粗野與計算，他的防衛軍是知識，而且他的粗魯，使他不畏一切。關於人類獸性的描寫，再沒有人超過他的。——以上都是使巴爾札克養成他的天性的範圍，這是一位有力的而且有分量的藝術家，他可以主使他的趣味與智慧。因此，他是抄寫自然，以刻繪下流的社會而論，他是超過了任何作家。意志強烈與下等社會是他創造人物的

材料，這個是獨癖，那個是可愛，照着他們的實體而分別應列入的模型。

最低的階級是職業工人和鄉村農夫。以往他們不過是些不關重要的戲畫，或者作家把他們誇張一下，以爲取笑的資料，再不然就是在畫的一角胡塗兩筆。可是，巴爾札克是鄭重其事來描寫，他喜歡他們，因爲這是他得意的材料，並且巴爾札克也作對了，因爲這正是他的範圍。他們是自然主義者的適宜對象。他們是社會裏的一種類，等於是自然的一類似的。每個他們，都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武器與自己異樣的形態。職業創造了各種的人，等於氣候創造了各種動物一樣；因內心的不同，於是生活的態度也隨之而異；有的才能和癖性因職業的壓迫而減輕；有的才能與癖性因職業的實習而添增，結果，原始人類的天性漸漸消失，而成爲一種偏僻的，固執的，成形的與變態的，醜惡的人物，但個個都可以生存。這些是有點令人可憎，但無甚關係，因爲巴爾札克喜歡這些畸形的東西。他很願意跑到廚房、帳房和舊衣店裏，他並不拒絕任何的氣味和任何的污垢，他有這些粗俗的感覺。不論好壞，他在他們的靈魂裏，都處之泰然。他沒有厭惡的東西，換言之，沒一件東西不可吸引他的。他在金錢的故事上，得到了勝利，因爲金錢是人類的最大魔特，尤其是下等社會的人，他們必須得計算、貯藏，而後纔可對付過活。巴爾札克系統的魄力以及他對人類醜陋方面的真摯的愛好，而創造了事業與金錢的紀載詩。

從那裏，有些外省的客廳，來往的客人，都係些因職業因

閒暇而把他們弄得呆笨不堪，並且穿着有縐紋的衣，打着硬的領帶，談的是些人家承繼的財產與天氣的好壞，這裏好像是一間缺乏空氣的房子，一切思想都在那裏滅亡或發霉，而且偏見叢生，笑柄滿佈。從那裏，有些國會的辦公室，那裏的辦事員不是發怒，就是作些愚鈍的事，再不然就是忍辱服從，有的是性格偏僻，喜好戲言或收藏骨董，有的不甚活潑和玩弄筆頭，有的是生活不安，好像猴子在籠子裏一般，專門欺詐和清談，還有些不通世務的人，像蝸牛在他的殼裏似的，終日用美麗的書法，寫些不成東西的文章，爲的是得一點賞品或昇高地位。從那裏，有些莊麗的商店，車馬的噪聲可以使人耳聾，還有小本生意人，在那裏虐待活契，刻算帳目，以及欺哄和微笑。從那裏，尤其是這些小報紙，此是巴爾札克最殘苦的描寫，那裏實些真理，但謔語居多，那裏很速地就銷售了多少字數，多少思想，「正等於燃一種洋燈干克(Gaucher)那樣地快，」還有些作家因爲物質的慾望和金錢的需要，以致非著作不可，於是把自己當作機器，當藝術爲烹飪，騰不起一切，而且也騰不起自己。從那裏，有些監獄，旅店，巴黎，外省，以及永久不變和變化無窮的人類慾望和醜陋。追根而言，這些材料都是巴爾札克所喜歡的。他們是他描寫的對象，因爲他把他們都加了冠：(Scapin) 他稱爲(Dastignac) 是國會議員，Turcaret 他名爲 Nucingen 後來成爲法國大臣，家擁數百萬富。他的人物裏大多數的騙子，到最後都是富有，頭銜，能幹，國會議員，高等檢察官，知府或公爵。總之，照着社會與自然的規例，在可能範圍內，他都給他的人物穿上了應穿的衣服。

他的上等社會的人，真正有上等社會的風度。在他們身上絕對找不出有意的諷刺，他們以理智與良善的嗜好為武器，感覺靈敏，態度適合，心境平靖，而且處處要顯出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對自己的思想，階級和動作都是極端的自信。他們談話，時而以藝術家的口吻，時而以兒童的，他們無所不談，如哲學，政治，真理與道德，可是他們都不滿意。巴黎給了他們各種思想，然而他們不是對這些思想發生懷疑，就是像幼童們一般，故意向福音書說一種不敬的言辭。

「你以為和一位女戲子同居，就可得到幸福，這真所謂國會裏的問題。但要同一位已婚的婦人同居呢！這是馬上往不幸裏拉牽。」還有：「你斥責羅斯提森克依頓尼三續夫人生活麼？抽象地講，如 Royer Colard 說的，這是純理智批評所解決的問題；至於非純理智的問題……」這樣接下去，寫了兩百多頁；戲言，奇異與深刻的思想，卑陋的隱語，燦爛的比喻，忽然的漫畫，和急速的間離，銀行家，說教者，警官與畫家的風度，以及他們的語言好像巴黎的拉圾堆，不論在極富與極貧的家裏到處都可找到，這種上等社會的風度的來源是由於覺悟，他們認為生活是醜陋的，卑劣的，他們一方面把社會的泥濘擲得很遠，他方面極力反對青年人的夢想。要知道使他們覺悟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放棄重利者。欠契文書，拒絕付款，請人擔保，扣押等，都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們的言辭不願意提到以往；在他們空中樓閣的後面，就現着為負債的監獄，他們的結果本應當悲慘，可是巴爾札克讓他們成為哲學家；他們終日講論些他們的時代，生活，歷史，苦味像打了敗仗的人一樣，急燥像暴君似的，但總是像急世者一般過活着，可是有兩瓶香檳酒在面前，他們又很與高彩烈地罵罵人，評判評判社會，以上是一種新的娛樂方法，然

這是巴黎，巴爾札克和十九世紀所特有的。藝術家變為半理財家，半病態與半光棍的時候，來宣散這些無味的哲學，學校與烹飪的名詞。

### 三

婦女們的天性是神經過敏，細緻與靈捷的想像，天生與學來的小心。可是，巴爾札克幾乎沒這些特點。往往我們知道，他的觀察的天才使他成功，他是這樣地注意考察，這樣地再三思索，於是描寫了幾位正直的與溫柔的少女如，Jaques the Evelina Rugenie Grandet Marguerite Clara 然而，這些純潔的人物，往往這裏那裏免不了污點；及至其他關於婦女的描寫，錯誤得使整個繪像都要不得。本來一個人這樣的粗俗，冬烘的哲學，慣於解剖室生活的生理學家，要表現高尚的婦女，當然要失敗，因為她們往往用些作者的話，克萊夫人，無知無識的西班牙人，專心理家的婦女，對她的丈夫道：「心的生活與肉體的生活一樣，也有他的動作……榮耀是死人們的大陽。」Mme de Mortsauf Périx de Vandene 說不能愛他，因為她有兒女和正在病着的丈夫：「我不是對你講過許多遍，對於我的兒女，我得像下露一般給他們的恩惠，以及使我的靈魂一點也不虛假麼？」以上這兩位婦女和 Mme Grassin 以及其他許許多多，都是天生的女預言家和女冬烘先生。廉恥與高雅的興趣，都是她們所缺乏的。Modeste Mignon 給一位她所喜愛而僅見的一次面的少年，在漂亮的手套上重複地寫「這手套可以鑄造君子的手」。Mme de Mortsauf，作者想把她寫成聖母，但五六次的動作都錯誤了，並且在她最後的一封信裏，清清楚楚而且高高地把她們



夫婦的床帳張開。其所以如是的緣故，因為巴爾札克參加自己的成分太多了。是的，巴爾札克需要走進貴族婦人的梳妝室，然也只能像偵探警察所作的似的：如果你沒有法術，那末，你也不能使人受迷。我們站在一位美麗的婦人前面，一點也感不到愉快，如果人家把她的價目單給我們。我們對一位漂亮的丈夫（註一）一點也引不起同情，如果人家講清了他每晚用多少水和多少醋。我們對一位貞操的婦人不會再有讚美，如果在她作了一種高尚的動作以後，像女戲子一般將腳安排着而背誦一段戲文。巴爾札克想寫貞操，宗教與愛情，但總是高尚裏帶着虛假的誇張，平凡裏帶着過分的修飾，而且憤怒的想像不是太放蕩了就是過火。

然而，巴爾札克比較成功的描寫，是些性格偏僻者，不自知的胡塗虫，喜於戲弄的婦女們，如 *Mme Soudry*, *Mlle Ronron*, *Mlle Garnard*, *la grande Nanon*, *Mlle Cornon*，以及其餘的百十位，都是爲鄉村的生活，職業，家務，忙碌與多舌而改變了性情。還有巴爾札克成功的描寫是些女陰謀家，例如 *Mme Canusot* 較之男子們更要殘酷，更要詭詐，因爲他們缺乏廉恥心，缺乏畏懼而富於情感。還有寫得妙的是病態的婦女們，像 *Mme Grasin* *Mme d'Arglemont* 這是一種嬌柔的造物，無知無識，可是因爲純潔，幻想的緣故，而使她們特別善感，一旦入到實際的生活，和貓貓虎虎結婚以後，始而苦悶，繼而難忍，終而失足或衰枯。到處都有變態或傷痕，因爲巴爾札克在那裏，他是施行他生理學家的職業，沒人再比他寫醜惡與不幸更爲精妙，許多人稱讚巴爾札克而以其的整個都在那裏。婚姻，同金錢似的，也是他用武之地；其實，婚姻往往也是我們人生悲苦的大本營。在巴爾札克的意思

想藉冬烘衣服，來給你們解剖一下內裏的秘密。他借用樹木和科學的方法，而給你們些最綠的蘋果，當你們吃時或想笑的時候，而其實呢你們是想哭。結婚生活的各方面 (*Les aspects de la vie conjugale*) 是幾部傑作，不錯；但多末悲慘的傑作！「你找到了你的理想人，你！一位漂亮的男子，衣服講究，黃色手套，鬚髮齊整，皮鞋賊亮，襯衣潔白，家產豐富，和處處小心！」實際，像這樣總是理想的人。男子要娶的是有嫁資有美麗裝飾的女子，而女子要嫁的是有四輪馬車和鬚髮的男子。這纔是世界上唯一無二的真正幸福的夫婦。每一位都爲自己設想，可是每位都被自己的希望所欺哄了。——將這些畸形和一切的毅力都放在一齊，你就有了一位女冬烘和淑女。 *Mme de Bargeton*, *Mme de la Baudraye* *Mme Schœn*, *Hether*, *Josépha* 是巴爾札克描寫最好的婦女。他的冬烘氣，他的誇張的風格，他的拖泥帶水的長句子，他的半公開的肉感性，切切適合於描寫女冬烘。他的大膽，他的放蕩的風格，他的粗野與不潔的神經，他的藝術家的善感，他的喜好華麗物品的癖性，他的科學的生活以他的犬儒風的習氣，卻卻正好來表現妓女的人生。

#### 四

然而，在巴爾札克的人物裏也有廉潔的人，因爲自然裏有；不過，巴爾札克的是一種特別的性質，緣故是他們都帶着作者的記號。道德家的詩人，例如康乃易，他創造一位英雄是突然的。他願意他的人物是一位英雄，他的人物馬上就是，沒有別的緣故，他們的意志就夠了，而且他們的意志自己也可創設，也可以自己解釋。自然主義者不是這樣想法

；以他們看來，意志有他的原因，比如我們走，是因為推動，有一種原動力在那裏推着。以他們看來，道德也是一種產品，如同酒和醋一樣，都是預備了充分的材料，然後再加工相當的手術而纔能產生的。實而言之，貞德，不過是普通情緒，與普通習慣的變形，與完成，驕傲，固執，頑皮，虛榮，偏見，都是成就貞德的原素。惡習之造成美德，正等腐臭物體之蒸溜成很好的香水一樣。法廳審判員 Popinet 是他住的地方的恩人，但他的恩惠是一種癖性，他所以喜歡窮人，等等喜歡賭棍之嗜好來牌。男爵 Hérbert 知道了他的大部分財產是二百年前收沒一位罪人的，於是費了多少困難，我到應該承繼的人，而將原份歸還；但他的好義行為是由於貴族的自傲，而想藉此洗去一點家族上的污點。錄事 Chérel，犧牲了自己的財產或尊榮而拯救了 Hérberton 的全家；但這熱情是一位老用人的情緒，在他不覺而且光榮的愛情裏，讀者可以發現這也不過是動物所固有的忠誠性。Pillerault 與 Biroteau 等之所以正直，有的因為習慣，有的因為自尊，有的因為教育。當然，我們可以尊敬他們；但我們愈是知道他們所以貞德的源泉，則我們的敬心愈是減少；然這源泉愈是洩露出他們的呆笨以及奇癖，而愈顯出他們靈魂的美麗。Biroteau 時時刻刻總是說些賣香水與喜於戲言者的詞調：Pillerault 是受了政治的欺騙；Popinet 是生活在法律機械的慰安裏，巴爾札克指出在貞德人身上所遇到的口吃，缺點，怪習性，以及一切很小的悲慘和一切大的醜惡。他之所以如是，是想使他們的美德更爲顯著，可是他把他們從上天拉到地上。他在那裏寫實，然減輕了他們的身分。他還有一種減輕身分的辦法，就是永遠不描寫最純潔不過的美德的來源，如一種偉大理想所維繫的 Marc Auréls 和優雅的靈魂所

領導的。Mme de Clèves。他需要地獄來鼓舞聖女的勇氣。Bénassis 與 Mme Graslin 之所以行善，因為將來可以得到一種最大的報酬。Mme Hulot Mlle Gornon, Mme de Marisaut 之所以在地上積了許多功德，爲的想在天上得到較好的回報。美德之如是地表現，不過爲的是利益和報酬，這是巴爾札克最不高明的思想。自然主義者使我們不受迷惑，我們還可忍耐，但要取消了高尚和優美，則我們就要反對，並且還對他講，或者在他身上根本就找不到這種高尚與優美的特性。

## 五

其實，到處都是他的理想。他的醫生都以發現一種奇異的或不可救藥的病症爲喜。巴爾札克是一位醫生，所以像他們一樣地作。好多次他描寫了些反自然的情感（註二），我們這裏連敘述就沒法子敘述。他極端詳細地和用一種詩的興趣來刻畫了可厭的社會之畫，而巴黎泥裏充斥了這種畫。Gibot Rémoneney, Mme Nourisson, Fraiser 一類人，都是陰暗水池裏有毒的生物。他跑到所有的僻靜與污濁的地方去尋找奇異的與有害的造物，而這些造物是屬於法律和自然以外的，如賭棍，媒婆，流蕩人，放重利者，徒刑者，以及暗探等。他這樣地深入了他們的靈魂，這樣地聯絡而且平衡了他們的彈性，他表現得他們的本性這樣的切要，而且他們的動作又這樣地合理，我們本來是厭惡這些東西，然而現在反而喜愛了。這些是自然主義者與粗野的畫家所使我們不憎惡的主人翁，因為他們是作家陳列室裏的奇貨。你很快地就經過了他的貴族婦女而不溫柔，大言不慚的牧師，憂鬱的大人物；他的好處，不在這裏；一個博物館不是一個陳列室。但是他在他的

職業與忙碌的人物前面，你就停了腳；並停留到受過教育而變壞了的和可憎的人物前面；還停留由種種計算和努力求來的美德的人物前面；以及鄉村和病態的婦女們前面。再等一會，他給你們揭開一個幕帳，顯出一間特別的陳列室，這裏收藏些自然真的大怪物；然他喜愛這些大的怪物更甚之於小的。

註一 例如兩位已婚婦人的回憶 (Mémoires de deux Jeunes Mariées) 裏的 Ferragus

註二 參看勞力眼的姑娘 (La fille aux yeux dor) 莎樂星 (Sarrasin)

ne) 范圖爾 (Vautrin) 曠野裏的情緒 (Une passion sans le désert)

## 伍 巴爾札克的重要人物

倘若你認為理智是人性中最重要的東西，那末，你認理智為英雄，於是你描寫些慷慨與貞操。倘若你的眼光只見到機械的外表與肉體的肉體，那末，你認肉體為理想，於是你刺畫些動情的肉感與強健的體格。倘若你應到人類最重要的部分是感覺，那末，你所認為的美，莫非是些生動的情緒，於是你表現些熱烈的眼淚與高尚的情感。(一) 你對於自然的主張，決定你對於美的觀念，你的實在人類的意見，造成你的理想人類的意見。因此，巴爾札克的哲學，領導着巴爾札克的藝術。他認為人是一種力量，於是他把力量作為理想。他除去了力量的一切障礙；他把力量由理智解放出來，而描寫成完整的，自由的；他把力量放大了，養肥了，伸展了，而像英雄和主宰一樣，列到第一等級。

如何可以使瘋狂與罪惡成為美？如何可以使被犧牲的動物與病態的頭腦得到同情？如何可以使乖張與可厭的習俗得

到趣味？怎樣可以使粗野的丘八，更受尊重，你讓，他怎麼在那裏變化。巴爾札克解釋了：你聽到了他的罪惡的來源：你深入了他的內心，並且你成了他的動作的一部分。你被論理轉變，而你就忘掉了一半你的誹謗與你的厭惡。斐里波布理都，是一位被職業，被家庭，被成功，被不幸而變壞的軍士。十八歲就當了軍官，受了滑鐵盧之戰的背叛與紊亂的一種教育；繼而在塔閣莎，又嘗受了美國的自私與粗野的經驗。正在野心勃勃，節節成功，少年夢想最高的當兒，軍佐與雙次獎章，現在忽然再入窮境，被壓迫的小子，好像一隻獅子被籠籠裏似的；繼而，吃喝嫖賭；繼而，造反；繼而從醫院入到監獄。他被窮困的窘辱，賊盜的誘惑，狂飲的習慣，家庭的放縱，母親的崇，罪惡的免罰，監獄的偷逃，以致他的力量愈強，膽子愈大。你現在驚異他對於法律與人類的面貌視察？我們現在不討厭了他的粗野，而想聽他他是什麼樣子；他的性格使他如此；而事實使他也不得不如此。不但此也，因為麻木的關係，他成了一位最殘忍的人。他完全失去了人性，無惡不作，無事不為。要想偷錢，假藉自殺去恐嚇他的母親，以致他母親吻他，啼哭，跪着把家產獻給他；「好傢伙，他自語道，這是我手段的結果。」你聽，這是他的感恩。——他要掏摸他的濟世最後的錢；第二天他聽她死了：「你要騙我，是不是？哈！哈！你要演一齣逐子戲？好傢伙，看看你作的是什麼事！你們這些人都是渾蛋！我做了什麼惡事？我昨天晚上也不過想把床褥洗刷洗刷，然而錢並不在床上，奇怪！」這裏是他的追悔。——以前他被一位軍隊與酒肉行的老朋友養育過；現在他富了，但不願報恩，於是罵：「這是一位沒品行的人。」你聽，這是他的友誼。——他為僥倖而娶了一位門第不高的女子，到了巴黎，他讓

過窮苦的生活，繼而，流為娼妓，終於因窮病而死。這是他的婚姻。——因粗暴而殺了他的母親，一位朋友請他到死床前看看他的母親，他笑道：「哼！你這東西讓我幹什麼？我唯一能作的，就是趕緊把她抬出去算完。我母親在她的臨死，還想向我為我的兄弟騙幾個錢，謝謝！」這裏是他兒子的憐憫——現在誰還顧着想到這位丘八先生的粗魯？罪惡在這裏被可怕湮沒了；這是非人類的行為與鐵石心腸的兇惡。——我們看他用何種腔調，何等卑視，何種冷淡來教訓他的叔父，一位被女婢和女婢的妍頭所玩弄的老傻瓜。「早安，先生們，他對客人們道，我在這些教訓我的叔父，你們聽，我要把他改造一下，因為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兒子們教育老子們的世界，……」從來無庸恥的人，還沒有這樣毒辣的言辭！他把人類當成畜生待。他得到了他叔父的承繼權後，於是捨棄了他的叔父，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母親，而穿了一種上級軍官的制服，立到社會前面，得到了勳章，得到了名譽，得到了億萬的金錢。為完成他的個性計，巴爾扎克又給他一種罪惡的哲學，一個惡人要不以原理而來，則不得稱為真惡，他要得知道他所作的與所作的價值，他要以此所作的為榮，並以殘忍為真理，他的罪惡得有法律的保障與格言的基礎。於是他的動作係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理智的光榮上建設着。無恥與原則，是他最後的榮冠，你聽斐里皮道：「婦女們是玩皮的兒童，是一種比人卑賤的動物，要得使他們處處怕懼，因為最壞的，是讓這些畜生管轄住。」又道：「我是一位暴發的人，親愛的，我不願留下一點以前的惡跡！我的兒子將來要比我快樂。他希望我死，我也在那裏等着，不然，他不願當我的兒子。」你聽，他的真理，他坐到他的粗野上面，好像在光榮的與合適的床上一樣。

這位丘八，還可變為詩意的；他有大膽性與冷酷性，巴爾扎克也不過把這些性格安排一下罷了。但對怪客人怎麼辦呢？一位滿臉繃紋，生活不安的放重利者，終日計算的是些數目，打算的是怎樣儉省，和怎樣佔他人的財產而為己有，這裏有什麼可談的？怎麼可以在莫里哀之後再寫一位怪客人，並且與莫里哀所寫的相反的呢？哈爾柏崗是什麼？也不過是一位為詩人所誹謗與侮辱而為我們取樂和自悔而已。——計算一下他的可笑之點，你聽這些點裏有美的存在麼？正因為他生來就是富貴的布爾喬亞，以他的地位而論，他必得有奴隸，寶石與車馬，所以更顯出他的怪各性的卑賤。是否還有較一位四乘馬車的放重利者，而他是儉省食物的發明者，與蠟燭和麻錢的蓄藏者更為卑劣？他的隣人嘲笑他，他的奴隸輕侮他；他讓他的兒子負債，他使他的姑娘偷逃；他要借錢去付奴隸們的薪金而事與願違；他要藏匿他的金錢，而被人偷去；他要結婚，然被人搶去了自己的情婦；他要文雅雅雅，然是一位傻瓜；他哭，然觀衆都笑。多少方法創成了一位可笑的人物！——現在換一種相反的方法，而使人物發往詩意；可笑與卑劣的東西而變為可怕與偉大；讓哈爾柏崗轉變為葛浪德。他是一位鄉巴老，補匠，葡萄的種植者；因此，他的怪各，可以得到同情；如果他要計算計算長餐的糖塊，如果他要佔據他姪兒手上的錢，如果他告訴他的工女節省蠟燭，這是他少年時代的習慣，我們如果處到這個地位，一定也是這樣作法，所以關於他的怪各，我們可以忍受。——哈爾柏崗，愚笨，可笑與可欺，而是一位取笑的材料；葛浪德，能幹，光榮與幸福，而是一位可怕的對象。他利用了他的用人，他的家庭，他的朋友與他的仇人。他僱一位鄉村老女為奴僕，他選一位虔誠的女子為妻。他以

極端的經濟方法，教養他的女兒，並且利用了女子的貞操而剝奪她應得的承繼權。他脫離了他破產的姪兒，並且由姪兒手裏弄得的錢，反給姪兒，以示自己的慷慨。他受許許多多極富的布爾喬亞尊敬，因為想娶他的姑娘。他利用他們許多機會，而且他們中的一區被他遷至巴黎，安排自己的事情而分文不費。他利用了一切的情感，一切的貞德，一切貧困，真正的外交家，陰險的計畫者，這樣地注意，與這樣地謹慎，他欺騙了一切的人，而拿法律來玩弄法律。他的起首是二百個路易而隨死是十七億之富。金錢的光榮壓服了罪孽的醜惡，而慳吝也得到了王位的榮耀。

巴爾札克因為要使慳吝性更為勝利的緣故，於是又供給了一切精神的與意志的力量。葛浪德因為這樣地超越常人，他有時故意做些傻事或口吃，以獲得對方的信任和秘密。他玩弄他們，他讓他們徒勞奔走以自樂。「請進，先生們，他對他的客人們道，本城的富翁先生們，我親自洗刷樓梯來歡迎嘉賓，你應我是何等的喜歡。」他讓他們坐到唯一的蠟燭前，與他的工女為伍。——他處到慳吝的王位等於布里都處到粗野的王位一樣；他把格言利用得極端的正確與信服。當他的哥哥死了，他的姪兒哭泣時：「非讓這第二次的暴風雨過去不可；但這個孩子什麼都不成；他太注意死人而不注意金錢了。」你對說這樣話的人發笑麼？這種言辭，是切斷了仁慈與憐憫的根源的一把利刃。他在家庭裏是一位暴君，婦女們見他就怕，她們好像小小可愛的梅花雀，人家高興，時時給她們點黍粒，不高興呢，不是一拳，就是絞死。他用一種諷諷的與放蕩的言辭來表現他的恨怒的情緒；「我不能把我的錢給你去給這小子買糖吃。——好傢伙，蠟燭？你們這些混蛋女子，要把我的地板拆了，為給這孩子煮雞蛋麼！」

我們聽見這話也要懼怕，他放逸到這步程度，真是什麼都不怕，什麼都敢作。「上帝每三個月六次讓你吃些什麼，如果你把你父親的錢偷着送給一位蕩子，而他把你的錢浪費了，難道你向上帝借錢麼？」妻子以上帝的名義請他不要說這樣的話，他道：「魔鬼纔怕你的上帝！」——這裏我們覺得人性簡直可怕；剛纔是宗教，現在是父親的地位。當他的姑娘拒絕了她母親的承繼權時，他的面色立刻發白，流汗，幾至昏倒，不久，他又窒息着抱着女兒。「去，孩子，你把你的生命供給了你的父親。像這樣纔是應該作的事。生活就是事業。我給你祝福。你是一位極愛父親的貞女。」他談到金錢，像情人和藝術家一樣，用一種生動的和撫慰的詞調。「乖乖，去尋找尋找。你得向我的雙眼皮上吻一吻，告訴我生活的秘密與金錢的死亡。真的，金錢像人一樣地生活着；他去，他來，他出汗，他生產。」最後，他的兩眼整個鐘頭地看到金錢的反面，像藉金錢的光熱以自養是的。「他使我發熱」他道。——你瞧着他還可笑麼？他讓我們嘗到了多少樂趣！他的兩眼好像畫家一樣來玩弄金錢；他又像詩人一樣，逍遙遊蕩於千千萬萬的發現與希望的光明裏；他嘗受了相繼成功與節節勝利的樂趣；他一點也不受精神，金錢，失望，後悔的苦痛；他到很老纔死，而始終是安然，佔有。倘若，康乃易描寫了英雄主義慷慨的紀載詩，那末，巴爾札克描寫的就是情感勝利的紀載詩。

這個因為意志強烈的關係，還不十分顯出人生的醜惡；現在找一種懦弱的情感；把激烈的動物換成一個傻子；找一種邪惡，把蹂躪他人的生命與幸福的暴君，換成一個浪費自己的精神與生命的奴隸。——只有一種，最可笑，而且為古今喜劇最常用的材料，就是老頭兒戀愛，人家欺哄他，偷騙

他，驅逐他。這是一種永遠的，不變的人類的情緒。男爵兩羅底爾維（Le baron Hulot d'Ervy）帝國時代最大執政者之一，半總長，一個最紅家庭的家長，受最漂亮最貞操的婦女們所崇拜，而且是一位精明，能幹，果決，漂亮，和藹的男子，但漸漸地傳染了一種毒質。他的家產被舞女浪費了，以致沒錢支持家庭，和遺孀女兒，他的情感，因為習慣的關係，變成了厭煩。「我的一切都被一位女子欺騙了，她譏笑我當我不在的時候，她叫我黑貓！……想起簡直可怕，因為邪惡而致傾家蕩產……然而這是不可以抵抗的……我允許你永遠再不到這位可惡的猶太女子，但如果她要我寫兩個字，那末，我就赴湯蹈火，也所願為。」邪惡這樣地漸漸固結而變成了癖。一位吃鴉片的，看見他的朋友成了乞丐，於是想道：「三個月後我也是這樣」，但轉過臉鴉片槍又在手裏了。情感的束縛人，如鐵鍊一般，牢固不可破，若一時不留意，則終身就處於恥辱與苦痛的泥濘裏。——後來，兩羅又戀上一位很漂亮的女子，這女子好像是一位正經婦女，然是世界上最陰險的娼妓，與莎士比亞描寫的克拉歐伯托程度相等。在這個深淵裏，蕩盡了他所剩的家產。他抵押了她的俸金，簽了些債票，賣了自己債券，讓自己的妻子沒東西吃，又把自己的叔父，一位服從像軍人一樣的鄒巴老，送到非洲去搶劫。家長，謹慎的人，執政者，正直者，漸漸地因邪惡而喪失。邪惡在他的身上像海潮似的，最先湮滅他的人性，繼而他的感覺，終而他的榮譽。破產後，他纔發現上了情婦的當；他的情婦就是在他的面前，也用一種傲慢的與侮辱的態度對待他。他請求她的寵愛，這位可憐虫！同時，他的患難也一件一件地暴發。他的兒子負了重債；他的妻子因極端的羞辱關係，幾至於死；他的哥哥也因此而死；他的叔父為他

坐監，以致撞釘而自殺。因此，他的地位也革除，他不但敗壞了家庭，而且因他犧牲了兩條性命。——但這樣算完了麼？不，詩的論理把他引得要遠。兩羅從此以後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現象。文雅，高尚，愛情，現在都不屬他有，他所剩下的，僅僅是些習慣與需要。他甚至向以前的情婦舞女借債。他現在僅僅同些下等工女們鬼混，一天這個，明天那個。結終，他愛上了一位又醜又胖的納爾芒女子，他的廚師的女兒。「我的妻子想難以活久，他對她道，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成為男爵夫人。」他的妻子因聽見這話，致病而死，廚師的姑娘成為男爵夫人。何等的結果與何等的話頭！

現在我們就停到這裏，由此三位，就可以判斷其他。巴爾札克如同莎士比亞，他描寫了各種的罪惡；社會的與浪人的，監獄的與偵探的，銀行的與政治的。(二)如同莎士比亞，他描寫了種種的嗜癖；放肆的與慳吝的，野心的與科學的，藝術的，父愛的與愛情的。(三)在這一種裏是苦痛，在那一種裏一樣也是苦痛。我們一點也不是在實際與倫理的生活而係在想像與理想的生活。他們的人物是一種表現，非是模型。偉大，永遠是美麗的，即令在苦痛與罪惡裏。沒一個人讓你去證明和實行這種生活，並且所求於你的，僅僅是欣賞，讚美。在曠野裏我們情願遇見一隻羊而不願遇見獅子；但在籠籠前面，我們希望看到一隻獅子，而不願意聽到一隻羊。藝術恰恰就是這種籠籠；除去了恐懼，所存的就是樂趣。因為沒有苦痛，沒有危險，我們纔可以細細咀嚼這些精美的情感，混亂，衝突，以及一切人性無惻隱心的鬥爭與無壓制的慾望。莎士比亞找到些最注目的字句，最放肆的行爲，最失望的呼聲；他最富於興致，最富於熱狂，最富於情感；他

的天才是最自然，最豐富，最激烈；他是詩人，所以他的發現都由本能；他看見並使我們看見事物的深奧，係由忽然的照耀，像晚間的閃電而照明了天空是的。至於巴爾札克，他是慢慢地燃着了他的爐竈；我們替他的勞力苦痛；他在他的漆黑的工場裏，預備了千千萬萬的燈罩，等這些光線錯綜交雜而且集中了以後，纔可照見曠野。觀衆見着沒有像莎士比亞的那樣迅速，那樣容易，那樣壯麗，但所見到的是同樣的東西，同樣地深遠，同樣地奧妙。

註一 例如Coraille - Rubens - Dickens的作品。

註二 Vautrin - Mme Maruette - de Marsay - Nucingen - Philippe Brideau - La Palféine - Maxime de Trailles 等等與Richard III - Iago - hady Macbeth - Macbeth - Regane - Gonerille 等等比較。

註三 Clés - Hulot - Grandet - Goriot Louis Lambert - Marcas Krenshofer - Sarrasine - Pacino Canet 等等。在Gambara Masimila Doni 兩部小說裏，有七位僱傭者。同Coriolan - Hamlet - Lear - Othello - Antoine - Hotspur - Juliette - Leonatus - Timon 等等比較。

## 陸 巴爾札克的哲學

所謂哲學，就是思想有一貫主張的意思。一貫主張是一個人的最主要部分，其他也不過是烘托和表現這一部分而已。倘若思想缺乏一貫，則變爲平凡；缺乏了哲學，思想家也不過是留聲器，藝術家也不過消遣者而已。安白爾 (Ampère) 之在物理學界聖蒂耳 (Saint Hilaire) 之在動物學界，顧柔之 (Guizot) 之在歷史學界所以名列第一級的，就在此。巴爾

札克在小說界之所以稱爲第一流的，也在此。

### 一

他對於一切都有個概念。什麼是各種智慧與各種情緒的原因，結果與關連，什麼是各種景況與各種職業的效果，我們如果建設和破壞我們的財產，以及千千萬萬的事實與由人們的經驗所組合成的社會；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裏；這裏有種種的契約，如婚姻的，商業的，銀行的，破產的，執教的，家庭的與新聞紙的。因爲他是理智的，所以他的人物也是理智的。這種豐富的理想，而使他們成爲偉大，幾乎他們每句的言辭，都有細加思索的必要。每位都帶來了他一生的經驗，這些經驗，彼此聯絡，彼此勾結，組合成了社會的百科全書。

什麼是這個社會，和那種力量在領導着他？以自然主義者的巴爾札克眼光看來，是些情感與權利。但因禮貌的修飾，假仁假義的裝扮，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名稱，然究其實際十種動作至少九種是自私自利。一點也不稀奇，因爲在這大混雜裏，每位都是自己信任自己，動物的一種不變思想，就是自養與自禦；但是人類的思想更要廣泛，所以他的需要與危險，也愈大。此其所以巴爾札克認爲社會是一種自私的鬥爭，那裏，勝利的勢力是由詭詐引導着，那裏的道德是由便利與法律而存在。——因爲有這種悲觀的與危險的見解，所以他創造些富於天才的罪人，他給邪惡一種原理，而使發生趣味與原諒，他的高等情緒的描寫是平凡無奇，但粗野與下等的情感他描寫得特別可愛，並且時時因爲題目的關係，他寫下幾個與共衆相反的格言，以致現世的尊榮爲之驚慌。(一)

他這種苦味的哲學，由於他缺乏歷史的知識；他忘記了如果現在的人有許多的罪惡與窮苦，那末，以前人的比現在在還更利害，因為經驗的增加可以減少想像的熱狂，迷信的盲從，情感的激烈，風俗的粗野，苦痛的酷烈，每一世紀，我們都可以看到增進了我們的科學，與我們的力量，我們的節制與我們安全。要想把人類哲學化，僅僅局部確正的觀察是不夠的，還得觀察全體；現代的描寫，如果不加上以往的歷史，一點不能算是確切。

因為，如果我們一考察以往，就知道現代是燦爛的與誠實的。再者，最欺人的莫過於這些燦爛的和誠實的字眼，而且最危險的，莫過於用這些字來評判世界。決不要說世界是壞的，或是好的。這樣地應用，於是這些字所指明的醜或美的事物，僅僅是與某種事物比較後得到的意義；此其所以同一樣事物，因與不同的事物比較的緣故，而得到異樣的名稱和性質。所以世界的真實，如果你把他和較小的相比，他就顯大，如果和較大的相比，他就顯出小，而其實他自己的分量是不大不小。你認為人類是無恥、是醜惡，那是因為在你的心中有一種幸福的與正直的生活的意象，你把二者相較，於是顯出我們的生活是低下。但是，你要詳細考察了一下自然的與動物的生活，想像和慾望的放肆與不調和的危險，意志與事物的必得鬥爭，那末，你就賞歎正直與幸運的一部分，他在暴風雨裏，還可繼續生存；並且你讚美人性的高尚，他在這樣的錯雜與盲目的勢力裏，他還保持了理智與貞操。要以你的意志為出發點，則你所見到人類的貞操與邪惡，醜或美，幸福或窮苦，這些字沒一點表現了實在的自然，沒一個字可以作為法治或行爲的標準，因為這些字僅僅是度量實在人類與理想人類的遠近的程度量衡，你可以依你一己之高與

隨便縮小放大，以至種種無限的意義。倘若你想討論一下道德或政治，放棄了這些空虛的字眼，來從歷史和實際上知道點事實。在一個相當數目的行爲裏，你計算一下多少是自私，多少是忠誠；這個比例成立以後，你就可知現代社會到某種程度是太平，到某種程度是不安，在那個境界你得想到別人的權利與自己的權利。分析和調查一下你的國家和你的時代的潮流與能力；這個分別成立以後，你就可知你的國家是什麼勢力在那裏領導着，和那種政府是你所需要的。不然，就像羅拔或麥司德，照着情感的印像和描象的理論，而籠統地得個結論說是需要共和或專制，巴爾扎克就被這視覺的幻象領導和迷惑着。

由他的道德觀，產生他的政治。像其他對於人類發生不良的意見者，他是絕對主義者。(二)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見到的情感，都是生性的自私和相互的仇恨，那末，這個人自然要祈求一隻强有力的手，來壓制一切。專制主義的理論家何博氏是這樣作的，當他聽到了英國的革命，他請求野獸的制取者和鐵棒來對待這些想自求解放的無知無識的動物。巴爾扎克厭惡和譏笑我們的民主社會，每遇機會，他就罵幾句兩院制的政府。他很歎惜卡爾第十的政府沒有成功，「一位最賢明最可贊的君主，決不是為人民的利益而設立的；」他以為「最完善的政府，是為防禦優先權最大的人設立的，」選舉權是現代政府的致命傷；「無產階級是國家的礦夫，應當永久監視着。」他很可惜貴族爵位的承繼權，貴族財產的世襲權和長子權的取消。「法國最大的禍害，就是民法裏承繼權一章裏增加了財產平分制。」他以為彩票的取消，像一種雅片，他助長人民的窮困；儲蓄社的設立，是鼓勵奴隸去偷盜他的主人；學術比賽會的成立，摧殘了許許多多的



良善精神，而製造些驢子的學者。他咒罵着言論自由，他稱新聞紙是「淫惡的貨棧」。「法律，他的一位得意政治家說，是一種蜘蛛網，那裏穿過了大的蒼蠅，而剩的是些小的。」但依你的意思怎麼辦呢？——只有絕對的政府，可以壓制一切於法律有害的思想。是的，只有專制可以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爲完成他的計畫起見，把專制的政體上又加上專制的宗教。」教育、詳而言之就是宗教的教育，是人民生存上一種最大的元素，僅僅這一種方法，可以減輕社會上惡的總數，而增加善的總數。思想，是善惡的元素，非宗教不足以統率，領導與治療。「很清楚，他是要一方面有警察與一方面有地獄，對於人類纔有辦法。然而，巴爾札克對於政治，如同對其他一樣，是在那裏作小說。

他還作了許多玄學的心理的小說。要想發現幾種真實的思想，你得虛心下氣，腳踏實地，時時要檢查你的假設，分別實在與想像，裁度或然與必然，而後，再用公共所承認的分析方法與經驗，來一步一步地前進。個個哲學家，都是一位懷疑者。然而巴爾札克以他的職業與天性而論都不是。他的天性與他的職業，讓他一定得想像和相信，因爲一位小說家的觀察僅僅是一種猜度，他不能用肉眼看到他的情感像解剖學家看到肌肉一樣，他只是照人物的態度，像貌，裝飾，居住去猜度他們的情感，緣於如是地迅速，他剛想像着他摸住了，然已不能分清這情感是直接的，間接的和可疑的。他以前覺爲工具，但這種工具固然很超越，而是危險的，我們拿他去想像或發現事物，有時遇到真理，然有時也遇到錯誤，而普通遇到的莫非是些類似的。巴爾札克把他用到科學上面，其結果就可想而知。當一些理想爲經驗一件一件地檢查後，那末，這些理想可以表現些事物的原來面目。然

如果理想不受經驗的考查，那他所表現事物的精神僅僅是他所自造的。倘若這種精神是簡截，乾燥，不足以掌握全體，於是這些理想，就成爲唯物論的。倘若這種精神是空虛，詩意，注意到實現抽象的事體，於是就成爲神祕論的。幾乎一切宗教與哲學的主要系統，都是這樣產生的。巴爾札克也是這樣照着他自己的精神構造去思索，去夢想而造出一種世界和靈魂。

想像有點兒粗俗，當他給見不到的事物一種形體的時候，他總不能純潔地和照樣地思索我們的思想；他以爲靈魂是一種液體以太，像電是的；「大腦是一種卵形蒸溜器，那裏動物照着這個機械的力量，而造出各種不同的實體；」我們的情感是這種液體的活動，其流出是注射式的；「這種液體的流通，照着思想或情感的高壓力，或漲溢，或退縮，或衰弱，或聚集一齊如閃電一般地而總發；」他相信「思想是一種總合的，完整的實體，他在不可見的世界裏生存着，然影響到我們的命運；」並且他還相信，如果把這些思想集中到一個強有力的腦裏，例如幻術家的，那末，這些思想可以主宰他人的腦，而且如電光一般發射於無限的宇宙。這樣，他解釋了思想的傳授，寓言的猜度，神經的感覺，筋肉的力量，病症的療治，五官的靈敏，以及許多神祕術家所正在解釋可疑的或奇異的問題。他還收集了許許多多的材料，而且他把事實間的關係也連絡得非常的正確，可只是他描寫的時候，將熱烈的想像和詩人的意志與他的理論混合。「在巖石，林木與花草間的清水池裏，一個人在那游泳而受到溫風撫慰的快感，使人引起一種幸福的意象；這意象等於我的靈魂在不知名的光輝裏浸浴，和我聽到一種可怕的與複雜的詩味的聲音時，從我的悸動的腦海裏所引起的一樣。」人們不是

這樣發現心理上的原則，還得要冷靜，還得要謹慎。在巴爾札克的漩渦裏，光，聲，思想，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世界都是互相混雜，我們所能看到的僅是輕捷的與光亮的幻術燈而已。

唯物論者很願意成爲神祕論者，因此，巴爾札克兩方面都是。龐維與詩意的頭腦厭惡這些學者所用冷靜的演繹法，他們以爲這種方法是遲慢，冷酷，沒力量；他們喜歡將他們內部的暴風雨像閃電一般地放出。他們想信這神祕論，而且認爲是一種最大最超絕的力量可以給人類展出無限的宇宙與神聖的事物。你們可以從Plotin Saint Bonaventure sainte Theresese saint Martin Sveinborg 裏找到這種理論。當巴爾札克離開了他的顯微鏡，那末他就成爲司威登堡派，他以爲直覺是人類表現的最完善而且需要的東西，是一種橋梁聯絡了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世界。他以他的內部去想，去看，去感受。我不知道巴爾札克是否常常祈禱，但他把祈禱描寫得實爲生動。最妙的生活，這種概括一切生活的生，從那裏可以得到許多力量，而且能使聖門開給人類，是祈禱的生活。好像一種溫風或好像一聲霹靂，他可以穿過一切，而平分了上帝的能力。你有敏捷的靈魂；一瞬間你可漫遊到一切地方，如同言語一樣，從這世界到另一世界。他是一種調和，而你也調和。他是一種光明，而你可以看到。他是一種和諧，而與你的聲相合。在這種情形裏，你覺到你的智慧在那裏進展，澎大，而你的智慧之光可以達到無限之遠，結果，你的精神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雖說祈禱是在幽靜與寂寞中舉行，沒有動作，但祈禱就是一種活潑，超脫了一切物質的動作，於是純潔的，看不見的。」這是坐靜的原理，他表現得多末美麗，然又多末夢想。莎樂菲特 Seraphita

的末段，很像但丁的詩；最根本信條是基督的，巴爾札克把人類的命運表現得像上昇生活的連續，那裏的靈魂先由一愛己，然後愛人，最後愛天，於是一步一步地經過自然的宇宙，精神的宇宙與神聖的宇宙。」

以上係巴爾札克的魔術和信仰而使完成他的天才。他藉小說來表現，等於莎士比亞以戲劇一樣，但他們的分量都是重到不可再重。莎士比亞因詩興的壓迫，於是在舞台上表現些詩句，歌舞劇，幻想，以及一切空想中的可愛，與放蕩的兒子。巴爾札克受着理論的壓迫，於是在小說裏放些政治，心理，玄學，以及哲學上的嫡子與私生子。他的小說使許多人厭倦，而且以爲莎樂菲特與路易浪伯兒 (Louis Lambert) 是些難以了解的妄想。他們希望的是些不很荒誕的哲學和不很哲理的小說。他們認爲這些小說既得不到教訓，又找不出愉快，他們所需要的是更有趣味或更有證據。但他們得注意的是工作之完成作品，等於植物之產生他的花一樣；藝術家之天才自己就可以找到完善的表現和最終的果實；其餘也不過是爲他們預備解釋，假定和品評而已；櫻桃樹一定得產櫻桃，等於理論家一定得產理論，和小說家一定得產小說一樣。

## 一一

巴黎有一種習氣，就是喜歡用幾個字來形容一件事；這是一種總合意思的方法，而使便於記憶。以下是我所收積關於巴爾札克的：

「這是四開本的杜皮連 (Dupuytren) 陳列室」(譯者註一)  
 「C'est un beau champion d'hôpital」(譯者註二)  
 「這是醫生的莫里哀」

「這是平民的聖西蒙」

我最簡單地說：莎士比亞和聖西蒙在內，巴爾扎克是一位人類自然史上我們所有最大的文件積貨棧。

(譯者註一) 杜波德係法蘭西十九世紀初年最著名外科醫生，對於科學的進步有很大貢獻，後來一個病理學家列寧以他的名為名，現屬巴黎大學醫科。

(譯者註二) 這一句不知原意是什麼，無法譯為中文。會記在巴黎時也曾將此語問了許多教授，但均以爲屬當時流行之語，今不知其原意。

會記一九三二年的暑期，原擬作一種介紹法國十九世紀文學的計畫：就是每一位重要的作家，譯一篇法國著名批評家的研究，以短篇爲限，如譯納的巴爾扎克，戈恬的波德來爾，布爾熱的司當大耳，法葛的雨果與聖白甫，聖白甫的施太爾夫人等等。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大概知道了作者的作品及其批評；而且又可知道了批評家的思想與方法：一篇又一篇，作了兩種用途。不過，我們所譯的作家，都係可以代表一派，而在法國十九世紀文學史上不朽的，像夏多布里央，施太爾夫人，雨果，拉

馬丁，維尼，米瑟，巴爾扎克，波德來爾，羅絲貝耳，以及批評家聖白甫和譯納。至於佛達的批評家，也必有其特別方法的，如聖白甫，譯納，布爾熱，法葛，勒曼特，直至現代的布爾熱，邦連，提保德；經過譯納的文學，不但可以代表批評家的批評方法，而且爲研究這一位作家時必須要的參考品。還是我們選擇作家與論文的標準。但羅因事未果，去年暑期只譯了巴爾扎克一篇。此文係根據譯納的批評與歷史論文二集第十三 譯出的。巴爾扎克的著作，雖說在中國還沒譯本，然他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我們不敢說吾人之了解巴爾扎克，係由譯納的這篇論文，但自從這篇東西發表後，文學界對於巴爾扎克發生了一種新的信仰，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不過，譯納的風格，我們都知道，是美麗，嚴謹，流暢，而且好用比喻，然這一個比喻不是用得復切當，所以翻譯他的文章，處處感到困難。往往一句話，費去一小時的工夫，還想不出適合的譯文。如果譯文掉了原作者的風格意味，還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一九三四年暑期。

# 埃及的阿剌伯文學發展的三瞥

(法國 Brian J. Finbert)  
馬宗融 譯

通行阿剌伯文的地方的努力文化運動者有達麻市，(一)白露堤，(二)巴格大，(三)圖尼斯，(四)阿爾熱，(五)費士，(六)開洛，(七)各名城，而開洛則挾其不可爭的權威為諸城之冠。只因埃及在近東諸國中為最進步，只因它的阿拉薩爾大學 Université Al-Azhar 從有伊色蘭教(八)的世界各方吸引得一萬五千學生，文學於其地自可待較他處為適於繁榮及發展的環境。有一所音樂及劇藝院，有二百五十處印刷廠，平均每日可出書三部，有一個銷路極廣的報，若干高尚的雜誌，又有地理，昆蟲，埃及研究，政治經濟等學會，一個大學，一個藝術部足以證明他們的文化的活動。

這些學術團體都大膽地取法於歐洲，欲自儕於現代社會，陶冶他們的思想，並須作必要的選擇，對於他們的精神遺產的舊傳說作不可避免的損削。他們與其他正在作準備功夫的幼稚文學一樣：以翻譯為開始。就是這點，須發奮作一番艱苦的學習。這是很必要的。他們翻譯得有些迅速，或許沒有什麼鑑別，這是因為急求解放，急急想和他們所師法的國家並駕齊驅之故。

由之一種文學正在構成中，一面力求刷新，一面虛心採納並自正傾向。這是個過渡時代，此時諸人物一面要努力認識自己，一面艱難地才達到把主意拿定。且不說古典派及新派分裂的戰爭，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修詞學的傳統主義也相抵

觸。只因許多專門用語的缺乏使他們不得不一一都要去創製，千般的衝突致使他們與現社會的種種勢力相爭以圖能適應之，却又沒有一些明白的指導使之遵從。那怕就這等摸索，我們已見着一種熱烈地活動的文化潮流，並似已描出一些土著和獨出的創造的輪廓了。這種潮流本身便能表顯它自己並使人了解。就這種潮流可以發覺一個民族方到他的進化的轉向時的反響，其間當有種種矛盾的傾向自相爭論。我們還不能把它的全部的面目從這必要的精神工作得依以完成的黑暗中刮剔出來，並也發見不到它的真正的動力。但是有幾個作家顯然組織起來以便利這種思想的運動，使之顯著，予以躍進的力量，給之以新的價值。

在這些作家當中，的確，塔哈·胡敏 Tahā Husayn 算得最受歡迎與最有本領的一個。他的聽衆極廣，不僅在他的本國，並及於凡說阿剌伯話的地方。他是校爾波納(九)及法蘭西學院的舊學生，曾得到博士學位，他的論文題目是對於史家依本卡爾東的批評，他是第一個主張並在他的寫作裏適用笛卡爾的評批方法的，即因此致保守派把他看作一個革命黨。在事實上，他確實曾用他的著作以色蘭教前期的詩把一切對於可蘭經義及阿剌伯話的已經公認的史實都一一推翻。用一種穩健的論據及明敏的精神研究古文，他證明在以色

蘭教前的詩都是偽造，當時的阿刺伯人應該說的是別樣的一種語言，寫這些詩所用的筆法與寫可蘭經的却是一致的。這種持論的大膽惹起很激烈的批評，致宗教機關把此書列入了禁書之目，並在開洛及亞歷山大都是激起強烈的示威運動。

他一時作新聞記者，一時作論辯家，作開洛大學的文學教授，劇藝，古史，考古學教授，並同大學的校長，塔哈胡散雖則盲目，絕不停止寫作，翻譯，使新思想得以流傳，作教育家與新思想家的事業。他的翻譯有黎朋(十)的教育心理學，亞理士多德的雅典憲法，很多的劇本，散文若思想的指導者，許多法國戲劇的批評的研究，一併彙成一集題為星期三的談話，一部紀念作，一個埃及人的孩提時代，這是阿刺伯散文中一部最美的書。

從他的著作的全部顯露着一種主要的思想：志在不與以色蘭教的傳說相背，而在將其改造或刪削，使之平衡並打破其所受窒礙的空論的岩壁。他的散文是最結實而又最圓轉的，就我們所知。至於他寫作的態度，是用口授而使人筆記，因為他是個盲人，他習用一種白齊(十一)式的筆法，愛用複句，句多冗長，作演說辭的語法。

嘉里穆倫確可稱爲「兩國詩人」，因為他長在埃及而生在敘利亞。他與哈費士依布拉希目 Hafez Ibrahim 及阿穆德爾齊 Ahmed Chawki 並稱三傑，雄視於阿刺伯詩界。現在，三人中只有他獨自生存，享有不可一世之榮譽，稱爲「詩人之王。」

他的詩作共有四冊併合一部而題爲 *Diwan el Khaili* (嘉里的詩選)。他的詩具有很大的變化，有時是悲歌的，有時是教育的，愛國的，歷史的，有時又是雄辯的。他精研法

國詩人的作品，受其影響，而一面又深悉阿刺伯詩已無關於精神之活動，他便逃出了無用的形式的舊束縛而自創一種具有聲調並且輕靈的詩格，寫得來非常地純熟。他不僅是從古典派詩法中解放出來而已，在他的規律裏亦自有其理法和節奏。他的最著名的詩中之一，我們姑引來證明他的技能者即列翁，(十二)其中描寫羅馬的大火。

在他的詩作之外，散文著述也很多：曾有保羅布爾結，莎士比亞等著作的翻譯，尤著者爲浮士德的翻譯，又有一部東方歷史，兩冊世界史，五冊政治經濟學，還有兩冊其他雜著，此外他還很長久地從事於新聞事業，益顯出他廣泛的智識與對於東西政務的深切了解。

罕穆德胡散赫加爾 *Mohamed Hussein Haghal* 也是屬於這青年作者之團的，他委身於爲埃及創造一種國民的，純埃及的，文化的事業，同時想創出一種新的表達思想的工具，其法則在重鑄他們的語言，借助於外國語及民間的說話。他是最著名日報之一 *Al-Sabah* 的主編及社長，此報有一每週增刊即係全然屬於文藝的，最使他出名的，是他的一部長篇小說 *Zahab* 這直至今阿刺伯語罕有的出版物稱得起長篇小說的一部。這算得一部埃及的馬丹波娃利，就埃及鄉村生活內容寫出的。雖則有些過長和拙笨，這部小說於民間婦女的心理及「費拉」(十三)的生活的智識上有莫大的貢獻。總之，在一個僅知歷史故事，神話及短篇小說的文學中他第一次加入了歐洲通行意義的長篇小說

罕穆德胡散赫加爾另外還發表過一部旅行印象記，*蘇瀉* (十四) 的十日，兩冊盧梭的生活及其著作，還有別的書籍，裏面收載着他的研究文，日報論文，辯論文等。

相信語言乃一種鬥爭的武器而不能聽其腐蝕的，乃表達明白，清楚的思想的明白，清楚的方法，他的寫作自然是超脫的，但也保有一種柔韌性並很諧和，只因他寫得簡單而又明瞭。常常也有人責備他用的是「法律家的筆調」，因為他曾作過多年的律師。對於這點他在他的批評著作的書裏會答過：「真正的作家不是那用高深晦澀的字眼去補濟他的不足的，而是那知道表顯着美麗的創意，思想的色彩和種種意象，一種透明的組織使人能看出它的特性與諧和。越是字用得簡單越是能悅耳，越是能接近人心和喚起人的精神。」

阿巴士馬姆德阿拉加德 (Abbas Mahmoud al-Akkad) 可算得在阿刺伯作家中，在他複雜性和內部組織上，最能顯現其埃及人精神的一個。這個特性是非常難有的，多半的詩人或散文家直至當日都還是不離舊套，仍隨着一種不變的久已枯鈍的法式。在這樣的一個文藝運動中，永永地要反抗着十四世紀以來的無用的舊貨，出了個阿巴士·馬姆德阿拉加德算得一個獎勵。這是一股過道風吹過了一所關閉着的舊屋。他曾說：「我的詩表現我的生活。」它是聰明與瘋癲，希望與失望，愛與恨作成的。「這樣的自白是值得注意的。在阿刺伯文學史的立場上自有他的重要。因為這位作者的憂慮，他的反抗，他的詩的及人道的真理的研究給與他的著作以一種特別的調子，一種新的風致而為直至當時還不常遇見到的。他的詩選 *Dhrou Al Akkad* 帶着多愁的，浪漫的精神，但經其攪拌搓捏的內容確是一種美質。這是些病態的呼聲，用直接的體裁，自己的言語，微帶古風，但充實而毫無斧鑿痕，寫得非常之好。

他的詩作比起散文論著來却少得多了，這些論著所含者

反抗者及改家的論調。讀書誌，隨感錄，生者的大集合，批評與文藝論集，皆與阿爾馬字尼合著，乃其最好的著作，表露着一種觀察的才氣和很發達的批評精神，那怕也有些晦澀和希奇的語法，常常使人讀不下去。

還須要提到阿巴士·阿拉加德 (Abbas Al-Akkad) 他是受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教育，當說到上述諸受過法國教育的作家時。此外，就一般說來，也可分阿刺伯文學潮流為兩股，一係受英國作家的影響，一則接受法國的思想。

我在這簡短的研究裏只選了幾個較能代表的作者之名，以便提出是否有一埃及阿刺伯文學存在的問題。不然還有些值得說到的人都是同等的重要。以介紹性質我尚須提及「舍克」(十五) 母司達法 *Mustafa Abdel Razeq* 阿布德爾·拉色克——一個精於阿刺伯哲學的學者；開洛大學的范蘇爾法米 *Mansour Fahmy* 他在其史實豐富的著作外，還有一冊靈魂的作用，稱得起觀察深刻而形式完備的著作；依布拉細目阿布德爾加德爾阿爾馬字尼 (Ibrahim Abdel Kader al-mazni) 在青年作家中是一個極著名的雄辯家——他的形象之匪，充滿了嚴刻的幽默，使他立享盛名——撒拉麻姆撒·*Salama Mousa* 乃雨果的罪與罰詩集的譯者，新雜誌的社長及許多散文論著的作者；阿穆德拉米 *Ahmed Rang*，醇酒與愛情的詩人，他的詩歌多經歌女娥母葛爾蘇目 (Om-Kolsoun) 為之歌唱；麥瑞雅德 *May Ziade* 女士，阿刺伯文唯一具有才氣的女作家。

- I Danna 敘利亞都城。
- II Beyrouth 貝魯特 (Grand-Liban) 的都城。
- III Bagdad 伊拉克的都城。

- 四 Tunisia 圖尼西亞 Tunisie 名都城。
- 五 Alger Algerie 的京城。
- 六 Fez 麻洛克 Maroc 的京城。
- 七 Cairo 埃及都城。
- 八 即阿教
- 九 巴黎大學
- 十 G. le Bon
- 十一 Peauy 法國近代文學家
- 十二 Néron 羅馬大帝
- 十三 埃及農民之聲
- 十四 Soudan 非洲中部地方
- 十五 長老或族長

### 駱 駝

駱駝，地之父，地之子，  
永遠與白楊，裸麥相愛着，  
土地撫育牠們，牠們擁抱着土地，  
賦與大地以生命和美麗。

牠們厭惡那廟庭和屠場林立的城市；  
那些跟我們愛，不相來！  
牠們在城市裏同一輛摩托車開到鄉間一樣！  
「此路不通！」  
被一羣野孩子阻礙。

牠們喃喃地向地低訴；  
我們不願意給我們嘴上套一個鐵圈！  
我們不願意被欺侮和諷笑！  
我們不願意負載這些××株式會社底肥田粉！  
那是毒藥！  
吸血的毒藥！

### 駱 方

揮扎在西北風中的烏鴉給牠們同情的響應；  
是的！  
努力抵抗霜露的野草給牠們同情的響應；  
是的！  
憤怒地飛起來的黃土給牠們同情的響應；  
是的！

血絡的眼凝視着枯黃的田野，  
忘却疲乏，  
忍着飢寒，  
剛愎地前進，  
踏着天地交響曲的節拍。  
駱駝，地之父，地之子，  
永遠與白楊，裸麥相愛着，  
土地撫育牠們，牠們擁抱着土地，  
賦與大地以生命和美麗。

# 原野底憂鬱

麗 尼

## 原野

原野是一個大的搖籃，又是一個古老的墳墓。原野上總是籠罩着靜寂。

原野裏隱藏着無數的世紀。

祖父在這裏耕作過，父親也在這裏耕作過。無數的世代耕作着同樣的田野，得到同樣的報酬。時候到了，活着的人們負着死去了的，送到山邱上去。

山邱做了過來過往的人們底路碑。

祖父用蘆葦梗和柳樹條抽過父親底背脊。父親也像這樣抽過我底背脊。我咬着牙，忍受着父親底憤怒。父親領了過多的田地，超過了他底氣力所能擔負的分量；爲着過份的辛勞，父親變得憤怒了。

等我能耕作父親所領的那樣多的田地的時候，一家就會幸福了！我這樣想着；土地就是黃金，這是父親時常說的。

然而，在蘆葦梗和柳樹條底抽打之下，我却漸漸地變得憂鬱。

原野不是明媚的，而祇是一個沉重而黑暗的陰影。

『土地是黃金。』是的，土地可不就是黃金！不耕作土地的人是不能活的啊！

——可是，兄弟，我們可能抬起一塊乾土放到口裏，教肚子不要飢餓？我們可有一個倉庫？可有一個土園子存蓄我們底糧食？

我變得煩惱了。原野底兒子是愚笨而且單純，不知道解答問題的。祇是，原野底面目我却熟悉，從我出生直到現在，我是生活在原野之上的。

我耕作着，正如同我底祖父和父親一樣，在原野之上。原野可不是沒有改變麼？祖父是像那樣耕作着田，弓着腰，住着茅屋，年年希望着能買一頭小黃牛，於是慢慢地老去，咳嗽着，一直等着躺到牀上，把眼睛倦意地閉下。父親也是像那樣。

一代一代地過去着，原野重複着同樣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人將祖父們和父親們送到山邱上先人所在的地方去了以後，又回到田野工作。

『除了像這樣，還能夠怎樣？』

從搖籃到墳墓，有蘆葦梗和柳樹條在背脊上面抽。

而無數的世紀就被淹埋在原野底背後了。

原野憂鬱着，秋風在吹；夜靜悄悄地，艱難地移動着脚步。

原野底兒子們嘆息着，不能忍受蘆葦梗和柳樹條。

過去的世紀是應當完結的，原野痛苦地生產着新的子孫。



一代一代地過去着。先人們埋骨的山邱也會有被割成了平地的一天。

### 狼 嗥

野之號叫！豺狼全下山來了，在靜夜。

被飢餓所驅逐着，衝突，向着田野，無數的狼，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嗥着：『世界是要毀滅的！』

天上沒有片雲，有的祇是繁星和一鈞鐮刀月。

不下雨的日子！從繁星到火熱的太陽，輪迴了六十五次。

『是不平常的年頭啊！這年頭，是不平常的年頭啊！』號叫的村莊，被恐怖所包圍了。

狼嗥着，在曠野，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我們飢餓！』

於是，嗥着，衝突着，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大群，向着田野奔去。

是夜呀，是沒有片雲，祇有繁星和鐮刀月的夜呀。大群，向着田野作出了衝突。

『生路啊，死路啊！不能管到生和死，因為我們飢餓。』

瘦長的影子，巨大的群——喘息，而且嗥叫，移動着，奔跑着，衝突着。

田野裏佔據着飢餓的大群，伸出了瘦長的舌頭，仰望着天上。

天上，有的是星群，和一把鐮刀。奔跑着，衝突着，前面，是龜裂的田野。大的群移動着

了。

無數的狼，紅着眼，喘息着，而且嗥叫。

『我們飢餓！』

村莊戰慄着：

這世界是不能不毀滅的啊！

### 旅 途

好像是永遠也不能休止的競走，這旅程，是忙迫而且急促。好像是一個永遠的競走，我們被追逐着，被鞭策着，向前發動；心悸動着，要從口腔之中跳了出來。

『惟願我們底生命就從現在完結了罷！』

嘆息與呻吟的夜跑！趕着秋風還沒有變得要刺進肌骨之中的時候，一羣在路上奔跑着。

星光下面，好像我們一生就祇會休息過這一次。

孩子與老人被遺棄了，在後面，或者在沒有壯年人留下的村莊裏。婦人們哀怨地暗泣着，躲在自己底屋檐之下，不望天上。

『還問什麼天啊？天是沒有眼睛的。』

曠野靜寂着，沒有聲音。風，啞然吹過枯槁的平原，似乎是在憂鬱。

『就這樣歇息着麼？歇息到什麼時候？沒有希望的呀，像這樣……』

人都困乏了。是命定地不能夠休止的競走啊，這旅程。路上是浮的沙，田野裏全是裂隙。是不能歇息的啊，一歇息就會陷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

是沒有憐憫的土地呀！一口水就是一個生命，然而，却

祇能掙扎着，扼住自己底咽喉，使牠不要食婪。

於是，在田野上，倒了下去。一倒下去，就不要再爬起來了。

「一生，就祇休息了這麼一次。」

陰鬱地走着，人漸漸地稀少了下來。

曠野裏散佈着的被遺棄的屍體，睜大着眼睛望着天上。

困乏的脚步踏着田野，發出空洞而軟弱的聲響。土地是戰慄着，人們從那上面走了過去。

## 松林

松林不斷地喟嘆着，說着我父親底聲音。鳥鴉在月下鳴噪了——不安定的今夜晚啊！

有我父親底臉面出現出來，朦朧地，好像是樹在松林底那一端，一個枝椏上頭。

父親仍然是有着那一張憂鬱的臉。

被遺忘了的死去的父親底臉面，又出現在這異鄉的松林之中了。

在那時，父親還是中年，然而，也會常常憂鬱。父親帶着我走過村莊南邊的松林，小山上面，乳白色的徑路，在月下蜿蜒着。

父親突然停止了脚步，眼睛沉重地望着——

「老三，可還記得祖父？」

「不記得了。」

父親望着我，遲疑了一會兒，似乎是不知這應不應當引起我底記憶。

松林喟嘆了，父親底眼睛濕潤着被忍住的眼淚。

父親低着頭，似乎是對自己說着，聲音低而沉重：

「祖父是一個長工，一個能幹的長工……」父親停止着，不能繼續下去。

我直視着父親底臉，但是，父親仍然是低着頭。

「後來，祖父得了癆病，不能當長工了。祖父沒有一升一畝田地，祇有我一個兒子，一個差不活祖父的兒子……在五十二歲的時候，在像今天的一個夜晚，祖父用了到松林來捆松柴的繩子，把自己吊死了，就在這個枝椏上面。」

我沒有說什麼。我祇感覺着我底喉頭梗塞。我低着頭，看着父親身邊繫的一條腰帶。我模糊地意識到父親也是一個忠實而能幹的長工，祇是有着癆病；而我，則是在我還沒有生出以前就命定地被派成了一個終身的長工的。父親也是沒有一升一畝田地。

「我今年四十二歲了，老三，」父親繼續說着，啞咳的聲音如同野狼底嗥叫，震遍了整個松林。

不久以後，父親就沒有長工可做。

松林喟嘆着。父親並沒有想出他自己底處理自己的方法。

在父親承繼着祖父底方法，用他自己底繩帶將自己吊死在松樹枝上以後，我就流落到這個城市來了。

在這城市中，我是懦弱而畏怯的少年人。我害怕着人們底陌生而敵視的眼睛，我更害怕着那靜僻的馬路旁邊的野梧桐樹底枝椏。野梧桐樹對於我是比松樹枝還要可怕的植物。

無論在鄉村和城市，都有着兩個世界。

有兩條路橫在前面。我祖父和父親指示了一條。

松林不斷的喟嘆着，在這都市底邊沿。

世界是靜止的，同時，又是在沸騰着了。

# 下班後

畢 奐 午

汽笛拉過了，蘇保立刻便將滑車掣動機的把手，交給了那位等候換班的伙伴。

他們兩個人都沉默着沒有說話；那位伙伴身材是短小的，嘴唇翹着，在每次來的時候總叨着半截煙捲，一直到他把滑車掣動機的把手接到手裏以後，才把那半截煙捲用兩個指頭掐死夾在耳朵上，那片耳朵是活像他的紅頭鼻子，時常引起蘇保一種不快的感覺。

蘇保把滿塗煤屑的鴨嘴帽扯下來，使勁的在大腿上摔了幾下，又緊緊的扣在腦袋上了。他那一連工作了十小時的腿，像帶了兩塊巨鐵。當他轉身走開滑車掣動機的時候，一段強烈的電石臭氣，猛烈的刺激着他的鼻孔。

那位伙伴實在是不知犯了什麼毛病，既是手裏提着電石燈，總還要把手幾塊電石裝在衣兜裏。

——老蘇，回頭可得早點來，夜拉格（註）眼都睜不開了

蘇保已經走遠，他沒有聽見那位伙伴的話。他默然地走着，地上有些澱水的地方都還是硬巴巴的冰，在一個斜坡上他差點兒摔一交，使他趕緊彎下腰去提一提鞋子。

鞋後跟快要磨穿了。這時，蘇保又想起他老婆——那騾貨。

蘇保是在一想起她的時候心裏便浮起一種漠然的煩燥，他恨不得一下就跳過前面那個煤炭壘成的丘崗，趕快將這可

惡的礦坑，機器，以及一切靠這礦務局吃飯的人們，從他的視野中挖掘出去。

蘇保繞過了一叢酸棗樹，在一個水溝旁邊的石頭上蹲下來。他又扯一扯他身上那件破棉襖，從腰裏掏出一塊破手巾來，順手投向那前面的水溝。

水溝裏的水嘩嘩地流着，這是從鍋爐旁邊那個洩水機中流出來的；洩水機亂，軋，軋地日夜不停，水溝裏的水便從這裏一直向南流去，在礦山門外的高坡上躍下，像懸崖上的瀑布一樣，翻一個花流佈於附近的麥田。

蘇保把手巾浸在水裏，使勁的搓了兩搓，抖開，擰乾，兩手擦着在臉上擦了幾下。冰涼的感覺使他全身的皮膚覺得緊縮，他站起來，走下那塊石頭。

因為方才蹲了一會兒，他的沉重的腿有些僵木了；但是他那心頭的煩燥，却並沒有被那塊破手巾擦掉，他仍然想加緊的走，他搔着頭皮，他把鴨嘴帽扯下，扯下又戴上。

——也許趕走出礦山門，窩底下的人們還不會上來吧！他向前撲着身子，和一個拉繩的船夫一樣。他沿着一個丘崗的東坡往上轉，他盡力的躲避那下面是五百丈深窟窿的壘口，好像那裏面有一萬條狼，時時刻刻要擠出來撕裂他似的。

他是再不能受那些從煤窰裏鑽出來的人們的嘲笑了。

那些滿臉塗着煤屑的從審裏鑽出來的礦工們是一看見蘇保就裂着黑嘴，露着白牙對蘇保做鬼像：

『老蘇，讓你老婆同咱們睡一回成不成？』

在這種場合裏，蘇保常常是默不作聲的，並且有時還裝出正經滿不在乎，帶着微微的笑容：

『×你媽，那有什麼關係，奉送給你了！』

然而他心中却燒着不能忍耐的煩燥和苦痛。

他記得近幾天來他差不多全是悄悄地離開這裏的，爬過一個斜坡，走向不常有人跡的小道，他總覺有嘲笑聲在四週空氣裏流蕩，那聲音和夜貓子一般，慘厲得很，他無論如何加緊的走，他也不能從這氛圍裏衝出。直到他回家，那嘲笑老是將他圍困着。

蘇保的家，是隱蔽在幾棵棗樹同一塊碎石塊砌成的短牆後面，並不是用木頭或磚瓦構成的住屋，而是就着土岸來挖掘成的洞穴，從遠處望去，活像一個由塌毀而顯露于地面的千年古墓一般。

在洞穴的脫掉泥皮的牆壁上，還露着像原始的鐵錘的擊打的跡印。夜裏那從礦商局對面的白沙河捲過來的風浪，常常像一匹兇猛的野獸，用牠那尾巴來敲着那洞穴的破蔽的窗紙，窗紙卜卜地響着，有時那沒有粘好的破紙被震開來，峭寒的風流便像一把尖刀，從破口直穿進洞穴的心臟。

蘇保近幾天回來的時候，都是從那陡峭的土岸上攀着荊條往下墜，一來是因為可以省得躡一個大彎子，二則他是因為實在想躲避那些在隣近洞穴裏住家的，在聽見他的腳步聲時候的不三不四的囑囑。

蘇保攀住了土岸上最靠下的荊條，他的身子平空的懸了起來，兩腳是差幾寸不能達到那洞穴進口的那塊碎石塊砌成

的短牆，他的腳試探着躡了幾下，並沒有着落，他覺得好像那幾寸的距離之下，不是矮牆，而是無底的深淵！

洞穴的半掩着單扇門，在風浪中格格地響着……

蘇保已從短牆上跳下來了。

他像一隻失迷在荒涼的，人跡罕至的狹徑裏的狗，偶然意外地找到了自己家門一般；他匆匆地便把那疲憊的身子丟在洞穴內的土坑上。

一陣輕微地，幾乎聽不出來的鼾聲，從土坑的一個犄角發出來。

蘇保向坑角伸了那兩隻粗糙而龜裂的手。

——小孩子是睡着了！

那放蕩的母親，早就躡了出去，她往往直到蘇保下班的時候才回來，有時簡直就見不着面，她是已經不把蘇保放在心上。

本來，在最初她也有一些害怕，她會預備了自己的一套話向蘇保辯抗。她覺得他是沒有權利來干涉她的；他支下半拉月或一個月的欠薪，還不夠還酒賬。他已忘掉他是靠了什麼來養活自己同孩子。他時常醉得暈昏，顛倒的從酒舖裏跌出來，他爬着，他攀着泥土或石塊一歪一斜的站起來蹣跚，在斜坡上還有時像礮礮似的滾一交。下班回來，一輪在坑上就像一堆泥，呼呼地睡去。一到上班的時候，便又拖着那未曾恢復的疲憊肢體向着礦務局走去了。

她會挨過幾天，她不能在他睡熟的時候從他的衣袋裏再掏着什麼了。她向他爭吵，但他是拿不出一文錢。她哭泣，他也想不出一點辦法。一天饑餓逼着她的時候，他打罵她的小孩子，但是她一轉想，小孩也是沒有吃東西的時候，她便又嚎啕大哭起來。

她搜索過了那個藏在牆角的布袋似的米缸，摸着的只是一手擦着煤屑的灰土。她翻搗沙鍋，幻想着從那裏可以出乎意料地發現一點剩飯；但結果她是什麼也沒有找到。

餓，像一條毒蛇似的咬着她的心，這樣她爲了活着，她是得要求自己給自己的想法，於是她乞討，她借貸，同時——

她便放蕩起來。

她放蕩的聲名，很快的傳遍半個礦山同那骯髒得同豬窠一樣的一些小酒舖。當這消息第一次嘲弄地送到蘇保的耳朵裏的時候，他真是氣憤極了，他是一句話也不說，回去就把拳頭丟在他老婆的背脊上。她是很容易明白這拳頭的分量同來歷的，但是她並不躲開，像一個執拗的孩子一樣，默默地站在他的前面。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這種沉默的盯視顯然很有力量，雖然他們都沒有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出來，但這已經足夠了。當蘇保的拳頭第二次舉起來的時候，只在空中搖一搖，便如一條癩狗的尾巴似的垂了下來。

她開始嗚咽，他也就此容忍下去了。

「噠！」在一根英寸燃着的煤油燈光中，洞穴內部的一

切都顯出模糊的輪廓：

小孩子露着那怕人的枯乾的腦袋，沒氣力的張着嘴，似啼哭又似喘息。一個壞了邊緣的刺條筐在那破舊的單扇門與洞穴的牆壁中間。那是爲了抵抗風浪的衝擊，想用牠把門撐住，但是那風浪的力量太猛了，刺條筐便像一個瘦弱的夾着尾巴的狗一樣，可憐地被擠到牆根去。

冰冷已把洞穴內的空氣凝結。靠牆角下堆着一堆炭爐，井沒有一點火。一個砂鍋空仰在一個蹩腳的，污黑的，崎零的木架上，鍋蓋丟在一旁，幾個粗陋的藍花碗散放着，落滿灰塵。有一隻碗像是剛才有人用過的，可是那剩在碗底的冷水已結成了一層薄薄的水絲。

此時蘇保似乎有些清醒了，他無奈的一手把那隻結着水絲的碗端過，一隻手把那個被母親摔棄的兒子抱起來：

「你，他媽的，呆着沒事，往老蘇家裏混；縱他媽的能長大，還不是得提安全燈，背拖鉤，……鑽他媽的黑洞！」

（註）「夜拉格」是「昨天」的意思，此語北方極爲通行。

# 老人與海

李廣田

說我是瘋了，是癡了，這有誰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要放歌，像海，因為我聽了海，剛從海上來。

我老了，不中用了，你看我的頭髮已這樣白，白髮在風裏搖，像白浪在海上跑；說我的眼睛有點藍了，是的，有點藍，還是我的眼變成了兩隻小海，藍比天；你看，我的衣服也爛了，爛得像一件海上的破漁蓑了，然而我戴了這些花，野花的環，我穿了這些籐蘿蔓，葡萄的蔓，我實在是穿得極其華美呢，我怎能不穿得這樣華美呢，就因為我要放歌，像海。

我老了，而我的家也太老，太老了。

我要到哪兒去，到哪兒去呢？——海——海——海——，我要去聽海，在夢裏喚過我的名字的，海。

我看了海，我聽了海，我知道我真是老了，我已經沒有要去作一個年青的航海者在天與海之間耐酷暑與嚴寒遠涉重洋去探尋奇迹的那心情了，但我還有着火，老年人的火，不信請摸摸看，我的胸膛有多麼熱，而且，我還有我的好歌喉，於是我只想放歌，放歌像海。

現在，現在我是在哪兒呢？你們把我帶到了什末地方呢？我的放歌的海去我多遠呢，我的曾經告訴過我說天有多麼高，風濤有多麼險，

你要向哪兒逃，向哪兒逃嗎，  
你看看，它說，這兒是天連水，水又連着天。  
你們爲什末把我帶回來，  
爲什末強迫我離開了海呢？  
怎麼，你們都要跑，都要躲開？  
天要落雨，就儘管落吧，  
黑雲已遮蓋了滿天，  
雷神已擂起天鼓，擗起火扇了，  
你們要走，就儘管走，  
反正，這時候是更適合於我的時候了。

## 寄

## 麗尼

來，讓暴風雨來襲擊我的白髮吧，  
暴風雨是無損於  
一個老年人的白髮的，  
來，讓暴風雨來襲擊我的華服吧，  
暴風雨是無損於  
一個善歌者的華服的，  
在暴風雨中，我將聽到海，  
我要在暴風裏放歌，放歌像海。

一九三四，八，一八。

我惟恐時間之流過  
會停止了愛情的心之躍。

你呀，遠方的人，要我以什麼來呈獻給你？

以我底長髮蔽蓋你底身體

而且溫暖你底無歡的心麼？

你底心懷是據滿了憂愁，正如我底一樣啊！

# 大寺

臧克家

沒事嗎，邁著閒散的步調  
請到大寺裏去見見世面。  
要去，我勸你脫下文明衣裳，  
穿上你那最古舊的一件。  
你得留心大寺的老相  
驚了你都市磨亮了的雙眼。  
你不要看『中山市場』那嶄新的木牌；  
它對這古老的建築是多不合諧！  
這大寺曾有過幾百年的香火，  
神龕裏藏過了蕪葉大的蝙蝠。  
在當年，不用說神氣的陰森迫人的呼吸，  
單是夏天磚縫裏的守宮就够你怕的！  
于今你進去用不到驚心這些了，  
然而另外一些怪象會嚇住了你：  
大風口裏吃黏糕，吃得那麼甜，  
（你不會心下裏怕嘴角上流涎？）  
十月天身上還是一件破爛的汗衫。  
你要再驚人的還有，  
還有人在吃著初冬的西瓜片。  
往裏去，千古百怪的叫賣  
從你耳中喚起了新奇，  
你聽不慣這聲音  
正像你不認識那些東西。

一擔擔的擔貨，擔貨上冒著火烟，  
老人們，熱騰騰的一個人捧著一碗  
這是『豆沫』，這是『米糊』……  
反正我解說了你還是胡塗。  
小孩子手捏著一個銅元，  
想買東西先望望大人的臉，  
叫銅子在手中先打幾個翻身，  
才把它拋給了叫賣的人，  
什麼花生啊，甘棠啊兜了一小碟，  
臨走再回頭捨上幾個，  
這個銅元花得似乎太不甘心。  
兩邊的小攤古董店一般，  
每樣都是老舊  
對你每樣却都是新鮮。  
見過嗎？本地棉花織成的粗布，  
各樣土俗的花紋，  
俗却俗得恰叫人喜歡。  
（這棉花不知轉過了多少次  
老匾深宵的紡績車輪，  
不知經過多少笨手  
幾千萬次的投梭。）  
一件短襖，一牀被窩，  
值不過你脚下的一雙鞋錢，



穿著汗衫走來的主顧，珍重的提起來照長照短，亂騰騰的翻了一陣，放下這件

又拾起了那件。

他們在價錢上推斤撥兩，

有時一個交易講了半天，

末後終於散了，

爲了爭論著一個銅元。

賣笨腳鞋，笨得叫人發愁，

愁著多少年才可以穿完。

你再放開眼看：

賣砂鍋，賣黑泥碗，

賣木鍬也賣鋤鏟。

你不要笑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在都市裏，有錢

你也只是白瞪眼。

村婦走近貨攤，咕囁著尺長寸短，

店夥的嘴說得蜜漿甜。

你笑她們還是小氣？

可是她們會不知「大方」值多少錢！

算命嗎？

帶著花鏡的老先生在牆根那兒等你，

等得正出神，

手下閒敲著命運的棋子，

口中吐出了一道青煙，

他不光會算命，

還代寫家書，配合姻緣，

他是月老飛下了九天。

倦了的話，

到太陽底下去聽梨花大鼓，

你看圍了那群人，一動不動，

像木偶，像泥胎，

叫一張口一個架勢

牽他們的心

到了另一個世界。

完了場，人拍拍腿一轟四散，

剩一個說書匠罵地罵天。

到處停著待招担子，

擔子上懸著「朝陽取耳」的紅字，

看他正在給莊稼老斗

梳一條細小的白髮辮。

你看到飯攤一定得伸一伸舌頭，

看！一個人在張著血盆口

把著那麼嚇人的一大泥碗飯。

早晨你來，

能看到一些土產貨物，

一個人守一堆

在候著顧主。

貨變成了錢，

回頭捎一串包子

好家去打發迎在門外孩兒。

看了這些，你會替大寺歎一口氣，

忘了，這我該告訴你：

前些年花行好的時節

大寺也會繁榮過一期。

# 俺們的春天

張春橋

大清早：太陽還沒睡醒，  
朦朧的天上掛着些花，  
高樓吻過黑夜還戀着星，  
烟筒張開了粗大的喉嚨，  
把都市底動脈喊得亂動。

先走的便是俺們，半睡的  
滑過了柏油路：像  
幾個尸首般沒有力氣。  
大家剛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開記憶的窗，  
上面記着孩子蒼白的臉，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溫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還有年青的伙計們：  
「貓還叫春呢，咱們  
是活靈靈的人！」  
接着就是一陣評論：  
哪個女工漂亮，  
哪個才結了婚。

街上祇有俺們一伙，  
像一排犯人樣走着。  
大家有些嬌傲：  
「咱們是長在大地方的！」  
說起這真是笑話。  
這地方簡直像個戲台：  
剛剛下去一群，一群又上來，  
像件死了的機械，  
就讓白天里樓上吐出一  
個沒名的歌調，  
落在俺們底心上，  
像微風吹過一樣，  
俺們沒見過春天的，  
春天祇走到樓上。  
住在地下層的黑鬼，  
祇能揮着黑的拳頭，  
從早晨到明日連成條線，  
從一年到沒數的年，  
眼前是皮帶·馬達，  
手里是那東西，  
也許你有些不信：

「那里能不休息？」  
實在不是謊話，  
俺們就是這樣，  
一直死到里面，  
像死去隻野狗。  
埋了春天和秋天  
(到底有啥分別呢?)

很久以前的時候。  
現在都忘了那些事，  
(俺們也見過春天嗎？  
現在誰也忘了)！  
可是還都希望回來，  
滿樹的春花齊開。

## 生 涯

## 辛 笛

獨自的時候  
無端哭醒了，  
哭並沒有流淚。  
夜夜做不完的夢  
只落得永遠畫不就的圓圈。  
窗外瑣瑣的聲音，  
從前聽人說  
是夜來的繁露，  
如今生涯叫我相信  
是春天草長呢。

# 暑假期期中

蓮清

這次回家，誰都說我變了樣；親信的妻也如是。假使這話是真實，便是因為我近數月來少談話，易怒和多愁。

這是個經歷四十多天的暑假。大部份的時光應該在炎熱和沈悶中過去。可是今年伏天不很熱，晚上我睡草席，還蓋薄的被。同寢室的妻則不然；伊睡涼蓆，用扇子，還嚷着『熱呀，熱呀』的。如果伊睡不熱覺得無聊，便來把我攪醒。

伊常怪我不服侍孩子，其實是孩子不親近我。這原因許是如別人所說：我變了樣使伊也不歡喜。常因着孩子的事和我爭辯的妻，總是斜睨着說不是誰獨個兒養的。伊又常怪我謝絕朋友的訪謁。坐着做活路，一想起又絮絮滔滔地說；有些時候，則是因為聽了門外的喊聲而打開伊的話匣子的。

『朋友？我已經上够了當了！什麼都假，生活纔是實實在在的！』聽得不耐煩，我終於這樣憤憤的答辯。

『不錯，什麼都假！』伊冷然地說：『頂好還是藏着，像閨女一般！』

伊雖這般說，但我還是不管。我已經被改變了；造成我這樣的，便是沒落的憂傷！

得着各樣支吾的謝詞，那些被我拒絕了的朋友們，便都對我不滿。這種不滿，我敢說是由於中國人無謂應酬的惡習中生出來的。自然不全是因這緣故，對我不利的謠言攪着伏着滋蔓；至於如像落了幾天雨後的研溪的水，漲到沒了橋欄。

曾經在X校我講演過現存制度之悖理，以及人類生活之瀕於危境；細想起來，這纔是謠言萌動的基因。聰明的人便說我有某種嫌疑；繼則竟說我是一個康敏尼斯特了。在空中鼓着靈敏的翅膀，小小的縣裏謠言習習飛過。

知道了這事的父親，晚上揮着大蒲扇勸我。夜深了也疲乏極了，進寢室去睡着便打鼾。但又被燃着燭在上身搜摸的妻底手所觸醒。

『尋什麼？』

『母親說，』伊回答道：『看看你身上有「跡」沒有？』

我明白伊們的意思了！伊們會聽說鄰近某縣捕獲了幾個XXX，便是身上有「跡」做了證據。現在伊們來檢查我！我有什麼？祇從母體得來兩顆黑的痣，手上的一顆較大，原是伊所習見的。此外雙臂上有種痘留下的黑孔了，但那可是沒有政治意味。

伊癡般的問我「跡」在那裏。伊是沒有找着什麼而且塞了。這時候蠟燭發出淡黃的光罩着伊底臉。伊底臉呀，怪難看的流露出偵伺的笑紋！

忽然我想悟到人間的一切聯繫。含着忿怒和鄙夷的笑，把伊手裏的燭奪去。

『你同那批人是一夥的！』我底頭溜下十字布小枕，激動了感情。

身子是茫然地倒在席上，伊底眼卻凝視着我臉上的淚。伊勸慰似的說，伊沒有過分的行爲；沒有「跡」，便算了！

此後忿怒的氣憤便在我胸中增熾。加以下期的生路沒有尋着；平靜是少有，哭泣的次數是多了。

被這些事所激動的母親，伊有一天老淚淋漓地去詢問八字先生。那結果是漢弟和我走着厄運，要再過六七年纔算『出關』。得着這樣的預言，伊計算走好運的年頭卻在伊六十歲的時候。對着父親，伊歎氣說：

『還要淘好幾年氣啊！』

## 一一

在家裏，人們的脾氣都變壞了，常常因一點小事生氣。年幼的弟弟妹妹也減少了伊的天真，隨和着動怒，且發出短促的呻吟。這所屋子裏，似乎不久有災難降臨了！

開了半年的父親，新謀得位置忽而又生動搖。這使男人們和女人們都不安；因之又激起許多騷動。自從父親的事情不如意，人們希望我則更殷了。我之外，男的祇有漢弟成了了，但他沒有什麼謀生之術。

父親體很胖，蓄着短而黑的鬚鬚。——有幾根已是霜一般白了。從外表看，他像是一位有福氣的紳士；但由於近十年來生活的艱窘與事情的逆意，他底髮禿，眼凹，鬚事更大的衰減。他又有着老病，一發作便要暈倒。即使是好的時候他也很是憂愁的，因爲看見一家人把寶貴的生命都懸在我的動搖的位置上面。因之他好像暗地在痛恨自己已經衰老，不能幹點兒事業。常常歎着氣，他彷彿還思似的說，他要另想辦法；靠着供養他們是不够的，且又過於勞苦了。——

有什麼辦法呢？事情沒有成就他祇有延頸望過許多天日！

『過一天算一天罷了！』同現代任何地方的中國人樣，他常這樣嘆息。但是，兩位可憐的人啊！超過他們能够負擔的氣力，不如意的事總是挨連的出現。有一日又使他們傷心了。

是簡單得可笑的，那原因。沒有通知漢弟說，『喫午飯了』這件事情，在他自己看來是有着鄙夷的意味，對於一個祇喫飯不作事的人。於是他不喫，率性哭一大場。在他底寢室裏開箱，打櫃……鬧了一點鐘光景。

慈祥的倚着勸慰的母親，更惹動他的憤怒。『什麼是父母，兄弟，妻友……？祇要有錢……』他嚷着，號泣的聲音近於嘶裂。從衣櫃裏粗暴地抽出衣服，摔得滿地。『我要去自謀生活！無論是當兵，作下賤……死也不回！』口裏嚷着兵的一聲又關上衣櫃的門。

……什麼無職業謀生呀，家庭不應使他廢學呀，這類的話一大車子話滔滔地數落了很久。

弟和妻和平時是合不來的。這裏因之又有藤葛糾纏。當伊斥芳兒『你也淘氣』時，弟正滿肚皮氣無處發洩。我阻止伊的話可來不及；他已經根據『淘氣』的話影射的地言罵起來。母親在我祇得分頭勸解，叫伊少說一句；祇少說一句。因爲伊早已不耐煩地回答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勸他。終於母親看見亂子鬧得無法收拾，獨自往堂屋坐着傷心地哭泣。晚上妻哭數着，孩子則嘶頂地叫；伊是捱了陣打，痛了。實在鬧得疲乏了，這纔分一部分時間給睡眠。災難幸得因此完結！

人們是不多進飲食的，在次日的早餐席上。並且在沈悶的寧靜中還能聽出母親喉管的哽噎。飯後，父親陰沈着臉捏

了長煙管便出去了。  
他昨晚回來得很遲，大概已經全完知道而且傷心過了吧。

### 三

不愜意的事情，陸續地來得太多；報告好消息的信，又還沒有；生活好像臨了絕路！放假時帶回的二十多本書，過了這麼多日子祇讀完羅亭和一篇朝影。其餘都靜靜地躺在棹上。倘使下一次雨屋上漏進水來，牠們便遭一次水災。

日子過得非常悶，看看假期已混過一半多了。若干日來，父親面上的憂鬱更增濃重，母親則除歎氣之外，又添了咳嗽。他們一看見我，好像心裏悲痛已極，眼淚便要一串串地湧出。窮窘的生活，多難過啊！

對於家，我其實沒有多大的責任心。——人間的關係，全是生活的因緣；或者說是經濟的聯繫。這是我的意見。這個組合，不過是我加入在裏面的生活集團；昔年在外面組織新的家的野心已經是很淡薄的了。況世上有比較愛我的人，這兩位可憐的生活的失敗者，扶助他們是必要的。——但在沒有辦法時，有什麼事不能了呢？這樣想，我又稍安心了。

我少年的某種情熱已經消失，被生活磨難得走入衰老與平靜。我的熱與淚都減少。同時一些盲目的改革行動，暗地給我許多教訓。試用新的邏輯，自己又把握了一些新的觀念。我差不多是一個畸形的人物！

「假使下期真沒事幹……」我心頭常潛伏着這個憂悒的疑問；但以下卻不敢推想。他們每一個人也都這樣想着，誰也一樣不敢說出口來。

好像是一個好機會吧，牠走近我們，被妻的糖帶來了。且讓他們暫時興奮呀！

原來妻的叔在X軍任一個官職，藉這次回來算是很榮幸的。官與錢在現今比什麼都高貴，誰還裝着瘋不羨慕呢？乘這個機會，妻的家有一番光榮的聚集，伊便教我去謁見這位偉人。伊的意思，趁着這良好的機會見糖，再趁着叔新遷需人之際向糖自薦。「這是可貴的，」伊說，「聽說糖這次回家，立意攜帶些親人出去。糖是很有力量的，經伊拍擊，當官發財是頂不難的啊！」

人們都狂熱地贊成。預備禮物的事是在暗地進行着。妻又得了消息說糖很看重我，因我在此地位頗高。伊的歡喜是使人見了也愉快的。祇等聚會的日子到來，伊便滿心地同我前去。

伊又這樣說：「你祇須去見一面，多少說說謀事的話。其他我們會替你進言的。……這一次，你不要再做慢了！」那日子迫近了。當伊整理衣物時，又忽然想起重說那樣一堆話。始終我沒有表示一點意見說去或是不去。真討厭，心頭一想起便祇有憎惡；隨着這感情而來的「怎麼辦」的問題，又日日苦惱着我。的確，我怎麼辦好呢？

那日子終於來了，天哪！

### 四

妻走時是怎樣的情形，人們又怎樣的叮嚀我，這些反覆磨難我的事情，想起便覺難堪。實在我不願意追憶敘述牠。我祇覺得那一天我在伊走之後挾了一個簾包穿出堂屋。

「你不多拿兩件衣服去麼？」帶着眼鏡扯綿的母親，停

了工作問我。

「不！——我不到那裏去。」

我沈下臉，忽然意識嘴唇打顫。

「不？」伊站起身驚駭地問：「你怎麼？……」

我不再答伊話，馳出門便飛也似的走。

暑天上路，使人心頭鬱悶而且緊懣。沿途聽着「死呀！

死呀！」的蟬聲，攪亂成了一團。

走四十里路，到姑母家。看見吸鴉片的姑父和老得盲了的姑母；以及幾位表兄弟和嫂妹們。姑母聽見我來，坐在竹椅上向廚房裏大喊，叫嫂子女們爲我燒玉蜀黍喫。

姑母的家，也真難說。表面上看去有幾十畝薄田，骨子裏卻是空空。因爲每年四五次的苛徵和歲歉的緣故，伊們凋敗下來連縮衣減食都得不到苟安的生活。便是爲了這，姑母氣瞎了眼的。伊對着我總是說七八年前的話：「我們不久會餓死啊！」於是伊又氣，又嗚咽，一陣劇烈的咳嗽即發作了起來。

這一家人見了我都和善的。喫飯的桌上常爲我備較好的菜，口裏嚷着「請呀，請呀，」自己卻不動箸。若在晚上便都來陪我，問些新鮮的事情。他們簡直把我當成了不起的人物似的。而離開我到堂屋裏去，嫂妹們又因些小的事拌起嘴來。

那位常在鴉片煙燈側編着的姑父，時時搜尋些毫無意味的事情問我。挑煙熏煙的動作，一刻也不停止。燈光把他底臉映成鐵青。吸了若干口以後，煙之於他不是必需而是娛樂了。伴着緩慢下來的動作，他用病態的聲音說捐稅、說戰爭、說歲款，說民生的艱苦。……有一夜，竟談到一點多鐘。

我很不安心地住了五天。在那一日早晨，我終於辭了賢

惠的主人回家。男的女的，齊送我到門口，姑母還揮着淚叫我再來。

到了家，心頭即重新體驗到舊有的全盤的憂鬱。妻底臉，在人叢中現出了，是比誰更陰沈，像是在怨恨一個人。伊同母親談話也很不自然。

打麻雀牌一場用幾十圓呀，路費用兩百元呀，喫零碎食物用幾十圓呀……妻的鋪張的敘述，容易使人想到她隨便一揮手便會用掉幾十元的。還有與這相映襯的是齊腳背的旗袍，拖到肩頭的長髮。……榮華氣象，激動伊底唾液四向飛濺，當伊講到熱鬧的地方。

他們已經知道我到那裏去了！妻卻看也不看我。晚上進房去，伊憤憤的收拾衣物，各自去睡。從伊底面色，伊底全身，以及那些細微的圍繞在伊周圍的氣分，我神秘地感到某種不可捉摸的悲傷。我領會那意思，那是說：伊不管我，伊已經灰心了……！

這是極可怕的，倘使伊真個從此灰心，則如何……！

## 五

謝謝！不久聘書來了！我得另往鳳縣去。謝謝！有工作做，我們或者不至於在最近餓死了！

大家都安心的時候，日子也過得較好。晚上我們能夠團聚在空曠裏乘涼。父親揮着蒲扇，年幼的弟妹唱歌。

一切都變了樣。今年二三月「過枯」，米價每斗增至四元多恐慌情形，已被人們丟到腦後去了。誰不慶幸六七月打穀有七成的豐收呢？新米上市每斗減至二元餘，便又壓過北道戰爭的恐怖與苛徵的愁苦。傍晚階沿上小孩子們排坐着

歌唱：『天老爺！……保佑娃娃吃白米！』大人們聽着，  
在藤椅上欣然發笑。

嚷着要去當兵作下賤的漢弟，像入秋的蟬子樣不大叫了。  
早晨起來，便穿着拖鞋底答底答地走出門去。回家來也逗  
芳兒玩。但他還保留着不時心亂的病，愛喝酒。母親說：『  
多喝酒會得病，』於是，連他的妻也臉紅了。

日子快得厲害，一月多的假期轉瞬完了。生活的鞭子在

後面驅策我，我又應當去勞苦地工作。我是和勞動者全然無  
異的；感謝上層的人，我們不是下賤的奴隸，已經是自  
由販賣勞力的……了！

我應當離開這裏。最後一次我抱吻我的孩子時，伊的徽  
笑令我永遠不忘的！我祝福伊！伊又能快活地生活半年了！  
那一年伊有小小的自行車騎，則更好啊！

## 逝 波

## 麗 尼

是在人海之中我發現了你，  
如今你又從我底面前沉下去了啊！

也許是，你如浮萍，  
而我如奔波的流水麼？

（我對此永逝並無怨悔。）

祇是，當深夜夢回，重憶起過去，  
我則不自主地傷悼於你之失去了。

然而，我是奔波，今年，明年，  
你又將何從而把我追隨呢？

（啊，請離開罷，我已經不堪其擾亂了。）



# 爸爸死在水裡

馮 馥 君

小寶兒呼呼的睡得真甜咧！可是，他突然給一隻有力的手搖醒了。這樣在深夜裏給人家大力地急促地推醒，在他有生以來這才是第二次。這使他在半醒的意識裏，憶起了去年大年夜時逃火災的情形來了。那一回，他不是也同樣地給推醒了嗎？想到這裏，他眼前便彷彿有火光在晃動着。他連忙一骨碌的爬了起來，拼命想把眼睛張開，可是眼皮像給針縫好了似的，怎樣也張不開來。當他拿手指擦着眼睛的時候，那隻有力的手，又把他拖了起來，而且已經抱好他了。

「小寶不要睡了。水淹到屋裏來了。」

小寶睜開眼睛看看，他爸爸已經把洋油燈旋得亮亮的。燈光照到處，滿地全給水淹過了。他爸爸雙腳沒在水裏，椅子的腿，桌子的腿，牀的腿，全都沒在水裏。差一點，水便要爬到牀板上來咧。

「怎麼，爸爸，屋子裏也會有水跑進來的嗎？」他又是驚奇又是高興的問。

「唔，從前是不會的。這回的水比往年大了。」老金保無意的應着。他眼睛圓碌碌的，望望地下，又望望門，又望望牀上和桌上，呼吸迫促地，臉上露出倉惶的神色，額上的綫紋顯得比平時更深了。顯然的，地下那約摸一尺深的水，給了他一種絕大的威脅。一些在少年時候的許多次水災的情景：田禾淹沒啦，房屋倒塌啦，肚子餓着啦，一切使他想起便

害怕的記憶都湧到眼前來，使他失却了鎮靜自己的能力。假如是在鄉下呢，每年到這水災時節，大家總多少有點預備，也許不至於這樣慌張。可是在這兒省城裏，他來了這兒給人家當門房也已有六七年，這才是第一次看到有水浸到屋子裏來真是太意外了！他一點主意都沒有。這房間裏的水，顯然在加高起來，慢慢的，他們不會給淹死嗎？不會有一股水，像在鄉下時所見慣了的，一股水沖開了房門，把他父子倆都撞倒了，淹死了嗎？他忘記了他現在是在省城而不是在鄉下，他住的是一所富麗堂皇的大廈的廂房，而不是一些容易破壞的茅屋，他望望桌上那個舊自鳴鐘，還差二十分才到四點鐘，天啊，什麼時候才天亮呀！

「老金保……老金保……」他聽出那是太太的梳篦三嫂子的聲音，尖銳地，遠遠的，從上房那兒傳來。

他這才像摸開了鏈紐的機器一樣動作起來。他抱着他的兒子，開了門，回身拿了桌上的洋油燈，再往外跑，水來得并不兇。可是他早把這個忘掉了。

在洋油燈的昏暗的光圈裏，他小心地踏在水裏，跑出了廂房，出了小偏廳，轉到正屋裏那所荒涼怕人的驛廳裏來，拐過那扇大屏風，才到了正廳前的大天井裏。在這兒，他可以聽見上房裏嘩啦啦地響着幾個女人在忙亂時所特有的那種聒耳的尖聲。接着又來了一聲：

「老金保！」

老金保連忙跑過天井，上了兩級低低的石階，走進正廳裏。這兒的水淺多了，只有五六寸高。他把小寶放在當中的一張鑲雲石的紫檀木圓桌子上，洋油燈放在他身旁，自己便朝裏向那裏右側開着門的甬道走去。

這時那胖胖的中年的太太，正衣履整齊地站在牀前一張椅子上，手指輪捻着念珠，口裏唸着佛。三嫂子和幾個僕婦婢女在燈影裏忙亂地搬東西，翻箱子，疊被褥，腳上都拖着高牙木屐，走快了，水花便濺向牀上來。

太太看見老金保進來，便說。

「怎麼現在才來？快些給我把椅子凳子排起來，從這兒排到裏廳樓梯腳去，我要趁早到樓上去。」

他答應着，便開始小心而又急速地把椅子凳子排起來，從太太身旁起一直排到甬道去。椅子不夠了時，他便到客廳去搬，圓的，方的，梅花式的，都一張一張地砌起來，砌成了一條玲瓏巧妙的紫檀木的椅子橋，一直通到裏廳的樓梯下。

這時東屋裏的少奶奶房裏，也起了同樣的紛擾，少奶奶罵婢女的聲音，和婢女喊老金保的聲音混和着，老金保正要跑過去時，在裏廳上，又碰到了西屋裏二姨太的梳篦說老金保找他多時了。

老金保忙得走馬燈似的旋着，他的事情多着呢！老爺那些烟槍烟燈，那副貴重的傢伙，是非他拿不放心的，太太的幾箱子經卷和那座財神，又不好交給女人的手裏。少奶奶房裏那口鑲箱子的，又是一祇有老金保才搵得動」。至於書房裏那一架一架的洋書，更不用說，大老爺臨走的時候曾經親口囑咐過他：「那些就好比我的古董，有個好歹，我就問你

！」這許多重大的事情，使他感覺到自己重要起來，能幹起來了。他緊張得和辦着大事時的老太婆一樣。

他穿梭似的滿屋裏跑着，樓上樓下地爬着，可是他並未忘記了他的兒子。他每次打正廳經過的時候，總要說一聲，「小寶不要怕黑啊，爸爸就來了。」

小寶兒，那快活的孩子，他怕什麼呢？雖則當他發現自己是獨個兒的時候，未免有些害怕，而且當他仰頭瞥見那在平時是金碧輝煌，而現在却給那高高地懸着的大琉璃燈所發出的昏黃的光圈映得像有什麼東西在一動一動似的大神龕，和神樓旁邊那個通到前樓去的黑黢黢的門口時，他也會猛的心怯起來。可是，當他俯視的時候，他的膽怯立刻便消滅了。他的眼睛閃着快活的光。他記起這是什麼時候來了。這是比過年還熱鬧的大水的時節啊！在白天裏，他得到了爸爸的允許，跑到大門口外邊的石板街上去，赤着雙腳，在幾寸高的水裏走着跳着，涼浸浸的多有趣！這條一邊是幾家闊綽的住宅，一邊是人家大房子後面的高牆的絕巷，在平時是多麼靜悄悄的，這天却熱鬧起來了。許多在平常不是給關在學校裏，便是關在家裏的孩子們，都不約而同的出來玩水了。滿街上咕咕呱呱的都是笑聲。有些孩子坐在大木盆裏給奶娘推着。小姑娘們坐在石階上害羞似的把腳尖兒向水裏輕輕的蘸着，賣石榴的挑着擔子大聲地叫買。他自己呢，把三嫂子和他的摺的小紙船兒放在水面，俯着身子，「呼」的那麼一吹，就溜了開去喇，隔壁那小寶兒把木頭小洋船點上火燒着，又裝救火隊拿小噴筒把火射滅，「吱」的，奶媽的褲子給射濕了，給她打了兩下手心，還哭着呢。還有大胖子先生，他準是小寶兒的爸爸——坐着轎子來。前面那轎夫跌了一交，把大胖子先生倒了出來……

「哈哈……」小寶樂得笑出口來了。

「小寶兒，你笑什麼咧？」老金保冷不防的倒嚇了一跳。

「爸爸，停一會你給我坐在大木盆裏在屋子裏刻着好不好？」小寶給爸爸提了起來。

「好的，等一會我開了再給你玩那個罷。」老金保說着，

挾着小寶一直朝裏跑到上房門口。這時三度椅子橋都砌好了。正屋裏的太太，西屋裏的老爺和二姨太，東屋裏的少奶媽，

正一遲一早的，由一些僕婦了鬚護送着，踏着椅子橋，三路進攻似的向正屋裏廳的扶梯出發，小寶高興得一跳一跳的跟在太太後面。

椅子橋是好玩的，可是看到樓梯，小寶却不願意上去，

「爸爸，我就坐在這兒等你好嗎？」他在第四級樓梯上坐下來了。

那不行，人人上落都要打這兒經過的，你還是上樓去罷。」看見小寶苦着臉，老金保便又湊到他耳邊說：

「老爺太太吩咐我做許多事情，要我做完了我才能够和你玩呢，你坐在這兒，他們要罵的。乖乖的，給我上去罷，等一會爸爸買個大石榴給你吃。」

小寶這才一半願意一半勉強地給他爸爸拉到樓上去。

天亮了，這時節街上各家的門都開着，水已有齊胸那麼深，許多男人都拿麻板或是木門當筏子划着，稍微帶着興奮的神色，到外邊十字街口那兒一帶做生意的地點去備辦伙食。出去的筏子上都祇有人，回來的便都載滿了各色各樣的糧食和燃料。見面時都互相打着招呼，把外頭的水有多少深來做唯一的談話資料，嘆着氣，同時又微笑着。

正如這許多人一般，老金保的主人這一家的糧食當然也得趁早購置妥當才是。廚娘阿二告訴太太這定得老金保去

辦，所以他連早上照例要喝的那盅茶都沒到口時，便也划着麻板做的筏子出去了。

當老金保回來時，太陽已從人的頭頂照到街心來。在他的筏子上，凡是該辦的都沒一樣欠缺。跟在他的筏子後面，有米店裏一筏子幾大袋上好的白米，和柴店裏一小麻板的木柴。

當老金保拖着濕淋淋的捲到齊膝的褲子腿回到自己的房裏時，他在桌子上站着，把捲起來的紙烟燃着了，深深地吸了幾口。他很有點疲乏了，可是心上却好像輕鬆了許多，這算什麼？他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呢。到底有這一天，他算可以給老爺太太們盡盡力了。他，老金保，有什麼好處，能夠在這兒安樂地過了這好幾年？在從前，他還是個種田人的時候，不是每一個東家都討厭他的麼？他那頭蓬蓬地亂生的頭髮，他那個天生許多繃紋的癩猴似的額，他那張會吃的却又不大會說話的嘴，和他的其實不十分遲緩，可是看來却像慢極了的舉止，不是到處都不討人家歡喜的麼？大家都罵他懶，罵他蠢，罵他慢，或是罵他會吃。不罵他的人也有許多，可是他們也是同他自己一樣的在給別人罵呢，年過年的，他熬着罵，還熬着餓，還熬着許多的痛苦，可是如今老爺太太却喜歡他，說他那雙大力的手會做事，說他生性誠實，竟留他做了幾年的門房，使他今日不憂明日的吃到了他四十多年來未曾嘗過的白米飯，而且還暖暖地穿着一身不破不補的衣裳，又有錢剩下來寄回鄉下把小寶養大了。並且他可以餘些錢來買熟烟捲着抽。這在他是多大的運氣！他目前是安心樂意地吃着這兒的飯，做着這兒的事。更希望做更多的事，情去博取主人的歡心，可是適得其反地，自從大老爺出洋以後，他便一天天地空闊下來。大門前冷冷落落的，餘掉有時

有一些女眷們來打牌以外，就沒有什麼人來探訪。老爺的大烟近來愈發抽得起勁了，要跟他出去的時候幾乎沒有，他剩下的唯一的責任，祇是看着這空洞無人的前半座屋子。他簡直像一條狗般的空閒，這使他多難受啊。一種說不出的不安，黑影子似的一天一天地在他心上展了開來。在他吃着那些滋潤潔白的飯粒時，心裏都志志不寧地，好像多吃了似的。日子是漸漸過得慢起來了。他這樣無功受祿地，不會給主人辭掉了嗎？那以後，他這樣憂慮着已有好幾個月了，可是，那慈心的太太，不但沒有絲毫表示過要辭掉他的意思，反而意外地吩咐他連小寶也帶了出來，省得他每年要請一兩次假。當他聽見這消息的時候，他真疑心自己在做夢。什麼？把他那小命根兒也帶出來嗎？他喜歡得發抖了。他好笑自己以前的過慮是枉然的。可是自此以後，他渴望着給主人們多做些事情的心是更焦急了，他愈覺得空閒得難堪起來。終於這一天來了，給他做了許多一屋子裏祇有他才能做的事情。這在他該是一個多麼值得歡喜的日子啊！他把一切對於水災的恐怖都忘記得干干淨淨了。

他嘆了一口氣，把掛在壁上的幾件衣服脫了下來。

這時屋子裏的水已浸到樓梯的第八級了。

當這夜老金保挾了一張舊氈子和一條草蓆，領着小寶到晒台上去睡覺的時候，天已是漆黑的了。四週黑沉沉的像個無底的海，祇遠遠處零星散落地閃爍着一些燈火，空氣十分澄清涼爽，風微微的吹着。在暗影裏，老金保把草蓆和氈子攤開來。

「爸爸，隔壁晒台上也有人呢，」那站在一旁的小寶高興地搖着他爸爸的肩頭說。

老金保站起來，朝西望了望，兩個黑影子在晒台邊沿的

矮牆上坐著。他又朝東望了望，也是兩個黑影子，却是蹲在後樓的屋脊上，兩點烟頭的火一上一下的移動着。

「這回你可不怕沒人做伴了吧？」老金保對他的兒子說着，一面打發他睡覺，自己却捲了一支紙烟慢慢的抽着。

晒台并不大，祇有那麼六七尺開闊，長長的一條，就像是用來承接各家後樓的屋脊上在下雨時所溜下來的雨水似的。各家的晒台祇有一條一尺來高的短牆和隔壁的相隔着，在白天看來，就和接連排着一些長方形的托盤沒有兩樣。在晒台的邊沿下望，是一條二三丈來寬的河。這時河面高起來，把對岸那條狹狹的路都淹沒了，就顯得比平常格外寬廣起來，平常在夜裏，這條河總是靜悄悄的，間或有兩三隻小艇呀呀地搖過，接着便有女人或老翁的聲音在「魚生粥」「梅花點熟香蕉」或「蓮子蛋茶」地一聲聲叫買着，聲音從河面飄到半睡着的人的耳裏，顯着有些夢意，有些神秘，又有些淒涼。現在啾啾的槽聲又由遠而近地響過來了，可是並沒什麼叫買聲，大概是在一個大災禍降臨以前，什麼事情都有些變常了罷。

聽見槽聲，老金保便踱到晒台的邊沿向下面望了望。

河水半透明的連對岸那座別墅的花園的圍牆都浸沒了。圍裏那座樓閣式的大廈，下半截全浸在水裏，看着就像燻了許多似的，西北那邊，離別墅不遠的那一帶平房，在那兒，白天裏也會有過不能例外的騷擾的，現在也死了一般的祇剩下一塊一塊的黑影。東南那面呢，老金保回過頭來，那萬家烟火素稱富庶的西關，現在也像給罩一層慘霧似的，黯淡地退在一角裏，整個的城，像給銜在一個妖魔的口裏，這妖魔，在不知什麼時候，便會把牠吞下去的。

老金保抽够了煙，才在小寶身旁躺了下來。

夜是靜悄悄的，河水在無聲地漲着。

曙光像蠅蟻似的爬上了人們的臉，很早就把那些在涼風中酣睡了一夜的男人們弄醒了，有的已坐了起來，伸着懶腰，打着呵欠，接着便大聲說起話來，黑夜遺留下來的沉寢都給打破了，人聲和騷擾又漸漸地散佈開來，在每間屋子裡，在每個屋頂上，在漲着的河水上。

老金保父子也起來了，他們很安閒地向四下裡望着，河水比昨天高了些，西北那一帶平房，原來都快被水淹過了，在那些高低不平，鱗次櫛比的黑色的屋頂上，都已有許多人，在小小的晒台和傾斜的瓦片上露宿了一夜，男人們，婦女們，和小孩們，都擠在一些草蓆被褥之類上面，旁邊有些飯鍋風爐碗箸的東西，此外都還堆着有一大袋的米，和好些木頭。孩子們頑皮地在瓦上爬着，母親們喝罵着，男人們則和距離很遠或很近的人大聲地說着話，嬰兒呀呀地哭着。嘈雜的聲音，和着河上的叫賣聲混成一片，向隔河的人家飄過來。

叫賣的是一些柴船，米船，和賣瓜菜的船，柴船和米船上都堆着有一捆捆的木頭，或是一袋袋的白米，挨家挨戶地勸買，船上人的口氣裏夾着一半勸告，一半恐嚇，尤其是米船上那個癩痢頭，在那兒大聲地說着：

「誰不知今年西江水特別大？從梧州下來，有那個城不浸過人頭的，看看這一回的水，怕不是三朝八日的事呢，現在不快些上些米糧，過後就怕一百塊錢一擔也沒處買呢。」

賣瓜菜的仰着頭和女人們爭斤論兩地講着價錢，一個不當心，掉了一兩個黃瓜兒，茄瓜兒，或是一兩棵空心菜到河裏，便大聲嚷着。買的人，用繩子把菜籃從晒台吊下去，又把瓜菜吊上來。

小費高興極了，他搖着他爸爸的肩頭說，

「那年，爸爸不在家裏，鄉下也是這樣的大水，三叔公把我領到山頭上去，爸爸，那兒真好玩呢，這兒怎麼沒有山頭？可是這兒比鄉下鬧熱多了。」

「傻孩子，你不曉得鄉下大水容易淹死人，我們住在這兒，是淹不死的啊。」他爸爸回答。

老金保用竹竿繩子把一張大大的帆布簾子撐了起來，然後又給太太買了好些瓜菜，還揀了一個幾乎有小費那麼大的冬瓜。

水一天天地漲着，恐怖也一天天地在人的心上長了根。在老金保住到晒台上去的第五天，裏廳的樓梯已浸到第十三級了。

水，無慮倦地，無休止地，從四方八面的高山大河奔湧過來，膨脹着，泛濫着，像一股妖氛，把整個城子包圍起來，像一羣猛獸，環伺着人類的窩巢，用力大無朋的手臂，搖撼着每間房子的每根木柱，用粗碩笨重的身子，擠壓着每座屋宇的每幅牆壁，一聲尖銳的叫喊，一個生命給牠們咬住了，一陣慘痛的呼號，一個巢穴給牠們毀壞了；又像是千萬兇惡的碗蜒着的毒蛇，飢餓的眼睛，一閃一閃地尋覓生人的呼吸，饑涎欲滴的舌頭，一伸一伸地舐着門檻，舐着門楣，舐着低矮的屋簷，舐着人們的脚尖，柔順的身子，緊緊地纏繞着每個人的心。於是人類由驚惶而退避了，由失望而窒息了。人，在這個龐大無比的仇敵的面前，顯得多愚昧，多渺小，多無能啊！

頂可憐的，是那些暴露屋頂上的人羣。他們看着河水在不停地加高起來，聽着自己所憑藉着的房子裏面的板壁給水推得格格地響着，分分鐘在受着死亡的暗示，就都像大石

壓了心似的在那兒沉重地嘆着氣，老年人望望自己的兒孫便傷心地哭泣起來，說前世作了什麼孽，今世要三代一齊滅絕，女人們都沒氣力地從那一天天低下去的米袋裏盛米來燒，年青氣盛的伙子們，就都罵着天，說天是混帳東西，又罵着人，說一定有許多人住在高房子裏面享着福，也不來搭救搭救他們。

安樂地住在高房子裏面享着福的人是有許多的，老金保的主人們就屬於這一類了。可是在這個時候，他們除却慶幸自己的安全以外，你還能希望他們做些什麼呢？至多不過如老金保所說的，「我們太太叫我天天散些紙錢呢。」

老金保却不曉得他自己才是最熱心的，當他每天在晒台上向河裏散着紙錢的時候，他總是誠心地祈禱着水快點退，他這樣祈禱着，不是爲了他自己，他現在是高高地住在一家牢固的房子的晒台上，小寶又在他身旁，他可以什麼都不怕了。更不是爲了他的主人們，他很知道，一些像這樣的災禍，只是給富人們多加些睡覺玩耍的機會而已，幾天以前，少奶奶和二姨太不是嘻嘻哈哈的打晒台那兒跑到隔壁林家去打牌嗎？老爺還是那麼諸事不問的祇顧抽他的大煙，水災不水災，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爲的是那起人，那起在太陽底下煎熬着的人，他們已經將有一個月在像快要受死刑似的挨着他們的充滿焦急憂苦的辰光呢。

像一個作勢欲撲，却又倒退了兩步，對準牠的目的物躡了下來，那將要把全城吞噬的洪水突然和緩了下來，並且在一夜當中減退了一尺上下了。

這消息，不要說不啻是那一批不淹死也得餓死的人的救命靈符，使得他們放寬那張苦臉來重新說說笑笑，就是對於

老金保的主人這一家人好像含有重大的意義似的。因爲兩三天二姨太的梳篦不是對太太說過嗎？「老爺的煙膏抽不到多少天了，水再不退，不知怎辦了？」因此太太在聽見說水退了以後，也喜歡得連念了幾聲佛。

可是，正如一切不測的禍患一樣，更大的災殃又乘人深自慶幸的時候突然來侵襲了。

這一天十分鬱熱，到黃昏時候又刮着熱的風，燒成彩色的雲塊，在天上飛快的奔馳着，於是人們便又都倉皇失色地在「大風雨來了」的警告底下急忙的把棉被草席以及凡是可遮蔽身體的東西都加料地撐紮起來。

於是眩眼的閃電來了，轟耳的雷吼也來了，兩傾盆似的倒了下來，人們一切水泡似的希望都給打個粉碎。

三天之後，風和雨都逃得無影無蹤了，剩下給人們一些新的恩寵——一些新的恐慌：河水礙眼地腫脹起來，而人們的米袋却乾癟下去，除却那些在大風雨的喧鬧中，隨同倒塌的房屋一齊埋到水底裏去的可憐的動物以外，其餘的人不是餓着，便是病着，並且有些人已像乞丐似的向別人討一點米，一些豆，或是別的乾糧了。可是他們立刻被拒絕了，於是吵鬧，爭奪，哭泣，呻吟，一切擾亂的聲音，便在那些高低不平的破壞的屋頂上，和那些寒儉的人羣當中聒噪起來。

第二天的上午，從河的東南那一端轉出了幾隻船。因着這兒河道寬廣，水勢較緊的原故，一切船隻在許多天以前便絕踪了的，所以一下子便有許多人從屋頂那兒，從晒台那兒，或是從靠河的窗口那兒，伸着腰，探着頭在眺望着，指手劃腳的在談論着。

這是三艘大大的貨艇，敞着篷，堆着有許多像火油箱子似的鐵罐。每艘艇後面還拖着有一隻小小的同樣堆載着的船

當這些貨艇駛近了時，還可以看出上面有許多人，最叫人注意的是每艘艇上面都橫着一條二尺來寬的白布，上面寫着幾個大大的黑字，到人們看清楚那是「樂善慈善社賑災艇」的時候，一種像五月裏看賽龍舟時特有的類乎喝彩的聲音，從屋頂那兒爆發開來，婦人們聽見說那一箱箱的裏面都是乾糧，便都搬箱子啦，尋米袋啦，跑來跑去的忙做一團，那不容易看見的笑容，又掛在各人的臉上了。

那些貨艇駛得很慢，一個頭帶草帽，身穿白夏布長衫，襟前有一條紅絲帶的斯文人，拿着一個鈴站起來冷冷的搖着，一面又四處的望着。

鈴聲喚到些藏在深房大宅裏的人的注意了，于是老金保的主人這一家的少奶奶，就由一些丫鬟拿着傘跟到晒台上來。

這時老金保正抱着小寶灣着身向河面張望着，看見少奶奶，便連忙放下小寶迎了上來，問少奶奶要不要坐，他去挪椅子來。

少奶奶點了點頭，向那正駛到跟前來的貨艇望了望，鼻子裏微微哼了一聲，說道：

「這兒誰要他們賑什麼災呀？」

「爸爸說，這是分東西給那些窮人們吃的，他們肚子餓了許久了呢。」小寶天真地告訴少奶奶，手向隔河那兒指着。

這時那肥胖的太太，也由三嫂子攙着，很費一些氣力地爬到晒台上來，

少奶奶看見，便迎了上去。

「啊，太太，我正要叫太太上來看看呢，今兒多熱鬧！」少奶奶說着，一面把傘移到太太頭上去。

「阿彌陀佛，人家餓着肚皮，要賑災才有得吃，你們不給他們念念佛，求求神，還說熱鬧呢，真是，年青人不識好歹。」

太太說着，就在老金保拿來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眼睛却連忙追隨着那些貨艇，牠們，大概因沒人叫停的原故，早已一直駛到那些頂聒噪的那塊地方停下來了。

這時船上的夥伴們都領得十分忙碌，他們揭開鐵箱子的蓋，把大塊的又像黃又像白的餅子倒了出來，沿河的屋頂上的人，都把竹籃或米袋繫在竹竿上，空的遞了出去，滿了又遞回來，至于那些不靠河的屋頂，就由那些小船兒鑽到那些隱在鱗片似的屋頂當中，溝渠似的街道上去，一來一回的分派着。

飢餓焦急和憂慮，使人心變得貪婪起來了，請求着多分些，和埋怨着分得不公平的怨聲，又這兒那兒的爆發開來，夥伴們化了許多力氣去應付他們。在這種情形底下，要大家安靜地維持秩序，不用說，是不可能的。

聽着那些吵鬧的聲音，少奶奶便說：

「都是些賤痞！有了吃的，還要鬧着做什麼呀？」少奶奶看來，這些人都是天生喜歡吵鬧的。

可是老金保却說，

「唉，少奶奶，他們就害怕着吃完這個以後，萬一賑災船又不來，便又要挨餓了，所以誰都想拚命的多要些，真的，這河裏的水，看着就像不會退似的，我也真替他們心焦呢。」

「不要說他們，我都氣悶死了！一天又一天的關在樓上，這種鬼日子誰過得來？」少奶奶說來，像比誰都在焦急這退不去的水。

「也不知作了什麼孽，今年的西水會這麼大？真的，我也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這麼大的水了，省城裏的水這麼大，你們鄉下還得了嗎？阿彌陀佛，你們鄉下還有什麼親眷嗎？」太太朝老金保說完，便從三嫂子手裏，抽了一口水煙，水煙

筒擦得雪亮的在太陽光裏一閃一閃。

「不是嗎？今年鄉下不曉得又要淹死多少人了。啊，提起大水來，我的苦頭也吃足了，本來我們那兒，至多兩三年便要淹一次的，我不是跟太太說過，小寶很小的時候沒了娘嗎？她就是前幾年那次大水淹死了的，我的娘和老子是因爲受不住風吹雨打在山頭病死了！那又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現在一家子裏就剩我們兩個囉，還有個堂叔，老了，一逕住在那間破屋子裏，小寶的娘死了以後，全虧他把小孩子領到這麼大呢，可是，這次大概也要完了。」老金保心上痛楚起來，他眼睛看着地下，額上的皺紋又深深的摺着，心上像給什麼戳了一下似的。

誰都嘆息着，都說可憐。

「老金保，」太太很同情地說，「人死了你也不要想他們了，好在你現在總算不用吃那些苦頭，你看，你住在這兒，淹不死，餓不死的，比起那些蹲在屋頂上告化子似的人不是強多了麼？還想那些傷心事做什麼？」

「太太說得對，我也常常這麼想着，每天晚上我帶着小寶到這兒晒台上來睡覺的時候，望望那些人，又望望河裏的水，便總覺得自己是住在天上似的，自己便對自己說，「這次可不要害怕了」，想着想着，心裏就想起太太的好處來，可到底是從前那些苦惱的日子過得多了，又是這種大水時節，要忘也忘不掉，有時夜裏給月亮照得睡不熟，又遠遠的聽見隔河那兒的小孩呀呀的啼哭，便朦朦朧朧的，覺得自己拖了小寶在山頭輪着一樣，心裏想着小寶還這麼小，他的娘就淹死了，便很難過起來，醒了的時候，還疑心自己不是做夢。到爬了起來，用手指摸摸地下的磚頭，又冷又硬的，又摸摸小寶，才明白自己原來是躺在晒台上，那時才又放心的躺下

來，啊！太太，少奶奶，你們真的不知道窮人過了大水是多苦惱呢？我從前是熬過的，所以便會常常替他們設想。」老金保本來想說幾句感激太太的話，可是不知怎的却說出這許多話來。

「怎麼不曉得呢？」太太是不高興聽見人家說她不懂窮人的苦惱的，「我每天早起念經拜佛，又教你放紙錢，還不是爲的那些窮人嗎？你們曉得嗎？要是水不退，淹死的人就多了，枉死鬼多起來，世界就又要不平靜了，真是，這許多枉死鬼，怎麼超渡得完呢？」太太說着，顯出十分擔心的樣子。

「太太說得對，這場大水，不知道要送掉多少命呢，就不淹死，不餓死，也會晒死啊，我們從前避到山頭上去，有些樹蔭山洞還好躲躲，像他們這樣撐些草蓆破棉被，又中什麼用呢？太陽晒一陣，風吹一陣，雨又打一陣，不曉得多少人要病倒了，其實死了倒也罷了，最難受那股提心吊胆的味兒，不死不活的才受罪，所以我常常望着他們，便要替他們難過得什麼似的。」老金保一邊說，一邊望着那些在擔米似的亂嘈嘈的人。

少奶奶拿眼睛瞞着對面那所別墅的樓上，一面說，「你現在倒有空來可憐別人了，要是這時候小寶還在鄉下，你不知道又要急到怎樣了，真的，虧太太叫你把他帶了出來，不然，還有傷心的事情跟在後邊呢。」

少奶奶的說話在老金保心裏引起了一些他不忍想的情景，他把雙手扶定了小寶的肩頭，好像使他確信小寶不會給大水沖去了似的。

「真的，十分謝謝太太呢！小寶托太太的福，總算逃生了，小寶大起來的時候，也得記住太太這好處才好。」他摸着小寶的頭。



「他今年是九歲了，是嗎？要是他還聰明的話，我就給他到致賢書塾去讀一兩年書，橫豎這幾個錢也不算多。」那慈善爲懷的太太記起觀音大士的夢來了，多做些佈施和善事，可以在她註定七十的年歲上再添十年八年的。

「太太真是慈心了！祇怕小寶生得鈍，枉費太太一場好意呢。」老金保眉開眼笑的說，他再也想不出別的感激的說話來。

「你別愁，小寶將來怕沒出息？又聰明，又伶俐的，這兒那個不喜歡他？他大起來準比你乾呢。」三嫂子早就想插嘴了。

小寶也不曉得爲什麼人家整天的提着他的名字，可是他也不去問，他整個心都跑到那些賑災艇那兒去了，他眼也不瞟地望著隔河那兒，一心想跑到末一家晒台上去好看個飽，可是太太少奶奶都在這兒，他爸爸又一臉正經地說着許多話，因此他祇得把雙足按捺住。好在救星來了，太太對少奶奶說，

「你還要看，就叫人去喊二姨太來陪你罷，我熬殺了，要緊下去了。」太太站了起來。

「二姨太祇怕還沒有起來呢，聽說她也抽上癮了。」三嫂子這樣說。

「不要去喊罷，我也下去了。」少奶奶也站了起來，

「唉！那個人：真是……」太太一邊走一邊嘆息着。

于是一行人便走空了。

小寶喜歡到說不出話來，他拉着他爸爸一直跑到末一家的晒台上，然後教他把自己抱起來，這兒看得清楚多了，他看着那些夥伴們把一箱箱大塊的餅干「沙」的倒到空的竹籃米袋裏去，然後又「碎」的把空箱子丟下來，于是另一個夥

伴便「碎碎」的把牠們疊在一起，他又看見小孩子們雙手捧起餅干來便咬，他嘴饞起來了，餅干的滋味不錯啊！他初來的時候，少奶奶不是給了他幾塊餅干麼，吃在嘴裏，又香，又甜，又鬆脆，他記得他吃完了以後，一直不敢喝茶，怕把那滋味沖了去，假如他也有這些餅干吃，不是比吃飯還好麼？這許多天以來，總是一些鹹菜和蘿蔔干過飯，真是吃厭了，可是，那些人爲什麼不分些給他呢？

「爸爸，餅干好吃哪，他們不分給我們，爸爸爲什麼不討些呢？」他搖着爸爸的肩頭說。

老金保看見他兒子呆呆的看得入神，早就知道他是嘴饞了。

「傻孩子，你當那些餅干是好吃的麼？別看牠們像餅干，其實吃在嘴裏是石頭一般硬的東西，乾枯枯的，又不鹹，又不甜，飯焦也比他好吃呢。從前在鄉下，你媽媽和我都吃過了，那時餓急了，頭一天吃着還好吃，到後來便不要吃了。他們看見，我們這邊都是有錢人家，又沒人招手，所以便沒停下來，我們有飯吃的人，是不要吃那些東西的，那是給窮人們吃的啊。」

「可是，我不要吃那些鹹菜和蘿蔔干啊。」

「傻孩子，快別聲張，給太太聽見了要罵的。」

「要罵的嗎？」小寶低聲說，眼睛睜得大大的，「那麼，爲什麼那天少奶奶說火腿雞蛋吃完了，光是筍干鹹魚吃不下飯呢？她爲什麼硬要你打涼棚頂上爬到南貨店裏買什麼罐頭牛肉呢？」

「好孩子，你別多嘴了，你不懂這許多，他們是有錢人，吃慣了好東西的啊，回去罷，爸爸晚上給阿二說了給你在碗底塞塊鹹魚好不好？」

當他們回到自己的晒台上去的時候，少奶奶的了盡說「老金保，少奶奶叫你去買罐奶油餅干來。」

在老金保住着的這個省城的西門外，是許多富家住宅的中心，有着許多像華富街一般的房子。高大，堂皇，牢固成爲這些房子的特色，因了南方的夏天特別長，而且在這兒還沒有馬路的時代，一到四月時份，各家的門前或側面，都搭得有和北方的捲棚相似的涼棚，高高的，從這面人家的高牆上跨到對面的牆頭。那是些拿重箔竹竿搭成的東西，還有許多小篩孔透着天光。這些涼棚並不捲起，祇是彼此相連地，整個夏季，把長長的一條街藏在牠們影子底下。這些涼棚，有着除了使自己的門前終日浸潤在涼陰裏，和藉此可以誇張這一家的闊綽以外，還可以積積陰陰，使過道行人從太陽光裏一踏入這涼浸浸的世界裏時，脚步也放慢些，來舒一口氣，讓清風冷冷心脾。像現在這種大水的時候，這些涼棚又有了牠們的新的功用了，牠們可以像天橋似的給一些胆子大的人，在必要時，從這面的屋子，爬到對面的，或隔一條橫街的房子上面去，牠們暫時的替代了街道。

發現這種「天橋」的用途的，是華富街的一家裏的一個年青的男僕，雖則同時發現這新的交通方法的一定不止他一個人，可是在華富街的人當中，他的確是第一個人。爲了太鬧着的原因，冒險地爬了幾度涼棚越過幾條橫街，到一家南貨店的晒台上敲着門，買了幾包香烟回來。

他的行爲受到夥伴們的讚許了。並且有些人還模倣起來，於是，當這消息傳到主人們的耳裏的時候，做僕人的便不復似先時的閒暇了。他們要常常給主人們買着凡可以買得到的東西，初時是把這個當作玩要的，現在這却變成一種新的

任務，不願意也得去了。那個年青人，假如他真個是聰明的話，他應該怎樣懊悔自己一時的愚蠢啊！

對於這種新的任務，老金保當然也不能例外，他已給主人們買過許多東西了，買過洋罐頭，買過糖果，如今當然也得給少奶奶買餅乾，在初時，他未嘗不覺得這玩意兒太危險了，一個不當心，腳下踩破了一個窟窿，跌了下去，不是自尋死路？那年青的伙子真太傻了，替下人們自己找些麻煩。可是他雖然這樣想，同時他渴望給主人們做些什麼事情的心又太急了，這樣長年長月地鬧着，難得使喚一兩回，還要推三却四的，不是太對人不起了嗎？況且他，老金保，年紀雖比隔壁那些夥伴們都大，可是他們會做的事，他還會做不來嗎？他的氣力祇有比人家大咧。他每次每次都這樣自慰自解的去爬那些涼棚，在第一次他小心地踏上那有彈力似的東西上面的時候，他也未嘗不覺得雙足有點難堪似的，心裏兀自發慌；可是，兩次，三次，便也慣了。

祇是那些涼棚，並不是什麼鋼鐵磚頭之類不容易破壞的東西，這樣天天地給許多人爬來爬去的，踏着壓着，那些篩孔，便四個併做兩個，兩個又併做一個的，在那些重箔上面開着許多大個的窟窿來。靠牆的兩邊，更露着鬆披了的破綻，尤其是在大風雨之後，有些重箔已整塊的給揭了起來，露出那些瘦削的竹竿。而那所謂涼棚者，也就憔悴地顯着不屬重任的樣子來了，終後有一天，在老金保拿着一小草袋的皮蛋蹣跚地走到家來的時候，他對太太說，

「太太，那些涼棚再也不好走了，剛才我在華南貨店不遠的那兒，幾乎溜了下去呢，現在雙腳還有些酸軟的。」他喘着氣，額上的縐紋填滿了汗。

「真的不好走了嗎？好罷，下次不要買東西了，我們大家

將就將就，吃得粗點罷。大水時節，大家總得吃點子苦了，那東西原也是危險的，出了人命時，可真作孽了！」太太素來是善睡心腸的，可是，她一說完，那一還是站在一旁的少奶奶一言不發地走回自己的房間裏去了，老金保看着，心上像給誰抓了一把似的。

「水啊，你什麼時候纔退呀？」他呆呆地坐在晒台的邊沿上，心裏起了大水以來從未有過的焦灼。

幾天以後，水在退了，可是緩緩地，蠕爬似的，兩天還退不到一尺。屋頂上的人，還在啃着又粗又硬的大餅干，少奶奶無可奈何地嚼着鹹菜和皮蛋，老金保父子們依舊常常逗留在晒台上面，一切都似乎要這麼永世地過下去。

一天的上午，老金保沒氣沒力地攤在帆布帳頂底下。小寶坐在他身旁，盤起腿，膝上放着本千字文，眼睛倦得，開一閉的祇想睡，口裏在顛三倒四的唱着剛才從隔壁那個叫黃大的學來的幾句，

「劍號巨闕，珠稱夜光……夜光」他唱到這裏便停了。

「怎麼念不下去了？」老金保懶懶的問，眼睛只管閉好。

「爸爸，」

「什麼？」

「你早上不是說昨夜大火嗎？」

「對咧，大火，燒紅了半個天呢。」

「你昨夜看了大火，今兒就很累是不是？」

「對咧，我很想睡一忽呢。」

「假如我們這兒也大火呢？」

「那：那就糟了，可是，那是不會的。」老金保倒沒想到這個。

「老金保，」小門內一個女的聲音喊。

「做什麼呀？」老金保爬了起來。

「太太叫你，」那聲音回答。

太太幹麼又叫我了？老金保納悶着，一邊抖擻起精神急急的走下去。

還在走廊上，他便聽見太太住的前樓裏面說話的聲音了。

「他家買的是這個價錢麼？」

「怎麼不是呢？大水時候，祇多吃貴價錢了，太太看看要買多少，要是嫌貴，就先買二三兩，過幾天水不退再講。」

「別作孽了！要買就貴點也多買些，省得下次又買，跌了下去，不是玩的。」

老金保聽了，心裏裏地卜卜亂跳起來，一股熱血直往他頭上冒，他本能地停了下來，什麼，又買東西了麼？不啊，一定不去啊！老金保專願投河，不願去爬那些破涼棚的，他真想折回去，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得不硬着頭皮，一邊對自己起着誓似的跑進去。

是二姨太太在跟太太說着話，後者這時正坐在桌子面前叮嚀地數着洋錢。

「……」老金保突然感覺得呼吸困難到說不出話來，頭上祇管冒汗，像一個闖了禍的學生見着先生一樣。

「老金保，這兒二姨太太說，老爺的烟膏快沒有了，還是你給我再跑一趟罷。」也許是因為許的原故，太太永遠是這麼柔和地說着。

「太太，我上次不是說給太太聽，涼棚實在破到不好走了嗎？」老金保第一次向主人的命令反抗，心上難過得什麼似的。

「誰又說不好走呀？昨兒我到林家打牌，剛巧看見他家的

黃大買了幾兩回來，他還說仍舊是和民市那一月店買的，比南貨店那兒多了一度涼棚，難道別人好走，你却不好走？況且這事情不比別的，可以躲得懶的啊。」二姨太連篇大套的說完，大概有點熱了，便把手裏的鵝毛摺扇密密的扇了一陣。

「我不是想躲懶呀！二姨太，我空得巴不得想做些什麼呢？委實那涼棚，尤其是靠近南貨店那兒的涼棚，是破得太利害了，上次幾乎把我溜了下去呢！」懶！這幾年來，老金保就不會給主子們罵過懶咧，況且他不是刻刻都想給主人們盡力做事的嗎？他滿肚子委屈的，急得連聲音都有些發抖了。

「那麼，爲什麼人家就買得來？」二姨太又迫緊一步的問。「……」真的，爲什麼人家就買得來？老金保問起自己來了，人家買得來，他會買不來嗎？他不是常常給主子們說忠心，因而刻刻想替他們做些別人做不到的事的嗎？現在眼看別人比他更忠心，更能幹了，這是多可恥啊！況且人家都買了來了，那就是說，那些董箱和竹竿，還不至於一定把自己溜了下去，假如自己小心的話，祇要溜下去，他不是甘心願意給老爺盡盡力，來報答他這幾年來待自己的好處的嗎？溜不下去，回來的時候，老爺滿心滿意地接了自己的煙膏，太太眉開眼笑地讚賞自己的忠誠，自己以後是于心無愧地，把那雪白的飯，一碗一碗地不用嚼似的就滑到肚裏去；一個引誘在老金保心裏輕輕的撥了一下，他的呼吸不覺便調勻了，可是，他猛的又記起那次，腳一軟，身子往下一滑的，一陣心跳又回來了，嚇煞人的！他肚皮貼着那塊往下一彈一跳的董箱，喘了多少口氣，才慢慢的把身子挪了上來。想着想着，雙足便沒了勁的，心上還有些發慌。不啊，老金保，你還是不要去啊，他又憂愁地警告着自己了。

「怎麼了？老金保，既然別人都已經買了來，你就再跑一趟罷，我想也許沒有什麼關係的，況且這東西不比別的，老爺一刻沒牠也不成。他沒有這個，就和我們沒飯吃一樣，這一個，你也明白了的？」太太未嘗不知道老金保害怕。假如是難自己呢，難當然也害怕的，可是，老爺的煙膏要緊啊。

「對咧，老金保，你沒有飯吃行不行？你沒見過煙癮發的人嗎？眼淚鼻涕啦，打哈欠啦，比肚子餓着還難受呢，難道你要等到看見老爺這個樣子才去買麼？」說到打哈欠，二姨太就拿扇子掩着嘴打起呵欠來。

煙癮發作，怎麼沒看見過？還不止這樣呢，屁滾尿流，呻吟着，大病似的，好不丟臉！真的，假如自己不去買，還有誰去？沒有人去，老爺不是終究要這樣丟臉麼？老爺待自己這麼好，自己却這樣報答他麼？況且，要到他丟了臉，才給他買來，就算救了他的命，往後他還不是不喜歡自己？橫豎要去的，這會子就給他買了來罷，老金保抿緊了嘴唇，那麼無可奈何地勸着自己。

「二姨太說得不錯，老爺沒了煙膏是過不去的，不要說他過不去，大家都過不去，連你也不會過得去吧？別說他這幾年來一經待得你這麼好，你該給他出一點子力，就算旁人也不見得不肯幫忙吧？」太太還是那麼溫和地勸說着。

提起老爺的對待自己，真是沒話可說了，他活了這麼大，就沒會看見過這麼不動火氣的男主人。從沒罵過他半句呢，要看着他受罪，自己想倒也有點不忍。老金保，別沒良心吧，可是，那些破爛的涼棚，又浮現在他眼前，張開了的嘴唇，便又仍舊閉上了。

「也用不着三思兩疑了，去就去，不去就自己回老爺去，這點子事體都辦不來，我看你還吃得成這裏的飯吃不成？」

二姨太說完，一個轉身便跑了，她是年青人，年青人性子多是急的，太太那沒火沒氣的樣子她怎看得過？別說事關老爺的命了，就使喚下人來說，也該拿點威嚴出來才對。

可是那一選是不聲不響地站在那兒的老金保便越發像給焦雷轟了耳朵似的呆住了，吃不成這兒的飯，又叫他吃到那兒去？這會子四處又都是水的，乞也沒處乞呀。還有小寶，唉，那小東西，讓他餓着不成？還有那間門房，他像懷戀一個舊夢似的想起他的門房來了，許多天以來，他是多麼渴望着水退了，他可以和小寶仍舊無拘無束地住到那前半座屋子去啊。那些廂房，那些小偏廳，他在幾年來便一直佔有着，斯守着的，比他鄉下的老家還可愛，比他從前想像自己富有的屋子還舒服。像他的被窩，像他的天堂，是一刻都不願相離的。他不敢想像主人把他趕走以後，讓別人來佔有那兒的情景，一種給放逐到山頭去的淒涼的感覺刺着他的心。喉頭一梗咽，眼淚差點掉下來了，他一下子覺得所有的人都陌生成起來，沒有一個人可憐他，他是多麼孤獨啊！

太太的聲音，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已在他的耳邊囁囁的響着了。

「況且我們這幾年來，一選是把你當家裏人一般看待的，現在有了爲難的事，你倒不像家裏人似的關心了。要是現在我們大家沒了飯吃，你也得餓着肚子的話，難道你還不是有一點也不猶疑地就去把米買來了嗎？你這會子就當作你是去買米的，還不是一樣嗎？」太太用僕人用得多了，她很曉得他們性子一硬起來，也有個不能應付的時候，因此她也着實想了好一會，才搜挖出這幾句說話來打動老金保的心。接着她又說，

「而且我們素來覺得你是忠心的，誠實的，所以一選就不

把你當用人看待。你這會子出了力，往後我們也不見得會虧待你的，譬如說，我那天不是答應過給小寶念書的嗎？」

啊，慈心的太太！太太終歸是親切的啊，老金保剛才那股陌生的感覺頓時消滅了，而換上了一種在患難時有人來援手，或至少是同情的感激。一切從前的，吃得飽，穿得暖，住得舒服的，幾乎是溫馨的感覺，把他的心暖了起來。他抬頭看了太太，她正在爲難地望着他。

「太太。我這會子去就是了，可是……」那些和乞兒的衣裳一般襤褸的簾箔又引起他的顧累了，「真的黃大昨天才買了回來嗎？」

「怎麼他去買的時候你沒看見麼？他家抽大煙的有好幾個呢，前幾天差人來說煙膏沒有了，要和我们借。我們見剩得不多，就沒答應。那知終歸還挨不到水退，他家借不到，就祇得想法去買了來。我們上次沒借給他家，這時候人家也不見得會借給我們，不然，我也不會叫你去買了。」

還有什麼辦法呢？太太真是那麼體貼下人的，老金保祇有接了太太的洋錢去買他的「米」去了。

小寶跟着他跑到弄橫街那一家晒台上，看着他爸爸艱難地爬過了那一度涼棚，並且依了他的話，在晒台上等着他回來。

可是直到這一天的夜裏，老金保還沒有回來，而且永遠不會回來了。

這一夜小寶給三姨子騙到地牀上去睡覺，他夢見河裏的水洶湧湧的滿到晒台上來，一個極大的冬瓜給水沖得亂滾的，一直滾到他腳邊來，他仔細一看，那裏是冬瓜？是一個蓬着頭，一個有許多繡紋的獅獅的額，一雙大手的浮着的大人啊。

「爸爸死在水裏了！爸爸死在水裏了！」小寶在夢中坐了起來，瘋狂地哭喊着。

# 新程

靳以

在航行後的三日，他知道了在那天的下午便可以到達上海，從早晨就頗高興地立在船艙那裏眺望着。別了五年的祖國，引起了胸中新的關切，雖然他也想得到，所謂祖國的各方面也未會有什麼顯然的進步。

在他眼前張開的仍是一片滾着波浪的海，無邊無涯地伸到他眼睛所不能望到的地方。隨了船的海鳥，在上下左右地逐飛，穿碎了平平照下來的陽光。陽光在海上，原是顯得十分微弱的，那炙熱像是爲海的水氣所吞噬下去了。

「什麼時候可以到呢？」他默默地想着。

於一切人泛常的思念祖國的心情之外，他是更殷切地盼着投到祖國的懷抱中。正如同一個爲人所欺侮的孩子急於要跑到母親的面前。五年中他受盡了異國人的凌辱，即是他的回國，也爲了他的信仰，爲他們認爲是了不得的危險人物，纔由兩個警局的人員，送他到了船上，一直到開行後還在岸上望了他的。這正是他大學修業期中最後的一年，於是他，不像其他到過外國的人，只是赤手空拳地回來了。

他站在那裏，默默地，他有着魁梧健壯的體格。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有堅決與固定的光射出來。他的手與腳是粗大

的，他有着希臘型的臉，在附近鼻子的左右，佈着細碎的棕色的斑點。他有剛毅的個性，是一個可以把淚流進自己肚子裏的漢子。

別人也許會深深地惋惜着沒有完成的學業，若是有了一張紙，將來可以給他固定些的地位；可是他却淡淡的，幾乎全然未曾想到。他想着自己有兩隻可以作工的手，還有能思索的腦子。

船仍是前行着，推進處在微微地使得船身有一點震顫，爲船身衝開的海浪，翻了雪一樣的花揚起來，風把細的水點吹到他的臉上。海行船總是寂寞的，孤獨地在海面上漂着，望到四方都是天垂了下來，即使有另外的船駛過去，也完全無關的各自走着路。這寂寞之感打動了他，海外的五年，還從來未曾有着餘裕的心情爲寂寞所搖撼，在這時候，他却深深地感到了。可是立時間他就收斂了在奔馳的情感，他知道他自有該作的事等了他，正如在海洋中寂寞地航駛着的船，各自有它們自己的行程。

他含了微笑，把手掌在臉上抹過去。一點鏽還有其他說不出的雜聞的氣味爲他嗅着了，他知道那是因爲他把手扶在那船舷上滿杆的緣故。

他走進睡滿幾十人的艙裏去，一片說話和笑的聲音像是比前兩日更高了起來。他走到自己的床位那裏坐了下來。他

凝神地坐在那裏，一切的嘈雜聲音都像不能鑽進他的耳朵，他把架在膝頭上的手支了下來。

「來的時候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孩子呢，」他自己想着，「而今却成爲一條粗壯的漢子了！」想到已經是一個漢子，便用手摸着自己的手臂撫着胸前的肌肉，還有那兩條鐵一樣的腿。「確是粗壯的呢！」他覺着滿意了，不自主地臉上就浮起了笑容。

想到纔到日本的時候，一切的費用是父親典了房地得來的錢給了他，在信中便寫了：「這是把身下任了的房子和留下來的地也典賣了纔得來的錢，希望你能知道怎樣去用，再以後，怕是沒有力量供給你了。」那時候，有着在日本學習的哥哥，得了哥哥的照拂，都還算是好的。到哥哥畢業歸國，他就起先是孤另另地了。孤獨的生活，使他更懂得沉思，他的沉思不是把他帶到個人的情感之中，而是使他想到了全人類。這就使他建設了新的信仰，有了新的友人；可是在用度上，他就陷於枯竭之中。纔回國的哥哥，說着沒有能得着職業所以就不能幫助他，於是每天一餐的時候有過，穿了破爛的衣服爲人看成乞兒的時候也有過，後來是回國的哥哥，由着另外友人的資助，自己支持了一個醫院，就時時有些錢寄給他了。只是到了哥哥結婚之後，便以生活費增加了的口實，把給他的錢少到無可再少的地步。

但是這些他都未曾看重，爲了信仰便被當局看成危險人物，幾次是被傳到警局去。他忍受着橡皮管的抽打，他忍着血一樣的紅光在刺激他的神經，最後他是遭受了正式的檢舉，認爲不可再使停留被強迫地離開了日本。

於是，他就回來了，和他相識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的行蹤，以爲他仍然是禁在警察署裏。

「將來怎麼樣呢？」他自己想着了，「哥哥從前對他是好的，有了嫂嫂以後就不會一樣了吧。那麼，那麼，——」

「那麼我不是有家麼？我可以回到家鄉去，看看年老的父親，我還是有我信仰，我也有我的工作。」

他滿意着得到了將來的路，他從那小圓窗望着忽升忽沉的海水線，船是在順利地航駛着。

可是他的心是不能寧靜的，像是一個囚禁了幾年的犯人，在一分一秒地過着監禁的最後幾天。在艙中，他站起來，往返地走過一陣之後又坐下去，終於還是走了出來，立到船舷上。有着樹葉和煤屑一類的污物浮在水面上了，可是還給了他絕大的欣悅，難說的親切之感在使他的心覺得溫暖起一點來了。雖然那些只是隨了波浪的顯露，上下地不能自主，却像是比這隻龐大的船身更能載着他的心，他的那顆爲一切的情感歷成沉重的心。他把眼抬起一些來，望到前面去，仍是看不到邊際的，在眼的盡處，還是一片茫茫的海水。

「什麼時候纔可以到呢？」

他默默地問了自己。

## 一一

到了下午兩點鐘，船是進口了。

他匆忙地整好自己的行篋，便交給侍役，他自己又跑到船舷的甲板上站着。這時候站立的已經不止他一個人了，幾乎所有的乘客都從艙房裏出來。他熱心地望了岸上的樹蔭，和樹中的紅樓。翻着黃色的江水，也爲船身衝出白色的浪花，泊在江中的木船，韻律地爲這不自然的波濤湧起和陷下。這一切景物，在知道了是屬於自己所生長的國土的，就在

他的胸中起了另樣的一種感覺。他的眼睛裏忽然滿了淚，他自己也不知道何以能這樣被打動，他以為要它流了下來是耻辱的，於是他就用手抹了下去。

經過了綠的田野，矗立着高樓的市區也在望了。只是幾年的相隔，在物質上的建設，起了大的變化。每一座建築是眩耀着自己的雄大，而那些屈居於下的，却像是正在蓄養精力，等着能比那高大的還要高大。

在這時候，船是起始擱岸了。

碼頭上已經聚集了許多人，在擁擠着，嘈鬧着，都想着一步就能跨到船上來，可是船呢，像是十分拙笨地，十分遲緩地在掉轉身來，慢慢地近了岸邊。擠在江岸與船身間的江水，像是沸騰起來，打着旋，翻着大花。

他站在那裏凝神地凝望着，他想從人叢中找出迎接他的大哥，因為他已經在船上拍去了無線電。可是他什麼也看不出來，一個個的頭都是相似的，而且還儘有多少隻手揚起來招着。

漸漸地船是靜止了，橋一樣的跳板已經搭好，在入口處一個日本船員兜兜地阻止一些要湧上來的閑雜人。那個船員幾乎是站在那裏，以緊握的拳頭打在想湧上來的人的臉上。其實在那情景之下，那羣人是可以把他那樣的一個人扯成一絲絲的，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所威懾，居然都如命地退縮了。

他沒有望到什麼，又不願看他和他在同一國度之中的人受着別人的欺凌，便回到船中，招呼了一個腳夫，運着他的箱篋。他自己也提了一件沉重的小箱，隨着腳夫走下來。

走下了跳板，人叢却是十分堅固的。因為要從中間擠出去，使他出了一身汗。他纔把箱篋放下了，開付過腳夫的钱，一羣車夫又緊緊地圍攔他了。他們像是要把那物件搶去似

的爭奪着，可是遠遠地望到了一個持棒的巡捕走了來便又四面散去。他覺得輕鬆一點了，他拿了帽子爲自己扇着。這時候有一個人正在拍着他的肩：

「三弟，三弟，」

他猛然轉過身去，就看到了立在他背後的大哥。

「大哥，你好呵？」

他們緊緊地握了手，他把眼睛從上至下地望着已經成爲紳士樣的哥哥，像是無論如何也尋不出從前那樣有着什麼樣思想的氣質了。大哥是胖了些，穿着整潔的服，胸前還掛了閃着金光的表鍊。從前在臉上容易一望即得的熱情也消失了，而且臉上多了那麼一條兩條的紋路，那紋路像是刻劃了在社會中所得到的經驗。本來他是想抱着大哥的頸子，他記得當着他纔到日本的時候，迎到橫濱的大哥，就爲他緊緊地抱過。可是自然地止住了，只是更把力量加到手上。

「你長高了，高得有點使我不敢認，」大哥緩緩地說着，他的聲音顯得一些蒼老，「五妹，到這邊來呵！」

一個活潑的，十八九歲的姑娘，趕着就跑到這邊來。她的臉有一點紅漲着，遠遠的就叫着：

「三哥，三哥！」

還是像十年前離開家鄉一樣地，依到他的懷中，他以一雙手撫了撫她的身子，還握了握她的手。

可是他却異常地感到了一點點羞澀。

「五妹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姑娘了呢，怎麼不見了從前拖着的小紅辮子？」

「三哥還是要像從前那樣頑皮把人家引逗得哭麼！」

她仍然說着以先的口語，可是當他望着她的時候，雖然她知道她還是能像從前一樣是一個心地慈和的姑娘，却爲了



那過於着意的衣裝和修飾，總是那麼不能使他的心伏伏貼貼地下去。幾年的不見，都像失去了些什麼，可是他自已呢，別人也許以為他也是『失去了些什麼呢！』五妹不就是那樣出神地望了他麼，她的眼睛就像是在說：『哥哥，你和從前有些不同了呢！』

『是呵，大不同了！』

他自己在心中回答着，『她是能了解我的麼？』他又在心中自己問了自己。

『我們走吧，汽車可以開了過來。』

大哥這樣說了，便招着手引來停在北面的汽車，開到他們的面前，他們都走了進去，車夫一件件都把箱篋也放到裏面。

他是坐在中間，本來像有多少話要說出來的，却又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是好。車已經在駛行着，在柏油路上，幾乎是像滑着，順利地轉着每個灣角，一些行人和景物，飛到眼睛的後面。

『我們來晚了一步，再晚些也許會遇不到你了。』

『接船就是一件麻煩事，不像火車那樣準確，我還在甲板上張了許久，沒有看到你們，就先走下來，』

『三哥，聽說日本女人很漂亮，是麼？』

她天真地問着，雖然是到了也可以說是成人的年齡，却仍然像孩子一樣的。

『也許吧，如果說是比五妹還要漂亮，你就要撅起嘴來了！』

『三哥又瞎說，——我還以為你能帶回一個美麗的日本女人回來，看看你的鬍子也長哩！』

她像是惋惜似地說着，取笑着他，還把手朝了他的下頰

摸着。他把她的手抓了下來。

於是又都沉默着，每個人都覺出來這樣的沉默是不宜；可是又不能找出什麼話來說。

像費盡了思索的能力似地他說着：

『大嫂近來好麼？』

『她本來想到碼頭來看你，後來是——是起得晚點，——因為有點不大舒服，就沒有來，——』

說着這樣的話的大哥，顯得一點啞啞的了。

### 三

在XX里的弄口汽車停下來，他隨了他們走下去，進到弄裏面的第二家。那是一所精緻小巧的樓房，四周圍了小小的一方草地，一隻斑毛的狗，正在那上面滾着，聽了人聲就趕過來，隨在他們的左右跳躍着。

『波爾也像知道人性哩，它也知道三哥是家裏人。』

五妹高興地說着，俯下一點身去，拍着狗的頸子，那畜生很馴服地眨了眼睛，儘着頸部低下去，把頭却揚起來，想舐着她的手掌。

『我可不要你舐，怪厭人的！』

她躲開來，把手重重地打了它一下，它是搖了尾巴依附到別人的身邊去了。

『我們先到客廳裏去坐吧。』

當着他們走進了那座房子，大哥便這樣說。

客廳是在右面的第一間。他的頭有一點覺得昏沉沉的，走了進去，便檢了一張近門的沙發椅坐下了。

『路上還好麼？你像是很疲倦了。』

大哥一壁問着，一壁裝起烟斗來點着。

『總算是好的，精神也好，就是——』

說到這裏，他是連張口也懶了，好像他仍然是在輪船裏，整個的屋子在微微地搖着。他繃了眉，閉起眼睛來。

大哥看到了他那樣子就說：

『我替你取一點藥來喫吧。』

『不用了，停一下就會好的。』

可是大哥並沒有爲了他的話就停止，匆匆地走出去，很快又回來，爲他調了一包粉藥，還拿了一杯水。

『喫下去就能好了。』

他聽從了大哥的話，把那包藥喫下去，但是爲了一點希有的情感的震動，幾乎他像是要流出淚來了。這幾年裡，從來沒有一個人給他這樣的照拂，他把臉揚起來，眼睛筆直地望了大哥的臉，仍然和幾年前的有着顯然的不同，雖然仍能自然地把他兄弟之情流露出來。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他暗暗地自己問了自己。他是迷惘着，他不知道這該是如何來解釋了。

喫了下去的藥，像十分有效驗，頓時使他的神智清醒了，一切也停止了搖擺。於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糊了深色花紙的牆壁，在那上面像補綴似的懸着鏡架，裏面陳列了醫科研究的證書和一些病人饋贈的褒揚紙。還有一面油畫張在東牆上，那是一幅俗俚的風景，抹了大紅大綠的顏色。在那張油畫的下面，有一片精緻的書櫥，陳列了些燙金背的洋書，接近了那書櫥，是一張長方桌，鋪了紅色的金絲絨桌布，上面擺了銀盃銀盾一類的東西。這裏却不見了五妹，大哥坐在另外的一張沙發裏，手托着下頰，像是在想着什麼事情。像是不

經意地，眼睛也沒有在望着他，問着：

『怎麼樣，好些了麼？』

『都好，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他覺得該露出一點感激似地含着笑；可是他想起這笑容沒有人能看見，便即刻收斂了。

這時候，響了高跟鞋踏在地板上的聲音，五妹先走進來，後面跟隨着一個不相識的少婦。他站起身來，大哥就爲他引見着，他知道了那就是嫂嫂。

嫂嫂是以尖嘶的嗓音和不自然的笑來歡迎他，本來他低了頭的，却爲這聲音激動着，抬起頭來。他所看見的是一個穿了極度華麗衣服的少婦，有着薄薄的紅紅的嘴唇，塗了杏紅色的雙頰，和染了淺紅色閃着光的指甲。她的眼睛却是扯成三角形的形狀，像是能透視人的軀體與靈魂。由於過分的修飾，倏然間她也能給人以美的印象；可是他覺得對於從前哥哥那樣的人是太不襯合了。他於是又把眼睛移向大哥那裏，好像大哥也是覺出來他的訝異，因之也顯出一點狼狽來，却囁囁地說：

『大家爲什麼不坐下談呢？』

在這樣的一句話說過了之後，每人確都是坐下了，可是要談說些什麼呢？每個人都像是在這方面努力，想搜尋出些什麼可以說的，事實上却像是比什麼都感覺困難了，只是把眼睛互望着。他知道嫂嫂那一面也在仔細地看着他，看到他那肘部破裂，脫落了兩個鈕扣的制服，看到他那成爲灰色的黑皮鞋，還有那亂得像一團草的頭髮。他想到她的心中一定是如此地說着：『真是寒酸到不能使人想得到的地步，一個在外國讀書的學生，會成這樣子啊！』

他也能從她的眼睛裏望出她的驚訝來，漸漸地那驚訝成

爲卑視了，在使他起始感覺到坐臥不寧。

可是他們却都沒有說什麼。

## 四

喫過晚飯，稍稍在草地上走了幾回，他就爲人領到他的住房去。那是在三層樓的一間頂樓，低到幾乎把手揚起來就可以觸到屋頂。房子還是清潔的，像是從來也沒有人住過。一張鋪好的鐵床已經爲他放好，兩扇闊大的窗子，下面有一張方桌和兩把藤椅。他的行篋已經爲僕人送到這間房子來，本來他想檢出來應用的物件，可是爲了疲乏，就任意地躺到床上。

窗子是大張開的，秋晚涼潤的空氣自如地流了進來，使他感覺到舒適。住在這樣的家裏，有着這樣的嫂嫂，雖只半日還不到，已經使他深深地感到了窒息之苦。現在他是舒適地躺在這裏，自由地呼吸着，他想到過些天，還是回到家鄉去，和年老的父親同住些時再自己出來。那時，他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可是對於哥哥的家，他已經起始厭惡着了。

正在想着的時候，有人在輕輕地敲着門。

「請進來！」

拉開門走了進來的却是五妹。他坐起來，站起身高興地迎着她。他握了她的兩隻手。

「你怎麼喫了飯，就一個人躲到這樓上來了？」  
像是含了一點抱怨似地，五妹天真地說着。

「覺得有點疲乏，就獨自來歇歇，你坐呵！」  
他放開了她的手，爲她拉過一把椅子來，他們面對面地坐着。

她像是想看出些什麼的筆直地釘着他，終於她說着：

「三哥，你變了。」

「怎麼！我變了麼？」他像是十分感興趣地又拉了她的手，和她說着，「你是說我的身子長大了，……」

「不是，不是，我是說你這個人變了。」

她微微地覺到一點氣急地向他說，她把手從他的手掌中縮出來，扶到他的肩上，再摸撫着他的頭，和那亂蓬蓬的頭髮。

「你說我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呢？」

「那，——那我不知道，我不懂那麼多，可是我一下就看出來你和大哥完全不同。」

「你敢這樣確定的說麼？」他半玩笑地說了，却沒有說出下半句：「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哩！」

他起始仔細地看着她，她已經長成一個豐滿的少女了。她的臉上，也是塗了粉和胭脂，頭髮也是燙成海的波浪，穿在她腳下的，也是一樣是有高跟的鞋。可是好像這一切還沒有能完全埋滅了她原有的樸實的本性，一看到她那無邪的微笑，便又十分容易地想到她十二三歲時候可親的樣子。

「過幾天我想回家去一次。」

「回到家裏去幹什麼？」

她說異地睜大了眼睛。

「這裏我住不慣。」

「上海還住不慣麼？這裏多麼好玩呵！住上三兩天，你就不會說這樣的話了，回頭你就跟我們去玩玩好麼？」

「到那裏去？」

「××飯店，今天晚間有特別跳舞節目呢。」

「你們都去麼？」

『是的，哥哥嫂嫂和我，還有嫂嫂的一個弟弟也要去的。』

她覺得很高興地說着，可是他的臉立刻轉為陰暗了，他沉沉地問着：

『你也常到那種地方去麼？』

『有時候隨了他們去玩玩。』

『爲什麼要去呢？』

看到他是這樣嚴重地說到這件事，她覺得窘迫了，她低了頭，臉有一點紅起來。

『玩玩也還有趣的。』

『我不去，我也不願意你去。明天你不還是要上學麼？』

『明天休假呢，三哥，我答應你，——可是，這次去過之後下次再不去。』

他再說些什麼的，可是想到不該過分的來苛責她，因爲她還是一個年青的孩子，於是他就忍住了。

『就這樣吧，要記住你和我說過的話。』

『唔，唔，——三哥回頭跟我去麼？』

『我？我不去，我從來沒有到那種地方去過。』

『那你一個人在家裏不覺得悶麼？』

他笑着了，他訴她告這些年寂寞絕算不了什麼使他苦痛的。可是對於她，他不願意多說，他知道她不够懂那麼許多的。

『三哥，我告訴你，』她十分正經地說着『我喜歡你比喜歡大哥來得多。』

『是麼，』他把手像撫弄小孩一樣地撫摸着她的下頰。

『嫂嫂你喜歡麼？』

『有時候我喜歡她，有時候我不喜歡她。』

『那爲什麼？』

『平時我厭着她那副臉相，玩起來却是一個出色的好手呢！』

『你是從她學會了跳舞吧？』

『唔，現在是他的弟弟帶我。』

『他的弟弟幹些什麼？』

『不知道，穿得很闊氣。』

『唔，——五妹，這些天你和我回家去好不好？』

『我不是還要上學麼？』

『那爲什麼不住到學校裏去呢？』

『我住不慣，我住過幾天又搬回來。』

『現在你讀到幾年級？』

『再有一年中學就完了。』

他站了起來，以長大的步子來回地踱着，他像是在思索着什麼，她却坐在那裏以驚奇的眼睛望着，突然他在她的前面站定了，大的手掌扶到她的肩上，她緩緩地站起身來。他的唇微微動着，像是有什麼話要告訴出來，却又爲他吞住了，只說着：

『妹妹，記住你說過的話，將來能聽從一點我的話也好，我不願意你只是一個平庸的女子。』

她愕然地睜大了眼睛聽着，點着頭，她想着他還會說些什麼的，可是他却沒有說，只是抱着她的身子，輕輕地用手拍着。

『你去吧，他們怕在下面等着你！我也就要歇息一下了。』

他鬆開手臂，她就一轉身含笑地站到他的對面，和他說着：

「三哥，我明天替你整理屋子來。」

「好，明天見吧。」

她翩翩地走出去，他就從手提箱裏取出信紙來，匆匆地寫給父親一封信，告訴着他回到中國來了，還說到要回到家中去一次。本來還要寫幾封信寄給在日本的友人們，因為真是疲倦了，就放下筆，脫去衣服睡到床上。

他把燈也熄了。

## 五

但是他並沒有能把燈關了之後即刻入睡，他却是清醒着。猛然間的一陣漆黑以後，雖然沒有一點光亮，也看得見那成爲灰灰的屋頂。那是覆蓋着他，像是會漸漸地沈了下來，把他埋在那中間似的。

他把仰臥着的身軀，轉動成側臥着了。

這樣，迎了他的臉的是那一面長方的窗子，再望出去就是那眨着眼的繁星。秋蟲在叫出悠長細弱的聲音。可是樓下響着雜沓的脚步聲，和女人的尖嗓子。他知道這大約是時候了，是都市中女人活躍的時候了；於是一切的聲音移到院子裏，鐵門拉開一下又關上之後，就把那些聲音隔得漸漸小了。

他的憤怒突然間像火一樣地燃燒着。

他更不能睡着，他想到了在這樣環境下的哥哥，必然地到了他所看到的那樣子。

他想到從前自己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的時候，不是由於哥哥正當的循誘，纔成爲這個新信仰的信徒，漸漸地，由於着哥哥的引導，更堅實了信仰的基石，而且幾年來，總還是

一個挺了胸的戰士。可是哥哥却成爲眼前的樣子了，他不但沒有在信仰上更堅實地站住腳，反是因爲一個女人的原因，把生活的方式全然改過。像這樣的生活，幾年前的哥哥看到了，也要痛恨着吧。現在他却是這樣了，他不會不知道自己的錯悞的，不是他時時露了不安的情形，尤其是當着他把眼睛望到他的時節。可是爲什麼不設法自拔呢？人不是還年青麼，有着一般年青人的火力？爲什麼一定要這樣銷沉下去，只在一個女人的意志下生活着，從來不想到其他的人，那實泛的大衆？

但他是一想到那個妖嬈容態的嫂嫂，除去懂得享樂與安逸之外，無所知的一個都市女人，就知道哥哥已經是過去了，該沒有用了。

可是年青的妹妹却是年青的，有火力的，不是只相見了半天的時間，就看出她可以成爲一個忠實的同道者麼？

他想到這全要看他的力量了，她已經爲了這不良的環境染了毒的色素，他要用友愛與真理來爲她洗滌心腑。

於是他的眼前立刻就閃了那麼一個快活的，有活着力量的臉，她不只是爲自己活着，她將爲廣大的人群活着。

他覺得十分高興，他把手抓了兩把自己的頭髮，隨即又放下來，他知道他一時不能睡着，就開了燈，披了衣服下床，整理自己帶來的書物。

當着他把箱篋放倒打開的時候，他就記起來那麼多重要有用的書，早已爲日本的警局沒收了。這事情比着他爲日本人鞭撻還該痛恨，因爲那些書籍是他費力搜集的，在中國，怕是更沒有法子找得到。他只得又憤憤地關了箱子，坐到桌子前面，鋪開紙，寫給一些尙居留日本的友人們。

他知道該用着什麼樣的話句來寫着，他告訴着他已經

回到中國來，在中國他仍然要實踐先前的志願來努力地幹下去。

當着他做完了這事情之後，站起身來，張開兩隻手臂，伸着懶腰。可是他的精神却是異常地煥發着，他像是可以幾日幾夜不閉一閉眼睛。

他踱到窗口那裏，他張望着外面的天空。電火的光亮把這都市的夜蒙上了一層紅的暈彩，好像在燒着火。「這是什麼樣的火呢？」他默默地想了，「是罪惡的火呵，還是純真的火呢？」

遠遠地響着了銅與鐵的聲音，這些聲音是離了這居住區遠遠的地方響着，在這附近，也有了汽車的嗚叫，他知道坐在那裏面的人該是有錢的，該不是以勞力，或是以最少的勞力來換取大的報酬的。

在這個世界上，他清晰地知道，多半的都市是建在窮人的肩上的。無倫的重載使他們喘不過一口氣來，那舒坦地坐在上面的人，正是那些不勞而獲的紳士。正是因為一個都市，有着更高的建築成爲世界上更出名的市場，就更容易爲人嗅到血腥的氣味。他佇立着，凝然地望了外面，於是他想到了，若是那紅的光彩，真是一場大火，來燃燬，把這個城市整個地燬掉……

## 六

一天晚上，下着雨，他是在雨中匆匆地走回哥哥的家。

雖然到了上海有兩個星期，還沒有能把閒暇化在瞻仰這整個都市的上面，對於道路都不十分清楚；可是有一條路，對他卻成爲十分熟習的了。幾乎是每天晚間他都要走兩遭，

每一個街角他都記得清楚。

秋天的雨，油一樣地鋪在路上，已經浸透了他的鞋；可是他好像並不覺得，只是邁了大步子走着。他拉起外衣的領子，於是斜飛的雨絲，就不會再鑽到他的頸部裏。他只是看着眼前的路，黑夜中蒙在雨水的下面的路，像是十分平坦的了；只有當着一輛汽車遠遠地射着強的光，就看出來那路不是那麼平的，不平處有着黑的影子。而那雨絲，顯得更繁雜，更綿密地在落了下來。

戴在頭上的帽子，爲雨淋得重了起來，從帽檐上像滾了珠子一樣地流了水珠。

到了哥哥的家門，他掀着門鈴。僕人撐了傘爲他打開了門，他就急忙地走着踏進屋門，就把那濕的帽子和外衣脫了下來。他一直走上三樓，他自己的住室。當他纔開了燈，即刻就看到了桌上的一封信，他放下了衣帽，脫去濕的鞋子，把那封信拿到手中。從筆跡上看，他就知道那是父親寫來的。他急急地撕開了，抽出裏面的信讀着。

那是以八行信紙密密地寫了的信。寫了以萬分的喜悅來接受你已經回到中國來的消息，寫了聽說要回到家鄉來，是更覺得高興；寫了你的母親聽到你要回來，歡喜得流出眼淚來了；寫了家中的人都在爲你忙着，準備你的歸返；寫了就是在寫這封信的早晨，你那在縣裏做事的表哥到了家裏；寫了說是縣裏纔得了省裏的公文，提到你是X X黨；寫了這原是日當局通知中國外交部，由部裏轉到省裏；寫了這樣一來，你就不便回來了；寫了縣裏一半天還要來調查你呢，只要你未曾回來，就不會有什麼關係，寫了這奇突的消息冷下去所有人的興致；寫了不要爲這件事灰心，父親還驕傲着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兒子；寫了在上海儘可以先有一個職業就便還可

以照看一下年輕的五姑兒；寫了自己要謹慎，不只是衣服飲食，還有別人的暗算；寫了家中的境況雖然不好，你在外面安心於自己的事業也就是了。……

這完全是他所料想不到的，他沒有想到日本當局是這樣周密地狠絕地使他都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去，（其實是要他在祖國也人不知鬼不覺地受了拘捕，）再有就是年老的父親，也在意想之外給他深厚的同情。他呆然地倚在桌子前面，手指挾了那封信，他的眼睛竟濕潤了起來，那是憤怒與感激的淚水在他的眼睛裏打着轉；但是他却咬了牙，沒有使它流下來，這時候，有人在輕輕地敲了他的房門。

「請進來！」

推開門進來的是五妹，她穿了一件黑的長衫，好像一下子她就注意到了他那奇異的神情，她以驚訝的眼睛望了。

「三哥，你纔回來麼？」

說着的時候，她已經走近他的身傍，用她那黑而大的眼睛，從他的頭頂看到腳下。

「唔，唔，你——你沒有到學校去麼？」

「不是早晨去過了麼，三哥，好像你沒有把精神放到和我說話的上面，有什麼事情麼？」

「沒有，沒有，只是父親來了一封信——」

「說到些什麼事情？」

「告訴我先不要回家？」

「那是什麼原因呢？」

「好像有點不方便吧。」

他覺得五妹還全然是一個孩子，他用不着告訴她許多，即使是把事情都告訴她，她也不會懂得的。可是看到了她那起始沉思的樣子，即刻勉強露了笑容和她說：

「不去管那些事好了，沒有什麼關係，住在上海也好，順便照看着你，陪你玩玩。」

他拉了她的手，想着由於他的不在意，她也會輕輕地把這件事放過去。但是，她卻像是仍然露了嚴肅的樣子，那大眼睛一動也不動地望了他，溜出了他的手掌，却反把他的手抓住了。

「三哥，我知道你，我愛你！我知道你是一個有作爲的人——」

她的眼睛冒着光，她的臉有一點紅漲起來。

他有點驚訝了，他也瞪着她。

「你還是什麼意思？」

「我還有點不明白你，爲什麼你自己不早一點告訴我呢？使我早一點覺得我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哥哥？」

他知道她已經真的知道了他是如何一個人，便不再去哄着她，低低地回答着她的話：

「因爲你太年青，而且你在都市裏住得太久，——」

「我還年青麼？我一點也不年青！我能了解你，甚至於比哥哥還能多了解你一些。我也知道你厭惡都市生活，第一天到了上海我就做了使你不高興的事；可是你知道麼，自從那一天，我就沒有再踏進舞場的門，而且我的衣裝——」

她伸出她的腳來，穿了的是一雙平底帆布鞋。

「——我不是以爲把一點外表換了換，就算是有什麼了不得，我準備來告訴你，我願意追隨你的身後，由你引導我到光明的地方去，然後再共同努力把這光明給全人類。」

這些話，都像是由火山口噴出來的熔岩，急急地從她的嘴裏噴了出來，她興奮着，突然間他抽開他的手，用那強有力的手臂緊緊地抱了她的身軀。

他們便依着坐到床沿上，私情感上的不快，爲這突然的事消滅了，他高興地問着她：

「你怎麼會知道呢？」

「有一天哥哥和嫂嫂說，我無意中聽到了。」

「嫂嫂說些什麼？」

「她說要你快些回到家去也好，住在這裏怕會連累了他們。」

「哥哥又說了些什麼呢？」

「他沒有說下去，哥哥是那樣怕着嫂嫂，可是這件事情我想他不會逼迫你。」

「嫂嫂不就不高興了麼？」

「是啊，那天她就氣恨恨地跑到樓上去，過後她和我說了好幾次，要我離開你遠一點，說早晚就要出亂子的。」

「爲什麼你不聽她的話呵？」

「爲着她說的，我總更不能聽呢，而且我知道我和你有同樣的火力，我也可以和你共同的肩起這重責來，我願意追隨你。」

「是真的麼？」

他又抱了她的身軀。

「是的，我要和你走着同一的道路。」

她的眼睛是更明亮地閃着光彩。

## 七

星期六那一天，在下午他們就一齊從哥哥的家中出來。爲了方便的原因，她仍然是穿着小姐的衣衫，他是穿起來唯一的一的藏青西裝，繫了一根紫領帶。

她隨了他也走熟了這條路，她到那個奇異的場所中，已經將近二十次了。

這一天，他們在那裏停了八個鐘頭，走出來的時節，已經是十點半鐘。他們的肚子裏，只是在談話的中間裝進一些油條大餅，喝着開水，這已經很足止住他們的饑餓。他們興奮着，因爲解決了一些重要的事。

夜已經很深沉了，他們匆忙地走着。

在轉過街角之後，他忽然低低地和她說：

「有一個人跟了我們，不要去看，」說過後他又提高了聲音說着：「今天的電影真好呢！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夜飯？」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在一條明晃晃的街上了，他們停在一家裝飾品商店的門前，故意裝成頗感興趣的樣子，指點着窗格裏的貨品。她偷偷地望了旁面，果然爲她望見了一個穿黑長衫的人，站在另外的窗櫺前，時時也把眼睛溜着他們。

「我真歡喜這條領帶，巴黎式的，纔只要七塊半錢，」他幾乎像是夢囈地大聲說着，隨又低下了聲音：「五妹，裝成情人的樣子，拉了我的手臂，偎着我的身子，要像戀愛着的男女。」

她都如他的意做着，他起始用嘴噓着流行的曲子，像十分熟練地。

「想不到哥哥還知道這樣的歌！」她也低低地說着只爲他一個人可以聽到的話。

他笑了，輕輕地說着：「正因爲要在這樣的時候應用着啊！」

他們又繼續着行走，他故意把帽子拉得偏了一些，模仿那些不知事故的大學生走路的姿態，她也輕盈地倚在他的身



邊，妖嬈地扭了身軀在走着。

可是他們並沒有向着哥哥的家走着，他只奔了熱鬧的街道，他又偷偷地說：

「我們到人多的街上去，你領路，我已經分不出東西南北來了。」

「你放心，這一帶路我知道，我們去南京路吧。還隨着麼？」

「在後面呢，我們要裝成醉生夢死的人。」

「也許他看出我們是假裝的。」

「不要這樣想，放開胆子走，」他又提高了嗓子，「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呢，Darling？」

「我要到什麼地方去你只好隨着我，問我做什麼呢？」

她十分相肖地裝成了一個女人如何抱怨着愛人的口吻，那是逼真，充分地露出來如何以一點點氣憤與不屑成爲對男人的撒嬌。

他們進了××飯店的迴轉門，走盡了一條甬道，他們就站在電梯口的前面。當着電梯下來的時候，他們就走進去。那個人好像是沒有來，他們的心放下一點去，在五樓的出口他們又走出來。踏了光滑的地板他們走進了餐廳，僕役們就把他們請到單間的房裏去。

他們脫去了外衣，由僕役接過去，各自坐下來。僕役爲他們掛好了衣服，送上菜單來，他們隨意地點了幾樣，又退了回去。

「你看！我們是成功了。」

他高興地說着。

「怎麼呢？」

「僕役不是一下就認爲我們是需要單間的少年男女麼？」

「所以那個人沒有隨了來，到底是騙過去了。」

「也不一定，你看，不又是有人從門縫裏看過來麼？我出去看一下。」

他去了一次回轉來，臉子又有點陰暗，低低地告訴她，那個人真是又來了。

於是他靠了她的一傍坐下來，爲着要故意做成平庸的男女，他就和她說：「我們要親一次嘴。」

他們要使那個人看得見，就顯然地擁抱起來，他們的嘴唇接觸着，當再放開手的時候，他們的臉都紅了起來。

他囁嚅地說着：

「我還是第一次和女人親嘴呢。」

「我也是。」

她的眼睛低了下去。

菜一件一件地送上來了，他們都勉強地喫着，除開他們是不十分餓的原因之外，他們的心爲其他的事情纏繞着。若是沒有什麼顧忌的話，他們早就要把那件事談着了；可是爲了那個人，他們只能默默地喫着。還談着那些跳舞電影的事。

「那個人走了。」

他露了驚喜的樣子和她說。

「我們也立刻離開這里吧。」

他們匆匆地付過錢，便走了下去，在門首，租了一部汽車，就急急地鑽到裏面。

「先生，到什麼地方？」

「××路北首，快一點！」

雖有許多話要和他說的。可是她想到在車上沒有多長的時間，因爲所說到的是需要充分的討論，所以就默默着。

坐在汽車中的他，也是稍稍地顯了不安，他用了犀利的眼睛從車窗望出去，像在搜尋什麼似的。

但是很快地就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開過錢，他們幾乎是用跑的步子走了進去。

他們一口氣跑到三樓他的住室，自己脫下外衣。

「三哥，爲什麼你要到XX呢？」

她像是再也不能按捺下去，便急急地問着。

「這也并不值得奇怪。」

他冷冷地答着，他的眼睛並沒有望了她，他像是思索着其他的事情。

「難說你不知道XX是——」

「我都知道，妹妹。」

「到那面是去一個死一個的。」

她的臉像孩子一樣地氣漲得紅了，她興奮得音調在打着戰。

「我也知道。」

他走近了她，用手撫了她的身子，輕輕地拍着。

「你不看沒有一個人想去麼？」

「所以我纔想去，這是一個原因，還有就是——」

「就是什麼？」

「我要離開這裏，我不願意在這裏住下去；可是我沒有機緣離開。第一天我到了這裏，我立刻就想到了走開，在這房子裏有着毒的空氣，我沒有地方可去。我想回到家鄉去也不可能，但是我却做了一件工作，——那就是，我領了你走上了一條新的路。不要說下去吧，幫忙我整理箱子，船是四點鐘就要開的。」

他自己就起始檢着應用的衣物，只裝在一個小小的箱子

裏。有許多她以爲該帶了去的衣物，他都沒有想到。她就拿了厚呢的外衣和他說：

「爲什麼不帶去呢，冬天不是就要來了？」

他驚惶地望了她，稍稍有了些惘然的悲哀之感襲上來了，他微微地搖着頭。

「我用不着那些。」

「怎麼會用不着呢？」

她睜大了眼睛，提高了聲音說。

「呵，呵，——我不久就回來的。」

他掩過了心中的倉皇，關起來整理過的箱子。

## 八

到了船上，已經是一點半鐘。他訂好了房艙的一個鋪位，便把那一件小皮箱放了進去。客人像是並不十分多，因爲有着四個床位的一間，還只有他一個人。他們都坐了下去。都像沒有適宜的話好說似的，只默默地坐在那裏，起重機在軋軋地響了，隨後是把貨物隆隆一聲地丟到貨船裏。細的波浪，潑潑地拍着船的身子，有着不十分響亮的聲音。好像一下下地，是打在他們的心上，他就說着：

「明天早晨告訴大哥吧，告訴我來不及等他從病院回來就走了，說我很感謝他這一月來的好意。」

「我會和他說的，我告訴他三哥也是爲了他纔走的。」

「爲什麼這樣孩子氣呢？不要和他說這些話，你還不懂得環境有着多麼大的力量拉着一個人。」

他嘆息着了，並不是爲了失去一個懂得愛他的哥哥，却是因爲失去了一個好同伴。

於是他們瑣細地談到了家中的事，他告訴着她，在明年暑假，無論如何回到家中去一次吧。在上海他希望着她能住到學校裏。後來他們用了更低的聲音說着，說到個人，說到一個集團，從他的經驗上，他把許多話都告訴了她。忽然又說到他這次去到××的事，突然地她又叫了出來。

「三哥，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她抓了他的手，好像她已經清晰地看到什麼樣的災難降落在他的頭上。

「我不明白你了，妹妹，為什麼你又來阻止我呢？」

「到那裏你一定會死的，他們會捉捕你，鞭撻你，把你丟在獄中，最後是要殺了你，他們一定會殺了你的，他們！像孩子一樣地她哭起來了，他的頭低下去，他知道在這時候和她說任何的話也沒有用，他只是掏出手絹來為她擦着眼淚。待得她靜下一些去了，他就和她說：

「你想錯了，妹妹。」

她仰起頭來，殘留着淚珠的睫毛有着小小的閃光，疑惑地望了他，就說着。

「你怎麼能說我錯呢？每個人都是我這樣的想法。」

「我是不會死的，我知道有一個我親切的人，能繼續我的工作，有更好的精神，更勇敢的行徑。」

他站起來，嚴肅地說着，每一個字像是從他的嘴裏噴了出來，凝結在空氣的中間。

她也像悟到了什麼，用手掌抹那點眼淚，也站了起來，

說着：

「是的，三哥，你是不死的。」

她的臉閃着光，有一點紅起來，像是一個初升的太陽，就照在她的眼前。

編聲響起來了，他們緊緊地握了手，走向外面。在通達岸上的扶梯口他們分了手。

「天不早了，就要亮起來了。」

「是，就要亮了！」

她是昂然地用了矯健的步伐走到岸上，兀然地站在那裏，等候着這個船啓旋。

先是扶梯抽去了，推進機開始轉動着，水在翻沸着，遠地起了清晰的回音。漸漸地船是離開岸了，緩緩地行進着。

站在船上的他，倚了那鐵的欄杆，看着那個搖了白巾的影子是漸漸地小了，小了。

他茫然地，淚也流下來了。他又用手掌抹了下去，微風夾了夜盡晨來的寒冷撲上他的臉和他整個的身子。

為了一個死去的友人，我很早就想到寫些什麼來紀念他的。可是三年來的日子都過去了，我並沒有寫出一個字來，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寫出他那樣偉大的人格，雖然在他沒有死的時候告訴我許多事情。現在我是租劣地寫出一點來，我知道這不成材的文章來紀念他那樣的友人有多麼不相稱。我只希望在將來，我能寫出一點更像樣的東西來紀念他。

作者附記

## 浪子回家

(法國 André Gide 著)

聞家駟譯

我爲了我私心的喜悅，把我們的上帝——耶穌——講給我們聽的寓言，在這裏描寫了出來，如同古代把它描繪在三聯式的窗櫺上一樣。至於鼓舞我的那兩重感興，我却任其混雜在一起，我並不想在這裏表彰任何上帝對我的勝利，也不想表彰我的勝利。不過若是讀者追問我的信心，到我的畫裏去找，也許不是枉然的，因爲在那裏，如同施主在一幅畫的角上，我是跪着給浪子作伴，同時我也像他一樣，一面微笑，一面淌着眼淚。

## 浪子

浪子離家許久以後，厭倦了幻想，又好像對自己生了厭心似的，一天在他自尋的那種貧困之中，想起他的父親的面孔；想起那間並不窄小的臥房，母親時常來到那裏在他的床前憑倚；想起那個流水灌溉的園圃，但它是緊閉的，以前他老想從那裏逃出去；想起他的節儉的哥哥，他從來不歡喜他，然而却是仗着他的力量，這一份不會被浪子揮霍的財產還保留着。浪子自認並沒有找到幸福，並且這種爲代替幸福而追求的陶醉，也無法再將它延長下去。呵！他想，雖說我的父親原先生氣，以爲我死了，也許他不管我的罪過，還是樂意看見我吧！

呵！很卑下的走到他身邊，低着頭，滿身的塵跡，跪在他前面向他說：「父親，我作了孽，違逆了皇天，也違逆了你！」我將怎樣辦呢，假如那時候他用手把我扶起，回答我：「進來吧，我的孩子！」……孩子已經低首下心的上路了。

當他走出山，終於瞥見住屋的煙頂的時候，已是黃昏了。可是他還要等黑夜的陰影來把他的狼狽遮住一點。他從遠處聽出父親的聲音；他的兩膝發抖；他倒下了，雙手遮住臉，因爲他自慚形穢，明知道自己自己倒是嫡子。他餓了，他只有他的破大籃的槽縫裏一把甜美的橡實，如同他畜養的豬一樣，他從前就拿橡實充饑。他望見準備的晚餐。他望清他的母親走上石階來了……他再停留不住了，他跑下山，走進院子，惹起一隻不認識他的狗，跟着他吠。他想向僕人講話，可是他們都顯出猜疑的神氣走開了，去報告主人；他來了。無疑的，他一向在等他的兒子，因爲他一見就認識了。他張開臂膊，孩子就在他前面跪下了，一雙手遮住面孔，一雙手指着呼號：

——父親！父親！我大大的作了孽，違逆了皇天，也違逆了你；我實在不配做你的兒子，可是至少，當做你的一個僕人，最後的一個僕人，讓我在你的屋角裏過活……

父親將孩子扶起抱住了：  
——我的兒子！祝願你回到我身邊的這一天！——他的

喜悅，從心裏溢出來，變成眼淚了。他從孩子低俯的額前拾起頭向人們吩咐：

——拿一件最好的長衫來；給他穿上鞋，給他戴上一隻珍貴的戒指。到牛欄裏挑一隻最肥大的小牛，把它宰了；趕快預備一個歡樂的筵席，因為我以為死了的兒子還活着哩。當消息正在傳播，他跑開了；他並不讓別人去告訴：

——娘，我們哭的兒子回來了！

全家的歡樂，如一曲禱歌似的上升，使大兒子着實不安。如其說他也出席合家的宴會，那是父親一面講，一面敦促，騙他到那裏去的。在全體的客人中——因為即是最微賤的僕役都請到了——只有他掛起一副氣憤的臉色：一個懺悔的罪人，為什麼比他——他，從來沒有犯過罪的——還寵幸得多呢？在仁與義之間，他取義。雖說他此刻參加宴會，那是因為本來無妨讓他弟弟歡樂一夜，算是放了他一筆賬；那是因為父親母親已經允許他明天去聲責浪子，並且他自己也預備好了去嚴厲的教訓他一頓。

火把在空中燃燒。餐畢了。杯盤也拆去了。這時候，在沒有一絲風的夜裏，全家的人都困了，一個一個的走去安息。然而在浪子隔壁的房裏，我知道有一個孩子，浪子的弟弟，一夜到天亮，不曾睡着。

### 父親的責備

上帝，我今天像一個小孩似的在你的前面跪着，滿臉的眼淚。如其是我追念你的寓言，並且把它鈔在這兒，那是因

為我知道你的浪子是個什麼模樣；那是因為我在他的身上，認識了我自己；那是因為我從我的心裏聽出了，而且有時候暗暗的誦念着你使他在災難中迸出的哀鳴：

——多少雇工，在我父親的家裏吃着豐盛的麪包，而我却在這兒餓死！

我想像到父親的擁抱；觸着那樣一種愛的熱度，我的心都餓了。甚至於我想像到已往的災難；呵！我想像到人們所要求的一切。我相信這個；而且我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他走出山陵望見了久別的故居的藍瓦，他的心就撲撲的跳。我還等什麼？我還不向住屋那邊飛奔，還不奔進屋子裏去？——他們在等我呢。我已望見他們準備的小牛……停一停吧！別忙着開宴！——浪子，這時候我想起你了！告訴我，吃過團圓酒以後，第二天，父親對你講些什麼話？呵！任憑你的大兒子教唆你，父親，但願從他的言語裏，有時我還能聽到你的聲調！

——孩子，你為什麼離開了我？

——我真是離開過你嗎？父親，你不是到處都在嗎？我從來沒有忘掉過你。

——別講費話！我原來有家把你安置好了。家，是為你建立的。為了讓你的靈魂得到庇蔭，得到合式的華麗，得到安適，得到職務，於是一代代的人都在那裏工作。你，承繼的兒子，你為什麼從「家」裏逃走了呢？

——因為「家」把我關起了。「家」並非就是「你」，父親。「家」是我建立的；而且為的是你。

——呵！你並沒有講這些話，那是哥哥講的。你，你造起了整個的宇宙，並未分出「家」與「非家」。家是其他的人建立的；應用你的名義，我知道，然而不是你手造的。

——人總需要一個歇息的處所。傲氣！你以為可以露天睡覺嗎？

——難道需要如許的傲氣嗎？許多比我貧窮的人都幹過。

——那是窮人，可是你並不窮。世間誰都不能棄絕財富。

。我曾經使你在人羣之中做了富人。

——父親，你知道，我離家的時候，一切能帶的財產

我都帶走了。至於不能帶的，那又於我何有呢？

——所有你帶走的財產，你發瘋似的把它浪費了！

——我把你的黃金換來了歡樂，你的格言換來了幻想；

我的純潔，我把它換來了詩歌，我的嚴肅，我把它換來了慾

望。

——難道爲了這樣，你的節儉的父母才費盡了心力傳授

給你這許多德性嗎？

——爲的也許是受一炷更美的火來燃燒，一種新生的熱

忱把我點着了。

——想：Mojse 在聖樹叢中看見的一把純潔的火吧；它

發光，可是它並不燃燒。

——我却認識過燃燒的愛。

——我想指示給你的，倒是一種清涼的愛。那麼後來它

給你留下些什麼呢，浪子？

——歡樂的記憶。

——以及隨歡樂而來的貧困。

——在貧困中，我覺得接近了你，父親。

——那麼一定要災難才會逼你回到我的身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倒是在沙漠的乾燥中我更愛

我的口渴。

——你的貧困，使你更覺得財產的可貴。

——呵！不是的。你不懂我的話嗎？我的心，如今空空

的，只裝滿了愛。我使用我所有的財產，買回了熱忱。

——那麼你覺得離開我幸福嗎？

——我並不會覺得離開了你。

——那麼是什麼東西催你回來的呢？說。

——我不知道。也許是情性吧。

——情性，我的孩子！怎麼，倒不是愛？

——父親，我對你說過了。我從來沒有比在沙漠中更覺

得愛你些。可是每天早晨，自己要去尋找自己的食物，實在

把我累死了。在家裏，至少吃個飽。

——對了，家裏有人侍奉。這麼說，引領你回來的，倒

是飢餓了。

——同時也許是怯懦，疾病……長年吃着那種偶然尋到

的糧食，我的身體也弱下來了；因爲我吃的是野菜子，蝗虫

，蜜。那種激發熱忱的艱苦生活，後來我漸漸的支持不住了

。夜裏我冷，我想到家裏溫暖的床褥；餓了，我想到家

裏，豐盛的菜肴，往往超過我們的食量。我屈服了；要我再

掙扎下去，我實在沒有這般勇氣，這般毅力，然而……

——那麼昨天那隻肥大的小牛，你覺得很適味嗎？

——浪子咽鳴着，他的臉直撲到地上：

——父親！父親！甜橡實的野味，依然在我嘴裏哩。無

論什麼東西都不會把它埋沒掉的。

——可憐的孩子！——父親說着把他扶起了——我的話也許

太兇。這是你哥哥要我這樣的。這裏是他作主。是他要我這

樣向你講：「離開了家，便沒有幸福！」可是聽我講：你是

我造成的；你有什麼心事，我都知道。我知道什麼東西催你

上路的；我原來在路的盡頭等你哩。你該叫我……我就在那兒。

——父親！那麼不回來也可以找到你了嗎？

——既然你是累了，你回來得極是。現在去吧；到我給你預備的那間房裏去吧。今天够了；睡吧；明天去和哥哥談談。

### 哥哥的責備

浪子開始就從高處下手。

——哥哥，他開口了，我們兩個人不大相同。哥哥，我們並不相同。

哥哥：

——那是你的錯。

——爲什麼是我的錯？

——因爲我遵守常道；一切與常道分離的，不是驕傲的果實，便是驕傲的種因。

——難道我所有的特質都是缺點嗎？

——只有引你走入常道的，才叫它是優點，其餘的一切，便應當裁制。

——我就怕這種裁害。要知道，你要劃除的那一部分，它也是從父親來的。

——並非劃除，是裁制，我已經講過了。

——我懂得很清楚，無非就是這樣我會經裁制了我的德性。

——却正因此我才重新找到它了。德性這東西，應該發揚它。聽清楚，我向你提議的，不是你自身的低減，是你自

身的發揚；你的肉體上和你的精神上最歧異，最不受約束的各種質素，都得讓它們像合奏樂一般的共同工作，「惡劣」得供養「優秀」，「優秀」得服從……

——我從前也是尋找一種自身的發揚，我在沙漠中找到了，也許和你現在所講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老實說，我要你接受我提出的那一種。

——我們的父親說話，倒沒有你這樣兇哩。

——我知道父親和你說些什麼，空泛得很。他自己也說得不清楚；因此，一般人把他的意思誤解了。可是我，我實在認清了他的意思。在侍役中，我是唯一的傳話人，誰要了解父親的意思，就得聽我的話。

——沒有你，我仍然很容易了解他。

——你自以爲了解，實則你懂錯了。世間沒有多種的方式去認識「父親」，也沒有多種的方式去聽他的話，也沒有多種的方式去愛他，使我們都集合在他的愛的光輝之下。

——在他的「家」中。

——這愛引了我們到家中。你當然知道得很清楚，既是你回來了。告訴我，現在：是什麼東西引你出門的？

——我着實覺得「家」並不是全世界。就是我呢，我也不完全是你所希冀的那樣一個人。我時時不由自主的想像到另外的文化，另外的土地和一些未經開闢，未經跑過的道路；我想像到我孕育着一個新生命，它時刻向外飛了。我便逃走了。

——想想吧：如果我和你一樣拋棄了父親的家，那該變成個什麼樣子，說不定我們的財產，都被僕人和盜賊搶光了。

——那有什麼要緊呢，既是那時候我瞥見了別的財產：

——你誇張得厲害。弟弟，無紀律的狀況曾經有過了。

人是從怎樣一種混沌中產出的，假如你不知道，你就得探問一下。他產壞了；一旦聖靈不把他扶着，他便隨着他的一團原始的重量直往下墜了。你可是別拿你自己來試驗：組成你的各種已經安排就緒的質素，只等你一聲允諾，一絲鬆懈，便立刻回到混亂的局面了……然而你永遠不會知道的，却是改造人類所應要的時日。現在模型找到了，我們應該保住它。「緊緊的握着你所所有的」，上帝向教堂的擁護者說；他接着又說：「別讓誰奪去你的王冠」。「你所有的」，便是你的王冠，便是這高出人羣的帝位。你的王冠，篡奪者早窺伺着，他到處都是，他在你的四周逡巡，他在你的心內。緊緊的握着，弟弟，緊緊的握着！

——我放手太久了，我再不能握住我的財產……

——能的，能的，我幫助你。你不在家的時候，這份財產我已經看守住了。

——還有，上帝的那句話，我知道；你並沒有把它全引出來。

——對的，結着是這樣講：「戰勝的人，我便使用他做教堂的一隻柱石，他就永遠不得出來了。」

——永遠不得出來了，我就怕這一點。

——如果是爲他的幸福呢？

——呵！我明白。可是那裏，我會經待過……

——分明你覺得逃出來的不妙，既然你又願意回來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回來了；我承認。

——你在別處能尋到的財產，那一件在這兒不是顯得綽綽有餘呢？或者可以這樣說：只有這裏，才有你的財產。

——我知道，你替我保全了一些產業。

——不會被你浪費的那一份產業，就是說：我們共有的那一份：地產。

——這麼說來，我一點私有的財產都沒有嗎？

——有的；也許父親還要給你一份特別的財物。

——我只要那一份；我只保留那一份。

——多狂妄！他不會同你商量的。這份財產是屬於我們那一個的，還沒有歸定；我勸你還是把它放棄了吧。這份私人財產，原來就是它毀了你；也就是你立刻拿去揮霍了的財產。

——但是別的財產，我又不能帶走哩。

——所以至今還是完完整整的在那兒。今天够了。享受家中的安息吧。

——好的，因爲我倦了。

——祝福你的困倦！現在去睡吧。明天去同母親談談。

## 母親

淘氣的孩子，聽了哥哥的言論，你的理性還要反抗，現在便讓你的心來說話吧。你這樣是多麼舒服呵，半個身子伏在坐着的母親的腳下，面孔藏在她的膝間，感受她的慈祥的手撫抑着你倔強的頸子！

——爲什麼你離開我這麼久？

——既然你只拿眼淚來答話：

——現在爲什麼哭呢，孩子？你已是回到我這裏來了。

——在等你的期間，我的眼淚都淌完了。

——你也等我嗎？

——從來我沒有把你忘掉。每天夜晚，在沒有睡着以前



我想：假如他今天夜晚回來了，他知道開門嗎？我好不容易睡着。每天早晨，還沒有完全醒轉來，我又想：難道是今天回來嗎？我就祈禱。我祈禱了多少次，畢竟你回來了。

——是你的祈禱使我回來的。

——別笑我，孩子。

——呵，母親！我很卑下的回到你跟前來了。你瞧我把我的頭放到比你的心還要低呢！昨天的念頭，沒有一個今天不是顯得空虛。此刻我在你的身邊，我簡直不明白我為什麼當初離開了家。

——你再不會走吧？

——我再不能走。

——那麼當初外邊有什麼東西引誘你？

——我再不願意想它了：沒有什麼……我自己。

——你以為離開我們就會尋到幸福嗎？

——我並不是追尋幸福。

——你追尋什麼呢？

——追尋……我是誰。

——呵！爺娘的兒子，弟兄的弟兄。

——我並不像我的弟兄。別講這個吧；反正我回來了。

——不，講下去；別以為你的弟兄是和你那般的不同。

——從今以後，我唯一的心願，便是做效你們。

——你講這話，像是不得已似的。

——世間沒有比一個人要實現他的異點更吃力些。這次

的行程，算把我累够了。

——你老了許多，真的。

——我受了苦。

——可憐的孩子！想來你的床，不會每夜都鋪得現成，

你每頓飯，也不會有整齊的杯碟。

——我尋到什麼就吃什麼；多半的時候，我只能拿爛的或生的菓子充飢。

——至多，你只是挨餓吧？

——中午的太陽，夜半的寒風，沙漠中不安定的沙，刺得我腳上流血的荊棘，這一切都不能阻攔我，可是——我沒有向哥哥講——我還得事奉……

——你為什麼瞞住呢？

——事奉一般不良的主人，他們蹂躪我的身體，激動我的氣性，並且簡直不給我點糧食。那時候我便想：呵！爲事奉而事奉……我在夢中重見家鄉了；我就回來了。

——你現在打算做什麼呢？

——我告訴你過了，母親；極力做效我的哥哥；管理我們的財產；和他一樣，娶老婆……

——你講這話，無疑的你想到了什麼人了。

——呵！不論什麼人，一經你選擇，我便歡喜。你依照辦理哥哥的事那樣辦就是。

——我倒想依照你的意志去選擇哩。

——有什麼要緊的！我的心選擇過了。我放棄從前驅了我離家的那種壯氣。指導我選擇吧。我告訴你，我服從。我並且同樣的要我的孩子們也服從。那麼我這番企圖，便不致於沒有意義。

——聽我講，眼面前就有個孩子，你可以管了。

——你講什麼？你講誰？

——你的弟弟。你出門的時候，他還不滿十歲，你不十分認識他，然而他……

——講下去，母親；你現在還担什麼心事？  
——在他身上，你會認識你自己，因為他和你離家的時候完全一樣。

——像我？

——是的，像以前的你，唉喲！還不像現在改變過來的你。

——希望將來會改變過來。

——應該要他馬上改變過來。你同他談談吧；想來你的話，他會聽的。仔細告訴他路上有多少的厄難；免了他……

——有什麼會使你在弟弟的身上這樣驚慌？也許你們兩個只是一種面貌的相似……

——不，不；你們的類似是屬於內心的。我從前為你並沒有現在這樣的担心事。他看書太多，而且他愛好的不全是好書。

——不過如此嗎？

——他時常蹲在花園裏最高的地方；從那兒，你知道的，望過牆頭，可以望見全鄉。

——我還記得。再沒有別的了嗎？

——他在莊家比在家的時候多。

——呵！他在那兒做什麼呢？

——倒不做什麼壞的事。只是他來往的，並不是農夫，倒是同我們最不相干的一般流氓和一般外鄉人。內中特別是那一位，從遠方來的，時時講故事給他聽。

——呵！那個養豬的。

——對了，你認識他嗎？……爲了聽他講故事，你弟弟每天下午隨他到豬棚裏去；他只回家吃飯，胃口也沒有，滿身的臭氣。勸話，是沒有用的；威脅，他更顯得強硬了。有

幾次清早，天剛亮，我們誰都沒有起來，他便跑去隨着豬夫出去放豬，一直隨到大門口。

——他，他是知道不應該出去的。

——你從前也知道。總有一天他會逃走的，我明白，總有一天他會走的。

——不會的，母親！我去同他談談，你別驚慌！

——你的話，我知道他會聽的。你沒有看到第一夜他怎樣的看你嗎？你的破衣服，顯得多有魔力呵！接着又是你父親給你被上的那件紫衫。我恐怕他在他的腦子裏，不免將這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我恐怕首先引動他的，莫非就是這件破衣服吧。可是現在我覺得這種猜想有點不近情理了。因爲，假如你當初預想到這許多辛苦，你也許不會離開我們，是不是？

——我真不懂當初我怎樣會離開了你，母親。

——那麼，這些話，你完全告訴他吧。

——明天晚上，我去告訴他。親我一親吧，母親，像我一小時時候，你望着我睡一樣。我睡睡來了。

——去睡呀。我爲你們大家去祈禱。

### 與弟弟的談話

這是一間就在浪子的臥室的隔壁——一間並不窄小，四壁精光的屋子。浪子，手裏拿着燈，走近床，他的弟弟正躺在床上，面孔對着牆。他開口了，聲音低低的，爲的是如果孩子睡着了，便不去驚動他。

——我想同你談談，弟弟。

——難道有人阻止你嗎？

——我以為你睡着了。  
——並不一定要睡着才能做夢。  
——你在做夢；那麼你在做什麼夢？  
——於你何干？我自己已經不懂我的夢，想來決不是你  
能解釋的。

——那麼你的夢全是很微妙的！如果你講給我聽，我倒  
想試試看。

——你的夢，難道是你自己選擇的嗎？至於我的夢，我  
全聽他們自己作主，比我自己還自由些……你來這兒幹什麼  
？爲什麼攪醒我？

——你並沒有睡着，弟弟；我隨意和你談談。

——你有些什麼話和我談？

——沒有什麼，如果你是這種腔調兒。

——那麼再見。

浪子向門口那邊走，可是他把那盞光亮已經暗淡的洋燈  
放在地上，他又退回來了，挨床坐下，在微光中慢慢的摩撫  
着孩子翻過去的面孔。

——我從來沒有你這樣兜的問答哥哥，然而我也是反對  
他。

——倔強的孩子，突然在床上豎起來了。

——原來是哥哥打發你來的？

——不是，弟弟，不是他，是我們的母親。

——你就不會自動的來？

——可是我來這裏是一種友誼的行動。

——孩子從床上翻起來，一眼釘住了浪子。

——在我們的骨肉中，還有人是我的朋友嗎？

——你誤會了我們的哥哥……

——別向我講他吧！我恨死他……提起他我就不耐煩。  
就因爲他，我才對你生氣。

——那是怎樣呢？

——你不會明白的。

——然而，講講吧……

浪子抱着弟弟搖……年青的孩子早已軟化了：

——你回家的那一夜，我睡不成覺。通夜我這樣想：我

另外有一個哥哥，我却不知道……就爲了這個，當我在院子

內望見你走進來，滿身是光彩，我的心才跳得那樣利害。

——唉！那時候我還穿一件破衣服呢。

——是的；我看見；然而你已是光彩滿身了。我又看見

父親，他給你戴上一隻戒指，那是我們大哥哥所沒有的。我

並不想向誰打聽你的來歷，那只知道你是從很遠的地方回來

的。你的眼睛，在筵席上……

——你也在席間嗎？

——呵！我知道你沒有看見我。你吃飯的時候，老是垂

精打彩的望着遠處。第二天夜晚，你和父親談話，那對的，

但是第三天夜晚……

——講下去吧。

——即使是一句親愛話，你也該向我講呀！

——那麼你在等我嗎？

——真等死我！你想我恨哥哥會恨到這步田地，如果那

天夜晚你沒有和他談話，而且談得那麼久？究竟你們有什麼

話講？你知道，如果你是我的同類，你和他就不會有絲毫共

同之點。

——我曾經對他犯了很大的過錯。

——會這樣嗎？

——至少是對於我們的父母。你知道，我是從家裏逃出去的。

——是的，我知道。很早的事情，是不是？

——差不多在你這樣大年紀的時候。

——呵！……這便是你所說的過錯嗎？

——是，這便是我的過錯，我的罪孽。

——你逃走的時候，你覺得是犯罪嗎？

——不；我倒是覺得非逃走不可。

——後來你遇到什麼，居然會把你的真理變成了錯誤？

——我受了苦。

——因此，你才說：我錯了。

——不是的；因此，我才愁。

——以前，你從來不想嗎？

——想，只是我的理智軟弱，往往要受情感的支配。

——如同後來甘受痛苦的支配一樣；以致今日你向後轉

……：你自己被征服。

——不，不全是的；我不得已。

——結果，你算是放棄：你自己要實現的那種面目。

——無庸說是：傲氣；要我去實現的。

——孩子有一會兒不作聲，後來他突然啞鳴的哭起來了：

——哥哥！我現在正和你離家的時候一樣。說吧：你在

路上只遇到絕望和失意嗎？我預料到的一切異地的風光，難道都是幻想嗎？我心裏感覺到的種種新奇，難道都是瘋狂嗎？

說吧：你在路上遇到什麼失意事故？什麼東西逼你回來的？

——我尋找的那種自由，我失去了；後來變成俘虜了，

我得事奉。

——我在這裏，也是俘虜。

——是的，可是我得事奉不良的主人，在這兒，你事奉的畢竟是你的親人。

——唉！爲事奉而事奉，難道我們連這點選擇奴隸的自由都沒有嗎？

——我當初也這樣希望過。我追逐我的慾望，如同Satan

追逐他的驢婆子，凡是脚步走得到的地方，我都走到了。可是，

在他遇到幸福的處所，我在那兒找到的却是厄難。然而……

——你沒有走錯路嗎？

——我一直向前走。

——你敢自信嗎？不過世界上還有其他的王國和沒主的

土地正待我們發現哩。

——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的；我覺得到的。我彷彿已經在那兒坐鎮了

。

——傲氣！

——呵！這是哥哥對你說的話，爲什麼現在又來對我說

呢？你怎麼沒有保全你的傲氣呵！也許你就不會回來的。

——那麼一來，我就不會認識你了。

——不然，我在那裏趕着你了，你就認我做你的弟兄；

並且我還覺得，爲了找你我才想走。

——你想走？

——你沒有懂嗎？難道你還不鼓勵我走嗎？

——我倒想省得你再跑回來；可是首先，得使你別走。

——不，不，別對我這樣講；不，這不是你願意講的話

。

——從前你走的時候，你也是這樣：一股出征人的氣概。

——就是這一點，使我更感覺到事奉別人的難受。

——那麼你爲什麼屈服呢？難道你已是這樣困倦嗎？

——不，還沒有；只是我懷疑。

——這怎樣講？

——懷疑一切，懷疑我自己；我想停下來，想找個歸宿。

——這位主人允許我的安適，使我動心了……是的，現在我感覺到，我軟化了。

——浪子垂下頭了，雙手遮住眼睛。

——但是開始呢？

——我在一片荒野的大地上走了很久。

——是沙漠？

——不完全是沙漠。

——你在那裏找什麼呢？

——我也莫明其妙。

——站起來吧。你睡床頭桌子上，那邊，那本破爛的書

旁邊。

——我瞧見一隻裂口的石榴。

——這是那個養豬的，他出去了三天，一天下午帶來給

我的。

——對了，這是一隻野石榴。

——我知道；它有一股可怕的酸味兒；不過我覺得假如

我有點口渴，我便會咬它的。

——呵！現在可以告訴你了；我在沙漠中尋找的，正是

這口渴。

——只有這種不甜的菓子才能解除的一種口渴……

——不；倒是它使我們更歡喜這口渴。

——你知道在什麼地方採摘嗎？

——在一個荒廢的菓子園裏，到那裏天還沒有黑。也沒有牆壁隔開沙漠。那兒有一條小溪，幾隻半熟的菓子，掛在樹枝上。

——什麼菓子？

——和我們園子裏的一樣，不過它是野的罷了。那兒整天都很熱。

——聽，你知道我今天夜晚爲什麼等你嗎？不，今夜完了我便動身走。今夜，今夜，天一發亮……我已經束好腰了，我已經藏好我的草鞋了。

——怎麼！我不能做到的，你居然想做嗎？

——你給我打開了路，哥哥；想起你，我就會有勇氣。

——我應該欽佩你，你倒是應該忘掉我。你帶些什麼東西？

西？

——你知道的，我是小兒子；家產，我沒有分。我走，

什麼都不帶。

——倒是這樣的好。

——你向窗口那邊望什麼？

——我們先人的墓園。

——哥哥……（孩子從床上站起來，舉起同他的聲音一般柔軟的胳膊圍住浪子的頸子）——同我一塊兒走吧！

——讓我在這裏吧！讓我在這裏吧！讓我在這裏安慰母親。沒有我，你還勇敢些。現在是時候了，天在發亮。悄悄的出去吧。來，親我一親吧，弟弟；你帶走了我一切的希望。

——勇敢些！忘掉我們，忘掉我！但願你不致於回來……慢慢的下去吧。我拿着燈……

——呵！牽住我，一直到大門口。

——當心石階……

# 意洛的美神

(法梅里美作)

陳硯俠譯

安得那塑像如我一樣好而勇敢

——嗜好荒誕之談的路西

我走下卡尼庫最末的山邱，雖則太陽已落，我還辨得出那片平原上我向着牠前進的意洛城的許多房子。

——你知道，我對那加達朗人說，他從昨天起作我的引路人，你一定知道彼賀亞德先生住在那裏吧？

——我知不知道！他嚷着說，我熟習他的房子就如我自己的一樣；若不是天這麼黑，我可以立刻指給你看。那是意洛最漂亮的房子。他有的是錢，唔，彼賀亞德先生；他還讓他的兒子和比他更闊的人結婚。

——這婚禮不久就舉行嗎？我問他。

——不久了！也許提琴隊都已爲婚禮預備下。今兒晚上，也許，明兒，後兒，我知道！這婚禮將在彼加移舉行。因爲他的兒子娶的是彼加移小姐。一定講究極哪，唔！

——是我的朋友P君介紹我去見彼賀亞德先生。他對我講過他是個極有學識的考古家，且具有不畏艱難的熱心。他會很高興把十里左近的殘跡指點我看。因此我便打算靠他去瞻覽意洛附近，我曉得那裏富有上古和中世紀的碑銘。方才人家對我提到的這件婚事，竟將我的計畫擾亂。

——我去擾攘人家的喜事，我想。可是人家死等着我；P君已給了通知，我當然得去。

——咱們打個賭，先生，引路者和我說，咱們已到了平地，咱來賭支雪茄，看我猜得到您到彼賀亞德先生家做什麼？

——可是，我遞給他一支雪茄說，這並不難猜到。在這個時辰，在卡尼庫山中行了六里路後，最大的事，自然是吃晚飯。

——不錯，可是明天？……哪，我敢賭說您來意洛爲的是看那偶像？我看見您盡謝亞伯拉那兒的聖像就猜着了。

——偶像！什麼偶像？這字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怎麼！在貝比郎他們沒講您聽彼賀亞德先生發現一個土裏的偶像？

——你是說用密土或陶土塑成的像？

——不是。唔，滿是銅做的，真够做好些大銅板兒。越重得像個教堂裏的鐘。入地極深，在一棵橄欖樹頭我們尋獲了她。

——你原來也親見着這個發現？

——正是，先生。半個月前，彼賀亞德先生叫我們，約翰，柯羅和我，把去年被霜打壞的一株橄欖樹拔去。去年年頭很不好，您是知道的。就正在動手的時候，約翰，柯羅專心一意的的工作，給了一鋤頭，我聽見「錘……」像是打在鱗上

。這是什麼呢？我說。我們不停的勸，勸着勸着，露出一支黑手，像一支死人手從地裏伸出來。我，我可害怕了。我跑到先生那裏，對他說：——死人啊，主人，在橄欖樹下，得把教士找來。——什麼死人？他說。他來了，剛一看見那隻手，他便叫起來：——一件古董！一件古董！——您簡直會以為他是得了件寶物。隨他動手動腳，忙忙亂亂的，工作得幾乎和我們倆一樣多。

——你們到底找到些什麼？

——一個高大的黑女人，不止半裸着身體，說得體面點，先生，滿是銅做的，彼賀亞德先生告訴我們說這是多神教時代的一塑神像……什麼沙洛曼羅時代！

——我明白是什麼了……一個倒塌了的修道院裏的一尊青銅鑄的慈悲聖母像。

——慈悲聖母像！好麼！……我早就認出她了，如果她是個慈悲聖母。這是個偶像，我跟你說：隨她那副神氣就顯得出來。她定着大白眼睛瞪你……直像是在打量你的面孔。我們得垂下眼睛，是的，在望她的時候。

——白眼睛？那一定是嵌入銅裏的。這許是個羅馬的雕像。

——羅馬的！對哪。彼賀亞德先生說這是個羅馬雕像。呀！我聽出您也是一個和他一樣有學問的人。

——她是否很完整的，保存得很好？

——呵！先生，她什麼也不缺。而且比市政廳裏那個石膏塗色的，路易·非力的半身像更美麗更完成得好。但雖如此，我總不喜歡她的面容。她帶着險惡的神氣……而實際上她也是險惡。

——險惡？她對你做了些什麼險惡的行爲嗎？

——不恰恰是對我；可是您聽吧。我們四個人下手把她的腿，彼賀亞德先生也用繩子幫着拉，雖則他的力量比一雙雞還大不了多少，這位尊貴的先生！好不容易我們才把她的腿，我正要撿一片瓦把她的腿平，拍碎啦！你瞧她仰面朝天，整個兒倒下來哪。我說：小心底下！可是不够快，約翰·柯羅已來不及提他的腿……

——那麼他受了傷？

——整個兒斷得像瓜棚的一條木樁，他那條可憐的腿！噢！我看見了這，我火哪，我！我想幾顆頭把那偶像敲碎，可是彼賀亞德先生攔着我。他給了些錢給約翰·柯羅，這一位在牀上躺了十五天還起不來，醫生還說他這一條腿永不能像那一條走得一樣了。多倒楣，他是我們最好的競走者，而且除了彼賀亞德先生的兒子，就算他網球打得最棒。阿風斯·彼賀亞德先生可發了愁，因為他是他的球伴。他們打球才有個頭呢，拍！拍！球兒老也不沾地。

——這樣閒談着，我們不覺進了意洛城，不久我便站在彼賀亞德先生前面。這是個鬚髮的小老翁，健捷，修整，紅糟鼻子，一副快活滑稽的神情。在拆閱P君的信之先，他讓我坐在一張擺好了菜飯的桌旁，把我介紹給他的妻和兒子，說是個著名的考古家，來掘發被一般學者談忘了的路西昂(註一)。

大家都很開胃的吃着，因為山中清新的空氣最能使人健飯，我審視我的主人們。我曾略提到過彼賀亞德先生，在這裏我須補說他的確活潑不過。他說話，吃，站起身，跑向書櫃，給我搬些書來，讓我看銅，木的刻印，替我斟酒；連兩分鐘休息的時間都不曾有過。他的妻，和一般四十歲以外的加達羅洛女人一樣，太胖了點，看來真是個地道的鄉下太太，專心致意的管理她的家務。雖則這頓晚飯至少够六個人吃

的，她還要跑到廚房，吩咐殺鴿子，煎鱈魚，開了不知多少罐糖菓。只一會兒工夫，桌上已堆滿了碟子和瓶子，如果我把他們給我的東西樣樣都嚐一點點的話，我便得飽死。但我每拒絕一碟菜，便又引起新的抱歉。他們怕我在意洛感到很不舒服。外省人缺乏交際的手腕，巴黎佬又那麼難侍候！

在他的父母來來往往，忙得不開交的時候，阿風斯·彼賀亞德先生則像個半身塑像，動也不動。這是個高身量，二十六歲的青年，面目勻整漂亮，只是缺乏表情。他的大力士的身段和姿態，證明地方上的居民稱他爲不知疲倦的網球好手，是確實的。這天晚上，他穿得很講究，完全依照最近一期時裝日報的圖樣。可是我覺得他在這些衣服裏，似乎很不自然；他硬得像一條柱子，裹在他的絲絨領中；若想轉動，非得整個兒一齊來。他那褐色的巨手，和短禿的指甲，異樣的反映着他的服裝。這簡直是一雙工人的手，從一個時髦者的袖子裏伸出來。還有，他雖然很新奇的從頭至腳的打量我，審察我的巴黎人的品格，而這一晚間，他對我僅只說過一次話，是爲了要問我的鐵鍊是從那裏買來的。

呀！我的貴客，晚飯快要吃完的時候彼賀亞德先生對我說，你是我的呢，你在我的家裏。我可不能再放懸你，除非到了你把我們山中的奇物都看盡了的時候。你得要學習怎樣認識我們的路西昂，然後評其價值。你猜不到我們要領你看的那些是什麼。腓尼基的碑誌，西爾特的，羅馬的，阿拉伯的，畢壯斯的，你都可以看到，自大的松柏而至小的香料樹。走遍所有的地方，一塊磚頭都不能錯過你。

一陣咳嗽的發作使他不得不住口。我乘機對他說在他合家歡慶的時辰打攪他，我會很不安的。假使他願意把關於我該如何遊歷的高明的指導講給我聽，我便可以，不必勞他相

伴……

——呀！你是說的這孩子的婚事，他打斷我的話說。小事情，後天就辦。你也同我們一起參加婚禮，都是些家裏人，因爲新婦正戴着她承繼遺產的一個姑母的孝。所以什麼熱鬧，什麼跳舞都沒有……真可惜……不然的話，你可以看見我們加達羅洛女人的舞蹈……她們很漂亮，你也許還會願意學我的阿風斯呢。一件婚事，人家都說，常引起第二件……星期六，這對新人完了婚，我有了空，我們便開始上道。請你原諒我們讓這鄉下的婚典煩攪你。對於一個過够了盛節的巴黎人……而且是個沒有舞蹈的婚禮！不過，你總可以看到一個新娘……一個新娘……然後你再告訴我些新聞。但是，你是個極莊重的男人，你已不再喜歡看女人了。我有比這更好的東西給你看。我給你看一點東西！我留著牠讓你明天吃一驚。

我的老天爺！我說，家裏有寶，怎能想讓人不知到。我想我已經猜到你預備使我驚奇的是什麼了。但若說的果真就是你的，那個塑像，那麼昨天我的引路者對我陳述的那些，益發激起我的好奇心，而更急欲瞻仰瞻仰了。

呀！他已經對你提到那『偶像』！他們都這樣叫我那美麗的維娜絲(VIR)……可是，現在我什麼也不想對你說。明天，大白天真，你應去，看我認爲她是傑作有沒有道理。真他那個的！你來得再湊巧沒有了！那上面有一些刻文，我學識淺陋的我，只能照我的意思去猜測……可是一位巴黎學者！……你也許會笑話我的譯文……因爲我作了一篇說明……和你談着話的我……一個外省的考古者，我是有過聲名來的……我要震驚出版界……——如果你肯讀一讀，

(註)路西昂是法蘭西之一省，在意大利邊界上，地下埋藏的古物極多。



並替我修改，我可以希望……比方說，我十分好奇的想知道你怎麼譯那座子上的刻文：CAVE……可是現在我還什麼都不想問你！明天再說！明天再說。今天不再談維娜絲一個字了！

——對了，彼賀亞德，他妻說，把你的偶像放在一邊吧，你該看見你攪着先生連飯都吃不好。得哪！先生在巴黎看見過的塑像有的是比你那個漂亮的。在提樂藝，整打都有，也都是青銅的。

——誰能多麼不懂事，這位鄉下不懂事的女聖人！彼賀亞德先生打斷她的話。拿一件珍奇的古物和庫司徒（註二）的平凡的製像相比！

正如以不敬的言詞  
我的妻談論上帝！

——你知道嗎，我的妻想我將我的塑像融了，替我們的教堂做個鐘。因為那樣她就可做那鐘的命名者。米洪的一個協夫得夫啊（協夫得夫 *Chet Douvire*，傑作之意，又作監工之工頭解——譯者註），先生！

——協夫得夫！協夫得夫！她當得多麼漂亮的協夫得夫！把個工人的腿都弄斷了！

——我的妻，你聽見嗎？彼賀亞德用很果決的聲調說着，把穿着彩色絲襪的右腿伸到她面前，倘使我的維娜絲把我這條腿壓斷，我決不後悔。

——我的老天爺！彼賀亞德，你怎能說這樣的話！幸而那人已好了些……而我至今還沒有勇氣敢再看這個降人以災禍的塑像呢。可憐的約翰·柯羅！

——被維娜絲毒傷，先生，彼賀亞德先生大笑說，被維娜絲毒傷了，莽夫怨曰：

不可謂哉，維娜絲及其饋贈品。

誰不會被維娜絲弄傷過？

阿風斯先生懂得法文比拉丁文多，望着我很聰明似的眨一眨眼，意思說：你呢，巴黎人，你懂得嗎？

晚飯吃完了。我從一點鐘以前就不能再吃。我非常疲倦，實在無法隱藏煩躁從我臉上逃出的呵欠。彼賀亞德太太頭一個看見，才發覺是睡覺的時候了。於是乎，新樣的道歉又開了頭，說什麼我的住所很壞，什麼也不能像在巴黎。什麼在外省真個不舒服！什麼對路西昂的居民須大量包涵。我白解說了半天說跑了許多山路之後，一束稻麥的梗子對我都如一張極舒適的牀，而他們依然老求我饒恕他們窮鄉下佬，他們不能如心所願的款待我。好容易上到了我的寢室，彼賀亞德先生陪着我。那樓梯，最上的幾級是木做的，直達一條長弄，弄裏列着好幾間屋子。

——右首，我的居停說，是我給未來的阿風斯太太預備的房間。你的睡房在弄的那一頭。你覺得吧，他又做出極精細的神情說，你覺得應該離新婚夫婦遠點好不是。你在房子的這一端，她們在另一頭。

我們進了間陳設整齊的屋子，那裏面頭一樣使我注目的是一張七尺長六尺寬的牀，高得須用凳子幫忙才爬得上去。居停主人把喚人鈴的位置指我看，再親自檢查一遍，看糖盅是滿滿的，花露水一瓶瓶擺好在梳妝台上，又再三問我缺少什麼不，然後祝我晚安，把我獨留在屋裏。

窗子都是關着的。在未脫衣服之先，我打開一面窗，吸吸夜間的空氣，在一頓冗長的晚飯之後，覺得牠異樣清爽。對面是卡尼庫山，風景壯麗，而今夜浴在明月的清輝之下，尤令我覺得她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山。我默默瞻仰了好一會她的超絕的體態，正待關上窗子，忽在一垂眼間，我瞥見那個塑像，在一個座子上，離住宅約二十土瓦司之遙。她是安放在一片荆棘圍成的籬巴之一角落裏，這籬巴界開一個大正方形的小園，非常平坦，後來我才曉得那就是這城中打網球的場所。這片地原是彼賀亞德先生的，爲了順從他兒子迫切的請求，遂讓歸公有。

我距塑像過遙，無從辨清她的姿態；我只能猜忖她的高度，大概是六尺左右。這時，有兩個市上的頑童，從球場旁路過，距籬巴很近，嘴裏吹着路西昂的美麗的調子壯麗的山，他們停了脚步去看那塑像。其中的一個高聲的吶喊她，他說的加達羅洛語，可是我在路西昂已很久，足可聽懂他說的大概是些什麼。

你在這兒哩，壞蛋！（加達羅洛的語氣特別起勁）你在這兒！他說，趕緊就是你把約翰·柯羅的腿壓斷了！如果你是我的，我早把你的脖子砍斷。

得啦！用什麼砍？那一個說，她是鋼的，埃替安想弄傷她，而她硬得反把他的鎚刀折斷了。這還是多神教時代的鋼，比無論什麼都堅硬。

假使我手裏有我那把鑿刀，（他大概是個製鎖匠的學徒。）我馬上讓她的太白眼睛給我滾出來，像我從杏核裏挖出杏仁一樣。那銀子够值五佛郎的。

他們走遠了幾步。

——我得和偶像道個晚安，兩個學徒中較大的那個說着

，猛停了步。

他俯下身去，一定是拾一塊石頭。我看見他張開手臂，擲一點什麼東西，跟着青銅上發出一聲巨響。同時，那學徒用手撫着頭，大聲呼痛。

她又給我扔回來了！他喊着說。

於是我這兩位頑童飛腿遁去。這顯然是那石塊從那金屬上躍起，惹惱了他對那女神的滑稽的侮辱。

我關上窗子，笑得不亦樂乎。

——又一個藝術破壞者被維娜絲懲戒了。希望所有破壞我們的雕刻，建築的古物的人，都如是掉了他們的腦袋。

這樣慈悲恭祝着，我便入了睡鄉。

醒來時天已大亮。在我的牀邊，一面是彼賀亞德先生，穿着睡衣；另一面是他太太打發來的一個僕役，手裏擎着一杯恰克拉。

喂，起來吧，巴黎人！睡醒咱首都的懶漢們！我倉忙著衣時，主人這樣說。八點鐘了，還在牀上！我，我從六點就起來哪。你睡我上來了三次；我用脚尖行近你的房門；沒有人，一點生氣也沒有。在你這樣年紀睡太多不好的。還有我的維娜絲你還不會看見。嘿，快給我喝了這杯巴色落樂的恰克拉……真正是私運貨……是巴黎找不出的恰克拉。打點好精神吧，一到你立在我的維娜絲之前，就誰都無法把你拉開了。

只五分鐘工夫，我已收拾好，這就是說，括了一半臉，衣鈕扣得亂七八糟，被喝下去的沸熱的恰克拉燙得要命，我下到園中，立在一個絕美的塑像前。

這的確是個維娜絲，具着絕倫的美色，上身裸着，一如

（註二）庫同是十七、十八世紀時法國三個著名雕刻匠的姓氏。

古人刻畫聖像的習慣；右手抬起，高及乳部，手心向裏，拇指和頭兩個手指張開，其他兩個輕輕屈起。另一隻手靠近臀部，拽着遮覆她下身的那條巾。這塑像的姿勢使我聯想到一幅精拳者的畫，名子不知爲什麼叫做約曼尼殊。也許作者是想把這女神做成正在精拳的樣子。

無論如何，想我比這維娜絲的體態更完美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什麼都柔媚不過，迷人不過她的曲線；什麼都華美不過，高貴不過她的披巾。我以為是個巴斯昂的作品，而見到的竟是雕像術全盛時代的傑構，尤使我驚奇的，是她那些美妙逼真的形態，真使人疑心這是從真人鑄出的模子，如果大自然果會產出過這樣完美的模型的。頭上擡起的髮，似是從前會鍍過金。頭小得像一般希臘的造像，微向前傾。至於她的面容，我將永遠無法解釋她的奇秘的神情，她的模樣和我記憶中的任何一個古代塑像都不近似。這絕不是一種鎮靜莊嚴的美，如一般希臘雕刻家依了學理而產出的嚴肅的板滯。在這裏，正相反，我驚奇着很顯明的感到那藝術家故欲暴露狡猾直至於險惡的意向。面上的線紋輕輕緊縮着；眼尾略斜，嘴角上翹，鼻孔微微張開。輕蔑，譏嘲，殘酷，竟從這絕美的面容上浮出來。的確的，越看久了這令人驚嘆的塑像，越覺心裏生出一種難堪的苦悶：怎麼這樣一個絕世嬌顏，會附於一個毫無知覺的軀體。

——這個模型是否有過她的生命在人間，我對彼賀亞德先生說，我懷疑上天未必造出這樣一個女人，我可憐她的愛人們！她一定高興使他們失望而死。她的表情裏含着兇暴，不過我的確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東西。

此殆維娜絲聚精會神於其獲得之餌！

彼賀亞德先生高聲說，因了我的嘆賞而非常得意。

這種極惡的譏嘲的神情，也許是因了嵌入眼裏的光耀的銀睛和日積月累而生出的黑綠的銅鏽的反映，遂更加顯著。她的發亮的眼，使人幻覺着真實，幻覺着她的生命。我記起我的引路者對我說過的話，說她使觀望他的人都得低眼。這幾乎是實情，我自己都不禁怨恨我自己，當我覺得在這個銅臉面前有些不自在的時候。

——現在你既整個詳細的觀賞過了，我的考古的好同志，主人說，請讓我們開個科學討論會吧。你對於你這一點都不會留心到的這行刻文作何解釋？

他指那像座叫我看看，我看見這樣一行字：

CAVEA MANTHON

——博學多聞之先生，君意對此云何？他磨搓着兩手問我。應酬我們對於這 Cavea Mantehon 的解釋會不會碰到一塊兒！

——但是，我回答說，這裏有兩種解釋。我們可以譯作：「提防愛你的人，不要信靠你的情侶。」不過 Cavea Mantehon 作此解法不知算不算得漂亮的拉丁語。看了這女人那副兇險的神氣，我覺得那位藝術家的意思是想喚醒觀衆謹防這可怕的美色。因此我想譯作：「小心你自己啊，如果她愛上了你。」

——唔！彼賀亞德先生說，這意見足供採用；但，請恕拂逆尊意，我還是喜歡第一個譯法一點，我可加以解釋，你知道維娜絲的愛人是誰嗎？

——好幾個呢。

——是的；不過頭一個是無爾幹。他的意思不是想說：「任你美，任你高傲，你還是要有一個打鐵匠，一個醜陋的

讀者作你的愛人。」這是，先生，對妖冶的女人們的很好教訓。

我禁不住微笑，這段引申是來得那麼牽強。

拉丁語真是一種簡略得可怕的方言，我謹慎的說，爲要避免和我這位考古家言語上的衝突，我又退後幾步，以便更適宜於觀賞那塑像。

——等一等，同志！彼賀亞德先生橫臂攔住我說，你還沒有都看全。還有另一行刻文呢。上座子上去瞧瞧她的右臂。他說着，扶着我上去。

我不很客氣的勾着維娜絲的頸項，我和她已漸漸熟識起來。我還從她的鼻子下看了她一陣子，覺得越離她越覺她兇險，也越美艷。隨後我尋到了臂上鑲着的一些字，在我看來，似是一種上古的草書。借了眼鏡好大的助力，我才逐個字母拚了出來，然而彼賀亞德先生把我讀出的每個字都要重說一遍，並點首唯唯稱是。我念的是：

VENHRI TVRBVL.....(希臘語譯...)

HVTYC HES MYRO (余提謝·米洪)

IMPERIO FIGIT. (作此)

在第一行的 TVRBVL 字後，我覺得還有些被刮了去的字母；但 TVRBVL 則看得十分清楚。

這意思是說.....我的主人精神煥發的帶着狡猾的微笑問我，因爲他想我一定不容易解釋這個 TVRBVL。

——有一個字我還不大清楚，我和他說，其餘的都容易。余提謝·米洪依了她的吩咐，造了這樣一件獻禮給維娜絲

——很好。但是 TVRBVL，你怎解法？這 TVRBVL 是

什麼？

TVRBVL 真使我爲難。我找了半天慣用於維娜絲的一般形容詞，也尋不到可以幫忙我的，比如說，你覺得 TVRBVLIENTIA 怎樣？「搗亂的維娜絲，胡鬧的維娜絲.....」你看我總是被她那種惡意的表情弄成一種成見了。TVRBVLIENTIA，這個形容詞對維娜絲並不太壞，我又謙遜的接着說，因爲我自己對自己的解釋都不十分滿意。

——喧嘩的維娜絲！吵鬧的維娜絲！呀！你竟拿我的維娜絲當作小酒店裏的一個維娜絲？一點都不，先生；這是位上流社會中的維娜絲。可是我來給你解釋解釋這 TVRBVL.....吧。至少你得答應我，在我的說明書未印行之前，你一點都不洩露我的發現。因爲，你瞧，我打算在這個獲得上博得榮譽.....你們也真該留些個麥穗兒給我們這些可憐的窮鄉下佬兒檢檢，你們這麼闊，你們這些巴黎的學者先生們！從座子上面（我一直都還待在那上頭。）我高聲的答應他我永不會作偷盜他的發現的缺德事。

TVRBVL.....先生，（他一面說一面走近我，並把聲音放低，怕的是我以外的另一個人會聽走他的話）請讀 TVRBVLIENTIA 吧。

——我還是不明白。

聽好哪。離此一里之遙，在山麓下，有一座城叫布爾貼賀烈亞是拉丁文貼賀布爾烈亞的變形。這種顛倒排列的事最習見不過布爾貼賀烈亞先生，曾是羅馬的一個城。我老早就懷疑到這個，但總未得過證據。證據，現在在這裏了。這維娜絲是布爾貼賀烈亞的城隍，而我方才找到了古字源的那個字，証實了一件更希奇的事，就是布爾貼賀烈亞在未成爲羅馬之一城以前，曾一度是屬非尼基的！

他略停一停，以便喘喘氣，並玩味我的驚訝。我好不容易才住了笑。

的確，他接着說，貼賀布爾烈亞 TVRBVLINERA 是純粹非尼基文，TYR，讀作 TOUR……SOUR 和 SOUR，同一字，是不是？SOUR 是非尼基文 TYR 的實體詞；我不必使你去配起牠的字義。BVL 是 Baal, Bal, Bel, Bal 讀音上輕微的不同。至於 NERA，這個使我有點不好辦。因為找不到一個非尼基字，我姑欲信牠是從希臘文 vnpōs 來的，潮潤，卑濕之意。這定是個混合而成的字。爲要證明 vnpōs，我以後讓你看布爾貼賀烈亞從山上流下來的水溝作成的那些發臭的沼澤。另一方面說，這字尾 NERA 也許是後加的，爲了紀念烈亞·彼未虛威亞 Nera Pivesuvia，替立渠的妻，她會替貼賀布爾城做過些有益的事。但爲了那些沼澤，我還是喜歡取 vnpōs 爲字原一點。

他心滿意足的嗅了一撮鼻烟。

但是，我們現在放下非尼基的一切，回到刻文上來吧。因此我譯作：給布爾貼賀烈的維娜絲，米洪謹依她的吩咐，奉獻這個塑像，他自己的作品。

我很小心的不去評及他的字原學。不過我也想趁這時證明證明自己的領悟力，我於是對他說：

——停停，先生，米洪會奉獻過一些東西，但我一點都不覺得就是這個塑像。

怎麼哪！他嘆起來，米洪不是一個聞名的希臘雕刻匠嗎？他的聰慧自當永存於他的家族後嗣：這是他的子孫之一做的這個塑像。再沒有比這確實的了。

——但是我分辯說，我看見那臂上有個小孔。我想從前一定有過什麼東西在上面，鑄子，比方說，米洪獻牠給維

娜絲作贖罪品。米洪是個不幸的情人。維娜絲向他發怒；他便奉獻了一隻金鑄以求她息怒。請注意 πύλον (作) 常用作 Consecravit (獻) 解。這是同義的字。如果我現在手裏有 Gruter 或 Orellius，我可以給你指出不止一個例子。一個情人夢見維娜絲，以爲是他叫她給那塑像一隻手鑄，這是情理中事。米洪便獻給她一隻鑄子。……後來被一些蠻夷或冒險神聖的賊……

——呀！這明明是你在編小說！主人說着伸手扶我下去。不，先生，這是米洪派的一件作品。只須看看那作工，你便會承認了。

立意不和執拗的考古家過事爭辯的我，俯下首去做出承認的樣子說：

——這真是件值得贊嘆的作品。

——呀！天！彼賀亞德先生嘆起來，又是一處毀傷的痕跡！一定有人擲了一塊石頭在我的塑像上！

他發覺了一塊白印在維娜絲的胸部上方，我看到一塊相似的痕跡在右手的指間，於是我推想到這些指頭在石子經過的被撞傷了，或者是石頭撞到像上時，濺出一些碎片，跳到手上。我給主人講我目擊的那陵辱的行爲，和即時的報應。他笑了半天，將學徒比作狄阿滅得，並祝他如希臘的英雄是的，看到所有的同伴都變成白色的鳥。

午飯的鐘打斷了這番學術的談話，於是，又和頭一天一樣，我被逼着吃足四個人吃的東西。隨後，來了彼賀亞德先生的佃戶們；當他招見他們的時候，他的兒子引我去看他從土魯斯替他的未婚妻買來的馬車，我贊嘆不已，自不待提。後來我和他一同進了馬廄，在那裏，他拉我待了足足半個鐘頭，向我誇耀他的馬，給我講他們的旅歷；並述說他在地方

競賽會奪得的錦標。最後，因為說到一匹他給他的未婚妻預備下的灰色牝馬，話頭便轉到他的未婚妻身上。

——我們今天便可見到她，他說，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她好看。你們是極挑剔的，在巴黎。但在這裏和在貝比耶，人人都說她可愛。最好的，是她十分有錢。她的姑母伯亞得把遺產給了她。呵！我將來很幸福的呢。

看着一個少年，垂涎着嫁資比垂涎新娘的美麗還厲害，我心裏大大不自在。

——你深識珠寶，阿風斯先生接着說，這個你覺得如何？這就是明天我給她的戒指。

說着，他從小指的第一節上脫下一隻巨大的鑲滿鑽石的指環。作兩手相握狀，寓意非常詩化，我覺得。作工已很古，可是我斷定已被人修改過，爲了裝嵌鑽石。指環的內壁寫着幾個俄特字：Sennitabti，是「和你直到永遠」之意。

——這是個美麗的指環，我說；不過這些鑽石的加入不免失了牠一些本色。

——呵！牠這樣好看得多多呢，他笑着回答。這上面的鑽石值一千二百佛郎。這指環是母親給我的。從很古的時候傳下來……從封騎（註三）時代。牠是我祖母用過的，我祖母又是從她的祖母處得來。只有天知道這是什麼時候造的。

——在巴黎的習慣，我說，是給一個極簡單的戒指，通常用兩種不同的金屬製作，金或是白金。哪，你這指上的另一隻指環，正非常合用。這一隻，有那麼多的鑽石，和那凸刺的手，大得連手套都沒法戴。

——呵！阿風斯太太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我想無論如何，她一定高興有這麼一枚戒指。千二佛郎戴在指上，這是很合意的事。這一隻小戒指——他望着手上的另一隻沒有鑲東西

的指環，顯着很自得的神氣說——這一隻，是巴黎的一個女人在葷食節時送我的。呀！兩年前了，那時我在巴黎，是多麼放縱啊！在那兒才快樂呢……

他不勝留戀的嘆着氣。

這一天，我們該是在彼加移府晚膳，在新娘的父家；我們上了馬車，直赴公館，距意洛約一里半之遙。我被當作家中的朋友般介紹和款待。我不細談這頓晚飯和那番我很少插嘴的談話。阿風斯先生坐在他未婚妻旁邊。每隔一刻鐘便附在離耳旁說一句話。她呢，她不大抬起眼睛，每當她的新郎和她說一次話，她便難爲情的紅着臉，但是很爽快的回答他。

彼加移小姐年十八歲，她的嬌柔的體態和她的健壯的未婚夫的顯露的骨架相反映。她不但長得美，且富有引誘性；而她那和藹的表情中，則不免略帶奸猾，使我不由自主的想起我的居停的維娜絲。在這樣暗地比較中，我不禁懷疑那塑像的絕世美色，大部份怕正是在她那雌老虎般的表情中；因爲一種強烈的慾，即使是出於壞的情感，也常會激起我們的驚奇，和不能自己的贊嘆。

——多麼可惜，我離開彼加移府時心裏暗想，一個這麼可愛的人兒會那麼有錢，致爲她的資財所累，嫁給一個配不上他的人！

回到意洛，不知找些什麼話和彼賀亞德太太說好。因爲我覺得應該不時和她談談話才對。

——你們路西昂的人真是勇無禁忌！我說；你怎麼把個結婚的日子定在星期五，太太！若在巴黎，我們便有許多迷信，沒有人敢在這一夭娶老婆的。

——天啊！別和我談起這個吧，她說，如果這只由我一

（註三）中世紀時，曾封騎士爵位，故稱封騎時代。

人作主，我當然選別一日。但彼賀亞德要那樣，我不得不將就他。然而這真使我不好過。假如真發生些什麼不幸呢？這裏邊一定有個道理的，不然爲什麼人人都怕禮拜五呢？

——禮拜五！她丈夫嚷着說，那是維娜絲的生日！是一個結婚的好日子！你看，我親愛的同志，我處處都想到我的維娜絲。無上的光榮！正是爲了她，我選了星期五。明天，如果你願意，在婚禮舉行之先，我們給她獻個小小祭典，我們供兩隻野鴿，再如我若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安香（註四）……

去你的，彼賀亞德！她太太因末了一句話大大不悅。給一個偶像焚香！這簡直是胡鬧！本地的居民該怎樣批評我們？

——至少，彼賀亞德先生說，你得允許我在她頭上戴一個玫瑰和百合的花冠！

幾掬百合清英。

你看，先生，憲法不過是些空話，我們終沒有信仰的自由！

次日的安排規定如下。十點正，人人都要準備好，穿戴整齊。恰克拉喝畢，便乘車到彼加移府。法律上的禮節是該在鎮上的市政廳舉行，宗教的典禮則在宅裏的小教堂中備辦。隨後便吃午飯。飯後，任意想法消磨時間到七點。到了七點，大家回意洛，在彼賀亞德先生宅中，兩親家相聚晚餐。其餘的事則隨其自然。因了不能跳舞，便決定大吃特吃。

從八點起，我便坐在維娜絲前面，手裏一管鉛筆，畫到第二十次那塑像的腦袋，依舊捉不住她的神情。彼賀亞德先生來來回回的在我身邊打轉，給我供獻點意見，重複述說着

他的非尼基字原學；隨後將一些班加拉的玫瑰放到像座上，打着半莊半諧的聲調，求她保佑那對就要住到他家的夫婦。將近九點，他回到屋裏準備他的裝扮，同時阿風斯先生走來，一件簇新禮服緊裹着，白手套，黑漆皮鞋，鑲金的扣鈕，鈕門綴一朵玫瑰。

——你畫我太太的像？他俯視我畫的圖說。她也很漂亮的。

這時，在我講過的那個球場上，開始了網球戲，立刻引起阿風斯先生的注意。而我也因爲畫不出這鬼怪的面孔，又疲倦，又失望，不久便也丟下畫圖，去看那些戲球者。他們間有幾個前一天新到的西班牙驕夫。是些阿亞萬利和拿哇花的人，差不多全都打得非常巧妙。因此，那些意洛球員，雖然有阿風斯先生在旁邊壯膽和指點，依然很快便被他們的新敵手戰敗。本國的觀衆不勝窘促。阿風斯先生看了看他的鐘。還不過九點半。他母親還沒有梳頭。他不再遲疑：脫去禮服，要過一件短衣，向西班牙人挑戰。我微笑着，並有些驚訝的望着他。

——必須維持地方上的光榮，他說。

於時我覺得他非常美麗。充滿了熱情。他的服裝，方才使他那麼注意，此刻則在他眼中如無物。幾分鐘以前，他連頭都不敢轉動，怕弄壞了他的領結。現在則也不願他燙曲了的頭髮，也不願他摺得十分整齊的摺膊（五註）。而他的未婚妻呢？……老實說，假使是必須的話，我想；他定願使婚禮延期的。我看見他忙忙的穿上一雙球鞋，反捲起衣袖，毅然站在敗北的隊伍之先，彷彿西殺在地亞森重整士卒的樣子。我跨過籬巴，站在一棵榆樹的蔭影下，以便看清楚兩面的營盤。

大眾的期待受了挫折，阿風斯第一球失了手；那球的來

勢是真兇，是一個阿亞葛利人發的，看來像是他們的隊長，用一下兀突的疾力，使球擦着地飛射過來。

那是個四十左右的人，瘦而多力，身長六尺，他那橄欖色的皮膚幾乎深得和那維那絲的青銅一樣。

阿風斯憤憤的把球拍擲在地下。

——都是這該死的指環，他說，緊攏着我的手指，害得我失了這一定拿得穩的球！

他很費力的把鑽石戒指摘下：我走近去想接過牠來，但他已先跑到維那絲那裏，將戒指套在她的無名指上，然後重回到意洛球隊的前頭。

他的臉色灰白，但鎮靜，果敢。從那時起，他不會錯過一球，西班牙球員遂大敗。觀衆的贊賞，形成一幕極美麗的景象，有的把帽子擲到空中，高聲歡呼；有的爭和他握手，稱他做地方的光榮。如果他攔止了這羣人的擁擠，我想，他得到的慶祝語一定會更激烈更誠懇。戰敗者的怒容，益加他勝利的榮耀。

——我們改日再來比賽，我的健兒，他用勝利的口吻向那阿亞葛利人說，但我準勝過你。

我寧願阿風斯先生謙遜一點，看到他的對手方被屈服的態度，幾使我難過起來。

那西班牙的高個兒深深感到了話中的侮辱。我看見他深灰色的皮膚暗隱青白。他鬱鬱的望着他的球拍，咬緊了牙。隨後，用一種強自抑制的聲調，他低聲說：有做賠償我的時候。

彼賀亞德先生的聲音擾亂了他兒子的勝利；我這位居停因不見他監督準備新馬車，十分詫異，及至看見他滿頭是汗，手裏拿着球拍，更是驚訝莫名。阿風斯先生飛跑回家，洗

過手臉，重新穿好新禮服和漆皮鞋，五分鐘後，我們便向彼加移府疾馳。鎮中所有打網球的人和一大羣觀衆追隨在車後歡呼。在這羣大膽的加達耶人包圍之下，拉我們的幾匹壯馬，僅僅能維持他們的前進。

我們到了彼加移府，正預備起程到市政廳去，忽然阿風斯先生用手拍着額，低聲向我說：

多麼荒唐！我忘了那戒指！牠在維那絲的指上，啊！但願魔鬼把牠抓走！至少不要告訴我母親。也許她會一點也不發覺。

——你可以打發人回去，我說。

——罷！我的僕人都留在意洛，這一些，我又不大信任他們。一千二百佛郎的鑽石！垂涎者自不止一人。加之，這裏的人對於我的疏忽當作何感想呢？他們定會笑話我得不到，他們會呼我做那塑像的丈夫……但望沒有人給我偷了走。幸而那偶像使咱那些壞蛋都懼怕。他們就不敢離她近到一臂之遙。罷！這沒什麼關係。我還有另一隻戒指。

法律上的和宗教上的兩種禮儀都很華麗得體的完成了；彼加移小姐接受了一隻巴黎商造的戒指，毫不疑心到他的丈夫竟把對她的愛情的證物犧牲了。隨後，大家入席，喝，吃，唱的都有，這樣消磨了很久的時光。我替那被狂歡包圍着的新娘難受；然而她的舉止却是出我意料的自然。她的遲疑的態度既非踟躇，又非羞澀。

也許是處在困難的地位時，膽反而會壯吧。

好容易老天爺高興結束了這頓午飯，時已四點鐘，人們

(註四) 安香(Anacens)一種芬芳的樹脂，燃之則香味尤烈。

(註五) 插牌(Jaoot)是在國當時男子用的一種領帶，寬而長，圍於頸際，揮之下垂。



都到花園中散步，看那些穿了節日的華服的彼加移舞下女人們在宅中的草地上跳舞，如此，我們又過了幾個鐘頭。而女客們則十分殷勤的圍着新婦，賞賞她的花籃。隨後，新婦換了裝，我看到她的美髮上戴了一頂軟帽和一頂飾着羽毛的帽子，因為女人們最急着做的事就是；在她們做處女時不許穿戴的裝飾，一到了可能的時候，便趕緊去採用。

預備要起程回意洛去的時候，已將近八點。但在臨行之先，演了一幕動人的悲劇。彼加移小姐的姑母，代替她母親的職位，是個虔誠奉教的年長的女人，照禮她不得隨我們回城去。瀕行，她向她的姪女說了一番動人的訓話，囑她嚴遵禮道，這番訓詞引起了如泉的眼淚，和無盡的擁抱。彼賀亞德先生將這比作沙必落人的搶婚。我們終於動身了，在路上，每人都竭力使新娘開心，想法逗她笑；然而，一切都無效。

在意洛，晚飯已等着我們，啊，這一頓晚飯！若說今早的狂歡覺得我不自在，則此刻席上多以新人為題的雙關諷語和戲言更加使我難堪，在入席以前忽不見了一回兒的新郎，臉色青白，神情冷肅。他不停的喝着克里烏的陳酒，這酒幾乎和奧得威酒一樣猛烈。我坐在他的旁邊，覺得需要知照他一下：

——小心啊！人家說那酒……

我不知該找些什麼開玩笑的話和他說，以隨和家來賓才好。

——他推了推我的膝，極低聲的對我說：

——等大家離座的時候……，我希望能和你說兩句話。

他那鄭重的聲調使我不禁吃驚。我格外留心觀察他，於是我注意到他臉上奇異的變化。

——你覺得不大舒服嗎？我問他。

——不。

說完了他又開始飲酒。

在高呼 and 鼓掌的聲中，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溜到棹底，拿出一條美麗的白和玫瑰色的絲帶給座來看，他剛把棹從新娘的腳蹠上解下來。他們管這個叫機籠。這帶子立刻便被截成片片，並分給年青的男人們裝飾他們衣襟上的鈕門。這是一種古時的習俗，至今還保留在一些極舊式的家庭中。於是新娘羞得連眼白都紅了；……但當彼賀亞德先生要求大家安靜，給她唱了幾首加達郎詩的時候，她的不安更達到了極點。那是他的謔首即席詩，事前並無準備，他說的大意如下，如果我聽得很明白的話：

「怎麼回的事，我的朋友們？是否我喝下去的酒使我把一看作二？這裏有兩個維娜絲啊……」

那新郎猛的轉過頭去，似很驚惶的樣子，招得大家都笑了。

「是的，彼賀亞德先生又繼續唱，這兒有兩個維娜絲在我家裏。一個，我從土裏像雙齒是的把牠掘出來；另一個，來自天上，剛把她的腰帶分了給我們。」

他的意思是說她的機籠。

「我的兒，從這羅馬的維娜絲和這加達郎的維娜絲中，選一個你最心愛的吧。這個魯男子選了加達郎的一個。他倒是挑得最好不過。那羅馬女子是黑的，那加達郎女子是白的。」

。那羅馬女子是冷的，那加達那女子則熱火所有接近她的人

這結局惹起了若干喝采，如雷的掌聲，和震耳的狂笑。簡直使我疑心天花板要掉在我們頭上了。在掉的四周，只有三個莊嚴的面孔，新夫婦的和我的。我頭痛得厲害；本來，不知爲什麼，結婚的喜禮，總是使我不快的。尤其是這一次，我先頭就覺着有些討厭。

最末的詩歌，經市長也加入唱過了，歌倒是極風流的，我該說。大家到客廳裏送新婦的行，她就要被引到她的臥房去，因爲已近午夜了。

阿風斯先生把我拉到一個窗口，眼睛望着別處，對我說

——你定要笑話我……可是我不知道我怎麼了……我撞了邪了！鬼要抓我走！

最初我以爲他是起了如蒙泰拉和賽威娜太太說的那一類的恐懼。(註七)

『在愛之國都裏滿充着傷心事之類

我以爲這種意外只有文弱的書生才會遇到，我自己和自己說。

——你喝得克里烏酒太多了，我的阿風斯先生，我對他說。我早已提醒過你。

——是的，也許。但我說的是一件更可怕得多的事

他的聲音斷斷續續的。我疑心他是完全醉了。

——你知道的，我的戒指？他停了一陣，接着說。

——怎樣！被人偷走啦？

不。

——那麼，你拿到啦？

不……我……我不能把牠從那鬼東西維娜絲指上脫

下來。

——好！那是你用的力不夠。

——够極……可是那維娜絲……她把指頭握緊了。

他滿面怒氣的望着我，手扶了牆門，以便不致跌倒。

——多麼笑話！你把戒指套

可拿牠出來。可是留心別損壞了

——不行，我跟你說。維娜絲的指頭縮回去，曲起來哪

；她把手握緊哪，你聽見我說了嗎？……她是我的妻了，在

表面上，我既把戒指給了她……她不再肯交還了。

我猛地打了個寒戰，渾身起了一陣雞皮疙瘩。隨後，從

一口他噴出來的氣透過一股酒味，恐怖的心情，便因之完全

消滅了。

這可憐的孩子完全全的醉了——我想。

——你是研究古物的，那新郎悲聲的權說，你認得這些

塑像……那上面也許有些什麼魔力，什麼邪術，這些我一點

都不懂……可否請你去看看？

——很願意，我說。同我來吧。

——不，我願意你一個人去。

我走出了客廳。

天氣在吃晚飯時已改變，雨下得很大。我正想去找個傘

，忽一回想，我止住了。我真傻透了，我想，如果要去證實

一個醉漢對我說的話！而且，說不定他想和我開一些惡作劇

(註七)意謂懦弱的新郎，衝不破性的第一關。

(註八)米諾土牛是半牛半人的怪物。

的玩笑，以資那些老實的鄉下人們發笑。至少，我要被雨淋透的到入骨，並開個重重的感冒。

我從門口望了一眼那淋漓的塑像，便上樓直到我的房裏，不再回客廳。我躺下了，可是睡魔許久都不光臨。日間的一幕一幕都重映於腦海。我想到那年青的女子那麼美麗，那麼純潔，竟被棄於一個粗暴的醉漢之手。多麼可恨的事，我自語着，一件爲了門當戶對的婚事！一個市長披上一條三色帶，一個牧師戴一條長領巾，於是乎世界上最純真的一個女子便委於米諾土牛（註八）之手！兩個不相愛的人，在這樣一個時辰，有什麼話可互談的呢？而這時辰，正是一對愛人將不惜他們的生命所欲換取的啊！一個女人對於一個曾經一度看見過他粗野的男子，以後還會再愛他嗎？最初的印象是不可磨滅的，我敢斷言，這位阿風斯先生若被人討厭了，那是活該……

當我編我這寫出來已簡約了許多的獨白時候，我聽見宅中人的來來往往聲，門的開閉聲，汽車開走聲，隨後，似乎聽得一些女人輕步上樓，走向和我臥室相反的那一邊，到弄的那一盡頭處去。這一定新娘和她的隨從，被引去就寢。跟着，有人重下樓梯。彼賀亞德太太的房門便關上了。這可憐的女孩，我自語着，一定又屬促又難過！我老不高興的在床上翻了個身。一個獨身漢在一個娶親的人家當僱子。靜了許久的空氣，忽被沉重的登樓的脚步聲衝破。那些木製的梯級發出噹噹的巨響

——多麼粗魯的人！我自己噴出來。我敢賭說他將要從樓梯上跌下來。

一切又重歸安靜。我拿了本書，想借此轉移我的思路。那是一縣的統計表，裏面刊着一篇彼賀亞德先生關於伯亞得

區的古盧牙時代神父們埋藏的塵刻的說文。讀到第三頁，我便朦朧入睡。

我睡得很不好，醒了許多次。及至鷄鳴，大約是早晨五點，我已醒了二十多分鐘。天將要發亮。其時我很清楚的又聽見同樣的沉重的脚步，同樣的樓梯噹噹的怪響，和昨夜未入睡前聽得的完全一樣。我不禁詫異。我打着哈欠，猜想着阿風斯先生爲什麼起得這麼早。可是一點也想不出稍近似的理由。我正要重新合上眼，忽然我的注意力又被激起，奇異的颯足聲，繼而混入叫人的鈴聲，一些房門驟開的激響聲，隨後，我便聽出一些混亂的叫嚷。

「我的那位醉鬼準在那兒放了火了！」我想着，一躍下床。

我倉忙穿上衣服，走到弄裏。從弄的那一種端傳出叫喊聲和悲呼聲，更有一個蓋過一切的慘痛的聲音嚷着：「我的兒阿！我的兒阿！」不休說，定是阿風斯先生遭了什麼不幸。我跑到新房，房裏擠滿了人。第一個刺我眼的現像便是那個仰了一半衣服的青年，橫躺在床上，床木已碎了。他的臉色是青灰的，一動也不動。他的母親在他身旁哭喊。彼賀亞德先生倉皇失措，時而用花露水給他擦太陽穴，時而放些鹽在他鼻底。可憐！他的兒子已老早就死去了。房子的另一頭，那新娘在一張沙發上，犯着極可怕的抽風。嘴裏噴着一些聽不清的字句，兩個粗健的女僕拚了命才壓制得住她。

——天呵！我喊着，可發生什麼事了！

我走進床邊，把那不幸的青年的身體扶起；已經僵冷了。他那緊咬的牙關，和青黑的臉色，表現着最可怕的痛苦。由此很可看出他的死是暴卒的，和他那驚怖的臨終。然而在他的衣服上沒有半點血跡。我把他的襯衣打開，看見他的胸

部有一塊青黑的印子直達兩脇而至於背。彷彿是被一個圓鐵環攔死的樣子。我的腳底踏着在地氈上的一些硬東西；我俯下身去，瞥見了那鑽石戒指。

我把彼賀亞德先生和他的妻拉回他們的房裏；然後讓人把新娘也抬了去。

——你們還有一個女兒呢，我對他們說，你們應該照料她啊。

於是我離開他們。

我覺得毫無疑議的，阿風斯先生是被謀殺了，刺客定是在夜裏設法潛入新房。但他胸部環形的傷痕，則頗令我費解，因為一條鐵棍或鐵板決不能產出這種結果。忽地我記起會聽人說在瓦郎斯地方，有些壯夫用一種皮製的長袋，裏面裝滿細沙，去壓殺別人賄賂他們去謀害的人。立刻，我又想起那阿亞葛利驛夫和他的恫嚇語；然而，我實不敢相信他對一個輕輕的玩笑會加以這樣毒辣的報復。

我去察看房子，到各處尋找有些什麼損壞的痕跡，結果一處也沒找到。我走下花園，看看刺客們會不會是從這一面借入；但我找不到什麼確實的兆徵。加之昨夜的雨把地上的土浸濕到不能保留十分清楚的印痕。然而我到底發見了一些深深印入土裏的足跡；這足跡分相反的兩個方向，但在同一線上，從籬巴臨球場之一角直達宅門。這也許是阿風斯先生的步履，當他去找他套在塑像手指上的指環的時候。另一方面，那籬巴在此處沒有別處那麼茂密，大概就是因此，刺客們便從那兒跨過。在塑像前一再經過，我停了一會步去審視她。這一次我得承認我實在不能不心驚，在望她那陰險毒惡的神情的時候。而她那一身我曾親睹的罪惡，更使我如看見一位兇神，為降臨到這宅中的災禍而鼓掌。

我回到房中，一直混到正午。然後出去探聽兩位主人的消息。他們已略略安靜了些。彼加移小姐，我該說是阿風斯先生的未亡人，已恢復了知覺。並會和貝比郎的檢察官說話，這檢察官正巡行到意洛，他已得到了她的口供。現在來問我的。我告訴我所知道的，而且並沒有隱瞞我對那阿亞葛利驛夫的懷疑。他便命人立刻拘捕他。

——你會得着阿風斯太太的消息嗎？當我的口供錄好了，簽了字後我問檢察官說。

——這不幸的青年瘋了，他苦笑着說。瘋了！完全瘋了！

——她說的那些話：——她躺下有一回兒了，她說，拉上了帳子，忽然她的房門開了，進來一個人。那時阿風斯太太睡在靠牆一邊的床沿，面向牆。她並沒有轉動，以為進來的一定是她的丈夫。她過了一回，床發出巨響，彷彿被極大的重量壓着的樣子。她害怕極了，可是不敢轉過身來。五分鐘，十分鐘也許……她關不清如此過了若干時候。隨後，她不自主的動了一下，也許是在床上的那個人動的，她便覺得接觸着一些冰冷的東西，這都是她說的話。她更靠緊床邊，渾身戰慄。不一回兒，門再度開開，有人走進來嘴裏說着：『晚安，我的嬌妻。』又一回兒，那人揭開帳子。她聽見一聲窒息的驚叫。在她身旁的那個床上的人突然坐起，彷彿把手伸向前去。她轉過頭來……猛看見，她說，他的丈夫跪在床前，頭與枕齊，在一個微綠色的巨人的臂中，這巨人正用力扼死他。她說，她再再的跟我說了二十多次，這可憐的女人！……她說她當時認出了是……你猜是誰？是那青銅的維娜絲，彼賀亞德先生的塑像……自從她來到此地，人人都夢見她。但我繼續說那不幸的瘋女說的話吧。瞥見了這一幕，她便失了知覺，而且從

幾分鐘前她已失去理性。她無論如何總說不出她暈過去多久。及至醒轉來，她又看見那妖怪，或者說，那塑像，她老是這麼說。那妖怪動也不動，腿和下身在床上，上半身和兩臂傾向前，臂間挾着她的丈夫，已不能動。鷄鳴了。那塑像才下床，丟下她丈夫的屍體，走出房去。阿風斯太太乃拚命按鈴，其餘的事你都知道的。

西班牙人被帶來了；他的態度很平和，極鎮靜而聰明的答辯。而且，他也不否認我聽見他說過的那句話，不過他加以解釋，他說並沒有別的用意，只是打算在次日，他休息過來後，贏回他的勝利者一場球。我記得他還說：

一個阿亞葛利人，當他受了別人的凌辱，決不等到次日再復仇。假使我爲阿風斯先生是有意侮辱我的話，當時我就用我的刀剖他的肚子了。

他們拿他的鞋和圍中的足印比較，鞋比印子大得多。最後，他住的那旅館的主人證明他整夜給他的一隻病鷹摩擦和喂藥。

加之，這個阿亞葛利人的名聲很好，本地的人都很知道他，他每年都來此經營他的商業。於是他們對他說了些抱歉的話，便把他釋放了。

我忘了說一個僕人的陳述，他是最後一個見到阿風斯先生活着的人。那是在他正要上樓到他太太房去的時候，把這個人叫去，很不安的問他知不知道我在那裏。那僕說他不會看見我，阿風斯先生便嘆了口氣，默然待了一分多鐘，隨着說：得！魔鬼一定把他也抓走了！

我詢問這僕人，阿風斯先生和他說話時手上有沒有那雙鑽石戒指。他遲疑了好一回；末後，他說他不會有的，而且他也一點都不會經意。

——如果他手上有這隻戒指，他又說，我一定會注意到，因爲我以為他已將牠給了阿風斯太太。

在詢問這僕人的時候，我又重感到了一些迷信的恐怖，這恐怖已從阿風斯太太的供辭佈滿宅中。檢察官望着我笑，我不再多言。

在阿風斯先生的喪禮舉行完畢後幾小時，我準備離開意洛。彼賀亞德先生吩咐他的車送我到貝比郎。這可憐的老頭子，雖然當時已在很衰弱的狀態中，還強要送我到他的花園門口。我們默然從園中走過，他靠在我的臂上，勉強拖着他的身子走。我們分手的時候，我望了維娜絲最後一眼。我想得到我的這位主人的心中，雖然毫無他的家人對她的種種恐怖和仇恨，一定也願把一件時時使她想起那種可怕的不幸的東西賣掉。我的意思是想把越要來陳列在博物館裏。我猶豫着不知怎樣開口，彼賀亞德先生機械的轉過頭去，望我定睛望着的地方，他瞥見了那塑像，立即淚如雨下。我接着他一回見，一個字都不敢說，便跳上車去。

自我走後，總也聽不到這件神秘的奇蹟，有了水落石出的一天。

彼賀亞德先生在他兒子死後數月逝世了。在他的遺囑中，他把他的手冊贈給了我，將來我也許把牠付梓。在那裏邊，我絲毫找不到那篇關於維娜絲的刻文說明書的影跡。

再：我的朋友P君，剛從貝比郎給我來了封信，說那塑像已不存在了。彼賀亞德太太在他丈夫死後，第一件注意的事就是把她融成一口鐘，於是在這新的形態下，她供職於意洛的教堂。但，P君，又說，似乎有這青銅的人都被一種壞的命運追隨着。自從此鐘鳴於意洛，那裏的葡萄兩載歉收。

# 紅石竹花

(比利時H·克安司)

莫辰譯

晚上七點鐘的列車剛開出。站長和他的僱員各自伏在案前工作，分佔着寫字間的兩角。下午下了一陣雷雨以後，天色一直昏暗下去，現在誰都睡不清楚了。

一會，站長將幾張紙塞入信封，揮就了地址，隨手把封袋擲到僱員的案上：

「你把這個在下一班車上寄出。」

這句話，脫頭脫腦地說出，使僱員發生一個輕微的驚訝。他不答話也不抬頭，伸長左手將信件移近了點。這時站長在口袋裏找出一面小鏡子：當窓站着，用手掌理頭髮。他又掀起八字鬚的兩角，得意地賞玩着他紅潤的方臉，一個壯粗的鬚子，樹立在寬大的肩上。

在他的文具近邊，有幾枝花浸在一杯水裏。站長拔了一枝白玫瑰，接着，好玩地將白玫瑰插到原處，另取了一枝紅石竹花。於是他合上寫字台，戴了金邊制帽，離開辦公室。

這時僱員抬起頭。看到站長手中執有紅石竹花，一個幸酸的微笑出現在他唇邊。他攏了筆，轉頭向右手的窓。站長出現在車站的角上，迅速地穿過大路，走入一所小屋，屋中已張燈，映出玻璃窓上排成半圓形的字影：

咖啡店

僱員又着手；血湧上了他的面頰。他一邊咬鬚鬚一邊沉思，接着用手做一個姿勢，彷彿想趕開什麼麻煩的事物，就

重新將眼睛注視到寫字台上。因昏暗已下降，他明了燈。一道光線，從金屬的燈罩邊流下來，照在他的間着銀絲的黑髮上，他的弓形的背上，以及蒼白寬皮的手上。

此刻他的樣子像在寧靜地工作。可是，當他的筆平靜地追隨一行號碼時，他的手指時時去抹臉上的汗珠。忽然間他用腳頓地板。他造下了一個錯誤。他腦袋向後直仰，張了嘴，吸一大口空氣。接着仍想安心作事。他輕輕數着五和六；十一和九；二十和八；二十八；以為這樣可以避免一切新的分心。但最後，他索性擲了筆，站起來叫道：

「今天又有鬼！」

他跑到窓口，望着車站。在潮濕發閃的鋼軌車路以外，展開着陰沉的大野，眼所能見的止是幾堆麥草。風在括。這空洞的景象使他討厭，他轉到另一個窓前。孤獨的小咖啡店，和它樹木，庭園，襯托迷濛的背景上。一條弱光穿過窗帷，沿着路映出燭光似的反射。周圍一切寧定。只有風搖樹顛，並且在電線上呻吟着。此外你可以聽到雨後地上積水流溢的細聲。僱員儘注視那閉着門的屋子。有時他聽到一陣含糊的對話，可是捉不住一個清楚的字。他所能知道的，就是該話是十分愉快，有好幾個男的在一塊，一個女人的聲音夾在裏邊。「剛才從車上下來的幾個買賣人也在那兒，」他想。當他的頭窩上起了個寒顫時，他顫起脚尖，更貼近窓。一陣

大笑，忽然從談話中噴發出來，像一塊石頭似地打在他心上。他又坐下，擦擦眼睛，揪揪鼻子。想重新執筆，可又立刻放下，兩手緊握着腦袋，含糊說：

「上帝！什麼生活！」

第一千次，他自己問，什麼可詛咒的手，將本是城居民的他，推到這可怕的陷阱中，而注定了終身。他回想到以前他用助員資格到回維埃車站去的那一天。在屋子裏穿來穿去穿了半天。結果走進一間黑到像地窖似的小寫字間，那裏有一個白髮的人，狀貌嚴峻，在白皙寬弛的面部，聳着一支紅鼻。這人一手執管毛筆，一手拿一片號牌，從眼鏡上邊注視着他：

「你叫做？……」

「亞綏納·甲該。」

「唔！……你願意進我們的同人會麼？……」

「對了……」

老人聳了聳肩；接着詢問這少年的年齡，家庭，以及他所學過的功課。隨後他將手中的東西放下，抹了一撮鼻煙，凝一凝神，開始向甲該解釋將來的工作。從他的斷斷續續而充滿驚嘆語的陳說中，對方明白彷彿有那麼一瓶漿糊，幾張號牌，須過稱的商品，許多簿籍，用號碼編排，在那上邊他得「陸陸續續」或「每天夜晚」，記下一些東西。

甲該開始工作。老人時常從他肩後俯了白髮的腦袋看他。如果滿意於這位學習的工作時，他就一聲不響退去；否則，他囉舌作聲，輕輕地說道：「不是這樣的，年輕人。」他就取下常插在耳邊的鉛筆，坐到甲該的位上，動手工作起來。站起後，他倒退幾步，嘆賞自己的工作，說：「該這樣才對：你瞧！」於是從背心兜裏摸出鼻煙，抹了一撮，接着，

向窗子走去，眺望欄杆外列車的調動。

六個月過去了。一天早上，甲該到車站時，手執一張紙片，交給同事。後者即刻認出那是調遷命令。他擦一擦眼鏡，高聲唸出甲該新任所在的地名：「何胡耳。」他再說一遍：「何胡耳」，手按在額上，走近一張懸在牆上的老舊地圖。他的無名指移動在硬化而塵積的地圖上，發出格格的聲音。像按在金屬片上，結果，停住在與佛拉芒交界的埃司信角上。

「呃！呃！……」

老人轉過身來，掀起了眼鏡，一邊注視甲該一邊重複說：

「呃！呃！……」

「什麼？」年青的問。

「你上那邊去不會開心的。」

「爲什麼？」

「你瞧着吧……」

夜晚，因喝一杯「分別酒」，那人一同在天鵝咖啡店裏，老人讚賞了那莊嚴的櫃台，彩繪的牆，以及閃耀在煤氣燈底下的玻璃與金屬之後，對他同事說：

「在何胡耳，你再也瞧不見這樣的咖啡店了。」

「你在那兒不會開心的。」

「爲什麼呢？」

老人搖頭。

「沒有社交：壞倒不堪的啤酒。」

「古怪的主意」，沉默了一刻他又說，「你怎麼會打算到機關裏埋葬自己。」

他喝了一口：

「你知道，我，要是我是自由的話……」

「你將幹什麼？」甲該問。

『我所願做的，朋友，如果有教育……』  
『可是這個』，他嘆了口氣接下去說，『我得不該遇到那  
大安東納的女兒……』

他沒有解釋明白。甲該知道所謂『大安東納的女兒』這  
人物，在他生命中一定演過重要而沒有結果的角色。

他們碰了最後一次的杯，喝乾了，起身走。天色暗澹，  
路上寂靜，淒清。街燈的玻璃罩子，格格地在風中響。在咖  
啡店門口，兩人執着了手。他們曾經共同經過了生命的一頁  
；現在這一頁勢必要翻過去了。在不知不覺中，習慣已使他  
們發生一種牽聯，故離別使他們難過。

『再見！』老人突然說，邊放開青年人的手，爲避免感情  
的紛亂起見。

『再見，』甲該說。

他們各自轉了背。年青人正待拐過路角，他的老年同事  
向他喊道：

『好運道，那邊！』

十一月某日，多雨，甲該離開回維埃。當他經過了里埃  
其，他仔細辨他所不熟悉的景物。他得了一個不愉快的印象  
。他轉到各邊看，只見一片平地，淡黃色，彷彿是一種黏土  
，被千萬足踏平了。到處已經看不見收割的食料，只有數不  
清的甜蘿蔔葉堆，正在霉爛；光禿的木樹，樹幹被雨水淋黑  
了；暗澹的小村，擠集在教堂的鐘樓底下；孤立的製糖工廠  
；高聳的煙突冒着煙。有幾輛大車，在路旁搖搖擺擺，像旅  
行商隊的後衛，向遠處仁慈天涯尋去路。到處有烏雅遍地飛  
着，有時停在泥土上休息，用它們的黑嘴啄地，有時笨重地  
飛到各處去繼續它們的撲括。地平線是灰色的霧掩被着，上  
邊連接着低沉灰色的天。

這年青人沉沉遐想着，在野景的淒涼中喪了氣。他夢到  
童年時代，夢到家庭，夢到過去的生活。他重新看見路兒，  
是他隣居的小女孩子，快起身時她來找他。用何等的深情她  
握他的手，輕輕說：『你不會忘記我的吧？』是的，他沒有忘  
記她，可是，他猶其沒有忘記嘉娜，那天他可沒有看見她，  
這一個；她迴避了他。他嘆道：

『我也許從此見不着她了……』

何胡耳車站，位於離村集五分鐘處。光禿的牆，赤色的  
屋頂，鐵橋的長窓，找不着半枝花的，窄狹的花園，皆增加  
甲該的淒涼之感，地方的岑寂，本已在他身上發展了同樣的  
感覺。那時候的站長倒是個老實人。他很有義氣地接待他，  
給他許多有用的指導。尤其勸他在市集中心找一個公廨下宿  
。不幸那時所有的房間全給收稅人員佔完了，因正逢製糖的  
季節。故甲該不得不接受了寡婦彭凡的招待，她與她的女兒  
開一家小咖啡店，在火車站對面。

一到星期日，他周覽了全村。他覺得地方很可厭，正像  
別人預先告的一樣。此後他不再去了。吃完晚餐，他一個人  
留在吃飯的小室中。有一晚彭凡太太給他拿日報來。他心不  
在焉地看了一遍；接着他記起他的另碎東西還沒有整理出來  
。隨即上樓去開箱子。箱底是幾本古典的書籍，兩本得獎來的  
書，一支笛。一束曲譜，他拿笛子，走近窓邊，吹了幾聲。笛  
聲消失在強勁的秋風裏。他翻閱歌曲，所說的幾乎全是愛情。  
這令他想起嘉娜，他彷彿見到她的輕柔的身段和活潑的  
面容，含笑的笑，棕色的眼珠，發着嫵媚的光。從號洶的風  
中，他彷彿感覺她的可思慕的喘息，吹到了他唇邊。在這興  
奮之下，他給了她一封熱情的長信，一直寫到半夜。

此後，他一逕等候回音。一星期過去了，接着又是一星



期，信息全無。

「你在何胡耳彷彿不很樂意？」有一晚彭凡太太的女兒吉曼娜對他說。

「真的」，他說，「我在這兒不大樂意。」

彭凡太太聳了聳肩：「到處可以尋歡作樂的。」

又是一星期過去了，一封信也沒有來到。年青人斷望了。偶而吹弄笛子，他眼睛不覺爲淚水所濕。黃昏時節，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常常將鼻尖貼在窗上，看看園中光禿的樹木，跳舞在枯死的花草上，灰色的雲搖擺在愁慘的天空，岑寂的曠野，被一陣陣的雨打着，一晚，無聊之感咬他的心，使他不能忍受，逼他走到樓下的小咖啡店裏。

他在那兒遇到何胡耳地方的測量師，精廠的會計，以及林園警察。他們想玩紙牌，正三缺一。那警務人員身材圓壯，紅臉灰鬚，反映在燈光之下，一見甲該，高興到不住揮臂：「你瞧，他終於來了！呃！我正在這兒跟彭凡太太說：可不是麼，彭凡太太，我跟你說過幾百次了，我們永遠見不着甲該先生了麼？他怕着我們麼？想來他不願意跟我們交朋友？可是我們又不是豺狼！」

打完了紙牌，彭凡把她的房容請到廚房裏。只見桌上有三只小玻璃杯，和一個小甕。她解釋道：每晚臨睡，她必須喝一滴亞舍爾。這是從她先父遺留下來的老規矩：「這樣可以支持胃府，而使人入睡。」

「祝健康！」

她說完了，用左手按在額下，遮住腫脹的乳峰，仰頭一口飲完了酒。

一次之後，甲該已適應了他的新環境。晚上，咖啡座上沒有顧客，甲該就和兩位女人留在廚房裏。那邊有一爐好火

，一瓶啤酒，桌上是不會缺少核桃與乾栗的。有時候吉曼娜唱小調，甲該用笛子合她。爲節省女房東們的工作起見，他和她們一塊吃飯。當那姑娘有毛線需纏繞時，他自薦擔任執線團。春天，路上行人們見到他在園裏高搖了小衫袖子，執斧砍樹。

夏天，晚餐以後，有時和吉曼娜以及她的母親到車站左近去散步。就在這些散步中，有一次，他開始挽住了姑娘的手臂。被夜的美麗引誘着，他們不覺走得遠了。地上只有柔和的星光。天是清澈的，星子數不清。陣陣和煦的北風，在空氣中散播了麥穗香；時時有鴉鵲的熱情的鳴聲可以聽到。大家走到曠野中，彭凡太太留在遠處摘野櫻栗花，於是兩個年青人在路旁草地上坐下等。

「多麼美麗的夜晚！」甲該說。

「是呀，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吉曼娜嘆息說。

他們望望星星，聽聽鴉鵲的歌，看到遠處的彭凡太太，在麥田邊俯着身走，用心找尋花朵。甲該，被環境的冷僻與夜的黑影壯了胆，將手輕輕地滑到少女的腰際，並且將她揪到自己身旁。沉默了一頓之後，他的靈魂溶化了，他的心直跳着，他輕輕說：

「我愛你，吉曼娜……」

他正待在她眼色裏找尋答語時，覺得有兩片熱的唇按到他嘴上了：

就是這樣變成那女子的丈夫。她的高興的笑聲這時搖擺在車站對面的小咖啡店裏。

一邊回想過去的事情，甲該從寫字台裏拿出一個扁扁的小瓶，遂將瓶頸插入口中。燒酒好像香膏似的滑下了他的咽喉，這時聽到有足聲在月台的沙上響。他迅疾地藏了瓶子，

重新伏在文件上。

兩個人進了辦公室。前面那一個高大強壯，一臉多鬚，堅定的目光；腳套短統皮鞋。另一個矮屈到像樹根，他那沒鬚的黃臉，斜擱在右臂上，這使他不能不斜眼看人；一截殘破的煙斗，顛顛地吊在嘴角；兩人皆穿藍布鋼扣的工衣。

這兩人是站上做工的。他們佔領了辦公室中間，正對着一個翻砂火爐，火爐的爪形的腳，擱在一塊大黑板板上。接着他們叉了手，眼光注在助手弓形的背部。

『噫！』大個兒說。

沉默了一會以後，小個兒的那個也叫起了，好像前者的回聲：

『噫！』

『站長上哪兒去了？』第一個人問。

『呸！』那同伴的回答說，『你願意他跑到哪兒去呢？』

問甲該先生……』兩人遂即高聲大笑。

『他好玩兒，我們的站長，』大個兒取巧地說。

僱員沒有動彈，可以執筆的手不住地顫，太陽穴疾跳着，細的汗珠從面頰上流下來。那兩人的話，每一句明明落在他心坎上，像一粒胡椒落在新的傷痕上似的。

兩人見甲該毫不回嘴，就出了辦公室。走到月台上，他們略一停腳，互相照會了一眼，於是冷笑着走遠了。

甲該打開他的寫字台，重又喝了一口酒。又跑到窓前老地方去。

夜已整個下降了。無邊的岑寂包圍了車站。空氣溫暖。潮濕的草，蒸發出一種好聞的香味，升到空間。蟋蟀的呻吟和蛙鳴互相應和着。突然一陣風從遠處號嘯着到來，掠過車站屋頂，撼動樹木，而消滅在低微的呻吟中了。接着，重新開

始深遠的沉寂，間有蟋蟀的吟哦與蛙的噪聒。

在咖啡店中，已毫無聲音。買賣人們全上路了。彷彿有一件神秘的事，藏在這所黑暗的房裏和發着微光的朦朧的窗中。握緊了拳，咬緊了牙齒，甲該用僵硬的眼光注視着對面。這不可穿透的隱秘，比剛才的快意的笑，更使他神昏意亂。他嘆了一口氣，腳跟頓地板，用力喊道：

『懦蟲！』

這兩個字在沈靜的空氣中顯得非常響，他自己都害怕起來了。他轉了個身。該誰也不會聽見吧。想避免重新發生這種事情，他坐到室中最黝黑的一角。兩手蒙着頭，他記得有一天，在同樣的興奮之下，他一氣跑上家中的閣樓，在樓上打了一枚大釘了進去……

『那倒是我，懦蟲，』他說。他站起來走到買票的窓洞口，因有人在打門。最末一班車快來到。候車室裏有一旅客來回踱。他用輕柔的腳步，從一端拖到彼端，停頓一會，接着又走。忽然有另一種步聲，輕快的步聲，沿着牆過來。重又俯在工作上的甲該，認識這是站長的足聲。他的臂頭顫了一下，臉上發生一層紅的幕。當站長跨進來時，他迎頭瞪了他一眼。對方却漫不在意地打他身邊經過，到案上找到一支鉛筆，遂又出去了。

來車的喧擾聲開始聽到。旅客們出了候車室，排立到月台上。兩盞大燈在它們的玻璃框中照耀。

斜眼睛的工人站在鐵軌邊，靠一堆行李。兩只手插在青色的袴袋裏，腰部斜着，他神氣像哲學家似地吸着他的煙斗。實際上，他在那兒觀察誰來誰去的站長。站長的鎮靜使他驚奇：『在那邊，他也許正尋了快樂；可是一到車站，他是一個真正的領袖，認真的辦事員，全力治事。』何等的冷靜

「何等自製力！他想，他是一個強有力者，一個快活的人，堅定地站在他的生活上，有防禦他的飯碗的能力，遇必要時，像狗一樣。火車過去了以後，站長與甲該，又單獨相對在辦公室中了。他們各自伏在寫字台上，沒有聽見兩個臉，一個是毛森森的，另一個瘦削到像刀片，一聲不響地立在窗外。那是兩個工人，他們在動身離站之前，來作最後一次窺探。

約一刻鐘後，站長轉身問僱員：

「還沒有完麼？」

「再過五分鐘。」

站長燃起一截雪茄，打開日報。一隻燈蛾闖到室中來，繞着燈飛。村中教堂打了六句鐘。

助手最後將簿籍拿給站長。後者正開始在他的日報上打瞌，遂沒精打采地接過本子來看，雪茄執在一手，筆執在另一手，他在幾處該畫押地方畫了押的，見到幾處塗改的地方聳了聳肩，接著他打着呵欠推開了簿籍。

甲該匆匆地關上了格柵寫字台。他臉上已經沒有一絲怒痕。可是眼色十分困倦淒慘。熄燈的時候，他見到燈蛾已經焚了身。仰天躺着，腳爪向上，它竭力想站起來，可是無效，四週散滿了它翅膀上的灰色細粉。他一見本想將它弄死，可是這小物如此奮勇地與死掙扎，使他生憐。他將它翻過身來，當昆蟲拐着腳在灰盤邊拖動時，他熄了燈，出辦公室，用卑微的聲音輕輕說，彷彿對於剛才大模大樣的氣派乞恕：

「晚安，站長先生。」

那一個漠然地回道：

「晚安。」

一股清氣流盡在夜影裏。蟋蟀們現在只是斷斷續續地唱，已遠不如剛才的熱烈，而青蛙們却氣也不喘地噪着。咖

啡店的窗子是閉着；這所小小的屋子彷彿在睡覺，稍遠的村子也一樣，人家可以看它的長長的側影。天上，雲片好像一塊破碎的黑布。在空中隱隱人家看見幾粒星子。星子十分清，十分明，你可以說剛才的雷雨給它們洗了澡。

甲該很舒適地吸着夜底甘美的空氣。獨自在黑暗的路上，他倒反而覺得很自在。再沒有什麼惡意的眼色加到他身上來。再沒有人在那兒擲揶揄他，窺測他的心事，阻止他腦海中秘密思想的展開。他的憂鬱和剛才的忿怒一樣，也平息下去了，在心裏存留下的，只是一種受傷的靈魂的含糊的悵惘，覺得充滿了心願與無能為力之感。北風的吹使他覺舒暢。蟋蟀與青蛙在他耳邊叫，彷彿是朋友的聲音。當他鎖匙放進自家門鎖中時，他重新轉過身來縱覽了空間一眼。雲朵愈來愈破碎，露出無數星子。他用質嘆的神情眺望。他出神的眼睛彷彿說：「星星，美麗的星星，你們是滾在無際的空間，我也一樣，我了解你們……是的，我了解你們……我是一個人，一個能感覺的人……一個痛苦的人……星星，美麗的星星……」，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咽喉哽住了，他什麼也看不見了。遂即低頭開了門。

他穿過沒有張燈的咖啡座，走到廚房裏。他的女人坐在桌邊候着他。紅石竹花照耀在她衣襟上。

一見這花，甲該面色灰白了，可是他不出聲，尊嚴地對着他的晚餐坐下。

一邊吃，一邊他偷偷看吉曼娜。她穿一件萎色上衣，非常貼切她胸部的線條。她的粉紅耳輪，一半讓金黃色的鬚角蓋了，旁邊還有一個玳瑁嵌金的梳子。她的長長的睫毛蔭蔽着她的眼睛。她現在已經是微微發一點胖的女人，皮膚上的光潤細毛與色澤，正像成熟桃子。在這時候，他發紅的臉，

有一種享福的神氣。而嘴唇上則挂着莫名其妙的微笑。

甲該竭力想平靜地吃飯，可是他的眼睛老是停住在招展在他眼前的紅花朵上。他的臉愈來愈灰白了。心中被一股熱氣抑住着。他喝了好幾杯啤酒想平息心裏燒着的火。他向周圍注視了一邊；窗戶嚴嚴着；死一般的靜寂寧治在屋子裏。陰暗的天花板底下，高高懸着彭凡太太的鉛筆畫像，她穿星期日的新衣，兩只粗壯的手交叉在氣球似的肚子上。自從這幅畫的主人安息在墓園裏，十年以來，家中的事情起了多少變化！甲該拿出手帕，擦擦臉，閉上眼睛。當他重新張開眼睛時，一切都在他的眼珠子前面跳舞。紅石竹花樹跳動着，好像是活的。他只見花漸漸放大，像一大花束，後又收小，接着重復放大，像一大火輪。巨大的花瓣，拂拭他，牽引他，逼迫沉浸到它的刺戟的香氣中。他咬緊了牙齒，蹙了眉頭，同時他的手按到餐刀的柄上，尖利的刀鋒，好像月的寒光似的照耀在燈下。

花不斷地開合着。每當它張開來時，他看見有一些血紅而跳動的東西，在當中，好像一個心。他耳邊有一個聲音低低說，「就是這兒！這兒！該進攻的地步！」他手執緊了刀，縮到桌邊，漸漸移到他胸際。那聲音仍在耳邊叫：「打過去！以後：管它呢！」他將肘底離開腰身，拳向內擲，要作勢撲過去，忽然間，他的手臂鬆散了……

因緊閉的小室中熱度不住增加，吉曼娜解開了她胸前的扭扣。當甲該拿刀向她逼準時，他的眼睛忽然迷失於她的白頸項上了，白頸項的光艷，奪了石竹花的絨樣的閃光。

此刻他眼中只見這支裸露的頸項了，它瑩潔到像百合花，堅實到像大理石鑿成的，挺立着，好似一只鴿子的頸項。他的心從深底裏起了擾亂，一個欲望，粗暴，含糊，溫和，

好像剛才被遠處的星星所引起的一樣，從他胸際上昇，直到腦部，好像一股香氣。無形中，心的跳躍共振到擱在桌上的雙手。「上帝，她是多麼美！」他想；他的心，手，顫動得更利害了。「這是我的妻！」他驕傲地想；「我的妻！」這思想使他低下頭。可是立刻他又仰起來了。充滿着欲望的眼睛，重新注視白皙的喉圍上。重新想道：「這是我的妻！」他伸了手，想喊：「你多美麗呀，吉曼娜！」却見她拿下一衣襟上的紅石竹花，放在臉邊嗅着。

甲該用機械的手勢推開菜碟。同時他的眼睛又落在刀上。可是……不……他不能那樣做……他太愛她了……他兩手緊抱着頭，彷彿他想擠破頭，接着他突然立起來，走到廚房的一角上。在一隻裝雜物的筐中，找到了一架繩子。他揀了一根最結最粗實的，隨手將它塞入口袋，跑到閣樓上去了。

他在黑暗中伸臂摸了五六步，又在腿上一劃亮了一根火柴，舉到頭以上，想找到他以前打在樓上的釘子……

在樓下，吉曼娜收拾了桌子。她用輕快的步子在屋子裏來回轉。做完了事，她跑到咖啡座，將窗簾用手托起。所有的雲片全已消散；月亮已經上升。在烏木般的高空，月亮在衆星之間橫過，有如一柄鍍銀的鐮刀。一道金黃色的光線照耀在平原上，四下裏已沒有一點聲音。吉曼娜迅疾地在這平靜清澈的野景上掠了一眼，接着她的眼睛搜探着屋子附近一帶。片刻之後，一個黑影出現在道上。女人於是放手讓簾子落下，跑到門邊，輕輕地開了門。

從門外，一個男子的聲音問道：

「他睡了嗎？」

「他睡了。」吉曼娜回答。

男子用脚尖走近來。對面有一隻手伸過來引導他，他跨過門檻，進了屋子。

## 樂浪古墳最近的發掘

(濱田耕)

蔣雪影  
俞念遠  
合譯

## ——記述漢代文化的紀念物——

## 一 從來的發掘

朝鮮自古以來的漢樂浪群時代的遺跡，主要留存着的，是在今日平壤附近，和大同江的左岸。這群治的遺跡，與土城一起存在的，是和荒涼的丘陵地帶接連着的累累的古墳（見第一圖）。這無數的古墳，其實就是記述古代漢民族與文化，以怎樣優越的勢力，能流入和移植於半島去的絕好的紀念物。在這些古墳裏所發現的許多遺物中，即使是抽象的文獻的報告，我們對於漢代文化的造詣如何，及其優越之點，也可以具體的提示出很多最貴重的資料。尤其是在現在，中國對於科學的考古學的調查發掘還沒有充分發達的時代，我們在南滿，和印度中國等同樣是在漢的領屬的地方，作若干的調查，這朝鮮樂浪的遺跡的研究，當然不能算是例外，關於牠的重要的意義，現在更不必反覆的重說了，想來是內外學術界夙所認識的。

但是，對於樂浪遺跡的研究，尤其是古墳調查的事情，決不是到了近年才着手的。距今差不多三十年前，明治四十二三年之際，工學博士關野貞氏等，已經在這種地方踏查過了。發現了土城基，和粘蟬碑等遺蹟。其次在大正十年，關野博士，谷井濟一氏等，發掘大同江面石巖里的古墳數基，如此考古學的發掘，就最初在樂浪古墳之下開始發掘了。在這次的發掘中，從所謂第九號墳裏發現了漢代的銅器，玉器以

及其他無數的遺物，尤其是極精巧的細金細工的帶留金器，學術界對此莫不驚歎，也許至今還留在世人的記憶中罷。

其次是在大正十三年，小嶋，藤田，小泉諸氏，同樣在石巖里發掘四基古墳，這時候才開始注意到刻在漆器上的年號，而發現了與以前關野博士等之發掘品中，有同樣的年號的地方，因為能確實地知道這些古墳的年代，所以越發增加了樂浪發掘品的價值。

以上兩次的發掘，是朝鮮總督府主持的。翌年，大正十四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黑板博士，原田，田澤兩氏等，得細川候爵的援助，又在石巖里發掘二基古墳，由於發現的印章，知道其中之一是王吁其人的墓基，由於漆器和繪圖等的發現，又加上了很多新的知識。以上諸發掘中，最初的成績已經由關野博士等的『樂浪群時代的遺跡』（朝鮮總督府發行，最後的由原田，田澤兩氏題為『樂浪』的（東京帝國大學發行），作有詳細的研究報告而發表了。

若是把以上從明治至大正時代的三次發掘，稱為第一期的樂浪古墳調查，則昭和六年，由黑板博士等的盡力所成立的朝鮮古蹟研究會，在南鮮慶州等地，至今猶繼續實施樂浪古墳的發掘，可稱之為第二期吧。自去年以來，該會除了宮內省，李王職等之助成外，又受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並集中東京京都兩帝國大學及朝鮮總督府，帝室博物館等諸

員之力，更生氣勃勃地繼續着發掘工作，這實在是東亞考古學界不勝欣幸的事情，並且，他們逐次都有許多很壯麗的模型，做他們的工作報告。現在，我把最近三年來的樂浪古墳發掘的概要，記述在下面，希望能把這種發掘事業介紹於學術界。

## 二 昭和六年度的發掘——彩筐塚

在昭和六年秋季，整理了大正十四年原田君等發掘一半而中止的石巖里古墳，和貞柏里的盜掘墳二基，兩方面都發現很多的遺跡。然而在最後着手的南井里第一一六號墳（彩筐塚），遂有絕大的發現。在這圓形的古墳封土之下，有從來未曾發現過的完全無缺的木槨室，構造非常別緻，即是把室區劃為前後兩區，在前室附着扉的地方，顯示着所謂橫口式的結構，牠的疊成井形的巨材的完好的構築，現在已被移置於此次新建築的平壤博物館之欄構內了。其構築之巧妙，觀者莫不驚嘆。而在後室藏着三個塗漆的木棺，在前室設立棚架，藏着副葬品，在其側壁遺留着有趣的騎馬人物之類的壁畫的痕跡。但是在多數的遺物之中，最貴重的，就是有彩畫的籃胎的漆筐。其長約一尺三寸許，是方形的筐子。在筐子的各部分，描着彩漆的巧緻的人物畫，其數差不多近百，每個人物的旁邊，都註有名字。其實，在這裏，我們關於漢代繪畫的貧弱的知識，和東三省管城子古墳的壁畫，應給與革命的見解，與可靠的資料了。除此之外，巧妙的意匠製成的赤漆的硯箱，彩文漆卷筒之類，也是很有趣的遺物。還有人馬的木偶的存在，有「練三匹」故吏朝鮮丞田敏謹遣吏奉」的墨書的木牌，這一切都是有興味的材料，在這兒，無暇一一記述。像這些漆器一類的東西，將近二千年之久還能完全

保存着，而且這槨室的內部，完全貯滿着水，繼續不斷地水漬着，結果仍不改變，真是很神秘的。

再，石巖里的第二〇一號墳，曾一度被盜掘過，可是還有前漢元始四年（西紀四年），有銘的漆杯，王莽居攝三年（西紀八年）的漆盤，刻文漆小筐，扁壺，殘缺的式占天地盤等，不可不注意的遺物殘存着。

這昭和六年度發掘的詳細的學術報告，因日本學術振興會的助成，現在正在印刷出版的過程中，在兩三月之後，就能對學術界提供『樂浪彩筐塚』一大巨卷，這實在是值得欣喜的。

## 三 昭和七年度的發掘——王光墓

關於這一年的調查，是小場恒吉，梅泉未治兩君等發掘貞柏里，南井里，石巖里的古墳一共五基。但就中以小場君經手所發掘的貞柏里第一二七號墳的結果，應推為最重要的成績。這古墳是一個很大的木槨室，其中有一個內槨，藏有兩木棺，式樣大概和樂浪普通的木槨式差不多（見第二圖），所不同的就是室上蓋着磚瓦，在發掘之際詳細觀察以後，被證實了本墳管造後，曾經一度開闢，舉行第二次的埋葬過。注意遺物的放置，與從來的發掘相比較，可說是別開生面了。又其遺物的內容中，在一口棺材裏與男子的各種裝身具一起的，有「樂浪太守椽王光」的公私木印兩顆（第三圖）。更在其他比較完整的一棺裏，發現了大概年近三十左右的婦人骨格，因此，確定了這古墳的被埋者是王光夫婦。這和原田氏在前年所發掘的王肝墓一樣，能知道被葬者的姓名，可說是雙璧。還有在多數的漆器副葬品之中，有「王氏牢」「番氏牢」「王大利」「益光」「利王」等漆銘，相應於印

文的王光的名字，由此能推知王光的妻是番氏。此外，更發現了舊態依然的弩機和筆頭之類的東西，這一切，在了解漢代的各種生活狀態的知識上，又賦與很大的光明燦爛。

四 昭和八年度的發掘(二)——甄墓

最後是去年昭和八年度的發掘，在日本學術振興會助成之下，能比以前更大規模的發掘多數的古墳。京都帝國大學的藤田教授是這次發掘的責任者，而梅原，澤兩氏調查甄墓墳，小嶋，矢島，榎本，濱本，田窪，松本氏等調查木榔墳，尤其是前者，對於考古學上有莫大的收穫。即貞柏里第二二一號墳的單室(第四圖)，第二一九號墳的前後兩室，第二二七號的甄室墳(第五圖)的三室，凡甄室的短羨道的外部，有硬土築成的通達到地面上去的長通路。甄室的羨門部正面的構架，一部分是使用木材的，在這兒，發現了值得注意的羨門外部可以開關的痕跡。又特別有趣的是第二二七號墳的側小室，具有長形的拔水溝，這與忠南公州的百濟古墳比較起來，知道在樂浪就開始有拔水溝了。不過，這拔水溝的入口，沒有與室相聯絡，可見當時工事的粗漏，却是有趣的地方。另外在本墳的羨門外通路之側，埋葬着一個小甕棺，這可當作在同時代之不同的葬法的新資料。

這些古墳，不論那一個，都好像遭着一度盜掘的災難，祇有第二二一號墳尚略存原狀，在甄室內停着兩棺，副葬品之中有與木榔墳內同性質的鏡，和各種的漆器，土器等。其中特殊的就是有竹鞘的銅製環頭的小刀。再，第二一九號墳的遺物，已經損失殆半了，但在前室中還留有金銅飾漆畫的杯子(第六圖)，和有金銀繪文的銅飾的漆匣。這許多器物，也和去年度所發現的遺物中之優秀品一樣珍貴。此外更發現了很多的瓦製明器。在羨門的外部放置着有繪文的漆案，瓦杯，盆等，由此，可以知道當時葬祭的儀禮，更增加一層

有趣的事例。還有在羨道的兩側的甄上用墨描畫着龍虎，這種壁畫，又是頗貴重的事實。

五 昭和八年度的發掘(三)——木榔墓

同在去年的發掘中，小嶋君等調查四基木榔墳。在貞柏里第八號墳室內藏着四個木棺，其中有一個被認為是後漢時代的，中間放着大形的獸帶鏡，從其他的棺材裏，發現了琥珀製的勾玉形，耳環，玉鐲，戒指之類的裝身具。特別珍貴的是這種勾玉形的東西。其次是已掘過的第十七號墳的整理，牠的榔室仍留着舊態，以白色的礫石包着周圍，恰好與大正五年在石巖里發掘的古墳同出一規，這裏最可注意的是在室的兩邊有沒有階段的硬土的通路(第七圖)，在副葬品中有前漢永光三年(紀元前四一年)銘刻的漆杯，這證明了當時已經有許多最初的良質的漆器存在。其次是第一三一號墳，這次發掘中副葬品是豐富的所在。這古墳內的二棺之一中，有玉器，在多數的漆器中有形式很希罕的扁壺，有狩獵文的畫盤，銅製燭臺，獸帶鏡等，頗有可觀。這昭和八年度的發掘大要，在朝鮮古蹟研究會出版的「古墳調查概報」第一冊中，已被介紹於世了。更詳細的須待明年方能出版。

要之，最近兩三年間，關於樂浪古墳發掘的結果，每年每次，或是古墳的構造，或是發現了新的遺物，不用說，都給與了漢代文化研究上很重要的材料。至於將來的發掘，像這次彩筐塚般貴重的資料，一定發現得很多。並且樂浪群治的土城等，還沒有發掘，如果再調查了樂浪以外帶方群等的遺跡，我相信更會有許多重要的結果發現。我希望各方面的學者，協力結合起來，從事於這對東亞文化研究上最有意義的發掘事業。由去年以來在北滿渤海的古都東京城從事於發掘的原田君等，我們的考古學者，繼續不斷的貢獻了世界學術界很多貴重的材料看起來，是非常值得欣喜的。

# 舊的現實

(F. 潘菲洛夫)

文君譯

我的父親在巴庫做木匠，做了將近二十年。他正是那裏一種人，在俄國過去是很多的。他們被窮困追逐着，從城市蕩到城市，從行家蕩到行家，從工場蕩到工場，賺一些工錢，還從企業裏儘可拿的『拿』一些到自己的微小的經濟裏去，那樣的經濟散布在鄉村之間。彎着背，幻想着做個發財的富裕的有幸福的人。

於是我們用盡一切方法，一切力量去追求幸福，每經過兩三年，我們就全家從巴庫回到家鄉——帕甫洛夫卡。走過兩千公里，在那裏過了夏天之後，爲了『發財』，又回到巴庫去。

到了巴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箱子。有一次，在木行地方發生了一種傳言，說木匠依凡偷了木板。父親坐在桌子旁邊，斜着嘴微笑，安慰我們說：

『讓他們去說罷，那個木板我藏好了，狗都找不着的。』

等到傳說消沉了，他就把木板，拖到房子裏開工了。但是怎麼開工呢？隔壁就住着人，斧頭和鋸子响一响，在院子裏就會聽見的。可是父親在這裏也想了一個滑頭法子出來：他用麻布和簍子捲在木板上……呵，過了幾天這屋子裏，已經有了一只塗着黃油，在蓋子上寫着標記的，非常之好的大箱子。但是這時候，又來一個新的傳說：木匠依凡真的拿了木板，還湊成了一只箱子。怎麼辦呢？應該把箱子藏起來，但是藏到那裏去呢？放在角落裏像一只駱駝似的站着，看得

見的；塞在床底下吧，又放不進去，拿到街上去呢，人家要看見。母親就說箱子放在床上，蓋上了些衣服，於是那裏蓋了衣服的大箱子凸在床上了，床高到了着天花板。這樣我們都充滿着疲倦的煩惱。立刻有人要來發現這只箱子，那時候行家會開除他，從這屋子裏趕出去，一切的計劃都破壞了，一切幻想都要翻一個身……我們大家坐在箱子前面等待着，呀，來敲門了……父親已經準備抵抗，他變了一個很天真的傻頭傻腦的鄉下人：手在肩膀底下掛着，眼睛模糊了，懶洋洋的，父親用土話說，嘆着氣：

『我怎麼拿了這個木板呢？』他說，大概他在準備着怎樣對付來查問的人。『要知道我並不要……我走過去又走過來，木板躺着……我經過一次又一次，轉了一個身，木板夾在我的手臂底下了……真是着了鬼迷。』

『對呀，凡尼亞，對呀，』——我的母親同意他，鼓勵他『要知道我們從出世到現在從沒有拿過別人的東西呀，也沒有坐過監牢。』

沒有，沒有來搜查，而箱子裏裝滿了舊的簍子鉸鏈，斧頭，鋸子，洋釘，在『士兵市場』上買來的呢布，運過裏海運過沃勒加——運到家鄉，走了兩千個公里，農民和箱子的快樂也一同運了過來。

箱子，好箱子，大箱子。



既然有了箱子，也就有了氣力和財運。

箱子，箱子開，銷得很堅固的大門，貯藏室，睡不着的夜晚，怕小偷，怕火燒，怕鄰舍，兄弟和父親的襲擊。

東西是第一位，錢是第一位，商品是第一位，拖了來，拉過來，抓住他，不要像貓似的豎起了耳朵等待，否則就是兩腳兩手爬到坟墓裏去，也沒有一個人來送葬的。

箱子，好箱子，大箱子。

在潘菲洛夫卡迎接我們的是嫉忌：

「潘菲洛夫又帶着箱子來了，這是從巴庫拿來的第八只箱子了，這些巴庫滑頭！」

父親到了潘菲洛夫卡驕傲着他是巴庫人，他不是穿草鞋的，他開始喝酒，請同鄉，每到星期日很夜深才回家，跨過門坎，大聲的叫着：

「誰來了？」

「依凡，依凡諾維支」母親用了迎合的口氣很小的回答着。

「不是，」他大聲說「不是。是木匠工頭。在巴庫辭畢耶夫那裏，誰都知道我，在諾皮爾那裏也是誰都知道的。」

「知道的，知道的。」母親回答，她躲到黑暗的角落裏去。

「啊——啊，都知道的。」他咬緊了牙齒，走到母親眼前，

走得很慢，有時停了步，彷彿正在那裏想什麼，母親叫起來「魔王，兇狠的魔王。」她躲開他。我們也叫起來，而父親

一把抓住母親，用拳頭狠命的打她的臉，打她的鼻樑，之後，又打她的肚子，打她的頭……桌子翻了。暖茶爐從桌子上

跌到地上（我們的暖茶爐總是響的）。然後他自己躺在角落裏，睡熟了。在夢裏，還在威嚇着警察官，巡查，和自己的敵人。

一到星期一，就安靜了。在星期一那一天，母親躺在床上，在眼睛底下的發青的傷痕上，搽着紫蘇葉的汁，（紫蘇葉的汁，她永久是帶在身邊的）母親躺在床上搽着傷痕，暗地高興，因為父親每到打架之後的星期一，對她特別親熱，服侍她，他自己燒爐子，掃地……而母親躺在床上哼着，故意哼着，很滿足的，因為她的呼吸立刻會反映給父親，使他跑到她那裏對着角落裏看，張開着兩只手，說：

「着了鬼似的，怎麼我打了你呢？我的腦子發了昏，打了你，請你原諒羅達森卡，我以後永不打你了……如果我再打你，那你拿了棍子打我的嘴吧。」

「唔，你說什麼，凡尼亞……你是我們的爸爸，養活我們的，我少少休養一下，就起來的，——」母親輕輕的哼着，她的帶着血跡和青痕的眼睛放發着快樂的光彩。星期一的快樂。她很知道，星期日很快的會到來，在星期日的晚上，回來得很遲的丈夫依凡又要打翻她，「像燈籠似的拳頭，在眼睛底下來教訓她。」

唔。她將要竭力的轉身，竭力的不使他打着鼻樑，如果他打着了，那她又得睡幾天，不到街上去，等青痕消退，到了星期一，依凡又來同她親熱，服侍她，還憐惜她……她很寶貴這個快樂——星期一的快樂。

是不是過着這樣生活的僅僅只有我們呢？不，這樣生活的，從這一院子到那一院子，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從這一村莊到那一村莊，都是一樣的。

唔，薛力謀里萊家的弟兄——看上去像獅子似的，他們為着田溝埂永久是打架的，牧場是築在他倆的田地之間。他們每個都搶着種田種得遲一點，為得可以把田溝搶過自己方面來。之後，在收穫時候，就開始打架了：這時候，發現了

哥哥割了弟弟的田溝那邊的麥，而弟弟在另外一塊地上又割了哥哥那邊的麥……在村莊上大家都叫他們別桑（瘋子）。

還有庫里柯夫家的一個父親，三個兄弟。他們在一年荒年時候，因為在他們的牧場上，扯了他們的幾朵向日葵花，就打死了一個寡婦和她的七歲的女兒。

也許在鄉村裏，親戚們的關係很密切的吧，也許，這裏人對人是人樣兒的吧？

還有個例子。

在我們家庭裏，除出關心箱子之外，除出星期日打架之外，還有一個毛病——就是同父親的兄弟革利沙和米啓塔的吵架。在很久以前，三個兄弟在我的祖父的領導之下，在堆草場上種了園地——下面有九丈寬，上面——八丈。究竟是怎樣？誰都不知道，但是姊妹之中的一個說，彷彿祖父臨死的時候留下這樣的遺囑：

「一部分園地給你，革利沙，另外一部分給你，米啓塔，第三部分給依凡。」

有一次，父親爲了自己的一份，跑到兄弟那裏去，記得這是靜悄悄的一個夏天的夜裏，我坐在革利沙老婆——我的教母的腳膝上，她塞一塊繻到我的手裏，還撫摸我的頭髮；那三個兄弟坐在桌子旁邊談話，革利沙是金黃色的頭髮，高高的顴骨，有血色的臉。米啓塔是好勝的，說話帶着沙聲。依凡是彎鼻子的，穿得很闊氣。忽然間，依凡用拳頭敲着桌子，桌上的一盞燈，一瓶燒酒，鹹黃瓜都飛了起來，也向那兩個兄弟也向依凡身上衝過去。

這樣，就爲了園地開始爭吵了。

後來，大家吃官司。潘菲洛夫家一面上拆，一面上吵，吵架的開始往往是我們，在園地附近，放馬的草場上的孩子

們。弟兄們聽到我們的叫聲，就像獅子那樣的衝出來，打起來，——那樣野獸似的打架。街上的人都跑來看打架了，他們叫着「啊呀，潘菲洛夫家又在吵架了。」

吃官司的結果是對於父親的，來了個村長，他劃給了一部分園地，定了一條界線，彷彿是故意的，這界線剛剛把一棵蘋果樹劃成兩半。於是乎怨毒和憎恨都放到那棵蘋果樹身上去了。我們偷偷地把木樁子移動到他們那方面去，他們就移動到我們這邊來。我們把牠移過兩寸，那棵蘋果樹就是我們的了。他們一看見，就打起來了，把木樁子拔出來丟開，或者偷偷地向我們這邊移過兩寸來，——那時候，蘋果樹變了他們的了。

那個村長又跑來了，硬把老鷹頭の木棍擰在那裏，他說：

「你們誰動一動，這根官立の木棍，就坐三年監牢！」

唔，似乎一切都完結了……但是當蘋果樹結了果子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偷他們方面的蘋果，惡意的偷着，折壞着樹枝；他們也開始偷我們方面的蘋果，也那麼用惡意的偷着折壞着樹枝……不知怎麼，有一次他們欲壞了我們方面的樹根子，而我們也就錮了他們方面的樹根子，復了仇。於是蘋果樹乾枯了，裂成了兩片——這是潘菲洛夫家的兄弟們的大爭論和打架的紀念碑。兄弟革利沙正在吵架吵得利害的時候，生了病，在樹林被砍壞了腳。消息傳到我們這裏來了：兄弟革利沙要死了，父親拉了我的手回到他那裏與他去告別。我們走進木屋，革利沙躺在前面的屋角裏；整個身體都腫了，黃帶子翹起了對着天花板，他用眼光來指指，叫兄弟依凡坐在他旁邊：

「依凡……親愛的兄弟……爲了上帝請原諒我罷……我們

同你小小的吵鬧了。『他禱告着，幾乎聽不出他的聲音。』

父親流眼淚了：

『唔，那算什麼呢。我同你是一個勁頭上長大的，兄弟之間那件事沒有呢。』

這樣，我的父親和寬洪大量的米啓塔守着將要死的兄弟革利沙，幾乎守了一整夜。他們講着，要到市場上去做皮革生意，他們也談了關於經濟的事情。這時候我的父親對於兄弟是很好意而親愛的，他坐在革利沙旁邊，靜悄悄的在袋裏摸着兩個五分錢的銅元，準備把這銅元蓋在他的同胞兄弟的

## 秋 花

葉 均

是秋風麼，吹進了紗窗？

燈搖曳着，

牆紙沙沙地響。

吹醒了午夜的夢，

夢也是冷的，但覺

滿目昏花，不，

是秋花開遍了人家。

遠遠有大吠聲，記起

眼睛上去……一切都結束了。敵意，怨恨，在院子旁邊和

院子裏面打仗似的吵架，都結束了。一切都完結了。……但是革利沙沒有死，起來了；在街上又大聲的喊了起來『啊呀，潘菲洛夫家打架了！』於是大家都來看打架。

潘菲洛夫家這樣的打架，薛力默里萊家也這樣的打架，我們的鄰舍，我們的親戚，我們的同鄉——從這一鄉到那一鄉，從這一村到那一村，從這個院子到那個院子，人們都在打架，互相的怨恨着，服從着『東西』的權力在鄉村的白痴主義世界裏過活。

童年夜醒，有人拍着。

『狗來了，別說話，

好好的睡吧！』如今，

自家拉上了被角，

縮成了一團，還等什麼？

忽的一個希望襲上了心，

淚眼遮不住微笑，

秋花突然化成了金花。

## 書報副刊

## 傀儡戲小史

李家瑞

傀儡戲的起原

傀儡戲的起原，通常都以為起自周朝的，因為列子金樓都記着偃師刻木人以見周穆王的事。那事的大概是

周穆王西巡狩，有一工人名偃師者，帶着他所造的木人，來見穆王，穆王使他當面作戲。看了甚是歡喜，就叫他的姬妾內御，也來同看。這些木人，只是用眼睛來勾引穆王的侍妾。穆王大怒，要殺偃師。偃師懼怕，就將木人剖開給穆王看。原來是些革木膠漆所做成的，內面則五臟六腑俱全，外面則筋骨皮毛都有。將牠合起來，又同生人一樣。穆王使偃師將牠的心去掉，那牠的嘴就不能說話。將牠的肝去掉，牠的眼就不能看見。將牠的腎去掉，牠的腳就不能行動。穆王才轉怒為喜，用他的貳車把偃師載回去。

這記事太神妙了罷？簡直成了神話了，難道還可以做根據嗎？何況列子書，近人都承認牠是清談時代的作品，和金樓子的年代差不多。所以這段故事，我們只能認為是魏晉人的傳說，不能認為是周朝時候的傀儡戲。

還有一事，也是嘗被人認為是傀儡戲的起原。這事初見於樂府雜錄傀儡子條下：

自昔傳云，起於漢高祖在平城為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秘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為戲。

這也只是唐朝時候的一種傳說，所以說「自昔傳云。」陳平以前史書都不有記載，後來怎麼反詳細起來呢？可知也不足據。

最可靠的記載，還是杜佑通典裏說的

窟窿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

這話是根據應劭風俗通來的，而且這種用傀儡戲做喪樂的風俗，到唐朝都還有。（見後）那是漢朝時候已有傀儡戲，已無可疑了。然而只是用之於喪祭宴會而已，自然不是很普遍的東西。

## 二 六朝時的傀儡戲

魏晉以後，傀儡戲漸漸的就發達起來了。巧於做傀儡子的，在魏有扶風馬鈞，在齊有蘭陵王沙門靈昭。但是他們所做的，大半還是「勸酒胡」之類，用牠捧酒浮在水面，勸人輪飲而已，只能算是傀儡戲的一種附庸。我們在這裏略舉幾

個例：

扶風馬鈞，巧思絕人，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魏志杜襲傳）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有所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朝野僉載）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無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同上）

至於扮演故事的傀儡戲，以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記的爲最相近：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秃，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秃，猶文康象庾亮耳。」

從唐朝人的記載，知道傀儡戲中的郭秃，是引導歌舞，演頭一場的人。樂府雜錄云：

傀儡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秃，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現在的人有稱傀儡戲爲宮戲者，以其嘗演於宮中也，而其最初演於宮中，也是在六朝時候。舊唐書音樂志云：

窟窿子亦云魁窿子，……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國亦有之。

梁書武帝記亦云：

梁武帝頻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

列子書記偃師木偶人，是「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我們既認列子是魏晉以後人的僞託，那末，這種傀儡子的製作，也是魏晉以後的東西。

### 三 隋代的傀儡戲

隋場帝是中國帝王最喜歡嬉戲的一個，他的嬉戲又多是大规模的場面。傀儡戲傳到他手中，也曾作過大规模的戲玩。他使人把傀儡子做成古書中的故事七十二個，

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磬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木人奏音樂，擊磬撞鐘，彈琴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大業拾遺記）

因爲這些玩藝兒，都做在水中，又以水機運之，所以我們直可認爲是後代水傀儡的起原。他所做的七十二故事中，如劉備乘馬渡檀溪，周處斬蛟，秋胡妻赴水……都是後來通行的戲劇故事，他這不過短了一個歌唱而已。

大業拾遺記說他

又作小艇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擊酒杯，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捧船，在船後，二人蕩槳在中央，……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擊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斟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杯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

這也是北齊蘭陵王的「勸酒胡」之類，不過複雜得多了。雖是傀儡戲中的一種附庸，然而一直傳到宋朝以後（詳後有很久的歷史），牠的木偶人的製作，也是代有變更。

隋場帝又曾刻木以像人，北史柳營傳

帝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登，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官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

木偶人而能像人，可知隋代傀儡子的製造，已經很巧妙了。恐怕也是因爲帝王的嗜好，而促成如此的進步。

#### 四 唐代的傀儡戲

唐朝時候的傀儡子，應用頗廣。嘉話錄說：

翰林故事，學士初入院，賜內軍傀儡子弄胡孫等。

這是一種照例的賞賜，還有用之於喪祭的。封氏聞見記

說：

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突厥闕將之象，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我疑心這是沿漢朝的『喪家樂』來的，然而已是搬演故事了。

事。

用木偶人的酒卮，六朝人稱爲『無胡子』，在唐朝時候都還有。朝野僉載記

洛州殷文亮會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夜以糟

，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則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甚至於用木偶人供使役，爲將作大匠楊務廉的作木僧人逼求布施（見朝野僉載），東海馬待皇后的婢女皆以木刻婦人爲之（見野史紀聞），都是應用傀儡子在別的方面的。

唐時的傀儡子，有在木刻偶人之外，加以牽絲者，是爲

懸絲傀儡之始。唐玄宗傀儡吟云：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唐詩紀事）

杜佑通典亦云：

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帳之上，則正謂之窟窿。

會昌間，林滋作木人賦，記唐時傀儡子的製作很詳盡，也說牠『動必從繩』。我們看了，可以大致想像得出唐代傀儡戲的情形。

六朝時傀儡戲中有名郭禿者，在唐時稱爲郭郎，我們在第二節已說過。其後詞調中有郭郎兒，想來也是從這裏出的。

嘉話錄裏還記着一種『盤鈴傀儡』，是在街市上搬演的，不知道是不是後來用傀儡子放在銅盤中，敲動銅盤，則傀儡子在其中舞動旋轉的遊戲。

五 宋代的傀儡戲

傀儡子本來是先有音而後有字的，所以有書成窟窿子的，也有書成魁鬚子的。黃庭堅的涪翁雜說說：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鬚，蓋象古之魁鬚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莊季裕的雞肋編也說：

窟窿子，亦云魁鬚子，……今字作傀儡。

可知宋朝人普通已經寫定作傀儡了。

宋朝人對於傀儡子的起原，也有他們特別的傳說。復齋漫錄記

錢穆父試貢良對，東坡晚往迂其歸，置酒相勞，各舉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節度使制，首句云，『勸勞王事，出入幕府，東坡大加歡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傀儡起於王家』，恐怕以前沒有這種傳說，宋朝時候才興起的。至於演傀儡而用韓幕，則不自宋代始也（見前引通典語），不過到宋時已經成功了一種傀儡棚。黃庭堅的傀儡詩云：

萬般畫被鬼神戲，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傀儡戲的種類，也是以宋代為最繁。見於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梁錄諸書的，有懸絲傀儡，走線傀儡，杖頭傀儡，藥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並且在此時，傀儡戲已經成爲一種正式的戲劇了。夢梁錄說：

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驢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等也。

我們看這段記載，可以得一點宋時傀儡戲的大概，知道他演的都是故事，而且也有話本，話本的性質又有好些樣。（講史即說書雜劇即短劇崖詞不可考）

北宋的一切遊戲伎藝，大都在開封府瓦市，傀儡戲也在這裏演的。東京夢華錄記瓦肆伎藝，有傀儡戲，聞見後錄記開封府尹訪拿犯人，犯人正在瓦市觀傀儡戲。後來宋室南遷，這種傀儡戲還隨宋人到杭州呢。（見古杭夢遊錄）

東京夢華錄等書所記宋代的各種傀儡戲，到現在還可考的，只有懸絲傀儡與水傀儡（水傀儡詳後）。談數一書有記懸絲傀儡的話云：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遊西湖，畫船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未乃置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一絕。』即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

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錢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

從此可知宋朝的牽絲傀儡，是用錢牽土偶的，而且是在一人頭上演的，演的人却是兒童。

用傀儡子勸酒的遊戲，到宋代也還流行。程致道勸酒胡詩云：

簿領青州掾，風流魏秀才。長須拍浮手，持贈合歡杯。屢舞迴風急，傳書白羽催。深慚僂師氏，端爲破愁來。

墨莊漫錄亦云：

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儼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杯，謂之『勸酒胡。』

南宋理宗時，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等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見宋史賈似道傳）。向來傀儡戲常演於宮中的風氣，到宋代也還存在。

元朝人入主中原，宋代的好些遊戲都滅亡了。惟此種最普遍的傀儡戲，還得延傳下去。元代僧人圓至做過一首觀傀儡的詩：

錦繡叢裏門腰肢，記得京城此夕時，一曲太平錢罷舞，六街人唱看燈詞。

由此詩我們只知道元代的傀儡戲還用韓帳，其餘的就無可考了。

## 六 明代的傀儡戲

明朝人的書籍，多半是板着面孔的，所以他們給我們留下關於遊戲一類的記載，實在稀少得很。我們只能就零星的詩詞裏，作一個大概的觀察。唐寅的傀儡詩說：

紙作衣裳線作筋，悲歡離合假成真。分明是箇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

從此可知明代的傀儡子，是用紙做衣裳的，而且要用線做筋脈，大約就是前代的懸絲傀儡之類了。且看李攀龍的傀儡詞：

華堂開，玳瑁列，笙簧燈火正輝煌，恰綵繩高掛，錦棚斜設，劇戲當場，線索提攜在手，任俯仰低昂，做出悲歡離合，百樣行藏。

弄傀儡戲的人，把傀儡子的線索提攜在手，傀儡子就可隨意俯仰低昂，這就是以前的懸絲傀儡了。甚至於演時要說綽帳（綽綽），也是和以前相同的。

宋朝的人，告慰我們傀儡戲或如雜劇，然而我們還是不大明白牠之所以像雜劇的地方。好了，文徵明的詩告慰我們說：

末郎且女假爲真，便說忠君與孝親。脫却戲衣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

由此可知傀儡戲也分生旦淨末，演的也不外是忠臣孝子的故事，這就和戲劇差不多了。

懸絲傀儡以外的水傀儡，到明代也還存在。天咫偶聞：明代宮中有過錦之戲，其制以木人浮於水面，旁人代爲歌詞，此疑即今官戲之濫觴。

後來清人作觀宮戲詩，他的搬演法，就同明代的「過錦」一樣，毛奇齡說牠是水傀儡戲（詳下節）。可知重要的兩種傀儡戲，在明代都還沒有滅亡。

漳州府志雜記引蔡敬齋聞見錄云：

萬曆八年九月，郡東門外表忠祠旁林武舉家被妖，始而投石，繼而見形，始而爲女，繼而爲男。至之時，畜戶

震動，家中數婦，皆昏暈妄語，或手足狂亂，百計禱祝莫驗。主人登樓，見一竹籠，蓋數年前有寄圍此籠於樓者，不知中爲何物，至是開視，乃傀儡十餘身，取而焚之，其妖遂絕。

這一段鬼話，雖然不能給我們甚麼材料，但是我們可以由此推知明代的傀儡戲，一定是很靈巧的，所以才能從牆上發生妖變的傳說。因爲一樣器物要十分像活人的時候，在常人的眼光中，就有鬼變的可能。

#### 七 清代的傀儡戲

清朝初年所流傳的傀儡戲，也是牽絲傀儡與水傀儡，都是演於宮中的。英使馬爾曼尼的乾隆英使觀見記云：

又至一處，見廣廳之中，建一劇場，場中方演傀儡之劇，其形式與演法，頗類英國之傀儡戲，惟衣服不同。戲中情節，則與西國神話相似。有一公主運寢，被人幽禁於一古堡之中，後有一武士見而憐之，不惜冒險與獅龍虎豹相戰，乃能救出公主而與之結婚。結婚時大張筵宴，有馬技鬥武諸事，以壯觀瞻。雖屬刻木爲人，牽絲使動，然演來頗靈活可喜。據云，此項傀儡戲，本係官眷等所特備之遊藝品，向來不輕意演與官外人員觀看。因爲是宮中特備的遊藝品，所以後來人就稱之爲官戲。

嘉興譚開子有觀宮戲詩，毛西河的西河詩話裏記着一點：

嘉興譚開子觀宮戲詩，是五字長律，久爲世傳誦，第其中有一「亭亭軒上鶴，躍躍水邊鷗」，與「回思桃葉渡，人在木蘭舟」，諸句，多似水嬉。按宮戲所始，本名水傀儡，其製用偶人立板上，浮大石池水面，用屏障其下，而以機運之，其賦近水嬉有以也。



這是沿明代過錦之戲來的，然在清朝已統稱官戲了。乾隆時有名柴桑者，作京師偶記，他道：

戴文魁者，天下之巧人也……其所製弓戲，亦極生動。弓戲想來也是官戲的諧聲，而戴文魁即是清代製傀儡子的能手。

到了清代末年，水傀儡已不見，只有用人舉在手裏演的傀儡了。天咫偶聞說：

明代官中有過錦之戲，其制以木人浮於水上，旁人代爲歌詞，此疑即今官戲之濫觴。但今不用水，以人舉而歌詞，俗稱托吼，實即托偶之訛。

稱之爲托偶，就因爲舉在人手裏了。燕京歲時記也說：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臺官戲。

傀儡子也諧爲「苟利子」仍見燕京歲時記：苟利子即傀儡子，乃以一人在布帷之中，頭頂小臺，演唱打虎跑馬諸雜戲。

這是規模最小的傀儡戲，到現在還存在的。光緒年間園輿叟的一歲貨聲，記這種傀儡戲，比較詳細，他道：

耍傀儡子，一人挑擔鳴鑼，前囊後籠，耍時以扁杖支起前囊，上有木雕小臺閣，下垂其藍布圍，人籠皆在其中，籠內取偶人，鳴鑼街哨，連耍帶唱，有八大齣之名，香山還愿，鑄美案，高老莊，五鬼捉劉氏，武大郎乍屍，賣豆腐，王小兒打老虎，李翠蓮。

民社北平指南云：

耍猴立子的同時敲大小銅鑼，其聲一歹况，歹歹一歹一歹况。

「耍猴立子」當是要苟利子，即耍傀儡子。這裏記的音樂，也當與清代末年相同。

## 最近的但丁研究

西奈勒著  
吳朗西譯

凡是以但丁及其世界爲對象作學術上的研究者都從但丁沒有留下一行手跡給我們這樁事實上着眼。可認爲是但丁手寫的草稿一篇都沒有。就是一切和神曲及其他小篇的原本相近的草稿也完全散失了，這便是使後人所編成的本子發生錯誤的淵源，而且這種錯誤簡直無法訂正。

我們祇要一考察神曲草稿的傳受情形當可十分明白但丁的研究是如何地困難。天國篇的最後十三節是在但丁死後從牆隙中發現出來的波加却的美談現在是沒有一個人相信的了，我們可以斷定但丁不會將他的不朽之作親手寫過一部體裁完整與各點備具的範本留傳下來。而且神曲的最初的謄本可說是由於雅可波（Jacopo）與皮質諾（Pietro）的手寫而傳播出去的。但丁生前的朋儕與門弟子有愛米拉地方的傑提里（Piero Giardino）與孟濟羅·麥查里（Menghino Mezzani），被弗羅杭司放逐的地羅柏利里（Dino Perini）舍塔多地方的醫生飛杜確·米綠提（Fidicio Milotti）及其他少數人。他們在但丁死後並未四散，因受但丁之死之巨大的悲痛所震撼，乃決心盡全力將神曲的寫本介紹給友人及但丁崇拜者，如坎·格蘭得（Can Grande）與濟多·伯薩達（Guido da Peleno）等。

抄寫含有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三段詩句的巨大作品真不是一種容易的工作。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們是需要彼此幫忙的。我們從鑑定寫本的结果及當時一切情形看來，可以斷定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人誦讀其餘的人同時筆記。愛米拉人與弗羅杭司人交換地讀下去。這便是使傳受的神曲寫本中發生重大錯誤的原因之一，但丁的其作品中的錯誤也是在同一情況之下

發生的。因為抄寫者的生地各不相同，當然會產生聽，寫及其他方面的錯誤。往後時日的經過以及寫本的數目增多而疑義的地方更加繁殖，是錯誤上又疊上錯誤。加之神曲作品之長及其範圍之廣使抄寫者非常疲乏，所以在最後一句上附記了這樣一句話：

長泛的但丁的著作現在總算完成了，實在是值得贊賞的事。

原本喪失了。但丁生前流傳出外而為維羅拉與拉維那的封建侯所收藏的神曲的片斷，早已不能識別；所以想要確定何者為與原本最相近的寫本實不可能。費盡無限心血的結果也祇能得到大概的準則。

於此可知最初發行神曲的人對於訂正底本不知遭逢幾多困難，就是現在的神曲發行者為要力求了悟其有疑問的讀法而獲得一基本的決定亦感到同樣的困難。如將一五〇二年最初的神曲版本，和一五九五年的以及一八三七年最後的神曲版本——這三種版本的均係出諸學者之手——拿來比較，當可證明出版神曲之事之困難及其進步。

在最近的時期中除開素列前茅的意大利的但丁研究家而外，德國的加爾·威特 (Carl Wette)，英國的愛德華·莫爾 (Edward Moore) 與巴格提·庚賓 (Paget Toynbee) 對於神曲原本編成的研究獲得卓越的功績，而且充實了但丁研究的内容，在意大利人以外的但丁研究家中總算是已盡其可能的研究範圍了。

如果有一天神曲的原本突然出現，但丁研究的智識不知將會怎樣地進展？依據鄭加勒里 (Zingarelli) 的專門的意見，關於原稿出版，祇有在下列兩種方法中擇其一：或用影印原稿的辦法，期與原稿毫無差異，或改為相當現代化的版

本，使之盡量與現代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相近，不過這樣一來又有很大的困難須當克服；因為現代的神曲出版家對於讀法，正鑰鑰法，句讀訓點以及解釋各方面尚有許多疑難未曾解決。我試取在學術的立場上研究但丁所不可缺的但丁協會的 Testo Critico 版本 (Florenz 1921) Giuseppe Vandelli 的版本 (1927, Le Monnier) Mario Casella 的版本 Bologna 1927, Zanichelli 書店出版，其中載有一篇關於寫本傳受的有價值的序論)。Oxford 的版本 Oxford 1924, 四版)，以及載有基本的詳說的 Domenico Gueri 的版本 Bari 1933, Gius Laterza) 等來相互比較便可明白研究但丁所感受的巨細困難。

此間所列論的關於神曲的話，亦當推用於但丁的其他著作上。自從一九二一年大紀念祝典以來，但丁研究家羣向寫本傳受情形方面去探討研究，希望根據正確的原本得以全略作者的精神的內容。難道如今還缺少超過中等學校程度的神曲註釋本嗎！可是對於偉大的但丁著作的精神內容以及各部門的主旨從來沒有人探討到完全精通的地步，除非等到獲得與原本至少相近之稿本或完全明瞭其作品的真純性的時候，要想對於但丁的著作有澈底的了解仍然是不可能的罷。

## 最近英美雜誌中的文學論

畢樹棠

What is Melaphysical Poetry?

By W. Bradford Smith.

Sevance Review, July—September 1934.

本篇是討論玄理詩 (這個譯詞不妥，待知者正之) 的定義。玄理詩發原於十七世紀，模範作者為 John Donne 約翰·孫博士攻之甚力，以玄理二字名之，此「玄理」詩定名之始

。其後歷代論者甚多，却始終沒能和其餘的詩文分得清楚。後來的作者也不少近乎此類，都是詩意奧妙，有些不易了解。本篇作者對玄理詩作了一個定義，試譯如次：

「玄理詩是一種妙理的探尋，想像的和才智的，用相對之語意和非常之比喻，以窮一種假定的理想的一切可能。這種理想是先入爲主的關於愛，死，或是宗教的一種心理的探索，爲詩人生命裏的經驗之要素，而以有力的比喻之辭，用日常或科學之語以形成爲詩。」

這個定義不算簡單，看去還不易了然，作者乃按次舉詩爲例，加以解說。所引證的以 *Donne* 和 *Maevell* 等人之作爲主，二人者皆十七世紀前後英國之詩人也。

Poetry: A Note in Ontology.

By John Crowe Ransom.

A Note on Synbol and Conceit.

By Cleanth Brooks

Twelve Poets.

By Robert Penn Warren.

American Review, May 1934.

這是五月份美國評論特輯的一個「詩的副刊」裏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論詩的性質的，內裏分論（1）物質的詩（2）靈美的詩（3）玄理的詩。第二篇討論近來對詩的象徵主義的批評，以討論 Edmund Wilson 之說爲多，此人蓋美國新起的詩論家也，第三篇是介紹十二位現代詩人，論到十三個詩集，都是最近出版的。此外還有十個新詩人的作品刊於最後。這是很豐富而精美的一個詩刊。

### Modern Prose Style.

By Bonamy Dobrée. The Criterion, July 1934.

本篇是討論近代英國散文的體製。大意說，前人有言「文章即其人」(Style was the very man)，可謂至理明言，大凡一個善文的人在文章裏決避免不了表露他個人的天性。但是表露天性的文體的實質是甚麼呢？那便是一個人的言聲，便關係着用字造句和韻調等事。一個人的性格在肉體和心理上都不變的，然而有兩種相關的東西却是變的，一日社會，一日時代，因之便發生了文語和口語的差異，前者最易因變，後者極難採用。這一點差不多是現在多少散文家所播佈不開的問題，作者歷述十七，十八，十九各世紀散文作風的演變，時至現在，亦多缺點。結論立出三條原則：第一要忠實於思想；第二不要使言語限制着思想，要尋定確切的字和確切的句調以表出整個的情與意；第三要使文體和普通言語的構造一致，得其技巧，即是藝術。現代的散文要使之順從語言，而在表現上要有力量，好似運用一盤機器，須隨作者的意志向着一個方向前進，這是與從前所不同的。

本篇所論的根據和引的例證都以英國散文爲主，而中國現代的散文似乎也需這樣的倡導。

### The Defense of Story-Telling.

By Charles Morgan. Yale Review, June 1934.

本篇是爲近來小說界而作的一篇辯護文。大意言近年小說的產量很增加，因之發生了些反動的意見，大約可以區爲三類。第一是一般人的意見，以爲小說是奢侈，是取樂，是浪費時間。第二是科學家和思想界的領袖的意見，以爲小說是不確切的，產生出些不適當和混亂的情緒，不能促進真理

，所以不足重視。第三是政治改革者的意見，以為小說應當是改革政治一種有力的工具，由現世的情形看來，純美的小說是反社會的，不能促進人類的進步，且足以阻滯之。這三種意見實則都是誤解，作者的意見以為想像了解天地間一切事物的唯一方法，也就是創造藝術的基本。所謂藝術家便是發展他的想像的最高機能，以表現事物的形色，而發明其生命的要素。小說亦復如此，偉大的小說只是一個想像之流質，好似一面鏡子，使之清澈無比，藉以窺見世間的一切。藝術不是創造美，而是現示美的，小說不是其媒介物之一而已。本篇作者就是個新露頭角的小說家，他的鏡中像（Portrait in a Mirror）和噴泉（The Fountain）是近五六年來英國小說界的名著。

### How I Write Biography.

By Harold Nicolson.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May 26, 1934.

### How I Write Short Stories.

By W. Somerset Maugham.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July 28, 1934.

最近紐約禮拜六文學評論請些著名的作家發表他們寫作的經驗和技術，這裏選的便是其中的兩篇。第一篇是尼科孫自述他寫傳記文字的方法和見解，他是十年以來英國一位有名的傳記作家，著有譚尼孫，拜倫，司溫伯，和幾個外交人物的傳記。在本文裏他很忠實的述說他的傳記作法，大意言傳記是歷史，所以要真實，同時是文學的一部，所以要美構。第一選擇題材要合乎作者的趣味，安排材料的時候要拿準全真和人格二事，以捉住人格的中心為主。第二預備草案先

以已一般的組成材料作表記，再親身遊歷實境，或尋求未見的原料，作最後自我的研究，然後動筆，在預備和寫作之間須有休息回味的時期。至如文章的藝術各有不同，不能作一定的說法也。

這篇文字作得很實在，大可作講義觀。第二篇是莫翰木述論他作短篇小說的方法，他是一個英國小說家和劇本作家，久已成名。在本文裏他大體提出兩點，第一是作短篇小說必須依據實在的人物作描寫，這是向來作者的一個公開的秘密，例如他的名作雨（Rain）便是寫的一位 Thompson 小姐，是他旅途之間的一段記載。把所見的人物，由作者自己的眼光記下來，他日便是一個短篇的材料。第二是按着作者自己一段計畫寫出來即足，不必要一定的小說形式，彷彿畫一幅景物，觀者自得。「適足」（Competent）二字，實為要件。

### Donne's Platonism.

By Frank A. Doggett.

Sewanee Review. July—September 1934.

本篇是論英國詩人 John Donne 和靈美主義的關係。原來在英國衣里沙白時代的後期，詩壇上便是一種變形的靈美主義，這種主義是由意大利傳入英國，當時英國詩人多數都受他的影響，即所謂新靈美主義（Neo-Platonism）是也。Donne 是當時一位重要詩人，當然也是受靈美思想影響者之一。新靈美主義是以美學為根據的一種哲學，其基本之義即將合于知覺的人間（earthly）之美與合于靈魂的天上（heavenly）之美作比較觀，而趨重於後者。正統的基督教義是上帝與愛一致，新靈美主義則是上帝與天上之美的本質一致。真理的

本身是合于靈魂的一種美觀，神聖是靈魂的形境，美的真理以此得人之知與愛。說到愛也有天上人間之別，和靈魂肉體之分，天上的愛是靈魂的，靈魂的美高于肉體的美，靈魂相接，美始偉大。所以最高尚的愛不是肉體的慾望，而是靈魂之美的心理向往，否則便破壞了愛的實在。這一派的發動者是（Henry More）最成功的代表是 Spenser 造成英國一百年間的靈美派詩歌時代。Donne 原是英國幻想派（Fantastic）詩人的領袖，而與靈美派也有離合之關係。作者應舉他的作品，證而論之。

Coleridge the Conservative: a Centenary Study.

By F. J. C. Hearnshaw.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July 1934.

Samuel Tolyor Coleridge.

(1) By Hugh Kingsmill. English Review. July 1934.

(2) By George McLean Harper. Quarterly Review.

July 1934.

“Coleridge is Dead”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ly 19, 1934.

Coleridge's Poetical Technique: A Study.

By Benjamin Gilbert Brooks.

Life and Letters. August 1934.

柯雷理治生於一七七二年，死於一八三四年，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正是他的百年忌日。英國雜誌上一時有不少的關於他的紀念論文。他是十八十九世紀之間一位英國重要的詩人，批評家和哲學家，和華次倭斯 William Wordsworth 同時，且為好友，他的詩和思想以及在文學上的地位，在英國

文學史上早有定論，現在作紀念文的仍脫不了前人的成說，這裏選錄五篇的題目，以概其餘。這類文章每年都有，皆應節之作也。在中國一般談英國詩的都知道有一部古舟子詠（The Ancient Mariner）便是柯雷理治的傑作之一。

The Trend of Anglo Irish Literature.

By Norreys Jephson O'Connor.

A Year of Irish Fiction.

By Lennox Robinson.

Recent Irish Poetry.

By Andrew Bellis.

Bookman (London). August 1934.

這三篇論文都是論最近愛爾蘭的文學。第一篇論愛爾蘭文學的趨勢，自所謂愛爾蘭文藝復興以來，數十年間，也會將中古時代結尾族（Gaelic）的精神作回顧的理會，但是自內戰和獨立以來，作家多做政治活動，至今新文學尚無多少成績。最近有一個新的文藝運動，便是將藝術和國民性並重，脫離只重愛國而無永久價值的文學，且趨重於現代的問題，光明會在將來，第二篇述最近一年以來愛爾蘭的小說，重要的幾部錄如次：

Liam O'Flaherty: Mr. Gilhooly.

Seán O'Faolain: A Nest of Simple Folk.

L. A. G. Strong: Sea Wall; Garden.

Jack B. Yeats: Sailing, Sailing Swiftly.

Francis Stuart: Glory.

A. H.: Avatars.

Helena Waddell: Abelard and Heloise.

這些作品有的富於力，有的富於想像，有的富於引力，有的富於奇異，有的富於思想，有的富於奮事而生動如新。此外愛爾蘭規定得獎之作爲 *Dunsany's The curse of the wise woman* )

第三篇論最近愛爾蘭的詩，大意說詩界現分兩派，一派是好古而守舊，一派是現實而趨新，二派互不相和，文中舉出好多詩人的名子，逐加評釋。

### Franz Kafka.

By Edwin Muir. *Life and Letters*. June 1934.

此篇是論德國小說家葛弗加。葛氏於一八八三年生於捷克現在的都城普拉格，父母俱猶太人，曾習法律，嘗居於柏林，情場不幸，身染多病，於一九二四年卒於維也納附近。這個人生前不甚知名，死後名漸大彰，因爲他只好著作，而不喜發表，臨死的時候，還留下遺囑，不使他的作品出版。幸賴他的朋友布魯德博士 (Max Brod) 不聽他的話，把他的遺著次第印行，方把他在文學上的地位認定。葛氏在思想上富於想像，信仰神力，以爲人當順天，他所心得的作家爲巴司克 (Pascal) 福祿伯 (Flaubert) 奇克葛 (Kierkegaard) 尤以最後這位丹麥作家影響他最深。他的文章是寫實與諷刺的混合，以表現他的人生觀，他的風格是簡而美。他有三部名著，即 (1) *The Castle* (2) *The Trial* (3) *America* 都是未完之作。這三種我都沒有見過，不便譯爲中國書名。還有一部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最近出版，頗爲德法文人所稱許。本文篇幅頗長，論他的思想和文章極詳切。

### Kranz Wertel As a Novelist.

By Ernst Kohn-Bramstedt.

*Contemporary Review*. July 1934.

衛斐是奧國現代一位重要的詩人，兼小說與戲劇作家，現在只四十多歲，而著作業已不少。詩已著名於歐戰以前，爲表現派領袖之一，富於論理與宗教之情感。戲劇以歷史爲材料，以大同問題作中心。小說以近代之寫實主義爲方法，向人類之同情心作追求，書中人物多有似俄國之杜斯退益夫司基之作者。本篇專論其小說，以時間爲先後，作順序之研究。茲將衛斐之重要著作，按原名刊後：

詩集三： *Der Weltfreund* (1911) *Wir Sind* (1913) *Hin* *ander* (1915)

劇本五： *Tyrodas* (1915) *Der Spiegelmannsch* (1900)

*Jnarez und Maximilian* (1924) *Verdi* (1924)

*Paulus unter den Juden* (1926)

小說三： *Der Tod des Kleinhügners* (1927 英譯名爲

*The Man Who conquered Death*) *Der Abthur*

*teutentag* (1928 英譯名爲 *The Class Reunion*

) *Die Gesch wister von Neapel* (1931, 最近之作)

###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Plays.

By Doris L. Cross. *Modern Languages*. June 1934.

這是一篇二十世紀法國劇本提要，共收劇本三十種，計長劇十二種，獨幕劇十種，短劇八種，其中以喜劇爲多，歌舞詩劇亦備，悲劇最少。包括十四個作家，老手如梅特林克，法朗士，餘多爲新作家。每種標明劇名，著者，幕數，人物，演奏所用之時間，出演之時日與地點，及劇本出版之年

月與書店，最後述劇中情節之大要。全文述而不作，無一篇之批評。

Maxim Gorky.

By Clarence A. Manning.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July 1934.

這是一篇論高爾基的文字，全篇依年代的次序將高氏的生平和作品作了一番敘夾議的介紹。其中有一點可以注意，便是說他在帝俄時代鼓勵革命，革命成功以後，他立在上又存心保存俄國故有的文化。這種見地是極高的，功勞也就很大，這都是他早年的困苦生活和晚年的知識修養所以致之。至如他的天才創作則久已著績於舊俄時代，革命以後却日趨衰微，在藝術上的造就看來，他確是前一時代的人物，現在以資望而作領袖而已。關於高爾基的文章近年中國也作了不少，並且在文壇上也已有相當的影響，此篇或可作一參考耳。

#### Current Russian Literature.

IV. Constantine Fedin.

By Gleb Struve. Slavonic Review. July 1934.

這是作者述論俄國現代文學的第三篇，講小說家費丁。蘇俄自一九二一年以後，散文復興，當時新起一羣少年作家，有一個團體的組合名曰「西拉賓兄弟會」(The Serapion Brothers)，他們的宣言是要創造有機和真實的藝術作品，情趣趨于近代，表現一依大公。其中以加非林(Kaverin)和費丁的成績為最大，造成了一九二四年來蘇俄小說的新發展。費丁生於一八九二年，初作短篇小說，內容是革命的，而風格

是柴合甫和蒲寧二人的遺傳。他的長篇小說有城與年(Cities and Years, 1924) 兄弟們 (The Brothers, 1928) 歐洲之果 (The Rape of Europe, 去年刊行一部分，尙未完全。) 前二種描寫的是俄國革命時期中知識階級的情形，最後一種是寫「五年計畫」，歐洲與蘇俄商業的關係。他的散文是有力的，情節是心理的，頗接近俄國以往小說的精神。

Andrey Bely.

By Gleb Struve. Slavonic Review. July 1934.

本篇是紀念俄國文人比來的一篇短文。比來生於一八八〇年，是一個文章的能手，是詩人，小說家，小品散文家，哲學家，是俄國近代象徵派文學的一個重要人物，和詩人布洛克(Alexander Blok 齊名于時，於今年一月七日逝世，在俄國近日文壇上失去一個最出色的代表。他初以詩得名，有三個集子，清金集 Gold in Azure 瓶集 (The Urn) 灰集 (Ashes)，被視為象徵派運動的前驅。散文有四集，總名曰和聲集，(Symphonies)，風格頗似英國的瓊艾司(James Joyce)。小說有銀鑰(The Silver Dove, 1910) 彼得堡(Petersburg, 1916)，文章亦以聲韻勝，後來之作的最重要的是萊特衣夫(Kotik Letayev, 1922)，是一部自傳的小說，寫兒童時代的事，表現下意識的情緒與印象，更似瓊艾司。他的雜憶記(Memories) 書中，亦多佳篇。他的作品尙無英譯，而頗有名於德國。他對革命的態度不堅實，曾一度出國。

Dina Ferri: The Shepherdess Poet.

By Lord Rennell. London Mercury. June 1934.

本篇是記一位意大利女詩人的生平和作品。這位女詩人

名喚丹那·妃莉，於一九〇八年生於 Siena 省的一個農人之家，不久全家移至 Chiusdino。妃莉幼時即在山間牧羊，與自然美境相神化。九歲至十二歲之間曾在小學讀書，家貧輟學，仍牧羊。十六歲時為牛割草，失去右手三指，從此不能習作女紅，復入學讀書。所作日記，駢散俱美，為一視學員所賞識，得一助學金，於一九二七年入 Siena 之聖凱塞林學院，學業大進，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年間，Misciattelli 和 Aldo Lusini 的文章裏發表了她的詩，立刻得到文學界的公認。一九二九冬她得了流行感冒病，一九三〇六月死去，得年只二十一歲。她的作品只有一個小小的集子叫虛無集 (Quaderno del Nulla)，包括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間的些詩文，寫的多半是他家鄉的牧場生活，四季的變化，自然的聲響，和農村莊田的些景色，加以家庭骨肉之間的愛。這位詩人死時，還是個女學生，她只有一個美麗的靈魂，對於世界的眼光，還沒從實開展，一朵花還沒開好，就摧殘了，所以意大利以外的人知道她的很少呢。

### What is Poetry?

By Mary M. Colum. Forum. June, 1934.

本篇是論現代美國詩的。約分四節：第一言詩有四種，一曰純粹詩，二曰有韻的文學，三曰學問詩，四曰實用詩，真正詩人，總以寫前二種為主。第二言詩的定義，大意言詩是一種神秘的實在之文學，其特點不在悅目，而在入耳，是唯聲的，至其內涵，淺示感覺，深達人格，是人心的呼聲。第三言詩的藝術，大意言現在的詩承前人遺響，而表不出現代的意義來，大概是以人類普通的言語，加以詩人的奧妙夢想，以解釋且批評一個時代的。第四言 Ezra Pound 與美

國現代詩的影響。Pound 是詩人兼批評家，他的作品的風格和詩論的力量都已領袖於一時，然而他的名著 *XXX Cantos* 却不是純粹的詩，而是變形的散文。近代美國詩人自 *Walt Whitman* 以來大半都是脫離歐洲的舊典型，而沒創造出新規模來，美國似乎沒有粹純的現代詩。

### Our Haughty Poets

By Newton Arvin. Current History. June 1934.

本篇述論歐戰以後美國詩壇之情形，作者是一個新派的文學批評家。大意言近十餘年來美國詩人多為中產階級之子，都趨向於個人主義之自信，而忽視一切集團之形式，不能真實代表一般的美國人生。這種文藝的個人主義又有兩個相反的方向，一種是消極的蔑視羣衆，而以象徵主義為號召，一種是積極的沉於個人的，尤其是內省的體驗，而以心理分析為至境。現在美國多數成名的詩人都在這兩個方向上走着。最近和這個主流相反對的是新興的一班少年作家，他們放棄個人主義而趨向於激動的集團主義，要以詩人之筆，作政治上的競爭，打破傳統觀念，實現社會觀念，即所謂「普羅」詩人是也。將來的趨勢大概是個人的式微，大眾的式張，「閉門吟詠」的時代將要過去了。

### The art of American Fiction

By Mark van Doren. Nation. April 25, 1934.

本篇是論最近的美國小說界。大意言社會史詩式的小說至德來賽 (Theodore Dreiser) 和劉維斯 (Sinclair Lewis) 已盛行至相當地位。現在的新作家似乎又有一個轉變，便是不復粗淺的博知社會，而要精妙的發展一熟境，即在自識的境



界裏求其表現的完整。換言之，就是注重小說內部的藝術的凝成。最近自一九二五年以來，有四個作家已漸就創出這一個新時代，一爲漢明威，在第三期季刊裏已介紹過一篇專文，一爲佛克尼爾，本期也已介紹一專文，一爲洛伯次女士（Elizabeth Madox Roberts），她的主要著作爲大草地（The great Meadow 1930）一爲哥得維（Hrskine Caldwell），他的重要作品有煙草路（Tobacco Road 1932），上帝的一塊小地（Gods Little Acre 1933）他的短篇小說集美國地（American Earth, 1931）我們是活的（We Are the Living 1933）亦均佳作。其餘不走此路的新作家如烏耳非（Thomas Wolfe）多司巴梭（John Dos Passos）雖亦負時譽，藝術上的成功似已差一等了。

The Moralists with a Corn Cob.

By Wynndham Lewis. Life and Letters. June 1934.

這一篇是論美國小說家佛克尼爾（William Faulkner）佛氏是新近起來的一位作家，生於一八九七年，爲米士什比省之牛津地方人，嘗與著名小說家安德孫（Sherwood Anderson）爲友。他的文章和一般新興作家比起來是屬於舊式的，他富於熱情，是屬於心理一派的浪漫作家，在藝術上是康來德（Conrad）楚洛普（Trollope）一流，他的思想是相信定命論的，頗含道德作家的成分。他的重要作品有 Soldier's Pay（一九二六）Sartoris（一九二九）An I Lay Dying（一九三〇）Sanctuary（一九三一），以第一種得名於歐洲，而依本篇作者的意見，以最後一種爲最佳。

Francis Marion Crawford.

Some observations on His Novels.

By Grace Chapman. London Mercury. July 1934.

本篇是述論二十年前故去的一位美國小說家克勞弗得的作品。克勞弗得的父親是美國一個有名的雕刻家，常居於羅馬，於一八五四年在 Baghi di Lucca 村生下克勞弗得。克氏在英美德意四國的學校都讀過書，一八七九年至印度，習梵文，進天主教，且作過編輯。一八八二年刊行他的第一部書伊薩克先生（Mr. Isaac）第二年回到意大利，後即永遠以此爲家，以一九〇九年死於 Sorrento。克氏生平著作甚富，出了三十多部書，大半都是小說，他的文章風格是舒逸而流暢的，背景是意大利和美國爲多。他的歷史小說似不見佳。他的傑作是寫當時一個意國的家庭故事，全書分四部，即 1. Saracinesca 2. Sant' Ilario 3. Don Orsino 4. Co-leone 寫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〇以後數十年間的事，合之是一部大書，分之便是四部故事，把當時的意大利社會寫得很豐富而生動。其餘的小說也都是寫那五十年間同一時代的故事。本文作者都按篇詳加述論。當時的社會是處在一個承平的時代，克氏的常識通博，趣味繁廣，舉凡歷史政治航海建築無不通曉，加以深明宗教，熟習很多國家和各級人民的風俗習慣，因之在小說裏描成形形色色的一幅太平樂園。這個時代是過去了，我們再不容易看見這樣的安定的社會，將來是戰爭多，和平少，至少在現在是沒有好日子過，把克勞弗得作一個已死之過去的史家可耳。

附記：

在前幾期季刊裏的雜詩提要有些遺誤的地方，大概是拙稿的字跡不清楚，所以印錯了。茲摘要記出後，以作更正。有些簡單錯誤，一看即明，恕不一一改正了。

一、第二期第一則 The Two Conciences 譯上漏了一個翻譯的分子，Yale Review 不註明，讀者將無從查閱。

二、第三期 Henry James 一則，內有「以索以引」四字，意思不通，應改為「加以索引」。

三、同期 Passion Plays and their Origin 一則，內有「一九二〇年四月裏該戲曾大演一次」，應改為「一九三〇……」。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此戲連十之十年舉演一次，未曾間斷，唯一九二〇年因為剛在歐戰之後，德國的情形很壞，未能舉行。到一九三〇年，這戲有二十年沒演了，滿加倍鋪張，大演了一次，其盛況為以前所未有。這「停演」與「大演」二事在這戲的歷史上是兩個不同的例外，一般知識界沒有不知道的，所以不能錯誤。

四、還有如處把「少」字印成「廿」或「三十」。

## 元明以來雜劇總錄

西諦

### 第二卷 元代雜劇(上)

著錄元代的雜劇，最可靠的來源，當然是鍾嗣成的錄鬼簿。今日雖尙可加以一二補充的資料，但却不甚多。錄鬼簿傳本至夥。在明代，似僅有鈔本流傳。第一個刻本，恐怕要算是附錄於孟稱舜古今雜劇柳枝集之後的一本。惜此本今未見全書。其後，棟亭十二種出，錄鬼簿乃大爲人所知。清末的刻本，有暖紅室所刻的一種，是依據于尤貞起的鈔本的，和棟亭本稍有不同。及王國維的錄鬼簿校注（見王忠憲公遺書）出，根據明季精鈔本，尤貞起鈔本，及太和正音譜以校棟亭本，始集其大成。但當天一閣藍格鈔本（附有賈仲名的續編的）出現，而異同之處又不止百十。此藍格鈔本，無疑的，是今所知的最早的一部錄鬼簿。今即以此本爲主，而

校以棟亭本，暖紅室本，王本。

太和正音譜是依據于錄鬼簿而寫作的，故二書多同者。但亦有足補鬼簿之不備的。正音譜傳本頗夥。最早的刻本爲洪武間涵虛子原刊本。其後諸鈔本，諸刻本皆從之出。異同頗少。涵芬樓秘笈所收的『影鈔洪武本』，已可供我們應用。萬曆間，有名北雅者刊出，實即正音譜的易名。今藏日本內閣文庫。最近我自己在北平也竟獲得了一部。長澤規矩也氏會取涵芬樓秘笈本詳校一遍。我從他那裏借來，過錄了一番。此外，程明善嗜餘譜，康熙時欽定曲譜的『北曲譜』一部分所收者，也都爲太和正音譜。今以秘笈本（校北雅的）爲主。

永樂大典，載雜劇二十一卷（卷二萬七百三十七到卷二萬七百五十七），惜目錄缺二卷（卷二萬七百三十七到八）。然今存之十九卷的目錄，錄劇已有九十餘本。

臧晉叔元曲選卷首，附有元人劇目，亦未出二家之外。（似全據正音譜）乾隆時黃文暘在揚州整理戲曲，今見于揚州畫舫錄之目錄，所得元曲，已不甚多。見于曲海總目提要者尤少。（此提要是否爲文暘所作，實一疑問。）豐支宜的曲目表，所載元劇名目也無溢出者。（豐表蓋全鈔畫舫錄者）王國維的曲錄是比較最完備的一個目錄，但也有可增補，可商酌，可修正的地方。

諸家的藏書目錄，亦有可供我們參攷的，像：

（一）百川書志

（二）吳氏寶文堂書目

（三）祁氏藏書樓書目

（四）也是圖書目，錢會編（玉衡齋藏書本）

等，其中所載元人雜劇的名目，亦有注意的必要。現在

並以入錄。而祁錢二氏之關於目尤為重要。

元明以來所刻的元劇的叢書，像息機子古今雜劇選、臧晉叔元曲選、孟稱舜柳枝集等等，所載元劇的名目，是表明今日所能得到的元劇的總目的；故並附注其名于每劇之下。

我們很希望元劇的出現，不僅以明人的幾個叢刻本為限。我們有見于黃蕘圃所藏元劇三十種的出現，想來必尙有其他的更重大的發現。也是閣舊藏元刊的三百餘本的元劇，很有可被獲得的端倪。對於這個總錄，我們很願意能有充分改正的可能與必要。

元劇作家的生平，除錄鬼簿所記載者外，殆皆不甚可靠。故今一依鬼錄的記載為準。太和正音譜對於重要的元劇作家都有評讚，但那極為空泛，不落邊際，今不復轉錄。

本卷引用書名簡字表

1. 「錄」——錄鬼簿；

賈鈔本——明藍格鈔本，附賈仲名續編的；

曹本——棟亭十二種本；

暖本——暖紅室刊本；

王校本——王國維錄鬼簿校注。

2. 「太」——太和正音譜；

3. 「永」——永樂大典目錄；

4. 「選」——元曲選卷首目錄；

5. 「黃」——黃文場曲海總目（見揚州畫舫錄的）；

6. 「海」——近印本曲海總目提要；

7. 「表」——支豐宜曲目表；

8. 「曲」——王國維曲錄；

9. 「補」——任詒曲錄校補；

10. 「百」——百川書志；

11. 「也」——也是圖書目；

12. 「元」——元刊元人雜劇三十種；

13. 「息」——息機子古今雜劇選；

14. 「陽」——黃正位陽春奏；

15. 「臧」——臧晉叔元曲選；

16. 「古」——玉陽仙史古名家雜劇及新續古名家雜劇；

17. 「影」——影印元明雜劇二十七種；「與」古同音不錄。

18. 「顧」——顧曲齋所刊元曲；

19. 「孟」——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柳枝集醉江集；

20. 「逸」——著者元明雜劇輯逸。

又，賈仲名本錄鬼簿，時附註各劇之「題目正名」；這是極為重要的。今並依樣錄出。就那許多不同的記載比勘了一下，很可以看出許多相傳的錯誤來。我們現在不難一一的為之更正。故這目錄，較之目錄已有全然改觀之致。

費力於此者，不止幾十個黃昏。告成後讀之，頗覺不負這番苦辛；至少這本「總帳」總算是清結了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間寫于北平，——

關漢卿「錄」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

哭香囊「錄」唐明皇啓慶哭香囊「錄」

三負心「錄」花妓女雙逃走，風流郎君三負心「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風月狀元三負心」

玉堂春「錄」小夫人玉簪金花話，老女婿金馬玉堂春「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太長宮主認先皇」

認先皇「錄」太常公主認先皇。「太」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太常公主認先皇」

進西施「錄」請退軍勾踐進西施「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姑蘇台范蠡進西施」

進西施「錄」請退軍勾踐進西施「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姑蘇台范蠡進西施」

進西施「錄」請退軍勾踐進西施「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姑蘇台范蠡進西施」

進西施「錄」請退軍勾踐進西施「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姑蘇台范蠡進西施」

進西施「錄」請退軍勾踐進西施「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姑蘇台范蠡進西施」

萬花堂 孫太守籍疑三虎將，徐夫人雪恨萬花堂。〔錄〕曹本，暖本均作『劉夫人書寫萬花堂。』王校本作鈔本

作『劉夫人寫恨萬花堂。』〔太〕〔選〕作『黃花峪』〔曲〕

詐妮子 雙鸞燕暗爭春，詐妮子調風月。〔元〕〔太〕〔永〕

趙太祖 甲馬營降生趙太祖。〔錄〕〔太〕〔選〕〔曲〕

三告狀 金花交鈔三告狀。〔錄〕〔太〕〔選〕〔曲〕

鬧荊州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劉勝鬧荊州』

哭存孝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鄧夫人哭存孝』

鬼團圓 舞榭烟花生間阻，荒墳梅竹鬼團圓。〔錄〕〔太〕〔選〕

澆花旦 盧亭：挑水澆花旦。〔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

『崔玉簫挑水澆花旦。』〔太〕註云：『二本。』

劉夫人 死哭劉夫人。〔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曹太后死哭劉夫人』。〔太〕〔選〕〔曲〕

救周勃 薄太后救周勃。〔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薄太后走馬救周勃』。〔太〕〔選〕〔曲〕

姻緣簿 〔錄〕曹本，暖本均作『宋上皇御斷姻緣簿。』王校本從鈔本作『宋上皇御斷鴛鴦簿。』〔太〕〔選〕

胡蝶夢 開封府卑閣後姚婆，包待制三勸胡蝶夢。〔錄〕按曹本，暖本，王校本均無此名目。〔太〕〔永〕〔黃〕

〔海〕〔表〕〔選〕〔也〕〔曲〕〔陽〕〔咸〕

三嚇嚇 〔錄〕按曹本，暖本，王校本均無此名目。〔一〕

銅瓦記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呂無雙銅瓦記』

又均註云：『瓦一作丸。』〔太〕〔選〕〔曲〕

狄梁公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風雪狄梁公。』

覆駕車 花酒郎君單珍怪，風雪賢婦雙駕車。〔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賢孝婦風雪雙駕車。』〔太〕〔選〕

復落娼 柳花高李復落娼，風月街妓女雙告狀。〔錄〕曹本

哭魏徵 唐太宗哭魏徵。〔錄〕〔太〕〔永〕〔選〕〔曲〕

鷓鴣天 〔錄〕曹本，暖本作『晏叔元風月鷓鴣天。』王校本云：『按晏叔元當作叔原。』〔太〕〔選〕〔曲〕

單刀會 魯子敬索荊州關大王單刀會。〔錄〕〔元〕〔太〕

破窖記 糟糠妻四馬七香車，蒙正風雪破窖記。〔錄〕〔太〕

汴河冤 鬼報汴河冤。〔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雙提屍冤報汴河冤。』〔太〕〔選〕〔曲〕

勸龍衣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開封府蕭王勸龍衣』。〔太〕〔選〕〔曲〕

救風塵 虛脾嘴俏倖，烟月救風塵。〔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煙月舊風塵。』〔太〕〔選〕〔曲〕

拜月亭 閨怨佳人拜月亭。〔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閨怨佳人拜月庭。』〔也〕一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太〕〔選〕〔元〕〔也〕〔曲〕

金線池 杜蕊如智賞金線池。〔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太〕〔百〕〔作〕『貞淑秀拜月訴衷腸』。註云：『太和譜名為拜月亭。』

〔一〕按太和正音譜有三嚇嚇一本，即曹本，王校本所載之魯元公主三嚇嚇三嚇嚇即為三嚇嚇之誤。

〔一〕按太和正音譜有三嚇嚇一本，即曹本，王校本所載之魯元公主三嚇嚇三嚇嚇即為三嚇嚇之誤。

〔一〕按太和正音譜有三嚇嚇一本，即曹本，王校本所載之魯元公主三嚇嚇三嚇嚇即為三嚇嚇之誤。

〔一〕按太和正音譜有三嚇嚇一本，即曹本，王校本所載之魯元公主三嚇嚇三嚇嚇即為三嚇嚇之誤。

雙赴夢 荊州牧閻州牧二英魂，關雲長張翼德雙赴夢。〔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關張雙赴西蜀夢。』〔元〕〔太〕〔永〕〔選〕〔曲〕

三撇嵌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醉娘子三撇嵌。』〔太〕〔選〕〔曲〕作『醉娘子三撇。』

擗龍舟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隋煬帝幸龍舟。』〔太〕〔選〕〔曲〕

切脰日 夜半賺金牌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望江亭中秋切脰日。』〔太〕〔黃〕〔海〕〔表〕〔選〕作『望江亭。』〔也〕〔息〕〔戚〕〔曲〕

玉鏡臺 晉公子水墨宴，温太真玉鏡臺 〔錄〕〔太〕〔選〕〔黃〕〔表〕〔也〕〔陽〕〔戚〕〔古〕〔孟〕〔曲〕

江梅怨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月落江梅怨。』〔太〕〔選〕〔曲〕

宣花妃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屈勸宣華妃。』〔百〕作『珍珠龍鳳汗衫記』〔三卷〕註云：『太和譜名爲宣華妃。』〔太〕〔選〕〔曲〕

王皇后 肉生王皇后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武則天肉醉王皇后。』〔太〕〔選〕〔曲〕

哭昭君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漢元帝哭昭君。』〔太〕〔選〕〔曲〕

非衣夢 王闋香夜昂四春園，錢大君智勸非衣夢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錢大尹鬼報非衣夢。』〔也〕〔顯〕〔逸〕〔太〕〔選〕〔也〕〔古〕〔顯〕〔曲〕

立宣帝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丙吉教子立宣帝。』〔太〕〔選〕〔曲〕

醉江月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楚靈公主醉江月。』〔太〕〔選〕〔曲〕

對玉釵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翠華妃對玉釵。』〔太〕作『對玉釵。』〔選〕作『對玉梳。』註

寶娥冤 云：『一云對玉釵。』〔曲〕 陽風冒雪沒頭鬼感天動地寶娥冤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無名目。〔太〕〔黃〕〔表〕〔選〕〔也〕〔陽〕〔戚〕〔古〕〔孟〕〔曲〕

敬德降唐 周武將敬德降唐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介休縣敬德降唐。』〔太〕〔選〕〔曲〕

救啞子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劉夫人救啞子。』〔太〕〔選〕〔曲〕

綠珠墜樓 石崇妾綠珠墜樓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金谷園綠珠墜樓。』〔太〕〔選〕〔曲〕

謝天香 柳耆卿錯怨開封宰，錢大尹智竊謝天香 〔錄〕〔太〕〔黃〕〔表〕〔選〕〔也〕〔陽〕〔古〕〔曲〕

鑿壁偷光 夜讀孝鑿壁偷光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漢匡衡鑿壁偷光。』〔太〕〔選〕〔曲〕

癩馬記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沒興風雪癩馬記。』〔太〕〔選〕〔曲〕

織錦回文 寶滔妻織錦回文 〔錄〕曹本，暖本，均作『蘇氏進織錦回紋。』王校本據鈔本，『進』作『造。』〔太〕〔選〕〔曲〕

柳絲亭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董解元醉走柳絲亭。』〔太〕〔選〕〔曲〕

高鳳漂麥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白衣相高鳳漂麥。』〔太〕〔選〕〔曲〕

春秋記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風流孔目春衫記。』〔逸〕〔太〕〔選〕〔曲〕

管寧割席 終南山管寧割席 〔錄〕〔太〕〔選〕〔曲〕

藏闈會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無此名目。 裴度還帶 香山扇裴度還帶 〔錄〕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晉國公裴度還帶。』〔也〕作『山神廟裴度還帶。』〔太〕〔選〕〔也〕〔曲〕

(一)按大和正音譜載裴度還帶一本，又別有錢大尹鬼報一本，疑誤。

孫康映雪 [錄] [太] [選] [曲]

玉簪記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萱草堂玉簪記」 [太] [選] [曲]

陳母教子 [錄] 翰林學士加官，狀元堂陳母教子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無此名目。 [太] [也] [選] [曲]

昇仙橋相如題柱 [錄] 見曹本，暖本，王校本。賈鈔本無此名目。 [曲]

魯元公主三噉救 [錄] 見曹本，暖本，王校本。賈鈔本無此名目。 [太] 作「三嚇救」 [選] [曲]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也] [曲]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表] [感] [永] [一] [黃] [海] [選] [曲]

伊尹扶湯 [永] [選] [曲]

錢大尹鬼報 [太] [選] [曲]

孟良盜骨 [補] 據北詞廣正譜增。

白仁甫 [錄] 文學之子人號蘭谷先生。曾嘉議大夫太常卿。 [曹本等均多「名僕，真定人」一語，又「太常卿」均作「掌禮儀院太卿」。]

絕纓會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楚莊王夜宴絕纓會」。 [太] [選] [曲]

赴江江 [錄] 按「赴江江」，不成名目。曹本，暖本及王校本均有「蘭節道赴江」一本當即此劇。 [太] 下註云：「二本。」 [選] [曲]

東牆記 [錄] 馬君卿寂寞看齋，董秀英花東墻 [錄] 諸本「花下」均多一「月」字。 [太] [選] [也] [曲] [逸]

梁山伯 [錄] 馬好兒不過呂洞賓，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錄] [太] 作「祝英台」 [選] [曲]

賺蘭亭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蕭翼智賺蘭亭記」。 [太] [選] [曲]

銀箏怨 [錄] 曹本，暖本作「薛璣月夜銀箏怨」。王校本據鈔本增「瓊」字，作「薛瓊瓊」。 [太] [選] [曲]

斬白蛇 漢高祖澤中斬白蛇 [錄] [太] [選] [曲]

梧桐雨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錄] [太] [永] [黃] [海] [選] [曲]

幸月宮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唐明皇游月宮」 [太] [選] [曲]

崔護調漿 四不知佳人訴恨，十六曲崔護調漿 [錄] [太] 註云：「二本。」 [海] [選] [曲]

錢塘夢 司馬撰詩酒蝶戀花，蘇小小月夜錢塘夢 [錄] [太] [選] [曲]

高祖歸莊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酒上亭長」。 [太] [選] [曲]

鳳皇松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秋江風月鳳皇松」。 [太] 作「燈月鳳皇松」。 [選] [曲]

墻頭馬上 千金女眼角眉尖，裴小俊墻頭馬上 [錄] 曹本，暖本，王校本均作「鶯鶯簡墻頭馬上」 [也] [小] 作「少」。 [太] [黃] [海] [選] [曲]

流紅葉 于祐之金溝送情詩，韓翠翠御水流紅葉 [錄] [太] [選] [曲]

李克用箭射雙雕 [逸] 按詞林摘艷北詞廣正譜均以此劇爲仁甫作。

庚吉甫 [錄] 名天福大都人省部員外郎除中山府判。曹本等均作「名天錫。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

馬上元 [錄] 曹本王校本等均作「封隆先生馬上元」 [太] [選] [曲]

(二)按即賈鈔本所載之三嚇救。

琵琶怨〔錄〕曹本等均作『玉女琵琶怨。』〔曲〕

蘭昌宮〔錄〕曹本等均作『薛昭誤入蘭昌宮。』〔太〕

錦帆舟〔錄〕曹本等均作『遊幸』作『江月』〔太〕亦作『江月錦帆舟。』〔選〕〔曲〕

凌波夢〔錄〕曹本等均作『秋夜凌波夢』〔太〕〔選〕

清陵臺〔錄〕曹本等均作『列女清陵台』〔太〕〔選〕〔曲〕

霓裳怨〔錄〕曹本等均作『楊太真霓裳怨。』〔太〕〔選〕

遇雲英〔錄〕曹本等均作『秋夜紫珠宮。』〔太〕〔選〕

蕊珠宮〔錄〕曹本等均作『會稽山買臣負薪。』〔太〕〔選〕

買臣負薪〔錄〕曹本等均作『會稽山買臣負薪。』〔太〕〔選〕

華清宮〔錄〕曹本等均作『會稽山買臣負薪。』〔太〕〔選〕

雞鳴度關〔錄〕曹本等均作『蘇小卿麗春園』〔太〕下註云：『二本。』〔選〕〔曲〕

麗春園〔錄〕曹本等均作『蘇小卿麗春園』〔太〕下註云：『二本。』〔選〕〔曲〕

周處三害〔錄〕曹本等均作『英烈士周處三害』〔太〕〔選〕〔曲〕

薦馬周〔錄〕曹本等均作『英烈士周處三害』〔太〕〔選〕〔曲〕

高文秀〔錄〕曹本等均作『英烈士周處三害』〔太〕〔選〕〔曲〕

並頭蓮〔錄〕曹本等均作『英烈士周處三害』〔太〕〔選〕〔曲〕

襄陽會〔錄〕曹本等均作『英烈士周處三害』〔太〕〔選〕〔曲〕

不及父〔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鎖水母〔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符風月〔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打瓦瓶〔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雙獻頭〔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論杜康〔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牡丹園〔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謁魯肅〔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乾請陳〔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遇上皇〔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趙堯亂金〔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喬教子〔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班超投筆〔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走樊城〔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潘安擲果〔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不當事〔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不當事〔錄〕曹本等均作『老郎君養子不及父』〔太〕〔選〕〔曲〕

廉頗負荆

相如完璧，廉頗負荆。〔錄〕諸本均作「相府門廉頗負荆。」〔太〕〔選〕〔曲〕

麗春園

宋公明火伴梁山伯，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錄〕〔太〕〔選〕云：「二本。」〔選〕〔曲〕

張敞畫眉

京兆尹張敞畫眉。〔錄〕諸本均作「宣帝問張敞畫眉。」〔太〕〔選〕〔曲〕

四坐禪

志公和尚四坐禪。〔錄〕諸本均無此名目，而有「志公和尚開啞禪，」當即此本。〔太〕作「問啞禪。」〔選〕〔曲〕

霸王舉鼎

諸本均作「霸王廟霸王舉鼎。」〔太〕〔選〕〔曲〕

害夫人

狠鴉兒賊宅眷，粧且色害夫人。〔錄〕諸本均作「風月害夫人。」〔太〕註云：「二本。」〔選〕〔曲〕

黑旋風敷演劉耍和

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曲〕

豹子和尙謊秀才

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曲〕和尙作「尙書。」

借尸還魂

黑旋風借尸還魂。〔錄〕〔太〕〔選〕〔曲〕

神訴冤

煙月心神訴冤。〔錄〕諸本「心」均作「門」。〔太〕作「門神訴冤。」〔選〕〔曲〕

諱范睢

須買諱范睢。〔錄〕〔太〕〔永〕〔海〕〔選〕〔息〕〔太〕〔選〕〔曲〕

打呂胥

病樊哈打呂胥。〔錄〕諸本均作「打呂胥，」誤。〔太〕作「打呂胥。」〔選〕〔曲〕

雙棄瓢

諸本均作「窮秀才雙棄瓢。」〔太〕〔選〕〔曲〕

鬥雞會

黑旋風鬥雞會。〔錄〕〔太〕〔選〕〔曲〕

雙戲頭武松大報讎

也。〔曲〕

保成公竟赴暹池會

也。〔曲〕

馬致遠

錄一大都人號東籬老江浙省務提舉〔諸本均云〕任江浙行省務官。

踏雪尋梅

春賦賦驀驀宮桂，凍吟詩踏雪尋梅。〔錄〕〔太〕〔選〕〔也〕〔息〕〔陽〕〔一〕〔曲〕

歲寒亭

諸本均作「孟朝雲風雪歲寒亭。」〔太〕〔選〕〔曲〕

陳搏高臥

西華山陳搏高臥。〔錄〕諸本「西」均作「太。」〔太〕〔選〕〔永〕〔黃〕〔海〕〔表〕〔也〕〔元〕〔息〕〔陽〕〔臧〕〔古〕〔曲〕

馬丹陽

王祖特重羽七香堂，馬丹陽三度任風亭。〔錄〕諸本均無此名目。〔太〕〔永〕〔黃〕〔海〕〔表〕〔選〕作「任風子。」〔也〕〔元〕〔臧〕〔古〕〔孟〕〔曲〕

誤入桃源

晉劉阮誤入桃源。〔錄〕諸本均無「晉」字，又「源」下有「洞」字。〔太〕〔選〕〔曲〕

酒德頌

劉伯倫酒德頌。〔錄〕諸大均作「大人先生酒德頌。」〔太〕〔選〕〔曲〕

戚夫人

呂太后人戚戚夫人。〔錄〕〔太〕〔選〕〔曲〕

漢宮秋

孤雁漢宮秋。〔錄〕〔太〕〔永〕〔黃〕〔海〕〔表〕〔也〕〔陽〕〔臧〕〔古〕〔孟〕〔選〕〔曲〕

齋後鐘

寇萊公主案三考卷。〔錄〕曹本，暖本均作「呂蒙正風雪齋後鐘。」王校本作「齋後鐘。」〔太〕〔永〕〔選〕〔曲〕

青衫汨

澤陽歸琵琶行，江湘司馬青衫汨。〔錄〕諸本「湘」均作「州。」〔太〕〔黃〕〔海〕〔表〕〔選〕〔也〕〔陽〕〔臧〕〔古〕〔孟〕〔選〕〔曲〕

孟浩然

諸本均作「風雪騎驢孟浩然。」〔曲〕

岳陽樓

郭上簾雙赴靈虛殿，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錄〕〔太〕〔永〕〔黃〕〔海〕〔表〕〔選〕〔也〕〔陽〕〔臧〕〔古〕〔孟〕〔選〕〔曲〕

薦福碑

三封書謁揚州牧，半夜雷轟薦福碑。〔錄〕諸本均無此名目。〔太〕〔黃〕〔海〕〔表〕〔選〕〔也〕〔臧〕〔古〕〔孟〕〔選〕〔曲〕

(一)按息機子及陽春奏所錄的踏雪尋梅，皆明周憲王作，非馬致遠的一本。以其皆著致遠名，故附錄于下，並辨其誤。



王祖師三度馬丹陽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曲〕

黃糧夢 〔太〕註云：『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紅字李二。』

大婦小妻還年末 〔古〕按：〔臧〕一作『風雨還年末，』

牧羊記 〔補〕註云：『曲品牧羊紀錄云：馬致遠有劇。』

按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均著錄蘇武牧羊數套，俱作無名氏撰。〔逸〕

王實甫 德名信，大都人。〔錄〕按：〔德名信〕似應作

西廂記 鄭太后開安北堂春 張君瑞待月西廂記 〔錄〕諸本

均作『望雲待月西廂記。』〔太〕〔百〕作『五卷。』〔黃〕〔海〕表『選』〔曲〕在傳奇部。

雙蓮怨 〔錄〕〔太〕作『雙蓮怨。』〔選〕〔曲〕

麗春園 〔錄〕諸本均作『詩酒麗春園。』〔太〕註云：『

二本。』〔曲〕

進梅諫 〔錄〕諸本均作『趙光普進梅諫。』〔太〕註云：『

二本。』〔選〕〔曲〕

明達賣子 家烈母員外送兒 賢孝士明達賣子 〔錄〕諸本

均作『孝父母明達賣子。』〔太〕〔選〕〔曲〕

販茶歌 馮員外誤入神仙種 信安王歸沒販茶 〔錄〕曹本

暖本均作『蘇小郎月夜販茶船。』王校本『郎』作

于公高門 厚陰德于公高門 〔錄〕諸本均作『東海郡于公

高門。』〔太〕註云：『二本。』〔選〕〔曲〕

麗春園 十大王歌舞麗春園 〔錄〕曹本，暖本均作『四大王

歌舞麗春台。』王校本『台』作『堂。』〔太〕作

七步成章 曹子建七步成章 〔錄〕〔太〕〔選〕〔曲〕

多月亭 〔錄〕諸本無此名目，疑即諸本所著錄之『才子佳

人拜月庭。』王校本，『庭』作『亭。』〔太〕

陸績懷橘 作賓客陸績懷橘 〔錄〕〔太〕〔選〕〔曲〕

芙蓉亭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 〔錄〕〔太〕〔永〕〔選〕〔逸

虎柳翠 〔海〕〔孟〕註云：『或云王實甫作。』〔按即李

呂蒙正風雪破窑記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註

嬌紅記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曲〕

汪澤民 〔錄〕名德潤真定人，按諸本『汪』均作『江

包待制糊糰包待制 〔錄〕〔太〕〔選〕〔曲〕

楊顯之 〔錄〕大都人關漢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辭與公較之

凡有珠玉。』按：『凡有文辭，』諸本均作『

師婆旦 〔錄〕諸本均作『借通縣跳神師婆旦』〔太〕〔選

大拜門 劉屠大拜門 〔錄〕諸本均作『蒲魯忽劉屠大拜門。

小劉屠 風風魔魔呆趙大 報冤二世小劉屠 〔錄〕諸本均作

瀟湘夜雨 秦川道煙寺晚鐘臨江驛瀟湘夜雨 〔錄〕〔太〕

喬斷按黑旋風喬斷按 〔錄〕〔太〕〔選〕〔曲〕

劉泉進瓜 〔錄〕〔太〕〔選〕〔曲〕

酷寒亭 孫君託夢秦川道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錄〕諸本『鄭

孔目』均作『蕭縣君。』〔太〕註云：『且末二本

〔一〕說漢卿亦有此劇，大典所載不知究為何人所作。

。〔選〕〔黃〕〔海〕〔表〕〔也〕〔陽〕〔賦〕

劉金錢醜駙馬劉金錢〔錄〕諸本『劉』均作『射。』〔太〕

陳甯甫〔錄〕大名人〔太〕作『陳定甫。』

兩無功子弟雙推磨 風月雙無功〔錄〕諸本『雙』均作

李壽卿〔錄〕曹本，暖本註云：『太原人，將仕郎，

斬韓信呂太后使計斬韓信〔錄〕諸本『使』均作『定。』

遠波亭呂無雙遠波亭〔錄〕〔太〕〔曲〕

臨歧柳風月獨占出牆花 月明三度臨歧柳〔錄〕〔太〕

度柳牽〔賦〕〔孟〕作王實甫撰。〔曲〕

歎骷髏南仙華不朝趙天子 鼓盆莊子歎骷髏〔錄〕諸本

秋蓮夢〔錄〕〔太〕〔選〕〔曲〕

受禪老復奪受禪老〔錄〕諸本均作『司馬昭復奪受禪台。』

呂無雙辜負呂無雙 呂無雙遠波亭〔錄〕諸本均註云：『

祭滄水呂太后祭滄水。〔錄〕〔太〕〔選〕〔曲〕

鑑湖亭夜鎮鑑湖亭〔錄〕諸本均作『呂太后夜鎮鑑湖亭。』

伍員吹簫〔錄〕諸本均作『說專諸伍員吹簫。』〔太〕

王伯成〔錄〕涿州人有天遺事諸宮調行於世。

貶夜郎李太白貶夜郎〔錄〕〔元〕〔太〕〔永〕〔元〕

泛浮槎張翥泛浮槎〔錄〕〔太〕〔選〕〔曲〕

興劉滅項〔曲〕

李仲章〔錄〕大都人〔諸本均作孫仲章，下註云：『

白頭吟卓文君白頭吟〔錄〕〔太〕〔選〕〔曲〕

遺雨文書〔錄〕諸本均作『金章宗斷遺留文書。』〔太〕

張鼎勸頭巾〔選〕〔永〕〔二〕〔也〕〔賦〕〔古〕〔曲〕

趙明道〔錄〕大都人〔太〕作『趙明遠。』

牡丹亭韓湘子三赴牡丹亭〔錄〕〔太〕〔百〕〔二〕〔選〕

范蠡歸湖滅吳王范蠡歸湖〔錄〕諸本均作『陶朱公范蠡

劉唐卿〔錄〕太原人皮貨所提舉在王彥博左丞席上賦

李三孃李三孃麻地裏傍郎〔錄〕諸本均作『李三孃麻地捧

蔡順摘椹養母〔錄〕賈鈔本無名目〔也〕作無名氏撰。

趙公輔〔錄〕平陽儒學提舉〔按諸本『陽』下均有『

東山高臥晉德安東山高臥〔錄〕諸本『德』均作『謝，

〔二本〕〔選〕〔曲〕

〔一〕百川書志作『韓文公書畫閣記二卷，』疑係記者詳之作。非明道

倩女離魂

調素琴書生寫恨 迷青鎖倩女離魂〔錄〕諸本均作『樓鳳堂倩女離魂。』〔永〕〔太〕註云：『二本。』〔選〕〔曲〕

李子中

〔錄〕大都人知事遷縣尹〔按諸本『遷』均作『除。』〕

弑齊君

崔子弑齊君〔錄〕〔太〕〔選〕〔曲〕

韓壽偷香

會賓堂青春訴恨 賈充宅韓壽偷香〔錄〕〔太〕〔百〕作『二卷。』〔選〕〔曲〕

武漢臣

〔錄〕濟南人〔按諸本『南』下均有『府』字

曹伯明

曹伯明錯勘贖〔錄〕諸本均註云：『次本。』〔太〕一註云：『二本。』〔永〕〔選〕〔曲〕

魯義姑

棄子全姪魯義姑〔錄〕諸本均作『抱姪携男魯義姑。』〔太〕〔選〕〔也〕〔曲〕

天子班

李後主君臣會 趙太祖天子班〔錄〕諸本均作『趙太子班立天子班。』〔太〕〔選〕〔曲〕

三戰呂布

元帥府單氣張飛 虎牢關三戰呂布〔錄〕諸本均註云：『鄭德輝次本。』〔太〕註云：『二本。』〔永〕〔選〕〔逸〕〔曲〕

老生兒

指絕地苦勸糟糠婦 散家財天得老生兒〔錄〕諸本均作『賜』〔太〕〔永〕〔選〕〔黃〕〔海〕

掛甲朝天

〔表〕〔也〕〔元〕〔息〕〔感〕〔孟〕〔曲〕 女元帥掛甲朝天〔錄〕〔太〕〔選〕〔也〕

關山怨

柳天瑞千里侯佳期 楚江樓月夜關山怨〔錄〕諸本均作『謝瓊雙千里關山怨。』〔太〕〔選〕〔曲〕

登壇拜將

窮韓信登壇拜將〔錄〕〔太〕作『韓信築壇。』

提頭鬼

安仁殿正果追魂使 四歌神助提頭鬼〔錄〕諸本均作『四哥哥神助。』〔太〕〔永〕〔選〕作『生金

閣〕註云：『一云提頭鬼。』〔感〕作包待制智勸生金閣〔黃〕〔海〕〔表〕〔曲〕

玉堂春

梅雪玉堂春〔錄〕諸本均作『鄭瓊娥梅雪玉堂春。』〔太〕〔選〕作『玉堂春』註云：『一云玉堂春。』〔感〕作李素蘭風月玉堂春〔黃〕〔海〕〔表〕

王仲文

〔錄〕大都人 〔按曲錄提頭鬼與玉堂春均另列，似未注意到感氏的附註。〕

五丈原

諸葛亮軍屯五丈原〔錄〕諸本均作『諸葛亮秋風五丈原。』〔太〕〔選〕〔逸〕〔也〕

董宣疆項

雒陽令董宣疆項〔太〕〔選〕〔曲〕

不認屍

兪豕軍清官大斷安 救孝子烈母不認屍〔錄〕諸本均作『賢。』〔太〕〔選〕作『救孝子』〔黃〕〔海〕〔表〕〔感〕〔曲〕

王祥臥冰

孝斷母王祥臥冰〔錄〕諸本均作『感天地王祥臥冰。』〔太〕〔選〕〔曲〕

錦香亭

〔錄〕諸本均作『孟月梅寫恨錦香亭。』〔太〕〔選〕〔曲〕

張良辭朝

從赤松張良辭朝〔錄〕諸本均作『漢張良辭朝歸山。』〔太〕〔選〕〔永〕作『張子房棄職歸山。』〔逸〕

王孫賈

三教王孫賈〔錄〕諸本均作『齊賢母三教王孫賈』

韓信乞食

遇漂母韓信乞食〔錄〕諸本均作『淮陰縣韓信乞食。』〔太〕〔選〕〔海〕〔曲〕

石守信

夜斬石守信〔錄〕諸本均作『趙太祖夜斬石守信。』〔太〕註云：『二本。』〔選〕〔曲〕

諸葛祭風

破曹瞞諸葛祭風〔錄〕諸本均作『七星壇諸葛祭風。』〔太〕〔選〕〔曲〕

陸顯之

〔錄〕汴梁人有好完趙正話〔按諸本『話』下均有『本』字。〕

醉冬凌

宗上皇醉冬凌〔錄〕諸本均作『宋上皇碎冬凌。』

〔一按鄭德輝亦有倩女離魂一本，大異所載不知為何人所作。〕

李取進

〔錄〕大名人醫大夫。按諸本均作李進取。又

破雨傘

〔錄〕諸本均作「窮解子」。〔太〕

受禪堂

〔錄〕諸本均作「司馬昭復受禪臺」。又無

變巴嘜酒

〔錄〕離大宮癸惑降災。神龍殿變巴嘜酒。〔太〕

于伯淵

〔錄〕平陽人。

珍珠旗

〔錄〕曹本，暖本均作「莽和尚復奪珍

鬼風月

〔錄〕諸本均作「丁香回回鬼風月」。

小秦王

〔錄〕諸本均作「尉遲公病立小秦王」。〔太〕

白門斬呂布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呂太后餓劉友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狄梁公智斬武三思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李文蔚

〔錄〕真定人江州瑞昌縣尹。〔諸本「州」下均

題紅怨

〔錄〕諸本均作「金水題紅怨」。〔太〕〔選〕

李夫人

〔錄〕漢皇帝死哭李夫人。〔錄〕諸本「皇」均作「武」。

澆花日

〔錄〕諸本「挑」均作「撥」。

東山高臥

〔錄〕諸本均作「謝安東山高臥」。並註

二本。〔曲〕

破符堅

〔錄〕諸本均無「肥水」二字。〔

圮橋進履

〔錄〕諸本「子」下均有「房」

石州情

〔錄〕諸本均作「蔡道遙醉寫石

魚雁傳書

〔錄〕諸本均作「濯錦江魚雁傳情」。〔太〕

芭蕉雨

〔錄〕長東院宋江接應。〔錄〕〔太〕〔選〕

推車日

〔錄〕諸本「且」均作「記」。〔太〕

報冤台燕青撲魚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撲〕

侯正卿

〔錄〕真定人，號良齋先生。作授鞍和袖挽絲

燕子樓

〔錄〕諸本「春」上均有「關勝歸」三

岳伯川

〔錄〕賈鈔本無註。諸本註云「濟南人，或云

楊貴妃

〔錄〕韓魏公諸托柄曹司呂洞賓度鐵拐李兵。〔錄〕諸

鐵拐李兵

〔錄〕諸本「岳」均作「岳」。〔太〕〔永〕〔選〕

康進之 〔錄〕賈鈔本無註。諸本註云：「棣州人，一云陳進之。」

老收心 黑旋風老收心 〔錄〕 〔太〕 〔選〕 〔曲〕

杏花莊 杏花莊老林告狀 梁山伯黑旋風負荆 〔錄〕 諸本 〔伯〕均作「治。」 〔太〕 〔黃〕 〔海〕 〔表〕 〔選〕 〔也〕 〔賦〕 〔孟〕 〔曲〕

王廷秀 〔錄〕益都人陶金千戶 按諸本「益」上有「山東」二字。 〔太〕 〔廷〕作「庭。」

細柳營 二本 〔錄〕一諸本均作「周亞夫屯細柳營，」無「二」字。 〔太〕 〔永〕 〔選〕 〔曲〕

坑儒焚典 秦始皇坑儒焚典 〔錄〕 〔太〕 〔選〕 〔曲〕

草菴歌 石頭和尚草菴歌 〔錄〕 〔太〕 〔選〕 〔曲〕

三告狀 鹽客三告狀 〔錄〕 〔太〕 〔三〕作「雙。」 〔選〕 〔曲〕

費唐臣 〔錄〕大都人君祥之子

貶黃州 蘇東坡貶黃州 〔錄〕 諸本均作「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太〕 〔永〕 〔選〕 〔也〕 〔逸〕 〔曲〕

韋賢籛金 〔錄〕 諸本均作「漢丞相韋賢籛金。」 〔太〕 〔選〕 〔曲〕

斬鄧通 〔錄〕 〔太〕 〔選〕 〔曲〕

石子章 〔錄〕 諸本均註云：「大都人。」

竹窓雨 韓伯元日草堂吟 黃桂娘秋夜竹窗雨 〔錄〕 諸本 〔桂〕均作「貴。」 〔太〕 〔永〕作「桂。」 〔選〕 〔也〕 〔逸〕 〔曲〕

竹塢聽琴 鄭彩鸞琴瑟悟道 秦修竹然塢聽琴 〔錄〕 諸本 均作「秦儒然竹塢聽琴。」 〔太〕 〔選〕 〔黃〕 〔海〕 〔表〕 〔也〕 〔息〕 〔陽〕 〔賦〕 〔古〕 〔顯〕 〔孟〕 〔曲〕

趙子祥

害夫人 日本 〔錄〕 諸本均作「風月害夫人。」 註云：「次本 〔太〕 〔害〕作「晏。」 二本 〔太〕 註云：「二本 〔曲〕 別著錄畧失人一本，誤。」

崔和檐生 〔錄〕 諸本「生」均作「一」 〔太〕 作「齋生。」 〔選〕 〔曲〕

石守信 次本 夜斬石守信 〔錄〕 諸本「夜」上有「太祖」二字， 〔太〕 註云：「二本。」 〔選〕 〔曲〕

李好古 〔錄〕 東平人 〔錄〕 諸本均註云：「保定人，或云西平人。」

鎮凶宅 趙太祖鎮凶宅 〔錄〕 〔太〕 〔選〕 〔曲〕

張生煮海 二本 〔錄〕 諸本無「二本」二字。 〔太〕 註云：「二本。」 〔黃〕 〔表〕 〔海〕 作無名氏撰。 〔選〕 〔也〕 〔賦〕 〔孟〕 〔曲〕

劈華岳 巨靈神劈華岳 〔錄〕 諸本無「神」字。 〔太〕 〔選〕 〔也〕 作「劈華山神香救母」 〔曲〕

狄君厚 〔錄〕 平陽人

介子推 火燒介子推 〔錄〕 諸本「火」上有「晉文公」三字。 〔元〕 〔太〕 〔選〕 〔曲〕

孔文卿 〔錄〕 平陽人

東窗事犯 二本楊嗣兒按 何宗立勾西山行者 地藏王證 東窗事犯 〔錄〕 諸本均作「秦太師東窗事犯」 下註云：「一云楊嗣兒作。」 〔太〕 註云：「二本。」 〔永〕 〔選〕 〔百〕 作「金志甫撰」 〔也〕 〔元〕 〔曲〕

姚守中 〔錄〕 賈鈔本無註。諸本註云：「洛陽人，牧 苑學士姪。平江路吏。」

立中宗 杜詔立中宗 〔錄〕 諸本「杜」上有「魏遂良」三字。 〔太〕 〔選〕 〔曲〕

逢萌掛冠 東都門逢萌掛冠 〔錄〕 諸本「東都」均作「神 武。」 〔太〕 〔選〕 〔曲〕

漢太守郝連留錢 〔錄〕 賈鈔本無此名目。王校本「連」 作「廉。」 〔太〕 亦作「廉。」 〔選〕 〔曲〕

張壽卿 〔錄〕 東都人浙江省按 按諸本作「東平人， 浙江省按吏。」

紅梨詩酒紅梨花〔錄〕諸本均作「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太〕〔黃〕〔表〕均作「紅梨花。」〔海〕〔選〕

吳昌齡〔錄〕西京人

服晴記哪叱太子服晴記〔錄〕〔太〕〔選〕〔曲〕

西天取經 老回回東樓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經〔錄〕〔太〕

〔選〕〔也〕〔孟〕〔僅選錄〕猪八戒〔一

東坡夢 雲門五派老婆禪〔錄〕諸本均無此名目。〔太〕

〔選〕〔黃〕〔海〕〔表〕〔也〕〔賦〕〔曲〕作

狄青撲馬〔錄〕〔太〕〔撲〕作「搏」〔選〕〔曲〕

賞黃花浪子回回賞黃花〔錄〕〔太〕〔選〕云：「一作黃

抱石投江〔錄〕諸本均作「浣花女抱石投江。」〔太〕

銀勾月 文曲翁答救太陰星 張天昧夜祭辰鈎月〔錄〕諸本

貨郎末泥〔錄〕〔太〕〔選〕〔曲〕

走昭君〔錄〕諸本均作「月夜走昭君」〔太〕〔選〕〔曲〕

探狐洞 老回回探狐洞〔錄〕諸本均無此名目。〔太〕作

鬼子母揭鉢記〔錄〕賈鈔本無此名目。〔曲〕

風花雪月〔錄〕〔黃〕〔海〕〔表〕

石君寶〔錄〕平陽人〔太〕

哭周瑜 孫權哭周瑜〔錄〕諸本均作「東吳小喬哭周瑜。」

秋胡戲妻 探桑女按英訴恨 賢大夫秋胡戲妻〔錄〕諸本

〔賢〕作「魯。」〔太〕〔永〕〔黃〕〔海〕

〔表〕〔選〕〔也〕〔息〕〔賦〕〔曲〕

醴彭越 漢高祖肉醴彭越〔錄〕諸本均作「呂太后醴彭越。」

秋香怨 士女秋香怨〔錄〕〔太〕〔選〕〔曲〕

曲江池 鄭元和風雪悲田院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錄〕諸本

金錢記 李太白配金錢記〔錄〕曹本暖本均作「柳眉兒金

紅銷驛 窮紗子紅銷驛〔錄〕諸本「紗」作「解。」〔太〕

雪香香車 趙二世醉雪香車〔錄〕諸本均作「趙二世醉走

紫雲寺 韓秀才侍禮青雲路諸公調風月紫雲寺〔錄〕諸本均

歲寒三友 張天師歲寒三友〔錄〕諸本「師」下有「斷

張時起 〔錄〕東平人府學生員字才美〔按諸本均註云

鞦韆記 賽花月秋千記〔錄〕諸本註云：「六折。」〔太〕

昭君出塞〔錄〕〔太〕〔選〕〔曲〕

別虞姬 楚霸王別虞姬〔錄〕諸本作「霸王垓下別虞姬。」

沈香太子劈華山〔錄〕賈鈔本無此名目。〔曲〕

李時中 〔錄〕諸本註云：「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工

黃糧夢 鍾離單化呂純陽 開壇闡教黃糧夢〔錄〕諸本「姦

〔永〕〔選〕〔賦〕

〔永〕〔選〕〔賦〕

〔永〕〔選〕〔賦〕

〔永〕〔選〕〔賦〕

〔永〕〔選〕〔賦〕

〔永〕〔選〕〔賦〕

一新馬致遠 一折經字李二 一折花李郎 一折李時中  
〔按諸本均作「第一折馬致遠，第二折李時中，第三折  
花李郎學士，第四折紅字李二。」〕

李寬甫

〔錄〕大都人合肥縣尹〔按諸本「人」下有「  
刑部令史，除蘆州」數字。〕

問牛喘漢丞相丙吉問牛喘

〔錄〕〔太〕〔海〕〔選〕〔曲〕

彭伯成

〔錄〕保定人〔按諸本「成」作「威」〕〔太〕  
亦作「成。」

金娘怨

月宮金娘怨〔錄〕諸本均作「四不知月夜京娘怨」  
下註云：「又云郭安道作。」〔太〕〔選〕〔曲〕

李行甫

〔錄〕絳州人名潛夫〔按諸本無「名潛夫」三  
字。〕〔太〕作「李行道。」

灰欄記

張海棠屈死下陰牢 包待御制智勘灰欄記〔錄〕  
按「御」字疑衍。又諸本「勘」均作「賺。」

費君祥

〔錄〕大都人字聖與父關漢卿交有受子論行於  
世〔按諸本「父」下有「與」字，「受子論」  
作「愛女論。」〕

菊花會

〔錄〕諸本均作「才子佳人菊花會。」〔太〕〔選〕  
〔曲〕

紀君祥

〔錄〕大都人李壽卿鄭廷玉同時〔按諸本均作  
「紀天祥。」又「人」下有「與」字。〕

驢皮記

〔錄〕〔太〕〔選〕〔曲〕

販茶翁

二本〔錄〕按「翁」當作「船。」諸本均作「信安  
王斷復販茶船。」又無「二本」二字。〔太〕註云  
：「二本。」〔選〕〔曲〕

松陰夢

李元貞正果碧雲菴 陳文圖誤道松陰夢〔錄〕諸本  
均作「李元貞松陰記」〔太〕〔選〕〔曲〕

趙氏孤兒

象公逢公孫杵臼 冤報冤趙氏孤兒〔錄〕諸本  
均作「趙氏孤兒冤報冤。」〔太〕〔永〕〔黃〕

〔海〕〔表〕〔選〕

韓退之

韓湘子三度韓退之〔錄〕〔太〕〔百〕作「韓文公書  
擁藍關記二卷」註云：「太和正音譜，元紀君祥之  
作有韓文公退之記，趙明遠之作有韓湘子。疑趙作  
爲「陳半衝記，」而無名氏中又列「昇仙會記，」  
趙未詳孰作。」〔選〕〔曲〕

曹伯明錯勘賊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註云：「  
二本」〔選〕〔曲〕

趙天錫

〔錄〕汴梁人鎮江府判

試玉郎

試餅湯玉郎〔錄〕諸本均作「試湯餅何郎傳粉。」  
〔太〕作「何郎傳粉。」〔選〕〔曲〕

金釵剪燭

〔錄〕諸本均作「買愛卿金錢剪燭。」〔太〕  
亦作「金釵。」〔選〕〔曲〕

梁退之

〔錄〕大都人警巡院判。除知州與漢卿友〔按  
諸本作「梁退之；」〕〔判〕下有「除縣尹又除  
大興府判，次除知和州，與漢卿世交」諸語。  
〔太〕亦作「進之。」

進梅諫

二本〔錄〕諸本作「趙光普進梅諫」無「二本」二  
字。〔太〕云：「二本。」〔選〕〔也〕〔曲〕

于公高門

且本〔錄〕諸本作「東海郡于公高門。」〔太〕  
註云：「二本。」〔選〕〔曲〕

史九散僊

〔錄〕真定人至昌萬戶〔按諸本均作「史九  
散人，又「至」均作「武。」〕〔太〕作「  
史九散先。」

莊周夢

去酒色財氣漆園春 破鸞燕蝶莊周夢〔錄〕諸本  
均作「花間四友莊周夢。」〔太〕〔選〕〔也〕〔曲〕

益漢卿

〔錄〕亳州人。〔按諸本均作「孟漢卿。」〕  
〔太〕亦作「孟」

魔盒羅

曹司屈推貨郎漢 張鼎智勘魔盒羅〔錄〕諸本「盒  
作「合。」〔太〕〔黃〕〔海〕〔表〕〔選〕

〔也〕〔元〕〔絨〕〔古〕〔孟〕〔曲〕

尙仲賢

〔錄〕真定湘江省務提舉。按諸本「定」下有「人」字，又註云：「江浙行省務官。」〔也〕〔元〕〔賦〕〔孟〕〔曲〕

三奪槩

齊元古兩爭鋒。尉遲恭三奪槩。〔錄〕〔太〕〔永〕〔選〕云：「單奪槩一作三奪槩。」〔一〕非。〔元〕

單鞭奪槩

〔選〕「一作三奪槩」非。〔賦〕〔黃〕〔海〕〔表〕〔也〕〔影〕〔曲〕

諸葛論功

受顧命諸葛論功。〔錄〕諸本作「武成廟諸葛論功。」〔太〕〔選〕〔也〕〔曲〕

陶淵明

王太守白衣送酒。陶淵明歸去來兮。〔錄〕諸本「兮」作「辭。」〔太〕〔永〕〔選〕〔逸〕〔曲〕

柳毅傳書

錢塘江大龍認女。羽庭湖柳毅得書。〔錄〕諸本「羽」作「洞。」〔太〕〔黃〕〔海〕〔表〕〔選〕〔也〕〔顧〕〔曲〕

秉燭旦

飢寒雪裏讀書人。漫伴花前秉燭旦。〔錄〕諸本「伴」作「與。」〔太〕〔選〕〔曲〕

越孃背燈

龍虎榜揚牛點額。鳳凰坡越孃背燈。〔錄〕曹本暖本「坡」作「波。」〔太〕〔選〕〔逸〕〔曲〕

負桂英

海神活取命。王魁負桂英。〔錄〕諸本「王」上有「海神廟」三字。〔太〕〔永〕〔選〕〔也〕〔逸〕〔曲〕

崔護謁漿

次本〔錄〕諸本云：「十六曲。」〔太〕〔選〕〔曲〕

張生賣海

次本〔錄〕諸本無「次本」二字。〔太〕註云：「二本。」〔選〕〔曲〕

漢高祖濯足氣英布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黃〕〔海〕〔表〕〔元〕〔賦〕〔曲〕

戴善夫

錄員定人，浙江省務官。按諸本「省」上有「行」字。

紅衣怪

三捉紅衣怪。〔錄〕諸本「三」上有「關大王」三字。〔太〕〔選〕〔曲〕

伯瑜泣杖

〔錄〕諸本「瑜」作「俞。」〔太〕〔選〕〔曲〕

蕪江樓

周月仙風破明月度。柳香香侍酒蕪江樓。〔錄〕諸本「香」作「晴。」〔太〕〔永〕〔選〕〔也〕作「趙江梅詩酒江樓。」〔逸〕〔曲〕

風光好

秦若蘭新配鳳鸞吟。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錄〕諸本「學士」作「秀賢。」王校本云：「按『實』當作『實。』」〔太〕〔黃〕〔海〕〔表〕〔選〕〔也〕〔實〕〔當〕〔賦〕〔古〕〔曲〕

官調風月紫雲亭

〔錄〕賈鈔本無此名目。〔太〕〔選〕〔元〕〔曲〕

顧仲清

〔錄〕東平人清泉驛司令

火焚紀信

楚霸王火焚紀信。〔錄〕諸本作「受陽城火燒紀信。」〔太〕〔選〕〔曲〕

陵母伏劍

知漢與陵母伏劍。〔錄〕〔太〕〔選〕〔曲〕

鄭廷玉

〔錄〕彰德人

金鳳釵

宋仁宗御賜翠鸞女。包待制智勘后庭花。〔錄〕〔一〕諸本均作「宋上皇御斷金鳳釵。」〔太〕〔也〕

疎者下船

〔錄〕諸本作「楚昭王疎者下船。」〔太〕〔黃〕〔海〕〔表〕〔選〕〔也〕〔元〕〔賦〕〔曲〕

后庭花

〔錄〕〔太〕〔選〕〔黃〕〔海〕〔表〕〔也〕〔賦〕〔曲〕

冤家債主

貪財漢空使伴精神。看錢女買冤家債主。〔錄〕諸本「女」作「奴。」無「買」字。〔太〕〔永〕〔黃〕〔海〕〔表〕〔選〕〔也〕〔元〕〔息〕〔賦〕〔選〕〔曲〕

忍字記

算板元兒硬化看錢女。布袋和尚醉屈忍字記。〔錄〕諸本無「醉屈」二字。〔太〕〔黃〕〔海〕〔表〕〔也〕〔息〕〔賦〕〔選〕〔曲〕

孫恪遇猿

〔錄〕諸本「猿」作「殺。」〔太〕〔選〕〔曲〕

〔一〕案三奪槩今有元刊本，情節與「單鞭奪槩」應作二本。



貶揚州。百二十行。貶揚州。〔錄〕諸本作「一百二十行。貶揚州。」〔太〕〔選〕〔曲〕

因福致禍。趙長者見家歸京。益伯錄因福致禍。〔錄〕諸本作「孟縣宰因福致禍。」〔太〕作「因福致禍。」〔選〕〔曲〕

鳳凰兒。牆花恰生棟梁材。吹簫女悔教鳳凰兒。〔錄〕〔太〕

漁父舞劍。〔錄〕諸本作「采石渡漁父舞劍。」〔太〕〔選〕〔曲〕

雙教化。烟花子弟說虛脾。風月郎君雙教化。〔錄〕〔太〕〔選〕〔曲〕

藥城驛。元妹倩風雨短長亭。子父夢秋夜藥城驛。〔錄〕〔太〕〔選〕〔曲〕

打李煥。小秦王秉政問王柔。老敬德鞭打李道煥。〔錄〕諸本作「尉遲公鞭打李道煥。」〔太〕〔選〕〔煥〕作「漁。」〔曲〕

齊景公駟馬奔陣。〔錄〕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陣〕作「陳。」〔選〕作「四馬投唐。」疑誤。〔曲〕

冤報冤貧兒乍富。〔錄〕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賣兒女沒興王公綽。〔錄〕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奴殺主因福折福。〔錄〕買鈔本無此名目。

料到底。劇賦料到底。〔錄〕諸本作「冷臉劇賦料到底。」〔太〕〔選〕

復勸賊。蒲丞相大斷案。曹伯明復勸賊。〔錄〕〔太〕〔選〕

漢高祖哭韓信。〔錄〕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蕭丞相復勸賊。〔錄〕買鈔本無此名目。〔曲〕

孟姜女送寒衣。〔錄〕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

風月七真堂。〔錄〕買鈔本無此名目。〔太〕〔選〕〔曲〕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也〕〔賦〕作無名氏撰。〔曲〕

李直夫。〔錄〕德興人女直歸。李直夫。〔按諸本作「女直人，德興府住，即蒲察李五。」〕

勸丈夫。〔錄〕諸本均作「歹關娘子勸丈夫。」〔太〕〔選〕

伯道棄子。晉將軍胡石勒具兵。吳太守鄧伯道棄子。〔錄〕諸本作「鄧伯道棄子留任。」〔太〕〔永〕

怕媳婦。五門娘子斷丈夫。風月郎君怕媳婦。〔錄〕〔太〕〔選〕

占斷風月。僧郎君占斷風月光。〔錄〕諸本「光」下有「好」字。〔太〕〔選〕〔曲〕

鄭莊公。孝諫鄭莊公。〔錄〕諸本作「穎考叔孝諫莊公。」

水淹藍橋。尾生子水淹藍橋。〔錄〕諸本作「尾生期女淹藍橋。」〔太〕〔選〕〔曲〕

虎頭牌。行院相公大斷案。武六皇帝虎頭牌。〔錄〕諸本「文」作「元。」〔太〕〔永〕〔黃〕〔海〕〔表〕。〔也〕

壞盡風光。謊郎君壞盡風光。〔錄〕諸本作「謊郎君敗壞盡風光好。」〔太〕〔選〕〔曲〕

錯立身。莊家付淨學羅羅。空門子弟錯立身。〔錄〕諸本「空」作「官。」〔太〕註云：「二本。」〔永〕〔選〕

念奴教樂。〔錄〕諸本「樂」下有「將」字。〔太〕〔選〕

夕陽樓。風月夕陽樓。〔錄〕諸本「風」上有「晏叔原」三字。〔太〕〔選〕〔曲〕

火燒祿廟。〔太〕〔曲〕

〔一〕按此題目正名應移在「后庭花」下。

趙敬夫

〔錄〕彰德人教坊官。〔按諸本作「趙文殷」，又「官」作「色長。」〕〔太〕作「趙文敬。」

錯立身

次本〔錄〕諸本作「官門子弟錯立身。」〔太〕註云：「二本。」〔永〕〔二〕〔選〕

武王伐紂

夷齊諫武王伐紂〔錄〕諸本作「渡孟津武王伐紂。」〔太〕〔選〕

張果老

〔錄〕諸本作「張果老度脫觀音。」〔太〕作「脫觀音。」〔永〕〔啞〕作「瘡。」〔選〕

〔二〕按李直夫亦有錯立身一本，知大典所載者究為何人之作。

張國賓

〔錄〕大都人教坊勾管。〔按諸本作「張國寶」，又「人」下有「即喜時營」四字。〕〔太〕作「張酷貧。」

七里灘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錄〕諸本均無此名目。〔永〕〔二〕〔選〕〔元〕

高祖還鄉

〔二〕按宮大用有嚴子陵釣魚台不知是否情節相同。歌大風高祖還鄉〔錄〕按諸本均作「漢高祖衣錦還鄉。」〔太〕〔選〕〔曲〕

汗衫記

金山父子再團圓 相國寺公孫汗衫記〔錄〕〔太〕〔永〕〔選〕〔黃〕〔海〕作無名氏撰。〔表〕〔元〕〔臧〕〔曲〕

衣錦還鄉

張仕貴賴功治罪 薛仁貴衣錦還鄉〔錄〕〔太〕〔選〕〔黃〕〔表〕〔元〕〔臧〕〔曲〕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

〔臧〕〔古〕〔黃〕〔表〕〔曲〕

花李郎

〔錄〕〔節〕要和尚。〔按諸本作「李郎」下註云：「或云張國寶作。」〕

勤吉平

相府院曹公勤吉平〔錄〕諸本無此名目，而別有「勤張飛大鬧相府院」一本，當即此劇。〔太〕作「相府院。」〔選〕〔逸〕〔曲〕別列，「相府院」一本，誤。

酷寒亭

壯士宋兵遣失配，像生孿子酷寒亭〔二〕〔錄〕諸本無此名目。

釘一釘

〔二〕疑與楊顯之「鄭孔目風雪酷亭」同一關節。〔錄〕諸本均作「嚴操判官釘一釘。」〔太〕〔選〕〔曲〕〔逸〕

黃梁夢

〔錄〕與馬致遠等合作

紅字李二

〔錄〕京兆人〔諸本註云：「教坊劉要和塔。」〕

病楊妃雄

〔錄〕諸本均作「病楊雄，」〔妃〕字衍。〔太〕〔選〕〔曲〕

武松打虎

〔錄〕諸本作「折擔兒武松打虎。」〔太〕〔選〕〔曲〕

黑旋風

〔錄〕諸本無此名目。〔太〕作「板杏兒。」〔選〕〔曲〕

全火兒張弘

〔錄〕諸本無此名目。

拳袖兒武松

〔錄〕諸本無此名目。

黃梁夢

〔錄〕與馬致遠等合作。

郭安道

金娘怨

楊駒兒

東窗事犯

〔錄〕一作孔文卿撰

